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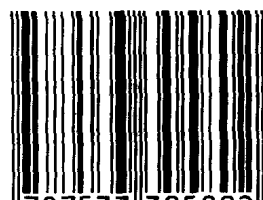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6609/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 經部第四九冊目次

## 經部·書類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 一

書疑九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 一五七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元〕胡一中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 二〇三

書經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刻本

..... 二三三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 三八四

尚書譜不分卷

〔明〕梅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四一八

禹貢圖一卷尚書禹貢說一卷

〔明〕鄭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書帶草廬刻本

..... 四九八

禹貢說長箋一卷

〔明〕鄭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四五

古書世學六卷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熙集說

豐坊考補

五六二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

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古文訓

十六卷》提要

## 書古文訓序

永嘉薛季宣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親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親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

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  
 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  
 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  
 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  
 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  
 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解  
 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  
 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  
 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  
 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  
 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  
 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  
 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  
 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  
 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  
 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  
 而俗儒承詔文多踏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  
 書序出於孔子言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  
 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  
 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四

書序

三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一

永嘉薛季宣

焚箕

焚書

粵嶽古帝桀曰放勳欽明亥息安安允龔亨攘大  
稷三稜咸于上下

堯唐堯也而以虞書名典記言之史其始於有虞  
氏乎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為可知也魯若  
發語嗣猶周書之越若來也稽考也考古之道而  
放其勳堯之為君無所往而不準也聰明文思堯  
之德性然也自敬而明反身而誠之也聽德惟聰  
聰敬之端也思遠猷也睿作聖之思有經天緯地  
之文而推入睿之思以體誠明之德安其德性其  
所安者天下之所當安也誠恭能讓惟安安者為  
然煥乎文章光昭四表而天地六合之內咸率其  
性惟天為大惟堯能則之也

亨明峻惠呂親九矣九矣无眷參章百姓百姓昭明  
叶咏万苗黎民旗彰昔豈

前言堯所以聖此言修身而國家天下平者俊德  
懿德也即聰明文思也百姓國人也平章啓其明  
也自明其德則脩身而後家可齊也家齊而後國  
可治也國治而後天下可平也自明明德而民有

時雍之變非徒明己又能明物修道之教斯有不  
言之化矣

申命戲咏欽樂昊天厥為日月星辰敬授人肯分命  
戲中寤堯曰暘谷襲匱出日承艷東徂日中壘鳥  
呂殿中昏手民所鳥罍竿尾申命戲竿寤交承艷  
舉偽敬致日勿壘火呂豆中是手民因鳥罍希講分  
命咏申寤匱曰暘谷襲淺內日承艷圖咸哨申壘虛  
呂殿中烁手民是鳥罍毳申命咏竿寤聃亡曰幽  
樞黍至胙易日豆壘畢呂豆申與手民炆鳥罍聃  
帝曰資女戲泉咏吞式百十六旬十六日呂閏月正

三峯成歲允奎百五屢續成祓  
羲和四岳也其職在內其佐分治於外釐百工治  
天地者也堯舜相傳以天之曆數堯之發政亦以  
敬天為首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敬授人時奉若天  
道也分命申命二仲二叔而不及伯者其伯蓋羲  
和也嶠夷青州東界暘谷封略所至之地名也南  
交南方之交趾西即西方朔方即北方也昧谷幽  
都皆地名嶠夷不言東者互見之也寅敬也出日納  
日之賓饒日朝暮之拜也柳宗元說春朝朝日秋  
夕夕月皆拜而不祀蓋是禮之變耳東作西成南



訛朔易為四岳分職猶古四叔之任平秩平敘之也冬貴安靜平在固所以安之朔易歲事有常非靜無以蹈其常也南訛曰敬致者陽極陰生之序敬之所以做其至也鳥南方七宿火房心也虛北方宿昴西方宿分至皆正中天獨言星鳥於春例舉正於中也正中也殷盛也曰正曰殷以二氣言也曆家推堯典者以夏冬心昴皆非午正不能言唐之歷數唐僧一行以為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距星夏至心後星在午正東西皆十二度所謂中也不言胃

二月

古本刪去

年

通志堂

尾而言心昴羲和曆象其言可知也民之析因夷隩鳥獸孳尾毛革毛毳毼毛是皆因天之道順物之性變調正化欲以及時也帝堯以人時為首政幽詩以七月陳王業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奉若天道民事之大未有急於天時者也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日舉成數也歲五日而一候三候一氣積二十四氣為日三百六十月有小大歲虛六日故一年之日三百五十有四積暮之盈因歲之虛三歲之日凡三十有六而縮五歲六十日而縮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其餘分以起

生

古本刪去

中

通志堂

意所在猶以丹朱可教而不以他求登用為可朱  
而可教堯寧舍子而予人乎惟堯知其不道忠信  
之言而有罔水行舟之好所習每下其才不可廢  
也故舍之云史錄此於堯政之初堯政無非允恭  
此克讓之端也由放齊之言而遲登庸之事不以  
一人之見而廢古今之通道既明而晦猶與丹朱  
之遷善安安之大不其盛乎

帝曰曷資巖子采鵬吸曰梏共彤工速屏彤帝曰号  
彭喜莫為龔滔矣

采事官也共工方總事官之治而堯又求事官驩

兜之言美共工而非堯之求也禹言知人謂何憂

乎驩兜則驩兜之美共工為朋比之私矣共工誠

有可稱之功則堯不他求矣察其常言則然用之

則違其所以為恭象恭而已巧言足恭而以欺世

盜名不誠之無物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堯深知

之也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度哉此觀人

之道也

帝曰資三岳湯湯泚水工創蕩蕩襄山巖酸瀨瀨滔

矣下民元資大剛昇變僉曰靡能才帝曰吁嘔才工

命圯矣堯曰昇才試可博已帝曰選欽才九觀續用

亞威

治水之求咨乎四岳朝廷不足求之於天下也四  
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  
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僉言稱絲而帝已知其弗  
知人之哲為高於天下矣方命不循天道也圯族  
其強足以敗類也不能順水之性則水不可得而  
治而僉言攸在方命圯族之至有以欺天下也以  
一人之獨見不可奪天下之輿議況急水害無人  
固絲之使矣堯惟知人而不以明高天下不去四  
凶而治為世法廢朱舉舜此其所以為則天之太  
歟堯以象共而識共工方命而識絲不誠無物人  
果不可以不學哉

帝曰資三岳巖在位七十觀女耐暮命驛巖位岳曰

不惠忝帝位曰明明歎仄匪帝錫帝曰大翼全下曰

欲驛帝曰俞子嗣如何岳曰警學父頑母墜為弄弄

饋呂孝烝烝又亞威是帝曰戒示試才女于昔觀耳

劉于式女登各式女于巖內娣于父帝曰欽才

鴻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小水入

大水也河中虞鄉為舜始封堯因其居而邑之也

庸命用命也夫堯固知朱之不肖必老而後求遜

位者老而子不克嗣政當有所傳矣故堯始但求所登用以水之患復求事官共工非才使鯀治水事則允恭心惟克讓也堯老而鯀輩勲庸不著所以直求可以遜位之人側陋且使明揚在朝之臣皆不足以忝其傳矣四岳舉舜不及他事第言父母兄弟之不肖舜能處之允若身修家齊而後天下可治也四岳自言否德而言舜之克諧以孝孔子所謂至德要道有若稱孝弟為仁之本者也堯聞舜而必待四岳之舉不用其明者歟釐降二女以觀厥刑夫舜之賢獨未見於妻子之間耳嬪虞

通志堂

七

通志堂

而舜之室家益諧堯以天下予人未嘗無所試矣近知子之不肖遠聞側陋之德文章炳煥能以天下與賢而天下賴以舉安孔子序書以聰明文思光宅讓位稱堯巍巍蕩蕩然矣

舜箴

效書

粵嶽古帝舜曰重華叶于帝濬嘉亥明溫龔允襄也惠升齊圖命曰位皆微又箴又箴戶內于百揆百揆皆敘圓于三門三門參參內于大禁別風雷雨亞悒

重華繼文也攷古繼文而合乎天德者舜之所以

承堯也立德幽微之德濬哲每能宣其智也由乎濬哲文明至於安恭誠實自明其德從微至著陞聞於上位雖堯命舜為有以受命也五典五教也百揆百官也四門出納王命者蓋四岳之任也作司徒而五品遜作司空而百官秩作納言而上下睦治天象而無風雨之失節序之所謂歷試諸難也慎徽欽美也賓主之也納專其任也舜自脩身齊家至於歷試以受天命所居者化無往不適者本於濬通明德無為而治者也

通志堂

通志堂

八

通志堂

帝曰哉女舜詢嗇于也嗇也底可績式觀女億帝位舜舉于惠亞早

堯之試舜既詢以事夷考其言其言皆至而可以趣事功有德之可言皆通於用矣四岳之任三年而後傳國豈苟然哉讓德弗嗣懼不足以承堯也

有重華之德而猶恐弗嗣不苟受人天下之重乾乾不息之為自強也其舜矣乎  
正月上日受兵于亥祖聖璫璣玉與日並七政繫曾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楫又瑞死月  
貞日觀三岳羣母放瑞于羣后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也受終受禪也受禪于太廟

退而即位于明堂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七  
政北斗星名璿衡魁杓也天子之居明堂法天之  
道以齊七政之運隨所建而授人時也因即位而  
見明堂之禮古史記事之法也璿衡舊說謂渾天  
儀而後世復有周髀宣夜之論僧一行曰古人之  
步圭影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  
徑其重歷數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渾蓋  
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  
子當闕疑而不議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  
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於六家

書古大制卷十

九

通志堂

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度寔高此又渾蓋之家盡  
智畢議未有以通其說也王仲任葛稚川異同之  
辨何益人倫之化哉一行善言天者蓋無取於渾  
儀之說故詳錄之類天之祭禋六宗之祭望山川  
之祭皆當時祭名羣神聖賢百物之祭徧祭之  
不可悉書故云徧類于上天凡麗天者為可知矣  
六宗古無定說孔氏傳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  
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以為孔子之言也蘇  
氏案祭法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秦世猶有所

謂天宗此六宗之名於記猶有存者類帝之後所  
祭非一遂朝萬國有所不暇先輯五玉以待既月  
之見而後班之也乃日踰月之他日也四岳羣牧  
而不曰諸侯者諸侯各從方岳而見故因班瑞而  
終言之耳五玉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為飾信  
圭直之躬圭絀之穀璧粟文蒲璧微粗瑞器其  
總名也

三百字

書古大制卷十

十

通志堂

歲式月東徇守望于岱宗柴望于山川籥觀  
東后叶昔月正日同律庀嶽與攸又礼又玉式帛  
式生式夙摯如又器卒粵復又月華徇守望于  
畢巫如岱礼八月鹵徇守望于鹵巫如初十才式  
月胙徇守望于北巫如鹵礼婦或于菽祖申特又  
觀式徇守羣后三翰專教吕公明試吕珍車舡  
吕春  
巡狩之禮舜始行之一歲而徧四岳文中子以為  
兵衛寡而徵求少是為得之盛暑南巡祁寒北狩  
聖主勤民其謹於天道如此岱宗泰山也岳四叔  
之治也不言岳而言岱見岳之因名山也柴焚柴  
以祭天也望云秩者禮有隆殺也協時月同律度  
脩五禮所以一制度齊民之視聽也觀東后而兼

脩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因巡守而并其臣子附庸見之也三帛孔氏謂玄纁黃二生羔鴈一死雉也羔鴈以其信而有禮雉鷩而能死者也如若也若五器則復三帛死生則否者賓諸侯而體羣臣也士相見禮諸侯於他邦之人還贄己臣不還其贄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歸格告至也用特以牛薦也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方岳徧故天子一巡其守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即詢事考言也車服所以寵諸侯者車服之用必其言之可績者行

音空

書言大訓卷一

十一

通志堂

於巡守朝覲之際其觀臣子之道與其所尊寵者豈苟然哉

犀十式以生十式山濬川

舜受禪於洪水之後始建十有二州因其名山而封大之以施治水之政隨地之勢置州以便方國增高就下而水土平治其為此者非以為異凡以濬川而已十二州者謂九州外增置幽州二州未詳傳以為并營也

為以箕荆不宥又荆矣廷官荆并廷教荆金廷贖荆皆芻糶赦怙弁賊荆欽才欽才惟荆止卹才不共互

于幽以放鴈受于富山竅或留于式召極眩于羽山三事而突丁咸躬

典刑法則也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脩道以教為民典法使民觀感而化明刑欽恤之本也五流之法以寬五刑流放之法與民遷善鞭箠以便官府榘楚以勵督教罪疑則贖災過則赦惟不率者同之殘賊之罪聖人不忍民之陷於刑至率之以德多方以開其自新之路此而不改終不改矣何惜一人以懲戒天下乎舜戒刑官欽恤用刑如此然共工驩兜朋比三苗威虐則竄鯀陞洪水則殛

音空

書言大訓卷一

十二

通志堂

四罪施而天下服賊刑之用民知向背所在又何在乎政令之滋章也流放竄皆流罪之輕重幽州三危崇山所謂三居也流居皆如其罪之輕重為之遠近非如後世之說必居四裔也鯀之殛于羽山也因其行水所至而誅之乎窮人力於四瀆之下流宜其無功而死也三苗威虐而竄鯀陞洪水而死罰之倫等異於後世之用刑矣傳稱堯不能去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弗眾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則舜亦堯而已也三苗舊

說為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  
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  
二州之一也密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文  
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  
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式十八八觀帝貞祖龍百姓如卷于妣式觀三乘過  
密八音

殂落堯以前天子陞遐之名也過密絕無也堯之  
傳位已久大政皆舜行之異時之民老者日已死  
矣少者之長所見者舜堯之殂落而圻內哀之若

父母海內懷之若父母不忍八音之作至自絕而

不聞在人之德非蕩蕩乎不可名者安有是乎

月正元日舜或于亥祖詢于三登州三門明三日達  
三聰資十式姆曰倉才惟肯柔遠耐迹博惠允元  
而難任人變厄術躬

月正元日舜之元年正月朔也格于文祖至太祖  
之廟詢四岳而命百官也堯殂卒歲舜即真矣上  
日書元蓋舜之元年也四岳不言咨而言詢尊禮  
大臣有事謀焉者也四門之闢所以明四目而達  
聰也此詢四岳所得而行之也明目達聰而上下

無墮堯舜之所以得天之聰明乎羣牧首者見當  
時之重外官也外官之重以親民也人情詳近而  
略遠外官之重所以均內外也食為民天故舜以  
為政本然食非因天時則不得食戒以惟時明其  
食之所從來也治其近者而遠人服所謂柔遠而  
能通也悼德修己也允元善善也壬人之難遠其  
佞也修己善善而壬人之畏柔遠能通之道變夷  
所以幸服也

舜曰資三岳大耐奮奮於帝出觀豈冠百揆亮采惠  
冒僉曰柏命廷司空帝曰俞資命女琴水土惟昔  
才命擇諧曾撰于親禹皋谷繇帝曰俞女選才

奮庸見之日用也帝載上天之載也奮庸而明帝  
載中庸之德也有此居秩官之位則事治而惠廣  
矣司空周冢宰之任禹作司空而舜復求其人者  
欲人稱舉其賢不自用其明也咨禹之功懋於水  
土及時之治不稱其德不戒以事至德無可稱矣  
而又何戒焉稷契皋陶之讓皆有功於治水者禹  
之不矜不伐於此可見帝之俞往為無以加之也  
舜求居百揆者而及奮庸之事與堯之求登庸者  
不異矣舜事之首稱舜所以別帝於堯也

帝曰弃黎民俎饗女后視畀首榮

弃為后稷舜稱其播百穀而民無阻飢之患其功已著但申之爾

帝曰禹百姓亞親又品亞孫女廷司廷敬專又教至寬

百姓所以不親由五品之不遜敬施五教所以從五典而親萬民也寬則得眾夫教不可急也而可循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之教五教之敷也脩道先民所謂敬敷也申禹之功亦

書古本訓卷一

十五

通志堂

所以勉之也

帝曰咎繇蠻尼滑夏寇賊是女女廷士又對大躬又躬式就又沐大冠又冠式屈惟明亨允

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三就即國語之三次原野市朝也五刑墨劓剕辟宮也五流放竄投北也三居遠近三等幽州崇山三危之類也皋陶作士以三就用五刑而五刑之人服其罪以三居差五流而五流之罪得其所蠻夷寇賊遂無猾夏姦宄之亂自非明德慎罰安有此乎稱禹皋陶而申訓之教刑非他官比也

帝曰冒崇子工僉曰坐才帝曰俞資坐女共工坐擗

謂曾讓于及析泉柏舟帝曰俞選才女饋帝曰冒崇子上下州木鳥罍僉曰恭才帝曰俞資恭女廷舫從

恭擗曾讓于朱厲熊襲帝曰俞選才女饋

垂作共工益作虞皆先疇而後用必待公論雖名臣不輕進也命而不戒惟其才也俞美其讓嘉德讓也舜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其先共工蓋能平治水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為之也

帝曰資三巫耐策舫式祀僉曰柏尼帝曰俞資柏女廷艷宗夙夷惟罍稟才惟清柏擗曾讓于夔龍

書古本訓卷一

十六

通志堂

帝曰俞選欽才

伯夷之用咨求四岳與垂益事異者伯夷始由四岳而進垂益前有位矣讀堯舜二典知鄉舉里選之法行之尚矣未有知所自來者四岳所薦類稱師錫僉曰者以公議告非四岳之私也取人不由鄉里之選終苟道也三禮天地人之禮秩宗周宗伯之任也夙夜惟寅恭敬不怠也直哉惟清清明則遂也勅禮官而曰清明之遂不清不明不足通三才之道人神不可得而治矣曰欽哉者申以敬戒之也

帝曰夔命女篋樂教育學粟而温寬而藥但而凶獻  
東而凶暴誣凶志哥凶律律味聲八音  
亨諧凶味愆倫神人呂咏夔曰維予擊后故后百聾  
衛聾

教育國子領於典樂者樂以和行者也舜之命夔  
先教而後樂者教樂之本也夫道不可強有必自  
得之樂以和行欲其自得之也直之蔽絞寬之蔽  
弛剛之蔽虛簡之蔽傲温栗而無虛傲斯有中和  
之德矣然後可以制樂詩以導志歌以申之而五  
聲依之以生律之和聲文以節奏而已以中和之

書文訓卷一

十七

通志堂  
王宗吉

詩制中和之樂自然八音諧合而無凌奪之慢用  
之邦國豈不可以移風俗感鬼神哉故曰夫音之  
生由人心起也於歎聲也終言夔之善治樂也擊  
磬而百獸舞豈人為哉鳥獸猶能感動其心而於  
神人何有舜之九官咸事於夔獨著成功之美者  
音最難識見舜之樂足以鼓舞異類教育之子有  
有不就成其德者乎以舜之德夔之樂樂之工三  
者備而舞獸來皇無足怪者一物不備而樂不可  
成矣夔龍不求而命由伯夷之讓見舜知人之大  
過人也

帝曰龜朕聖讒說以行震驚朕帝命女徒內以夔  
夷出內朕命惟允

納言出納帝命咨以讒說殄行之聖者國命攸繫  
不可不審察也誠以出納讒言怪行無自而進則  
命無反汗之出而安有震動民人之事乎夙夜戒  
以敬之敬之無不審者出納各得其當而有不允  
者乎讒殄人皆有之非徒進取之士為然也人君  
言行不出於中則足以震驚天下聖之於己而後  
可以聖之於人出納而謂之納言察言聖邪之本  
也納言至重而列九官之後蓋先後之職後世尚

書文訓卷一

十八

通志堂  
王宗吉

書之任也九官或讓或不讓者惟其才耳  
帝曰資女式十才式人欽才惟昔亮天彤式觀于績  
式于黜儻幽明歷績咸厥分北式留舜生式十教寡  
式十聖位又十觀儻口粵前  
二十二入四岳十二牧九官也四岳為一人者外雖  
分治內實一官故通稱曰義和重黎堯命義和而  
又分命申命仲叔不及於伯胤征義和亦止一人  
其為一官甚明非若十二牧自為一州之主也惟  
時之戒舜之所以治天下乎庶官之設天工而人  
代之也天工人代不敬何以趨時也惟時及時之



謂也或先或後不直其時之會則何以代天也天  
工明亮惟時行者能之考績明試以功也三年一  
考三考殿最以程賞罰不以遠近異法所謂黜陟  
幽明也任官責成進退惟允而庶事畢舉者雖堯  
舜不能舍此而治後世末之難矣哉前黜陟而殛  
鯀羽山後黜陟而三苗分窺觀九官之陞進與四  
罪之流殛其政為可知矣北三苗之終舜典者卒  
舜晚年之政必內脩而後人可治三苗止於分北  
以自歸也有虞薄人之罪終不姦之慮矣徵庸召  
用也在位為帝也陟方陞遐也乃死釋上文也陟

書古文訓卷一

十九

通志

方之名虞世有之也韓退之說汲冢紀年天子崩  
皆曰陟周書惟新陟王周景王之追命衛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即其義  
也舜年三十召用後三年受禪後二十八年堯崩  
踐天子位通徵庸之年凡三十歲後三十二歲禪  
禹又十七歲而崩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  
梧葬九疑惟孟子以為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  
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為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  
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孟呂之  
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

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  
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  
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自秦博士對  
始皇帝已謂君山二妃所葬後世亦以九歌湘君  
湘夫人附會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之說郭璞注  
山海經二女之神遊於九江瀟湘已知二妃為妾  
按九歌有雲中君而雲中夫人湘夫人為之配皆  
水神耳非二妃

書古文訓卷一

二十

通志

堯舜二書稱典與常道也堯舜之事萬世之常法  
也堯自克明俊德以致時和之治發政之事見於  
典者不過允恭克讓敬天知人而已敬天而羣品  
咸遂知人而不用其明堯之安安所以為聰明也  
舜自濬明大智孝德升聞以有繼堯之文舜典所  
書見於黜陟而已四凶放殛九官卒世恭己無為  
而治舜之惟時所以為聰明也故孔子稱堯舜之  
大序以聰明冠於二典

書古文訓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二

永嘉薛季宣

大命葛

次書

曰葛古大命曰亥命專于三聚祇承于帝曰后亨  
難手后臣亨難手臣政凶又黎民敏惠帝曰俞允若  
茲嘉心亡尊伏桎亡遺取乃苗咸宜于廟舍已人  
亞獻亡告亞廢朱窮惟帝昔亨赫曰祀帝惠廣  
運尊聖尊禮尊武尊亥皇天眷命弁才三聚為天下  
商

文命文德也文德外被四海上承于帝禹之稽古  
齊乎重華之協帝矣曰不言禹終言承帝之事也

三百五十九

書古文訓卷第二

十一

通志

為君而盡君道為臣而盡臣道修道以教所以化  
天下也知為君之難為臣之不易圖其難以求其  
易則舜禹之祗承協帝斯有不言之化天下有可  
封之俗也難者何也放勳重華文命之可書者也  
舜稱堯之為君之難察言進賢而天下治稽眾無  
我所以知言而得人也窮民賴以收恤窮士用之  
得所而終以此得舜非稽于眾而善言無所伏者  
能至是乎益因舜之稱堯極稱堯德之大帝德廣  
運則天之德乾乾而不息者極天所覆無不被矣  
聖神文武見之事業不一而足蕩蕩乎不可名者

煥乎其有文章也則天之大所以受命於天也

命曰意迪吉勿節凶惟景寬赫曰号戒才敬戒凶咎  
宙失金庀宅迂于脩宅至于樂任取勿式去裏勿疑  
疑慈勿成百志惟戾宅奠衛百于百姓出譽空啜百  
姓吕刃己出欲凶急凶亢三尸徠王

禹言順道之吉違道之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  
期然而然者體物之不可違也益之進戒申禹之  
言爾敬戒無虞戒慎乎所不聞恐懼乎所不覩則  
何隱之見何微之顯而安有憂危之事乎典常不  
可失墜逸樂不可遊淫此敬戒之道也賢者專任

三百六十

書古文訓卷第二

十二

通志

小人必斤作事謀始不為嘗試之動則吾所欲必  
治此明百志以明民者也違道于譽賢者之過行  
也弗眾從欲小人之無忌憚也賢者之過齊乎小  
人之無忌憚者過與不及雖異過行害道其流有  
甚於小人者此不可不察也察此而惟中之與  
行之無怠無有荒敗之失所謂柔遠能過四夷所  
以來王也王世一見也五服之外終世一見王者  
王略之遠不以諸侯之禮禮蠻夷也益言百志惟  
熙四夷來王而明所以得之之道惟影響者如此  
命曰寤帝念才德惟善政政圣教民水火金木土聲

惟攸正惠勅胤厘生惟味九功惟敘九敘惟哥戒出  
胤休董出胤豐勸出呂九哥界勿敷帝曰俞縵承天  
威六府貳貲允亂萬世免賴昔粵珍

德政古無二道有德斯有政善政所以為君德也  
三事六府出政之地立政為民而已也六府六官  
也六官以五行稼穡名府六者治而民得所養矣  
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三事三公之職也以禮食則  
得食民必待信以立和於三事則六官可得治  
矣正德為民之極者利用成民之德者厚生受民  
之職者三者不和則不立和者中庸之至也三事

三事

書古文訓卷三

三

通志堂

治六府修所謂九功惟敘也九歌之作所以敘九  
功也有休美之戒有威刑之董此九歌之義所以  
勸功而使之勿至於荒敗者敘之歌曲則其感人  
也深樂通人心九歌所以無敗道也地平天成由  
六府三事之治也九官治而養民之政咸正於德  
萬世有賴則天明地察之事其有不舉者乎六府  
官不詳見孟子稱禹治水益掌火稷敘稼契作司  
徒則水火穀土之官可見攷以周制伯夷皋陶殆  
木金二府乎設官輕重隨時六府之名號象德之  
遺意爾

帝曰威女命朕寤帝位式十式觀眊明券于勤女  
惟亞急抱朕帝禹曰朕惠空声民不依咎繇邁蘇惠  
惠粵各黎民衷上帝念才念兹圣兹醒兹圣兹名  
兹圣兹允出兹圣兹惟帝念珍帝曰咎繇惟兹臣  
宅或于于正女徒士明于及劉呂彌及教胡于于  
劉胡于及劉民叶于中皆粵珍林才咎繇曰帝惠  
空曾臨丁呂東得勅呂寬勸亞及享賞延于粵宥過  
亡大劉故亡小臯疑惟輕珍疑惟重與兀敷亞咎宜  
失亞經野生出惠洽于民心兹用亞犯于于司帝曰  
昇于勿欲呂亂三也風鍾惟粵之休

三事

書古文訓卷三

四

通志堂

子路問政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請益語以無倦業  
精於勤荒於嬉況任天下之重乎人老而衰舜倦  
于勤故以禹之弗怠而禪之也血氣衰而戒得舜  
視弃天下如釋重負其賢於人遠矣禹讓德之罔  
克民將不依皋陶德加于民民懷其德當時民知  
禹功知皋陶之德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惟  
帝知禹之功為德之懋耳告以傳禪而但稱其不  
倦言日新之不已也皋陶立德而民懷之禹為無  
得而稱之矣禹以德讓不伐而下從於眾亦告舜

勿忘皋陶之德而明種德成功之事誠能勿忘則  
舍之言之用之無所往而或忘矣念釋言出而不  
忘於是斯無須臾之離斯德之遠而於成功何有  
舜稱禹功而知其德禹讓皋陶之德而念其功功  
德無二非德無以成其功也邁遠也種德之遠不  
期近功而民承其德修身而天下平也臣庶不干  
於舜之正人協于中舜之所以從欲而治者皋陶  
知風之自也刑輔教者也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  
刑使民知德之依知刑之畏率德從善用刑所以  
為輔於教而刑以無刑為期也非舜皋陶之存心

書言大訓卷五

五

通志堂  
高字

孰知刑之為德而德為功之懋哉皋陶謂非己功  
皆舜之功其稱帝德罔愆則民協于中為舜率之  
以仁也簡則易從寬則得眾釀賞薄罰使民樂善  
而刑之畏眚災則為肆赦怙終而加賊刑所以鞭  
其後者如此而為上者常欲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必不得已寧失罪人以此好生之心明刑輔教使人  
曉然而樂善所謂好生之德先協其心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矣將誰犯有司乎舜之君德如是則皋  
陶之德非皋陶所自為也舜稱皋陶之德皋陶  
歸之於舜舜又歸之皋陶是非苟以相諛其道然

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為有  
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  
皋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

帝曰徠命洛水傲予威允威矜惟女取虢勤于嗇  
儉于家亞自滿假惟女取女惟亞矜死丁莫與女爭  
耐女惟亞伐死丁莫與女爭矜子懋乃惠嘉惠丕績  
死出厥數聖女躬女丹德元后人心惟召衛心惟啟  
惟精惟式允執手中凶止凶勿聽亞詢出恭勿暮  
可愛非商可豈非民勛非元后何戴后非勛宅與守  
昔欽才峇鳴才位數攸元可顛三棄朱窮死恭兇兇  
惟口出好興戎朕亞再命曰故曰矜臣惟吉也  
帝曰命官占惟先蔽志昆侖于元龜朕志先定詢甚  
僉同鬼神元衣龜筮叶刃几亞習吉命摯謂皆志詞  
帝曰毋惟女備止月胙旦覈命于神宗衛百官帝  
出初

書言大訓卷五

五

通志堂  
高字

舜既因禹之讓而明皋陶之功又稱惟禹之賢則  
皋陶為不足比成禹之善所以終讓於禹也允誠  
也成允克誠也舜謂洛水為傲於己為己未誠故  
非誠己不足以成平水之功視絲之方命圮族而  
績用不成則成允成功惟禹之獨賢也勤政約己

而不自賢惟賢者能之矜伐人情所同衆之所不容也不矜不伐則所爲日就而人將助之也何功能之敢讓邪禹之成允成功此聖人之事也懋德丕績禹固有之舜因而賢之以爲曆數在爾則禹之大德爲有所受命於天天子之矣雖欲不居可乎道心而下傳禹之道也道心人心非有二心也道心本也人心自外觀人者也人心本正千萬人所同然者自外觀之則人各有心或險於山川矣精微也惟精得所謂微者人心雖危誠則明所謂道心則千萬人之心本一心耳寧有二道哉所謂

書古文訓卷三

七

通志堂

允執厥中中所以立道也誠執是中則萬國之歡心皆時中之應耳舜謂人心惟危禹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精心如此安有失其本心者乎凡人言與其所謀固當聽受而用不稽不謀於中德不可輕受之也此用中之道也百姓待君以治君藉百姓以有國可愛非君撫我則后也可畏非民虐我則讎也知此則民非謂君可愛而君非謂民可畏乎爲人上者可不敬慎矣哉修其可願所謂敬也君之所願在所以得民民之所願在執德之君動協於中則所願咸得矣此敬修可願也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虐用其民所以得罪於天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與邦喪邦口之出好與我也言之不再其言必有物也慎乃出語示大信於天下也孔子論政謂兵食尚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舜之傳禹終以朕言不再命令之出可不稽於中惠乎禹求故卜功臣不敢自賢於人舜言先定於心卿士庶民龜筮無不從者鬼神或依卜筮而告其可再三瀆邪禹固辭而後受亦終無以辭之也昆先也昆命元龜有以先之也神宗考廟也舜受命于祖廟禹受考廟之不同者禹繇治水而得

三百十五

書古文訓卷三

八

通志堂

天下爲終繇之代也繇以治水無功而殛禹能代其成功以掩其父之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謂大孝乎周公祀文王禹宗繇之義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言惟受命異處耳  
帝曰資命惟昔大禹亞術女俎延命禹考羣后斷于帝曰滌滌大勳咸聽朕命或茲大留且怵亞龔侮嫚自取反衛敷惠商學聖聖小人聖位民弃亞采死  
各出咎赫予呂介劬士奉享罰臯介尚一專心力元亨才勛式宜留民前命赫贊于命曰惟惠德死凶  
遯亞屆滿招損謙受赫昔考先衛帝初于麻山徒考

敗日號泣于頤死于父母負辜引慝祗觀見替賤變  
夔益藥替亦允彥誠感神殊弘大苗命擗昌曰  
俞攸節振扶帝鳴誕專衣德聖干羽于兩階七旬十  
苗威

舜典終以分北三苗為舜之事禹伐有苗在於受  
禪之後則知堯舜受禪之後大政猶取決也受禪  
之主行天子之事爾堯之禪也見於舜典舜之禪  
也不列於夏書堯典為虞史追書舜禪之後猶  
有可書之政史記不得而同之也堯時三苗以威  
虐而竄既遏絕其後矣有虞之末又有三苗之叛

三苗今  
書本義卷三  
十

見三苗之非一姓也禹初受禪奉舜命而伐有  
苗三旬無功復以益贊而反禹之舍己從人不徇  
於名如此觀其誓命之語初非輕動不欲以力服  
人也征之而有苗叛舍之而有苗格聖人服人以  
德不忍絕民之命故舜之末世有苗叛命止於分  
北而已不然禹以濟濟羣后伐失民之三苗用至  
仁伐不仁其何不克之有苗猶逆命見禹之不極  
其鋒也弗率叛命也蠢無知而妄動也濟濟和靜  
也衆和且靜而又以一心力戒之者臨事之懼不  
輕用民之命也夫人心力分之則散一之則齊心

力之齊何功之不濟也有苗侮慢自賢即所謂昏  
迷弗恭也反道敗德所以親小人遠賢人而至於  
衆叛親離也奉辭伐罪所以恭行天罰天降之咎  
即來天下之兵也此而不克舜禹曾足以為賢乎  
惟能克之而不忍威罰之行舜禹之功所以為大

也惟德動天至誠之感神也以惠服人無遠之不  
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滿之損謙之益皆自然之  
理而人有以得之也恃強大者多致傾覆然謹畏  
者雖弱必強天道如此謂衆之不足恃也替叟之  
頑如此舜在叟畝起敬起孝罪已感泣而謹於其

三苗今  
書本義卷三  
十

事替之進進於治不至於姦終於大順無閒然者  
舜之夔夔謹敬所以感之至矣以匹夫而化行於  
頑父盛德之至通於神明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苗  
亦人類其有不知德乎班師振旅而歸所以誕修  
文德也觀禹大會羣后誓師以伐有苗益言力之  
不足服人而有招損之戒班師振旅不為歸惰之  
可乘所以治軍亦為有以服苗之心矣先王耀惠  
不觀兵故雖兵閒亦有文德之事也誕敷文德躬  
自治而薄責於人也舞干羽而格有苗內治修而  
有苗適至耳征有苗而有苗逆命舞干兩階而有

苗格雖舜禹不能服人以力舜禹之德尤不欲以力服人也有苗之役其虞夏之盛德乎益贊而不怙於無功禹還而不疑於廢命禹益之拜舜惟禹之從分北之功所以終舜典也千盾也羽翟也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階阼階之間蓋中庭也以千盾而舞于朝廷之上文事修而不忘武備蓋治古之道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也歷山在濮州雷澤縣舜耕漁之地也

咎繇

曰舜乂古咎繇曰允迪序其謨

三百五

書文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允迪誠道也厥德即所謂俊德元德也誠能自道厥德則心正意誠而身已修矣以此陳謨以此輔相未有謨不明而輔不諧者皋陶稽古以輔舜者用此道也堯舜之典禹皋陶之謨皆以粵若稽古冠之繼以放勳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語是皆虞史之法以所聞於其君臣之學與其德之著者筆諸篇端典謨所書亦不出此爾欲為君臣而學不稽古舍二帝二后自修之道而求正君以服天下此數千歲絕不復聞唐虞之治也

命曰俞如何咎繇曰惇眷身身攸息忽憚敘九矣歷明勵翊迹可遵全茲命襟昌曰俞

俞謂是也稱是而以如何為問求其所謂是也皋陶稱美修身在慎思其遠者所以為慎之也不慎則身不可得而治戒慎恐懼於隱微之際造次顛沛必於是矣用之九族則九族敘以治庶績則庶績熙勵翼所以勉功而輔治者庶明勵翼則事治而無已矣修身而天下平此邇可遠之道也天下公是其有加於此乎禹謂德言而拜之以言小而不可加也拜曰俞者稱其所是之是不復有二言也觀皋陶之所是及禹之拜其言中庸大學之修身果不在乎多學矣

三百六

書文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咎繇曰惇聖知人聖安民命曰号咸艱告惟帝亦雖出知人則詰耐官人安民則懲黎民衷出耐嘉而懲何憂虞鵠何舉虞大留何畏虞巧令色孔壬咎繇曰絕亦行大九惠亦曰元人大惠貞曰凱采采命曰何咎繇曰寬而舉柔而立原而翼商而敬擾而忍衆而溫東而廉但而塞彌而訟彰身大憲吉才日宣式惠殛夷浚明大冢日嚴祗敬六惠亮采大苗俞兼尊命九惠咸豸峻又聖官百僚節節百王惟皆設

巧又屈歷績元冰無教倫欲才當競競踈踈式日式  
日万并亡曠歷官矣形人元代出矣敘才箕救成又  
箕又偉才矣艷才礼自裁又礼才曹才同臺叶龔咏  
衷才矣命才惠又舫又彰才矣討才畢又劉又庸才  
政豈琳才琳才矣聰明自裁民聰明矣明曹自裁民  
明曹達巧上丁敬才才土各縣曰舫也意可底行命  
曰俞也底可績答繇曰子未有知息曰贊贊才  
孔子論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言無以知人臯陶所陳適可遠者蓋知禮知命之  
事禹已拜其是矣臯陶極美安民之事在乎知人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道不止於修身固將以明民也禹歎知人之難誠  
然堯舜猶病其難知人固不易也知人在明惟明  
然後能器使人而有懷民之惠堯舜以朋比而有  
驩兜之放虐民而有三苗之竄且靜言象恭之惡  
難於壬人之戒能哲而惠其於數者何有堯舜惟  
能知其難也而有是事所以為哲而惠歟禹言堯  
舜於此之難而求其所謂難臯陶美有德所以觀  
人亦以論人之德載采采者歷言九德之行事事  
詳之也寬而栗則不縱柔而立則不撓愿而恭則  
不倚亂而敬則不惰擾而教則不流直而温則不

絞簡而廉則不蕩剛而塞則不劇彊而義則不他  
九德之端人皆有之然非學以成之則皆歸於所  
蔽而不可與入德明斯九者是謂中庸之至九德  
成事而動罔不吉矣達於三德日敬明之可以有  
家而為大夫兼修以明庶功可以有國而為諸侯  
合所以治國家者而大施之則九德成事賢人可  
得而用修道之教人人有所師法無適非道故雖  
五星莫不順軌而庶事有不修乎斯言九德之人  
可以彌綸天人之道而贊其化育也九德內備於  
己用以觀人之行隨其短長而用此官人之道也

書古文訓卷三

十四

通志堂

教當平聲讀之無教無使也有邦之君無使有逸  
欲之好幾微之事仍日全來非做戒以須之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從微至著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易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投幾之會閒不容  
髮使惟逸欲之好忘其做懼斯有後時之悔吝安  
有先見之吉萬幾之眾况不止一事乎庶官以人  
代天故須分職乃濟典禮刑賞四者皆本天道庶  
官奉若天道所以為代天也五典五刑見舜典五  
禮吉凶軍賓嘉也五服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伯卿  
士一等子男大夫一等士諸臣一等人事之盡即



天理所在代天之道因人事而為之典禮刑賞同  
敬合恭所以行典禮者非和於衷無以行之也和  
衷人心所同然者也刑賞亦人心所同而於典禮  
言之典禮上下通行賞刑為政之事也政事之懋  
由刑賞之當也夫天依人而行待人而成天之聰  
明明畏人皆有之反身誠之則人之聰明明畏一  
皆應乎天矣威在我者也明畏在威者明威在己  
而明畏在物所以與於天道而為天工之代也天  
子庶人一是達於上下之謂也惟知此也可以知  
人而安民也敬哉有土凡有國者不可不敬也前

書文訓卷二

十五

通志堂

言九惠之事即知人官人者至於無教逸欲以下  
皆安民之道也皋陶告禹以己所稱安民之惠可  
底而行禹亦美而然之故皋陶自謂未能知之思  
欲進成之而已知之未足以臻其至思欲贊贊襄  
哉不底於成不已也在易乾之象曰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此文王所以純亦不已皋陶迪德以明謨  
者也史稱皋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一篇所陳亦  
若是而已矣

蘇魏

帝曰徠命女亦昌命摯曰提帝予何予息日

孽孽咎絲曰号如何命曰朕水滔天瀕瀕襄山襄饒  
丁民且墊予堯三凱隨山梁木泉棘教歷蠶食予決  
九川距三棄容々々岷川泉魏困致歷蠶食蠶食楸  
舉大亡愧屈丞民禹槍万亩徒义咎絲曰命帝女昌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  
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閒禹皋陶益稷勳惠相次皋  
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效得禹言而後彰書以  
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皋陶也禹不伐而歸  
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  
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  
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  
也皋陶稱歎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  
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橈楫行於水陸泥山者洛水  
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為者益為虞官故禹得  
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為后  
稷故禹得濬田閒之水通於大川又決九川東至  
於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  
備復為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  
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

書文訓卷二

十六

通志堂

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臯陶美而師之  
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為事矣鮮安也橈今踏屣  
狀類小舟有几憑身感後以行塗者榻脚濕子也  
今人塗淖則施之屨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

命曰梶帝峇酋聖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辨惟廉  
元攷臬惟運不應後忠臣昭最上帝天示申命庸休  
帝曰吁臣才以才以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左耳目予欲左右大民女翊予欲宣力三匹女為予  
欲觀古人出為日月壘辰山節孽蟲徒俗宗彝燦火  
勸蘇黼黻締繡呂又采彰食于又色徒航女明子欲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七

通志堂

脊六律又聲八音聖乳召呂出內又女聽予真女  
攷女亡而勿違大遠欽三以履頑讒說燕亞聖昔  
疾呂明出遽呂記出書庸哉才欲竝生才工呂內  
昔而颺出感則承出暮出不則畀出命曰俞才帝英  
天出下皇于棄嶠峇生万苗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昔  
舉傅內呂明歷呂形車航呂暮誰教亞讓教亞鼓  
應帝亞昔專同日發宅形亡若丹絳暮惟媪廷是好  
果獻是徒宅晝爽領額宅水行舟棚至于冢庸于身  
亞子劉莽昔娶于金山平壬癸命呂呱呱而泣于亞  
學惟荒庀土珍邺威又航皇于又千以十式帝外

薄三集咸建又兵各迪大形留頑亞即五帝元志才  
帝曰迪朕惠昔也形惟敘咎縣匹祗身敘匹倉為對  
惟明

益稷之書論虞帝得人之盛舜禹君臣之論蓋其  
本也在位庶官也慎乃在位官人之道也人主所  
當日孜孜者舜是其說故禹推明官人之道謂莫  
先修己安止即安安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幾微之  
動吉之先見者皆得之矣求賢自輔必無讒諂之  
人身之修輔之正則可以從欲而治受天之佑必  
將自此作也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以

書古文訓卷十二

十八

通志堂

言治己之道猶仰臣鄰之輔故謂臣為己之股肱  
耳目左右有民教養之也宣力四方維持之也是  
豈一人所及必假臣鄰之輔分職而治君臣一體  
而後可者也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  
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者日月山龍  
雉皆繪衣飾器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締繡飾裳之  
象蓋以五采相宣成色施之衣服以別上下以觀  
象法此禮之用也孔傳日月山龍華蟲粉米是也  
其言黼作斧形黻兩己相背未盡星辰蓋北辰也  
藻為穗草火以圓白黑為黼青黑為黻皆五采成

章為絺繡之文耳絺暑服繡冬服古者冬裘夏葛絺繡是也六律兼律呂言之也黃鍾生林鍾太簇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皆上下相生陽為律陰為呂律呂皆六稱六律者呂和律之聲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也皆樂之具也忽絲之微也毫釐眇忽十十相乘而成分者聲音之微非審察之莫得其正正音不辨樂不可得而治矣治忽審微之至此制樂之本也五言五方之言聲詩之言也樂和而後聲詩可得而聽禮樂之大非臣莫之舉也傳謂禮樂法而不說汝明汝聽蓋所謂法非人不能明聽之也徒存聲象而不通其意不過觀聽之美耳前民政而後禮樂者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內外之治必假臣鄰之輔不能正君之過亦何取焉面從而後言非君臣一體之意輔導之事寧若是邪四鄰指言左右前後之臣曰欽四鄰人君之所敬於其臣者為此道也庶頑讒說戾於此道者射侯之說以準的之教施誠意之學而有君臣上下之辨使之得以自明又為扑教之刑使之知過自勉書以記其積累善惡是皆欲以糾

正其失而歸之道期與並生而已工歌時颺以感其內明至道者有受用之勸違者有威刑之戒凡以鞭其後耳夫庶頑讒說人之所惡聖人不惡姑為教之有射侯之明榎楚之痛又使工師相規以感其內使之心動而化服從欲之治庶頑之格非安止而弼直以行其教化其何以至此乎禹曰俞哉甚然其言也申言舉賢之教必使四海之內賢人皆得而舉且以天下之大賢人之衆人君為能舉之則人才不可勝用有功有德皆受車服之賜則人人將為士君子之行莫不謙遜以承上惠矣不

未嘗不以修身為本舉賢惟急教化禮樂必由此而著見又終之以無倦其不可加矣乎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許叔重說即會稽也在今會稽縣近是夔曰夔擊鳴球搏拊拊鑿與呂祖下徠或父圓奎位羣后惠攘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簧呂閒鳥罍滄胎箭磬九成册皇徠蟻夔曰舜予擊石改后百罍衛瓘屨尹允諧帝暮徒哥曰教死之命惟肯惟勞粵哥曰股左歎才元晉紀才百五戾才谷絲搏手諧晉颺曰念才術徒興豈峇粵憲欽才婁尚粵成欽才粵賡觀哥曰元晉明才股左負才屨豈康才又哥曰元晉敢胙才股左愷才方豈墮才帝摻曰俞筵欽才虞書自橐飶以上皆舜之政二謨益稷詳於諸臣之事益稷之末又以歌樂終之孔子謂成於樂故舜典九官之命亦言樂之效也夏擊祝啟也搏拊官架也鳴球玉磬也弦歌以上皆堂上樂下管謂笙簫之類鼗鼓搖鼓也鏞大鐘也堂下之樂亦有祝啟為之合止上言夏擊下言合止互見之也堂上作樂而祖考降羣臣賓客揖讓合節堂下樂成而鳥獸舞鳳凰至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此雖成功之效亦夔治忽之賴也動天地感鬼神者莫

善於樂故律命母則子應發聲而音隨天道之自然不可以意知者在舜之時九官咸事而夔為之治樂其效如是其他蓋可知也鬼神之感人固無得而見揖讓之至閑於儀者皆能中節至于百獸聞聲而舞鳳凰應成而來斯豈人所能為鬼神享之羣后德讓於此定無疑矣夔明治樂之本不在於律而在於治百獸率舞雖感於樂而動樂之和也誠在乎百官之和人和而後樂成先王作樂之道也虞賓國賓丹朱也祗見而瞽叟底豫教成而丹朱德讓有虞氏之禮樂所謂至誠感神者乎舜感樂成之効歌所以奉天者在於及時知幾天子知幾而時中非四鄰莫之成也臣悅於是所以起發君上而百事用之以治乃歌所謂即奉天之事也皋陶颺言以謂臣得盡其事在君上之賢否凡興作事當謹修其在我屢省乃成究觀其豫定者即所謂安止也內無先定之豫則不足以興事然而豫定當審此又不可不慎惟欽惟敬而後克之載賡之歌所謂明者此也夫君明則臣良而事罔不治不務乎其大者汲汲乎其小者以侵百官之職則百官避罪苟免而百事至於墮廢本以求治

通以致亂不明於為君之道非所謂慎乃憲也萬世之戒其有加於此乎元首股肱以言君臣之一體相資成務偏廢則失之矣曰往欽哉言敬之不可忘也舜由在位而有二十二官之命終五十載無有遷徙致治之美上動鬼神下至草木鳥獸罔不咸若本諸安止知人君明臣良而有無為之化人君之道於有虞氏書見之矣嘗謂三代而上其治以禮樂為急禮以明物非樂無以成之後世禮猶有時而行由詩之亡樂道微矣虞書敘九官則勸之以九歌命典樂則使之教胄子其論音律則謂在於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化庶頑讒說則以工師納言時而揚之至敘九官之效益稷之書惟以樂事明之賡載之歌見乾乾之不已者禮樂為治之本可以反復而見後世忽略不以為意宜無唐虞之盛也

書古文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三

永嘉薛 季宣

命貢

憂書

命專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无觐壺口亂梁及棊无攸太原坐于嶽易皇衷底績坐于臯章阜土惟卑舉阜賦惟上上鎔阜田惟中中恒衛无刃大隤无筵鳥居笈舩夾右履后入于河

禹治水在唐虞閒舜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為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為九故虞書九共州自為篇其平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禹貢為夏書考之於序蓋

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為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為孔子遷其篇第也敷土行

水也禹之行水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兗南豫西雍三面臨河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固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時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

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  
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為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  
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  
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  
清漳即衡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涑水  
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  
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  
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碣石  
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  
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

書古水訓卷三

二

通志堂

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  
因可致功土色既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為可作矣  
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  
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  
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  
師百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  
之賦專以田為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  
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政賦稅  
視肥瘠爾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  
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為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

夷以皮為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循海入  
河至於冀州云夾右者海墻在其左也禹貢冀州  
而及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  
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

洧河惟浴川九河无遺囑靈无泉雍沮岑同桑土无  
蠶是冬匹窀土阜土黑墳阜中惟蘇阜木惟條阜田  
惟中丁阜賦貞徒十才貳歡粵同阜貢彭絲阜裴臧  
亥浮亏洧潔達亏河

書古水訓卷三

三

通志堂

濟水出泲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入河合河流為  
滎澤南入鄭州滎澤縣東南流至青州博興縣入  
海王莽時早不復分流河滎澤至河舊道遂涸九  
河自魏州貴鄉縣東北分流徒駭太史馬頰胡蘇  
潔河鈞盤禹津今皆在棣德州北接永靜軍滄州  
界覆鬴簡河今亡其處大名有澗溝河故道九域  
圖謂九河之一當是簡河以漢河堤都尉許商之  
言考之九河間纔二百里覆釜在胡蘇馬頰間當  
在瀛州樂壽縣南永靜之東光縣北簡河在滎河  
北胡蘇南當滄州南皮縣界而東光界有簡城蓋  
其處也禹津漢在禹縣今德州安德縣滎沮二水  
入雷夏澤皆在濮州雷澤縣水經以河出瓠子為

灘非也。澠水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河渠書禹釀二渠引河澠其一也。兗州東南距濟與青豫分界西距大河中州兗地最平河患尤甚。畿甸稍定即首及之。禹疏九河以宣其下流。定雷夏以渚其川。澤水無橫流泛溢之患。然後蠶桑之土皆復其舊。丘居避水者降居於平地矣。蘇茂也。條暢也。草木暢茂見黑墳之宜草木也。貞無交錯之名也。九州之賦交正庶土用相補除冀州上上錯豫州錯上中為一等。荊州上下揚州下上上錯為一等。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而梁

書古文訓卷三

四

通志堂

州下中三錯為一等。兗州正出本等無補除也。以平川而有河患治之誠有不易。十三年而後定為力非諸州比矣。貢諸侯之獻篚物之輕細藏箱篚進之者賦田賦也。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澠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至矣。

海岱惟青以壻。巨无畧惟留。元道阜土自墳。棄顛廣席阜田惟上。丁年賦中。上阜貢鹽。締棄物惟錯。代。絲泉鈔窠怪后。菜巨迳毋阜。集禽絲浮。于汶達于泮。岱岱宗也。嶧夷海隅諸夷。虞書陽谷之地。今登州。

也。澠水出密州莒縣。澠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澠州昌邑縣入泲。岱畎太山之谷也。萊夷今萊州汶水五源皆出奉符縣。界至鄆州中都縣。貫鉅野澤入濟。青州西界泰山東漸于海。嶧夷海上先無水患。既得而略其所導者。澠淄而已。海濱多斥鹵之地。鹽貢之所出也。海物惟錯所貢之不一也。萊夷地宜畜牧。水患除而後牧可為也。屢絲山桑之絲。萊夷之貢此一種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

書古文訓卷三

五

通志堂

蓬底。參阜土赤。戴墳中木。蘄苞阜田。惟上中阜賦中。中阜貢惟土。五色羽畎。憂狄。嶧易。孤杲。泗顛。浮磬。淮。巨玼。珠泉。魚阜。集。鐵。縞。浮。于。淮。泗。達。于。泮。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東流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泮水出奉符新泰界之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胸山縣界。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張華說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州也。嶧山在兗州鄆縣。淮揚下邳縣有葛澤山。說者以為嶧山非也。嶧山殆無土壤。故山陽孤桐可貴耳。泗水出兗州泗水縣。至淮陽。

宿遷縣南入淮磬石山在下邳縣北去泗四十里  
泗濱之地不必定在泗上潁水分濟自與仁乘氏  
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為潁澤入泗淮夷大彭徐戎  
之屬徐州東海北岱南淮西與豫州以潁濟分界  
淮沂之水既治則蒙羽之田可以種植大野為水  
之會而東原之患已平漸長也草木漸苞有包之  
果多長生也土貢五色所以作社者夏翟雉羽也  
出於羽谷孤桐琴材也取於嶧山之陽浮磬磬石  
泗濱磬石今皆浮生地中不根著也蠙珠出淮夷  
之貢暨魚并蠙魚貢之也山海經文鮪之魚背如

書言大訓卷十

六

通志堂

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鮪魚似之鮪魚又名  
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其枯魚可致遠說文引  
宋弘說蠙珠珠之有聲者未詳玄色也徐州水所  
宜染織縞素之細者其篚玄及素也貢道言潁而  
不言河濟言河濟之遠達潁而後通也  
淮兼惟揚以彭蠡元規易鳥鹵屈武江死入振泉底  
正筱萑无專阜中惟天阜木惟箐阜土惟廷屋阜  
田惟丁丁阜賦丁丁上鎔阜貢惟金武品瑤瓊筱萑  
凸革羽旄惟木鳥尼犇舫阜棐載具阜苞橋抽錫貢  
浴于江兼達于淮泗

彭蠡澤今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震澤今太湖  
在平江吳縣三江不勝異說舊云江自彭蠡東分  
為三既妄又曰南江在吳江中江在陽羨北江在  
毗陵在毗陵者今即大江陽羨吳江但一江耳韋  
昭謂松江浙江浦陽為三江蘇氏以大江為中江  
漢為南江彭蠡為北江皆誤也職方揚州三江即  
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為三江耳  
酈道元說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此別為三江與職方稱謂相  
亂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

書言大訓卷三

七

通志堂

海為婁江東南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以攷禹貢震  
澤之文為得之矣案吳地記東江東南為谷水即  
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婁江今為  
顧浦在平江崑山界近世治田多築湖為圩岸漕  
堤壅斷震澤而三江遂廢璠今璠字屐甲似玉者  
璠石之美者惟金三品銅鐵錫也卉今蕉葛木綿  
之類織貝吉貝布也島夷朝鮮甌貉之屬今南方  
夷獠俗猶服吉貝布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雖大  
江下流江患已少其上流諸州如豫章貢贛盱塗  
南蜀湖漢彭鄱修餘諸水皆匯彭蠡下流諸川如



荆溪霽茗諸水皆會於震澤彭蠡未定則今江西諸水泛溢太湖不泄則今浙西之地昏墊彭蠡為水之會而南方洲島所在安宅三江入海震澤遂無海患今浙西多水患者由三江之不入耳篠竹箭也蕩大竹可為輪者揚州地多篁竹大木之下厥草不茂山多大木故草夭而木喬也敘篠蕩之事於土色之上者竹木產於丘山非塗泥所出也包果實之傅皮者橘柚之屬也錫貢不常入貢錫命乃入貢爾汾浮水而下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潯沂沛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

三石  
書古文訓卷三

八

通志

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間無水道也

芴及輿易惟芴以汪滅翰宗于兼九江孔殷沱沔无衛云土寢徒又耳土惟徒屋耳田惟丁中耳賦上下耳貢羽旄凶華惟金式品柎榦栢砮磬磐丹惟篚籥枯或耑底貢耳名苞匭菁茅阜棗。○。纁璣組九汪內錫大輿浮于沔沱滅俞于条坐率河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在潭州衡山縣漢水出秦州清水縣至漢陽軍入江九江潯陽記云白鳥江蚌江白鳥江嘉靡江畎江廩江隄江茵江皆在潯陽南張濱九江圖曰三里江五畎江鳥

土江嘉靡江白蚌江白鳥江茵江沙提江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會於江口終於桑落洲鄂陵亦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潯陽今蘄州東南古蘭城也桑落洲在江州德化縣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以古西陵縣隱測東陵之地當漢廬江西界今漢陽蘄州間也鄭氏說殷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甚多言治之難也孔穎達引漢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為大江言各自有別源非大江也自江以南水無大小皆呼為江案今武昌潯陽江多分合無他水名江者鄭說非也沱

三石  
書古文訓卷三

九

通志

潛二水古說發源於蜀與江合流復為荊州之沱潛未之詳也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漢志夏水自華容分江入沔說者以為潛水華容今監利也今江陵松滋枝江分三十餘派流復合曰筮籬潛港在江陵公安縣案雲夢之地凡數千里待沱潛之地而後定沱潛不必專在二處凡今江漢之間夏水泛溢之地川流非一蓋皆沱潛故道不可考爾雲夢楚澤通名跨江南北司馬相如說方八九百里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偏縣皆有雲夢官郭璞說雲夢今巴丘湖蓋岳州巴陵之洞庭

也孔穎達以為江南之夢宋永初山川記引魏武帝遺吳主書赤壁之役因過雲夢澤中有大霧遂失道為證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南郡枝江縣華容縣皆有雲夢郭思說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鄭樵說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案雲夢地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潯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稱之耳今雲夢縣屬德安府復州景陵縣有古雲夢城荆門軍長林縣德安安陸縣岳州巴陵縣南皆有雲夢而左傳書曰江南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一

通志堂

之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矣字書江波為濛艸澤為夢雲夢謂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半出為得其實春秋文耀鉤謂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山皆雲夢地西奄荆岳安復東包江淮誕矣荆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江漢所道下疏九江之眾沱潛既循故道則雲中土出而夢澤安治矣羽毛齒革貢於荆揚者犀象鹿牛雉鳥皆南方徼外之產也柘古椿字括古檜字榦檀木也砥礪石之美者柘石箭簇也丹朱砂也箇籊竹名栝亦竹也材中矢籊

邦屈貢厥名包匭菁茅三國各有所產故貢之耳名包洞庭橘柚之類匭當時工作此器菁茅三脊香茅也劉黃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晉地道志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玄纁水宜此色璣珠之不圓者今荆州多蚌珠不足貴也組綬屬當時工織組也元龜出於九江之水然不常有有之足以為瑞謂之納錫受天之貺而納之天子也荆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為西河也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一

通志堂

芍河惟豫州伊條渥澗无入于河榮嶠无澗道河泉積盟肥阜土惟舉下土墳墟阜田惟中上阜賦鎔上中阜貢剡泉締紵阜棊鐵績錫貢磬錯泠于彘達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澧水出河南縣潛亭東至偃師縣入洛其支流自河南入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至河南入洛榮波在鄭州榮澤縣界首受河水自王莽時旱涸鄭康成說已為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為榮播

孟諸數在應天虞城縣豫州南荆山北界河東南  
淮濟伊洛瀍澗皆導入河河流南溢滎澤爲之都  
會沂澤泛濫導使被覆孟諸而豫州水患定矣豫  
州水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也墳墟土脈疏而黑  
者蓋下色也泉麻也絺細葛也紵苧也纊綿也磬  
錯攻玉之石也貢道由洛入河

磬易黑水惟梁以汶蟠无藝沱涔无衛蔡蒙茂黍味  
尼底纒阜土青驪阜田惟丁上阜賦丁阜或鎔阜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麓狐狹戴復鹵頃因桓是徠浮于  
涔俞于湏入于渭箇于河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川縣江所出  
曰汶江蟠冢山在秦州清水縣一在大安軍三泉  
縣沔潛之所出也沔水即漢江上源沱江自永康  
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潛江漢志  
出漢中安陽縣潛谷入漢禹貢稱逾于沔非達沔  
也桑欽水經又有涔水出漢中南鄭縣至沔陽縣  
入漢亦非是又一潛水自沔陽潛流出巴郡宕渠  
通置山大穴鄭玄謂禹疏通爲西漢水庾仲雍謂  
墊江別江出晉壽縣者爲潛其南源取巴西者爲  
西漢郭璞劉澄之說與鄭合其實非也今嘉陵江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水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蟠冢山一源曰西漢者  
出清水之蟠冢與嘉陵合流入蜀至恭州巴縣入  
江亦有漢沔漾水之號即所謂潛也三泉縣亦有  
蟠冢山者大抵蜀西之山皆岷隴東之山皆蟠冢  
也禹貢浮潛逾沔入渭爲益州貢路惟嘉陵江水  
當之耳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諸葛亮征蠻至此而  
夢周公更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和夷今  
雅州徼外和川諸蠻璆古球字說文以爲玉磬鏤  
剛鐵可爲鏤者織皮緝毛爲皮以皮爲裘今胡服  
猶然也青黎土青黑色下中三錯之貢補中上中  
中中下也梁山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  
也漢志符黑水出南廣縣汾關山顧野王云即黑  
水非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盧水若水馬湖江出  
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唐  
天寶中更名阜江南廣今敘州南溪縣蓋合流耳  
今岷山東峰大面山下亦有黑水蓋一小溪不足  
以爲州界漢中又有黑水在梁州北界非禹貢所  
謂梁州之水也自岷導江自蟠導漾皆從上源治  
之疏其下流又通潛沱以行之則蔡蒙之野和夷  
之地無復水患而可以平治矣旅野生之物也周

禮旅師主野事旅平草木得其性耳西傾因桓是  
來舊說謂桓水由西傾而來至潛非也桓水出洮  
州臨潭西傾山北流入河西傾今名西強蜀漢無  
別桓水蓋熊羆狐狸織皮之物出西羌自西傾因  
桓水而來入蜀道爾西傾之桓不至蜀漢也益州  
貢道逾沔入渭而後絕河蓋兩遵陸而後渡河入  
莫亂絕流也

黑水鹵河惟雖以弱水无鹵溼屬渭內到沮无刃澧  
水粵同荔菴无坎兵卒憚勿坐于鳥鼠遙歸底纒坐  
于梟桎或召无寔或留不敘阜土惟爰舉阜田惟一

書水訓卷十

十四

通志堂

上手賦中丁耳貢惟璆玲琅琕浮于積后坐于僉門  
鹵河劣于渭內戴笈昆侖斯支渠黻鹵戎即敘

黑水出甘州張掖縣南至三危經徼外入南海弱  
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張掖  
縣合張掖河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  
異者也溼水出渭州平涼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  
高陵縣入渭汭水出隴州汧源縣東流入溼渭水  
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漆水出  
鳳翔普潤縣東南至扶風縣入渭又一源出邠州  
新平縣入溼以禹貢會漆沮者考之皆非是水溼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至馮翊殺胡縣入洛北地分

邠州殺胡耀州華原縣也鄭道元說沮水東至池

陽縣分爲二流其一濁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

沮至白渠復合注洛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案宋敏

求長安記引孔安國說漆水一名洛水出同州白

水縣至富平合沮水爲漆沮水亦曰在川水至櫟

陽入渭池陽今耀州三原縣華陰屬華州澧水出

永興鄠縣終南山北至咸陽入渭荆山在耀州富

平縣終南太白山也博物垂山也皆在永興武功

縣鳥鼠同穴山在熙州狄道縣瀟野在涼州姑臧

書水訓卷十

十五

通志堂

縣今日野豬澤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平居海說在

瓜州東南非也樊綽說麗水自南沼羅些城三危

山南流至驃國入海以爲禹貢黑水然去雍州遠

矣三危蓋三苗分北之地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

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龍門山

在河中龍門縣昆侖山在唐吐蕃界莫賀延磧尾

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今西寧州

諸羌唐党項吐蕃渾地也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

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國水經渠搜縣在

朔方東非故國也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水皆

東流惟弱黑二水西注禹之治水先道其西入者而後可以專意東鄉涇汭漆沮澧皆順流屬渭而注于河則汾河渭之地荆岐南北無復水患終南惇物鳥鼠同穴西達潞野原隰無不平治三危既定而竄三苗之族皆得其所此言關中水患皆由河渭河渭治而關中定矣琳美玉琅玕舊說石似珠者今海中有青琅玕珊瑚屬也玉今出於西戎而京兆藍田亦有之雍州貢路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路皆會西河昆侖析枝渠搜皆服皮毛之國種落散漫微弱不復制其朝貢

三百年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不

通志堂

就撫之耳即敘敘其國之小大使之親睦不以遠人疲弊中國又使各得其所虞夏之略異於後之經理西域者矣附其事於雍州之末不在貢路之上者或處黑水之外五服之表謂之西戎非雍州之域也

衙岍及赫皇于劾山俞于河壺口霑首皇于太岳底柱折城皇于王屋太行恒山皇于層石入于乘鹵頃朱圉鳥鼠皇于太攀熊耳外方臬柏皇于倍尾循嶓冢皇于劬山内方皇于大別嶠山中易皇于奧山過九江皇于傳淺原

岍山秦之吳岳在鳳翔天興縣岐山在岐山縣荆山在富平壺口在吉鄉雷首山在河中河東縣今曰三山太岳即霍太山底柱在陝州陝縣折城山在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衛州河內縣恒山北岳也在中山曲陽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西傾在臨潭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亦曰白巖山鳥鼠同穴山在狄道太華山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號州盧氏縣外方嵩高山即中岳也在河南登封縣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陪尾山在德安陸縣今曰橫尾山嶓冢山在

三百年

書古文訓卷三

七

通志堂

清水荆山在南漳内方山亦曰章山在荆門軍長林縣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魯山地說誤謂漢水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左氏春秋楚軍拒吳自小別至於大別小別山在漢川縣界蓋甌山也漢川南又有内方山雖漢水所經不如是之近也嶠山即汶山也衡山南岳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德安縣河渠書禹通九道自班固馬融王肅言禹導山有岍西傾嶓冢南北中三條之說鄭玄益以岷山廣爲正陽次陽正陰次陰之四列謂山之脈絡雖江河不能斷其說固有證然未之詳也舜

典封十有二山濬川周禮兩山之閒必有川焉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則是禹之行山利導其水如舜之計未必窮地脈也隨山刊木真高山大川小小川流固可因治之也其事煩碎不可盡錄故所見者高山大川而已鄭氏四列為是然其名非古要為導山之徑所見九道者耳記別九州又記導山及川之事經緯以詳之也

遺弱水皇于合黎餘波入于汭沙遺黑水皇于武召入于畢象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澤舊

說為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以既

西之文考之非也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弱水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

黎水覆被流沙之後因不復究黑水自張掖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

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為可知也凡言導者

水行舊道由地中行也

遺河積后皇于僉門畢皇于鬱會東皇于底柱又東皇于盟離東過彘內皇于大岷北過洛水皇于大

繞又北羽為九河同為并河入于策

河源之說尚矣皆茫昧不了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磧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華陰河渭閒也底柱在河中流最為險阻孟津在絳州垣縣洛汭河南鞏縣界大伾山水經在成臯北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鄭氏云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

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閒無此山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孔穎達謂瓚言為然黎陽今

洛州也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說大陸吳澤吳澤在衛州修武則大伾恐不得在黎

陽今洛水枯澆在思冀州界至南宮入河舊說即絳州之絳原出屯留者鄭康成讀如邠降于齊之

降以為鉅鹿信都相去不容比數謂共山之洪水或作絳字非也鄭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

里至大陸為地腹案今吳澤并邢州鉅鹿縣廣阿澤中山東鹿縣大陸澤皆有大陸之名紂都朝歌

舊號大陸之野酈道元以為絳水下亂漳津衡漳  
舊道與屯氏河相亂自寧迄於鉅鹿皆為大陸語  
之瀝洛厥勢眇矣水經漳水經鉅鹿東注謂漳流  
既斷絳自為瀆入海考之禹貢北過洛水大陸不  
可便謂之吳澤瓚與舊說未易訾也案河渠書禹  
以河水湍悍難行平地乃醜二渠引河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大陸孟康說其一漯河其一出貝丘  
西南折者貝丘今恩州清河縣二渠河漯而已司  
馬公說河自大伾大陸播為九河則是河循太行  
北流乃東入海兖州境包河朔勢高地堅故少河

三百六十六  
書古本訓卷三  
二十  
通志堂

患其說本於漢大司空掾王橫橫謂禹之行河隨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為有  
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  
漢武帝時河徙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  
逆河故處皆漸于海舊道堙矣頓丘今澶州濮陽  
縣  
嶧冢對漾東汜為濊又東為滄浪山水過武滄皇于  
大別學入于江  
嶧冢山在秦州清水縣漾水出焉至階州為漢水

經均州武當縣滄浪洲又曰滄浪之水酈道元注  
水經庾仲雍謂千齡洲非也地說水出荆山東南  
流為滄浪之水禹貢不言過而言為明非他水決  
入也三澁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  
為地名在卽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澁  
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泚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  
於漢寰宇記亦名澁水疑即三澁之一然據左傳  
漳澁遠澁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  
漫流沱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澁乎

三百六十七  
書古本訓卷三  
二十一  
通志堂

東匯泉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兼嶧山道江東別為  
沱又東皇于澧過九江皇于東饒東地北岌為匯東  
為中江入于兼  
匯即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  
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澧水出澧州石  
門縣東合石門縣之澧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  
庭即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西巴陵縣入江  
東陵漢志在廬江西北非是水經江水過下雒縣  
北刊水自東陵來注之又東得青林口下雒在興  
國軍永興縣青林湖在蘄州廣濟縣東陵即廣濟  
地離騷之澧浦也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

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為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尚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遺沈水東汜為涉入于河決為滎東出于甸瓜北又東出于滄又東北出于汶又北東入于滎

濟源謂之沈東離為濟至衛州修武縣入河河水泛溢則南北被為滎澤左傳衛侯及狄戰于滎澤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汶水出兗州奉符萊蕪合流至東平中都縣入濟濟水自滎澤東出過定陶至乘氏分流為滄東合汶水入海案河南北二濟源流略相接禹之導水因并治之後世諸儒遂有清濟橫貫濁河之說故道既涸固難詳究要為河濟通貫水脈非所求也

渭淮自泉始東出于泗沂東入于滎遺渭自鳥鼠同穴東出于滎又東出于涇又東過彭祖入于河遺彘自熊耳東北出于澗澗又東出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川同三埽无究九山聚岌九川滌原九泉无陂三彘同六府攸攸歷土交正底峯財賦咸則武舉咸賦中出

三十七

二十三

通志

九州其充青徐荆揚豫梁雍也四隩海內隩隩之地也司馬遷記道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江沈淮渭洛九陂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滄孟諸豬野四海禹跡未能盡達云四海者為海內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之府庶土并論土田冀州之土白壤兗州黑墳青州白墳徐州赤墳墳揚州塗泥豫州壤及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和緩而無塊為壤潤解而墳起為墳黏而可搏為埴田有上中下等隨雍徐青豫冀充梁荆揚州之高下不同周禮所謂以十二壤之名物以相民宅以任土事者也三壤以殖產上中下等為制周禮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冀州貢上上錯豫州錯上中荊州上下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揚州下上上錯梁州下中三錯兗州賦貞未治水前洛水懷山襄陵九州固不通矣九州之同海內之安良由刊治九山之野滌導九川之源而有九澤之陂水由地中行莫不朝宗于海四海之內可以會同王室然後六府之官其職可得而舉不然民方昏墊六官安得而修治乎六府修治則貢賦之

三十八

二十三

通志



輕重可制辨五土之物立九等之法視田之高下  
相地之肥瘠以任土事以作貢賦以理邦用絕長  
補短以均地產之出九州之內悉程三壤之制庶  
土正財用足簡易之政行於天下矣

錫土姓祗台惠先亞距朕行又百里甸舩百里賦內  
總式百里內鍾式百里內夏舩三百里東又百里米  
又百里戾舩百里采式百里男耑三百里扈戾又百  
里媯舩式百里揆式百里奮武衛又百里叟舩  
式百里戾式百里蔡又百里兪舩式百里蠻式百里  
汭東漸于棗鹵蔽于汭沙肺峯泉聲教訖于三海命

錫立珪告丘成珎

書大訓卷三

二十四

通志堂

錫土姓建立國家也諸子建國別子賜姓禹所謂  
並建五長各迪有功者水土平治而後建邦錫姓  
疆理之政行五服可得而辨也疆理禹所謂濬畎  
澮距川者略之而論五服諸侯之事疆理之大者  
也禹貢記真名山大川而不及衆流之細記五服  
諸侯而不言丘井之法先王推小以知大舉大而  
略細也夏史所記蓋其法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之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堯明  
俊德而黎民於變舜濬其哲而立德升聞修身而

天下平未有不自誠身始也祗台德先堯舜之率  
天下以仁也不距朕行無遠弗届也禹貢記事之

史略言封賜之命者要切之語不可遺也猶舜典  
敘象刑事稱其欽哉恤哉之戒也五服甸侯綏要  
荒服也五服皆五百里王城四面皆二千五百里  
即禹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總禾稟穗具也  
鉅刈禾也秭稔也粟穀也至米五等此甸服之賦  
以百里之遠近爲輕重之差也二百里禾而三百  
里秭者量出入以爲之衰貢法之深旨也獨言甸  
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知矣采卿大

書大訓卷三

二十五

通志堂

夫邑男邦小國三百里外皆大國此侯服之制也  
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奮武衛者近  
於要服有甲兵之備皆綏懷所及也夷易也蔡法  
也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皆馬融說要服略羈縻  
以文法荒服蓋忽略而弗治矣前夷後蔡夷猶治  
以平易蔡知天子之法爾蠻固任其來去沉遷徙  
之國乎先王治近略遠不以所輕易其所重而際  
天所覆無思不服附近來遠其錫土姓之命蓋其  
所以自治也漸進也被覆也暨及也東境進乎海  
外西境外被流沙固已在要荒之外禹貢揚州不

言南界其究雍州不言北界南北聲教所暨遠矣  
雍州界黑水而被流沙者皆即敘之境也帝舜也  
立圭立玉之圭禮天子之玉用全立純天色蓋天  
子之寶圭也告禹之功於天則受寶圭之賜禪禹  
之事定於此矣乎王以天子之禮賜周公之後用  
舜故事不明乎虞夏之禮也孔子謂魯郊禘非禮  
周公其衰乎蓋謂是也

書古文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十本

通志

書古文訓卷第四

永嘉薛 季宣

白斷

夏書

大舜考曰粵召六卿王曰嗟六事出予斷告女大  
岍氏畎毋及行怠弃或正死用勦隆元命今予惟龔  
行死也罰左亞攻考左女亞龔命右亞攻考右女亞  
龔命馭非元象也正女亞龔命用命賞考祖亞用命  
賜考禮子則汝賜女

王者求備於己而後可以正人啓嗣禹而有天下  
有扈不服天子征之而至於戰其無道甚矣啓作  
甘誓聲扈之罪不過二語整齊其眾如恐不至自

音全

書古文訓卷第四

一

通志

治者至所以為不可勝也六卿六事出而為將各  
有軍事猶三公以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五  
行金木水火土也三正天地人之道也陳氏謂五  
行三正即六府三事扈之暴殄天物悖亂天常代  
天而王是宜致天之罰奉辭伐罪而略其微細之  
事此大可誅者也兵刃既接號令不可紛紜節制  
之存即軍中之命也左攻右各致死力而不亂  
行謂之供命不循軌道不供命矣師以持重  
為不可勝兵車左右二人而御處中動靜有法而  
為詭御雖可幸勝而多至於偵覆是故不守銜轡

之正亦為舍命節制如此安有不虞之患乎孔子  
魚論天子親征之禮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  
廟則以圭帛主命左祖右社之禮未嘗廢也古者  
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為有所受不敢專也即  
軍中之廟社軍禮賞罰之速也用命不用命為有  
功有罪非專為節制也仗囚奴也男子入於罪隸  
軍事主嚴無五刑之屬仗僇但二等耳甘誓記啓  
用衆為賢足以繼禹之世而禹之與子其道可見  
亦猶費誓見伯禽之事足以嗣周公之業也不誓  
師而告六卿者有扈非天子之敵責師所以嚴軍

書文訓卷四

二

通志堂

律也禹征有苗之不及刑賞者非對敵之誓也古  
者軍刑惟施於戰未戰不之用也戰危事也所以  
用民之命不敢輕也啓之不豫危事軍旅之中而  
又有禮焉勵以賞刑所以用民而亦為不可勝也  
國語夏有觀扈比周之管蔡蓋兄弟之國也扈在  
永興扈縣有甘水甘亭前古帝王之稱儒者論之  
多矣大抵以為三代德衰故稱王以自貶帝王皆  
天子號又何貶乎古以皇皇后帝極所尊之稱爾  
然而天子與天同號若非所以事天後世益文故  
稱王以辨帝記謂三代生稱王死稱帝此夏商未

有號謚之事周既以謚易名無復帝者之稱矣然  
康王之詰謂成王曰皇后呂刑用皇帝稱堯死而  
稱之故不嫌於配帝耳

五孚山哥

太康尸位日偷愈感年惠黎民咸式迺般逞亡尼  
畋弓矢祭山表十旬亞反大窮后罔因民亞忍距  
弓河弟又人馭元母日勿僕弓祭山內又學咸  
鄙述大命出殺呂徒哥元式曰皇祖大嘗民可  
芹亞可丁民惟當器志當當子鯨无丁愚夫愚  
婦弋耐勝子弋人式失郟豈聖明亞見是圖子  
臨兆民氣庫若灼索

三

書文訓卷四

三

通志堂

出馭六彘為人上者柰何亞敬  
尸主也逸豫不恤國政也荒淫敗度為滅德黎民  
咸貳則為亂者非獨羿也夏都安邑今在陝州夏  
縣洛表豫州之域洛汭河南鞏縣界自鉏遷窮  
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吐谷渾界有窮蓋國名  
也都河北而獵河南者百日宜其亂也弟仲康以  
下從母須于洛汭見太康之有天下而不能安其  
母仗之越在草莽不孝之大也皇祖禹也民可近  
不可下故近之則情通下之則勢遠所謂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也天子之貴在乎得民衆叛親離是

一夫之敵耳便安逸而欲與人角力則匹夫匹婦盡能勝己后非民無以守四方所謂民惟邦本固邦寧也一人三失失民則身從而國從之也君子知微知章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事而悔其何及乎怨不在大至於民怨失邦亦云甚矣故禹之臨下栗栗危懼若以朽索為車之六轡惟恐馬之奔迸失馭而車覆也敬臨下之道也禮毋不敬德在親民敬以明民自無荒敗之事也太康以禹之嗣有天下之重堂陛之勢視昇遠矣非因黎民咸貳將誰與拒之乎

三百七十五

通志堂

四

通志堂

元式曰嘗大出內逸色荒外逸禽荒自酒儲音峻寓彫磨大戈弓此未或亞亡

訓亦禹之言也耽樂廢事曰荒內荒於色外荒於畋耽酒好樂窮極侈靡是皆妨敗於政害於民人充其所好則亦無所不為是故紂作象箸而箕子唏卒有官室臺榭侈服之事而荼毒於萬民有此一事足以亡國況其多乎易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是以罪尤而不可揜惡極而不可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元式曰惟彼甸唐大此冀匹今失序遺裔元紀枚傳

底威亡元三曰明明我祖方畝土而大箕大別貽牟學孫關后味盤王府剝大荒隊年緒覆宗墜稷元丕曰烏虜害歸子衷也悲万姓仇子子將焉尔鬱甸虜子心顏厘大怙屺亞峇年惠雖意可追

陶唐堯國名也堯都平陽今晉州也舜都蒲坂今河中也皆在安邑二百里閒冀州之境曰唐有冀方者自堯以來為王圻也綱大政紀庶事也綱紀相維以理國者紊失其一則并廢矣詩以大雅論王道之興廢小雅見庶政之修斁紀綱之謂也欲敗度則紀綱壞此滅亡之道也禹明明德以有天

三百九十五

通志堂

五

通志堂

下貽厥孫謀而為之典章法度蓋守國之度也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關石和鈞同律度量衡之事嗣王之有天下為守此器耳獨言鈞者天子當審輕重以為天下則也關如關弓之執制之也執制輕重所謂智禹身為度聲為律所謂時中也觀德惟明禹之所以立國荒淫昏亂太康所以失之也嗣王失守器之重宗祀遂以傾覆為他人有又將誰咎禹得之而太康失之亦不思之甚矣君以民為天蓋所依也虐我則離至於天下之叛將誰為依歸乎鬱陶憤悶也怙屺心媿也悲極而

悶無可爲者追念咎惟自作有覲面目職競由人  
非民之罪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曰綱曰權曰明曰敬曰慎曰  
媿大禹作訓以垂戒者用此道也自反而不縮至  
於厚顏者是誰之過悔之何及矣其三以下雖非  
禹之遺訓實禹之道也

宵徑

惟中康羣位三棄宵戾命掌六節戲味廢手戢酒荒  
于年邑宵后承王命徂徑

史記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少

書古文訓卷四

木

通志堂

康立而無羿浞之事左傳相居帝丘謂大康失邦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其臣  
寒浞殺羿而因其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尋氏及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於有仍生少康浞處澆於過  
豷於戈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犇有虞爲庖  
正而邑於綸夏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滅  
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復禹之迹案  
帝丘今開德濮陽縣綸在應天虞城縣斟灌在青  
州壽光縣寒斟在濰州北海縣仍古而字即書序  
湯升自陶者禹貢雷首之麓也過在業州掖縣禹

在德州平原縣戈杜預說在宋鄭聞而拱州太康  
縣漢之陽夏寰宇記謂太康之所城以五子之歌

考之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從之待  
于洛汭其詩有失冀方之歎是羿未嘗得河南地  
而太康國於漢之陽夏矣浞滅二斟故相遷于帝  
丘相滅而後夏亡靡舉河上少康起河南以滅浞  
中興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有仲康帝相時事是在  
書傳皆可考先儒遂謂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誤矣  
肇始也始位四海初有天下也命掌六師受命爲  
大司馬之官也義和廢職而荒于酒此其罪之大

書古文訓卷四

七

通志堂

者胤稱天吏逸惠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非止酒荒而已蓋義和四岳之職相太康爲不道  
當羿之亂遂專封邑迷亂于酒無復奔問之事故  
仲康即位以爲首誅自啓以前天子皆親征伐至  
胤之後大司馬方伯始有受命專征之事而天子  
親征諸侯爲非禮矣書記征義和事見太康君臣  
相爲淫亂義和畔去於急難之際其罪有不容誅  
者仲康初立而能舉胤討其有罪爲得天誅之意  
能攘后羿以終興於河南之地補太康之過可以  
爲賢主矣先征義和而不及有窮義和罪浮於羿

矣事有輕重勢有彊弱征伐之際仲康固審之也  
仲康有羿之難而使卿士征伐非情於政勢當然  
也此誓而曰征者人臣以征為重舉其大者也  
告于廟曰嗟予大廟聖人暮嘗明徵定象先王尹謹  
天戒人臣亨才憲憲百官攸補手后惟明明每歲孟  
皆適人呂木鐸徇于路官箴昧規工執莠莫呂諫才  
或亞龔耑才憲樹惟昔戲和顛覆年憲沈商于酒畔  
官離次佞擾堯紀遐弃年司馬季纒月朏辰亞龔于  
防替教鼓奮夫彘歷人忒戲味尸年官宅芥知旦悻  
于堯為呂干先王出救

書古文訓卷四

八

通志堂

謨訓聖人之言明徵可以徵諸庶民定保用之保  
定其身者外徵可信內修可保先王所以明物而  
安身者謨訓於世不過此道君幸德以敬天臣幸  
職以事君君臣交修以明明德於天下無思不服  
所謂明徵定保者道人在周為小宰之官歲首以  
木鐸徇百官之戒令工師相為規諫以謹常憲輔  
厥后此謨訓之意也明失職之有罪時而賜之以  
微其不恪者亦相規之事也官師百官之長工百  
工也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師曠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  
詳見者如此小宰戒在周禮曰各修乃職考乃法  
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蓋詳於  
此庸言固略之也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歲十二  
會所以合朔也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大  
火房宿之大分也一行說古文集輯義同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  
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引春秋  
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為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其  
說最審訂天子救日之禮伐鼓于社瞽樂師也嗇

書古文訓卷甲

九

通志堂

夫承命於天子者庶人之在官者日食有常度義  
和曆象日月星辰者其職當知日變先事而告今  
日食之著而羲和不告果何職邪方羿之變羲和  
棄其官守酒荒于邑五紀之亂恬不加恤日食太  
變因不復知職且不供而何修輔之有先王之誅  
蓋所謂常刑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堯之  
傳舜舜之傳禹皆以天之曆數在爾為訓羲和之  
命堯獨以是咨之前古天子奉天其謹如此羲和  
之討不及他事惟以失職為罪昏迷天象蓋浮於  
叛上矣律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合乎先王之誓

爲知此也

政筭曰先昔者教亡赦亞及昔者懃亡赦今予呂亦  
大勛奉將禿罰亦勛士同力王室尚敬予欽承天學  
畝命火塗崑岡玉后俱焚天吏偷德毀于猛火殲耳  
渠魁脅刃空乳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寃庫畏亨手志  
允淫恣亨耳畝允亡珍亦亦勛士楸姦才

政典大司馬法蓋兵法也兵法先期後期皆死軍  
中戒令其以死齊民者驅之死地非死無以懼之  
使人畏上甚於寇讎則心力同而戰必勝矣軍中  
不聞天子之命惟聞將軍之令所以一人之視聽

高宗

通志堂

十一

通志堂

庸侯之誓蓋此道也天吏天官蓋義和也義和放  
縱甚於火燎崑山之岡玉石不分同於燼滅以言  
奸命淫威曾善惡之不辨亂之所迨其禍甚廣奉  
詞伐罪其可後於此時乎義和方夏之衰天子越  
在草莽身為岳伯尊無與貳而恬不加恤荒蕪阻  
兵不祇叛官其作亂之罪固已當天討也義和非  
能獨為暴亂良以威刑脅持其下與之同惡日月  
之久習以為常既不可悉誅之固當有以解散其  
黨其君有罪民亦何辜肆赦其民以解散之亦恤  
刑之意也言義和之罪當行天罰而使其軍同力

王室則義和之叛命王室之深患也人之性善好

生有甚於好殺充是心也則可以爲仁仁者愛之  
故惡其害之先王之制甲兵爲仁之具也好仁而  
不去仁之害斯未以爲仁威克厥愛允濟濟人之  
實也愛克厥威好仁適以害仁也嗚乎之歎將以  
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其之禦矣此之謂  
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  
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李靖說凡將愛結  
於士而後可刑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  
書戒其終非作謀於始也庸侯征義和而重汨天

通志堂

通志堂

十一

通志堂

之罪誓軍旅而及克愛之功仲康之使庸侯與侯  
所以用衆義命輕重衆人固不識矣日食之爲天  
變至矣唐僧一行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皆  
入蝕限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入限者未必盡蝕  
小雅日蝕十月虞劇以曆推之與開元曆皆入蝕  
限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而詩云不滅日君道也月  
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  
而浸遠遠極又徙而交望而正於黃道則陽蝕之  
朝正黃道則陽爲之蝕當蝕十月而詩人悼之則  
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或過或米分

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陽盛陰微或天為之隱四者皆德教之所生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蝕或頻交而蝕者一行明於曆者其論如此故并著之

書古文訓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 季宣

湯斬

爾書

王曰截尔躬厥恩聽朕心非台小學教行再舉大夏多臯堯命極出今尔十躬女曰截后亞即我躬舍我禽豈而創立憂子惟脊女躬心憂氏大臯子畏上帝亞教亞正今女元曰憂臯元如台憂王衛邊躬力衛創憂邑大躬衛息亞叶曰昔日害卷予及女皆亡憂惠兼兹今朕必從尔尚補予弋人致天出罰予元大賚女尔亡亞尔朕亞食心尔亞躬斷心子則仗弱女空大道赦

王百六十三

書古文訓卷五

一

通志堂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篡弒有矣莫不文過以掩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所不為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為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



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義為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剝天下無有不被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商之農時失未為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眾固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書古文訓卷五

二

通志堂

王

近義之信也應天順人而以其情語下示以天意勉之輔己又威之以軍刑之不貸仁人之用民命不敢輕也

中韞出靠

成湯放桀于莘巢惟十摯惠曰予忘徠壹呂台為口宜中韞出靠曰紕虐惟天生民十欲亡主出商惟天生聰明昔又十憂且惠民隊徒炭天出錫王惠知表正万苗纘命舊航絲衛手奠奉若天命憂王十鼻矯誣上天呂各命于下帝用亞臧式爾殺命用爽手罪東取附執寔番十徒屢成苗于十憂若苗之十萃

若巢之十秋小大弄弄它亞憇于非姑敘于出惠足聽嘗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於道非惠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慙報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有天下為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之惠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國家者修惠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惠而有夏桀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曾何口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三百五十九

書古文訓卷五

三

通志堂

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為之綱紀政教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各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為惡以底於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桀昏暴反道敗惠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曰勇表為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為民之儀表一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內其不尊親所以受命繼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  
固稔其惡以真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惠  
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稗之害  
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  
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  
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沉  
湯道惠之語告之既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  
惟王亞邇聲色亞殖鵬移惠楸楸官珍楸楸賞肆人  
惟己改過亞老亨寬亨志彰和州民尊葛伯仇餉初  
延自葛東延鹵尼冠華延北狄師曰奚獨遠于鹵祖

書古文訓卷五

四

通志堂

出民室家昧悉曰後子后后徠元蘇民出戴鬻手惟  
舊才佑取補惠愚忠邁卓隸弱攻唯取爾侮亡推亡  
志存昔鹵元昌惠日新万苗惟衷志自滿九炎鹵離  
王楸昭大惠建中亏民呂義刺豈呂亂刺心坐袞後  
畢子耆曰耐自罪帶者王胃人莫王若者亡野問則  
哀自串則小緹庫脊手矣惟元亂殖大亂覆旦說欽  
密天衝象采天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  
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  
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  
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已也師之  
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  
人欲四海之內莫不尊親之也賢惠之佑輔忠良  
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做之而又威取  
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材而篤之爾推人之  
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  
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  
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楸昭之德  
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書古文訓卷五

五

通志堂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爲所謂建中于民爲  
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  
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做天下後世  
以爲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  
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  
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爲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  
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  
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  
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爲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  
格天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之君不以湯心為心乃以湯為口實行其不義是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為軍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湯弑

書大誥卷五

木

通志堂

王歸自言憂皇考亳誕算方方王曰嗟尔万民乃勗明聽予式人靠惟皇上帝各衷考丁民若大恒性声媛阜繇惟后憂王感惠作畏呂專虞考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尔凶害亞忍荼割竝告亡祐考丁神尔衎衛福善既至尔各及考憂呂彰手臯繇台小孚將矣命明畏亞敬赦敢申尔牡敢昭告考上天神后請臯大憂聿求元聖與出勗力呂與尔乃勗請命上天尔右丁民臯人黜伏矣命亞替責若木州民允殖界予式人輯寧尔苗冢兹朕禾知獲猷考丁

湯誥克夏之後始為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之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烝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

書大誥卷五

木

通志堂

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眾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為政民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后地以請夏罪湯既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亡將為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天命之不僭如此貴飾也形聲影響貴飾之著也  
實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  
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  
未知所以免戾熾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  
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  
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  
之者彝常也愒慢也從匪彝即愒淫則反常而滅  
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  
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  
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書大訓卷五

人

通志

不可違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  
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  
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  
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毫有四南毫在應天穀熟  
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毫在拱州  
考城縣去葛百里關駟謂之景毫非是今絳州垣  
縣有景原及毫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  
毫為湯都非是西毫蓋毫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為  
耕饋食為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  
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毫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毫古文通用今伊尹之  
墓在楚丘縣去北毫十里則薄縣是矣

歆嘗

惟元禋十六式月乙丑歆尹祠于先王奉單王祗見  
并祖辰甸羣后咸至百官總王曰聽冢宰歆尹粵明  
心削祖出咸惠曰嘗于王曰緹庠古大夏先后正楹  
年惠宅大矣及山川祗禮亦莫亞靈泉烏罍魚鼈咸  
嶽于元學孫亞術皇矣奔及假手于我大命皓攻自  
鳴條朕才自毫惟我爾王帝昭聖武代蒿曰寬州民  
允哀今王單年惠宅亞聖初立悉惟窺立歆惟夫亂

書大訓卷五

九

通志

于冢黃矣于三乘緹庠先王屨攸人紀勿諫亞亞先  
民皆歆居上言明為丁亨忠與人亞求前檢身若亞  
及曰望于大乃當以惟難才專求壽人身補于介後  
單刺官劉傲于大位曰敢大恒琴于官甘哥于室肯  
胃舜風教大殉于賜色恒于選田肯胃至風教大侮  
聖心帝忠稟遺者惠炊頑童肯胃爾風惟茲式風十  
僂卿士大戈于身冢必卷當商大戈于身或必亡臣  
丁亞匠方劉墨其嘗于蒙士緹庠單王祗身身忘才  
聖慕彰彰嘉言孔彰惟上帝弗憲廷善各出百祥徒  
亞善各出百缺亦惟惠宅小乃當惟悉亦惟亞惠宅

大隊年宗籍命姓能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格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則允迪厥德爲皋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皋有崇伯鯀有窮后羿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

與湯

起自

王之

字

皆以

宗

如周

周

王正

通志堂

十

通志堂

十作復篆

心號之

說商

以日爲

廟主曰甲

近之矣祖

也但不

爭神蓋

酒周之寧

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謚也元祀元年

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幽詩七月亦用夏

正故泰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爲正月而

正月爲正歲泰以建亥爲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

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

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

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

晉之乘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

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

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以嗣王見此古冢宰攝政之禮嗣王居

憂而冢宰行天子事猶唐

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

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即但會侯甸二服百官

總已一皆聽於冢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

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

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

職驅

邦作

滅德

三百五

通志堂

十

通志堂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  
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為成功之  
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  
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  
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  
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  
夏桀之虐代之以寬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  
念茲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無他推其所為而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  
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書文訓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於修身終於為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  
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拂人心之所  
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明則通於人情為  
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小器求備於己斯能免  
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  
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爾後廣求賢  
哲之士以輔嗣君為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  
蒙士掌而賜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  
子臣下有墨尹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  
恭以底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畷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  
誨遠者舊之有德比頑童之罷訟所謂十愆也巫  
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為近於巫貨  
色遊畷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  
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一事足以  
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矇掌弦歌風  
誦召武公使矇不失誦以訓御己庸之所謂官師  
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矇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  
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為三風十愆淳朴漸散訓

書文訓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官室則奢侈  
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為略國存而竊位  
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為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  
坐則亡國之罪為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  
以敗官之墨也皋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  
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蓋官  
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祗厥身則皋陶慎厥身修思  
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  
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  
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為某事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為表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皇王亞憇于阿奧歛尹廷書曰先王顧諟天止明

三十七  
書文訓義卷五

十四

通志堂  
子元

命曰承上丁神示陞魏宗廟宮亞祗肅矣警耳惠用  
彙大命汝媛方仁惟尹躬亨左右身侯冠帶歸皇王  
丕承丕緒惟尹躬先見于幽邑憂自周大矣昧亦惟  
矣元逸皇王宮亨大矣昧亦宮矣皇王戒才祗介耳  
侵侯亞侵恐身祖王惟魯宮忘耆歛尹鳴曰先王  
昭與丕羸坐且待且旁求駿彥君迪後人亡越手命  
呂自覆脊幽儉惠惟衷象圖及從筦張徃省格于庀  
則醇欽身止術鳴祖鳴行惟朕呂懌方丑大罰王未  
亨彰歛尹曰幽鳴亞該習與性成子亞狎于亞順管  
于泉宮密遼先王元晉亡界丑株王祖泉宮屈憂亨

矣允惠 右一篇

惠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為人君者不

三十八

書文訓義卷五

十五

通志堂  
林世

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王也太甲不庸德安於不惠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存夜氣待且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

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也昧且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貫而成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為世事所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營桐宮以為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惠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干冢宰之政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為之則幽囚脅制之

書文訓卷五

十六

通志堂

難作矣阿衡不為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使之然哉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前日之所為當懷然而栗矣伊尹放王不攝太甲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為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為可以憤悻啟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嘗以疾廢矣惟其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墓鄭氏以為離官非也營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墓在拱州考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廢之寶鼎今河中管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蕩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社縣界疑此湯為亳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伏滔云望亳蒙開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書文訓卷五

十七

通志堂

惟或禩十十三月朞厥尹呂統舩奉享王歸于亳廷書曰民非后宅言胥臣呂生后非民宅呂侯三亡皇矣眷右大爾界享王亨矣年惠寔方亡亡置出休王擦手諧嘗曰子小學亞明于惠自底亞曾慾欺庇細欺礼呂警厥于年躬矣亡孽繇可莫自亡孽亞可這无筵背筵采出嘗亞言于手初尚賴臣救出惠國惟年矣厥尹擦手諧嘗曰攸年身允惠叶于下惟明后



先王學憲朱寤民躬身命空才亞允立元才肯身以  
傳曰後或后后徠亡勅王楸傳惠厥身身祖亡肯念  
息奉先思孝接丁息冀厥遠惟明聽惠惟聰朕承王  
山休亡歌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  
詞不厲太甲克終允惠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  
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惠成萬  
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  
過為知惠也然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  
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怨而敗亂禮法駸駸乎入

三

書本訓卷

十

通志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  
猶可避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  
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  
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  
修身之道誠惠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  
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  
為主自謂君不教己而屈於罪后来教我何罰之  
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  
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惠固當益  
楸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墜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  
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為視遠之明非道不聞為聽  
惠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遠惠也非身修而可以立  
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  
怠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庸  
有狀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庸之罔  
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遷  
善不其躋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筭于王曰緝虐惟矣亡親寡教惟窺民亡意  
衷衷于才志魏禮亡意盲盲于声誠矣位難才惠惟

四

書本訓卷

十一

通志

亂不惠爾與亂同衛亡亞與爾同豈亡矣亂  
峇身弄惟明明后先王惟峇楸敬身惠亨配上帝今  
王單才令緒尚警茲才若陞高必自丁若儻遐必自  
遣亡輕民豈惟雖亡安身位惟召峇兵于亂才并  
于女心必求彰衛才孫于女忠必求彰非衛緝虐  
亞慮胡獲亞為胡威弋人元遠万峇昌貞商亡日拜  
中爾舊政臣亡呂窺移屈成彭峇元窮于休 右下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為親民以仁為懷鬼神以誠  
為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為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為君之難在慮有慮則治反慮則亂與治同道  
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  
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  
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終以始謹其所同而治  
道舉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為是大敬其慮故受  
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惠爾嗣王繼世又  
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外高自下陟遐自邇  
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  
正意誠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  
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  
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  
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  
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  
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為之成  
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  
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合之正一正  
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書言大訓卷五

二十

通志堂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祿  
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  
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為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  
後申戒之語專以誠敬為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  
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慎之意詳於  
聽言之道厥有言哉表益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  
貪利辯言真可畏也  
咸大弋惠  
厥尹无復政耳侯將告歸馮敷戒于惠曰緝序及難  
忱命靡憲憲年惠采年位年惠匪憲九才呂亡憂王  
亞声盲惠慢神獻民皇天亞采警于万仁居迪大命  
眷求弋惠昇廷神主惟尹躬泉湯咸大弋惠声崑天  
心飛亮明命呂九才止弋聲爰革憂豆非天么咸大  
商惟天右于弋惠非爾求于丁民惟民歸于弋惠惠  
惟弋動宅亞吉惠式或遷宅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  
惟天各災祥圣惠今享王新帆年命惟新年惠其亂  
惟弋昔粵日新任官惟取材左右惟亦人臣為上為  
惠為丁為民元雖亦眷惟味惟弋惠亡憲師主善為  
弋才王心声媿先王出蒙易底丞民出生緝序七丑

書言大訓卷五

二十一

通志堂

出庶可呂觀惠方夫出焉可呂觀政后非民宅菟民  
非后宅豈亡自廣呂狹人匹夫匹婦亞獲自盡民主  
宅與成身形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願  
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  
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  
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惠惟一動  
罔不吉伊尹既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  
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  
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敷陳一惠之告太甲既足以

書古文訓卷五

二十三

通志堂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  
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趨寵  
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  
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  
難信人有常惠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  
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  
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惠而開迪之  
湯之君臣固有是惠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  
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商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  
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  
一吉凶在人之惠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  
而已神道依人者也人而可以爲神之主其惟有  
一惠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惠固知惠可受命  
然惟不已之惠爲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  
之而不已也爲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已之惠  
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惠下欲施其  
正人之惠君臣相成以惠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  
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惠非事也不可求

書古文訓卷五

二十三

通志堂

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泥而可從主善爲惠之師  
叶一爲善之主善不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  
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  
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惠之著矣先王受天  
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惠得一者成之上而奉  
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惠之行耳觀於天  
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惠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  
可以見其政之得失惠政何遠目親而道存矣君  
民相須以治然非惠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  
謙自廣狹人立物與已則非所以成天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為全惠為無以使之也一惠至而施及匹夫匹婦莫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去商而一惠之為告諱復諱備凡其所學於古而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知此而後告之以此非養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也攻自賢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之政上觀七廟之惠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惠之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二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 季宣

盤庚

爾書

盤庚舉于殷民亞適十屈術顧湯感出辰言曰我王徠无爰屯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亞耐胥臣目生卜占曰元如台先王十躬急謹死命絲亞憲宜亞憲手邑于今又當今亞承于古宅知死也勤命效曰元亨勿先王出製若顛木出十曹尔交元眾或命于兹新邑絜復先王之大牒底媿三仁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

三百五十一

書古文訓卷第六

十一

通志堂

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為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圮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宜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眾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顧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

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  
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為心為民久遠之計安知  
天之不絕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  
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  
正也由萌也今為此遷若已仆之木而生芽菓豈  
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  
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  
固不可一日留也嘯李顥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  
說在河北史記作傲謚謂或云今河南敖倉敖倉  
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

三十九

古史訓卷六

二

通志堂

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嘯以下三都近  
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適於山者  
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圯矣  
盤庚教于民絲粵圣位曰憲舊舫豆金庀曰亡或敵  
伏小人止粵箴王命勿恩皇于廷王若曰我女劬于  
苦女讐女絲黜粵心亡暴勿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  
舊人共攻王諸苦也攸亞匿手指王用丕欽它大倫  
子民用丕彰今女聳聳起仰臉膚于亞知粵所訟非  
子自荒茲惠惟女含惠亞惠于式人子若觀火于亦  
咄甚廷粵俗若罔在綱大條而亞素若箴舫田力奮

粵亦大姝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  
也言順告之也教教也教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  
法為之儀度庶人之謫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  
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眾諸臣也私心  
動於內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  
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  
意所修為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丕敬不敢  
妄發一言民知通從是用於變今汝強聒不已為  
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言非我  
有自為敗德惟女含愛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  
汝等所作炎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  
際猶網之於網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  
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邪咄火  
光言微燼也

三十九

古史訓卷六

三

通志堂

女克黜粵心念寔惠于民皇于婚友丕粵教大言女  
大稽惠粵亞晷我罰于瓊瓊愴熾自安亞旦且勞亞  
舫田晦越元它大黍魏女亞味吉于百姓惟女自  
生劓粵須既懸欠自灸于身粵死先惡于民粵  
奉元侗女惠身何及眈眈民猷胥顧于箴于發

大倫口敘子制專桓亮出命女害亞苦朕而胥燻臣  
浮心志沈于扇若火也察于遠亞可宜德示猷可撲  
威則惟女躬自亡亞彰非予大咎

知網綱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惠可施於下以  
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  
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  
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  
民庶乃女自為毒害以入於敗禍姦宄汝先示民  
為不善恫痛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  
之顧善不難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

書古文訓卷十

四

通志堂

反浮言動眾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  
撲之而滅咎乃汝之自作非予之罪在我無媿女  
罪其誰歸乎

延任大心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哉先王泉  
粵祖粵父胥及倫勤于教遵用非罰去選介懲予亞  
窳亦藉慈予大言于先王介祖元刃尚高也亡福也  
災予亦亞教遵用非惠予苦女于難若歟也亡忠女  
亡母老成人亡弱孤大幼各兵于手屈勉出粵力聽  
予式人也從繇亡大遠繼用鼻伐兵其用惠彰手  
藉耑也臧惟女躬耑也亞臧惟予式人亡佚罰凡介

扁元惟致告自今望于後日各冀介貴也粵位尾粵  
口勸及介身亞可惡

遲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  
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  
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捨爾之先人配食  
先王之廟能為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  
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  
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  
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  
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書古文訓卷十

五

通志堂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  
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  
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  
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底罪之  
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  
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  
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已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  
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  
之無悔示以必亡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教民而由

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往惟涉河曰民譽粵粵民也亞衛挺告粵申申夏元  
大崩咸船勿衰圣王廷鑿庚粵登進年民曰明聽朕  
亡亡失朕命維庫古哉後后宅亞惟民也承采后  
胥厥蠶曰亞浮于矣昔殷各大獻先王亞襄年粵臣  
眎民物用譽女害亞志裁古后山脊承女界女惟歎  
康共非女大各於于罰予嶽額裏絲新邑亦惟女故  
曰丕勿年志今子將試曰女譽安立年昔女亞憂朕  
心山貞朱粵咸大亞宣粵心欽忘曰忱蓮予戈人介  
惟自鞠自苦若堯舟女亞滄臭身觀介忱亞屬惟胥  
三百五十五  
書古文訓卷六  
天淵

呂沈亞元或乱自恣害瘳女亞甚堯呂息粵交女挺  
勸憂今元大今空遂女何生圣上今子命女弋亡起  
噓曰自臭忤人倚粵身迂粵心予御贊粵命于交子  
豈女畝申奉畜女崩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  
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  
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  
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  
居凡所作為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  
安樂而無近於各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  
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  
可動而汝自為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  
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  
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  
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  
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為穢汚之  
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  
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  
廢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眾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為計乎  
三百五十六  
書古文訓卷六  
子勇

子志裁先神后出懲介先子丕亨羞介用裏介然失  
于政教于茲高后丕粵富各辜罪罪曰害獻朕民女  
万民粵亞生生泉予戈人繇同心先后丕奉弄女辜  
報曰害亞泉朕紉孫大杖故才爽惠自上亦罰女女  
宅耐迪古裁先后死懲粵祖粵父女共亡裁畜民女  
大戕則圣粵心裁先后媿粵祖粵父粵祖粵父粵勸  
存女亞救粵荒荒紉予大商政同位具粵且玉粵祖粵  
父丕粵告裁高后曰亡丕對于朕孫迪高后丕粵富  
各亞祥解庫今予告女亞易畝敬大郵亡胥豎德

女分繇忘且昧勿各設中于專心直于亞吉亞迪  
成亞襲暫遇是交我專刺之威止亡遺育亡昇易  
于絲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呂女襲甯建專司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惠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與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  
我先后之惠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路先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  
爾宜終敬德遷國之灾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  
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  
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  
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  
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感哉命之以一告  
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  
不恭犯分為亂竊發且有剽與殄滅無種嗣之育  
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  
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剽殄滅邪稱其先

三百九十八

書文訓卷六

八

通志堂  
子秀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无與真年專屈專正年位媿爰有劓曰亡戲息  
楸建大命今予予專心腹腎腸厥告尔百姓于朕志  
宅卑尔躬尔亡共志叶炊讒于子戈人古我先王將  
多于弄珍適于山崩各我凶惠嘉績于朕昔今我民  
用蕩析離屈宅有主極尔胃朕害震種万民且與  
上帝將復我高祖止惠爾越我冢朕及竺敬襲承民  
命用爾暨于新邑歸于冲人非廢尔甚乎絲爾各非  
致奠尔用宏兹責  
盤庚至新邑民已定居始正朝廷之儀綏安其民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胃腹以志告爾不罪爾眾然爾亦無惑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為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為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已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責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既已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凶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穀也弔

三百九十九

書文訓卷六

九

通志堂  
子秀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  
言既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  
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  
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  
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  
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踈遠  
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別宮之居合族之禮  
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與矣居之蕩析情緣  
不接而踈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憚  
於遷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樸此也

書古文訓卷六

十

通志堂  
王元吉

紕庫皆伯芾亮百執豈山人尚皆慧才子元楸東昧  
亦念敬戒勿舛亞肩野賜散龔生生鞠人惹人出采  
屈敘欽今茲无羞告介于舛忠崇亞空大亞欽亡總  
于賜瑤生生自曹式專民惠留肩弋心  
尚皆隱哉已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  
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敷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  
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為人謀以保  
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  
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罔有弗欽猶曰介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  
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為聚斂而身修生  
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  
於心是為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  
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  
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  
旨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教之盤庚之  
謂也

允命

王珣憂亮余式禩无免卷元惟亞心羣臣咸諫于王

書古文訓卷六

十一

通志堂  
王元吉

曰紕庫知止曰明嘉明嘉寔徒則天孚惟商万苗百  
官承式王心惟亡命亞心臣丁宅與向令王育徒書  
呂算曰呂台正于三台志惠亞體故亞心龔嚶  
息衛膠帝資于莒液元代子心與米手為與形  
旁求于天丁允筑傳巖止楹惟肯爰立徒昧王置形  
元左右命止曰晷夕內每呂補台惠崇金用女徒砾  
崇淫巨川用女亡舟楫崇哉太早用女亡霖雨后與  
心沃舛心崇藥亞晒眩身疾亞瘳崇跌亞際暨身足  
用傷惟泉與秦空亞同心呂匡與侵界衛先王迪哉  
高后呂康州民紕庫欽于肯命元惟才兵允復于

王曰惟木勿繩則止后勿諫則聖后亨聖臣亞命承賜教亞祗若王止休命

傳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寤為一高宗之傳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戎商孔子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在吠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三百九十六

書古文辭卷六

十三

通志

盤既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既免喪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賢思得其語作書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既知道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今行之則一言做動之矣高宗自謂懼惠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正四方其心蓋有屬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為商宗為知人君之道爾舊說審象

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審春奮庸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疑天下之視聽乎宵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真諸左右而後爰立為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為遂相傳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大旱待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

三百九十六

書古文辭卷六

十三

通志

朝夕不欲造次之違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人同心雖金可斷眇眩之藥攻病為力跣行不視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此矣同官為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傳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為之寮寮拾遺補過成己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急爾傳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諍責已既聖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為之佐始相勉勵  
惟以諫諍為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  
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  
矣舊說傳說以胥靡築道傳嚴非也書稱說築傳  
嚴之野固非定在傅嚴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  
孔氏傳傳嚴在虞號開今陝州平陸縣界

惟允命總百官粵進考王曰緜庠明王奉樂矣衛建  
豈設規對后王商公承日大夫帶允亞惟倫念惟日  
商民惟矣聰明惟聖昔憲惟臣欽若從民勿又惟口  
犯羞惟命胃起戎惟念常聖笥惟干戈省手躬王惟

三頁全  
書文訓卷六  
十四  
通志堂  
加士

戒纘允纘亨明粵空亞休惟亂商聖歷官官亞及  
尼惟元耐爵空及惡惠惟元取慮藉呂運運惟手昔  
大元藉卷耳藉矜元耐卷耳珍惟昔昔粵元大葡大  
葡亡患亡戶窳內母亡恥過迳非惟手粵屈政昔惟  
醜黷考祭禩昔胃亞欽札煩則爾昔神則雖王曰百  
才允粵空惟舳粵亞曷考空空昔考行允拜譜昔  
曰非知止齷行止惟齷王忱亞齷允叶考先王感惠  
惟允亞空大手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為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為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  
起羞甲胃起戎端不在人皆人而人皆之拒人而  
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  
也干戈省厥躬為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  
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人情  
於眾且很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  
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  
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  
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動  
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己為德有善

三頁全  
書文訓卷六  
十五  
通志堂  
精任

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  
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為  
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為取侮之  
道文恥過之意即為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  
事和矣黷祀本以為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為亂而  
寔亂事神之難為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  
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  
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作者行之

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惠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傳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允台小子舊教于日般死專過于亢楛入死于河自河徂亳泉身其宅縣介惟嘗于朕忠崇狂酒醴介惟麴蘖焚疋味蕺介惟鹽棄介交攸于宅子弃子惟亨邁專嘗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

三百六十一  
書大訓卷六  
十六  
通志卷六  
精任

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亳遂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獨酒醴之麴蘖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與焉是爲訓之遠者

允曰王人求多譽昔惟建寧教于古嘗專大獲掌亞  
帝古呂亨留亞匪允專惟教孫志務昔敬年攸專  
徠允衷于茲衛穡于身躬惟教教半志其亂奠于教

手惠攸宅覺于先王威憲元甯亡嘗惟允式声欽承爾招喚入夢 虛位王曰緝序允三業止內咸仰朕惠昔專風股左惟人臣惟聖管先正采與茲或先王專曰子亞亨卑卑后惟執畀元心愧恥若虛于市弋夫亞獲則曰昔于止牀右裁別祖或于皇天介尚明采于宅界阿與重熾大爾惟后非取亞又惟取非后亞食元介亨繁專使于先王甯媿民允據譜昔曰教對敏天學止休命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三百六十二  
書大訓卷六  
十七  
通志卷六  
六卦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遠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理身不可保況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及時念茲在茲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教此教學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慮日新而不自知道惠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惠惠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為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為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惠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為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惠必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即市之扑一夫不獲其所則已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咸有一惠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為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書古本訓卷十

十

通志堂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  
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  
貴驕人所以得賢為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  
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惰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  
在乎為與不為高宗既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  
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大雉梯祖王曰惟先戒王正年豈豈豈  
考王曰惟天鑒下民箕耳訟季大畀大亞畀非矣  
天民民中監命民大亞若惠亞聽臯矣死乎命正年

惠尊曰元如台緝序王司敬民宅非天曾箕禋亡豐  
于尼

彤殷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初謂  
之繹誠意之不忘也彤祭之日而有雉雉入廟可  
以為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  
正其所當為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  
戒也天生蒸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  
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  
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為不若惠不若惠者君未嘗  
罪反身責己自以為辜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

書古本訓卷十

十九

通志堂

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  
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  
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  
其有瀆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  
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  
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  
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雉雉應於祀之  
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鹵伯威鬻

鹵伯无威鬻祖歆忌冉告于王曰天學矣无訖哉殷

命戒人元龜它敦知吉非先王亞昧或遠人惟王至  
戲用自體故天弃我亞大康食亞於天性亞迪術箕  
今我民它亞欲懲曰天害亞各畀大命亞誓今王元  
如台王曰緝虜戎生亞大命天祖厥反曰緝虜  
畢多登聖上專耐責命于天厥止即卷指專珍亞亡  
易于尔嵩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為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為  
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  
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秦  
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

書文訓卷六

十一

通志

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  
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大  
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  
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  
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  
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  
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  
幾其遷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觀政于商者  
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為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  
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為不可輔爾  
先王尚不我輔宜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  
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  
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  
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  
也誓至也王其將如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既不  
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何委命于天  
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  
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  
極惡而至於亂介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為

書文訓卷六

十一

通志

多罪上參於天天固當誅而何覲於天命商之淪  
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  
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  
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  
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  
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為下即  
諫而論則諷諫為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  
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  
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

也

敬學

敬學若曰父弔少弔殷元亞或貢正三亡哉祖底獲  
數考亡哉用沈酌考酒用爵銀年惠考丁殷宅亞小  
大野中歎息次卿士師師非庀凡十枯臯粵宅巫獲  
小民亡興昧為敵忍今殷元淪卷若盡大水元亡維  
濯殿遺卷粵皇考今日父弔少弔哉元發出惺奠家  
憂愁考荒今介亡指告子顛踣若也何元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  
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二

通志堂  
王牧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今酖酒荒亂於下人貪利  
無行而為政者反相師為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  
民無告訴則起為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  
津涯喻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老  
亂也吾家自我將耄亂狂走遯為荒僻之行而  
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  
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  
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  
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  
為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或

不去而皆不戾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  
是為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  
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  
已

父弔若曰王學天割各及流股耑方與沈酌考酒粵  
宅書書亞元考是舊十位人今殷民尚數敲神示出  
犧牲牲用呂公將會亡及各警殿民用又愚鍛召敵  
愚亞怠臯合考弋弋魯宅詔爾今元十哉成興殷元  
頤爾元淪卷成宅為臣瞶詔王學出袖成舊負刻學  
王學亞出城粵顛嶮自影人自獻考先王成亞鴨行

三百六十五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三

通志堂  
沈汝欣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為妾而生微子為  
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  
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太史於一  
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  
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酌為天之降喪于  
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為災害之方興  
凡此所為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  
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柔盛既于凶盜以為食之  
亡災是為容之謂祀無益而為天下之逋逃主萃

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歛怨致戎之道為之  
不已上下如一瘠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  
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  
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教王子以通有道之國固  
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  
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  
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  
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  
行遜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為奴以  
遜迹則紂之惡為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七

永嘉薛 季宣

泰斬

惟十太武季曾大考于盟維王曰嗟我友苗冢商截  
戎馭嘗歷士明聽斷惟天墜万物父母惟人萬物也  
霧置聰明迷元后元后迷堯父母今爾王眾亞散上  
天各及下堯沈涵冒色教行說處辜人呂矣官人呂  
丑惟宮室臺榭陂池佻舫呂殘害于介萬姓焚炙忠  
魚劍務脗婦皇天震怒命我戎下肅將天豈大勛未  
集歸子小學發呂介友苗冢商觀政于爾惟最害大  
俊心幽巨屈亞嘗上帝神示遺身先宗庶亞禩犧牲  
三五年  
書古文訓卷七  
通志堂  
一  
新訂  
泰盛无亏凶盜幽曰與才民才命它懲元侮天佑丁  
民迷止商迷止幣惟元亨昧上帝寵媿三亡大旱亡  
皇子害教大越手忠同力庇惠同惠庇訟最大臣僮  
萬惟僮萬心子大臣或千惟戈心爾鼻貫盈天命我  
止于亞順天手鼻惟盤子小學夙夜祗愬最命文丁  
胥于上帝宏于冢土呂介大芻底天止罰天矜于民  
民止所欲矣必勿止亦尚強子戈人留清三乘皆才  
亞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  
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



大統未集為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  
為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  
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為有臣謂之欺  
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  
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  
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  
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  
賈天地之性人為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  
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  
以長人而為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  
恣為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  
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  
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  
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  
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  
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做以天之  
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  
益容民盜其犧牲彘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為  
侮為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為  
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書古大訓卷七

二

通志堂  
鄧國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  
秩有德為天命誅有罪為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  
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  
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  
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  
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  
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  
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  
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  
所以為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  
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  
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  
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  
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華人也  
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為天之矜民  
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  
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  
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

書古大訓卷七

三

通志堂  
鄧國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温縣界

惟戊午王次于河腫羣后曰帝畢岁王粵殉帝而斷  
曰寤庫鹵土大崩咸聽朕心我普吉人為善惟日亞  
足凶人為亞善亦惟日亞足今商王眾力行亡危羽  
弃犁老尼比臯人至酗羈獻臣丁愧止墉冢逐仇脅  
權昧感亡枯顛天載惠彰普惟天意民惟侯奉天  
憂筮亞声蔡天不割丁或天粵右命咸湯各黜靈命  
惟眾臯浮于筮川粵元臣賊獻諫補胃王天命胃  
敬亞足行胃祭亡莽胃越亡傷耳鑿惟亞德聖彼靈  
王天元子又民朕膠叶朕卜戰于休畔我爾必声

書文訓卷七

四

通志堂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  
眾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眾西伯  
之所統也殉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  
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足故孔子稱川流於誓者也紂弗考老舊

有位人而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敢行  
暴虐雞鳴而起孜孜不息臣下化其無庀其不恣  
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為讎敵無辜  
之人罹其凶害顛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  
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為視聽夫人無非天膺天亦  
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幸  
割夏邑率過眾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  
所為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剝喪之使人無復善  
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書文訓卷七

五

通志堂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為炮烙剝削之刑安  
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之  
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  
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  
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  
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邪周至也至親不  
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  
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  
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  
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商人為不足畏而憂億兆之非敵懷懼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為不可勝也

昔年明王酋大徇六節明斷勗士王曰緝虜戡鹵土商學矣大羸衛年帥惟彰今爾王殺狎侮又憲荒怠亞鼓自隘于天結印于民戮翰斐止脛剖取人止心廷畧繳剔痛三棄密仁是回放黜帝采屏弃箕剗

書古文訓卷七

六

通志堂

囚仗正士郊禘亞攸宗廟亞高廷奇技至巧呂允婦人上帝亞順祝各皆整亦元筆筆奉子弋人龔行矣勗古人大曰改裁則后獻裁則屬獨夫殺憐惟廷晉酋女丑恩對惠務滋除亞務本歸子小半啞呂介勗士尸穢粵鳥介勗士元尚迪果忍呂登粵侯珍丑大屋賞弗迪大羸翳竊庫惟裁亥于若日月止照臨英于三三羸于鹵土惟裁大周啞殺多匹子亨殺非子武惟朕亥亡辜殺亨子非朕亥于大辜惟子小學亡恩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斷脛剖心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斷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而紂剖其心率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弃典刑所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為技巧取悅此

書古文訓卷七

七

通志堂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為淫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絕其害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也毅確也道果毅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為樹德厚賞顯祿所以勸功而勉不息刑賞三誓而後及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莅之也文王明並日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

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  
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  
以戎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凶器危事寧執非敢  
之意耳

毋斲

昔命畢咺與王翰望于商郊毋斲斲斲王左杖斧伐  
右秉白旄呂麾曰邁矣齒土山人王曰嗟哉友蚩冢  
商馭豈司徒司龜司空亞茨帶氏千夫冕百夫冕及  
盲蜀越肆致縕彭濮人冉介戈比介干立介牙于元  
斲王曰古人大曰曰牝雞亡屨牝雞出屨惟冢山索

書言木刻卷十

人

通志堂

今爾王最惟婦是是庸且棄身藉禊亞會且棄身遺  
王父母弟亞鴟鳴惟三工出多辜逋逃是宥是亮是  
伯是曼是呂為大夫卿士卑越獻于百姓呂是次于  
爾邑今予發惟龔行天也罰今日也曼亞僭于六步  
七步適止衆焉夫學勤才亞僭于三伐又伐六伐七  
伐鳴止介焉勤才夫學尚恒恒如靡如龜如熊如變  
于爾郊亞御言肆呂役齒土勤才夫學介所亞勤元  
于介躬大賜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  
徒司馬司空三卿為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已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  
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  
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  
兩兩有司馬四兩為卒卒有長五卒為旅旅有帥  
五旅為師師有帥五師為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  
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  
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  
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  
衆而三卿為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  
隨時以便於事而已秦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書言木刻卷十

九

通志堂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  
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  
已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傳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  
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秦誓先  
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  
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  
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  
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  
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雋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  
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荆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巴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驂  
牛夷種在黎葛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  
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  
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驛二州鉞斧也旄  
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  
之也把鉞秉旄以為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  
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逃遠也稱其師  
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  
占書牝雞之雉為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  
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為昏弃常祀不答

三百七十五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一

通志堂

弗其耆老放殺三仁是為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崇信茲回昵比罪人是為遁逃主萃淵藪以為  
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  
好草竊姦究用又讎斂是其毒通于四海者周法  
五尺為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  
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  
有止嚴重墜整先為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為軍旅  
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譬其猛也夫戰孔  
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為  
無敵於天下也迓迎也能忝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  
使有分隸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  
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  
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  
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  
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底天之威罰言  
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  
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三百七十六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一

通志堂

切四代因時之誼為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  
三日牧誓之謂乎

武成

惟三月壬辰蒞蒞於粵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于延  
代商年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于豈豈區武攸亥  
歸泉于鸞山止易放牛于桃林止壘示天下亞躬丁  
未禋于周廟當旬戾衛駿奔走執紼獲粵武日庚戌  
崇皇大告武成先生并歷昔冢商泉百工最命于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  
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

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  
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  
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  
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  
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  
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  
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  
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  
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  
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三書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三

通志堂

王若曰緝序羣后惟先王建昔后土公劉虜世弄別  
皇于大王屢至王迹王季元勤王家戎衣于衣王虜  
成年飭庭膺天命曰女仁夏大苗書元力小苗書元  
惠惟九季大統未集于小學元承手忠屈爾出事告  
于皇矣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大衛曾孫周王發  
將大正于爾今爾王衆亡衛越于天物害處蒸民  
為天下道進主萃困藪于小學死獲仁人敦祗承上  
帝曰遏爾略肇夏蠻貉宅亞衛俾龔天威命韜于東  
廷媿耳士女惟元士女斐耳。冬昭哉周王天休震  
鍾甫附哉大邑周惟介大禮尚育昧于日漁州民亡

三書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三

通志堂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  
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  
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  
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  
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  
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  
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  
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  
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  
為功武成而不窮瀆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綿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七

十四

通志堂

民謂政行暴虐遁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遁逃是  
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  
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  
安民也篚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  
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  
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  
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  
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  
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  
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灑也灑血至於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七

十五

通志堂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戎  
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  
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  
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  
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  
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  
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  
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  
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烝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粟散財發粟以  
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  
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橫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  
而散非一日盡散之也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  
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于其大賚汝者也  
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  
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  
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教虞書五典也食  
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  
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悖信明義順  
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  
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  
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  
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  
以為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  
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  
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  
放紂死則湯武之放紂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一

通志堂

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為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  
紂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大白之旗其說  
太甚荀子稱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而進  
誅紂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賈誼書曰紂將與武  
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  
以鄉紂走還寢廟闕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  
進慶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塞帷提石之者  
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  
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邠漢蔡縣今京兆武功  
也邠州三水縣岐在鳳翔扶風縣程在京兆咸陽  
縣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七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八

永嘉薛季宣

鴻范

惟十太武禩王訪于箕準王準曰維庫箕準惟天  
會隲丁民昧叶年屈我亞知元彝倫準敘箕準準  
曰哉眷聖咎散塵懈水汨敷元又行帝準震恣  
亞卑懈范九邑彝倫準釋散則殛荒命準準與天準  
錫命懈范九邇彝倫準敘

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書序武王勝殷以箕  
子歸作洪範春秋之法書以歸者皆強之也史記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弗臣武王固不敢臣箕子

書古文訓卷八

一

通志堂

矣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  
之主箕子以見其未始為臣也武王封于蒞畿之  
外蓋成其志耳先儒謂改周年為祀以存箕子于  
商唐氏武德之元而稱隋之開皇可乎箕在太原  
太谷縣朝鮮今高麗國也書云王訪箕子猶虞之  
詢四岳即問于彼故謂之訪其書記者亦訪箕子  
之意訪對皆曰乃言者道之所在不敢輕也勝敵  
得其父師能先師問以道武王所以大過人也箕  
子之告道之所當傳也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又有以厚其生也彝倫天

常也代天而王所以序天常也五行在天地間最

大且著生生之所資也五物雖以資人亦資人以

成水潤下者也由地中行則得其性為隄防以捍

其患豈水之性也哉絲之隄之隄防之謂也今絲

隄在大名平原安陽界以捍孟門兗州之水此絲

隄水之迹禹功始於壺口鑿孟門治梁岐以無事

治之而成九載弗成之功其故非他絲隄之而禹

行之也近世河患最大而治之為尤難皆絲之術

也以絲而不成績用況下絲者乎五行非一也堙

洪水之汨五行何也水滔天而金木土火之用皆

廢絲一人之汨亂五行之所陳者因胥失其性矣

彝倫之敘與數在物性之正不正畀不畀在天人

之順不順絲殛而禹興也豈私也哉洪範大法也

九疇九類也武王彝倫之問箕子洪範之告洪範

所以敘彝倫也舊說天以龜書為賜非敢知也在

易河圖洛書皆地之理龜龍之說無非鳥獸之文

易象則然非畀禹之意也書言天錫天命多矣寧

諄諄而命之乎如以龜書為天之畀禹九疇則古

今之受畀者寡矣欲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

之道也

書古文訓卷八

二

通志堂

初式曰五行次式曰敬用不貴次式曰農用八政次  
三曰叶用紀次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式惠  
次七曰明用亂疑次八曰志用歷數次九曰官用不  
福書用六極

九疇其八言用五行不言用者五行天產之物非  
人之所能為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用  
之也箕子論五行之汨亂汨作爲洪範之敘數天  
生物而不能自用待人之財成輔相然後成其用  
爾亦敘也九疇賴以爲用亦所以敘九疇也彝  
倫攸敘九疇之用盡矣九疇之敘始於五行萬物  
之本也次以人事人治物者也次以邦政政理人  
者也次以曆紀合天人之際也中建皇極九疇之  
所由敘也次以三德德所以成道也次以稽疑人  
謀盡而鬼神之情可見也次以庶證參天也次以  
福極歸之天也

式五行式曰水式曰火式曰木三曰金式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稟金曰刃革土爰稼穡潤下  
徒鹹炎上徒苦凸稟徒酸刃革徒辛稼穡徒甘  
天有五氣在物則爲五行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  
穡爲五行之性於土猶言爰稼穡者食爲日用最

急土功之著者也因土性而施稼穡之事則凡地  
力之政五行之用必須人以成之也五味亦五行  
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味萬物之衆未有無其性  
者各隨所稟而偏得五行之性品味之所以不同  
也五行陳而洪範敘孰有不待五行而生且成者  
式不貴式曰鬼式曰式式曰眚三曰聽又曰息鬼曰  
聽式曰明聽曰明聽曰聽息曰睿聽作肅勿徒又明  
廷晰聽廷甚處廷聖

五事人之性也其用以敬爲主敬於五者則無不  
敬矣貌莊曰恭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聽德曰聰思  
誠曰睿果能此道矣施之於事則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悻矣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  
合其謀至於大而化之則君子之道盡矣惟聖人  
爲能踐形率性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所以率性  
也性之不率不敬敗之也敬之則五者之用可以  
入於聖人之道不敬則五者逐物而失其所以爲  
人禮毋不敬盡矣

式八政式曰食式曰膳式曰禋三曰司空又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圜八曰幣  
八政養人之具也食以養生貨以懋通祀以崇本

工以利用教以建德刑以儆戒賔以接物師以禦  
亂八政以農爲用農勤於本業也八政之於天下  
不可一日無者居之無倦則八政修而人事盡矣  
食貨祀賓師五者皆徒言政司空司徒司寇則言  
其官而居賓祀之間者五事分職蓋非一官若治  
百工修刑德三卿之任不專則不及於農用矣賔  
禮用之接物師旅用以禦亂六事已治而後從之  
者也食貨祀之先於官者禮義生於富足生知  
本而後政可爲也後世所以理國弊弊焉疲於食  
貨之政理財之任顧爲專官而不思古者井牧其

三官字八  
通志堂

田四民異業人有常產邦有常度食貨之用其  
積無窮不究食貨之源而責難於人宜與古不同  
也

三五紀弋曰歲式曰月式曰日三曰壘辰又曰厯數  
五紀天道以紀人事合乎天道爲協五紀之用是  
故積辰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曆數紀日月之  
度以授人時者也歲星十二歲而歷十二次故以  
紀歲月三旬而一虧盈故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入  
故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  
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曆數數往知

來明天道而授人時者人之所以及時而奉天也

又皇極皇建元大極斂皆又福用專錫年歷民惟昔  
年歷民考女極錫女采極凡年歷民亡大至朔人亡  
大坎惠惟皇建極凡年歷民大繇大爲大守女則志  
山亞叶考極亞惟考各皇則殺山而康而色曰子導  
玕惠女則錫山福昔人所元惟皇山極亡獻悻獨而  
粵高剛人山耐大爲業羞元行而苗元昌凡年止  
人元富仁祭女亞耐豈大玕考而家昔人所元結考  
元亡玕惠女雖錫山福元玕女崩答母偏母頗遵王  
山詛母大徒姪遵王山衛母大徒亞遵王山路母偏

四官正  
通志堂

母配王衛蕩蕩毋鄙毋偏王衛考考母反母爪王衛  
正泉考元大極歸元大極曰皇極山專山是專是言  
考帝元嘗凡年歷民極山專山是言是行呂片矣乎  
山茨曰天乎從民父母呂爲天下王

五中數也皇極大中也大中待人而建八極待皇  
極而建也惟大可以建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建  
中而五福具矣敷錫庶民人人有是中也各設乃  
中能者養之以福也淫朋比德逐物而害中者也  
無逐物之害大中未始不建凡其所由所爲所守  
動而不忘中也乃執中之道也咎失中之害也中

不可以無方執也體中盡變而不可以中議亦無失中之害此君子之時中而可以大受者大受建極之本聖人之事也而汝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正容而定辭曰我好是德也必能養以有福是人蓋知德而極可見惇獨之虐高明之畏徇物而遷者也通乎中極之道明乎一貫之理合己與物不貳其行而何惇獨之虐高明之畏人能行之進乎是道以合內外則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也富足也穀實也內足而後有充實之美正人之業必自修始也身不行道

三書卷九

書言

十

通志

不行於妻子咎惟自往雖有受中之福不能不敗以取禍矣偏頗也偏黨也反仄也作好作惡也皆害於中者去其害而中道立王義也王道也王路也皆中之著也遵循也蕩蕩大也平平坦也正直無邪曲之見也在易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端不可見一陽反乎六陰之下故天心可得而見夫害則中不可見去其害則中道立矣會其有極建中也歸其有極時中之謂也皇極本不可道蓋敷言也敷言皇極之道見之修道之教天道至教不過是也庶民是訓是行則為

以道事君可以近天子之耿光用是子民所以王天下也君臣交修蓋此道也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達道也天子庶人是人莫不有極也建極之道必先大受大受君子之事也夫大受者不可小知小知極中之害也

六三惠之曰正稟之曰信言或曰柔言毋康正稟之亞友信言變友柔言沈潛信言高明柔言惟侯廷福惟辟廷畏惟侵玉食臣亡大廷福廷豐玉食臣出大廷福廷豐玉食言害于而寡凶于而寡人卑仄頗辟民用贊成

三書卷三

書言

十

通志

三德治道之所出也又用三德自治而後人可治也正直中行也剛強也柔順也強不順者理之以剛和而順者理之以柔各循其性而正之強者塞順者立則剛柔之性皆可以成正惠矣友順也變和也沈潛柔道也高明剛道也因其成德之性加以以剛柔相濟則平康正直之道矣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平康之謂也君法天而德剛臣法地而德柔乾剛坤柔平康正直之誼庶民是則是效者也作福作威君法天之動也君之玉食貴賤之有等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地之順也臣之玉

食不循乎貴賤之位也臣而不循乎柔順之道越其貴賤之等下觀而化曾何觀乎平康正直之道淪乎邪放而習乎僭差民不可得而治此大亂之道也治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德至乾剛坤柔之義無所往而不準矣故曰平康正直

七乩疑擇建立卜筮人貞命卜筮曰用曰淫曰蒙曰圍曰亨曰貞曰卦凡七卜占用式衍忒立昔人徒凡筮或人占則勿或人占女則大疑甚及專心甚及卿士甚及庶人甚及凡筮女則勿也勿筮勿卿

書古文訓卷八

九

通志堂子秀

士勿屨民勿是也胃大同身元康彊學孫元逢吉女則勿也勿筮勿卿士勿屨民勿吉卿士勿也勿筮勿女則屨民勿吉屨民勿也勿筮勿女則屨民勿吉女則勿也勿筮勿卿士勿屨民勿筮內吉筮外凶也筮共奠于人則彭吉則凶

龜筮之作所以決人之疑也然疑非明者無以決之明者非明人事而已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故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待其言以占者非明於天之道通於人之理而察於物之象則何以知鬼神之情論從違之際易

比之繫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擇人而建卜筮之元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陰暗曰蒙三者以其色占之卦為驛本卦為克二者以其兆占皆龜卜之象內卦曰貞外卦曰悔二者易筮之象非此七者而復支離繁衍其論為差忒於龜不足用也金勝三龜一習吉此三人之占見於經者謀於鬼神之道不可必也立卜筮之人三人占而用其二以多者為信也決稽之道先稽於心而決謀之大臣次謀之衆人後用龜筮決之五者不期而同謂之大同故占身則身安占子孫則逢吉三從二違皆謂之

書古文訓卷八

十

通志堂子秀

吉從多而違小也三違二從則從小而違多矣故於國中之事為吉接乎境外為凶龜筮違人是鬼神之不從也作凶靜吉不可以有為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也古人有疑而後謀之卜筮不疑則不卜矣用事之卜不敢必之於人也謀及卜筮是聽於鬼神者也鬼神猶聽而況於人乎人從而龜筮違不敢為也謀於茫昧杳冥之際瀆之則不敬矣不必於人而後鬼神之聽不從又何卜乎古人之於鬼神其已嚴矣命卜筮者令著龜以卜筮之意而後鑽揲之也卜筮以從多為吉雖心之謀不棄

於眾聖人捨己從人之際無乎不之用矣

八歷政曰雨曰暘曰炘曰寒曰風曰昔又者來蕭各  
呂元敘歷中番庄戈極葡凶戈極亡凶曰休徵曰蕭  
昔雨蒙曰又昔暘蒙曰晰昔炘蒙曰甚昔寒蒙曰聖  
昔風蒙曰咎蒙曰狂巫兩蒙曰替巫暘蒙曰念巫炘  
蒙曰急巫寒蒙曰蒙巫風蒙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帝尹惟日歲月日昔亡易百蒙崩成又崩明峻民崩  
章蒙崩參康日月歲昔无易百蒙崩亞成又崩且亞  
明峻民崩散豕崩亞靈歷民惟靈靈十野風靈十野  
兩日月止行則十冬十夏月止勿靈則呂風兩

三十九  
書古文訓卷八  
十一  
通志堂

庶徵天道也天道高高而在上若無與於人者人  
事之感天輒應之天人異道而同心不可知也一  
氣之動疾如影響天人之際其可以致詰乎蓋天  
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惟德動天隨其凶吉而應  
非天諄諄之命天人本一道爾聖人謂天道遠人  
道邇修其在我足以應天人事不修天道亦遠人  
矣存畏天之念用之於人事未嘗須臾離則貞一  
之道也念用庶證言不可忘也洪範次庶證於九  
疇之八亦本之人事耳一極備凶違天也一極無  
凶順天也順天而休徵應五者不失其時雖百草

猶賴以蕃人復何凶之有不能此也咎徵應之五

者亢而為常萬物罹其凶害備凶之驗亦隨人事  
而已是故離之則五合之則一得之亦一失之亦  
一五者來備之說一其本也惟狂克念作聖惟聖  
罔念作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庶徵之來聖  
人不忘於一念之頃也肅又哲謀聖五者人事之至  
故其應為雨暘燠寒風時狂僭豫急蒙五者人道  
之戾故其應為五徵之恒人為之而天順之其要  
非他一氣之動而已狂不肅也僭不遜也豫不急  
急峻也蒙昏也五事不極不足以得天之時五咎

三十九  
書古文訓卷八  
十二  
通志堂

不極不足以得凶之恒世主不知戒於天災求休  
徵於俄忽之頃夫人尚不能感而況於天平王省  
惟歲大綱也歲會也卿士惟月紀綱也月要也師  
尹惟日庶事也日計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承天道  
應之而四時和歲功成庶績咸熙民變時雍天不  
言而四時行惟不失其倫爾修身之教王者所以  
明民也師尹庶官之長修庶職以聽於六官者上  
逼下為侵官下援上為躡職侵官躡職何獨在官  
者失職而怠於事人之精力有限將不給於視聽  
百度不舉其民化而入於頹僻之域天時不順則

災害從之矣。皋陶之歌曰：元首叢脞，股肱墮哉。庶事隳哉。歲月日時之既易也。庶民惟星星衆而亦著象於天者也。天上箕宿主風，畢宿主雨，故月離畢而雨滂沱，月離箕而風揚沙。此言庶民之情不可不察。日月行乎星次，皆有常度。日行南道而冬至行北道，而夏至日月歲十二會為十二月之合。朝王官之治民事當如是也。月從星之風，兩民之好惡非卿士無以達之於上，而宣之於下。維綱月計是皆卿士之職。有冬有夏，其王綱之歲計乎。洪範極言天徵諸人，天人之際盡矣。合五事五紀。

書文訓卷八

十三

通志卷之七

有稽乎庶證，察乎天人之際，所以一天人也。

九又福式曰：豐式曰富，式曰康，寧三曰粵，野惠又曰。下矣，命六極式曰凶，桓折式曰矯，式曰憂，三曰分，又曰亞，六曰弱。

五福人之所向，六極人之所畏。然一繫乎天道，非人之所能為也。因人之所向而使之向之，因人之所畏而使之威之，修其在人，不敢取必於天。洪範所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庶徵尚可以人事驗。福極天道之至，可以畏向而不可測。知者人之所向，向其之所畏，畏之吉凶由人，天道其不遠矣。洪

範次於九疇之後，為知天道矣。雖然皇極之敷言，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人，固有之矣。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寧，率性

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五福惟人之所向，由皇極之建耳。傷生者天極情者疾，撥患者憂，妄用者

貧，敗度者惡，喪守者弱。六極可畏，亦皆自取之耳。

天道在上而不可見，惟人之所向，畏因其天材之

篤，雖未可必得之多矣。君子言天道而一本諸人

事，心天君也。一正心而天道至矣。皇建有極而備

五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天道昭昭，其要在人而

已。漢陰陽家以九疇五行配合天地之數，雖有稽

於易象九章之作，豈直數之陳乎。牽合之文自有

不能通者矣。

書文訓卷八

十四

通志卷之七

惟亨爾，遂道衡于九尾，八蠻，鹵汝，辰貢手，敷大采，粵

徒，汝敷，庸，譽，于王曰：緝，序，明，王，卷，惠，三，尾，咸，闕，亡，十

隳，迹，畢，獻，仁，物，惟，舩，倉，器，用，王，粵，昭，惠，之，致，于，異，姓

也。昔亡替手，舩分，瑤，玉，于，柏，叔，之，或，昔，曾，展，親，人，亞

易物，惟，惠，示，物，惠，盛，亞，狎，毋，狎，毋，商，學，宅，日，盡，人，心

狎，毋，小人，宅，日，盡，示，力，亞，役，耳，目，百，疋，惟，貞，玩，人，卷

惠玩物卷忠志呂衛寘子呂衛接亞徙亡恭害大莽  
珍馬成亞肖異物賤庸物民馬足犬象非元土性亞  
畜珍禽奇獸亞育亨或亞瑤遠物則獲人咸所瑤惟  
取則徙人安解庫瓊災它或亞勤亞矜絢行央象大  
惠為山九刀珍虧弋簣允迪絃生民呆年屈惟馬丑  
土

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敷犬高四尺者九夷  
東夷之國八蠻南蠻之國武王克商之後莫不底  
屬而通貢道於周獨言蠻夷舉其略耳西方絕國  
以蔡陳獻太保召公因蔡陳訓故即以名篇明王

三五五  
言古之賢君慎德自修也賢君自修而四夷賓服  
無遠無近底貢方土之物非求之也懷德而來也  
服食器用為通用於人者不適於用亦不之貢示  
之好惡雖四夷之遠亦知實之務矣分異姓以明  
王德所致使之世修貢職不居戎狄之後以寶玉  
頒之同姓不敢私也用示親親之恩共守先王之  
寶爾周之分器見於傳者若魯之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衛之大路少帛績棧旃旌大  
呂皆展陳者陳肅慎之貢矢昭德之致也夫器待  
人而重人以德守之非其人而有是器其不錄器

而重也決矣盛德之主其不狎侮人者玩人喪德  
知慎德之道也君子之玩百姓何觀所以久遠近  
之心小人之玩怨怒作矣而何力之能盡非徒此  
也志玩乎物亦將逐物而失本心矣志非道則不  
安言非道則不接定志接物而不離於道德之至  
也天之生物也有數人之為力也有限作無益以  
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遷於末作心力用  
之而分於此不為則功成而民用足矣犬馬非土  
性不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皆失其性而無益也  
遠夷貪利之國也與之爭利則遠夷慮惠而不服  
不寶遠夷之物所以懷德而來通人待上而安所  
以安之尊賢而已賢尊教明而眾修其行近者悅  
而遠者來矣夙夜之勤勤於德也一行虧而百行  
墮勿以小惡為無傷也九仞之山而乏一簣之土  
不足於九仞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矣  
誠順茲道所以安民而世有天下遠物非所貴也  
功成之主自以得之之易往往悉力於遠充其好  
大喜功之心遠物之來乃所以啓之也周之昭穆  
秦之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明皇皆  
由此作有天下者之大戒也太保因西旅獻葵而



陳慎德之訓及於分器之說至於犬馬禽獸之不  
育於國終以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遠人格而邇  
人安遂謂九仞之山少一簣而功隳以戒持盈明  
進德之罔小是乃萬世守成之法豈一時之作乎  
其戒武王則然況不及武王者

金縢

死亨爾式季王大厭亞念式公曰戒元為王敷卜周  
公曰未可呂德哉先王公與自呂為形為式壇同壇  
為壇于峯北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與告大王王  
季文王史與祝曰惟介元孫某蕃厲獻厭若介式

書古文訓卷八

十七

通志堂  
王宗吉

王是卜丕學也責于矣且代某也身予志若了耐  
多材多藝耐貴視禮也元孫亞若且多材多藝亞耐  
貴視禮也命于帝庭專右三也耐正介學孫于丁  
墜三也也民宅亞祗豐緝虜亡隊天也各珞命哉先  
王亦與大介歸今哉即命于元龜介也許哉哉元呂  
璧與珪歸記介命介亞許哉哉與珪與珪與珪也  
龜也習吉君箴見書與并是吉公曰體王元宅害予  
小學新命于式玉惟留并是圖絲與耐念于式人  
公歸與內篇于金縢也置中王翌日與瘳  
金縢鏤綸也占書論天道而不及人事不可以訓

故先王祕藏於金縢之匱不以示人周人發匱而

占并藏其冊於匱是為卜占故事非有意於藏也

書敘謂金縢周公之作以冊言也克商後二年武

王之十三年或十五年也念古愈字有疾而不時

愈諸公所以懼而圖卜也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

公也穆敬也周公謂未可慮我先王不可徒卜也

不與二公同事即自以為功也壇壇域也璧以禮

神珪以自執自立於南方北面則三王之壇在北

也冊簡書也史讀冊者也祝以告神元孫蓋嫡孫

也某武王名不稱發者臣不可以名其君於冊而

三百九十四

書古文訓卷八

十八

通志堂  
王宗吉

亦不敢沒之於廟古人之忠敬也遭遇也厲虐危  
殆也丕子長子之大也謂天將取三王長大之子  
則周公固可以代武王也予仁若考言年德之俱  
至又多材能技藝乃元孫將不給於鬼神之事既  
受天命以安天下盛德之至可以世王下土傳爾  
三王之後疾之危殆人心懼矣周公自以年德材  
藝所以事神賢於武王武王曾無四者之賢不可  
以共臣僕之事然其盛德之至天下賴以安集世  
無周公可也武王不可無也武王而死則周之為  
周未可知也天之降命既緣武王而墜則三王之

祀亦無主矣孔子謂多能為鄙事不貴周公之才  
周公自以材藝賢於武王亦此意也卜之命龜謀  
鬼神之道也其以辟珪俟命吉凶為可信也屏珪  
辟而藏之亦不違寧處也三龜三人占之也一習  
二龜之兆同也二龜之兆同吉其一未辨啓鑰占  
驗則二兆皆吉矣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周公  
觀體則知王之無害且三王命龜之意亦不以周  
公代之直欲君臣共為永圖以終周道故退而俟  
命知三王之顧念武王而待其有瘳耳納冊匱中  
并占書藏之耳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

書古文訓卷八

十九

通志堂

其吉凶觀周公之作金縢為與於天地鬼神之道  
矣知壽天之不貳知至誠之感神不言命而誠是  
求不愛身而愛天下精誠之至天道順之王卒有  
瘳為自作元命矣後世未究於精誠之學動輒委  
諸天命人道不至其何以知天乎金縢惻怛之為  
周公真知天也

武王无罍管管及元羣弟與不於或曰公將亞  
移雍孺學周公專告武公曰或也亞辟或亡且告或  
先王周公居東武季則鼻人所尋于後公專為詛且  
台王名也曰鴟鴞王亦未數誦公秋大錦未獲矣大

雷震且風禾盡匿大木所拔皆人大志王與大夫盡  
升且君金縢出書專專周公所自且為形代武王也  
說武公及王專問彬史與百執書對曰仁惠公命哉  
勿教且王執書且泣曰元勿育且答公勤懇王冢惟  
子冲人亞及知今矣德魯且彰周公且惠惟朕小學  
元窺革或或冢祀亦宜且王出郊矣專兩反風禾則  
盡祀武公命皆人凡大木所匿盡祀而蠶且歲則大  
鉅

書古文訓卷八

二十

通志堂

管叔鮮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所謂三  
監也殷之舊都跨河南北武王殺紂立武庚分三  
叔以監殷民故謂之三監管今鄭州管城縣蔡  
州上蔡縣霍晉州霍邑縣三叔為方伯連帥所以  
監諸侯者黃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於周為二伯  
之任而九州之牧亦為之監周官所謂建其監也  
舊說三監謂邶庸衛而管蔡武庚尹之以金縢考  
之蓋皆叛於所封不在武庚之所也霍在冀州則  
霍叔冀牧周穎湛為荆川蔡在汝濱則蔡叔荆牧  
波溘為豫浸則管叔豫牧也溘今在蔡水水經作  
沙音蔡其故道至義陵入淮武王崩而成王幼周  
公攝政古之道也三監謂周公將害孺子蓋欲激

其所監般民與之爲亂其挾武庚而動正可知也  
成王方感流言之聽周公遠爲東征以京師付二  
公與周大夫無王室之憂矣王不已而猶不憂  
王室則周之王官皆極一時之選流言之惑其能  
久乎周公自謂不親行法則無以見先王東方之  
憂不可忽也居東三年而後克成王亦知前日之  
過其平東諸侯寧王室非以力服人也罪人斯得  
脅從亦不治矣鷓鴣之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  
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子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嘒嘒詩序以爲周公救亂之作求之所書蓋東  
征之後也東征之後而猶以詩救亂王心未正則  
亂生猶未已也鷓鴣惡鳥也既取我子以語前日  
之亂無毀我室懼亂生之轉甚也念鬻子之勤閔  
則思保後之計未陰雨而塗牖戶爲備之有素矣  
然猶或敢侮慢况無室乎今我手之拘孿以有捋  
荼之苦蓄租之勞口病而不得言其故何也無室  
家之故爾辭之於鳥羽毛之顛顛可憐者必其巢

書言木刻本

二十一

通志堂

爲風雨之敗嘒嘒之叫豈得已耶然則所謂室家  
蓋歸宿之地也成王未知圖安之道故託言前日  
之亂而救之於未然夫浮議之能動人以人心之  
無立也室家成矣何風雨之患邪惡鳥之戕亦無  
自而來矣誚責也未敢誚公疑之而未決也雖於  
公無責言之失然終不能釋然也疑而能詳復如  
此豈有不明之事居東未復實有待乎王之自悟  
二公素知周公之事而未可以口舌辨故因天災  
之至以禮導王穆卜發金縢而得周公之策則王  
之心固已感動諸史百官又謂周公令勿以告則  
周公之至爲不得已於攝王之政矣二公與周大  
夫初不以周公之素告王必使王之自悟古人致  
君之道豈徒爲朝夕之計哉周公居東而不疑是  
亦伊尹放王之道也成王執書以泣感之至矣懼  
災而卜知其所以動天則不卜而知懼古人之於  
卜筮其不苟也如此新逆所以迎周公者不敢用  
前日之意我國家謂朝廷之禮也遣使迎公而王  
出郊以送所謂禮亦宜之者也反風之應可以言  
天道矣反風世有之矣偃禾之起蓋未之聞也大  
木所拔亦言禾也木偃之禾而築之亦熟三公輔

書言木刻本

二十一

通志堂

相之際曲成天意之所存矣周公初作金縢之策  
烏知後有流言之事成王見災而懼亦豈有意金  
縢之說精誠之感若合符契天之變見諄諄應之  
至誠感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地感動於積年  
之後豈不昭昭矣乎成王幼未有知其能見災而  
懼一觀周公之策立知天意所在為之罷卜即日  
至郊周公所以悟王二公所以輔導成德之至其  
視流言惑亂之日遠矣世之論致君者皆取於伊  
周之道顧以為諱而卒不能成君德性之所長付  
之無可奈何蓋亦不思耳矣孟子以吾君不能謂  
之賊其知伊周之道乎周公故邑皆在鳳翔天興  
縣

書大訓卷八

二十

通志堂

大算

王若曰繇大算亦多蚩越亦馭豈亞弔天各創于我  
冢亞少延憚惟我幼冲人量亡量大麻船亞船詰迪  
民康改曰元大耐我知矣命已子惟小學若豈困水  
子惟建求朕尊漁專責專舟人殺命絲亞忘大珍子  
亞敦開弓天各豐樹宣王繼我大瑤龜聚天明即命  
曰大難于鹵土鹵土人亦亞彭越絲載殷小壞延  
敦紀元叙天各豐知我我大皆民亞康曰子復反辭

我周當今載今翌日民獻十夫子翊曰子救宣武  
圖形我大當休朕九并吉繇子告我友當商越尹  
氏屢士馭豈曰子專吉子惟曰介屢豈于伐殷適  
我臣介屢當商越屢士馭豈亞反曰糖大民亞彭  
亦惟聖王官當商室專子小學下翌亞可廷王害亞  
莫爾繇子冲人眾思繇曰緝序允載翼寡哀才子船  
天役繇大投繇于朕身專子冲人亞印自郵誣介當  
爾專亦多尹氏馭豈媛子曰亡誌于卸亞可亞成  
專宣于圖形已子惟小學亞敦替上帝命天休于宣  
王興我小當周宣王惟九崩聲媛殺命今天元跡

書大訓卷八

二十四

通志堂

民張亦惟九崩解序天明豐微或不不至  
繇若也大告布告也庶士多士諸臣也尹氏師尹  
之官也大告諸侯并其臣下即名篇之義也弗弔  
不至也降割大創也不少延洪武王之年此天道  
不至而降喪于周也已發語辭冲幼也幼冲人成  
王自稱無疆歷服天之歷數也不至哲順未知所  
以安民況王命之難知其何以知之也是故恐若  
涉淵將求康濟之道厚自修飾以大先王受命之  
功武王之喪不可捨也寧王武王號下所謂寧武  
寧考寧人者皆武王也武王繼天命而受命卜子

孫之祚命有將作難于東國者而西土之人亦有  
不靜此言武庚之亂三監將趣和之武王已知其  
然無能為也西土周也由東國言之也蠢動也朕  
厚也今日之亂果符於武王之卜以武庚之不厚  
乃敢紀殷之敘者因我國有大禍民不寧處乃  
曰我將復起反以周為鄙暴之國動之明日民之  
賢者乃有十人贊我以撫圖寧王之功大事指言  
用兵卜之并吉謂十人之謀而卜之亦吉也以此  
決志告諸侯以東討彼殷之遁逃播越之人臣豈  
能出我所卜而爾多方反以為難之大民之不靜

書大誥卷八

二十五

通志堂

謂自我出我當考求自敬不可加兵於彼反以我  
卜為妄而為何不違之武王猶前卜知殷難之興  
今豈不能卜知其敗故我長思此亂鯨寡遭之為  
可哀役由天討而興實惟以天以是患遺我我猶  
不我自恤在爾庶邦之義當以無恤安我而勉我  
以武王之事今我不敢廢天之命役不可已且天  
眷佑先王起小邦而有天下亦惟卜之受命天今  
佑民以討殷亂况亦命於吉卜豈非天威明著輔  
我之大業者用之征伐豈不宜哉武庚亂而征之  
固其宜也大誥之作首言龜卜之驗似非征討之

義茲實周公用兵深意固加詳也武庚之亂自武  
王之卜而世固已知之武庚之用其民亦以是卜  
為證周公明前卜之驗申今卜之可信以此動眾  
固所以用之也聖人之兵固有必勝之道隨機應  
變亦人情而已也救撫也界畏也恤憂也予小子  
王者在喪之稱也害何也中我也

王曰介惟舊人介丕亨獲肯介知宣王若勤才矣闕  
戔戔成玠所予亞敬亞極卒宣王國事藉予大愧誘  
哉友苗商矣棗忱晷元丁哉民予害元亞于奔寧人  
國形貞矣亦惟用勤戔戔民若大獸子害敬亞于  
奔寧人貞最休戚

書大誥卷八

二十六

通志堂

舊人謂其嘗事武王既為舊人宜有遠見先王之  
勤勞事當備知之天道之不可推者謂之閉武庚  
之亂非周之所宜有所謂閉也夫天之閉欲使我  
知畏而有成功之地則我何可不卒先王之業今  
誘多方而不用威罰實以大化使之天輔我誠必  
考於民而後我聽天之勤畏我眾亦若人之有疾  
吾為先王之世其可不虔天意終畢先王之功以  
此感動舊人將以動其心耳大化之誘能加此乎  
閑閑也棗輔也忱誠也周書自大誥後一篇之內

而屢稱曰王者申言之也

王曰若管朕元遊朕之難日息若之廷室无底金年  
學博亞肯坐張開構年父舊年學博亞開張開構  
年于期元圃曰子十後亞弃亞籍子害敬亞越印教

宣王大命若兄于博十友伐年學民教元勸亞救

昔昨也如昨之意其行已久由日思艱大之言故  
為反覆詳究辭父作室已有成算而于堂之不建  
室將安結又如耕作子猶播之不繼沉成而獲父  
之敬謀田宅其肯自謂子孫將無弃此基業以此  
當知先王所以望吾子孫之意不可不及吾身撫

書大訓卷八

二十七

通志堂

先王之大命終畢其功且父兄之友朋攻伐父兄  
之子為之臣隸將以父兄之故勸其伐而不救其  
子乎抑以父兄之故而其子之云救乎此以武王  
辟諸父兄成王為父兄之子諸侯為父兄臣隸商  
人為父兄之友喻以天倫之義以解諸侯之惑則  
周公之征伐武王之效命皆所當務不可得而已  
者構結架也蓄耕治也播下種也獲收刈也

王曰緝康繇才不屢昔商德不馭昔與昔繇德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德矣棗忱不昔它教易金張今矣  
卒猷于周昔惟大難人挺以骨伐于年室亦亦亞知

天命亞易子留志曰天惟眷殷若魯夫于害敬亞兵  
朕時天亦惟休于焉宣人于害元極下教亞于勿衛  
宣人大指量土張今下并吉籍朕挺呂不東廷矣命  
亞管下救惟若茲

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為恣而非法也與明也  
明國有賢乃有十夫能知天意所在豈非天輔我  
誠爾亦何敢慢天之法今周有大災害彼大作難  
之人與其強鄰共伐爾室爾亦安得不知是事且  
天命之不可易我永思之天將以我治殷如農夫  
之去秀則何敢不終我畝天之寵我寧王則有元

書大訓卷八

二十八

通志堂

龜之兆在我安能窮此卜事既為天之休命其敢  
不從以循前人撫疆域之所至況今卜之又吉故  
東征而不疑天命無有僭差卜之所陳如此觀於  
先王之卜可以決知今卜之驗前卜之信今卜豈  
不信乎卜之所陳蓋天降命云爾三監之起此王  
法之當誅而不可緩者觀於大誥之語蓋周公東  
征而諸侯不以為善寧以天下久苦紂亂厭於用  
兵以為武庚無能賴三監為之助觀周室之仁義  
謂可修敬而服是乃習於仁義之說不通其變周  
公自以我之不辟不可以告我先王則其東征之

初衆人固不識矣以大誥之哀念繆寡不叩自恤東征之役其可緩邪大誥以下明民而斷以十夫于翼十夫素爲天下信其一時之望乎

敬學山命

王若曰絲股王元孚惟乂古宥惠爲取統承先王攸元礼物犯園于王冢與或咸休帛去亡窮解庫專祖威湯亨金聖廣困皇矣眷右誕殺身命故民呂寬除元表獻形加于昔惠來後裔介惟踐攸手絲舊大令眷審眷亨孝肅冀神人于嘉專惠曰位亞忘上帝昔歌丁民祗叶書建介于上公祭絲東夏欽才建專專

書古文訓卷八

二十九

通志堂

民甯媛身位毗于戎人女去言惠万苗徒式昇戎大周亡數解庫徒才惟休亡替厥命

元子嫡子也稱之子賜之命謂宜爲殷後也微子爲商嫡固矣紂已越次而立代殷之治不可易也故因武庚之叛更封殷後以正商祀先王之於前代已然之事其不好爲異論如此崇德尊義也象賢繼世也考古崇德之意故傳後以象前人之賢先王國雖已亡猶世其統使修治其禮樂而無廢墜於後萬世得以有考天子待以客禮不敢臣

也國不廢絕先王之後而先王之禮樂不失其傳與國咸休俱有無窮之美也不名微子亦不臣之義也齊一也淵深也齊聖濟淵湯以此德格天而受命者行其寬政除夏桀之邪虐功見於當時德流於後世者爾能修行其道休美夙聞恭謹全身克終孝道齋以祀神敬以臨下故我謂爾之德篤而不已可以享上帝可以和庶民故命爾爲上公

正此東方之國訓以施教汝賢宜布此論服命建官之事不可輕者循典常以修乃政所以懋王室之治進乎成湯之道安國治民之本也身安國治

書古文訓卷八

三十

通志堂

而後可以毗助王化後世仰爾之德天下惟爾之法而王室賴以無厭此我命爾以休美之道不可易也武庚初誅而立微子於宋成王周公急於存商如此微子之命初無一語及於商亡與武庚之意可謂慎矣告戒之語緩不迫切可以想知微子之德先王不臣之禮矣書序命微子代殷後商之亡也微子固不立當微子之去商人知商之滅武庚之立固其理也求於商書去商之始微子固以存商自任父師之告亦以商祀責諸武庚之亡

卒爲商後古人慮事之遠出處之際未易輕論其德爲可知也初武庚之立仍居朝歌微子更封宋公其國在應天府宋城縣亦商故地亳都之圻內也

書古文訓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九

永嘉薛 季宣

康寧

惟三月才生霸周公初立迺新大邑于東或柔三已民大咻豈戾甸男苗采衛百工困民咻見士于周周公咸勤粵惟大葺紂王若曰盟戾朕示弟小學豈惟粵丕烈于亥王声明惠峇勤亞敦侮繆莫曹育祗祗魯魯庶民用屨船裁區憂越裁式式苗呂攸裁齒土惟肯怙冒耆于上帝帝休只粵大命亥王殪戎殷挺殺年命越年苗阜民惟肯敘粵寡兄勗孺女小學豈

三書全

書古文訓卷九

一

通志堂

三月之望周公作洛之歲也召告篇敘其月朏在丙午歲曆法九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謂之朏推望生魄己未日也先此庚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乙卯周公至洛觀於新邑營丁巳郊戊午社于新邑以上初基新邑之事諸侯未始至也既望而諸侯以其衆至樂於供事謂之和會侯甸男書邦者無不至也采衛略矣故用書命亦止於甸服百工諸侯卿佐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其民不可盡見以禮見之而勤勞之也洪廣也廣言治道大誥諸侯而致之康叔



康叔蓋諸侯之長也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乃洪大誥解若不類在書封爵固謂之命誥非命也康叔封於舊商之地固已長諸侯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誥於庶殷而授之其伯尔叔封衛國初都朝歌地在衛縣今并入黎陽周公稱王若曰者以王命告若後世承制奉旨之事直以康叔為弟而謂之小子周公自以意告稱王之命而已不顯大明也自明其惠既明民而重慎刑罰此文王所以大明於世者不敢侮鰥寡為憐獨之可哀也不虐無告而又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此

書序

三

通志

明民所以造周室者西土庶邦賴以修治皆恃文王覆冒之惠大美文王之聞俾戎商而代之遂受命而撫諸侯我則不敢不勉爾作孟侯於東土亦文王之惠是賴可不勉耶周公自謂寡兄猶寡人也

王曰緝虜蚩女志才今民將至祗通粵文巧聚眷交惠心建粵求于殷先嘉王胤采义民女丕德惟商考成人宛心知警別求耆絲古先嘉王胤康采民弘于天若惠衰粵身亞廢圣王命王曰緝虜小學生恫瘝粵身教才天書集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雖采建盡粵

心亡康疇俗念粵元义民裁眷曰緝亞圣大亦亞圣小意亞意林亞林已女惟小半粵躬惟弘王應采殷民亦惟助王寤矣命從新民

念今所以臨民在乎敬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令聞而服行其道惠之語廣求殷之先王安民之道與商之舊人所以處心而訓民以所知者益求由古以來賢君安民之道引進己之天性順成尔惠自汝出者豈不裕如惟王命之攸行蓋亦不出此也恫瘝疾痛也明於道者其逸如許未明此理當如身之疾痛敬之不急將得之也天威雖曰可畏

書序

三

通志

其實輔於有誠人情雖曰易知小人亦為難保盡心加敬而不移於逸豫之好然後可以安民怨惡之興無小無大而皆足以為患加惠為惠之林然非所惠則亦有害於惠而怨惡之所生也故君臣者不可不敬服用此語所以弘大厥惠因民所保而以為民之保故謂之應果為民之應保乃所以毗天子而保天命作新民惠不過若是而已殷民殷之遺民也保應謂之作新蓋成其天性耳修己以敬而能作新民惠修道之教不在乎教督之也王曰緝虜蚩教明粵罰人大小畢非耆粵惟兵自茲

亞奠式介大阜鼻小尊亞可亞憚尊大阜非矣尊  
惟肯及適介无術極身骷肯尊亞可憚

周公之洪大誥先修身而後用刑虞書象以典刑  
以為欽恤之始是亦一道也舜之肯災肆赦怙終  
賊刑周公於此詳之其難其慎如此讀書而能觸  
類而長始可與之言書罰之敬明即所謂象以典  
刑者有典刑以為民效則刑可以無用論畢輕重  
此明敬之一事尔蘇氏嘗問之明法者此乃周公  
假設之法甲乙二人皆犯死罪甲之罪小於乙然  
其罪非肯乃惟終之當殺而不可讞乙罪雖大非

三百五十一

書大訓卷九

四

通志堂

終之者乃真可讞亦虞書之言也自作不典式尔  
此小人之無忌憚者常於非法之動怙終而可殺  
矣式尔常然也通尔通然也既道極厥辜以理盡  
其辭也出人之死必待獄成而後斷者刑不輕用  
亦不敢輕赦以惠姦也原情議罪而蔽之以義非  
人之所能為也

王曰緝虜生大敘肯尊大明躬惟民元敕琳味砮大  
豸惟民元畢弃咎砮采參乎惟民元康又非女生劉  
人憚人亡或劉人憚人非女生又曰射則人亡或射  
則人王曰外豸女數肯臬司帶絲股罰大倫又曰臬

囚躬忘不六日望于旬肯丕蔽與囚王曰女敕肯臬  
豸劓蔽股彝崩元詔判誣憚勿暮呂次女生尊女盡  
孫曰肯敘惟曰未大孫豸已女惟小畢未元大砮女  
生山心朕心朕惠惟尊知凡民自尋臬寇數悉穴憚  
越人于賜賢亞尊肯空亞慈

有敘有本末也修身以教治之本也弗率有罪治  
之末也自明服用之道民將正於大和敬若惻瘵  
民將率惠遠罪懼傷民若嬰子民將入於安治天  
下有罪在子一人率此而行為治之有敘矣凡刑  
殺人則則人與寬刑殺則則於人皆有常道義刑

三百五十二

書大訓卷九

五

通志堂

義殺非汝之所能為勿庸以次汝封此生殺之道  
也稱又曰者史官承上之說略去其辭外事承上  
之文猶今云此外也臬節也陳時臬事以此道為  
之節也司尊也司師尊以臬事為法則股民刑罰  
皆當於有罪矣要囚獄辭也不蔽要囚大究其情  
蔽之以義也服念之久而後丕蔽以義其無冤濫  
之失乎自有臬事之陳又蔽股之常法惟義所在  
非汝之所能為也在汝足為能順於罰用罰具有  
倫尔猶能以未順為念則盡善矣女雖小子而人  
莫有如汝之心康叔能知周公之惠之心所以為

賢於人者勝股而首封之命為侯伯實為惠舉寧私於小子者乎寇攘姦究強不畏死之人至於劫奪殺人乃夫人之所惡是厥罪為自作議罪者何心乎腎強也怒惡也

王曰蚩元惡大慙張惟亞孝亞友學亞祗服耳父豈大易耳子心子亞耐學耳學與疾耳學子弟亞念亞煎學亞聲龔耳兄亦亞念鞠學哀大亞友子弟惟弔亞子拔政人尋罪亞惟與我民葬大泯學曰粵元警絲亥王廷罰割絲亡赦亞衛大憂

元惡之人誠大可惡不孝不友其惡如之文王之

三十一

書古文訓卷九

大

通志

劉固曰刑茲無赦雖然骨肉之際當以天性理之先王先立君臣父子以權之蓋不以常道理遽致文王之罰則將入於少恩子不孝而父傷心父不慈而惡厥子弟無天性之敬兄不念親而友所以致此豈非為政之罪天常之在人者泯亂如是誰之過歟遽欲盡文王之刑是為弗率常道骨肉之愛自此離矣戛常也刑人將以納人於道弗率大常非所以為政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斷魯人父子之獄蓋謂此也周公深其語而見其情者此可言之諸侯

羣吏非所以勵民也如臨政者皆知修身之可以為教天性之可以感人而用之於骨肉之閒民知親愛而孝弟篤矣百姓不可以語然惟可使由之文王為不孝不友之刑民之大防云耳

張惟外歷坐學人惟耳正人德小臣彰節粵別國身船民大譽亞念亞暮縲耳商昔粵弘亞惟舛怒已女粵元警絲訟衛傲亦惟商惟亞耐耳冢人德耳小臣外正惟魯惟獻大放王命粵非惠用又女亦宅亞聲敬箕粵縣哀民惟亥王出款忒粵哀民曰戒惟十及則子弋人呂敷

三十二

書古文訓卷九

十

通志

庶子周官之諸子訓人訓誦之屬正臣官長小臣奄登諸節階級為吏者上言為政故此以外言之教訓之官至於百官僕吏所當分職布位樹風聲以作民不思其所當為反為君上之病長惡如此我亦惡之雖然尔若遽以此義誅之亦尔君上之罪彼之不循職分亂乃官常致汝惡聲為國之累非君養成其病亦何能致此乎必其君長身之不修道不行於妻子奄登小臣至於外官之長得為虐威以干其政放敗王度豈專彼之罪哉汝惟不能修道化之故不臻於治耳是故不可不循故典

用以裕民裕民之道必由文王之敬忌行之恥於不及文王則裕民之道盡天子且嘉之矣敬厭足也裕寬也故以寬民修身而治之也修道以敬寬之而不急也內求諸己而不求於物是以惠至而民依急於近功則不遠矣上言齊家此言正國雖其罪或可殺一皆歸之君上修身以教所以無為而治也聖人之刑不失有罪康誥之作所以厲人君也

王曰嗟與惟民迪吉康哉昔予惟殷先王惠用康又民徒求改今民宅迪亞適亞迪則宅政圣手當王

三百九十九

書大誥卷末

一

通志堂

曰嗟予惟亞可亞警告女惠也說予勗也行今惟民亞靖未獻身心迪翼未同與惟矣元罰殛或或元亞師惟手辜亡圣大亦亡圣多改曰元尚羸膏予矣王曰緝虜坐敬才亡徒師勿非甚非彘鼓予忱丕則敬惠用康傳心鷄傳惠德傳絲袞傳呂民靈亞女瑕曰王曰緝虜羅女小半坐惟命亞考憲女念才亡哉曰言明傳躬命高傳聽用康又民王恭曰進才坐勿替敬奠聽朕告女傳呂殷民世言  
與惟民迪吉康以道明民是乃安吉之道殷先哲王康治其民用此道耳我當率循此道以副民之

所欲彼有求而皆得君之所作有以充民之求也求者無有窮盡應之亦無窮盡作求之道非惠之至何以哉作求之道如許而今民有不迪夫豈無故民之弗迪由我之無以順適之也我弗迪而彼弗迪則何善政之有邦作民求無是事也不可不監惠之說也惠非可說觀罰之行而後惠可言也民之不靖亦惟君長之罪而人本心之正未始戾也屢道之而終未一者未有以明之耳有以明之則將人人自明同歸於道矣不然以道明民一其心志而亟行其罰天誅將及於我我不可怨夫  
小小之罪尚不可犯況顯聞於天乎觀天行罰之誅惠之作求不可不求之也作怨非人情之事也非謀非彘狂妄之作也臨事而蔽之以誠自無怨妄之作而又甚敏於德蔽忱之道必自平心始也平心觀德以遠乃道行有餘裕則可以安民矣無瑕玷之可指無殄絕之可憂修之於身措之於天下而準矣天道不可恃念之勿忘則可以無失我祀之絕亦惟弗念之故明其服命則為善者勸有賢者之助高其聽聞則德言日至而所見者遠民之安治不出此矣故典為典常之敬守守而勿失

三百九十五

書大誥卷末

九

通志堂

則何亡國之有乎

酒葬

王康曰剛大命于妹昔幽敵于亥王康或圣齒土耳  
葬然歷昔歷士越少正馭豈曩夕曰禩茲酒惟天冬  
命康或民惟元禩矣冬豈或民用大爾舉惠亦宅非  
酒惟行越小大昔用舉亦宅非酒惟枯友王葬教小  
半才正才豈亡葬酒歷或兼惟禩惠將亡醉惟曰  
裁民迪小學惟土物悉耳心臧聰聽祖下出葬豈越  
小大惠小學惟式妹土耳亦股友隨元執黍魏荷卷  
豈耳下耳丘康率車牛徒舩賈用孝教耳父母耳父

三言九古  
書古文訓卷九

十

通志堂  
子勇

母慈自洗地致申酒歷士才正越歷柏爾學元介箕  
聽朕教亦大耳羞考惟爾介圖余會醉餘不惟曰介  
耳爾觀者徒比申惠介尚耳羞饋禩介圖自介申倫  
絲圖爾惟王正豈出目絲亦惟矣葬元惠爾亞忘圣  
王家

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沫邦衛也少正官之佐  
也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沈酗於酒武王既封康叔  
故陳飲酒之戒為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  
之義也昔文王朝夕告戒西土羣下使之畏慎於  
酒非祭則酒不用蓋天之降命惟祭祀則有酌獻

受福之酒而有淫亂敗惠之禍天威之至惟酒之

故尔故文王之告官正執事無以飲酒為常惟祭  
乃飲然猶將之以惠無量而不及亂使民道其子  
弟加愛土地所出子弟勤於穡事無暇思飲心化  
於善莫不安受父祖之教無小無大皆以成惠妹  
土今為股肱之國民當繼此而為純惠之事種藝  
黍稷懋通貨財以勤供養其親其親嘉之乃得洗  
腆之勞士夫賢者大進於惠為國老成其君尊之  
乃得養老宴饗之飲此吾教意宜常聽之又當遠  
乃觀瞻以成中惠喜怒哀樂一皆中節而可以稽

三言九古

書古文訓卷九

十

通志堂  
公南

之於道進此以供祭祀有以受其介福至於安逸  
之地如此則稱王官之選宜於官正執事之職天  
亦順成尔惠乃有無窮之聞周公將欲教使其民  
勤於力役供養士夫修惠以謹官常使之各有所  
安以忘飲酒之好移其心志固所以善之也夫人  
心無常靜則思動酣酒沈酗狂惑淫放之禍因之  
以生酒之於人害惠多矣是必有以役之於此奪  
之於彼其習之久固將忘之孔子猶以博奕賢於  
無所用心況於勤事而進惠聖人之教豈徒然哉  
禁之而無以移之終亦不行而已洗腆勞酒今行

人歸者有洗泥之飲也

王曰豈哉鹵土隸退苗馭豈小學尚声庸文王教  
亞與于酒故哉豈于今豈殿殿也命王曰豈哉豈惟  
曰聖管股先嘉王迪豈矣小民經惠秉嘉自咸湯  
咸望于帝乙成王聿昧惟馭豈年隸大龔亞教自暇  
自倫狄曰元教帝龔越外航厥甸男衛苗柏越聖  
內航百僚歷尹惟亞惟航宗工越百姓里居宅教酒  
于酒亞惟亞教亦亞暇惟助成王惠越尹人祗侯  
哉豈亦惟曰聖今後享王伯身身命宅燕于民祗采  
越亞亞易越惟身細坐俗于非彝國燕譽景儀民宅

三言九十五  
通志堂  
公商

亞倉易心惟充簪于酒亞惟自息尊俗身心叛很亞  
声豈肩結聖爾邑越殿或感亡罹亞惟惠馨香禋登  
齊于矣越惟民爾屢羣自酒腥齊聖上故矣各譽于  
殷宅悉于殷惟俗矣非處惟民自整結  
周之輔佐及諸侯之臣能用文王之教不常飲酒  
此周所以長保天命殷之明王為道在己而畏天  
之顯道故其臣下皆有常慮以執其智自湯至乙  
成德之主所為成感之道者與其故畏之相下至  
執事之臣及其輔佐莫不敬恭不敢自暇逸亦何  
敢相高以飲故自外服諸侯內服臣下至於里居

之民亦莫敢飲至於沈酒唯以助成王惠之顯有

所不暇尹正也正人者正己而人自正敷天之下  
不令而從君之所以定位於上也位在者勤於事  
在下者勤於力百志惟熙而王道明於天下故曰  
不暇自逸助王惠顯君有常尊之勢所以為定辟  
也侯甸男衛之君稱伯舉其長也亞次也服服休  
服采之官也宗工大臣也帝乙紂父也易稱帝乙  
歸妹多士言其明惠恤祀多方言其明惠慎罰呂  
氏春秋以為常欲廢紂為法而止蓋賢王也史記  
言其惠襄非是書言自紂以前主尔後王紂也酣

三言九十五  
通志堂  
公商

酒溺於酒也不明天命而不惟民之保斂怨乃不  
可奪恣於淫佚非道禮度廢於燕樂而民皆痛傷  
心其故非他惟厚於酒而不知休息以至於荒佚  
尔心之很疾死之不畏皆由酒之亂性故雖國滅  
而不之憂也可以動天惟誠與惠紂不之務斂怨  
於民無誠惠之馨香乃以民之怨毒羣庶酒荒之  
失脛聞於天天之喪股惟荒逸之故尔非天自為  
畏虐人殷酒荒之罪自取之耳監殷王之興喪與  
周所以為周酣飲之戒不可緩矣盡痛也

王曰豈于亞惟樂絲多靠古人有言曰人亡亦水警

當考民譬今惟殷隊手命哉元可亞大譬改考昔子  
惟曰女劫恣殿獻臣戾旬男衛殊太史友內史友遜  
獻臣百宗形殊惟介黃舫休舫采殊惟若屬圻父薄  
莫嚴父若采宏父定侵殊女但制考酒耳或算曰羣  
禽女勿奢盡執拘呂歸考周予元懽又惟殿出迪彬  
臣惟珍粵酒考酒勿春懽出姑惟教出大祈明音粵  
亞申哉教暑惟哉戎人亞卹亞蠲粵昔同考懽王  
曰呈女箕聽候恣勿拜粵司民酒考酒

劫固也獻臣賢人也太史內史官名也百凡也事  
羣下也服休事君以道之臣師氏保氏之屬服采

三十九  
通志堂

執事之臣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太  
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  
侯則居賓友之地司馬司徒司空衛國之三卿也  
三卿稱父諸侯字命卿也圻父掌封圻之稱農父  
掌民之稱宏父掌事之稱若疇以待咨詢薄違以  
正過失若保以備師傅諸侯之有三卿天子三公  
之職也監水可以見形監人可以見惠以殷為監  
則酒荒之敗不可以不恤撫恤也取法於下持以  
自修此固人君慎惠之道殷地諸侯之賢自宜取  
以為法況於內史太史之友宗工服事之臣上至三

公皆以定君為職豈可不以為監況汝自將剛惠  
禁戒於酒所以禁人亦當盡用剛道人有羣飲之  
事則當執歸京師我將殺之此剛惠之用也酒能  
溺人之心非剛無以自制人之沈酗非羣飲之故  
也飲不羣則不久亦無荒敗之累朝夕從事雖欲  
已而不可相高於飲者惟羣飲者為然耳諸侯凡  
人有罪自可專殺況於方伯之重不當以歸天子  
必東歸於天子者蓋無殺之之意使係縲於道路  
困頓於囚悔恨自咎於心則自新可冀矣曰予  
其殺非果於殺之之辭不使諸侯殺之存心於教

四十  
通志堂

誨之也罪人必待告而後治人君無事於察也故  
雖羣飲之惡亦須告而後行殷之諸臣百工久安  
紂之無道未能無酒酒之過但非羣飲亦姑教以  
先之不教而誅近於虐矣身先剛斷于酒乃頒酒  
禁於下責以官職輔導之事而使明知吾惡於酒  
無不享吾剛惠用以自新則酒不禁而止教之不  
聽是無君上之恤其事廢而不潔可以明其酒酒  
如故終無遷善之意亦當執歸天子而同羣飲之  
殺矣朕恣所守文王慎惠之道典聽而服用以為  
常也司官也方伯之官所以率諸侯者人君之官

所以長民人者典聽朕賦剛制于酒是為官職之  
辯辯之弗問民何法焉沈涵其民君之罪也所以  
責方伯邦君也酒誥前誥妹邦周公教民之辭其  
後語封所以責方伯者教民緩而不迫責方伯者  
嚴而詳備民當柔之以道方伯諸侯以惠服人者  
也

杼材

王曰嗟嗟民衆卑臣徒大家曰卑臣徒王惟嗚  
商女若巫粵曰戒才帝帝司徒司製司空尹戾曰予  
宅厲憚人亦卑商先敬懲肆肆卑敬懲肆肆是穴憚

書卷

書卷

書卷

書卷

人麻人宥籍亦見卑商嘗戕規人宥王后墜身商為  
民曰亡胥戕亡胥獻皇于散寡皇于嫗婦合繇呂宏  
王元效嗚商然馭豈身命害呂以教以恬自古王若絲  
鑿宅傳侯惟曰若亂田死勤專舊惟元教攸為身量  
瞿若徒室家无勤垣重惟元殿聖茨若徒杆材无勤  
樸斲惟元殿丹腹今王惟曰先王无勤用明惠哀為  
夾庶邦言徒兄弟匪來亦死用明惠后式箕集歷昔  
不盲皇天无付中或民戾身量土于先王籍王惟惠  
申味憚先發憚民用敷先王最命已若絲譬惟曰欲  
皇于萬季惟王學學孫孫留采民

梓材之書言梓材者財十數語遂以名篇蓋匠人  
之成材必因其樸而斲削之期於成器終於絢飾  
而後已是因材之性惠先後迷民亦欲梓人用之  
於材務成之而非欲害之也周公之告康叔寬於  
刑而謹於惠其變商俗一歸於化而已在易天地  
交謂之泰不交謂之否是故下情上達上天下施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庶官也大家大夫之有  
家者下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上以其邦之情達  
之大君此邦君之所司也汝常發言則曰我有相  
師之法為三卿尹正亞旅者惟不欲危厲我人之  
命君能先此敬勞其下彼亦以此往敬勞矣敬勞  
內修於己而以使人於下者惟其不欲危殺人命  
則知所以寬民而敬使之矣注為姦究殺人於前  
已更世故誅之不可勝誅故不可危厲殺之連坐  
由歷之人茲又不當問者見其君事之急趨赴至  
於傷人有刑刑之則非教矣是皆危厲殺人之道  
可不宥乎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聽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刑以輔  
教惟不欲危厲殺人爾天子開於監觀之道欲為  
民之治安不欲使之昏迷至相戕虐迫錄寡之可



敬屬婦之甚微皆由是而容身則天下無窮民矣  
天子何以教其諸侯羣下使之效法於上故當引  
其所以自養引進不已至於安恬歸於泰和則何  
厲殺之有歷古王者之監如是無邪僻之害矣歷  
過也婦讀如芻崔子玉說惠于婦孺許叔重說婦  
孕婦小爾雅婦妾婦之賤者上言敬寡則二說誤  
矣民無相戕至於鰥寡婦賤皆獲其安治之至也  
監觀之說有如稽治其田已廣芸菑當為畔岸陳  
其修治之法作室家者垣墉既築又當墜飾其外  
以茨苫之梓人木工之成材亦欲文質之稱引養  
通志堂  
三頁十四  
書古文訓卷九  
十九  
引恬之為民監不可苟矣今天子自監之法惟以  
先王修德之勤用以明民懷服民心以夾輔之而  
至於道是以萬邦明享兄弟之國所以施於方來  
者亦當用此既明之惠其君典常是式諸侯方將  
均受其施今天既以中國之眾先王境土全付王  
者而王亦惟專用明惠和憐迷民先之後之使弗  
迷而至道夫民不可強以作惠之事王惟有以和  
悅其心導之於前歐之於後使之欣然鄉進欲罷  
不能至於自明則前日之迷不能昏蔽之矣斯民  
厭足之道無加此者先王受命已如茲監蓋所欲

以傳之萬年王者子孫之能永保斯民由其有明  
惠耳諸侯受天子之職固當不忘先王明惠之教  
無以厲殺為意則可以神明其教矣梓材亟稱王  
事蓋周公之語也誥雖受之康叔固將復之於王  
君臣交修而後道化行也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  
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又曰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周公大告羣后并以王道致之康叔  
交修之責方伯當任之矣康誥酒誥梓材之作發  
於新邑之會若非作洛之事將有說也凡先王發  
大號令必因諸侯之合而訓之其不徒然亦不徒  
通志堂  
三頁十五  
書古文訓卷九  
十九  
合諸侯而已三誥之作其以作新商民者乎

書古文訓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召箕

惟式月无星粵六日乙未王龜步自周則望于豎惟  
 太采先周公昧罔粵若徠式月惟丙午朔粵式日戊  
 申太采龜望于条卜罔粵无星凡則經營粵式日庚  
 戌太采粵自歷殷攻位于条内粵又日命曼位成若  
 翌日乙未周公翰望于条則達觀于新邑管粵式日  
 丁巳申牲于郊牛式粵翌日戊午粵望于新邑牛式  
 羊式豕式粵七日命孚周公粵翰申書命歷殷戾甸  
 男當柏年无命殷歷殷不徙

三書六元

書古文訓卷第十

十

通志堂

日月之合謂之朔遠而相直謂之望朔而明生望  
 後魄生朔為月之一日望以月大小為之盈縮十  
 五若十六日也豐武王都周即宗周武王之鎬京  
 也鎬在京北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水者去豐二十  
 五里洛汭今河南府周之成周也伊穀瀍澗所入  
 故曰洛汭成王將營洛邑故遣召公於文王之廟  
 召公至洛卜之而吉則謀營度之事乃與殷民攻  
 治朝市廟社之位位成而周公至乃行視以計功  
 以二特牛告祭天地於郊遂作新邑之社祠以太  
 牢朝會庶殷諸侯賦以工役之事各書其命用以

治功各如所賦而分治之故曰不作觀管洛邑可  
 以深識先王建都力役之事遺之於廟不敢專也  
 召公得卜則經營以身任其事也召公治其目周  
 公治其要知設都之慎重二公之叶心也告天而  
 後作社作社而後賦功神位定而後人事從之以  
 書命賦諸侯各以其職分治人力之勸治功之專  
 不速而成用此道也康誥采衛亦至而不使者役  
 不及遠因其來會而見不之使也

三書六元

書古文訓卷第十

三

通志堂

太采粵自歷殷冢商出取幣粵復入錫周公曰搯手  
 譜管成王若公奔苦歷殷越自粵馭善解序皇天  
 帝改年元孚兹大或殷也命惟王殺命亡量惟休亦  
 亡量惟解解序害元奈何亞敬天无選矣大當殷也  
 命兹殷多先嘉王圣天越身後王後民兹躬身命身  
 矣智藏瘵圣夫知采抱攜持身婦學自哀籲天俎身  
 亡出執解序矣亦哀兮三亡民元眷命申楹王元振  
 敬惠昧古先民大憂天迪初學采面乱天若今昔无  
 隊身命今昧大殷天迪威采面乱天若今昔无隊身  
 命今冲罕單則亡遺善苟曰元乱哉古人止惠張曰  
 元大耐乱甚自天解序大王雖小元罕才元不耐誠  
 于小民今休王亞教後申顧魯于民暑王稼繁上帝

自舛于土中

太保諸侯既賦書命而出取幣復入以禮見周公也曰旅王若公本以旅王今用之周公若公及之也拜手拜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以旅王者并告諸侯及大夫故又曰詰告天以周代商命以為天子故曰改厥元子元子嫡子也周之代商雖有無窮之美而憂亦如之其何為而致然故不可不敬惠天之所以永終殷之命者而先固多賢王而傳之後人厥終之君不能自明其智昏迷失道失其智而病乎商民商民籲天無辜不知計之所出人人

書大訓卷十

三

通志堂

但知抱攜婦子以避其禍則又執以出亡之罪天哀下民眷用懋惠而代其命王之嗣服固當敬於敬惠觀夏商之始王莫不對越上天順考其道今王嗣其代惠則不可遺弃老成之人謂古人之道存焉而況其能與於天之道者今王雖幼實天之元子必將大能感人以誠為今之美王之顧畏人心之險則不敢後於誠敬之道求土中以營洛邑固將嗣服天之明命因陳戒而明作洛之意所以旅王公而告庶殷也在天言有神也詩曰三后在天相視也迪從也子保順從而保若子迪格保順

其格天之道而遂保之皆受命之謂也誠誠之感物也暑險也

且曰元龜大邑元自昔配皇天於禋于上下元自昔申又王身大成命亂民今休王先躬殷馭辜杖介于我大周馭辜節性惟日元邁王敷從所亞可亞敷惠我亞可亞警于大憂亦亞可亞警于大殷我亞敷知曰大憂躬矣命惟大厥季我亞敷知曰亞元延惟亞敷年惠尊早隊年命我亞敷知曰大殷殷矣命惟大厥季我亞敷知曰亞元延惟亞敷年惠尊早隊年命今王早殺年命我亦惟茲或命早若王尊初躬

書大訓卷十

四

通志堂

周公書名不書爵者不敢當王禮也其告召公諸侯者謂建新邑固將用是修惠配天而慎祀鬼神并由是以治天下用成王之大命治其民人

為今之休美王先服用殷之御事使與周之御事  
 同事無間則民可得而治財節其性推之以往實  
 賴王者敬為之所王能敬惠則可以節成殷人之  
 性惠與之同底於治敬惠之事當取監于夏殷天  
 命不可見其歷命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我所知  
 者惟不敬惠以早墜命王嗣夏商而有天下亦當  
 嗣有其功今王始王猶人子之始生生子者敬之  
 於初成其天性之智是為自作天命之法則王當  
 大尔之命哲與其吉凶久長之道王初服命定此  
 新邑謀始之事莫如敬惠敬用尔惠則亦自求歷  
 年之道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而使之以  
 非道將求其治亦無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  
 然非王居至善之意惠刑於四海民亦何所放傲  
 修身而天下法所以安其民敬惠之修是乃王之  
 自貽哲命也王惠之願必由勤卹其民而得惟欲  
 自同夏曆之永固當勿墜殷之所以受命是故祈  
 天永命在於得民而已  
 據手譜昔曰予小呂敷呂王山惠民百而學魁友民  
 采殺王豈命明德王末大成命王亦庶哉非敢勤惟  
 據來會廟共王耐新天寶命

讎對也友民親民者也周公拜手稽首所以答召  
 公諸侯也自稱小臣猶前之名周公蓋對王之文  
 也以王所以對民親民之臣保受王之威命明德  
 不敢有其功也末有成命將終保之也由畏天而  
 終敬厥惠保天明命為王自願之道公與羣臣惟  
 能承輔而已我不敢勤不敢敬勞羣下以行天子  
 之禮受其幣者固將薦之天子充其所能以祈永  
 命於天尔王能王之良能也  
 彖彖  
 周公據手譜昔曰朕復乎明侯王如亞敷及亞亞  
 命正命于曹曹大昧東土元亞廷民明侯于惟乙  
 兼翰皇于彖彖戎儿河勝黎水戎山儿淵水東瀝水  
 鹵惟彖會戎又儿瀝水東亦惟彖會伴徠呂圖及款  
 儿王據手譜昔曰公亞敷亞敷亞山休徠昧元廷  
 周匹休公元正玩伴徠徠師于儿休西吉戎式人共  
 貞公元呂子萬傳季敷亞山休據手譜昔書  
 周公在洛再拜而遣使復告也明辟王也其復於  
 王者王之敬畏天道若不敢及其始基以定受天  
 命者故我繼召公而東相土作京邑以定民志明  
 王者之受命初卜黎水而不吉故卜於瀝淵之間

得洛汭之北復使使獻管國之圖并卜之兆王之拜手稽首而受王者所以禮三公且重作都也禮諸侯卿大夫拜而君答拜王者答三公之拜其道一也公能敬天以死天天命則公之功與國咸休使來視我以龜其兆美且恒吉我當與公共正天下敬受無疆之休拜公誨言安承周公之教也洛師猶今言洛京也洛食墨龜令卜灼而非見於墨也兆見於墨曰食墨不見於墨則不食矣俾使也匹配也肩嗣也黎水在黎陽近商舊都既不可居周京又遠卜商近幾不吉則卜遷於河南矣召告無卜黎事略之也周公承用召公之卜而謂之我卜前固言肩保矣

周公曰王犀奔殷祀禋于新邑成秩亡亥子竺百王倅刃王于周子惟曰歷十豈今王即命曰記珍宗呂珍徒元禋惟命曰女殺命竺致丕眠珍歡粵女元恩自教工孺子元棚孺子元棚元建亡若火亂燄燄身粵焯斂亞元鹽身若彝及改事如子惟呂丕周王建新邑倅實即十條明徒十珍悼大成哀女甯十豈稱量也殷盛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稱量盛禮所以財制未舉之祀前不在祀典者將量其功惠輕重

書大訓卷十

十

通志堂

舊雖無文今將秩敘之也周公以王初建新邑當議殷禮非天子不議禮故將整齊百官從之從王以來東都庶將有事於此王即以此命周公曰記人大功定其宗禮以舉大事而命之言曰汝厚輔我受天之命考載書以量人之勲勞悉汝所自教之臣工以治乃事孺子自有周之臣工可以從此朋僚而往無若莫如也莫如火初燄燄及其光之所燭次敘其事不可使至於絕乃有後時之悔故當及初營洛以作元祀若我則將與周臣工俱往東都故使東都之臣歸就汝官明秩功祀惟大之厚惟裕之成則列於祀者無非功惠之人永世無窮人無得而議之也焯明也孺子王自稱也而周公亦稱以孺子蓋通稱也

公曰已女惟冲半惟只女元敬戴百侯言亦戴元十亞言言多儀儀亞及物惟曰亞言惟亞復忠言言凡民惟曰亞言惟言开爽母粵惟孺學敘舛亞暇聽舛教女于裴民彝女粵是亞發粵昔惟亞留才竺敘粵正父宅亞若于亞教廢粵命女往敬才子于明釐才彼衰哉民亡德用歎

書大訓卷十

十

通志堂

之臣也夫神之享惟惠克享無惠之享神不享矣  
繁於享而禮物不稱是誠無與於祭民弗之享而  
況於神乎神之不享將爽於事而輕侮之惠起此  
周公夙夜敬恭而無有暇豫者王誠分我弗暇之  
意則當聽我教言修厥輔民之道此之不勉是乃  
無永年矣養勉也頒分也正父謂武王也厚敘武  
王之事母有弗及是乃斐民之說我則不敢廢命  
在王亦須敬之我惟政本之明王當裕乃輔民之  
惠無遠於道以取禍戾乃慎終於元祀也物者物  
則之物儀祀事之所用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三頁全  
書文訓卷十  
九  
通鑑卷  
天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然不及物之謂也  
王若曰公明采子冲半公舜丕惠惠君子小學敷  
武製奉言矣侖味匪三匹民屈節憚宗將礼舜秩元  
禋成秩亡友惟公惠明茨于上下勤舍于三匹旁  
敷敷得與亞悌文武勤教于冲半夙夜必禋王曰公  
形斐迪竺空亞若昔  
成王自謂賴周公之惠明保于小子公誨我以大  
明之惠導我發揚文王武王之烈享受天命以此  
和四方民其恆心安宅此眾憚敘功宗將之以禮  
稱程命祀畫修遠典實賴公之明惠昭于上下不

敢暇逸施實惠於四方化之罔不穆穆和微進於  
平治文武勤民之教用是無有昏迷故我得以朝  
夕虔恭慎於祀事公功厚於輔導亦云至矣惟終  
之戒故所望者後亦若是而已

王曰公子小學丕遐即侯于周命公逸三匹迪爾未  
止于宗礼亦未育教公珍迪將丕遠警我士舜王  
采文武衆民爾爲三補王曰公止于建已公珍肅將  
祗離公亡未才哉惟亡敷于康嵩公勿替荆三匹丕  
丑言

其退不敢讓也即辟于周將定命於洛也非惟即  
辟固將封公之後且順治四方之臣尚多未正宗  
封之禮而公之功則亦撫之未逮今將順道以命  
公後使我臣士官司有所監觀以保文武之民而  
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輔以成先王之治永有  
天命恐周公之不欲當是禮也故又使之安定告  
以必往且曰公之有此勲勞非敬肅以將之則何  
以得人之祗樂之於公得無勞乎我以公之勲勞  
故享無厭之安治公勿墜此儀刑之道則四方之  
眾將世世來享於周矣

周公捧手謂昔曰王命予徠承采爾祖殺命民越

貞其製于武王弘朕孺孺半徠昧冠于大博箕股獻  
民商為三正新侯迺周龔先曰于自昔中又萬苗咸  
休惟王大成績于且以多半迺馭書坐舟人成製高  
于帝迺周乎先于朕昭單對單衣祖惠伴徠德股  
貞命宣于呂錫曾式貞曰明禮擇手譜昔休育于亞  
敷宿則禮于亥王武王意竺敘七人算自叛万季厥  
于貞惠股貞弘于王伴股貞承敘萬年于賢觀朕半  
衷惠

周公之告畢事自言我受王命來保文王受命所  
子之民尔考武王之明亦弘大我使奉天子相宅

三十一  
書大訓卷十

十一

通志  
王

於此王來當厚博殷之賢者以治天下為之新辟  
代商嗣命而為周室之先敬恭之主王能居是中  
土用是中道以治天下萬邦均受休惠在王為有  
成績我亦與王圻邑多士共廣先德以副衆人之  
望而為周初信厚之臣今王稽我所以致主儀刑  
謂盡文考明明之德使來愆慎股衆錫我秬鬯二  
貞用康寧我使我股祭神明敢不再拜享王之休  
不敢宿王命即以薦文武之廟而祝之曰先王加  
惠國家俾順有敘身無有遇疾萬年厭飫尔惠殷  
人亦延於壽考使庶股承敘萬年其永觀享孺子

之惠成王之管新邑首以宗功元祀為政議禮之  
祭一皆歸之周公已乃圖報周公之功而公亦不  
敢當也歸之先王而已建國之始其所以示民定  
辟如此其厚為之恭先乎先之道不亦至乎多子  
圻内大夫自非王官皆食子祿故因稱其爵秬墨  
黍也鬯鬱金香草也貞中算以墨黍為酒和以鬱  
金而以為貞實祠祀裸神之物也國語精意以享  
謂之禮誌庶殷而寧周公賜以明禮之貞既成新  
邑用以落之也周公何以得用明禮之祭攝主也  
戊辰王新邑烝祭豕王犝牛弋武王犝牛弋王

三十二  
書大訓卷十

十一

通志  
王

命筮簡侂侂簡惟咎周公于遂王圓懽禮成戎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遂徒簡侂侂侂十十式月惟周公  
挺采豕武豕命惟七季  
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為重大烝之祭功臣與  
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  
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騂赤色也王至新  
邑始定大烝之禮儒者皆稱周公營洛而有制禮  
作樂之事稽之洛誥為可徵也公稱王如不數及  
天基命于乃盾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命  
肇稱禮祀成秩無文王公相讓而公卒成之至於

大禋之禮必須王來乃定議禮之際不其嚴歟方  
周定商之初其仍商禮多矣周公營於新邑然後  
禮樂大備一王制作蓋就於東都之日也周官之  
作則大定矣王者新民耳目豈俄而可作乎作策  
蓋以時周公之勳史逸讀策告立周公之後王設  
賓主於廟殺牲禮祀所謂祀于新邑歲秩無文歲  
格以功非元祀者歲秩之也太室文王之廟也禘  
獻也禘於文王即命周公之後作冊逸誥既異於  
常封矣因禮祀於新邑設賓主以立周公之後亦  
希世之禮也史逸周太史名冊逸之告謂告周公

書大誥第十

十三

之封於文王也惟十有二月史臣以繫戊辰之日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蓋成王之七年周公攝  
政之時也宗功之敘周之所以王天下乎周召作  
周新邑不及他事而惟宗功之記蓋教本也教典  
宗以族得民者虞之汨作實以別生分類成王付  
周公以宗功之祀周公之後則親命之其敘宗功  
謹之如此宗以別族古之所以統天下者禮有庶  
子奪宗功臣為始封之君得自為宗者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祭廟告爾王士王若曰亦設

德多士亞弔吳天大各舉于殷我大周右命將天明  
嘗致王賜教殷命吳于帝諸爾多士非我小國教弋  
殷命惟我亞弔允宅志商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昇惟我丁民乘為惟我明皇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亞通倫則惟我帝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畢惟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成湯革夏峻民旬三已自咸湯里于帝乙宅亞明惠  
即禘亦惟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配我元泉至今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于先王勤家誕至身倫宅顧于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亞采各若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嘗舉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不爾承帝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惟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邑子亦志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三月當為營洛之明年成王幸洛之春也書序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召諸成王俾來歸殷而周公之  
祝辭有曰殷乃引考伴殷承敘萬年則遷民在幸  
洛前矣周書自大誥後多不倫次各以事類相從  
史之法也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士遷民之始始

書大誥第十

十四



以王命告也佐佑治也敕正也代繳取之也引逸引去之也通往也敕正也靈神也神明其惠行也肆如肆諸朝戾罪也天之喪殷周佐天命致紂之罰非周弋殷而取寔天之不與殷不固亂國以輔我周周亦安敢求天子位天既不畀殷國而民之秉心爲作莫不欲以喪殷天明降威亦惟民故古人以爲天去逸惠夏后氏不淫于逸格于皇天故爲中夏之所嚮依其後不用天道而大淫佚夏衆有辭不爲天所念聞用絕其命而湯受命革夏用俊惠之人尙正四方故自帝乙以前皆有明惠以

三十九

書古文訓卷十

十五

通志

撫其祀天亦大建元命而安治之殷王亦克若天澤被四海可以上配天道至紂大不明於天意況又不念祖考之勤王家乃大淫佚不顧天道之顯民之當敬天之不畀乃其不克自明商人有辭致此天罰周王以神道祀天故天命之喪殷告正於下代商之不再舉以商固歸於周我亦自辭謂爾大無法度非我妄動爾商邑之自取我惟天之念畏天討有罪故我肆其不正之罪告天之正而已周公備言商之墜命天之引逸以告商士蓋欲遷之於洛民有重遷之意是故告以革命引逸之意

勉其勤尔

王曰繇告尔多士子惟昔元龜居尔非哉戈人奉惠亞康宜昔惟天命亡真殷亞敢大德亡或師惟尔知惟殷先人才簡大策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德東圣王廷大舩圣百僚子戈人惟聽庸惠繇子敢求尔于交邑爾子惟衛繇尔非子臯昔惟天命王曰多士替朕徠自奄予大奔尔三或民命哉粵明致矣爾後介遐邊炊嘗臣哉宗多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子惟亞尔懃子惟昔命大申今朕迓大邑于兹尔惟三匹宅貞爾亦惟尔多士粵舩舜棗臣哉多孫尔粵

三十六

書古文訓卷十

十六

通志

尚大尔土尔粵尚寧翰止尔声敬天惟界矜尔尔亞声敬尔亞雷亞尔土子亦致天出罰于尔躬尔惟昔死尔邑繼尔屈尔身尔翰尔季于兹尔尔小尔粵興尔尔惠王曰又曰昔子粵或尔尔尔居洛在商西南謂今遷尔居尔於西非我奉惠不靜不安寧尔天命不可違我不敢後天天意當然不當歸怨於我商有典冊之記尔所知也商革命即用其臣有道者爲大官能服行者居庶尹之位有惠之用在我固爲之矣我革商命豈敢淫志於商惟順道行誅哀矜尔衆此天之命豈予過哉我之

伐奄而歸施大政以安四方之國使民各得遂其  
生息尔有遐遠於道比惠之臣我則遷之以明天  
討之罰多順之臣我則爲之宗主商之典册所書  
亦略舉用之矣今遷居尔我寧謀殺尔乎亦欲尔  
命之延爲尔長久之計我之作洛以周室西土四  
方遐遠不可強之賓貢亦以尔商多士奔走臣僕  
之未遜故將爲尔遜之尔不失尔所有土田各有  
安居之業能敬尔事天將憐尔而錫畀尔則壽考  
爵祿可以自致若不克敬何啻失尔土田罰之至  
我當奉行而已尔宜定居於洛自爲久長之計尔

書古文訓卷十

十七

通志堂

之臣僕亦將自此興起尔之遷遜事尔矣又曰申  
言之也申言在我則或告尔以居尔者他人不恤  
尔矣多士遷民之語每及遜事又謂嘗遷尔遐遜  
比事之臣又言惟尔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曰尔  
小子興從尔遷蓋紂末年朋家作仇小民嘗爲讎  
敵習以成俗而陵慢之禍作大夫君子不能制服  
其下者有矣三監以前蓋未之正作洛之意則所  
謂四方罔賓惟尔所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言之  
蓋矣去其無度侵陵之俗以就新王之教化惟時  
申命豈不然乎天邑京師也翰事業也止居也小

子即奔走臣也書序遷殷頑民所以遷之爲此屬  
耳

書古文訓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

十八

通志堂

亡俗

周公曰：辨序商學所亡俗，先知稼穡之難，雖凶俗則知小人，止亦昧小人，身父母勤，稼穡書年，身則知稼穡之難，雖凶俗，身者死，延不則侮身，父母曰：咎，止人亡者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

音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

通志

久久則遠為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勤勞，則圖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為命，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為浮費之用，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嗟然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斯侮其父母，以為前輩無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通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彥任氣貌。

周公曰：辨序商學所亡俗，先知稼穡之難，雖凶俗則知小人，止亦昧小人，身父母勤，稼穡書年，身則知稼穡之難，雖凶俗，身者死，延不則侮身，父母曰：咎，止人亡者知。

自危，以民賦，勉亞，敢充，宜羅，中宗，山言，或七，十，大，季，元，聖，高，宗，昔，昔，德，于，外，采，泉，小，人，終，元，即，位，由，或，亮，金，或，季，亞，于，元，惟，亞，于，由，也，亞，敢，充，宜，嘉，靖，殷，昔，皇，于，小，大，亡，昔，或，師，羅，高，宗，山，言，或，三，十，九，季，元，聖，祖，命，亞，詔，惟，王，昔，為，小，人，終，元，即，位，爰，知，小，人，止，亦，耐，采，德，于，歷，民，亞，敢，侮，莫，寡，羅，祖，命，山，言，或，或，十，大，式，季，自，昔，年，建，立，王，生，則，俗，生，則，俗，亞，知，稼，穡，山，難，雖，亞，昔，小，人，止，覺，惟，滋，樂，山，初，自，昔，年，建，亦，宅，或，山，言，或，十，季，或，七，八，季，或，三，六，季，或，三，三，季，周，公

曰：辨序年，亦惟哉，周太王，王季，亨自，抑昔，亥，王，早，舛，即，廉，形，田，形，微，柔，懿，龔，襄，采，小，民，意，慕，莫，寡，自，翰，至，于，日，中，仄，亞，皇，暇，會，胤，咸，味，万，民，亥，王，亞，敢，般，于，幾，敗，呂，歷，昔，惟，正，山，共，亥，王，殺，命，惟，中，身，年，言，或，三，十，季，周，公，曰：辨，序，山，自，今，享，王，則，元，亡，至，于，觀，于，俗，于，幾，于，敗，呂，万，民，惟，正，山，共，亡，皇，曰：今日，湛，樂，由，非，民，由，昔，非，矣，由，昔，昔，人，不，則，大，魯，亡，若，殷，王，殺，山，休，爾，由，于，酒，惠，哉。

音

書古文訓卷十一

二

通志

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子，舊，說，祖，甲，太，甲，史，記，以，為，祖，甲，淫，亂，殷，益，表，國，語，亦，云，祖，甲

亂之七世而殞故說書者皆遷就太甲謂之祖甲然書稱商王之賢而壽者曰中宗曰高宗曰祖甲於周稱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次第不可誣者鄭氏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以立弟不義逃於人閒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書以易數推祖甲繼祖庚之年歲在壬戌康辛立於乙未蓋與書合學者不信周公孔子而傳記之信亦大繆矣有乎威如嚴也不敢慢恭也執事敬寅也天威不遠顏咫尺畏也以嚴恭而敬畏天命加諸己而不願則不加諸人以身為度而以治安其民其賢固已可尚而猶

書大傳卷十一

三

通鑑

謹於燕安之懼則亦何暇自逸中宗享國七十五歲誠知所以自養矣甘盤隱者小乙不可屈致則使武丁從之於民間故初立而不言惟其恭默以思故一言而致治然亦不敢荒怠由善善以安殷國無小無大罔有失職之歎享國五十九歲為知安靜之理矣祖甲逃位於下知小人之勞苦故能惠下敬寡保安其民享國三十三年蓋忘人主之樂矣生而安逸不知稼穡從來則不知其勞安樂之耽適所以自戕也享國不長自取之也太王王季能自抑畏故不敢從于逸樂文天早服有事君

之小心用以安民勤農成其功我惠柔而大甚美而恭以懷小民小民斯保息安鯨冢下無窮人自且適中食息不暇以親民事至於太和則固不敢盤樂遊畋故能刑於下國用之以正而所供者無不正矣四十七歲而享國九十七歲而終謂之中身蓋年居其半耳人主之逸莫逸於勤勞逸樂本以適情用以殺身多矣喪邦覆族皆由此道周公之戒曰觀曰逸曰遊曰畋觀如觀社觀魚逸謂燕安放逸遊謂微行遠適畋謂射獵毬馬好之不已皆謂之淫淫之則荒荒則無所不至酒色便嬖放

書大傳卷十一

四

通鑑

僻邪侈之好將不期而自進殃民害物之政將由此作至於傷生覆國禍敗作而不自知逸樂為通其情果何益也周公戒成王以四者繼之以民惟正之共身正而率人民無敢不正矣無謂一日耽樂而不害於訓民之事順天之理欲不可長傲不可縱習安之久固將敗惠敗度其得大咎必自此言作也紂之悖亂酌于酒惠紂寧自謂足以取亡滅乎惟其溺志酒荒作威為虐而不自覺是端練酒而至由逸樂敗之也鮮安也

周公曰鯨冢我輩曰古山人鯨胥嘗苦胥采惠胥教

善民無或胥囑張為此年亞聽人傳魯山變爾  
先王出正對皇考小大民亞則年心莫命亞則年口  
禮祝周公曰維序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命及我  
周文王纘三人迪嘉耳或告止曰小人命女晉女則  
皇自敬惠耳魯曰朕止魯允若昔亞雷亞歌函悠此  
年亞聽人傳或囑張為公曰小人命女晉女則也  
則若昔亞魯念年侯亞寬綽耳心爾勅亡辜傲亡枯  
爾大同是敢于年身周公曰維序享王元警于纘

詩張誑誕也無逸之戒古人以之相訓相告相惠  
相保相教相誨而人無得誑誕以幻亂其耳目此

不之聽邪辭得以訓之則彼誑張之人盡能變易  
名實以奪人之視聽移人之心志至誦六經之語

文其姦言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喜聽之而先  
王之典刑用以顛覆小大之民不得所欲而心之  
違怨口之詛祝不期而起人情固尔非吾何以使  
之然哉故文王及商三王能道其智聞小人之怨  
詈則大省敬惠歸過於己思其何以得此必有致  
之道內省不疚何暇恤乎無家責己者詳何敢  
蓄怒於物或不聽此誑張從而入之信人之讒不  
自觀省不顧於法褊迫其心至於遷怒而刑殺人

非其罪者有矣是不一途而足同歸於怨自處愚  
下則天下之惡歸之矣蘇氏謂人不怨讒而怨聽  
者又引韓非子說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若堯禹者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務以證  
詩張為幻謂古之人無聞知者之證是為得之觀  
於無逸之書萬世之龜鑑矣豈惟可以貽鑑人主  
其救世之鍼砭哉能敬不偷則亡逸之道也

商與

周公若曰商與亞弔天卒營于殷殷无隊年命戎大

周无戢戎亞敦知曰年立魯乎休若天斐忱戎亦

亞敦知曰元弁出于亞祥維序商已曰昔戎戎亦亞  
敦宣于上帝命亞魯獲志天曹越戎民宅尤莫惟人  
至戎後單孫大亞亨龔上丁遏佚奔人茨至家亞  
知天命亞易天雖忱也元隊命亞亨經麻享奔人龔  
明惠至今子小學旦非亨大止迪惟奔人茨倉于戎  
沖學  
書序周召相成王召公不悅而周公作君與舊說  
以為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於書無意況冢宰攝事  
古人皆然求諸金縢周召之心為可知矣周公既

營洛邑召公以為無復餘事不欲留相故周公以古人之義責之其名召公蓋周公攝政時以先王為言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亟稱召公之言與相反覆究其所學所以開釋其衷也商亡周繼此命之在天者至於立國久長順天輔誠之可信與終凶於其國者是在天意非周公之所知也若召公之語則曰盡在於我我當敬天不怠不能遠念天威之可畏與能使民敬順而無違之咎者皆在人耳尤過也公言如此若嗣王不克敬畏天民而墮絕先王之明公老於家可得不知其事乎

書大訓卷十一  
七  
通志堂

天命不可輕亦未易信或有喪亡不克久遠繼紹先王敬恭上下光明之惠我尚不能正己何以順道先王之明而施之孺子公知天道在人而已當思所以叶濟之道不可違也

又曰矣亞可也哉衛惟靈王惠延矣亞壽澤于亥王  
最命公曰爾與哉脊聖管咸湯无殺命昔則大若勅  
尹截于皇矣聖大命昔則大若采與聖大戊昔則大  
若勅德目岷威于上帝算咸又王家聖祖乙昔則大  
若辨取聖武丁昔則大若曰般衛惟絲大敷采又大  
殷故般孔德配天多厥季所天惟醇右命則爾寔百

姓王人宅亞乘惠明而小呂屏戾旬刻咸韓矣惟絲惟惠再胤又年侯故式人大昔于三匹若于宜宅亞是乎公曰爾與矣爾參叔采又大殷大殷單矣威豈今女賢念則大固命年爾明哉新船昔公曰爾與聖管上帝創申勸靈王山惠元藥大命于年躬惟亥王尚声攸味哉大夏亦惟大若號叔大若閱天大及散互生大及太熊大及萃官格又曰亡耐建徠絲迪彝教亥王蔑惠各于或人亦惟醇右乘惠迪知天豈博惟昔昭亥王迪見冒脊于上帝惟昔最殷命才武王惟絲三人尚迪大業後泉武王誕將天豈咸劉年敵惟絲三人昭武王惟冒丕單再惠今天子小學且若汙大川子建泉女與于淫小學同未至位誕亡哉責收宅勗亞及考船惠亞各哉則鳴鳥亞脊張曰元大耐威

書大訓卷十一  
八  
通志堂

又稱召公之語謂天道不可信在我之道而已天之不棄文王用受天命亦由武王之惠有以延洪之也以為天道在我則王者不能自致伊尹輔湯太甲伊陟臣扈之相太戊皆建格天之惠巫咸治安王室亦大戊之輔也若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皆循道以教王保治其國商家崇禮祀天之久

由其有純一之惠保佑天命商民商士罔不明惠  
卹祀下至小臣外而蕃屏諸侯沉皆奔走以承此  
惠稱其事以輔其君之治上下同有是惠故謂之  
純純惠配天則當世之所施為其信必於天下若  
著龜之神矣有久長之道者斯有永年之壽壽天  
惟人所主故謂平格天之保又有商有商嗣之自  
以淫威而滅公監於此則有治道以固存我天命  
大明我王國者不可不務昔天創商之亂繼進武  
王之惠以集大命由其先王文王克修惠以和中  
夏其臣有執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公固  
以為咸有純惠無有彼此往來之間惟循常教以  
輔文王而文王之微惠及於國人惟此五人為能  
順天知命秉茲純佑之惠以明文王之道升聞於  
天以受代商之命武王之世號叔死矣而四人者  
尚皆順有福祿以輔武王伐商覆冒天下大能盡  
其稱事之惠今我若浮於川賴公以濟公無責我  
身濟天下當如未嘗有我或收藏尔惠不勉我  
之不台在公元老猶不降志我輔則何以率天下  
而格周之命哉嗚鳥不聞憂之至也鳥聲喧矣而  
不入於聽心不在聽也元老之不我顧必我無以

三十一  
書言文類卷十一  
九  
通志堂  
精太

安之於公且不可留則何以格天之命鄭康成說  
造成也者造老成也詩曰小子有造周逸書曰追  
學文武之蔑孔晁注謂微惠是也勸進之也  
公曰解序商鞅元警于茲我敢命亡豈惟休亦大  
惟難告商幽繇哀哉亞已後人悵公曰弄人專幽心  
幽悉命女怨女民極曰女明助禹王至聖竟茲大命  
惟文王惠丕承亡豈也公曰商告女嬖允采與元  
女声敬曰子警于殿舉大亞鞅意哉天喜于亞允惟  
鞅茲算于惟曰襄哉式人女大合才曰曰聖昔式人  
天休芋望惟昔式人亞成元女声敬惠明哉咬民至  
攘後人于丕肯解序坐非昔式人哉式人望于今日  
休哉成威亥王珍于亞急丕冒海竭出日空亞衛界  
公曰商于亞鞅若茲多算于惟則憇于天德民公曰  
解序商惟幽知民惠亦空亞耐耳初惟元只祇若茲  
謹敬用乳  
監于茲觀前事也我受命固無疆之美然亦大不  
易故告公所以用裕廣我惠毋使我之不惠以迷  
亂為後之人且先王盡心布命建汝上公以道為  
民之極其辭有曰以汝明惠勉所偶之君在盡乃  
誠貞載天命惟文王之惠之承在公亦當念此無

三十一  
書言文類卷十一  
十  
通志堂  
精太

疆憂恤我前誠告汝之言曰太保汝克敬監於股  
之淪喪由否之極爲我畏念天威我有不誠於惠  
汝當以是告我責以成此文王之功則公所以偶  
王豈不合於所偶之道公復我之言曰昔在文武  
天休其惠日以滋進良由文武之道仁而不殺所  
以受天休命汝亦克敬乃惠以明俊惠之人相與  
將順嗣王納於是道謂我昔嘗厚輔文武故我獲  
受休命至於今日固當與我同成文王之功永永  
不怠大覆海濱以及日出之地使之咸若今胡不  
惠我如此多多之告乃欲去我而老成之不欲公

書文訓卷十一

十一

通志

去爲閑天人之道無所依尔惟公知民惠之所在  
既善其始當圖其終謹此而留以敬爲治則公不  
惟不負文武之寄成乃偶王之惠在公終始之道  
亦當尔耳偶配也後人嗣王也二人文武也

蔡中山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筭沃心導致侯管筭于商  
囚蔡筭于艱从呂車七兗各霍筭于歷人忒季亞凶  
蔡中育育祗惠周公呂爲卿士筭卒導命彤王昔山  
蔡

冢宰天官太宰也古者國有大喪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者三年古人皆然今見於書高宗伊尹而  
已周公以成王之幼歸政差晚先儒以爲踐天子  
位爲不明於禮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者周制多  
以上公兼領其事職無不統春秋六卿三公皆不  
詳見自太宰至於宰士必列之於經冢宰之司達  
之於天下也致辟行法也不曰殺而曰辟管叔之  
罪當於大辟也于商者管叔會武庚爲變故破商  
而遂誅之郭鄰地名周逸書作郭凌漢榮陽之號  
亭也郭號古文通用凌險地也孔氏謂在中國之  
外非是左氏傳蔡仲蔡叔謂致其法耳囚繫治也

書文訓卷十一

十一

通志

不必在中國外蔡叔與武庚亂隨其被執之地而  
囚之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則管叔所囚  
蓋東號也廢爲庶人奪爵也以車七乘使食七里  
之賦而不得以爲政養之亦以衛之也齒官次也  
周禮有終身不齒者有悖吝而復齒者三年不齒  
後復齒其爵也蔡仲蔡叔子也克庸祗惡能自敬  
惠也卿士天子之六官也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  
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囚霍叔  
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爲卿士仁人之於兄  
弟其不宿怨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



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  
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復蔡仲受爵罪人  
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

王黎曰小學胡惟介衛惠改行言脊身絲縠子介介  
戾于東土徙即粵豈教才介尚蓋莽人出魯惟忠惟  
孝介粵邁迹自身身勤亡息呂坐憲粵後衛粵祖亥  
王出葬嘗亡若介于出奠王命皇天亡親惟惠是補  
民心亡憲惟惠也哀為藉亞同同歸于亂為亞亞同  
同歸于爾介元茲才脊身初惟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三百四

書古本訓卷十一

十三

通志堂

兄弟康漁小民衛自中亡徒聰明爾舊章詳粵師聽  
宅呂庚亡改身庀則子式人女嘉王曰緝序小學胡  
女建才亡床弃厥命

率德循道也改行與前人異行也猷用也率道而  
行能慎於用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  
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  
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蓋前人之  
愆掩蔡叔之惡也蔡叔以不忠孝抵罪尔克忠孝  
則可以蓋前人之愆也忠虔恭尔職也孝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也邁迹自身遠猷必自身修始也猷

恭無情所以垂法於後文王常訓在所當循也蔡  
叔之違王命其可違乎天之難謹然而親輔有惠  
小人難保然惟懷君之惠無惠無惠則天怒而人  
怨矣善道非一而治同惡惠非一而亂同勿以一

善無益而弗為勿以一惡無傷而弗去日遠於亂  
而惟治道之歸矣善始者不必善終善終者所以  
成始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故終始惟一惠  
日新而亡困始勤終怠固困窮之道也績前功也  
前功勿以為足尚當益懋交鄰國屏京師親同姓  
非惠之懋無以也獲上有道兄弟親睦而通鄰國

三百五

書古本訓卷十一

十四

通志堂

之好民得安其田里遂其學業此康濟之道也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每事由中之出則無情欲之  
害可以得諸天下人亦無得而誑之矣不率視聽  
之正而好新奇之作以驚民之耳目謂之作聰明  
作聰明者必亂典章之舊側言邪說淫遁之辭也  
邪說之來由吾無以察之也無以察而聽之則吾  
之常度有時不能自守審於視聽則知其所自來  
矣率自中自無好新之過審視聽自無偏聽之感  
則舊章常法無時或亂天子亦將美乃惠也率是  
道也謂之無荒無失俄而怠豫則荒失王命矣周

公微子之命無一言及武庚亂者蔡仲之命則揚其父罪以戒其子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可以觀之矣閔其父之不道厲蔡仲以忠孝之道親親之至無形迹之嫌也

多已

惟二月丁亥王徠自奄皇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絲  
告亦三或多已惟介殿戾尹民哉惟大各介命介宅  
亞知憐惟圖天山命亞密豐志于禩惟帝各哉于夏  
大夏庭耳倫亞官儼于民粵大淫且亞声矣日勸  
于帝山迪粵介貞眷卑圖帝山命亞声關于民山麗

書大訓卷十一

十五

通志堂

大各罰密爾大夏因命于內爾亞声爾承于放宅  
不惟進山龔憐茶于民亦惟大夏山民饗董日欽刺  
創夏邑天惟昔求民主粵大各照休命于戚湯割  
大夏惟天亞界純粵惟日介多已山詔民亞声留于  
多言惟夏山龔多士大亞声明采言于民粵齊惟獻  
于民山于百為大亞声開粵惟戚湯声日介多已東  
代夏庭民主眷卑爾粵勸卑民對山勸日山于帝乙  
宅亞明惠眷勸亦声申勸粵囚于翳多華亦声申勸  
爾醒亡祐亦声申勸今山于介侯亞声日介多已言  
天山命繹序王紫曰算告亦多已非天育醒大夏非

天育醒大夏粵惟介侯日介多已大至圖天山命爾  
大暑粵惟大夏圖耳政亞龔于言天各皆舉大苗開  
山粵惟介爾後王倫卑倫圖耳政亞蠲烝天惟各皆  
舉惟聖宅志庭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  
學孫庭庭民主宅可志聽天惟求亦多已大獲日書  
爾卑顧天惟介多已宅哉顧山惟哉周王爾承于放  
声哉申惠惟奠神天天惟式教哉申休東界殿命尹  
介多已

尹氏邑大夫也大降尔命伐罪而救之湯火之中  
也圖謀也圖謀天命當循天理圖天之命而不敬

書大訓卷十一

十六

通志堂

念神祀為自絕於天矣有夏祀天而逸厥惠曾無  
愛民之言其心可知淫昏之極未始一日進於天  
道以圖天命啓其民明其所附故天降罰增高夏  
亂而禍牙於內既無神明之惠何以承事上帝惟  
不敬進於道故大為民荼毒日所敬用無非貪叨  
忿戾之士其自斲喪若剗割然天乃求湯絕夏用  
其大罰天界純德夏王不純故不之界惟以示民  
之義不欲夏祀之久由是夏王禮免之士無以自  
明其惠以保夏士於民凡百施為大無啓迪之道  
虐用民力其一事耳湯之代夏作主寔由民心簡

在於湯湯惟謹其所附用以勸民刑之所加亦民之勸自湯至於帝乙謹於刑罰皆其明惠之用致大罰釋無罪無非用勸及紂乃不克嗣豈天用棄夏商之祀蓋紂以淫亂而圖命於天有詞者衆夏惟不能圖政神大不享則商因閒取之紂又自縱自絕不潔祀事故天從而喪之世雖聖人心不在道必將狂蕩而失其聖狂夫而能念道豈不可爲聖人乎惟聖與狂念與不念而已故自戡黎觀政以來寬紂五年之久待其閒暇自改庶幾念道天之眷商孫子豈不厚乎紂爲民主竟無可念可聽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七

通志堂子元

之事故天求於萬方將震紂以威罰以啓其所眷顧而萬方之主無可受天之顧者武王神明其惠可以承天之祀其惠爲宜爲用可以典祀皇天道至教而周之美法之是以爲天所簡用以代商正尔萬國商周興喪如此汝多方固已聞之而得監其興亡自求多福商之末俗其可一日安之麗附也甲萌芽也荼毒苦也饗貪憤念戾也屑衆也簡擇也多方猶萬方也旅上帝之祭也周公曰王若曰公在王側以王命告也

今哉害敢多寡哉惟大各尔三或民命尔害亞忱哀

出乎尔多已尔害亞夾介义哉周王言天出命今尔尚死尔死咎尔田尔害亞憇王戾天出命尔出迪婁亞彭尔心未悉尔出亞大死天命尔出屑羽天命尔出自徙亞奠圖忱乎止哉惟昔尔教告出我惟昔尔并喫囚出出乎再出考武考大亞用我各尔命哉出开大罰極出非我大周乘惠亞康寧出惟尔自逮枯誥命之出以通上意而已多則民玩於聽慢命之所由起也有以喻民可矣寧在多乎周公不敢多言簡易之道也周既全尔多方生尔當誠裕乃惠各各於厥邑挾尔大福佑我周王以享天命尔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八

通志堂子元

不出此何不念尔田宅非我有周則非尔有固當順我周王以奉天之熙盛乃屢道之而不自靜天已命我有周爲尔之主尔不我愛是爲不安天命而盡棄之尔乃自爲不道以圖誠正之安我不尔罪姑教告之尔不我聽則戰懼尔以囚繫刑獄周之於汝盡矣至于再三而猶不聽則爲自絕我之所全尔命故我致汝于辟寧我有周之惠不安寧汝汝之罪罰實自取之正謂報伯大夫所謂小大多正者也

王曰緝虜繇告尔大已多士泉股多士今尔群衆臣

戒警不禩越惟大胥柏小大多止介空亞亨集自徒  
亞味介惟味才介室亞齒介惟味才介邑亨明介惟  
亨勤傳善介尚亞善亨凶惠亦則呂致教亞傳位亨  
閱亨傳邑基介介傳自昔彖邑尚留力畋介田矣惟  
卑矜介戒大周惟元大介齊介迪東聖王廷尚介善  
大勛聖大祭王曰緹庫多士介亞亨勸忱戒命介亦  
則惟亞亨言凡民惟曰亞高介傳惟俗惟頗大隸王  
命則惟介多已按矣止豈戒則致天止罰離邊介土  
王曰我亞惟多善我惟祗告介命又曰昔惟介初亞  
言敬亨味則亡戒師

書大訓卷十一

十九

通志堂  
公濟

商之小人不敬其長為日久矣其詳多方見之遷  
洛之初周公固謀和治之矣其長未能財節而因  
奄夷之動復有二三故周公告以紂及夏之亡使  
之知畏彼為人主而猶喪敗況匹夫乎公之數其  
不圖忱正則傲上之風猶未變也多方之告故終  
責其君長俾為之節我觀尔之人臣僕今閱五年  
相君相長小大正人之吏夫豈無有汝皆不為財  
制民之自為不睦尔之家邑不親在尔所當和之  
尔邑之有光明由尔能勤於正尔當不憚於凶惠  
而當修尔和敬之道自觀乃邑以謀介福凶惠傲

誕皆尔之未敬尔近自洛邑以及多方皆宜勤治  
土田自致天之矜恤則我國家當錫尔以介福其  
有道者簡充王官之選又宜各事尔事其能事者  
亦將處之百僚之長尔勤於事而民不勤俗不變  
者蓋無此理尔不能進民誠服我命則尔無以享  
國而民亦不享尔事乃尔不勤而有頗僻之行違  
我之命為尔迎取天威而我天罰之行將斥遠尔  
我之不敬多告尔者蓋將警尔天命所在尔聞易  
簡之告不可忽已又申告以尔初不以民和為敬  
大罰之至無我怨也民弗率而責其君長勤事勤

書大訓卷十一

二十

通志堂  
公濟

事所以勸功也君長之怠民不得而治矣殷民貳  
而并及多方之告非獨居洛師者為殷民也五祀  
三監叛後之年也穆穆和敬克忌憚也閱視也案  
三監之亂淮夷奄夷固嘗動矣周公遷民洛邑已  
有朕來自奄之語多方戒以自時洛邑則成王淮  
夷之役在於洛成之後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知  
三監之亂王未始親行也先儒以為是役在周公  
歸政之後未之考也周公曰王若曰寧已歸政之  
語乎自武王之伐商至周公之歸政三監淮夷之  
亂蓋再作矣商人化於紂之威虐不已深乎周公

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讐以威而勤於教懷柔其  
惠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  
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  
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奄在兗州  
曲阜縣所謂魯淹中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後學 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一

二十一

通志堂  
公齋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 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攢手諧普告旱天孚王矣用咸厥于王曰  
王左右憲柏憲任準人綴介虎賁周公曰解虎休絲  
知卹絲才古止人迪惟大夏粵大室大競顛峻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惠止行粵敷告教于后曰攢手諧  
普后矣曰罔粵普罔粵毋罔粵準絲惟后矣蒸面用  
丕普惠則粵罔人絲粵武罔亡誣民桀惠惟粵亞從  
建任是惟競惠宅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

三百六十六

書古文訓卷十二

一

通志堂  
公齋

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  
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  
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  
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  
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惠臯陶所陳者也三宅  
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  
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  
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  
以衆人之意為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予旦  
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自

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  
 王於治其事一也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  
 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  
 人事夏家者大和俊惠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  
 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惠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  
 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  
 成己惠則官人之事無非惠之選君臣交修如此  
 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惠則三宅所任無  
 有義士君臣相與為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  
 官以惠選而臣以惠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  
 無非有惠之士君之見道進惠豈有窮邪官非其  
 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  
 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  
 也謂官治也

亦弒威湯德丕齋上帝也耿命尊用式大宛亨即宛  
 曰式大峻亨即峻嚴惟丕式亨用式宛式峻丕丕爾  
 邑用叶于年邑丕丕三已用丕式見惠維序丕丕嚴  
 惠恣惟羞對競惠也人同于年當專惟履習倫惠也  
 人同于年政帝欽罰也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三宅之四  
 書古文訓卷十二  
 二  
 通志  
 鄭

充於三宅之選者賢滅也湯之陞為天子以有明  
 惠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  
 選所以作成俊惠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  
 就為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  
 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惠之俊人皆有之惠之克明  
 為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惠由人欲之害爾湯惟嚴  
 恭此道為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于王室則王  
 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惠而惟四方之  
 多罪遁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為大夫卿士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與之同政失惠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  
 而不善者勸此作惠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  
 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  
 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  
 不借也

尊倅我大夏式爾最命命向百姓亦越我王武王  
 知式大宛心焯見式大峻心呂敬豈上帝立民是柏  
 立政任人準夫姆廷式豈席貴綴念趣鼻小尹左右  
 攜朕百司厘府大祀小柏執人表臣百司太史尹柏  
 厘憲吉士司徒司象司空亞狀尼薇纒烝式亳阪尹

三宅之三  
 書古文訓卷十二  
 三  
 通志  
 王倫

亥王惟亨年既心博亨立絲憲嘗司姆人呂亨駿大  
惠亥王宅博隸于歷心歷獄歷脊惟才司出姆夫是  
嘗用莫歷獄歷脊亥王宅敦知于絲亦魏武王術惟  
敦珍亞敦替年詎惠術惟甚勿空惠呂竝我此丕丕  
至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  
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  
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  
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臣  
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三百

書古文訓卷十二

四

通志堂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  
命大夫也丞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  
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  
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  
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  
奄界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  
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  
臣同惠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  
有三宅爲之三事內自侍御至於百史外自都邑  
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  
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惠之士故雖準  
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  
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爲不  
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  
陟焉是用爲訓而已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  
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爲屑屑之教舉其綱  
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  
官之義謀與安惠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  
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不得不勉而至

書古文訓卷十二

五

通志堂

從容中道聖人之惠也

維序孺學王矣繼自今我元立政立豈準人姆夫我  
元亨焯知年若丕尊界爾昧我衆民味我歷獄歷脊  
昔則勿大開山自弋語式我則末惟成惠山彥呂  
又我衆民維序子旦已衆人之微心成豈孺學王矣  
繼自今我子亥孫元勿誤于歷獄歷脊惟正是又出  
自古爾人亦我我周亥王立政立豈姆夫準人則亨  
既出亨絲繹出絲博界又或則亡立政則懸人亞  
嘗于惠是空照圣年丑繼自今立政元勿目懸人元  
惟吉士用勸昧我或冢今亥學亥孫孺學王矣元勿

誤于歷獄惟大司山毋夫元亨詰介戎備且德命止  
蹟已行天下墮于棄廢宅大亞船且觀亥王山耿於  
呂敷武王山大製解庫繼自今繼王立政元惟其用  
憲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介卑獄以死戎  
王或然式大峇呂劉申中勅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貴以成人之義人君之  
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尔也立政必以三宅三  
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我保  
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閒乃為  
善尔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惠之彥是聽是行

書大訓卷十一

六

通志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成惠之彥三宅之賢  
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  
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  
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成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  
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自  
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  
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又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  
立政者則惟儉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惠之訓政何  
由立其時固已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  
君固當儉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尔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  
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  
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  
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戎  
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處於甲兵之禁民  
無冤橫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  
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  
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  
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  
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書大訓卷十一

七

通志

刑為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愈  
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  
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  
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  
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尔由獄以  
為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慎用之治獄五罰有  
敘輕重適刑之中矣勸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  
惠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教而四方刑  
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



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惠之心堯自克明俊惠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教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問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惠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儉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惠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賴以作成故曰尊惠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汝方耑徇戾甸三徯亞廷媛耳州民六舛羣

通志堂

侯宅亞承惠歸考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替大繇刺

亂考未齒采耑考未忍曰唐效譜古建官惟百內大

百揆三岳外大州姆戾柏厘政惟呀万或咸靈夔屬

官倍亦声申又明王立政亞惟元官惟元人今予小

學祗勤考惠夙夾亞逮印惟莽代昔若譽迪耳官立

太幣太傅太采茲惟或公論道經耑變理會易官亞

必簡惟元人少幣少傅少采曰或孤或公弘愧鬻亮

天墜強子戈人冢宰掌耑亂統百官皇三棄司徒掌

耑教專又鎮擾州民宗柏掌耑亂神人蘇上下司

冢掌耑政統六幣考耑或司寇掌耑禁詰姦慝割說

爵司空掌耑土居三民耑鑿初六卿分職各衛元屬  
官倡九姆阜威州民六季又舩式翰又六季王尊耑  
徇考刺庀考三岳彬戾各翰考已登大明黜德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  
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巡侯甸所以撫諸  
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非  
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惠六服  
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  
之巡侯甸非時巡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惠受事也  
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

通志堂

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

孰與為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

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

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

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

內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

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

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為官擇人何

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

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道己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惠故又順古設官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惠以為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之職也官以惠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置三孤導王以惠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為職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為之治

書文訓卷十一

十

通志堂

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教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內舉百官之職而為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解庫凡或有官商學欽粵粵司峇粵出令令出惟行亞惟反目公威公民元允衷敷古入官詔焉目刺政粵亞悒元介箕憲從山帑亡呂物口爾手官著疑翅甚怠冒亢政亞敷牆面莅焉惟煩戒介卿士彭宗惟忠牒廣惟勤惟亨果勘粵宅後難位亞羽僑祿亞羽侈龔儉惟惠亡觀介偽從惠心倫日休從偽心懲日拙屈寬忽召宅亞惟晷亞晷入晷推取攘耐屨官粵呀亞呀政厓舉耐元官惟介出耐再匪元人惟介亞任王曰解庫或夢泉大夫敬介才官爾介才政

三百八十八

書文訓卷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呂右粵侯魯康州民万雷惟亡數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惠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仄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虔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莅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

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  
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惠  
斯無驕侈之患矣作惠者行其所無事作偽者不  
能拚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具偽  
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耶偽其可  
為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  
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固弗惟畏每事  
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  
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  
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書言文訓卷十三

十三

通鑑

三百六十五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烏得而留乎卿  
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為官職之修數大官  
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  
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尔有  
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  
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  
敬之而已

商教

王若曰商教惟尔令惠孝翼惟孝友于兄弟声念于  
政命女尹兹東郊敬才管周公翬采万民哀于惠

建春粵司絲衛耳憲楸昭周公也嘗惟民元又裁嘗  
曰皇紉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惠惟馨尔尚式  
昔周公也繇嘗惟日孳孳亡教尔念凡人未見聖若  
亞亨見无見聖亦亞亨繇聖尔元亥才尔惟風下民  
惟中國耳政莫或亞難大廢大興出入自尔帶尔履  
尔于外曰所甚所繇惟哉后也惠繇虐臣人咸若昔  
惟良繇才

書言文訓卷十三

十三

通鑑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與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  
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惠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  
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惠要道順而能敬既  
已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聞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  
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  
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惠可保民師其  
行而保其惠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  
公之教民待尔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惠  
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惠而民用又其  
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菜盛以祀神必資明惠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  
無時豫怠則周公之惠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  
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爾繼周公之治不可  
不此之戒君子之惠風小人之惠草草上之風必  
偃出乎爾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  
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  
度之於眾眾言同乎爾者亦當繹而後行不可苟  
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  
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  
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書言不訓卷十三

十四

通志堂

不有其惠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  
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  
於君言之不行為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  
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惠而成君陳  
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  
寡人之善也庸非惠乎

王曰爾數亦惟弘周公丕誓亡亦執速世亡倚金呂  
削寬而大刺勿空呂味殷民至侯子曰侯亦惟勿侯  
子曰寬亦惟勿宥惟耳申大亞若于女政亞愧于女  
嘗侯呂止侯專侯狃于愚交想憲爾俗式細亞宥亦

亡忿報于頑古求備于夫必不忍于專于淫于空  
... 大東年攸亦東元或亞攸進年也呂衛元或亞  
... 惟民生重因物大舉莫上所命勿年也乎亦教  
... 質至惠昔也亞彰允升于大縣惟于也人磨最  
福元亦止休兵大暑緝與也

書言不訓卷十三

十五

通志堂

弘周公之訓推廣周公之教也為人上者易以虐  
下司權柄者易以慘刻惟忘勢而循法自無依勢  
倚法之過而於作威刻削何有寬則容物有制則  
不慢所以為從容之惠可以和物之性矣法之與  
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  
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  
不能也汝改正矣教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  
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  
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也  
恃其姦宥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  
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  
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  
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  
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為天海之所以為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惠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為善者勸而為惡者媿人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為小人之歸愚不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教之可也修己之惠故幸與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教之也周公之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教而不殺使之自化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惠勉之所望以弘

書古文訓卷十二

十六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 季宣

顧命

惟三月才生中王亞懌命學王冑洸曠水昧被統躬  
凭玉几冑同召太采奭蒞柏彤柏畢公衛戾毛公聶  
氏罷臣百尹馭豈王曰緝序蒞大漸惟災病日臻无  
弥留志亞獲斷心專兹子宋嘗命女替商亥王武王  
宣重焚真祘教則肆肆亞莫則言建殿集大命圣  
後出侗敬待天豊嗣守文武大嘗亡教旦命今矣各  
瓶殆亞興亞悉介尚明肯朕心用敬果元學劍弘淫  
于難雖柔獲耐繼安勸小大歷苗恩夫人自前于豊  
儀亦亡呂劍冒貢于非災兹无殺命還出綴尔于廷  
越翌日乙丑王崩大采命申桓學官毛畀爰益戾呂  
伋呂式于戈罷貴百人中冑學劍于峯門也外延入翌  
室卹寔宗

三言字七

書古文訓卷十三

一

通志堂

不憚不悅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悅成王  
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聾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  
真可為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  
芥蕙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官  
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  
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怛死生之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盥手也磻頰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蓋太僕也衮冕玉几朝覲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為禮盥頰而出亦以為潔齋也衮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蓋周之制也召公以冢宰為太保畢公以太師為司馬毛公以太傅為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

書古本卷十三

二

通志堂

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臣也師氏掌以媿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衛之卒伍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關嚴兵衛所以謹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眾不以冢司攝政成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復誓言之懼固不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敢苟慎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肄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惠以定其民之所附麗惠為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倥侗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教不致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省悟於事尔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惠大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尔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書古本卷十三

三

通志堂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楨中孔子以為是誰之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將死以其要切之道普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者止於宣光其麗貴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禮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宮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喪之主也王殯西階墜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衛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宮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衛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衛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三百四  
書古未訓卷十三  
四  
通志堂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茵在同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內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也彤如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衛康叔為周司寇蓋與書合

丁非命筵篚尼絺七日繇西柏昧命士頹材狄設黼  
展綴衣牖開等實專重篋履黼純罽玉芴几鹵序東  
實專重底履綴純衣貝芴几東序鹵實專重彗履畫  
純彫玉芴几鹵夾率實專重箭履紛純彫芴几戍  
玉五重敷珪鏦刀大嘗弘辟琬琰圣鹵序大玉巨玉

天球河圖圣東序層山翠尔大貝貴鼓圣鹵防允也  
戈味也弓坐也竹矢圣東枋大路圣圓階面綴路圣  
阼階面先路圣左塾山奔次路圣右塾山奔式人屬  
弁執憲立于畢門也內三人乘弁執戈上刀夾兩階  
祀式人統執劉立于東坐式人統執戍立于鹵坐式  
人統執戣立于東坐式人統執瞿立于鹵坐式人統  
執銳立于西階

三百九  
書古未訓卷十三  
五  
通志堂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三日而殮七  
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  
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  
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  
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  
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殮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  
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  
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官室之制  
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  
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  
室亦曰夾室堂廉曰祀祀外曰坐堂下曰庭庭之  
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  
閒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閒天子朝觀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設之尔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仍生時所用几也華五文玉几也文具飾彤几也彤五玉飾彤几也與漆几凡四席加几者也純緣也四席孔氏謂桃枝竹席籜席莞席筍席鄭氏謂篾席次席竹之次青者底篾之織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篾織籜也底青蒲也筍若籜也王肅說篾席若草蓋蒲席也孔氏以為底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禮記卷十三

木

通志堂

觀祭祀玉几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用彤几加莞席紛純筵國賓用彤几加纁席畫純謂篾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纁席也以天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緝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辟及琬琰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為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之玉鎮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王之傳寶也弘辟大辟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息易行大玉鄭氏以為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閭之珣玕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為飾孔氏以為寶刀赤刀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與謂寶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鋼赤刀恐不得與傳寶竝大訓虞夏商周之書河圖孔氏以為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禮記卷十三

七

通志堂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唐虞后氏諸侯垂舜之共工允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宜生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鼗鼗以鼓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次於玉鎮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為合法度王者所寶以凡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五路綴輅綴五路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羔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為刀未詳案鉞美金因金而名鉞不殘覆皆戟屬鉞矛屬也劉鉞天子所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西二序之閒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為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書言文訓卷十三

人

通志禮

之託也前此皆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於書見之

王麻統黼裳繇圓階陞御士昔商麻統蛾裳入即位太采太史太宗皆麻統形裳太采承介圭上宗泰同瑁繇詐階陞太史秉書繇圓階陞馭王備命曰皇后凭玉几衛敷末命命女孁孁臨爾周昔衛循大十燮味矣下出富揚衣武出芟嘗王再操興富曰妙妙子末小學斤耐而爾三匹呂敬亦矣曹與股同瑁王武宿武祭武託上宗曰高太采股同各盟呂異同秉璋

呂酢授宗人同捧王高捧太采股同祭噫託授宗人同捧王高捧太采各收彤戾出廟門祀

書言文訓卷十三

九

通志禮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為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詐階將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卜法也變化也敬恭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十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卜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惠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  
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懼惠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  
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  
受瑁王受瑁宿瑁祭酒啐酒皆三上宗贊嘏太保  
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  
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答其拜  
太保受酢既醉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  
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將新王之見也古  
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醮訓戒之辭以謹成人  
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三書本朝卷十三

十

通志堂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出算

王出聖應門內太栗衛鹵正彬戾入應門左畢公  
衛東正彬戾入應門右皆布乘朱圓再奉圭兼幣  
曰式式臣衛執執環其皆再搯譜昔王誼單惠高撤  
太栗泉蒞柏咸進昧揖皆再搯譜昔曰敬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雷殿也命惟周亥武挺發美聲聲即鹵土  
惟新後王畢叶賞罰戡正耳珍用專遷後人休今王  
敬也才張皇六帶亡壞哉高祖寡命王敬曰廣昔戾  
甸男衛惟子戎人劍報算答爾亥武丕琴富亞務答

底皇登和用昭明乎天下則亦不熊獲也士亞武心  
出臣采父王家用常命乎上帝皇天用昔年衛什界  
三正也命建戾封屏至哉幾也人今于式式柏父尚  
胥泉顧媿介先公也臣躬乎先王雖介身至外專心  
宅亞聖王室用奉卹年若亡幾鞠學羞羣公无皆聽  
命昧揖趨出王醒統反舉躬

三書本朝卷十三

十一

通志堂

馬也朱立也立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賓  
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賓客王為主人則  
諸侯為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  
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環其土物之贄也王義  
嗣惠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  
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法伯司徒也二伯  
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  
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  
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  
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美進善也天

既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美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諡故以陟方稱之戡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毅不敢有其眾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答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

書大傳卷第十 十三 通志堂

之惠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之謂富以既顯富有之業務惠而不務咎故能極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惠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羆所以保治王家以正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為教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惠而先臣有是勳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為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于上顧先公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國於外而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為天子羞矣康王自謂鞠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有衛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其崩稱王子其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子其既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王既殞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書大傳卷第十 十三 通志堂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經見於先王即位之初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略取即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陳訓以周公裕惠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

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  
之語太史之戒則欲變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  
爲告而王報以緜尔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  
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衛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  
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  
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策先王行  
禮寧拘拘然執於禮邪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  
情斯聖人之事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  
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  
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辭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永嘉薛 季宣  
畢命  
惟十有二月庚午朔癸酉日壬申王轉步自宗  
周圖于豈曰成周也賜命畢公采麥東郊王若曰維  
呼父帝惟哀王武王專大惠于天下用尹殷股命惟  
周公左右先王姆正年冢誌殷頑民惠解彘邑密通  
王室式俛阜嘗死厥武紀丑彰風趨三亡於子式  
人曰宜衛大升各政繇俗革亞臧阜臧民宅貞勸惟  
公楸惠声勤小物攷亮三正色術丁宅亞臧帑  
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學坐拱仰成

二百七十一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一

通志堂

畢命發開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  
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惠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  
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  
既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  
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  
無弊知升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  
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  
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  
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用畢乃始旌別淑慝  
分宅成郊孔子以爲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

也民狃習俗未知為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通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憤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書文訓卷十中

二

通志

厥臧舉善之教也舉善而教不能者勸固無事乎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為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細事也以盛惠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惠彌盛矣畢公為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教故人有不言之化不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為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緝虜父弔今予祗命公曰周公止豈建才旌別

淑忒衰卑宅里章善瘳亞對山風聲亞衛善箕殊卑井豈卑身魯慕申審郊圻峇志豈守呂康三乘政與大匪書尚體與亞惟玗異爾俗靡靡移口惟取餘風未之公元忘才或費曰去繁山冢蠶身絲札呂蕩護惠害察天術敝愧奢玩万去同不茲股歷士廂奄惟舊怙侶感誣勸美巧人憍至矜夸將絲惡兵雖收放心閑止惟難資富耐譽惟呂實季惟惠惟譽皆豈大譽亞絲古譽乎何元譽

書文訓卷十中

三

通志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忒違也瘳病也旌善別忒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教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教章善以瘳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教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為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寢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曰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為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為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內未免為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之將自誣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為古之格言也

通志卷十四  
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傷惠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教此萬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為宮室臺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眾滅惠其何以為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心猶火也為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資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關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耳惠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是為先王之教不由是教非教之大者也欲垂訓而弃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保序父節當也安忍惟絲股士亞信亞柔耳惠允攸惟周公声眷年亂惟君敷声味耳中惟公声戚耳弁武后叶心同底于衛衛洽政亂泉潤生民三尼左衽宅亞咸賴于小半甯膺多福公元惟昔成周建亡窮也至亦亡窮也昔學孫嘗元成式惟又保序宅曰亞声惟元年心宅曰民寡惟眷年嘗欽若先王

通志卷十四  
威製呂休于奔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殷之眾豈直丘民而已一民不被其澤古人恥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惠而有不安之國乎以惠懷民猶身之正率是中道斯無剛柔偏重之失民安其惠則將惟惠之進人人誠惠之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治政亦無乎不治惠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賴於分政之  
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  
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尔治道無  
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  
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  
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惠之  
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已成之功烈以美其政  
則周公君陳之惠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  
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頽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  
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惠不使

三書卷五

書古訓卷十四

木

通志堂

商雅  
詳遷殷之錄學者可不思乎

王幾曰緝虜商雅惟粵祖粵父垂忠貞勛懃王家  
身大威績紀于太憲惟予小學早守亥武威康繼緒  
亦惟先王出臣声左右爵三匹心出憂召器蹈躡尾  
豈予昔公今命予翊逯股左心呂繼粵舊勳亡忝  
祖下弘專又箕式味民則尔身立正宅教亞正民心

宅中惟尔出中夏暑用小民惟曰爾資暴祁窳小民  
亦惟曰爾資卑惟器才思元器吕圖元易民粵宜緝  
庫丕羸才文王基丕承才武王製后右或後人咸曰  
正宅缺尔惟敬明粵普崩泰若于先王對敷文武出  
英命追配于弄人王幾曰商雅粵惟絲先正舊箕昔  
式民出亂商至紘術粵祖下出適行昭粵侵出大又  
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為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惠書太常者不  
替前業是為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  
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三書

書古訓卷十四

七

通志堂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  
其治而使四方獲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  
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  
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  
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尔予翼所望以  
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繼  
繼其緒聲減前世為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敷  
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率之以政其身正民將  
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已率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  
民猶吝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  
中通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為難則其易者可見  
安民之道惟此道尔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  
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  
無缺行之玷教民之訓固將敬明是道以順文武  
之惠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  
舊典之用不用尔不替舊典動由茲道則先公所  
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  
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三百七十三

書本訓卷十四

八

通志

禮教興行人臣世有其惠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  
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  
其業盛惠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  
復人才之問周惠衰替為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  
廢其世惠周之所以強歟

聖命

王業曰柏舉惟予亞虢予惠單先人既丕后怵惕惟  
厲中夷且與息免年魯管亥亥武聰明也聖小大出  
臣咸衷忠豈不侍馭僕勿宅匪止人且旦夕承張耳  
侵出入犯屋宅大亞飲發號令宅大亞臧丁民祗

若方當威休惟予弋人亡良寔賴左右奔趨才位出  
士臣元亞及繩魯糾繆截元非心昇亨繁先與今予  
命女豷大正正予羣僕侍馭出臣楸粵后惠交攸亞  
遠脊東粵察亡呂巧令色便侵仄媚元惟吉士曠  
臣正耳后亨止曠臣諛耳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  
臣尔亡尼予無人充耳目止官迪上呂非先王出箕  
非人元吉惟賜元吉舉昔瘵耳官惟尔大亞虢耳  
侵惟子女粘王曰解序欽才自強粵后予彘憲

四百

書本訓卷十四

九

通志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為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  
官也春秋下大夫宇伯固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  
惠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  
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固蓋以先王之臣望  
之以文武聰明之惠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  
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  
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  
莫之觀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  
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教亦皆順敬於惠萬邦休治  
寔為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慎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惠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辟入芝  
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惠之道也思正已而  
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  
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  
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  
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惠以正下臣  
修惠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惠所  
賴以成也慎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  
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  
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書古文訓卷十四

十

通志堂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  
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  
士為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  
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  
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已下將何以為惠  
故其君之惠不惠係其臣之諛正如何孟子論王  
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責太僕以慎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  
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欺先王之法啓其邪心  
雖有聖王將誰與為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為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  
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為盛衰則小人之姦  
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為知義利所  
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瘵官也瘵官之罪何所逃哉  
典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瘵  
官之事乎瘵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  
冏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  
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  
為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十四

十一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呂劄

惟呂命王旨貳百季施亢庀徒劄呂詰三王曰勅  
 古大嘗蚩尤惟亂迺商延及于季民宅亞寇賊鴟詔  
 是文攸敷矯虔苗民亞用霰劄呂劄惟迺又獻止劄  
 曰鑿礲劄亡姑爰亂至為劄則劄刺越絲示劄并劄  
 宅差大魯民興峯漸浪浪焚焚宅中于伯呂覆醴盟  
 獻魯歷劄已告亡劄于上帝警民宅大馨香惠劄  
 發脊惟腥皇帝哀矜歷劄山亞劄報獻呂魯過豎劄  
 民亡去圣丁四命重黎豎豎天通宅大奔我羣后山

速圣丁明明斐黨莫寡亡蓋皇帝清問丁民莫寡大  
 魯于留惠魯惟魯惠明惟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后冬箕折民惟劄命季水土主名山川魏冬蜀蘇震  
 殖嘉馨式后戚矜惟股于民士劄百姓于劄止中呂  
 教祗惠劄劄圣上明明圣丁焯于三宅亞惟惠止  
 勤故劄明于劄止中術又于民斐彝冀獄非訖于魯  
 惟訖于富劄志宅大擇于圣身惟亨天惠自徒元命  
 配宮圣丁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  
 末為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窳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舜典士卑陶  
 也劄滅鼻之刑劄滅耳之刑劄官刑劄墨刑劄臨義  
 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  
 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既  
 老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  
 下底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  
 於老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  
 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尔邪  
 訓贖刑而命呂侯為之任官得人故雖老年不害  
 治之成也不速復之无祗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為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  
 法民從其亂皆為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  
 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  
 為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  
 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為亂紛  
 紜不已故為盟誓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  
 刑殺既眾冤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  
 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  
 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  
 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  
以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  
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  
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絕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  
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  
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皋陶作  
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惠之心所以終三  
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惠此皋陶之教施於  
刑之用者惠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  
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惠光被四表其民惟惠之

三百九十三

書古本訓卷十五

三

通志堂

勤則皋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彛常以典庶  
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惠之富皋陶敬畏之至  
言皆足為世法非能達於天惠自作元命則何以  
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齊民以威而民  
益焚要民以盟而民益悼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  
惠威而民作惠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惠齊之以禮  
刑以成惠其刑豈能已哉絕盡也通達也降格享  
於神明也絕地天通盡達神祇之奧使民不得僭  
祭而嚴王國之享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三匹司政冀獄非亦惟廷天姆今亦何譬非

昔柏巨罔刑也迪元今亦何懲惟昔苗民匪誓于獄  
山亦宅擇吉人觀于天刑之中惟昔歷豐效鵠詔制  
又劉呂爾亡船上帝亞獨各各于苗苗民亡誓于罰  
畢重孫皆聽朕之歷才截命今亦空亞蘇慰日勤亦  
空或或亞勤天也于民昇裁弋日非兵惟兵至人亦  
尚款也天命呂奉裁弋人雖豐勿豐雖休勿休惟教  
天劉呂威或惠弋人大慈州民賴出元靈惟象  
司政為政者也刑殺非尔刑殺寔係天道知天以  
己為民之牧則知典獄之非我何觀於古當求伯

四百

書古本訓卷十五

四

通志堂

夷業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  
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  
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  
之通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  
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  
格于上帝告之諄復欲人人而喻之日勤於尔所  
由於以慰安眾庶此古用獄之道或荒於怠獄將  
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  
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  
以輔一人之惠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惠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齊一於民吾為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惠安寧之久為民洽于好生  
之惠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狹大苗大土告介祥劉至今介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劉何尾非及罔船具輪帶聽又書又書  
東平正弓又劉又劉亞東正弓又罰又罰亞船正弓  
又過又過止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賜惟徠又事惟里  
元案声出又劉止疑大赦又罰止疑大赦元案声出

東平大賜惟緇大亡東亞聽具嚴矣皇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  
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  
刑期無刑謂之惠刑祥刑為治道存焉耳祥刑之  
言在安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  
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為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  
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寬濫有不  
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  
之一人之情不若眾人之情也合眾智以正獄之  
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三百九十七  
書不審察  
五  
道心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  
有聽贖之制過愆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  
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為刑之  
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為五過其刑所  
不加焉非審察之則茲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  
戕敗人者反如為父母復讎者內如夜入人家登  
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  
應之者五罪相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  
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  
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乎眾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  
已得其情雖已簡乎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  
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侯疑赦元罰百銀閱害元事刺侯疑赦元罰惟倍  
閱害元事非侯疑赦元罰倍差閱害元事官侯疑赦  
元罰六百銀閱害元事大侯疑赦元罰千銀閱害元  
事墨罰出屬千刺罰出屬千刺罰出屬又百官罰出  
屬或百大侯出罰元屬或百又劉出屬或千上下炊  
事亡替罰書勿用亞行惟替惟濼元案声出  
判則足也銀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三百九十八  
書不審察  
五  
道心

差蓋五百錢也閱實其罪道極厥辜也五刑之赦  
為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為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為過五罰五過故為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呂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官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為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曆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為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  
真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為比罪之差簡孚于獄  
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  
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  
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上剋適輕下剋下剋適重上舛輕重形罰大權刑罰  
在輕在重惟非非倫大倫大嬰罰慈非若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臣折獄它非中警誓考差非勿惟勿  
哀敬折獄明君剋書胥占咸歷中正元剋元罰元案  
元獄成而孚輸而孚元剋上糶大并兩剋

通志堂  
書文選卷十五  
七

上刑通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  
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為強盜既至不強  
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坐以  
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  
權罰比罪非祇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  
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  
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  
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民猶不勝其病况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  
其罪尔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  
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  
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偽而輕重得以有權非  
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寬之  
以盡其情宜無冤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  
論其法有疑得以啓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  
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  
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  
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通志堂  
書文選卷十五  
八

成其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已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  
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緝虜赦也才官柏英姓幾多聽朕赦才對大  
德惟對今天昧民徒配聖丁明清才單喜民出箇宅  
亞中聽獄也兩喜亡或人家才獄也兩喜獄賜非珙  
惟府結珍報呂厘尤甯普惟罰非天亞中惟人聖命  
天罰亞極厘民宅才令政聖才天丁王曰緝虜單孫  
今建何警非惠才民出中尚明聽也才越人惟對亡  
量出單屬才及極咸中才慈殺王嘉帝警才絃祥對

書言文訓卷十五

九

通志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  
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為敬刑而無惠之憂也天  
之陰隲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  
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惠為無以察之  
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  
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  
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  
得已而為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  
之報使各當其罪爾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  
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為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為之尔五罰有倫謂之

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

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尔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

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

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為自作元命也監

者何也行中之惠也吾無是惠無以為民之中常

以非惠處之自明其惠取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

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

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

乎惟惠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惠皋陶遺種其惠

三百七十九

書言文訓卷十五

十

通志

富而敬忌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穆王使人監於伯夷為足法矣嘉師以善

其眾者祥刑之監王之所以善眾也惠明惟明惠

威惟畏刑期無刑所以為惠刑祥刑也

文侯也命

王若曰父詒味丕烝文武声峇剛惠昭陞才上專聲

圣丁惟昔上帝集車命才友王亦惟先正声左右昭

嘗手侯越小大慈慈宅亞衛勿羈先祖衷圣位離虜

憇子小學學船天丕僂才齊界才丁民侵戎或或冢

隱即我馭嘗宅或者嘗咬圣年舩子則宅声曰惟祖  
惟父元胤血舩躬解庫十續千戈人曾媿圣位父詔  
味女声昭粵羸祖女犀剗文武用為禦迺侯追孝于  
奔亥人女多攸攸我于耨器女子嘉王曰父詔味元  
歸眎介帛靈介昔用賚介程曾式貞彤弓式彤矢百  
族弓式族矢百彪三匹父隄才柔獲耐迹憲康小民  
亡荒寧東卹介媿用成介羸惠

義和晉文侯名世本史記名仇非也舊說仇字義  
和棠周字配伯仲曰某父蓋未有二字者父義和  
者同姓諸侯之稱君陳伯囿之類尔文武自昭明

書大訓卷十五

十一

通志堂

德格于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已矣先正晉之先臣  
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惠佐佑先王謀計告  
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  
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閔予小子平王傷周  
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不愆言遭家之不造也  
天降大禍民不見惠先王之惠天下所資賴者既  
已殄絕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罪合於一雖執事  
之列舉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為  
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  
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率惠之道然  
尔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  
周禮王功曰勳有績子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已  
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勳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  
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  
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惠能於艱  
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惠有功宜天  
子嘉命之也視師寧報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  
也族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拒曾所以告功於先  
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書大訓卷十五

十二

通志堂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惠之懋不之賜也文  
侯之命平王為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  
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  
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惠明平王望於晉侯其亦  
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蹙  
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  
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繫  
文侯之功惠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  
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  
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尔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表也圭瓚之賜為當尔者記其命之當尔明其去之非是於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遠也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翼城縣周襄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築新

公曰嗟人亡嚙聽命退絲淮尼徐戎竝興藉敷迺命

曹敵迺于亡教亞弔補粵弓矢鐵粵戈成砮粵鋒刀

亡教亞藉今惟至舍牯牛象敷粵獲斂粵萊亡教彗

牯牯出彗女則大憲對影牛元風臣妾逋逃勿教越

逐祗復出戎鬻賚女粵越逐亞復女則大憲對亡教

寇敷踰垣廬敷斂牛誘臣妾女則大憲對命成戎惟

徑徐戎時粵餼糧亡教亞速女則大對於人武郊

武速時粵楨幹命成戎惟董亡教亞共女則大亡餘

對非轍於人武郊武速時粵芻芟亡教亞多女則大

大對

魯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曹兜鍪也舍戎

舍也牯橫木以制牛角者獲宰其牢圈也餼糶也

楨築牆版也幹植木也芻芟藁草也敷理也敵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牯繫也杜

斂閉塞也時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敷理甲冑編連干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刀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牯牛馬杜獲宰戎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祗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大防也時糶糧所以備征役具楨幹所以備城築

芻芟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

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

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為政之惡謂

不教而殺為虐不戒視成為暴慢令致期為賊伯

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

甲精鍊以居則營廩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

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幹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倣

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

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  
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  
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榦芻蕘之  
取辨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  
夷興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  
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夾金革之事無辟者  
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為為之也先儒以為此  
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  
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纂新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五

通志堂

公曰嗟哉士聽亡孽子新告女羣○也昔古人大○  
曰民說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雖惟殺責卑如流是  
惟艱才戒心也憂日月逾邁若亞負徠惟古也悲人  
則曰未就子志惟今也悲人姑將以為親雖則貞然  
尚繇詢茲爰髮則宅所魯番番臣士攻力无假我尚  
大也仇仇愚夫舛馭亞莫我尚亞然惟我我諱諱言  
昇商學易魯我皇多也昭昭我愚也如大也介也  
詔詔倚亡它技示心休休焉示如大容人也大技藝  
正大也人也彥聖示心野也亞雷如自示口出是耐  
容也呂采我學孫黎民亦職大移才人也大技姐舛

呂亞也人出彥聖而莫也昇亞達是亞耐容呂亞耐  
采我學孫黎民亦曰殆才也出荒陘曰繇也人出也  
榮襄亦尚也人出也

羣言之首惠言也民說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為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為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既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五

通志堂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替力已盡  
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仇仇壯士射御協惠雖  
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辯士能易人之智慮  
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味味不思之矣一介臣  
無他技倚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親人之技能  
彥聖不番出已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  
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  
其無能為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  
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  
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尔致治之主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己與人興亡自異穆公  
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  
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  
惟老成有惠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為  
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  
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言  
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七

通志堂  
和生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 季宣

管至帝兢兢明矣息茨既天丁將孫子位攘子父彝  
徒兢兢於舜仄散兢兢於止聰明將竟早位麻試彭雛  
徒彝箕

堯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堯見  
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惠之至  
不如此也堯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堯得  
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為能踐形堯聰  
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登下土口設居口公生分舛徒汨徒九共九篇彙

飲

三百四十九

書古文訓卷十六

一

通志堂  
和生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  
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  
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  
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為士工商之鄉使  
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  
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  
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惠  
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旨乎伏生稱九  
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為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平  
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  
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為  
九矣棗飮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  
必有親而弗備也

咎繇戾年暮命戚年珍帝舜申出徒大命咎繇暮  
魏

皋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  
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命別九州隨山磨川任土徒貢

書古文訓卷十六

二

通志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  
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  
也

君為大岬并于日出禁徒日斷太康失苗第五人  
頤于余內徒又學也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  
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  
戲味酒至廢昔日盾往徑也賢徑

羲和之罪莫大於悖天盾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  
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禹出考成湯八鞠湯亂屋毫刃先王屈從帝昔釐  
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  
縣昭明居砥石陝之砥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  
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內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延彭戾葛柏不禪湯亂徙出徒湯延胤尹去亳適  
夏死醜大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已徙  
女鳩女已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真也伊尹之  
五就湯五就桀其盛惠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書古文訓卷十六

三

通志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  
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  
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胤尹昧湯伐桀陞自陞遂與桀并于鳴條也禁徒湯  
斷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為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惠  
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  
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  
赦者也陞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  
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用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序伐三股昆吾在今濮陽三股在今定陶謂師不得由東是也外師記道所由蓋渡河爾湯之升陲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子來之道固當然哉軍事以利為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外陲為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誦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既勝夏欲舉元社不可從夏社疑坐臣岵

通志堂  
書文訓卷十六  
四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為勝夏首政夏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說夏社當遷而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夏帝須績湯繼勿也繼伐三股倅阜珺玉訟柏中柏徒箕珺

三股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股湯追及之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股而得寶玉夏之五

鎮桀既不能守矣詎伯仲伯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湯歸自夏望于大河中囑徒葺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徒湯葺谷單徒明居

大河滎澤也在鄭衛州界跨河南北舊說大坳在

股亳間以序湯歸自夏言之蓋湯伐股之後復還

安邑黜夏而反仲虺湯詰明居之書相次作也孟

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成湯无歿太命元季胤尹徒胤訾鞠命於后太命无

立亞明胤尹放彰果武季復歸于亳惠肅胤尹徒太

命武篇胤尹徒成太式惠

大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之說太史公因為據後世不能易也序謂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

庸中惠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惠曰夏王弗

克庸惠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

歸亳思庸為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既葬胤尹于亳谷單繼訾胤尹曼徒沃丁

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疏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  
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  
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觀德昧大戊毫十祥桑榮共生于翰觀德贊于彛咸  
廷咸又四篇大戊贊于觀德廷觀德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  
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惠帝之政其有缺歟大

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作又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

原命桑穀楮也君與稱巫咸又王家太史所書蓋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

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真賢王哉  
中丁與于嚳廷中丁河亶命屈昧廷河亶命祖乙圮

于耿廷祖乙盤庚又與將亂毫殷民資胥師廷盤庚  
武篇高宗寤身說菑百工營求彭豷身彭傳巖廷允

命武篇高宗祭咸湯十飛飴外鼎耳而雉祖己嘗彭  
王從高宗彤日高宗出嘗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所  
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法嘗為帝庭之夢

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書文訓卷十六

木

通志堂  
子元

殷亂咎周周人堯鬻祖觀志辨豈于最廷由柏咸鬻  
殷无錯天命咎廷堯父弔少弔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戡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為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夫武王伐殷弋月戊午弔泥盟離廷泰新  
武篇武王戎車武百兩席賁武百人為殿并于姆豷

廷姆斷武王伐殷廷伐婦豷戴元政事廷武成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眾也紂為天子有天下而武

王車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  
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敵立武庚呂笄學婦廷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  
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逮

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既勝殷豈彭戾班宗彝廷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  
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書文訓卷十六

七

通志堂  
尔生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尔

鹵坎獻敖太采逖坎敖巢柏來翰芮柏逖坎巢命武  
王才歎周公逖金縶武王崩武監及淮尼畔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逖大靠成王无黜殷命徽武庚命敘半  
君代殷逖敘半命

黜殷廢殷而封宋也先儒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書  
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半尋禾異晦同穎獻彰天半王命唐半歸周公于  
東逖歸禾周公无尋命禾坎无半命逖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葉而生同為一穗其  
通志堂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  
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

得禾君臣悅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閒亦無睽閒  
之迹矣太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

成王无伐管半蔡半君殷餘民豈康半逖康靠酒靠  
籽材成王无豔欲无豔邑豔召公先昧无豔召

公无昧无周公建管成周豔徠告几逖彘靠  
洛誥非祗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問蓋不一也序

以告卜為本重卜洛也舉管洛則餘事在矣  
成周无成舉殷頑民周公无靠靠多士周公逖

亡倫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成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  
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為采周公為帶昧成王為左右召公亞悅周公  
逖商與蔡半无及王命蔡中踐彤灰位逖蔡中命

成王東伐淮尼連踐奄逖成王政成王无踐奄將舉  
元商緹蒲姑周公告召公逖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與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  
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溢臺齊

景公飲臺上晏子言爽鳩氏始居之季荊有逢伯  
通志堂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圣宗周靠厘靠逖多已周公逖立政成

王无黜殷命成淮尼還婦圣豔逖周官  
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

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  
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惠矣有成惠

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  
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

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  
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无伐東巨肅脊徠賀王卑榮柏迳晦壽脊山命

東夷即淮夷也肅慎氏今女真國榮周圻內之國

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賄賜也

周公聖薑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錄周公之語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

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

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无及命商敷分正東郊成周迳商敷成王將崩

三晉王

書文選卷十六

十

通志堂

命召公畢公衛彭戾昧康王迳顧命康王无尸天孚

迳算彭戾迳康王山算康王命迳册畢分屈里戚周

郊迳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

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

作册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

謂矣

敷王命商雅為周大司作商雅敷王命柏翬為周

太僕正迳翬命吕翬敷王嘗憂贖劫迳吕劫

吕刑之作吕侯之意也王命吕侯以為卿士吕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吕命發之也王能

吕侯之命吕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為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考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迳文侯命

圭瓚以圭為杓柄所以副拒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勳勞於王室也

汝戾肅柏會寔凸厯徐巨竝與東郊亞爾迳桀斷

整公伐鄭晉襄公帥晉趙盾趙盾還歸迳黎斷

三晉王

書文選卷十六

十一

通志堂

殺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

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殺之戰三十二年十二

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

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雖因晉赴而沒

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

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

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

記不可誣也春秋於殺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

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

可贖矣語曰不慎不啓不悛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及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悻而啓發歟有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息之有春秋文公之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在敗殺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殺尸下其書采秦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殺而作則非作於封殺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良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卽從荆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迹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用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



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板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文尙書改雲夢土作又爲雲土夢作又均不言所自晁武公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戮作翊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寔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秘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秘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採孔氏尙書五經

音註簡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釋文敘錄稱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秘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爲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 書疑九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

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疑九卷》

提要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家  
 傳出於是今有古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  
 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  
 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  
 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  
 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  
 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  
 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  
 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為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  
 王幼周公代王為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  
 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肯為同  
 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  
 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  
 過公之為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  
 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  
 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  
 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  
 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附錄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

四百七

附錄

通志堂

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書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百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網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火勿近國子祭酒楊

四百七

附錄

通志堂

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通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關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書疑目錄

第一卷

大序疑

堯典考異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夏書疑

仲虺之誥疑

伊訓五篇疑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考疑

西伯戡黎論

第四卷

秦誓疑三

武成疑

第五卷

洪範疑六

洪範圖

第六卷

旅焚疑

酒誥梓材疑

康誥疑

金縢疑

二典三謨總疑

堯典疑

三謨考異

湯誓疑

湯誥論

說命疑三

高宗彤日論

微子論

牧誓疑

武成考異

洪範考異

康誥疑

金縢疑

大誥疑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方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立政疑

無逸疑

君陳論

第九卷

畢命論

呂刑疑

秦誓費誓論

書疑目錄

微子之命疑二

多士多方疑

多士考異

蔡仲之命疑

立政考異

周官疑

顧命康王之誥疑

君牙問命疑

文侯之命疑

通志堂

書疑卷第一

金華王栢著

書大序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為書至於贅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為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既出又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為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為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

書疑卷一

通志堂

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

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存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為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黼鬲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為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書疑卷一

通志堂

求伏生尚書也。不可得觀。皮說所載雅。但雜糅。雖多。太史公每加點攪。而伏生本語。亦不為少。以今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或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半。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為變科斗之計。不知為批盤。蓋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書錄卷一  
三  
通志堂  
周開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也。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友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是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為夫子之故。書亦必篆。籀也。為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頌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埋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三千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遽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小序自為一篇。而不殺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三百全  
書錄卷一  
四  
通志堂  
周開

固已洞囑其偽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益疑也。  
二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為虞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義和也固堯之大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嚚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方命圯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為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書經卷上

五

通志堂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點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

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為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為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義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義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書經卷上

六

通志堂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微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義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咨四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網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真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錄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變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點錯

簡削偏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堯典 虞書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月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用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兪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兪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

曰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



后協時月並自商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

通志

書卷

九

通志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博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  
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敷敷五教在寬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以孟子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爰斬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

通志

書卷

十

通志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為蓋其中  
網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  
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  
為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  
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  
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  
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  
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  
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  
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略  
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閒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為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為嶠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嶠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為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為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踈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為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闕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為四序之證固亦已為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書疑卷一

十一

通志堂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為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為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為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為五也其它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書疑卷第一

後學

校訂

百全

書疑卷一

十二

通志堂

金華王栢著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誥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為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間雖有益皋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

三

書疑卷二

一

通志堂

謨皋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皋陶也故總曰皋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公襲如伐苗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於謨加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為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皋陶謨

復聯益稷為一篇

夏書

愚讀皋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為錯簡粵若稽古皋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

亦史臣贊皋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屬翼通可遠在茲此方為皋陶之言禹曰俞如何皋陶曰

都云云方為昌言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却欠一答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皋陶謨之

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為日以皋陶之言予未有知為絕句思日贊贊襄哉政與禹曰帝

子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四

書疑卷二

二

通志堂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皋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曾昌言而皋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其先皋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皋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皋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日三段間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贊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忌臯陶  
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臯  
陶又再舉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為己功也賡歌畢  
而韶樂作故以變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  
尾一負精密如此惜伏生與之斷續也今輒正  
於後

粵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慎厥身修  
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

書經卷二

三

通志堂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言哉日  
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德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  
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慎乃在  
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飲四鄰庶頑謹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

書經卷三

四

通志堂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屬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  
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惟荒度土功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蓋奏庶鮮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復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又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書經卷二

五

通志堂高所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義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間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疎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災崐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踈謬者矣既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書經卷二

六

通志堂高所

寬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拏戮若勉強以驅之者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  
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  
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  
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  
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  
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  
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算無遺策如探諸囊  
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懋德蓋非湯  
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密與伐

書卷二十一

七

通志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  
也歟是故湯之懋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  
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  
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  
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  
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  
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皋陶之  
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  
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皋陶  
謨此君臣問答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  
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

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  
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  
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  
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間氣魄弘大後面  
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  
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  
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  
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

書卷二十一

八

通志

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貴也  
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  
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奮有  
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  
腸胃脫恬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  
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  
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爲  
君之職莫此爲甚與衆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  
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綏猷之本凡我連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猷之咎嗣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為治道之原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

書疑卷三

九

通志堂

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為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顯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相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為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怠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

書疑卷三

十

通志堂

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為商今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它人乎

書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莫之為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末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書疑卷三

十一

通志堂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淪淪沒治毫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為己利也為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言汝眾萬然温厚之意淪決心

聽民之浮言為得不息民之胥怨為得不消民之生生為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殺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為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為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書疑卷三

二

通志堂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傳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撤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語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傳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為答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為高宗也

書經卷五

三

通志堂

難為傳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傳說形於夢寐而後求傳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傳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皆竦然自以為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答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為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奇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亂民此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惟民從又此言為君之本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為君之道自惟口起羞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答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又聯贖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答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答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言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傳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此一篇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此一篇為惟口起羞惟用胃起戎惟衣裳此一篇在簡

惟于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有其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篇

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篇恭惟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咎

說命下

商書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醅酢交相切磋

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

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開學之

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

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

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

虛之學耳以己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己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為學之實也高

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

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

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

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轟

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為

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為學之鉗鎚也此是答罔顯

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敦字是方說受教之人

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

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

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

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

於此而已矣此答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

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為然

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傳

說鑒于先正保衡傳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

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

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

王不幸有流言之聞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

傳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彤日

商書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資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雖惟於廟殿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恃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變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庇有罪此最爲喪亡之本衷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

書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泰誓

周書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遺憾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興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既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毫衆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罪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

訓裕

其禮恭

先儒謂湯既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而

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

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衆只是與天下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之更始告之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其實則已王矣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服事殷此所以為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鼓既張體貌且威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為覆護支離纏繞反生荆棘若十有一年之說於征伐商之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黃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

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爾予一人曰奉于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顧于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原辭也大槩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為心術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此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等也實語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

約以大會于孟津東原也故當曰惟十有一年春

誥我友邦

若大會于孟津

去意原故未必然往

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聽等三字蓋終

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大略

與湯語相似但湯告於已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為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東夏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即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為民父

毋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誥續密也如大  
勳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餒處說得大明白後人極  
費詞解蓋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  
王未肯集大勳所以為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  
爾友邦冢君觀商之政改與不受既不悛只得  
舉此大事意蓋如此後世悞以觀政為觀兵又生  
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為穿鑿傳會之過  
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為  
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傲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

言

書卷之四

三

通志堂

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畢當曰西土有衆  
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西土君子一  
般此篇既是誓諸侯之師豈獨西土之諸國三篇  
之敘互有錯簡故也惟其合諸侯之師心未必齊  
德未必一利害既輕未必戒懼故誓有固或無畏  
寧執非敵之語終之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也此  
是次於河朔之誓當曰河誓不當名泰誓也下篇  
是河誓之明日誓本國之師當曰明誓亦不當題  
為泰誓也此篇之誓所以異於前者蓋有古人有  
言一段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謂我國與  
諸侯不同繼湯之功與諸侯共伐者天下之大義

也我國兼有世讎者當洗文王美里之辱也是故  
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  
言文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為文考羞雖武王臨  
事而懼反復述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  
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  
命聖人之運用續密當如此

牧誓

周書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  
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  
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  
其致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既作其勇奮又戒

言

書卷之四

四

通志堂

其殺降三稱勗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不  
勗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  
於是可觀王者之兵矣大槩牧野之役諸侯之  
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  
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為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  
令者既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為  
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  
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  
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  
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  
誇張而侈大之遂於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

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武成

周書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錄武王二詞於內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已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缺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即繼於征伐商之下其為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則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

通志

五

通志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為安妥猶以為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子承厥志與辰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為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為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

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

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閏月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為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間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啓行十六日曰既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為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

通志

六

通志

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為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為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眾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于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  
 戊午王次于河朔以秦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  
 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治

書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

通志堂

書疑卷第五

金華王栢著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為最明其義理為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為最廣其歸宿樞機為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微詞奧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焉自五皇極皇建

通志堂

通志堂

其有極二句之下宜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為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既極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為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為皇極之數言始為箕子語此當為皇極傳上曰數言告其君也下曰數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借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綴於三德之下其義紊戾後四疇實含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

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

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逆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欽時五福之下止其作汝用咎宜為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敷斂之權其曰欽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叮嚀反覆諄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為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果無悖於理

通志堂

通志堂

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而為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右序武王箕子問荅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即辟而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用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右稽疑傳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意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書經卷五

五

通志堂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贊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必以為某事得則某證必休某事失則某證必咎穿鑿傳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為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為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為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而漢儒乃易敬字為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踈功荒而用舛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為迂闊無用之虛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其矣伏生之老女子之訛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數猶五行之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稟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為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嚮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

書經卷五

六

通志堂

以曆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凶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思者所以主此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故心者言動之所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焉能

四〇八

書經卷五

七

通志堂

各盡其則視聽言動既違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數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數之中數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歎哉即此一字觀之而盤誥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是以曰恭曰肅曰狂皆歸之木而爲而微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賜

微曰明日哲曰豫皆歸之火而爲煥微曰聰曰謀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微曰審曰聖曰蒙皆歸之土而爲風微曰皇不建極添一咎曰既添一罰曰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已爲踈謬而又分福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應此尤可陋也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聰睿爲皇極之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時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

四〇九

書經卷五

八

通志堂

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木金火水土之配尚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用醫家之論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思爲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雨爲土微暘爲金微風爲火微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

是知貌爲水之生而雨之爲水也明矣言爲火之發而暘之爲火也亦明視爲木之精而煥之爲木也亦合聽爲金之靈而寒之爲金也有據思猶風之無所不之亦猶土之無不資也其理有自然之應而未嘗穿鑿蓋分而言之各事各有本德各有屬

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脩則五事皆脩。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暘。當煥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而已。愚故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

書疑卷五

九

通志堂

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已見於前。八政之用言農者。蓋非農以為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躔次。二十九日有奇。為一會。會之舍曰辰。辰天壤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為一歲。差則曆數紊亂而不足以為紀。故以協為五紀之用。皇極者居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為皇極之用。三德者有剛柔之不齊。必克治俾歸於中。故又者為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乎體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為稽疑之用。庶徵之形

五事之應也。念念於庶徵之有。感即五事之敬。不可須臾忽也。故念者庶徵之用也。嚮此極者。錫以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嚮曰威。互文也。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用八政。故傳以食為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金之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禮也。火之配也。師者眾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眾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書。只是一箇八政。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故祀賓屬之。司空

書疑卷五

十

通志堂

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司徒。士疑夏改士為司空。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曆數通載四紀。故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為九疇之主。五行共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用。說見於後。七稽疑。有。五體而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交互說者。鑿焉。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既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即次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為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為正直而有所未盡也以沈潛為地以高明為天則引喻關遠尤

書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高

甚有以正直為皇極之體剛柔為皇極之用此是以皇極中正直同說亦有所未盡有以不邪曲訓正直此自是兩字反義亦甚的確而非所以言用字也惟古注自作用字說曰能正人之曲直而義亦未順於下句作平安之世以正直之道治之則依舊是兩字與前不相應愚不敢從竊意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強弗友者剛惡者也變友者柔惡者也平者無剛柔之偏重者也康者無事乎強變者也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惡者習於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於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就

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於克但正以直之而

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

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是知

以不必剛克不必柔克為正直則可以不剛不柔

為正直則不可正直剛克柔克皆皇極之用也曰

平康曰沈潛曰高明一類字也皆人之氣質也曰

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一類字也皆入用之法也聖

人制世御俗察陰陽消長之偏體陰陽開闔之義

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進

退子奪威福之柄不敢不謹如此洪範中有兩正

直亦各從其類也與平平蕩蕩為類自作體字定

字說與克剛克柔為類自作用字動字說在皇極

中則為體在三德中則為用此並行而不相悖自

先儒以正直與高明沈潛為類說有不可通者而

失聖賢用字之本旨故不能不疑

又

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五者人生之大福也是故人

君以一身而建此極故能斂此福於一身自一身

而敷錫於天下庶民亦保人君之極還以此福錫

之於君人君建此極於上庶民保此極於下於是

均有此福也庶民不得有此福人君豈能獨斂此

福哉然下之所以保極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

書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高

德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為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為好德者也自其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罹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顏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祿而同建此極也無虐焚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

書疑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書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六

金華王栢著

旅葵

周書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道于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于王何也蓋葵之為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既有是物必有時而為是戲也太保一篇之意慎德二字為之主復告之以終累大德太保識幾明微愛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葵也非惟正之供次即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慎德實懇懇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却其葵豈足以勞太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生民不保厥居嗚呼遠矣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只在慎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却稍寬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書疑卷六

十一

通志堂

康誥

周書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為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為洛誥脫簡五峰胡先生及吳氏棫又

定爲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衛之辭謂之康叔之命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孟侯之命亦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叮嚀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者治民之本慎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茲東

書經卷六

二

通志堂

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不廢在王命當接後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事中間皆是慎罰事亦頗冗雜欠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慎罰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尚欠梳理如此它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既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既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即又繼之王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愚實未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已

金滕

周書

此書敘事體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啓書此金滕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誓而總敘武事之終金滕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諸家有未一者因論丕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願代中間無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辜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却脫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并是吉

者謂三卜皆吉此卜者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弗辟只是作入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公者二穆卜只一義於敬字爲近初不牴牾也

大誥

周書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明白而反贅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普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點訓話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冲幼而敢蠱惑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鳴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

未嘗及此意拳拳只說一箇卜字何其關於事情而疎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狄之後不曾經此變故乃欲假著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又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微子之命

周書

每讀此篇未嘗不廢卷喟然而嘆昔武王之反商政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既而復訪道於箕子得洪範之書此皆所以得君子之心若散財發粟不過小人悅服耳所不可曉者獨於微子寂然無聞武王豈忘之哉既而乃封武庚祿父以奉商祀周之未未有太於此者夫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於微子者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於殺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彼武庚者熏染紂之惡德未聞其有改行焉得有過於微子封微子則可以祀湯封武庚則可以祀受受猶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它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與共遊處



朝夕之所謀議惟酗于酒德之故人爾不幸武王崩嗣子冲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間倡亂抵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盡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顧先王之祀

四百一  
書經卷六  
通志堂

而輕於叛者豈復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惑於後世歸周銜璧之傳而謬為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為之輔克商之

初政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禮有如是之踈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為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按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與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為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為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為銜璧請

四百一  
書經卷六  
通志堂

命是已代紂為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為微子矣若武王既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為武王周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政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矧訖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經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

正行其義之所當爲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者乎

書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書疑卷六 一百五十五

書疑卷第七

金華王栢著

召誥 周書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爲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文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

通志堂 書疑卷七 一百五十六

一篇之體統大槩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即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以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

王止欲歸周即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殺雜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為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為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多士

周書

多方

周書

三篇

書經卷七

二

通志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歎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為八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為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商自太甲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三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

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壓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容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不簡拔而進用招誘四方之無賴為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為之宗主也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

三

書經卷七

三

通志堂

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緣中間紛亂脫落序者不得其要讀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士方自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昇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  
昇敬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  
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於此多士結有王曰之  
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歎一段又曰時予乃  
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庶幾血脉  
貫通文勢明白今輒考定二篇於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歎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一節是史官先敘作誥之時以周公曰起之是  
周公代王作此誥也王若曰之下是總一篇之大  
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罪固當  
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  
謀圖度天命更不為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  
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憤日欽刺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昇純乃惟以爾多方之  
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  
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  
辟字指紂而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

鳴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  
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  
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我周王能善  
承天心天既命之以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此二段原雜在前節先儒疑有缺文而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於發言何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繳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是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不昇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次及夏商興廢之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肆其繩治

王若曰歆告爾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子一人惟聽用德肆于敢

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爾怨我不用爾多士我位惟德之用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

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通志堂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

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

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

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煩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迹爾土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它

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

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

亦自有錯簡

通志堂  
書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九

金華王栢著

君奭

周書

今讀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它辭若考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述武王託孤之命如此

通志堂

王栢

又有小子同未在此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于此可謂周公攝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戩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又非所當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此蘇氏竟不釋如蘇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為成王留而周公亦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此

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者不過留召公之時爾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割周申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割周者言美里之厄也細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為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飲泣祗承而敢以為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先儒欲為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費盡回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既而左右武王

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  
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  
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  
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於王初無嫌之可避立  
政首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嗚呼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  
文孫孺子王矣豈謂其昔不為王而今始為王哉  
蓋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金縢之書成王未  
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於四方者未嘗不曰王  
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  
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  
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為天子今  
日親王者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  
於王於是自常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  
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繫屬而意義不  
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四百五十五  
書經卷八  
通志堂  
范茂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  
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桀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  
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  
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四百五十六  
書經卷八  
通志堂  
范茂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子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念成德之彥以治民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又而不可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勤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勗不可用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司寇蘇公或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此一節却提夏禹武王結後一段專戒庶獄并詰戎兵

書經卷八

五

通志堂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言既終又呼太史記之為後世子孫之戒如此分合却節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傳會之謬蓋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為重事曰籲俊尊上帝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出於三事綱領既正統體相維可謂得立政之要矣周公勤懇懇又為後世慮至矣哉周公之用心也但宅字先儒牽於五流有宅之宅遂作刑獄說按說文宅所託也今作託字訓為通貫無疑

三百五

書經卷八

六

通志堂

無逸

周書

無逸之篇却是特作書以訓於王周公之言未有明白若此篇者但首語一句忽又奇古曰君子所其無逸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某則不敢如此解恐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君子不可逸若先知稼穡之艱難了乃逸則知小人之所依必能愛民而享國之久也此篇不可作一段看前後自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之艱難至酗于酒德而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為人所惑至篇終兩段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脉通貫處

前後凡有嗚呼者七一是總說知不知稼穡之艱  
難二是舉商三宗之不逸及後王之逸為享國之  
效三是說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  
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教告叮嚀  
者正恐此智未明為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  
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情狀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  
之教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  
能享國長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  
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為流言所  
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為鑒昔周公止作鴟  
鴞未嘗及此今既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為浮言所  
移故作此七嗚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茲不  
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周書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  
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  
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  
不同蓋周禮者乃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君陳

周書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即以畢公代  
之而君陳或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躡老成而當

二書全

書彙纂

十

通志堂

三書全

書彙纂

十

通志堂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  
者只推其孝友之行是固得為政之本矣然為政  
亦多端非可恃此而它無所事況有商之頑民在  
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  
安之勢竊意君陳既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  
周公而師事焉者或在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  
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  
而責之以周公之事乎以依勢倚法之言無忿疾  
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  
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蓋周公之  
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  
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爲化民之本汝  
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  
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  
於商民既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  
爲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舍老成而命新進者  
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葛氏以爲史臣失  
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爲一篇一正其始一正其終中間命  
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宗始終之大典謂之敘

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為三年之喪既成服而暫釋

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為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

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

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當武王之崩也位冢宰擁

幼主以君臨天下謂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

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為嫌疑之防亦以

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

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觀

俟門隙蠱惑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

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

患之計乎召公恢張末命其設施使內外小大之

臣無一髮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

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後世之譏評吁

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而

不失其經是乃謂之權以周公召公處變猶不免

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

而已

書疑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九

金華王栢著

畢命

周書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禮所當尊詞所當重

故起初惟十有二年至民罔攸勸凡一百十九字

與諸命體製迥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

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

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

却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臧厥臧則餘頑不勞力而

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為善猶曰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當有以閑之惟不

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為之大訓漸漬而薰蒸

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

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

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強辯橫議未必

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良

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道

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

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

而康王必推擇此太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

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

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  
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惡  
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  
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者德也  
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  
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  
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同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鏗鏘典雅無異承平之  
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

書經卷九

十

通志堂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  
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  
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  
稱而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  
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所稱述也其後雖蔡  
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之新進如君  
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  
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  
爲何人而它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

惟子汝事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  
東萊先生以穆王此心不繼乃以造父爲御驅馳  
忘反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而歎伯冏此時之在  
不在也愚敢謂伯冏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  
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  
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  
穆王欲尊寵伯冏創加一正異其職假其詞以寵  
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顧  
讀者以其詞之盛而不暇察其病耳

呂刑

周書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至治之世

書經卷九

三

通志堂

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爲衰亂之  
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  
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  
刑與流各自有正麗之罪又自有從宥之法宥之  
云者寬之也寬之者亦次第而輕之爾以大辟之  
罪亦從而流者後世之刑也蓋官者所以宥大辟  
也判刑所以宥官也判刑所以宥判也墨刑所以  
宥劓也而流之中亦自有宥之義寬者宥極也放  
者宥竄也流者宥放也強如今判之類寬如今牢城大辟  
之刑決不直以流而宥之矣舜之刑未嘗不輕而  
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

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  
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昔武王之命康叔  
也雖主於明德慎罰又自有不可不殺之語及刑  
茲無赦之言成王之命君陳既曰三細不宥又曰  
辟以止辟乃辟未聞五刑之俱贖也贖刑者贖鞭  
笞之刑大辟之刑如可贖凡有千鍰之贖者無所  
往而不可殺人天下烏得而不亂哉後世三章之  
約可謂極其簡矣而殺人者必死殺人而必死非  
待為死者報也為生者戒也為死者報法為一人  
立也為生者戒法為天下立也忍於一人而忍者  
小不忍於天下乃所以為好生也聖人不忍人之  
心豈有一毫好殺之意刑至於不可不殺者是乃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呂刑之書首以為五刑  
創於有苗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虐也斯  
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愚謂呂刑者律書也法吏  
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  
之本意其審克之語凡四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  
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  
能精察於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  
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  
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  
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得穆王之本情者與

文侯之命

周書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  
侯於東都即有如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  
驅馳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於不能為國而平王  
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為中  
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  
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  
之初稍振風采則崧高扶輿清淑之氣未必遽息  
也澗水東瀝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  
為之宣力四方何至萋蕭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  
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不  
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與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栖  
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  
倒情實以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  
令有大體也豈有墮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  
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即歸功於先正左右履  
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削桐因戲而遂封  
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  
脩扞我于艱若汝于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  
傷之以為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讎之責也愚嘗  
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  
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宣  
王中興之詩聚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  
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  
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  
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為而取之取其不贖武  
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為魯寇也  
屢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乎讀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毅其終

書疑

卷九

六

文

不過修城郭積糗糧芟為備禦之計而匹此所  
以為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  
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祀明日縣某國  
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  
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  
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為諸侯窮兵  
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九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為元儒王柏考柏以  
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  
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幹弟子  
幹又朱子壻也故托克托等修宋史以朱子之故  
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  
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尙書之文也尙書  
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 見朱子語錄 併今文而  
疑之者自趙汝談始 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改定洪範自龔鼎  
臣始 見所作東原錄 改定武成自劉敞始 見七經小傳 其併全  
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脫  
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可知亦  
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

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爲詞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典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騫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騫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尙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

明詞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旣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元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誘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修宋史乃與其詩疑之說並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元〕胡一中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定正洪範

二卷》提要



交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  
 叙傳其傳尚矣至吾夫子繫易連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尚書似  
 皆為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焉者此  
 千載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  
 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  
 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註  
 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  
 稽胡君允文深有得於王次仲三先  
 生之說據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  
 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  
 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  
 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矣夫龜  
 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  
 名今胡君直以圖九為尚方十為書  
 而畫卦者無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  
 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  
 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圖固畫



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  
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  
者其孰能與於斯至正二十年閏五  
月二十有六日宣城貢師泰序

河圖洛書作範宗旨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西漢書

邵子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義文曰之以作易禹其叙之以作範

朱子曰河圖洛書皆聖人則之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又與蔡季通帖云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則其間有不足據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義義精約而八卦九疇五行各出一圖亦自不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論然未有定不若兩存以俟後人爲愈又曰九八七六之說乃自河圖中來自疏其下曰即老兄所謂洛書者又曰洛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範安知書之不爲圖圖之不爲書耶

西山蔡氏曰但劉牧謂伏羲無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

迺平斧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

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  
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  
世伏羲則之以造易曰河圖對待之位  
而畫先天八卦曰洛書流行之位而畫  
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  
九數爲體叙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  
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河圖五  
行水火金木土逆克之序爲六府其治  
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  
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  
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  
然水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民所著易說  
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  
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曰漢儒  
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  
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  
今日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  
之釋壹皆粹先儒之論以據其所長而

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胡一中敬述

定正洪範集說序

張其成

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履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曰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叙七行初一以下為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折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據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恥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于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歲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至正甲午春會稽胡一中序

引用集說諸賢姓氏

漢

孔氏安國武魯人 註書 劉氏歆成魯人 著五行志

隋

關氏朗 百易及河陰經成 謂宋阮述偽作

唐

韓子愈 退之昌黎伯

宋

周子敦順道州營道人 茂叔濂溪先生

張子子厚 橫渠先生

程子頤 伯明道先生 明心外何先生 河東人

邵子雍 大原節先生 衛州人

鄭氏樵 首甲人 漁仲來溪先生

林氏之奇 三山人 少穎 拙齋先生

朱子熹 徽州人 元晦 晦菴先生

顧氏子敦 祖謙 金華人 伯恭 東萊先生

蔡氏沈 定李通西先生 建溪 子傳 呂氏 祖謙 金華人 伯恭 東萊先生

陳氏天啟 東齋先生 東齋 陸夏氏 元甫 何山先生

陳氏少南 陽明先生 子解 黃氏 幹 三山人 真卿 勉齋先生

王氏相 勉齋先生 子集 疑

今 董氏鼎 香山人 子集 疑

程氏微 卷先生 子集 疑

徐氏道泰 延平人 子集 疑

李錄文氏 又香 江西人 本心先生

吳氏微 臨川人 勿清 草履先生

河洛本始

書集子

書解

定正洪範集說

會稽胡一中纂述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叙九章而治天下之法惟箕子得之武王克商之年也箕子為紂所囚武王釋之昔武王克商而治天下之法惟箕子得之武王克商之年也箕子為紂所囚武王釋之昔武王克商而治天下之法惟箕子得之武王克商之年也...

初

一曰五行... 鮮而不可傳... 鮮而不臣也... 鮮而不臣也... 鮮而不臣也...

次二曰敦用五事... 以得用不... 以得用不... 以得用不... 以得用不...

次二者河圖未易位之二數也見圖新安陳  
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為主則物備其則而五  
事盡性以踐形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  
不盡而無以踐其形矣內外交盡敬以夾持  
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  
見者存之則力則天君之令一敬之功無  
致漏矣朱子曰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三者河圖左三之文也先儒訓農為厚按  
說文無厚之訓魯齊王曰八政之用言農  
者蓋非農為食之本則八政皆廢矣故謂八  
政皆農之用也虞謂先食次貨者農未相資  
也祀之報祈司空之水土司徒之教養司寇  
之禦侮賓之燕享師之兵食皆資農以爲用  
分田制祿實王政之本民食之重自右而然  
祿以代耕量入爲出皆農之用訓之以厚味

矣五事備於身然後用  
人以立政故八政次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四者河圖有四五之文也協者合天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賦至册數如綱之有紀天時所  
以相維也故紀象謂官政既立  
人時焉先耶克舜欽天之意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故皇極建於中立自一  
至四而五中自九至六而亦中先之以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  
三德稽疑庶幾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或曰建  
用皆五行之用也皇極者九疇  
之本而五行者又皇極之本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六者河圖是六之文也又治也三德之用  
以治五行之正偏乃皇極之常變經權也教  
言所謂無偏無黨會極歸極之  
非三德何以又之故次皇極焉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八者河圖未易位之八數也吳先生曰念  
謂及身思省也庶衆微也雖聽命於鬼神  
而猶不敢自是必驗吾身之失得於天故  
庶徵次之索按庶徵不言數其用有十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次九者河圖戴九之文也吳先生曰嚮者慕  
之而欲有其威者畏之而欲無其生曰嚮者慕  
命他人皆可言推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  
也民命雖棄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  
各得其叙則民歸於五福矣福雖天之所界  
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失其序則民陷於  
六極矣朱子曰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  
之也朱子曰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  
極者通天下之人民而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爲福極而以天下之人民爲福極皆仁壽克舜之  
行順也民皆歸天禁村之極也索謂福極者五  
行故於九疇之明效皇極建不建之九驗彞倫之  
矣故爲九疇之終焉

右九疇之經

自初一至五次九法河圖之九數爲體疇  
之自網也自五行至六極法洛書之十數

為用也五事者五行者天地生成之始  
天道也八政者以人道治天道五紀者以  
者君道治五行之理極於人道也稽疑者  
以天道治人之道庶幾於人道也稽疑者  
皇極君以一身為天下之標準中合  
也福極君終天人之定人君以一心為  
天下之權衡時之效也蓋大法之綱目  
本於圖書無不體五行以爲之用也者  
孔氏謂此以上為所第叙一五行以下  
箕子所陳虞謂如一五行以下凡一曰  
水之類向非大禹所授則箕子何所述  
以爲傳哉九章皆分經傳之別則其義  
自明矣曰疇者猶九井之田疇有疆界  
也通作傳其傳者各以類配故又曰九類  
其書煥乎有章故又謂之九章云昔齊

王先生日洪範之經六十五字謹嚴精密所  
以爲聖人之格言未子曰初一次二讀也不  
謂直當爲句以心河圖之義象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即河圖履一之數爲綱一二三四五即洛  
書生數之文爲目下八疇皆同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以生  
數叙而未成又數而成數在其中矣故本疇  
但取生數而經不言用傳之所行  
則成數也而九疇無非五行之用

右疇首章之經  
天道也蓋大禹所授之本文箕子述而  
陳之以作傳而告武王者也下八章做  
此此心所謂疇之  
章亦尚之經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木少剛爲金柔  
中之柔水也故潤而又下剛中之剛火也故  
炎而炎上柔中之剛木也故曲而又直剛中  
之柔金也故從而又革惟土也故曲而又直  
火則剛木得而柔金得而剛無正位無成性無  
專氣順四行之性以爲德萬物莫不生於土  
而其生之功莫人於稼穡土得水而稼生得  
火而播成稼者木之生穡者金之成也五行  
生成之氣倫於稼穡土之德於是乎家盛故  
不曰曰而曰矣蘇氏謂皆言其德家謂剛柔乃  
具象之性而此皆言其實之德數五行者實  
具于地而兼行于天者也柯山夏九日吾

味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至于海疑  
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音潤下之所作也  
火之始然未燬若也炎則鹹音潤下之所作也  
若之味成則若者炎上之所作也木全土皆  
然蒙謂草木之初生未成實乃酸雖甘  
者至乾壞亦酸金之初生未成實乃酸雖甘  
辛本草於金銀屑皆曰味辛而於鑛不言味  
土於稼穡至成粒食乃知其甘此皆推其氣  
之本性也此醫家本草之原歟  
切於氏用也此醫家本草之原歟

右傳釋五行  
言天道而爲人道之用也蓋箕子因禹  
之疇以立言先陳其實之德而次推其  
理之作修爲之功下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二即番之綱一之五即書之目也齊黃氏曰  
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自然體合天一生水  
使有形人生精血合以成形乃能化氣  
也地之生火使有氣人有體乃能化氣  
而為之若造化之大也水陰而生全形屬陰  
金陰則視之陽也天三生木地四生全形屬  
全如人身耳目既具而能視聽也木以思  
為主猶五行之土居中央亦猶人之有心也  
者索謂尚書中之數亦猶人之有心也

右疇二章之經  
人道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吳先生曰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  
所見昭徹聰而開審論睿通於幽微貌莊謹  
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遠則其心  
了悟而不眩故作聰作謀思通於幽微則其  
精當而不苟故作睿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  
馴致於無所不通故作聖通於幽微則其心  
有物於則無所不通故作聖通於幽微則其  
也朱子曰此學問之極功也蓋性踐明聰睿則  
王先子曰人稟學問之氣以成其形五行之  
能於事而人動靜之用也極動靜無是用而  
貫始終焉此心之存此心敬則卓然為一  
道之大原備身之大本也故曰必本於土也

右傳釋敬用五事

人道而有關於庶幾天道以見  
彙倫之叙我係五行之順汨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曰八政以綏急為次蔡氏曰食者民之所  
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所以  
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  
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  
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  
也師者所以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  
故君末馬蒙謂此夏商之官制也本於唐虞  
而月人目之以立六典之政焉以五行配之  
則五行配土為主而八政配木金水火為臣  
五行配土為主而八政配木金水火為臣  
其成也食配木為仁貨配金為義祀配火為  
禮司空配水為智司徒配木為仁司寇配金  
屬義貨配火屬禮師配水屬智水火克以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以  
明無土則四時不行無皇極則八政何以建  
敷大典亦以天地四時立官則皇極之為土  
笑明

右疇三章之經

人道也經曰農用八政政有關於農也  
故五紀之人時皆農之用八政之所協也  
和者也箕子之傳焉  
於五紀其月深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吳先生曰歲自冬至九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弱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





二章同傳者以見人道有關於天

###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河圖洛書之中五其中一圓大中至正無偏  
無倚即太極之理道之大原也出於天定於  
聖人以立人極而謂之皇極也者天命之為  
天下之君王也極者人歸之為天下之標準  
也皇極居中五而定于一故不言數復繼之  
曰皇建其有中極亦人君當以一身建立其  
極則天下之人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豈  
非即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立人極歟  
下文乃敷言而贊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此皇極之敷言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即勸  
之以九歌律勿壞之意也吳先生曰陂焉作  
順義右音叶莪平叶便偏謂不正類謂不平  
道循也義者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  
不容以私意作為考工記云十夫有道萬夫  
有路言道路互辭也韻叶爾道即義也夫  
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  
人也正謂不偏其中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  
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道義道會如會  
極也蕩蕩乎平正直歸于極也蒙謂土居圖  
書之中數故皇極之建主于土之中至正  
少偏則不中矣皇極之建主于土之中至正  
土生金偏於作好則不中矣夫土者土者火  
克者水黨於作惡則不得其直矣夫土者土  
而

不正則則枉而不直中土之德正直而無偏  
黨則皇極則至中之大本立矣水火未全和順  
也無反側則皇極至正之建道行矣義正路  
而道大路也遵王之正而會于皇之極則普  
天率土乎平蕩蕩皆由正直而歸于皇之極  
矣五行之順彞倫之叙此其本欤即中庸聖  
賢傳授之心法也

### 右疇五章之經

天之洛書五七之中土居之極居之中五居  
極何所居會人非君則極何所歸故非君則  
合德之君乃能建其有極也王先生日  
自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接無  
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其有極也後

以爲建極之功也前漢四極字包六韻  
語文勢縝密字義脩於形容使人慙  
吟味意思深長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  
謂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  
也此下傳文皆叶韻語以贊此章之義  
孔子叶韻語以贊周易其本於此章之義  
曰極之敷言是勸是訓作倫當于帝其訓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先生曰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  
始爲箕子之語此當爲皇極傳曰天子指皇  
極之位而言也吳先生曰言于介切訓叶  
平聲行叶音杭蒙謂上訓字當作倫字之誤  
此正箕子答武王彝倫之問故因贊皇極之  
敷言而指此極之理即五常之秉彝五品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蘇大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  
福子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林大曰三德所以  
剛以直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  
剛以用之則得其宜美唐大曰皇極以體席三德  
變以盡

右疇六章之經

人道也正直常也經也  
剛克柔克變也推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潜剛克高

明柔克

蘇大曰平康正直無所事乎捨無為而治  
也強弗友強使弗順也燮友和柔柔克  
也沉潜深沈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高亢明  
美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宗之過也強  
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  
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  
剛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爾  
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飲之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  
皇極者蓋如此此所謂平康正直如土德居於  
無所偏廬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與也強弗  
友剛克如火之克金變友柔克如木之克土  
沉潜剛克如土之克水高明柔克如木之克  
火以習俗之偏而克水高明柔克如木之克  
代受皆以剛而克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  
也如商之征苗周公之誅三監皆以柔而克  
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此則治之以柔  
刑焉或寬或猛因其習俗而濟其偏以適乎

中庸以柔稟之偏而言則強弗友者賢之過  
於行樂友者不肖之不及行沉潜者愚之不  
又知高明者智之過於知也孔子謂中庸之  
為德民鮮久矣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此則治之以德教焉或進或退因其氣質而  
擬其偏以適乎中庸蓋中和正直之用苟非  
聖人政教之權衡其何  
以會歸乎皇之有極哉

右傳釋又用三德

又以治五行好惡之用德以立皇極中  
正之體三德所以次六而正皇極之偏  
彘倫之所以  
叙而弗致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愆忒

稽疑者事有所疑則考之卜筮以決之灼龜  
曰卜探蓍曰筮龜為甲蟲之長歲久則靈蓍  
生其上百年一本一莖易大傳曰所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  
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次爇疑定猶豫非  
細故也必得其人則誠故擇之心定其職則  
專故建立之而後乃可命之也蓍龜者至公  
無私之物而卜筮當擇至公無私之人卜以  
明火焚柴灼龜成兆筮以著草四十九莖分  
掛探切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曰雨者如雨其  
兆為水霽者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  
若驛不屬為金克者交錯有勝之意為土此卜  
龜也兆有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左傳盍  
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  
悔者國語貞也悔豫皆八是也此占著法也凡七  
者合卜筮而用也卜之變雖五而經毛之體百有  
十其頌千有二百體也黑折方切義弓之類  
也占之變雖二而先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

一變為八八變為六十四其變無窮也先儒以行或二字為未詳蒙謂其文簡嚴乃禹之經言推行人事之差或也下之傳文皆引此二字之義伸之合人謀鬼謀推行差或以定其吉凶而已

右疇七章之經

以天道治人道也乃一部周易而龜之卜兆又易所不言而此兼備焉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三人如金勝乃卜三龜儀禮士春卜筮占者三人則是一筮各立三人矣當以三人為句占為讀三人同卜筮而占以二人之言蓋善鈞從眾之意所謂行或也聖人審於道而外吉內凶非或或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即大奔命之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鄉士庶民也鬼神其依也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蓋官占惟先識志然後命于元龜豈以卜筮為先哉惟其有大疑而後謀之鬼神以決之夫疑者心之未決也決之人而人不疑夫何疑哉惟其心之未決也筮而決之鬼神以決之夫何疑哉惟其心之未決也之大而發於範疇以告九為君者歟苟有疑焉而不能決則皇不極矣民惡手從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安強健也逢吉者子孫逢之皆吉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之靈不踰於人故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皆以龜筮為主雖不盡從不害其吉若龜筮皆必凶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逆庶民逢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逢吉

朱子曰此條惟鄉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鄉士逢吉

朱子曰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鄉士逢庶民逢作內吉作外凶

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師旅征伐朱子曰此條猶可外是則凶也

龜筮共違于用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內事外事皆不作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違於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張氏曰夫疑主於著龜故進於鄉士庶民之與龜筮同也我與鄉士逆而亦吉者以民心與龜筮同也

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必處筮之從乃可蓋  
龜筮無心也如盤庚之遷都心已無疑卜如  
未可也臣懷居而不敢遷何妨於吉於公與  
民又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公與  
卜筮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之二公  
寓之誠亦龜筮皆從度足以驗吾無一毫  
內事猶可外事則必否苟汝與臣民皆從而  
筮皆遠則是不為則必有未盡人臣皆從而  
光於人為靜不為則吉動則凶矣此義精微  
曰天下舉以為然不知自有人不悅者董氏  
歎為而已未從亦有已與人皆疑其不可而  
人則有歡而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此  
然必皇極建三德又有疑而後筮盡人謀以斷  
之卜筮豈大事不定而惟卜筮之不可駁語  
也

右傳釋明用稽疑

般人尚鬼而箕子必先謀及乃心未嘗  
專事鬼也且易之為書為卜筮設大傳  
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言天地賴聖人  
而參贊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明而  
謀之於人幽而謀之鬼神不自謀以為  
能故百姓皆與其能即神之意也苟  
不決之人已而但決之鬼神之意也  
曰明用者以其不惑於從違之理所以  
次五行之順與  
桑倫之叙數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庶徵也所驗有十故謂之庶徵而不言數  
屬水陽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與五  
之配五行者相符條理不紊下文既曰五  
咸備而先儒牽於曰特二字而有六馬由  
不明經傳之分故也今以曰時二字分於  
文則自明矣徵有十者用洛書之盈數以  
慮也

右疇八章之經

以天道驗人道也庶徵居八與二五  
相應者著河圖二八之互用也明矣見  
前圖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曰者明箕子之言也時是也與各應其福之  
時同是五者之來備而無缺又各應其福之  
而無愆則生意萬物遂百穀成舉輕以明重  
尤徵者言可見萬物遂百穀成舉輕以明重  
以驗五行之順所謂微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而太極無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寒恒風一於有而太極無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則無恒風一於有而太極無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風一於有而太極無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起極於無而不及也極備有  
輕以驗五行之順所謂微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說謂五者以時之汨所謂微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恒不獨舉以時之汨所謂微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耶蓋以不獨舉以時之汨所謂微而不及恒也極備有  
焉是自如分經傳故爾今但庶徵何傳文以時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朱子曰肅恭莊也有滋潤之意而時雨順應  
之入整治也有開明之意而時暘順應之昔  
則昭融而有和暖意其順應為時燠謀則藏  
密而有凝滯意其順應為時寒聖則通明而有爽  
快意而時風順應之焉又曰或以為若為似作  
警喻說於長不可又曰雨寒陰也暘燠風陽  
也肅謀深而靜故陰類應之也昔聖發見而動  
故陽類應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恒雨若  
又之反為僭僭則亢故恒暘若哲之反為豫  
豫則懈故恒燠若謀之反為急急則縮栗  
故恒寒若聖之反為蒙蒙則冥而無思以濟  
四者之惡故恒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  
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未無寒歲泰亡無燠年  
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況  
然充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消水旱之  
災蓋或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  
能曰天地之造化也西山蔡氏曰君聖人所以  
之應以察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  
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微無不應  
矣是理也洪水失其性而五行為之汨陳  
性古則鑿而不枉推其意而事為之說驗於  
以福極強配五行而防君之失適以啓君之  
惑耳

右傳釋念用庶徵

念用者言人君當常恐懼備省而念之  
不忘也五者來備以序非自天也君之  
休徵也極備極無非自天也君之咎徵  
也故朱子說中庸曰吾之心正則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氣有不中不和者當自念之曰吾之  
咎歟必去其咎而及其休徵曰念用庶  
徵可於君心一念之微故曰念用庶徵  
可不慎哉豈非五行之順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朱子曰五福以人之所好為先陳氏大猷曰  
人莫不好生惡死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  
尚德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  
故富次之行康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  
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為富不仁作偽心勞  
足貴矣微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  
行之氣攸好德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朱子曰六極以人之所惡為先吳先生曰  
未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命之反也求曰短中  
絕之折壽也凶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  
富之強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  
能自強者弱也剛而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  
柔而自棄者也

右疇九章之經

天人之定也五事中節則五行之氣和而休徵應五福自然嚮之五事失節則五行之氣乖而咎徵應六極自然威之五福駕則桑倫叙六極威則彝倫敷皆由五行之順與汨也故曰君相造命者也天人之道至此定矣福極所以若九疇之然也皇極其正直之極歟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修五事以欽聚此五福而廣布於天下之庶民欽五福則六極無自而致矣故不言六極苟反是則六極矣朱子曰不知如何欽又如何錫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而已使民亦盡得此五事便是五福

惟時厥庶民而康而色吳先生曰色當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舉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

永上文言君欲五福以敷錫于民是庶民皆身康心寧自言予所好者德也則自然錫之以福矣非家數而人錫之也正人謂正長之官較者善也好者自愛重也家謂有家者凡正長之官汝當厚祿而使之富足方能為善汝若不先祿之使富彼且不自愛重于其有家無所顧藉則是人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難歆與之以福而彼所作為無非汝使之有咎矣况何與之以福乎言不但民之康寧好德為君與之福而正人之富而好德亦

君所與之福也正人之有德有罪皆係于君

與之五事備符與皇極之建不違五行之順

則大臣庶民亦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曰子

彼好德汝則錫之福者好德則必得其壽為

世壽老無德而壽則之福也生也德則得祿而

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長祿則心廣體胖無

入而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祿則心廣體胖無

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全歸

者豈非君之錫福必本於好德也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

辟者君也福者五福人之所好者也威即六

極人之所畏者也皆在乎君之修為孟子謂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是也蔡氏曰福威者上

之所以御下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

惟辟者戒其權之不可下之移曰無有者

戒其臣之不可上階彞倫之所以叙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諷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民謂庶民也大臣有君

之權專君之奉備亂之臣也則君不能制

其臣而臣仇其君矣必君臣俱敗害于其臣

之家而凶于其君之國如罪與三桓之徒是

也小臣之有位者用之則側頗僻矣不安分

而黨偏反側如流與陽虎之徒是也下民用

之則為僭諷而踰越其常分如後世石崇之

徒是也新安陳氏曰大臣僭天子則邪君之

大夫小臣庶民皆傲傲而陵替無

一安其分者矣非彞倫之數歟

右傳釋擲用五福威用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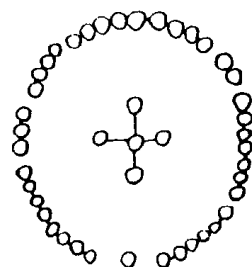
壽	得	不	者	北	而	於	氏	脩	之	殺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其	其	言	之	墓	速	廉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貴	其	者	世	奪	廉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有	未	之	何	何	苟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人	必	世	有	有	皆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壽	為	叙	回	終	福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之	極	者	原	窮	極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貴	以	安	憲	其	故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五	嚴	窮	到	詩	禁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福	分	不	今	曰	然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皆	然	欲	稱	寔	貴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天	者	之	之	命	未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所	必	在	謂	不	為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子	為	已	有	猶	福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而	不	至	天	蓋	王	曰	身	死	身	執	事	之	壽	孰	命	無	以	為	子	則	五	行	之	理	非	知	命	者	

非人之所能為也。故好德則備，天爵亦  
 人壽之所能為也。故好德則備，天爵亦  
 以不貴賤。而貴賤在乎德。德者，天之  
 之中矣。故傳曰：錫之好德，汝錫之福。  
 則知其無德。汝錫之好德，汝錫之福。  
 至者，為賤。在人，在乎好德。與否，豈  
 然則福極。在乎天賦。五行之氣，稟可  
 數而極。烏可諉於數。已定，而在我，即  
 於福極。而貴賤。則數人。徒知，苟九  
 造命。不知。於五。之良。貴矣。是知，君  
 好德。則備。與。賤。之。數。而。在。於。人。之。貴  
 賤。皆。然。則。不。言。貴。賤。而。貴。賤。在。其。中。聖  
 深。矣。



河圖

數九復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廣六八為足五居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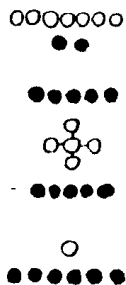
九數  
伏羲畫先天卦  
大禹為時之經

看立圓故奇

邵子云  
圓者河  
圖之數  
方者洛  
書之文  
九故圓  
十故方  
也蓋河  
圖本但

洛書

天生水地三生天  
地六成之天七成之地八成之天九成之地十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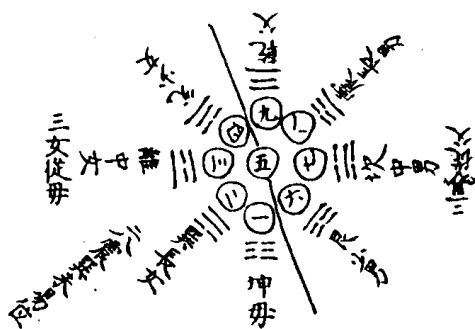


十數  
伏羲畫後天卦  
大禹為時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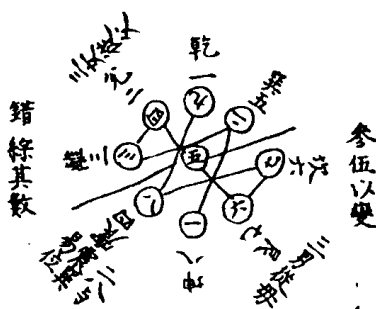
看平方故偶

有圖而  
無文洛  
書本但  
有文而  
無圖文  
即易繫  
之天一  
至地十  
是也

河圖先天未易卦位數



先天卦用河圖易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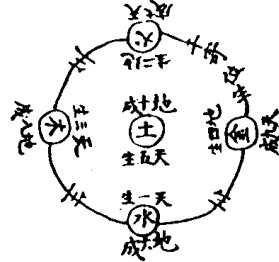


禹用  
河圖  
未易  
位次  
叙九  
疇圖



漢儒曰有  
數至九遂  
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  
又曰法而  
陳之九疇  
見也曰第  
曰陳曰叙  
皆言順其  
位以類之  
此彙倫之  
所以缺也

範疇用洛書五行生成圖



五行生數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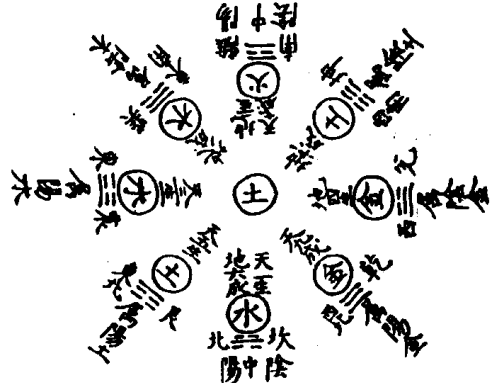
一曰水 天一  
二曰火 地二  
三曰木 天三  
四曰金 地四  
五曰土 天五

劉長民陳  
樂軒鄭夾  
深皆謂易  
大傳天地  
之數五十  
有五所以  
成變化而  
行鬼神一  
行專明洛  
節十數伏  
書以此畫  
義以卦後  
後天之見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得五合為六故一與六相得合而居北 一變五化成六而生水  
二得五合為七故二與七相得合而居南 二化五變成七而生火  
三得五合為八故三與八相得合而居東 三變五化成八而生木  
四得五合為九故四與九相得合而居西 四化五變成九而生金  
五得五合為十故五與十相得合而居中 五變五化成十而生土

周子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是也陰陽相得而合故變屬陽化屬陰變  
行神氣至而伸也化行鬼氣反而歸也

洛書五行合天卦圖



三八木合居正東巽當地八陰木  
二七火合居南離當地二天七  
五土合居中心寄理東北為當天五  
一六水合居北坎當天一地六  
四九金合居正西兌當地四陰金  
居西北乾當天九陽金

五行性味配屬圖

于地質具 于天氣行 于水潤黑 于火赤苦 于土黃甘 于金白辛 于木曲酸 于木曲酸 于水潤黑 于火赤苦 于土黃甘 于金白辛 于木曲酸 于水潤黑 于火赤苦 于土黃甘 于金白辛 于木曲酸

太柔太剛少柔少 剛為四行氣之性 土兼剛柔之性  
得水性柔而稼生 順四行 氣無專  
得木性柔而稼生 位無成 性以  
得金性剛而積成 而德

圖行五配政八

夏商建 官之制 天九司冠 五行以 順生為體

天禮 地禮 皇極 天可空 地師

天三食 地八司使 逆克為八政以用

典之原 同官六

金克木 水克土 一曰食木 二曰貨金 三曰祀火 四曰司空水 中皇極土一土為王 五曰司徒木 六曰司寇金 七曰賓大 八曰師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圖行五本事五

從言 聖思 肅貌

火言 土思 水貌

哲視 明視

聰聽 謀聽

圖徵庶配事五

二八之交 寒謀 急恒若 治五 休事 治五 休事

又時 聖時 肅時 兩時 若 若 若 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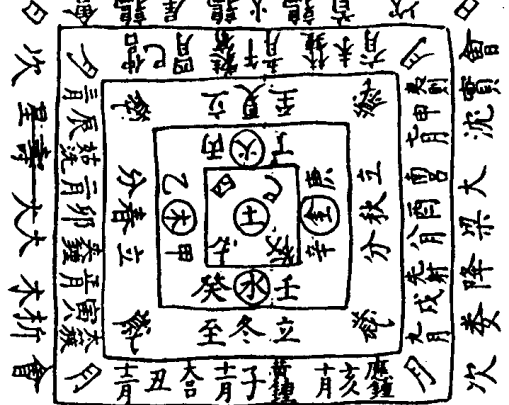
賜若 風若 蒙若 狂若

借恒 蒙恒 兩恒

天人之驗 燭視 擇恒 時恒

微驗 驗之 微驗 驗之

圖之行五協日月歲紀五



一歲每季計九十一日 三時六刻木王春火王 夏金王秋水王冬各七 十二日三刻土王四季 各一十八日有奇一歲 亦計七十二日三刻禮 運日播五行於四時又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為本也如水之行始於 水而終於冬冬終竭而 春始於春春為夏之本 春始於夏夏為秋之本 是而推之則歲月日時 何莫非五行為之用也

圖政八行五協紀五

八政五紀同傳以明天 人之道相協為養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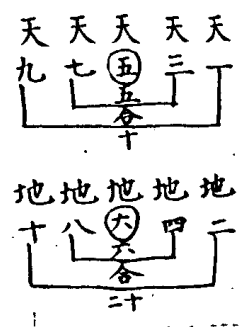
天師 日曆 皇極 星辰 庶民

火言 土思 水貌

王木 歲

凡歲月日時星辰皆用天 干地支配五行成曆數

數曆



天以五中無十 地以六中無半 合五五為十 合六為三十

天幹六甲 地枝五子 配合為六甲子

六 宮音土生甲子金乙丑 商音金生甲寅水乙卯  
 甲 商音金生丙子水丁丑 角音木生丙寅火丁卯  
 五 角音木生戊子火己丑 徵音火生戊寅土己卯  
 行 徵音火生庚子土辛丑 羽音水生庚寅木辛卯  
 納 羽音水生壬子木癸丑 宮音土生壬寅金癸卯  
 音 角音木生甲辰火己巳 已上先甲三日寅辰  
 先 徵音火生丙辰土丁巳 屬陽夫道也丑卯巳屬  
 羽音水生戊辰木己巳 陰妻道也故从夫納音  
 甲 宮音土生庚辰金辛巳 甲東方春始生之木  
 商音金生壬辰水癸巳 而于北方陽氣之始  
 故以甲子爲首

六 宮音土生甲午金乙未 商音金生甲申水乙酉  
 甲 商音金生丙午水丁未 角音木生丙申火丁酉  
 五 角音木生戊午火己未 徵音火生戊申土己酉  
 行 徵音火生庚午土辛未 羽音水生庚申木辛酉  
 納 羽音水生壬午木癸未 宮音土生壬申金癸酉  
 音 角音木生甲戌火乙亥 已上後甲三日午申戌  
 後 徵音火生丙戌土丁亥 屬陽子道也子戌亥未  
 羽音水生戊戌木己亥 酉亥屬陰婦道也婦從  
 子納音  
 甲 宮音土生庚戌金辛亥  
 商音金生壬戌水癸亥

五紀星辰協五行圖

井鬼柳星張翼影 木金土日月火水  
 火 火 日 月 火 水  
 土 土 日 月 火 水  
 金 金 日 月 火 水  
 木 木 日 月 火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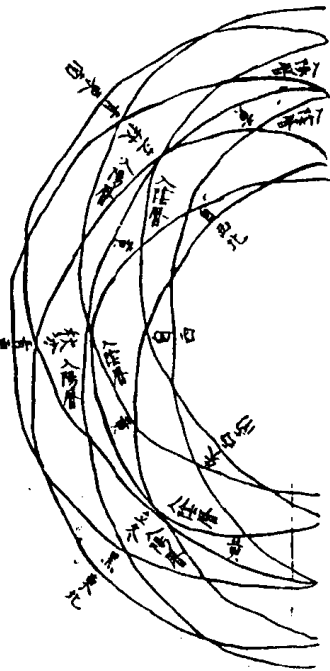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  
 既配日月  
 五行所謂  
 星也辰亦  
 無星乃日  
 月五星行  
 度之所次  
 以成歲月  
 日時而紀  
 爲曆數者  
 也

星辰行度出入數  
 歲星 熒惑  
 填星 太白  
 辰星

每在四仲行三宿四五季行二宿五季四  
 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一  
 歲而一周天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變制而出行列宿  
 司无道出入无常  
 常以甲辰元始建斗 歲行一宿凡  
 二十八歲一周天  
 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  
 十日而一入又出西方一百四十日又  
 一八三十五日復出  
 春見奎夏見井秋見角亢冬見牛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晨見東夕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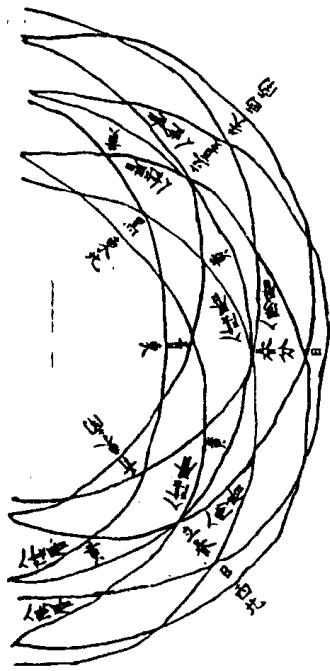
九道之圖

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 春分秋分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  
 道而南至所衝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 春分秋分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  
 道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宿亦知之  
 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日冬月夏

日有中道月有五行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  
 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有道終  
 夏至法有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冬至法有道半交在秋分  
 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向至所衝之宿當黃道西至冬  
 曆月行白道白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西至冬至夏法有  
 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東向至所衝之宿當黃道



皇極數言五行偏黨圖



好者相生 偏私於己  
 惡者相克 黨私於人  
 水好水惡金黨火反土  
 火好火惡水黨土反金  
 土好土惡木黨水反木  
 金好金惡火黨木反火  
 木好木惡土黨土反土  
 偏者不中 反則不正  
 破者不心 側則不直

圖書中五建皇極



圖書之數皆五居  
 土五中一圍大中至  
 正無偏無倚為理數  
 之原出於天定於聖  
 人惟天人合德之君  
 體之以建立皇極為  
 天下之標準一本之  
 圖書中正之理故虛  
 中五為易之太極實  
 中五為範之皇極曰  
 建者建立中五之土  
 以為用也故一土為  
 王心所謂圖書相經  
 緯易範相表裏也



五行五事 休徵各徵庶幾 八政五常附 五紀卜五  
 貌恭肅狂兩司空師智星辰雨  
 言從乂借賜 祀賓禮日霽  
 思睿聖蒙風 皇極信曆數克  
 視明哲豫煥 食司徒仁歲家  
 聽聰謀急寒 貨司寇義月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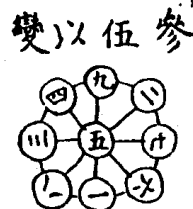
朱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皆以類配合總為一圖

特若恒若 一土為五故 皇極屬土

範疇之綱九數合 疇之目十數合 疇之綱四十有五合河圖之數  
 初一次二 五行五 五事五 其目五十有五  
 次三 次四 八政八 五紀五 合洛書之數總  
 次五 皇極一 三德三 之中五各極而  
 次六 次七 稽疑七 庶徵十 至十為五十  
 次八 次九 五福五 六極六 虛書之中五實  
 河圖數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 圖之中五亦合  
 一百數自然而合

河圖九數

針三五四六皆十  
 橫五九百七五十六  
 參三以變 橫三五九五五八



正三七九奇 備二四六八偶  
 一五合六 二五合七 三五合八 四合九

交為錯

九一二八 數皆錯 皆錯皆十五數錯  
 三三四六 數皆錯 皆錯皆十五數錯  
 大陰即曰河 圖以五為主統

參伍以變



二七六 九一八 四三六 三五九 一五七 八二四 六三九 七四一 九八七 五二四 三六九 四八二 一三五 七九一 二四六 八七五 九六三 五二四 三六九 四八二 一三五 七九一 二四六 八七五 九六三

五見前河圖先天二圖

伍五以變 正三七九奇 備二四六八偶

結為綜

一二三四 九八七六 數皆綜 皆綜皆十五數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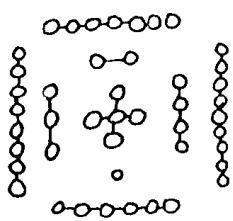
洛書十數

六九十五 七八十 二四合十

中五

上點地之象 正點天之象 中點天之象 左無天之象 右點地之象 南點地之象 北點天之象 東無天之象 西點地之象

此朱子之說



互見前得合變化圖

一五合為六 二七合為九 三與五合為八 四與五合為九 五與五合為十

土

即易繫 辭所謂 天地之 數五十 有五

水

此徐氏之說

木

此朱子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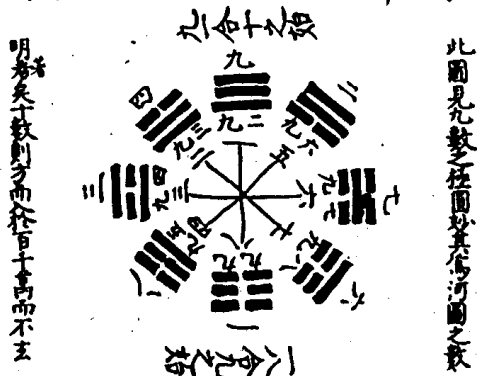
火

此朱子之說

金

此朱子之說

圖之九九合數卦圖



此圖見數在河圖其為河圖之數

乾為九陽數二九一十八則  
 乾一對坤八三九二十七則  
 兌二對艮七四九三十六則  
 震三對巽六五九四十五則  
 震四對巽五六九三十四則  
 巽五對震四七九六十三則  
 坎六對離三八九七十二則  
 艮七對兌二九九八十一則  
 坤八對乾一可見九九之圖  
 妙如此河圖戴九履一合十  
 先天乾一坤八合九左三右  
 七合十震三坎六合九二有  
 八是合十震四巽五合九四  
 有六是合十兌二艮七合九  
 五合五則十交而十十藏於五也

圖屬配五行氣二

二氣五行德時象方干支音色味五

健木元春陽少東甲寅卯青酸仁  
 動火亨夏老太陽到南丙午徵赤苦禮  
 質土四季陽毫中巳未宮黃甘信  
 性靜金利秋少西庚辛商白辛義  
 陰水貞冬老太陰柔北癸亥子刑黑鹹智

凡屬五行理氣配為一圖以見五行之統叙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聞昔鯀湮洪水  
 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  
 九疇彝倫攸斃繇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九疇之經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水四  
 曰金五曰土

右疇首章之經大禹本  
文下同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華作辛稼穡作

耳 右傳釋五行箕子本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

右疇二章之經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石傳釋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

賓八曰師

右疇三章之經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疇四章之經

曰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

此一節按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本心文先生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

草廬吳先生用徵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

所定皆在此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按魯齊王先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改遵

生定為皇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教言在此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疇五章之經

此三以下凡各 曰皇極之教言是彝是倫于帝其

有定本不同 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

于斤切訓音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平聲行叶抗音 以為天下王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蒙作倫上訓字 人無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誤叶念音抗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叶補秀切  
明叶芒行叶  
叶仇皇亦与昌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  
保極無雲榮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

右傳釋建用皇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

右疇六章之經

平康正直強弗友劓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傳釋又用三德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右疇七章之經

立時作卜筮三人回占則從二人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

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鄉士逆庶民逢吉

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鄉士逆庶民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右傳釋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右疇八章之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

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右傳釋念用庶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患六曰弱

右疇九章之經

此一節按三先生所定皆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在庶民而康而聖曰予攸好德汝則  
蒙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本能使好子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  
今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定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理

吳先生定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作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正文一三三六字盖古之竹簡束則謂之  
策亦曰冊每束謂之篇以韋編之偶曰韋絕而  
脫當文義斷處或誤入其簡漢儒更以竹簡寫  
之先儒承誤解註莫敢改易援夫經傳本旨疑

以傳疑各信其師說宗之而已今三先生既有  
改正然猶未至當而端一故目武成每行十三  
字定之推脫簡以正其誤入理順而文自正且  
武成既可攷定諸篇安有不可攷定之理况書  
之洪範與典謨禹真等篇實聖人治天下之精  
微奧義當如中庸大學表章以明之其舊文則  
存之本經如禮記云

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  
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  
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  
更復詳考為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  
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  
焉九疇之目為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焉繹而  
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  
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  
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  
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  
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溫字尊道諱載  
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  
之志為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  
以九為圖以十為書則劉牧民之說允文宗之  
其必有兩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  
與懋明之至正廿又四撰甲辰歲春三月稊日  
毗陵陳顯曾書

定正洪範二卷

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  
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  
以已意參酌之首為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為雜說  
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詞不云有關於洪範漢書五  
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  
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  
相為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  
參以陳搏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  
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剋立論尤為無理  
其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沿用劉牧之說於彼法  
之中自生轉轉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鑿理多  
窒碍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為錯簡之說以巧飾  
其謬遂割裂舊文強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  
八十七字為第四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  
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為五章之經移欽  
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為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

彼綴此臆爲顛倒並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  
爲而康而寧改是彛是訓句爲是彛是倫則併其  
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  
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  
所第敘劉向以爲龜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  
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  
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並同絕無逐章各有經  
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強爲  
分別既已無稽且一中旣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  
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  
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  
八十七字錯一簡也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北宋余  
壽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  
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  
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書經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直指

六卷》提要

新刊書經直指序



書經直指凡六卷不著作者名氏其大旨蓋本宋儒九峰蔡先生書經集傳而櫟括之故尤為明白簡徑

南京守備太監錢公偶得之披閱既久愛之弗能釋手乃捐貲命善

東正書本

書者騰寫銀梓以惠來學既成俾予序其後竊謂書之為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寓焉後世可見前聖道統之傳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惟賴此爾然其言雅奧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窺測故自漢以來俗儒穿鑿傳會各守

師說使聖人之大訓晦而不明上  
下數千百年九峰先生始承子朱  
子之所指授會衆說而折衷之作  
為集傳然後聖人經世之典燦然  
復明於世九峯之功於是乎其大  
矣然其為說詳盡曲折必得博雅  
強記之士然後能悉是以初學猶  
或病之今是書也其詞約其義備  
其旨歸初不戾於蔡氏開卷一覽  
而二帝三王典謨訓誥之文義瞭  
然於心目之間則其有功於前聖  
有功於先儒有功於後學為何如  
哉然自著述以來晦而不顯者幾  
何年矣今遇錢公而始得行於世

則公之功亦大矣哉昔人有得王  
充論衡而秘之以私於一己者公  
得是書而必欲公之於天下則其  
用心廣狹大相逕庭矣公名能號  
素軒遭際  
三聖恩寵罕倫而乃留心經史有如  
此者此尤古今之所難得者也因  
序是書故表而出之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仲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  
御掌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修撰  
太子諭德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安成劉宣書



新刊書經直指序

畢

直指序

四



書經直指序

直指一書蓋取宋儒蔡九峰  
 書經集傳撮其指要斷以大  
 義而成之其書不載姓氏所  
 述想亦元儒掇拾傳意簡明  
 易曉使人一覽如指諸掌誠  
 可讀而可傳也嗚呼亦難矣

夫六經莫備于書書以備載  
 二帝三王之道大經大法在  
 焉非若五經各專其一也故  
 欲求其道者不可不求諸心  
 欲求其心者不可不求諸中  
 心有危微之殊中無過與不  
 及之謬心無不中者性之



聖堯舜是也心擇乎中者反之之聖禹湯武是也心失其中而不復者下愚不移夏桀商紂是也然則中也者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則治否則亂一在道自然之應也治亂一形天淵永隔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可不審治亂之幾而決此心于存亡之頃哉書之大意一中而已始以執中終以咸中以此中貫之書可迎刃而解此直指所以括一經之蘊貫一中之理使善學者熟讀蔡傳以該其博而後歸宿

直指以守其約庶乎讀書之能事畢矣南京守備太監錢公能初昆玉四人少入內禁既長俱忠貞勤敏由是天春日隆咸有蟒衣玉帶之賜成化戊子公奉勅出鎮滇南久之因疾懇請還朝嘗得是書延師講習得其要領致今二兄一弟侍上左右罔或少愆而公則守備南都贊畫機務咸適其中以求無負上之所托蓋深得是書之為助者意書豈撲學也哉書恐失

傳有孤前人鈎纂乃命工繡梓寓雲間乞序首以傳余因重公匪獨私善其身而嘉惠後學之心亦盛矣不復以荒

菴辭也勉此為序

成化二十年甲辰二月既望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奉

勅致仕前翰林侍讀學士國志

總裁直

文華殿賜一品服東吳後學錢溥謹書



書經直指卷之一

虞書

虞書凡五篇

堯典

堯典在可上專闡之也後世以堯典中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典為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總敘帝堯之功德言考古帝堯其功之大無所不至者以其欽明文思之德性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恭讓之實行又皆誠信而無虛假故其盛德之光輝被于四海之外而至于天地也夫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史臣贊堯之德必首以欽之一

字言者蓋敬乃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要道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臣言堯能明其大德故推之家國天下而無一人之不化也蓋德者感化人心之本堯能明其大德故以此德而親九族則九族盡相和睦以此德而平章畿內百姓則百姓皆能自明其德以此德而協和萬邦則黎民皆變惡為善而成雍熙之治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放勳者如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二十八宿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

此史臣紀堯敬天勤民之事。堯命羲和欽順昊天。

為之曆以紀日月五星運行之度數。為之象以觀

日月五星運行之所次。致察于天象如此者。正欲

頒曆授時。使民及時以作事也。敬天勤民。乃政事

之大者。故皆以敬言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謂春分之晝五十五刻。星鳥。謂朱鳥七宿。皆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

擊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之。恐推

步之或差也。此則分命羲仲之官居東方測候之

所使於春分之日。敬迎方出之日。而識其景。均次

東作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于斯時也。觀乎晝之日

影。則於夏永冬短為適中。驗乎昏之中星。則朱鳥

七宿見乎午位。此仲春陽氣之中也。其時天氣溫

和。故人皆分散而居處。鳥獸皆乳化而交接。上

觀天象。下察民物。可驗春月節候之無差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祠。日永

謂大火之次。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此重命羲和之官居南方測候之所。使均次夏月

所當變化之事。致日而識其景于斯時也。觀乎日

影。則晝六十刻而長。驗之中星。則大火昏見南方

此仲夏陽氣之正也。其時人民因春之事。而致其

力。鳥獸毛希而革易。仰觀俯察。可驗夏月節候之

無差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謂秋分之晝五十五刻。星虛。謂北方玄武七宿。皆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

擊尾。

此分命和仲之官居西方測候之所。使於秋分之

暮。敬饒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均次物成。收斂之宜

于斯時也。夜之時刻。亦於夏永冬短為適中。昏之

中星。則虛宿見於午位。此仲秋陰氣之中也。其時

秋月物成。而人民之心。力平夷。鳥獸之羽毛鮮好

仰觀俯察。可驗秋月節候之無差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

謂冬分之晝五十五刻。星昂。謂東方白虎七宿。皆以殷仲冬。厥民隩。鳥

獸氄毛。

此重命和叔之官居北方測候之所。使考察冬月

所當收斂之事。于斯時也。驗之日影。則晝四十刻

而短觀之中星則昴宿昏見南方此仲冬陰氣之正也。其特天氣既寒，故人皆聚于室之內，鳥獸皆生氄毛以自溫，而可驗冬月節候之無差也。堯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其測候之所雖在四表之地，而官則在國都之內也。其冬作西成之類，雖各以一方言之，而其時之政，則均布之天下也。於春言日中，於秋言宵中，陰陽各以其時也。星鳥以形言，星火以次言，星虛星昴以宿言，彼此互見之也。命官不一，而寅賓敬致實饒，諄諄乎以敬言之。聖人之敬天動辰，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堯命羲和作曆置閏之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皆右旋，日一日行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故曰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一日行天十二度，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為一月，十二會則為一歲。

一歲中有小盡月六，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夫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為朔虛，必合氣盈朔虛而置閏月於其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平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天時者，人事之所關，以此時而信治百官，如平秩東作，西成之類，是以百工皆及時趨事，而衆功皆廣也。帝堯以治曆明時為重，故既總命羲和以曆象，又分命仲叔以考驗。此又告以置閏之法，慎重其事如此。至夏時則合羲和為一官，周則但掌於馮相氏，蓋立法創制，非聖智不能，其法既成，有司者守之耳。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絲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此則言堯求賢以任治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於是放齊言，嗣子丹朱之性，闇明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因言其口不道忠信而好爭訟，性難開明，用之不善，豈可用乎。此可見堯至公至明，不溺愛其子，以病天下。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帝曰：嚳咨若子，來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嚳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此言堯求賢以任事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子之事者？於是驩兜贊美共工之官方，且鳩聚眾事而見其功。堯不然其舉，謂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背，外貌恭敬，中心不然，豈可用乎？蓋共工驩兜比周為黨，更相薦舉，堯已知之矣。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帝曰：咨四岳，音名一人而然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絲哉。帝曰：

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是已廢而後辟。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言堯求賢治水之事。堯訪問四岳之官，言洪水方為民害，其勢盛大，包山陵勢，若漫天。下民咨怨，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於是四岳與諸侯同辭舉鯀，而歎美其可用。堯甚不然其舉，且言絲上則方逆詔命，下則圯族類，其可用乎？四岳又強舉之，且言取其可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備也。堯乃使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治水大事，不可不敬也。絲往治水，九載三考，而功用卒於無成，此可見堯

憂民之深，用人之慎，知人之明，故當時雖有洪水之患，而得舜禹之後，卒致地平天成之功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佞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不別德義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言堯求賢得舜之事。堯在帝位七十年之久，欲遜位于四岳，四岳以無德辭。堯又命四岳，惟德是

舉，不拘貴賤。於是群臣同辭舉舜，堯然其舉，言我嘗聞是人，其德之詳果如何。四岳言舜瞽者之子，虞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和諧，以孝使之皆進於為善，而不至於大惡，其德也如是。於是堯乃試舜，妻以二女，以觀其家法何如。治裝下嫁二女于舜，且戒二女以不可不敬也。夫家難齊而國易治，舜有頑父嚚母傲弟，而又妻天子之貴女，此最人所難處。舜能處之盡其道，而使惡者化而為善，貴者忘其為貴，則難齊者齊矣。於治天下也何難之有。又按堯典一篇，首言脩齊治平，次言治曆明

時未言知人舉舜其大節雖有三其綱領惟一敬而已。先儒謂敬為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始信哉。

###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位職位下文備五典之類也。

史臣言考古之帝舜其盛德光華有合於堯之光華故謂之重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 五典

慎徽五典。五典父子有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史臣紀舜歷試諸難之事。堯使舜居司徒之職。敬慎徽美五常之道。而五典皆能順從。無有違教之人。又使舜居百揆之職。揆度天下庶政。而庶政以時而敘。無有荒廢之事。又使舜兼四岳之官。以賓禮親邦國。而諸侯四方至者穆穆和敬。無凶暴之人。又因洪水為害。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忽值。迅風雷雨之變。衆懼失常。而舜行不迷。其度量允

有絕人者。此見舜主人事而各得其理。遇天變而不失其常。非天下大聖其孰能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言來汝舜。詢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于今三年之久。汝宜升此帝位。舜讓于有德之人。而弗肯嗣。紹堯位也。王文憲公謂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數語當在弗嗣之下。正月上日。上日。朔日也。或曰。朔日也。或曰。朔日也。或曰。朔日也。受終于文祖。

### 九

正月朔日。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于文祖之廟。蓋以攝位告也。

在璿璣玉衡。以璿璣玉衡而象天體之轉運。以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之行。皆有連連連連之不同。猶人之居之有政事。故曰七政。

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觀天之器。以齊七政之運行。蓋層象授時所當先也。

肆類于上帝。肆。告也。類。謂于上帝。其禮也。所祭者。東界也。西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六者。皆志以享之。故曰肆。望于山川。望。祭也。山川。大山川。五岳四瀛。皆望之。故曰望。編于群神。

舜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亦以攝位告神。

祇有大心故舉祀有先後也。

辨五瑞信也五瑞公執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舜輯欽五等諸侯之信瑞。徵之來朝以合符於天子。此攝政之初正月事也。既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未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以盡詢察禮意。既見之後。審知五瑞之非偽。則又班還于諸侯。以與天下正始也。蓋類上帝而下。見君受命于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于君。

歲二月東巡守巡守者天子巡行諸侯守之也至于岱宗岱宗以望山也秩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此記舜巡守四岳與諸侯朝于方岳等事。當巡守之年二月。舜東方巡守。至于泰山。燔柴祀天。望祀山川。其牲幣祝號。皆有秩次。舉祀既訖。遂覲見東

方諸侯諸侯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見于君。舜

乃協時月。正日。以一正朔。同律度量衡。以考制度。修吉凶。軍實嘉之。五禮。且如五禮之器。以同風俗。

穀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

五月南方巡守。至于南岳。其祀神朝覲等事。一如

岱宗之禮也。八月西方巡守。至于西岳。其禮如初

巡。岱宗時。十有一月北方巡守。至于北岳。亦如西

巡之禮也。舜巡守而歸。用特牛告于藝祖之廟。出

告反面之義也。聖人巡守四方。非為逸遊計也。蓋

天下雖治。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

之情易隔。非時巡考察。以振起作新之。豈能保其

治久而不壞哉。孟子曰。天子通諸侯曰巡守。諸侯

朝于天子曰述職。無非事者信哉。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方岳者一。諸侯來朝京師者

四。巡守則一年而周于四方。來朝則每方各朝一

年。四朝之後。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

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之善者則明考其功有及民之功者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言其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地為營州是為十二州每州封表一山以為州鎮又濬導十二州之川按此一節乃禹治水以後事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大事初不計其先後之序也。

象以示人也以典刑典刑五等常刑也流流之遠去有五刑木末也作官刑木末也作教刑木末也金作贖刑木末也實災肆赦木末也怙

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言舜制刑之法與其恤刑之本心也。五等象刑之設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重而不可宥者也。若人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流遣之。速去以寬宥之也。典刑流宥之外。又有鞭為官府之刑。扑為學校之刑。所以待夫罪之輕者也。若人入於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使之出黃金以

贖免其罪焉。蓋流宥以寬五刑。金贖以寬鞭扑。僅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然人之入於刑者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其或有恃而故犯。不悛而再犯者。則雖當宥當贖而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殺之也。原情定罪。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制刑。雖輕重取捨。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蓋用刑非聖人之得已。而好生實聖人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五之極也放驩于崇山三苗三苗苗在

帝堯之時。共工驩兜比周為黨。舜攝位之後。流共工於北裔幽洲之地。放驩兜於南裔之崇山。三苗負固不服。則竄之于西裔三危之地。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則殛之于北裔之羽山。舜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蓋四凶。天下所共怒者。舜能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二十八年。帝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圻內百姓應為天子服齊衰三月者。今如服父母之喪三年。四海之民無不服者。今皆絕靜樂音。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天下之人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壽一百十六歲。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蓋受終告攝政。此告即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即位之初。即謀治于四岳之官。闢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變夷率服。

舜咨嗟而告十二州牧。伯言足民食之道。惟在乎不違農時也。人之遠者則寬而撫之。通者則擾而習之。詳內而略外也。有德者博厚之。仁厚者允信之。包藏凶惡者拒絕之。親君子遠小人也。凡此數者。慶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曰伯禹。禹。姓。伯。禹。作司空。帝曰。命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陶。帝曰。命禹。汝平水土。皋陶。帝曰。命汝往哉。

舜詢咨四岳。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夫庶事。惠順其疇類也。於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同辭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可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為司空。而兼勉百揆之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皋陶。帝命允其舉。而不聽其讓。故曰。汝往哉。蓋百揆。衆官之長。故為九官首。

命也。此章稱舜曰。而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位時。舜未嘗稱帝。堯崩。舜即位。後方稱帝也。史氏之紀載。可謂謹嚴矣。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棄在堯時。已為后稷。舜即位。申命之。言黎民厄於飢。汝后稷。布是百穀。蓋為治莫先於養民。故命稷在百揆之次。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唐虞之際。豈有不親不遜之民。而舜以告掌教之。

官聖人之憂民如此也。敷教之道曰教曰寬而已。

五品之教。教之敷之則事無所怨。寬以待之則民

從容而自化。民富然後可教。故命契在稷之後。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三就謂大刑之在也。則下獄當餘刑亦就屏處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居

謂大刑居於四當次則九刑之外。則千里之外。惟明克允。

教化所以待君子，刑罰所以防小人。蠻夷亂華，寇

賊姦宄，聖世不能必其無，故命皋陶為士師，以治

之。罹于五刑者必使服其罪，而服罪之所有三。故

曰五服三就。五刑之當流宥者亦必有其所，而五

流但為三等之居。故曰五宅三居。舜既告皋陶以

用刑之法，又戒以惟能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

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夫刑所以輔教，故命契之後

繼之以皋陶也。稷契皋陶皆因禹之讓而申命其

舊職，故舜不待詢次而稷等亦無所與遜也。

帝曰：疇若疇若者金也。土木予工，王者金也。土木予予者金也。土木。垂垂者金也。土木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垂者金也。土木。舜曰：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垂者金也。土木。舜曰：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垂者金也。土木。

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作什器以利民用。故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

事者，獲以垂應命。帝遂命垂為共工。垂讓于舜

事者獲以垂應命。帝遂命垂為共工。垂讓于舜

伯與帝然其舉而不聽其讓，令往諧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命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貔、虎。帝曰：俞往哉，汝諧。

山林川澤動植之物，財貨所資，帝問誰能順治之

者，益以益對。帝遂命益為虞官，益讓朱虎、熊羆、帝

然其舉而不聽其讓，令往諧和其職也。九官獨工

虞無告戒之辭，非易其職也。一若字已該之矣。若

順也。工而器不堅完，非順理也。奇技淫巧，亦非順

理也。虞而取之不特用之不節，皆非所謂順理也。

聖人之戒辭約意盡如此。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命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帝曰：俞往哉。

古人沿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夷夔之命在後三禮

所以交神明，有未易典者，故舜必咨四岳以訪其

人。衆舉伯夷，舜以為秩宗之官。又戒以早夜之間

惟在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

物慾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伯夷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然其舉，不聽其讓，而又戒以往，欽哉，蓋敬感

龍，帝然其舉，不聽其讓，而又戒以往，欽哉，蓋敬感

龍，帝然其舉，不聽其讓，而又戒以往，欽哉，蓋敬感

格之本。故曰實曰欽。諄諄如也。

帝曰：變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天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異日將有天下。國家之寄。不可以不教。故舜命夔。典樂以教之。凡人徑直者。必教之。使溫和。寬緩者。必教之。使莊栗。剛強者。必戒之。使不至暴虐。簡易者。必禁之。使不至傲慢。所以於其氣質之偏。以就夫中和之德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教之之具。則在乎樂。夫樂由人心

生也。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詠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故曰聲依永。既以五聲合人聲。又必以十二律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哉。自簡而無傲。以上言教胥子之事。自詩言志以下。言作樂之事。變與龍比。不咨而命者。以伯夷所讓之人也。

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

諛人之言。變亂黑白。能傷敗善人之行。驚駭衆人之聽。帝舜甚疾之。故命龍為納言之官。使早夜之間。人君之命令政教。必審詳允。當而後出之於下。則說說不得行矣。人臣之敷奏復逆。必審詳允。當然後納之於上。則邪僻無自進矣。故曰惟允。帝舜之時。群賢滿朝。治臻雍熙。猶慮諛邪小人防賢害治。故命九官以龍終之。所以防小人。衛君子。而保其治於悠久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四岳九官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舜既分命之。至此又總命之。使各敬其職。以輔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考績之法。三載一考其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功皆廣。雖三苗負固不服者。亦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蓋言考績之效如此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  
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臣於篇末  
總敘其始終如此按此篇凡三節自慎徽五典至  
汝陟帝位是歷試諸難時事自受終文祖至天下  
咸服是攝位時事自格于文祖至分背三苗是即  
位以後事方攝位時齊七政祀群神觀諸侯巡四  
岳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責  
任岳牧九官舜不過操黜陟之柄以激勸之耳五  
十年間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大禹謨

其君受問若言并政以為大禹卑則謨蓋三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史臣言考古之大禹其文教已敷布于四海矣。於  
是陳其謨以敬承于帝舜蓋其有及民之大德而  
益加敬君之小心。史臣所以首稱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亦不易也政乃乂黎民  
敏德。

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  
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  
乃能修治下民自然觀感而速化於善矣此即禹  
祇承于帝之言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會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克艱如此則善言不隱  
於下群賢悉用於上而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  
矣此言克艱之効也。然非詢稽于衆舍己之短從  
人之長不虐無告之民不棄困窮之士而能盡克  
艱之實者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舜於此謙不自居其克艱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為天下君。

伯益嘆美帝舜之德廣大而能運故變化不測而  
有聖神武文之名其德之盛如是以天命眷顧  
使之盡有四海而為天下之大君益之意蓋以克  
艱厥后舜所優為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又言順道則吉反道則凶吉凶之應於善惡猶  
影響之出於形聲天道可是如此不可不盡克艱  
之道也。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



萬物得以成遂六府三事信皆修治萬世未賴其利此乃禹之功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帝言來汝禹我居帝位三十三載蓋舜是時年九十矣耄期之間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以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各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言已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於布德德下及於民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皋陶舍之而他求亦在於皋陶各言於口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以易之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讓皋陶因言惟此臣庶無或敢干犯我之

政者以汝皋陶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至于治其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此皆汝之功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其功以勉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謂世世也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以舜其功因歸功于上言帝舜之德無有過愆臨下則簡而不煩御眾則寬而不急罰罪則父子雖親亦不相及賞功則子孫雖疎亦延及之過誤所犯雖大必宥知而故犯雖小必刑罪有可重可輕之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有可輕可重之疑者則從重以賞之與其任法而殺不辜之人寧全其生而自受失刑之責其仁愛忠厚之至如此所以好生之德浹洽于民心而天下之民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之法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走乃汝臯陶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天之

帝曰來禹濟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帝舜後稱禹功德之盛而命之居攝也洪水起於堯時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為天傲懼於己也禹之治水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此禹之賢也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不自滿自

大此又禹之賢也。有此衆美而又不矜其能不誇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天下孰敢與之較者哉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禹有大功而我以為嘉美禹之盛德大功如此故知帝王相繼之次第今在汝身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舜告禹以存心出治之本也。心者人之知覺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殆而

察之而不狎於刑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舜告禹以聽言處事之要也。無考據之言與自專之謀皆是一己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故戒其勿聽與勿用也。上文既傳以心法此又告以治法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同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言天下之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舜又以君民相須之理與安危存亡之戒以警之也可愛者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民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將誰與守國民固不可無君君尤不可失民不可以不敬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可欲之善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困窮則君之天祿亦永絕矣豈不深可畏乎夫言發于口可以出好可以興戎吾已命汝不再言矣蓋欲禹受命不

好可以興戎吾已命汝不再言矣蓋欲禹受命不

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敬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禹又請歷卜有功之臣。惟從其吉者。使之攝位。帝言官占之法。必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皆從矣。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枚卜之乎。禹拜首至地。而固辭。舜止之曰。毋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日之旦。禹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摠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群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此帝舜命禹征三苗之事。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從教令。汝往征之。禹乃徵會諸侯而誓于師。

曰。濟濟衆士。皆聽我誓命。蠢然無知之有苗。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君子棄之。草野小人。任以祿位。民怨之。不與保守。天怒之。降之咎罰。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茲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誓。腹憂。憂齋。齋誓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苗格。

征苗之師。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伯益程禹出征。因贊佐於禹。以謂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又言自滿則招損。謙虛則受益。是乃天道。蓋欲禹益勉夫謙也。又言帝舜初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得於父母之故。而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惡敬其子職之事。以見誓。誓夔夔然。莊敬戰慄。其誠孝感格。雖誓腹頑。愚亦信順之矣。又言至誠之道。可以感格神明。而况於苗。



民乎益之意蓋以天道之遠可以德動聳腹之頑  
可以孝感神明之幽可以誠通苗頑亦人耳吾  
之德盛彼將自化何必臨之以兵乎禹聞益盛德  
之言即拜而然之分散而會諸侯之師整振軍旅  
而歸舜乃大敷文德干羽之舞雍容乎兩階有苗  
之頑來格于七旬史臣即其實而形容有虞之德  
數千載之下猶可想見當時之氣象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載不同者典主記事故  
堯舜各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也  
史氏言考古皋陶之謨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  
之所謀者明而不蔽所弼者和而不乖禹然其言  
復問其詳如何皋陶美禹之問因言人君慎於脩  
身而所思者永則無言行之失無淺近之謀而身  
脩矣是以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庶民勵  
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由家國之近而可推之天  
下之遠者在此道也皋陶言此所以推廣其允迪

謨明之義故禹拜其昌言且俞而然之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藏山見之人或云即共工也

皋陶歎美而言謂人君在於知人在於安民而已  
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歎其未然言欲知  
人安民二者兼盡雖帝堯亦難能之且知人則有  
智之明而能用人安民則有仁之愛而黎民懷服  
之矣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何  
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何足遷巧言令色而大包藏  
凶惡者何足畏極言仁智功用之大如此楊氏曰  
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愷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下言知人之事皋陶歎美而言人之德見於行  
者其凡有九揔言人之有德也然言其人之有是  
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斯可信驗也禹問九德之  
目何如皋陶乃枚舉以告之謂寬弘而莊栗者柔

順而植立者謹愿而恭恪者有治才而敬畏者馴擾而果毅者正直而温和者簡易而廉隅者剛健而篤實者強勇而好義者此所謂九德也正言而反應之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成德之自然者也成德彰著于身而又始終有常此所以為吉士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於九德有其三又日加宣明之則以之為大夫必能早夜明治有家之事人於九德有其六又日

加嚴敬之則以之為諸侯必能明亮有邦之政人君量德定位當如是也德有多寡皆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士成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而下無遺才矣百僚皆互相師法百工皆及時趨事而撫順四時以興治功是以眾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教導以逸欲必也兢兢戒謹業業危懼况一日二日至淺而有萬幾之

繁可不兢兢業以圖之乎至若任用庶官不可以非才而曠厥職庶官所治莫非天事苟一職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敘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有庸者有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之品類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下言安民之事五典天之所敘人君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五禮天之所秩人君當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君臣之間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以和帝降

之衷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也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賞罰二者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怠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共有人

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天民一理通達無間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

以敬之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言我所言順理可致於行。禹然其言以為汝言之可以有功。皋陶謙言我未有所知。惟思日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皋陶謨首言修身。次言知人。終言安民。安民本於知人。知人又本於脩身也。

益稷 禹稱益稷二人位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書經直解卷三十五

三五

我。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載水乘舟陸乘車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舜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昌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於事功而已。皋陶因問其所勉者如何。禹言往者洪水滔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墊溺困于水灾予乘四載以跌屨山川循山伐木

以開通蔽障而後水功可興于時水土未平與益

進鳥獸魚鼈之鮮食于民使食以充飢也。予決九川之大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小水使各通于川與稷布種五穀進艱食鮮食于民于時水平播種之初民食尚艱也。及乎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於是懋勉其民從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貧然後民皆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述治水艱難以寓警戒之意蓋欲君臣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皋陶於是然其昌言且謂可為師法也。

《書經直解卷三十五

三五

禹曰都帝舜帝而告之慎乃在修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歎美而言人君當謹其在天子之位舜深然之而禹又推言其所以謂夫人君之心當安乎義理之所止處事之際又必審其事幾所發而圖其安康輔弼之臣又皆正直而盡忠如是而有所動作則天下人心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大抵君心安而處事詳而又得忠直之輔佐則内外交

修而天人交應之矣此慎乃在位之實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舜感禹弼直之語故歎息言臣之左右其若猶居  
之有鄰也惟能盡鄰之職斯所以為臣也反復詠  
歎其義如此禹即俞而然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取其龍

取其華蟲取其作會宗彝藻取其粉米取其黼  
取其絺繡以五色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卷二 三十一

此帝舜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夫君為元首臣為

君之股肱耳目或欲左右乎有民則資汝禹以輔  
翼我欲布力于四方則資汝禹以為為于欲觀古

人之取象于物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畫于  
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絺繡于裳雜以五采

施之繒帛以為五服汝禹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  
等也我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以出納詩歌

之協于五聲若汝禹當審樂以知政也翼為明聽  
即作朕股肱耳目之義政教禮樂之事皆欲禹摠

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飲四鄰

帝舜言我有違戾於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從

以為是而退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四鄰之職也  
申結上文弼直之義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  
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諛說之不在是忠直者當謹  
射侯之禮以明其頑諛與否如果頑諛則扑撻之

使記而不忘又書錄其過惡以誌于冊用此三者  
之教使之悔過遷善而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又

命樂工納其所言時時而麗舉之以觀其改過與  
否如格於暑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

之聖人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舜之所聖而  
龍之所典者又命禹摠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善之意謂庶頑諛說加  
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至

于海角蒼生之地則德極其著矣將見萬邦黎民之賢者莫不感慕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用之何如敷納其言而觀其蘊明其衆庶而考其功錫以車服以旌其庸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不讓於善誰敢不敬應其上而頑讒之人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遠近敷同而日進於無功豈特頑讒之人為可慮乎禹蓋欲舜進德用賢而使頑讒自化不可刑以威之也

無若丹朱教惟慢遊是好教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韶嗒呱而淳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戒帝舜母如丹朱驕慢好慢遊作傲虐日夜之間無有休息無水而行舟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其荒淫傲虐如此用絕厥世而不得受堯之天下且舜大聖人也而禹乃以丹朱之事戒之者蓋慮崇高之位所以警戒者當如是也禹又自言懲創丹朱之惡于其時雖娶妻生子皆不暇顧念惟以

大相度平洽水土之功為急又輔成五服之制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九州之內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而糾群后九州之外迫近四海每方各立五人以為之長而相統率內而侯牧外而蠻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肯就功帝當憂念之也舜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爾功惟敘之故其頑不就工如苗民者皋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上文禹欲舜弛刑尚德而帝以為禹之功敘如此而猶有不服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蹀躞蕭韶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也來儀

此夔言作樂之效也鳴球也琴也瑟也堂上之樂也於鳴球或輕長之或重擊之於琴瑟或重搏之或輕拊之其聲輕清與詠歌之聲相合而祖考之靈莫不來格丹朱在虞賓之位與助祭諸侯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管也鼗鼓也合樂之祝也止樂之敔也笙也鏞也堂下之樂也堂下衆樂之音與堂上之樂相間而作雖鳥獸無知亦蹀躞而

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蕭韶九變則樂至于大成，而和之至矣。故雖靈瑞之鳳凰亦來舞，而有容儀焉。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獸舞鳳儀，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化致和于上，變之音樂召和于下故也。古者功成作樂，故史氏記此于三謨之末，以著治功之成云。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石擊也。有大磬，有鼓，有琴，有瑟，有笙，有簧，有箏，有篪，有篴，有箛，有篥，有篳篥，有篳篥，有篳篥，有篳篥。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夔又歎美而言：我於大磬，小磬，重擊，輕擊，而無不

諧和，則衆音之和可知。百獸其類不一，皆相率而舞，則物之和可知。庶尹之職不齊，而信皆諧和，則人之和可知矣。夔於上文既言韶樂感通之妙，而於此又獨舉磬為言者，蓋磬以立辨，其音屬角，最難調和，故特舉磬以終之，以見難調之音無不調，則難格之物無不格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頌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虞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上文夔言作樂之效，以見治功之成，而舜以天命無常，成功難保，君臣之間，必當無一時而不戒，勅無一事而不戒，勅致謹人事，所以勅天命也。於是用此意以作歌而歌曰：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今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所以責難於臣也。皋陶於是拜手稽首，大聲疾言，其所以績成帝歌之意，以謂人君嘗摠率群臣以興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不可不敬也。興起事功，又必數考其成效，不可不敬也。乃賡歌曰：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其君也。又歌曰：人君若下，侵臣職，煩瑣細碎，則群臣懈惰，而萬事隳壞，所以戒其君也。於是帝拜以致其禮，俞以然其言，而曰：汝等律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則先之以股肱，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則先之以元首，君臣交相責難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又按虞書五篇，首曰欽明，終曰往欽哉。唐虞君臣心法治法一敬字相為貫通也。

書經直指卷之一

書經直指卷之二

百文書夏禹有天下之

禹貢

上之州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此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貢乃夏時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是總敘禹治水之要。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土地以為九州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以表識州域。若青之海岱梁之華陽黑水之類是也。夫高山大川之所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

俗禹之分州境奠山川。豈用其私智哉。天文地理區域各定禹亦因其自然之勢耳。蓋敷土乃禹治水經始之事。隨山刊木是其用功之所在。奠山川又其功成祭告之時也。禹貢一書而此三言足以該其大略亦可謂善於紀載者矣。

冀州

今北京及山西之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

衡漳

即今山西太原府也屬于太原 至于岳陽在湖南覃懷底績至于

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

二水名恒水在定州由陽縣出 惟白壤厥賦賦若田所出

既從大陸

高平曰陸大陸即順德府趙州深州之地 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

石入于河

石在永平府東南嶺中冀州北方皆入河以遠帝都而石在石門之南

此言冀州治水施功之次第。與水平任土作貢之事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地至廣而不言疆界可至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夫洪水之患莫大於河而河之為害莫甚于冀。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治梁及岐二山以開河道。又因絲之功而修太原至岳陽以導汾水使入于河。然後覃懷平地可以見功。而衡漳之水亦橫入于河。焉水患既退而土之色性可辨矣。

以言冀之土色則多白以言冀之土質則無塊也。土性既辨然後地利可興而貢賦可定矣。故冀之賦第一等。錯出第二等。而田則第五等。馬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恒衛水小而地遠亦既從其道。大陸地平而近河亦既可耕作。則冀之水土悉平矣。海島之夷亦得安居。而以皮服來貢。而冀之貢賦則循海入河以達帝都。亦有其常道焉。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不可得而見况得辨其色性乎。民皆巢居穴處况得耕作於大陸乎。今也河勢既殺河道既開則水之大者有所洩矣。汾

水既導衡澤入河則水之小者得所歸矣自是水土平而地利興雖大陸亦可耕作矣地利興而貢賦定雖島夷亦有常貢焉其有一水之不得其平一民之不得其生也哉嗚呼禹治水而順夫水之性固足以見其大智禹制賦而為錯出之法尤足以見其深仁禹吾無間然矣。

濟河惟兗州即今山東東昌府曹縣等處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鬣四曰覆鵲五曰胡蘇六曰簡牘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其地在永平之南

既道雷夏既澤灘沮二水名水自河出為灘沮出為沮會同桑土既

惟中下厥賦貞賦為正也兗賦於九州最清言天下者以海作賦為正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澤達于

河。此言兗州治水施功之次第與水平任土作貢之事。兗州之境東南跨濟西北距河河之下流分為

九道禹悉疏而通之既順其道而入于海矣於是雷夏之地水鍾為澤而不泛濫灘沮之水會合為一而不橫流蓋大河既有所歸則小水皆得所泄而充之水患息矣兗地宜桑而蠶性惡濕至是水退而桑土始可蠶也兗地卑下民依丘陵以居至

是民始下丘陵而居平地也。兗之土地多黑色而土脈濇起。兗之草木皆絲茂而條達此可見水土平而人物草木皆得遂其性也。兗之田第六等而賦第九等者蓋其地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旱濕沮洳未能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年然後賦法同於他州焉。兗地宜漆宜桑故以漆絲為貢而其帶帛之織而有文者則盛以筐篚而貢焉其入貢之道則舟行濟澤而達于河蓋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冀之田第五而賦第一者地闊而人稠也。兗

之田第六而賦第九者地狹而人稀也不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又必須之十有三載而後使同於他州聖人之恤民如此嗚呼仁哉。

海岱惟青州即今山東青州府又登萊州等處。嶠夷既略嶠經界也灘淄二水名灘水出青州濰山北流入海淄水出濟南府濰州濰原山東流入濟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廣斥廣漠而斥廣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瓜瓞絲象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檿絲檿山桑之絲也浮于汶汶水名出泰安州萊蕪縣達于濟。

此記青州水土既平任土作貢之事。青州之域東



北至大海西南距秦山其地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喝夷之地既經界其疆界濼淄二水又皆循其故道則治水之功畢矣青之土有二其平地之土則色白而墳起海濱之土則廣漠而片鹵也其田之等居第三賦之等居第四也其所貢之物則鹽也絺也海物錯雜而非一種也岱谷之絲也泉也鉛也松也恠石也東萊夷人以畜牧為生其地所出之縻絲則盛之以篚而來貢也其入貢之道則舟行于汶水而達于濟水也不言達河者因於宛也古人任土作貢不越乎服食器用而已而

青州有恠石之貢者意必須之以為器用之飾有不可缺者非特以其恠異為可玩好而貢之也宋徽宗奢靡無度其臣朱勳復達其欲置花石綱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石費數萬緡以供玩好是與先王制貢之意大相戾矣其亡國也宜哉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即今徐州及宿州泗州淮沂淮水出連陽府

其又蒙羽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海州其藝大野澤名在齊

野既豬水名而後東原原底平厥土赤墳墳草木漸

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山惟貝五色者嶧陽孤桐孤桐特生之桐泗濱浮磬磬石磬其形中者

考石露水濼淮夷墳珠暨魚厥篚玄纁繡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言徐州水土平治之次第與任土作貢之法也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仁山金氏曰徐州川淮沂浸大野淮沂二水既治則蒙羽二山之墟皆可種藝矣大野之澤既豬則東原水患皆去而致於平矣於是土之色性可辨而知其為赤植墳也草木之性得遂而見其進長而叢生也徐之田則第二等而賦第五等也徐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為封建諸侯之用也夏翟

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澤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著其地而使之貢而玄纁繡則入篚而貢焉其入貢之道則舟行淮泗而達于河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於建諸侯奉祭祀宴賓客治軍旅等事服食器用有不可缺不得不取於民故大禹因田之高下以定賦隨土之所有以制貢一物之微亦必詳紀其所出之地焉惟恐天下後世取有於無以為民患由其愛民之深切故其立法之精詳如此云

淮海惟揚州揚州乃兩淮兩湖彭蠡既豬彭蠡在彭澤縣東

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民宅。震澤水湖也。在蘇州吳越之界。底。蘇州南水多震澤湖之性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簜。竹也。惟。布也。惟。布也。惟。布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象有齒。犀兕有兕。玳瑁有毛。惟木。惟竹。惟石。惟玉。惟珠。惟玉。惟珠。惟玉。惟珠。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此言揚州水土之平與貢賦之法。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其地雖當江淮下流。然淮於徐已書其入。江於荆已書朝宗于海。皆不復為揚之患。而惠者彭蠡震澤二巨浸耳。今彭蠡既豬而不泛。濫則洲渚平而陽鳥亦得其居止矣。三江既疏。導入海則震澤亦底定而不震蕩矣。於是篠簜敷市而生草木或大或喬。而皆遂其性焉。揚州地卑。水故其土塗泥。水淺土薄。故其田下下。而賦乃第七或雜出第六者。人功脩也。揚之貢。則金三品也。瑶琨也。篠簜也。齒革羽毛與木也。其海島之夷。則以卉服未貢。而織貝之精好者。則入于篚。而獻馬是皆服飾器用之不可缺者也。至於厥包橘柚。則必待錫命而後貢焉。蓋供祭祀宴賓客。則詔之。非歲貢之常也。其入貢之道。則沿江入海。自海而達。

此言揚州水土之平與貢賦之法。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其地雖當江淮下流。然淮於徐已書其入。江於荆已書朝宗于海。皆不復為揚之患。而惠者彭蠡震澤二巨浸耳。今彭蠡既豬而不泛。濫則洲渚平而陽鳥亦得其居止矣。三江既疏。導入海則震澤亦底定而不震蕩矣。於是篠簜敷市而生草木或大或喬。而皆遂其性焉。揚州地卑。水故其土塗泥。水淺土薄。故其田下下。而賦乃第七或雜出第六者。人功脩也。揚之貢。則金三品也。瑶琨也。篠簜也。齒革羽毛與木也。其海島之夷。則以卉服未貢。而織貝之精好者。則入于篚。而獻馬是皆服飾器用之不可缺者也。至於厥包橘柚。則必待錫命而後貢焉。蓋供祭祀宴賓客。則詔之。非歲貢之常也。其入貢之道。則沿江入海。自海而達。

此言揚州水土之平與貢賦之法。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其地雖當江淮下流。然淮於徐已書其入。江於荆已書朝宗于海。皆不復為揚之患。而惠者彭蠡震澤二巨浸耳。今彭蠡既豬而不泛。濫則洲渚平而陽鳥亦得其居止矣。三江既疏。導入海則震澤亦底定而不震蕩矣。於是篠簜敷市而生草木或大或喬。而皆遂其性焉。揚州地卑。水故其土塗泥。水淺土薄。故其田下下。而賦乃第七或雜出第六者。人功脩也。揚之貢。則金三品也。瑶琨也。篠簜也。齒革羽毛與木也。其海島之夷。則以卉服未貢。而織貝之精好者。則入于篚。而獻馬是皆服飾器用之不可缺者也。至於厥包橘柚。則必待錫命而後貢焉。蓋供祭祀宴賓客。則詔之。非歲貢之常也。其入貢之道。則沿江入海。自海而達。

惟泗不言達河者。因於徐也。

荆今在襄陽府及衡陽今在衡陽府惟荆州今在荆州府

江漢江水出岷山。漢水出嶺南山。兩水合流。朝宗于海。九江在今九江府

既道雲土。夢在今江蘇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杞在今山東楛在今山東楛在今山東

此言荆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州川之大者莫過於江漢。二水既已合流。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然。則無壅遏橫流之患矣。由是沅澨等九江之水皆由洞庭以入江。而其水道甚得其正焉。江漢之支流為沱潛者。既為之道矣。其沮洳而為雲夢二澤者。雲之土已可見。夢之地可耕治。蓋二澤地勢有高下。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荆之土亦惟塗泥。故田只第八等。而賦則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荆之貢則羽毛齒革與金三品。

此言荆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州川之大者莫過於江漢。二水既已合流。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然。則無壅遏橫流之患矣。由是沅澨等九江之水皆由洞庭以入江。而其水道甚得其正焉。江漢之支流為沱潛者。既為之道矣。其沮洳而為雲夢二澤者。雲之土已可見。夢之地可耕治。蓋二澤地勢有高下。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荆之土亦惟塗泥。故田只第八等。而賦則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荆之貢則羽毛齒革與金三品。

此言荆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州川之大者莫過於江漢。二水既已合流。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然。則無壅遏橫流之患矣。由是沅澨等九江之水皆由洞庭以入江。而其水道甚得其正焉。江漢之支流為沱潛者。既為之道矣。其沮洳而為雲夢二澤者。雲之土已可見。夢之地可耕治。蓋二澤地勢有高下。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荆之土亦惟塗泥。故田只第八等。而賦則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荆之貢則羽毛齒革與金三品。



二山用功多者水平功畢而可旅祭和川夷道地之遠者水患既息而致成功則梁之水土無不平治矣梁之土色則青而黑梁之田第七等賦第八等而雜出第七等九等也梁之貢則璆鐵銀鏤紫瑩與熊羆狐狸織皮也其貢道則由西傾桓水而來舟行潛水又舍舟陸行而過污水入渭渡河以至帝都也按賦雜出他等者蓋因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冀揚豫皆有錯出而梁州下中三錯加詳焉聖人制賦詳審如此其肯有一毫過取之心哉。

黑水西河大河在冀州之西故曰西河惟雍州弱水弱水出也谷澤不竭

既西既西淫屬渭汭淫渭汭三水合注水出涇陽縣東南入渭汭

灋水灋水出也既旅終南灋水出也傳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

不敏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積石在古金城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汭汭水出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渠搜西方城落之國西戎即敘

此言雍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西河其西南境之水曰弱水者既導

之西流矣其水之貫乎州域中者莫大乎渭淫汭二水既連屬於渭漆沮二水亦從於渭而灋水亦同於渭焉則雍之水患平矣由是荆岐二山治功畢而可旅祭以至于終南博物鳥鼠三山亦可祭告其原隰之地既已底績以至于豬野之澤亦可見功三危之地雖遠既可居處三苗之民雖頑亦有大功敘焉則雍之水土平治可知矣雍州之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雍之田第一等而賦乃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雍之貢則球琳琅玕也其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舟

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西南境則會渭汭不言

達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

發此以互見其以織皮來貢者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方戎落也雍之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

西戎故附于末云

導岍岍山在冀州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底柱在河析支渠搜渠搜在河至于

王屋王屋在河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大岳底柱析支渠搜皆冀州山之疏導

者已附于遂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可見矣。王肅鄭玄三條四列之說皆未嘗。

蔡氏據導字分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列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圓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圓鳥鼠。皆雍州山。太華。梁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西傾不言導者。蒙導所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蒙家至于荆山。內方內方山在陽州至于大別大別山在漢陽州。此南條江

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蔡氏謂敷淺原。其山甚小。而見其為在者。性虛卑。在大江。勢雖之高。大宜兩管。能者皆與。考攬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故候知者。

岷山。梁州山。衡山。敷淺原。荆州山。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嶧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夫禹之治水。不過欲導川歸海。乃今先之以導山者。蓋水源必出於山。水勢必因乎山。况洪水瀰漫。惟山可見。故必隨山。通導以相其源委。又因以治山旁。澗谷諸水。以小附大。使各有所歸。此所以必先導

山也。又按北條言逾于河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南條言過九江者。禹自衡山而過九江也。非推考其山之脈絡。所自来。若後世地理家之所言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仁山金氏曰。弱水。崑崙山西谷之水。西流者也。禹疏導之。至于合黎山。而其餘波。入于流沙也。天下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故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岷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水之疏導者。已附遂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可見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仁山金氏曰。黑水。崑崙山南谷之水。南流者也。禹疏導之。至于三危山。而流入于南海也。天下之水皆未流清。而能載獨弱水。西流而力不負芥。黑水南流而色不清。物理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此名在河南。好連津縣。東過大洛。過小洛。過大伾。此名在河南。大伾。在開封府。過大伾。入于海。

大伾。再成曰伾。在大伾。過大伾。入于海。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過河。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於入于海。

入于海。

入于海。

入于海。

入于海。

按漢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合流。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閼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春冬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故濁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于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于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

東而北。則曰北過泝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曰逆河。自洛汭以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留。流移水陸變遷。而泝水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過三澨。亦水名。出安陸州。磨石山。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漢滄浪。同是一水。隨所經之地。而異其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漢水過三澨。小水。至大別山。南

入大江。自漢入江之後。七百餘里。然後鄱陽之水與大江相持。東行鄱陽。在南大江在北。於經宜曰南匯澤於彭蠡。北為北江。乃曰東匯。東為北江。以今地勢參考。絕為反戾。蔡氏以為洪水之患。惟河為甚。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後繁。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以此致誤。今

按蔡氏推想當時事理情勢。其說固似切當。竊意唐虞盛世。俊又在官。百僚師師。洽水重事。其官屬之分遣者。必得其人。豈有不敢深入其地。乃以謬誤不實之說。而欺其君上也哉。仁山金氏謂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列。亦臆度之詞耳。仰考導渭導洛條例。既書入河。其下不復言入海。漢既入江矣。而下文豈應復有入海等語。甫田鄭燕以東匯至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要之其說為是。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仁山金氏曰會于匯當作會于漢東為中江入于海入海在今通州

江發源岷山東流別而為沱又東至于澧而過九江之小水至于東陵又東迤北而與漢水會又東流以入于海也

導沈水沈水清水也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滎見豫州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見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出王屋山而導不言所自者以其伏見不常也始發源為沈既見而伏東出於懷慶府濟源縣是為濟水西南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沈也濟也滎也一水而異名也滎既瀦而為澤矣復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流至於荷澤又東北會汶水又北而東以入于海蓋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也流注顯伏不常作經者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蓋濟水經過其下云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南陽府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水入泗泗水入淮此言會于泗沂者以二水小大相

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山名鳥鼠山乃同穴之枕山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入河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渭得澧涇愈大而漆沮小故曰過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華州洛南縣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東北會澗水澗水又東會伊水而後入河按經言

嶧冢導澧岷山導江者澧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不一故不能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天下水土平治既散見於前至此又合而言之九州之所同者四海之隩已可莫居九州之山榘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所以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成賦中邦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故水火金木土穀皆大

修治凡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庶土皆辨其肥瘠高下交相正焉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至於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上中下之三等以成中邦之賦蓋土賦或及於四夷如島夷卉服之類而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錫之土以主國之姓以主宗水土既平貢賦既定於是封建諸侯胙之土而命之氏以共保天下之治於悠久也

載台德先不距服行陳氏曰台服史臣自義其君上之詞達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

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遠越我之所行蓋不以成功自是而益以敬德率先焉德者治之本也

五百里甸服甸服事也百里賦納總木本全二百里納銍銍禾半三百里納結服半葉去皮曰結服者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言禹弼成五服之制也甸服畿內之地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木總賦之二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三百里又次之半葉去籬皮納也謂之服者言內三百里為

近非特納總銍結而又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為遠故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為尤遠去其殼而納米蓋量地遠近以為納賦之輕重精麤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也內百里為王朝卿大夫采地第百里為男爵小國外三百里為侯爵次國次國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小得以及安內附大可以禦外侮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介五服之中。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取要約之義。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治去畧於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蔡安置罪人之所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者荒野之地。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比要服尤畧。流流放罪人之地也。蔡與流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蓋禹文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可見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矣。蓋聖人之治。詳內畧外。治中國則法度詳。治之必治也。治要荒則法度略。治之以不治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此言聖化之所極也。東西南北南地有遠近。故漸被暨言有淺深。而其風聲教化則訖盡四海。無乎而不至也。大禹受命治水。今水土既平。萬邦作乂。德化廣被。因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帝舜。禹貢一書。紀禹治水次第。與任土作貢之法。弼成五服之制。至於篇終。又必極言德化之盛。而後告厥成功。蓋聖人經理天下。不徒事乎法制之詳。而實以德教為本。讀是書者。觀其治水之功。為大。當知其文德為尤大也。

甘誓。有扈氏不服。故誓于甘。以征之。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按周禮。大司馬。每鄉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制。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馬。有扈氏。在則各率其制。之二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之。大司馬。其制亦如此。

啓將與有扈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之卿而誓。夫天子之兵。有征無戰。史氏書大戰。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嗟嘆而言。凡有事于六軍之人。今我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三統。謂三王。正。謂三正。禮。氏。以為天地人之正道。林。氏。以為三綱。五帝。以為三統。蔡。氏。以為三統。之。三。統。謂。三。王。正。謂。三。正。禮。氏。以為。天地。人。之。正。道。林。氏。以為。三。綱。五。帝。以為。三。統。蔡。氏。以為。三。統。之。三。統。謂。三。王。正。謂。三。正。禮。氏。以為。天地。人。之。正。道。林。氏。以為。三。綱。五。帝。以為。三。統。蔡。氏。以為。三。統。

之罰。

言有慮於五行則暴殄而輕忽之。三正則怠慢而廢棄之。由是獲罪于天。天用勅戮以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罰而已。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車左主射。車右主擊刺。御者居中。主馬之馳驅。蓋左右不攻治其事。與御馬不以正而詭遇。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欲各盡其職而敬奉君命也。

用命賞于祖。

祖在陽也。故戮于社。社在陰也。故戮于土。蓋古者天子親在則行以賞罰之。不親則子則擊戮汝。

言用君命者則賞于祖。不用君命者則戮于社。又言不用命者。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戮之。戰

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按此篇專以恭之一字言。有危威侮怠蕪不恭其上。也。故答恭行天罰。又戒左右衛事者當恭我之

命。其恭命者賞。不恭命者戮。賞與戮不敢專而行之。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也。恭敬者首聖相傳之

心。祛禹祗台德先。答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岐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俱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史臣叙五子作歌之由。言太康繼啓而立。尸居其位。以逸樂自滅其德。民懷貳心。而大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岐無有節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分則十旬而猶不返。羿因民不堪命。遂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歸國。其弟五人奉侍其母以

行待太康於洛水之北。

憂愁感憤。情不自己。乃述大禹訓誡之意。以作詩歌。其詞氣之間。怨而不怒。蓋亦發於情性之正云。

其一曰。其其或長如之。皇祖有訓。民可迓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皇祖之訓。言民可親而迓之。不可疏而下之。蓋以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可不愛民以保其國乎。

子祝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朽索易斷。六馬易驚。

為人上者何不效

五子言者失人心則為獨夫雖天下愚夫愚婦一皆能勝我矣且一人而過失至三則民心之怨肯不待明著而後知之當推事義未形之先圖之可也我臨兆民當懷德懼威如以朽腐之索制馭六馬為人君者奈何盤遊無度而不敬慎之哉上文引禹之訓則則言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結其義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會荒甘酒者言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禹之訓有云內而或於壁窳外而耽於遊畋或酣酒好樂而無厭或高大屋宇而繪飾垣墉人君於此六者若有一未有不滅亡者禹之訓昭明如此太康獨不念之乎後世人君誠能念之戒之真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先自唐後為天子有此冀方冀州言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五子言自彼陶唐有此冀方之地堯授舜舜授禹一道相授以有天下今太康乃失其道紊亂其紀綱而致滅亡蓋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

下之制而太康者失之其亡宜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典則治天下之貽典章法度也厥子孫聞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

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又有典章法則以遺其子孫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

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計可謂詳且遠矣

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嗣乎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仇予之子指太康而謂之子也予將時休休言太康厥德難悔可追

嗟嘆太康為舜所距何地之可歸乎此子情懷之所

所以傷悲也今萬姓皆仇怨於予予將誰是依乎此我心之所以哀思鬱結見于色發于中皆不能無愧耻焉原其所自由太康不能敬慎厥德耳今雖欲悔改其可追及矣乎五子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按太康失國各在逆豫而不能敬德故五子作歌始言奈何弗敬終言弗慎厥德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有國者觀此可不鑒哉

胤征胤國名征者上伐下也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史氏言仲康始即存君臨四海。即命胤侯掌國之六師。義和曠廢其職。耽酒荒亂于厥邑。胤侯奉仲康之命徂征之。意當時羿執國政。義和必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掌六師以收羿之兵權。且命之征義和。以翦羿羽翼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微之保。先王克謹天戒。天戒。天威日。之類。天戒者。聖懼慎也。以消變異也。臣人克有常憲。有常憲者。未法惰職。以供乃事也。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胤侯誓師。嗟嘆而言曰。古之聖人。謨謀訓戒。明著

微驗。可以定安邦國。所謂謀訓者。謂先王能謹天戒於上。為大臣者。克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今義和不言日蝕之變。是不有常憲矣。其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每歲孟春之時。命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欲官師之衆。互相規正。人君之失。百工之人。亦各執技藝之事。以諫爭之。其或官師百工。不能規諫。則是不

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畔官離次。做擾天紀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做擾天紀。天紀。即法範。日月星辰。皆天紀也。日星。昴。昏。數。是也。遯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帝集于房。贊奏。鼓。雷。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惟此義和之官。傾敗其德。荒亂于酒。畔所掌之職。離所居之位。由是始亂天之五紀。遠棄其所司之事。焉乃九月朔日。日月不相和。輯銜於房宿典樂

者。進鼓雷夫。庶人奔馳。以助救日之急。義和掌日月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犯先王誅戮之典矣。且政典言曆象之官。先時後時。皆殺之無赦。今日蝕之變如此。正后羿專政之戒。義和黨羿而不言。則其罪豈特先時後時而已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飲承天子威命。

今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衆士當併力為王室。討賊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蓋討叛伐。逆必賴將士同心同德。庶可成功。故其責望者如此。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而皆焚之。為天吏者苟有過逸之德，不擇善惡而併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之焚崑岡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誅惡宥善，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誓師之末。又嘆息言：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其爾眾士當懋勉而戒慎哉。按胤征之書，首言胤侯承王命徂征，伐自天子出也。次言羲和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末言爾眾士奉將天罰，有罪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其辭直，其義明。若仲康可謂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可謂得諸侯敵愾之義。夫子錄其書者，以此歟。

書經直指卷之二

書經直指卷之三

商書。與紂封商湯固以為有天下之規，書凡十七篇。

湯誓。湯也。或曰：湯名履，字武王。成湯之稱，格汝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言來汝眾庶，皆聽我言，非我小子敢行作亂，夏桀多罪，故天命我誅之耳。

今汝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眾，舍其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予惟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誅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蓋憚於征伐者，亳民之私情，奉天弔伐者，聖人之公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湯又舉亳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害民生，其民率皆怠於奉上，不相和協，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朕必往。

湯又舉亳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害民生，其民率皆怠於奉上，不相和協，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朕必往。

湯又舉亳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害民生，其民率皆怠於奉上，不相和協，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桀之惡德如此。今朕所以必往伐之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子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擊殺。汝罔有攸救。

爾庶幾輔我一人。致天之罰。于桀。功成則我大賚。汝爾當我信。我不虛言。爾若不從誓言。我則擊殺。汝無有所救。蓋師旅以嚴為主。故於篇終申明賞罰。以齊一之。按湯誓師。三舉天言曰。天命殛之。曰。子畏上帝。曰。致天之罰。天之命。湯於何見之。曰。人

心而已。民欲與桀偕亡。而僕湯為我后。則天命可見矣。放伐之事。雖君臣易位。湯豈有私意於其間哉。順乎天而已。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為湯左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懃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既放桀於南巢之地。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愧其德不古若。自言恐天下後世借以為口實也。此史氏本序。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耒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嗟嘆而言。天生斯民。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必爭且亂矣。故天生聰明之君。為之主。以治之。桀為民主。反行昏亂。民被其害。如陷泥墜火。天乃與湯以勇智之德。使為民主。以表正天下。繼禹舊所服行之事。此但率循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蓋湯之所以懃者。自謂不幸。處君臣之變。仲虺以為凡湯之表正。績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何懃之有。此以天之

生湯者釋之。以見湯之順乎天也。

夏王有罪。矯與編制。之。同。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仲虺言桀有罪惡。知民心不從。乃矯詐誣罔。託天命以惑衆于下。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無使知矯誣之言不足信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當時簡略賢德。阿附權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

黨始我商邦在有夏之時為桀所惡若苗之有桀必見鋤治若粟之有穢必見糠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眾小大震恐無不懼陷於非罪况湯之德言之則是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恐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不近聲色不聚財利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之善有若已出改己之過初不吝惜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其於臨民之際又能寬而不失於縱能仁而不失於柔寬仁之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餉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葛無以供案在彭澤使意疑姓為之執有童子以黍稷饋而奪之而謂仇餉也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彼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歆惟舊哉。

葛伯與餉者為仇湯初征自葛始東征則西夷之人怨南征則北狄之人怨其怨之詞曰何獨後哉。

之國而不來征乎其所往伐之國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久矣我君來我其殺生乎由此觀之民之戴商蓋非一日矣湯復何懋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蕪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指燕攻取固存指商輔國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以勸勉之言人君為治諸侯之賢德者則佑之輔之忠良者則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蕪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因其人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因其人有可存之道則固而存之如此則善善惡惡皆得其當邦國乃其昌盛矣桀有可亡之道湯因而推之湯果何容心於其間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尤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言人君能日新其德則萬邦雖廣無不懷服若心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散三其勉明大德建立中道於天下以義裁度其事使事得其宜以禮節制其心使心得其正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雖垂諸後世亦緝乎  
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  
言以為能陰師重道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  
以王天下若謂人皆不知己則必驕矜侮慢亡之  
道也好問於人則知識益廣故優裕若自用其智  
則所見有限故狹小此仲虺言懷諸侯之道自脩  
德檢身邇流而源要其極而卒歸於能自得師之  
一語真可為帝王之大法也

嗚呼懷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又嘆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  
其始圖之可也且天之道於有禮者則封殖之於  
昏暴者則覆亡之人君果能欽崇乎天道則能永  
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始言天厭  
夏德而眷湯不容釋中言民懷湯德而戴商為已  
久終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以明今之  
受夏非己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  
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  
為口實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  
此哉

湯

王曰自克夏至於亳誥告萬方

成湯勝夏歸至亳都大誥天下諸侯以伐桀之意

此史氏之言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德于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成湯嗟嘆言爾萬方諸侯之衆當明聽我一人之  
言皇天降人以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

衷也人而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然其稟受不能  
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裁其過引其

不及然後能安於其道也然則君職所繫為至重  
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亟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不能盡君道滅德作威以布害于天下百姓  
爾等被其凶暴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能堪忍皆  
稱冤告訴于天地鬼神天之道福善禍淫降災

于桀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曰誥所  
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德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典爾有衆請命。

成湯謙言故我小子奉將上天顯然威命以伐有夏不敢有所赦宥敢以黑色之牡牛昭告上天后土請討夏桀之罪遂求得大聖伊尹與之同心戮力為爾衆人請命于天使免懼凶害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信然佑助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伏天命福善禍淫無有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蒙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言桀既淫虐民無其主故天使我一人和輯安寧爾邦蒙其付託之重恐不克當未知得罪於天地與否我所以慄慄然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也。

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凡我造邦夏命已出湯命惟新俟邦無復匪彝無即罔淫維新與舊故曰造邦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告諸侯以守邦之道言大凡我新造之國不可從非常之法不可就惰淫之樂各守爾典常之道以奉承上天之美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赦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等有善可稱朕不敢隱蔽罪當在朕之身朕亦不敢自恕惟簡閱一聽於天而已然天以天下付我則凡民有罪實君所為君有罪非民所致蓋聖人厚於責已薄於責人君道之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又嘆息言爾萬方諸侯庶幾相與忱信我言則我國家與爾亦可以保厥終也。新安陳氏曰此篇見成湯明性命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伊訓訓導也夫甲訓修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高初年為紀元祀者夫甲訓修之元年十二月是為正也乙丑為二月也伊尹祠伊尹祠先王奉祀主祀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即位之元年。逢丑之月。乙丑之日。伊尹告祭于商先王。奉太甲以改元之事。故見其祖成湯。侯服甸服之諸侯咸在。百官皆終已職事。聽命冢宰。伊尹於祠告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伊尹嗟嘆言。昔夏之先君大禹。方其勉德。無有天

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安。以至鳥獸魚鼈皆得其所以。及桀不能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於我成湯。以誅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亳都也。今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鑒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伐虐以寬兆民。允懷。

尹言。惟我成湯。敷著德威于天下。伐桀之虐。以我之寬。故天下之民。無不信而懷之矣。此言湯之德足以得天下人心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

今太甲繼成湯之德。當謹於即位之始。然謹始之道。孝悌而已。立愛之教。自愛吾親。始立敬之教。自敬吾長。始愛敬吾之親長。以及人之親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此言太甲嗣湯之德。當以孝悌之心。通乎千萬人之心也。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儻檢身若不及。以至干有萬邦。茲惟艱哉。

尹嗟嘆言。自夏桀廢棄人紀之道。我先王成湯始

脩復之。故諫爭則從而不得。先輩則順而不違。居上則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則能盡事上之心。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是以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於是又廣求賢哲之人。使輔導爾後嗣。其為子孫慮至深遠矣。

制官刑。儆于有赫。曰。敎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若此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時。謂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其訓于冢士。

又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士。其刑曰。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謂巫風。敢有殉貨。殉色。常于遊。遊。敢有侮玩聖言。逆拒忠直。疎遠者德。親比頑童。是謂亂風。惟此風之名。三愆之事。卿士有一在身。家必至喪。諸侯有一在身。國必至亡。臣下見君有此愆。過不能匡正。則以墨

刑加之。董萊始學之人。亦必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廢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暨厥宗。

尹又嘆嘆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怠。且聖謨洋洋其大。嘉言至甚彰明。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定。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

惡而為之。厥宗之暨不在。大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按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首言夏以懋德興。祭以弗率亡。次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立愛敬。以嗣厥德。所以勸之也。又次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陷於風愆。以敗厥德。所以戒之也。末又言作善降祥。而德之惟慶。作不善降殃。而不德之墜宗。其勸戒詳諄。而祇厥身一言。尤一篇之要也。蓋能敬其身。則能嗣祖德。而興不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尹之忠愛。可謂

深切著明矣。

太甲上。商史歸伊尹告成湯於太甲往復之辭。中間或附史臣之語。以實篇意。故三篇相屬。故文亦訓體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商官名。伊尹之號。伊尹之號。伊尹之號。伊尹訓戒之言。

伊言作書曰。先王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群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作書訓戒太甲。言先王成湯常自在是上天顯明之命。以奉承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監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尹

又身能孝者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基業也然則太甲豈可忘祖德而不念忽尹言而不從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余氏曰自周自厲亦作自君象文相似而誤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言親見有夏之世其先王自盡君道而善終故其輔相者亦能善終其後夏桀不盡君道不能戒哉當敬爾為君之道使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蓋相之克終與否皆係乎君太甲其可倚藉伊尹而不自盡君道也哉。

王惟庸罔念聞。

史臣言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

伊尹乃言曰先王爽昧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伊尹又言先王成湯於天欲明未明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敏為善如此又且廣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而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幾敗禮無長遠之慮故伊尹言當謹儉約之德思長遠之謀所以藥其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朕之人也以懌萬世有辭。

伊尹又設喻以告太甲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從察矢括之合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人君必欽敬其心之所止以立其本率循乃祖之而行以致其用則動無過舉猶省括于度則釋也若然則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萬世矣又按安汝止者聖君生知之事欽厥止者賢君學而知之之事也。

王未克變。

史臣言太甲未能變其舊習。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窳適先王其訓母俾世迷。

伊尹指言太甲此等所為乃不順義理之事習與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善心以是訓之母使終身迷惑也。

王徂桐宮居憂終允德

太甲徂桐宮居憂朝夕之間如親成湯之在前而無群小之人在側善心油然而起汙習脫然以除此所以能終允德也伊尹此舉乃處君臣之變蓋尹受託孤重寄為宗社遠慮不得已而為之公天下之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不然君臣大分孰敢輕犯之哉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即位之三年建丑之月正朔仲壬之喪既除

伊尹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亳都此史氏之言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告太甲言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

非民則誰與為君者以見君民不可相無也夫太

甲不君必至失民一旦改過是豈人力所至蓋天

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而商緒賴以

有永豈非萬世無疆之美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遠自作孽不可

道既往背師保之訓帝克于厥初湯賴以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致敬盡禮於師保言我小子不明於德自致不肖多欲而亂法度縱肆而隳禮儀以召罪于其身夫天行災孽人猶可避孽自己作罪焉可逃已往背違師保之訓不能謹之于始庶幾賴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今觀其致敬師保之禮自怨自艾之辭改過遷善之意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則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言身脩則無敗度敗禮之事

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和協于下惟

明君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

乃曰換我后后来無罰

先王成湯於困窮之民愛之如子故民服其命無

有不得其懽心當時侯國與湯相並為鄰者其民

皆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酷罰之及

於我乎湯德之協于民心者如此

王懋及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息

王當懋勉其德視成湯之所為日新又新不可有

一時之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思孝則不敢違其相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皆懋德之事太甲能是則德成而伊尹輔導之責盡矣豈不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歟乎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仔鬼神無常享享克誠天位艱哉

伊尹重告于太甲嘆息而言天無常親惟克敬者動靜語默無一毫之慢而後天親之民無常懷惟有仁者鮮寡孤獨皆能矜恤而後民懷之鬼神無常享惟至誠之心感通無間者然後鬼神享之蓋君者天人鬼神之主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居天位此所以為難也

德合敬仁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典惟明明后

人君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治與亂古之人有行之

者矣與古之治者同道如堯舜之行湯武之義之

類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如太康遊畋桀紂

暴虐之類則無不亡治亂之分在所與如何耳始

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

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

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漸進乎前者

矣

先王惟時懋敬敬即克敬惟親之義舉其一以包其二也厥德克回上帝今王嗣

有今緒尚監茲哉

先王成湯惟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能配上帝

今王繼有緒業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進德脩業之序也升高必自下始行

遠必自近始其喻切矣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惟始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毋輕忽民事而思其難

毋安慶君位而思其危凡事欲謹其終當圖之於

其始鯁直之言逆于君心者不可即拒之必求之

於道果合於道雖違乎心亦必從之諛佞之言順于君志者不可遽聽之必求諸非道果非其道雖順乎志尤當拒之蓋重民事保君位謹始圖終容受直言屏遠諛佞伊尹條舉五事以為太甲告蓋欲矯其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嘆息言凡人弗慮則何所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則何所成欲其篤行之也謹思篤行兼舉並進則一人成大善之德而萬邦皆歸于正矣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又言為君者不可縱肆辯言以亂先王舊政為臣者不可貪戀寵利以居成功君臣各盡其道則邦國永信乎休美矣蓋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是功成身退伊尹自處者已素定故於終篇言之。

咸有一德伊尹政事而去德太甲德不立。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謂體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乃以一德陳戒。

其君此史氏本序。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伊尹歎息言天難諶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若人君能常其德則可保厥位矣若君德不常則九有以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此言夏商天命之失得也夏桀弗能用德慢神虐

民故天弗佑桀監視萬方開導有天命者眷求純一之德使為神明之主惟商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天非有私於商商非有求於民而天之所佑民之所歸皆本于一德之故耳。

德惟一動圓本言德二三動圓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純則無往不吉。雜則無往不凶。吉凶在人無所  
借差者以天之降灾降祥在德之純雜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然。能終始有常德而  
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言用人之當一也。任用庶官。當惟賢有德。材有  
能者。左右大臣。非庶官可比。必惟才全德脩之人。  
夫人臣之職。為上所輔成。君德為下所以安養

生民。所係之重如此。必於未用之先。難於任用。慎  
於聽察。以防小人。既用之後。可相濟。終始如一。  
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此言取人為善之要也。德無定名。有吉有凶。人君  
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為  
德。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  
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為善。不一者非善也。考  
德以善為主。擇善以一為主。皆為博而求之。於不  
一之善。終焉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

條理之序。與帝舜精一之言。孔子一貫之旨。同一  
揆也。而太甲得與聞焉。亦異於常人之改過者。參  
俾萬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玉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言一德之效驗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  
言也大。而萬姓贊之曰。大哉王言。因贊其言之大  
而知其心之一。故又贊之曰。一哉王心。君民上下  
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若將使之然者。故曰。俾也。惟  
能如是。則上有以綏先王之祿。下有以安烝民之  
生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伊尹歎息言。七世之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  
不祧。野故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  
以深服乎民。而後民心悅服。故可以觀政。德政脩  
否。見乎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所以勸  
勉太甲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非民何所使。民非后何所事。申言君民相須之  
理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然君民雖有貴賤之殊。



而理之在人初無彼此之間。人君取人為善勿自以為廣大而狹小他人。苟匹夫匹婦有片善可取而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一德虧矣。民主亦何以成厥功哉。抑觀此書。德惟一之一。以其理之無二者言。終始惟一之一。以其運之不息者言。協于克一之一。以其體之該括萬善者言。一篇之中而三者之義悉備。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

盤庚上 盤庚上之書。其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大家世安土事。運骨動海言。民雖蕩析離居。亦感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告以遷新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語體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盤庚欲遷居于般。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此史氏本序。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盡欲寘之死地。今民蕩析離居。不能相正。以生考之於卜。亦曰此地其如我何。言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于厥邑。于今五邦。五邦。五邦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靈。甲。居。相。相。乙。遷。那。遷。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商之先王。凡有所事。皆敬慎天命。不敢常以為安。而不常其都邑。自亳至耿。于今五遷。厥邦矣。今耿圯于河。我不承先王而遷。則是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成湯之大功乎。若顛木之有由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言今自耿遷般。若已仆之木而復生條孽。此天將永我商家國命于般。以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蓋都邑四方之本。先王之遷。皆順天命。今耿圯于河而不遷。則罔知天之斷命。而不克承先王之烈矣。能遷則天將永我命于新邑。而復先王大業矣。承天命。復祖業。安四方。皆在此舉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敢或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耿圯于河水蕩析之害。雖及小民。而沃饒之利。則在巨室。故巨室不欲遷。而胥動浮言。小民為浮言扇惑。亦相與咨怨。故盤庚教民由在位者始。而舉先王舊嘗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且告之曰。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于上者。汝毋敢或抑塞。蔽伏之。因命臣民咸至王庭而告之也。史臣將述下文。

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子。告汝訓。汝懃懃乃心。無傲從康。盤庚言。來爾衆臣。我告汝教訓之言。汝當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不肯遷。毋得從己之安。而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言。實為群臣而發。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古我先王自成湯以來。亦惟謀任舊家之臣。而與之共政。先王有播告之脩。舊臣奉承于內。而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有過逸之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舊臣不傲上如此。今汝聒聒多言。凡所以布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言。非我輕易。遠徙自荒。廢此德。惟汝舊臣。舍匿德。意而不實。弗。不憚。畏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中前無傲從康之戒也。下之從上。當如網然。綱舉則目張。有條理而不紊亂。其可傲上乎。民之從遷。當如農夫然。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其可以從康乎。

汝克懃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而施真實德惠于民。于婚姻察友同心。以遷。而共享永遠乃家之利。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何必言動浮言。而以苟

悅小民。為德哉。此中前謀懃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耕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

汝不畏河圯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申前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看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看動以浮言。恐謂說動之沉溺。沉溺于禍患。沉溺于罪惡。

衆暑火之燦于原不可禦通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子有咎

汝不調和善言于民使之遷徙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茲究以自災害于其身汝既浮言惑衆而爲惡之先又安危利災而自承其痛雖欲自悔其何及乎我相視今時小民猶相顧箴規之言唯恐妄發而以過言取禍逸口尚可畏况人君秉生殺之柄制汝短長之命可不畏乎汝苟以遷都不便曷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扇動以虛浮不實之言而恐動人以禍患沉溺人于罪惡乎夫火之燎原野其

勢熾之盛雖不可向近然撲而滅之不難今汝衆

臣造言害遷乃自作不靖以取殃禍非我之罪也

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引古人之言謂用人當求其舊者用器不求其舊而惟其新者蓋人舊則習器新則完盤庚引此以見圖任舊人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古我先王與爾祖父相與同其勤逸我豈

敢動輒用非罰以加汝乎世選爾之勤勞不掩爾

之善美茲予大享祀先王爾祖父亦以功而配食

與享凡灾福之降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

豈敢動輒用非德以加汝乎此言世臣與國同休

戚者以感動之且示以威福之不敢私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謀

我告汝遷徙之事固爲艱難然我志決欲遷如射

者之必欲中不容已者矣况今老成孤幼皆有

言當遷者汝群臣於老成者不可輕侮之於幼孤

者不可弱小之各當謀長久其居勉出汝力以聽

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言我於臣民無有遠邇親疎凡誅死彰善惟視汝

爲善爲惡何如耳邦國之善惟汝衆克遷之故國

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臣其各相告戒命今以往各敬爾遷居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法度爾口所出之言不然則及汝身不可悔也蓋恭爾事則不傲上齊乃俸則不從康度乃口則不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於臣民故篇終復言之。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史臣言盤庚興起將渡河而以民遷于殷乃曉諭弗率從之民大開誠心告于有衆臣民皆至王庭

戒其毋有褻慢咸造之時民在臣後故盤庚升進

民于前蓋終篇主於告庶民也。

曰明聽朕言毋荒失朕命。

盤庚將誕告其民故先以明聽勉之以無荒失戒之。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歎息言古我先王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其君而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灾少有不以人力勝之者古時君民同心如此。

殷降大虐光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言天嘗屢降大患於殷殷之先王亦不敢安居其所興作如遷器遷相之類皆視民之利而用遷耳汝民豈弗念聽我先王遷都之事乎凡我今日所以敬汝使汝遷者惟喜與爾同安爾非汝有罪比于罰而責遷汝也。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汝志

盤庚言我之所以招呼懷來汝民于茲新邑者亦以爾蕩析離居之故而欲汝永遠乃家以大從爾

志也夫盤庚遷都雖民恣胥然推危就安亦民

之同心故盤庚不從其口之不樂而從其心之所

同然者所謂善於從衆者也。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矣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感故此言今我遷汝以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爾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皆大不宣布腹心故念以誠感動

于我則與保后晉感者異矣爾等造言害遷位日  
取窮苦耳。辟若乘舟不以時濟必臭敗所載之物  
今爾位上以遷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  
以及沉溺而已。爾民於利害而不稽察。雖自生怨  
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灾。汝詎勸憂。今其有今國後。汝何  
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不遷之灾。是汝大以夏患  
自勤。今將沈溺墊沒。有今日無後日矣。汝有何生  
理于天乎。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今我命爾民一心聽上。以遷。毋起穢。惡以自臭。敗  
恐浮言之人。扇或搖動汝。使汝身偏倚。汝心迂曲  
而無中正之見也。

子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文言何生在上。故此言我今遷都。正以迂績乃  
命于天。子豈以威脅汝。用以奉養汝衆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汝。用懷爾然。  
言我思念我先王之勞。爾先人我大能羞養爾。若  
用懷念爾故耳。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取圯而不遷。以病民。是失政而久於此也。高后成  
湯必大降罪。疾于我躬。曰何故虐害我民。蓋為君  
而不能圖安其民。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樂生與事則其生也。聖曰生。暨子一人。獻同心先

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  
自上其罰汝。汝固能迪。

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同心以遷。則我商之  
先王必大降罪。疾與汝曰。汝何不與我小孫同遷。  
乎。故汝有失德。先王自上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言我先王既勞汝祖父。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  
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王固已知之。懷來汝之  
祖父。汝之祖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矣。

茲子有亂政。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今我所有治政事。共天位之臣。若不念民難而務  
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必告我成湯。作大刑于其子。

孫塔迪成湯至乃大降不祥而不赦也按上四童  
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王與爾民臣祖父  
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蓋商人尚敬其俗皆嚴鬼  
神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所謂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背終送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歎息言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所大  
愛念者君民之間豈可相絕遠君有所圖所念民  
當共圖共念之而盡相從之道各以極至之理設

之于心則不惑於浮言而知耿之當遷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及暫時  
所遇姦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之以剝大則殄  
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此嚴明號  
令以防姦宄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樂生興事之民今我將試遷爾而建立乃家  
為無窮之計矣此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於是  
安慰有衆之心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以下盤庚之言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所當趨事  
赴功以為生生無窮之計故盤庚戒其無戲怠而  
勉其建大命也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盤庚言今我敷布心腹腎腸盡告爾以我志汝既  
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共為忿怒合比讒  
謗于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將多於前人之功故復  
往居亳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依山地高而無河  
圯之患故能用降我凶德而成美功于朕邦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

今我民在耿地于河水。播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  
定止。如此。爾臣民乃謂我何故搖動萬民而遷乎。  
肆上帝特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茲新邑。

乃上天特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篤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故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貢  
盤庚言。我幼冲之人。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  
之善者。指當時老成孤幼。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  
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盤庚復歎自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  
有惻隱之心哉。

予其懲簡相汝。念敬我衆。

我之所以懲勉簡擇。以汝輔相我者。正欲爾念敬  
我之民衆也。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而  
勤養保安之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同有弗欽。

上文言敢恭生。生如我之志者也。不肖好貨。非我  
之意者也。今我既進。告爾以朕志矣。其若與否。爾  
當無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此又直戒其勿以聚貨實為心。而當以厚民生為  
功也。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此又欲其敬布及民之德。永任一心。久遠而不替  
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  
窮期之。如此。按此篇兩言告爾朕志。自古我先王

至用宏。茲貢述遷都之志。以告民。所以通上下之  
情。釋疑懼之意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述遷後之  
志。以告臣。所以明君心之好惡。而嚴人臣之戒勉

也。又按盤庚遷都本以為民圖安。而民反怨誹  
逆命。自常情度之。誅造言害遷者。而驅迫臣民使  
遷。未為不可。然而盤庚略無忿怒之心。方且引咎  
自責。益開衆言。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所以  
大事以定大業。以興而成湯之業。於是而益永也。

噫。盤庚其賢矣哉。

說命上 此篇記高宗得  
說命相之辭。

正宅憂慮陰謀謂之三祀脫免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同故

史臣言高宗喪父小乙居憂於梁闈已三年矣喪既除而猶弗言故群臣皆進戒高宗歎而言曰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欲高宗發號施令以慰下人心之望也

中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帝泰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用作書告諭群臣以不言之故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乃詳所夢之人繪其形以徧求之天下果於傳巖之野得築居之人與所夢之形相似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其

於是乃立為相置之左右使為冢宰而兼師保也此以上皆史臣敘高宗得說命相事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既相說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翼我德德者致治之本相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首責之以輔德可謂知所本矣此下皆命說之辭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高宗有資於說之訓猶金之有待於礪濟川之有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三語雖若一意然

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於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高宗欲說開發汝心所編以灌我心如渴之待飲有不覺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言服藥不至潰亂則病不愈喻說之言須苦口也跣是不視其地則足必傷喻已之行無所見也其望納誨之切如此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高宗欲傳統總率僚屬同心正教其君使循先王之道歸成湯之跡以安天下之民蓋欲說輔已守家法以致治也。

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又歎息言敬我此命其思有終可也。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右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不祇若王之休命。

傳說答高宗言木之性從繩墨則正以喻君之德從諫諍則聖君果從諫臣不待君命皆承上意以

納諫况命之如此則誰敢不敬順君之美命乎大

抵高宗以誠心求賢故夢得傅說一時明良相會殆非偶然其與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良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之人君欲用人者必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也。

說命中此篇記說為相運成之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傅說命以象宰總百官乃進戒高宗歎息而言

天有日星布列尊卑大小相維故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惟欲體天道以治民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惟至公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聖人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慎而民亦從治矣此篇以憲天聰明為主故下文歷舉憲天聰明之事以明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以下皆憲天聰明之事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輕動于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輕動人君若能以此四者為戒信此而能明其所當用則政治無不休美又豈有起羞起戎等患哉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天下治亂在庶官得人與不得人耳故人君任官不可及於私昵必有才者然後用之命爵不可

及於惡德必擇賢者而後爵之若官爵及則其  
蔽於私意非惡天之聰明矣。

應善以動動惟厥時。

審慮其事當乎理然後動然動又必合時措之宜  
若不顧可否與非時而動非聰明也。

有其善從厥善稱其能喪厥功。

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矣自矜其能  
則人不効力而喪其功矣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伐如此則無喪善喪功  
之患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言人君能事其所當為之事則有備而無患矣如  
脩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  
能為之患簡稼器備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  
故水旱不能為之災所謂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涖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無間寵辱之門以納人之侮如女子小人近之則  
不遜也無耻偶然之過而遂成己之非本只無心  
之過反成有心之患矣。

惟厥攸居居上而安之謂之攸居政事惟醇。

惟君心安於義理之所止則政事醇一而無駁雜  
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以此事  
神茲亦難矣高宗或過於事神之禮故說正救其  
失也自此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下事物皆  
有自然至當之禮若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  
之聰明矣。

王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固聞于行。

高宗以古哉贊美說之而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

於言則我亦無所行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終

說拜而稽首言得於耳者非難行之身者為難人  
君信能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可合於成湯之德說  
若有所不言則有負君之罪矣說之意以為王能  
行而說不言則終在說說以言而王不行則終在  
王所以責其躬行者如此。

說命下以篇記說

王曰采汝說台小子請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往毫暨厥終罔顯。

高宗呼謀來前謀言我小子舊嘗從學于甘盤既而甘盤逝去遷徙不常求之終不得見是以不得卒業。

爾惟訓于朕志之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

高宗言爾說當訓迪我志始作酒醴必資麴蘖以成之如作和羹必資鹽梅以和之汝說當左右交脩我德而勿棄我我能行爾所訓之言也前篇說患高宗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性患

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古訓者古先聖王之遺訓也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三謀是也匪說攸聞。

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之貴乎求多聞者將以是而建立政事也然必學于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以古訓為法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之所聞甚言無是理也蓋多聞而不法古則是非無所考正所聞雖名亦奚以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之道在於謹抑其志又必專務敏疾以求之

則其所脩如水之源流乎未矣又必篤信而深念此學則道積于身不可一二計矣易曰君子虛以受人遷志之謂也語曰學如不及時敏之謂也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斃

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是得一半終之教人因而溫故知新是亦一半也自學教人一念始終常在於此則德之所脩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矣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又能監視先王已成之法而遵行之則永久無過失矣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能敬承其意廣求賢才俾列庶職以共成治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高宗嗟嘆為說言今四海之內皆仰我德者是汝之教化所及信乎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也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以聖自期待矣臣之

輔君到此地位庶可以無忝矣

昔先正保衡伊尹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高宗言昔者伊尹作成我成湯之德乃自任曰我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其心愧耻如撻于市一民有不得其所則曰是我之罪故能佑我成湯功格于天爾說庶幾體伊尹之心以輔我無使伊尹得以專擅美名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

故曰憐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高君臣相期望者如此茲所以卒成中興之盛治也歟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言君非賢臣則不與共治天下賢非其君則不與共食天祿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日爾說正當輔佐汝君使其仰足以繼成湯之德俯足以安天下之民可也說於是拜而稽首至地以致敬曰君之美命如此臣敢不對於已而揚於衆乎至

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其時高宗為高令王傳說為高賢佐界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越有維維伊尹之異也

史臣言彤祭之日有維維之異也

組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言惟當先格正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蓋君心既正則事可得而正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民典厥義慎而行之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大民民中絕命

祖己言上天監視下民而付之壽夭惟主於義耳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欲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耳蓋祖庚置于昵近之廟必有祈年請命之事故祖己言永年之道在於所行義與不義不在於禱祠也言民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享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言人君而不順於德不服其罪者天既降之災孽欲其恐懼備省以正厥德矣乃不加警省而曰故孽其如我何則天必絕之矣况望其能永年乎此

高宗言君非賢臣則不與共治天下賢非其君則不與共食天祿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日爾說正當輔佐汝君使其仰足以繼成湯之德俯足以安天下之民可也說於是拜而稽首至地以致敬曰君之美命如此臣敢不對於已而揚於衆乎至



陳于上。我沉酗于酒，沉酗于酒，謂飲酒過度，醉而亂也。厥德于下。

微子呼箕子比干官稱而言，殷討無道，無望其解。

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效功陳列於上，而子孫用

沉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如此。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紳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

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臣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紳士亦

皆相師非法，凡有冒法之人，上下容隱，無有獲其

罪者。小民之被害者，方起讎怨，共為敵仇。綱紀蕩

然。今殷淪沒，喪亡之形，若涉大水，茫無涯岸。殷之

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宗之烈，下述喪

亂之由，言之痛切如此。後世人主觀之，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堯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于顛隲，若之何其。

微子又呼箕子比干而言，商紂發出，往暴之行。我

家老成之臣，皆避避荒野而去，其難圖勢危亡如

此。爾父師少師，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隲隲之事。

將異之何哉？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

策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壽降災，荒既邦，方興沉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箕子呼王子而言，上天降降毒

之灾于殷邦，故紂方且與起沉酗于酒而未艾也。

此答微子沉酗之語，而有甚之之詞，紂無道而箕

子歸之天者，亦忠厚敬君之意。

乃罔畏，畏其者長壽有位人。

言紂不畏其所當畏，故於其者長老成舊有位之

人，皆嗾逆而棄逐之。此答微子曩狂堯遜之語。

今殷民乃獲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特食無灾。

今殷民於犧牲牲祭祀天地之物，乃獲竊而去，有

司用相容，將而食之，無有灾禍。豈特草竊奸宄

而已哉？此答草竊奸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人讎怨，召讎，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下視殷民，凡紂所用以治之者，其格飲苛刻，上下

若仇敵，然而紂方且於讎怨之事，力行不怠。君臣

上下，同惡相濟，罪合于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

也。此答微子小民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灾，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土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

商今其有災，我亦當其禍。然商若喪亡，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此箕子言所以自處也。告微子以去為道，我舊日勸帝乙立微子之云，適有以害微子也。王子若不出，則紂必相忌，而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顛隳，而無所託矣。此言微子決不可不去，以荅微子淪喪顛隳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違。

上文既逐節荅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言當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違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張立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避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其知之矣。所謂自獻于先王也。

書經直指卷之三

書經直指卷之四

周書

周書卷之四，周書卷之四，周書卷之四。

泰誓上

泰誓上，泰誓上，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孟春建寅之月大會諸侯于

孟津之地。此史氏本序。

王曰：嗟爾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嗟嘆言爾眾諸侯及我治事眾士明審聽我

誓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武王言萬物之生，稟氣於天，成形於地，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惟人於萬物之中，具四端，備萬善，而為萬物之靈，而聖人於萬民之中，天性聰明，無待強勉，先知先覺，而為大君於天下，以安斯民，是聖人又為萬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既厚於人，而尤厚於聖人者，正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今商紂乃失為君子民之道，故武王誓師，首發此義，實為世人主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紂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今商紂為君乃慢天虐民豈作民父母之義乎。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爾將天威大勳未集。

此即紂慢天虐民之事紂溺亂酒色敢於暴虐罰罪則連及親族任官則濫及子孫惟宮室臺榭陂池土木之工是興奢後之服是尚以殘害于爾萬民於忠良之士則加以炮烙之刑於孕婦則剗剔以視其胎其暴虐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文

王敬奉天威以除其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滌或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承上大勳未集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今八伯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而紂乃無有悛改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滌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上天佑助下民為之君師以治之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今我既當君師之任則未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志者事言惟聽于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武王舉古兵志之詞言力同則當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當度其事之合宜如何今紂有臣億萬而

人各一心我有臣三千而同一心紂之力且不同况德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言紂積惡滿盈天命誅之我若不順天而絕討不誅則其罪與紂鈞矣。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武王言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受命文考之廟類祭上帝宜祭大社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于民而從其所欲。今民欲亡紂如此，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午之日，武王止于河北，諸侯之師皆會。武王乃循師誓衆，亦史氏之言。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初豐鎬，其地在西，故武王渡河，皆言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武王歎息言：西方諸侯之衆，皆聽我誓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顧天，穢德彰聞。武王言我聞古人之言，吉人爲善，終日爲之，猶以爲不足；凶人爲不善，亦然。今商王紂盡力行無法度之事，於羣老則放棄之，於罪人則親比之，淫色醜酒，縱肆暴虐。臣下亦化紂爲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迫脅權勢，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紂之爲不善如此。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上天惠愛下民，君當奉承天意。昔夏桀不能順天，流毒天下，故天命成湯降黜其命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夙協朕卜，報于休祥，戎商必克。今紂罪過於桀，剝喪元良之微子，賊殺諫諍之比干，謂天命在己，爲可恃，謂恭敬之事不足，行謂祭祀爲無益，謂暴虐爲無傷，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昔

桀不順天，湯既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夫其以我治民乎？且我之夢合我之下，而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原公、衛公、曹公、鄭公、蘇公、白公。

言紂之臣，雖億兆之多，而其智識不相上下，皆離心離德。我有治亂之臣十人，雖少，而皆同心同德。彼雖有至親之臣，豈如我仁人之賢，而可恃乎？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于一人。

今朕必往。

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一人。謂不正商之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今我之伐

商斷必往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武王言我威武奮揚。侵于紂之疆界。取彼凶殘之

紂誅之。而我伐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祭為益

明白也。蓋弔民伐罪。湯武同一公天下之心。武雖

伐湯之子孫。亦何愧於湯哉。故曰于湯有光。

曷哉。夫子曰。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懼。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

之所敵。商民畏紂之虐。懷懼若崩。推其頭角。然人

心危懼如此。又歎息言。汝當同德同心。立定其功。

以垂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戊午之明日。武王大巡六軍。明誓衆軍士。此亦史

臣之辭。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今商王受。神侮五常。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也。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於民。

武王嗟嘆。呼西方衆諸侯言。天有至顯之理。善惡

禍福之應。其義類甚明。今商紂於五常之道。褻狎

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

民。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斷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

不享。作奇技謂技藝淫巧謂遊處之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

紂見冬月朝涉水之人。謂其胙耐寒。斷而視之。見

比干強諫。謂賢人心有七竅。剖而觀之。作為刑威。

專事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於姦邪則崇信之。於

師保則放黜之。屏棄典常之法。囚奴忠正之士。輕

廢郊廟之禮。專意淫棄之行。以媚悅妲己。悖亂天

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爾衆士其孜孜不

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孟子曰。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獨夫受謂之一夫。獨夫受。肆

子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敷。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教

武王舉古人言謂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讐

今獨夫紂犬作威虐以害萬姓乃爾之世讐也又

舉古語言種德則務欲滋長除惡則務絕本根故

我小子大以爾衆士珍絕乃世讐爾衆士庶幾蹈

果毅以成汝君之功若功多則有厚賞不迪果毅

則有顯教此又嚴明號令整齊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武王言我文考文王其德若日月之照臨光輝被

于四方而尤顯著于西土發跡之地此我有周而

以大受多方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歸之本故武

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言之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

罪惟子小子無良

武王言今我勝紂非我武勇乃我文考無過受若

勝我非我文考有過乃我一人無善商非周敵久

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貽文王羞者聖人臨事

而懼也如此

救誓 救地名武王誓至

時甲子昧爽明之時上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黃鉞鉞也右秉白旄以麾白則見曰逖矣西土之人

癸亥周師以陳牧野甲子早朝武王乃至而誓師

王左杖黃鉞以為儀右執白旄以指麾王乃慰勞

從征之衆曰遠矣西土之人此史官敘事之詞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徒主民治司馬司馬主治

司空司空主治壘障以管領亞亞當稱之為旅旅當稱之為師師氏以兵氏師氏以兵

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百人之長

武王歷舉衆諸侯治事之三卿及大夫士師氏千

百夫長等職且先發嗟歎之詞者重其事也

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此八國皆西南夷近周西都素所服役者故特舉

而言之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稱則益以行比爾干立爾矛之子長二寸必立

其誓

上文既歷舉衆人此則令其舉爾之戈比爾之于

立爾之矛我其誓告汝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

然後能聽誓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武王舉古人之言謂雌雞不能司晨雌雞而晨鳴則

陰陽反常，而家道蕭索矣。得言紂婦言是用故生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已也時女傳云紂將酒淫樂不惟婦言已也時女傳云紂將酒淫樂不惟厥肆祀弗咨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商紂惟妲己之言是聽故顛例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本遺其王父母弟之親而不以道遇之乃惟四方有罪逃亡之人尊崇信使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茲究于商邑蓋紂惑於婦言故背常亂理而毒流天下如此。

今予發惟禁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紂積惡得罪于天我惟勗行天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所以戒其輕進也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所以戒其貪殺也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

高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遂克奔以後西土勗哉夫子。

爾將士庶興勇如虎貔熊羆四獸奮擊商郊其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前言夫子勗哉後兩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爾若不勉於前三者則戮及爾身矣武王誓師凡四篇獨此嚴肅溫厚與湯誓詔相似真聖人之言也豈獨此爲全書乎。

武成史氏曰武王在伐紂時其政事共爲二書此武成之成以成爲意此篇簡簡而完備其言考之其序今後之建寅之月一日一月旁死魄惟一月壬辰建寅之月一日一月旁死魄越翌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史臣言一月壬辰旁死魄之明日癸巳武王行自鎬京往征伐商。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庶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遇亂略華夏變躬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武王發商之罪告于天神地祇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曰惟有道之曾孫周王發將大正商之罪商

紂無道於天物則暴殄之於庶民則害虐之凡天下有罪逃亡者紂皆蒞區而為之主如魚之聚深淵獸之聚林藪予小子既得仁人之助敢敬承上帝伐紂以止亂謀今內而中華外而蠻夷無不率從矣惟爾神明庶幾能相助我除殘去暴以康濟兆民無使為神明之耻此其告群神之詞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改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中前標本有所商容問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麥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戊午之日周師渡孟津癸亥之日乃陳列商郊雍容不迫以俟上天勝商之命待受師之至而克之甲子早朝商紂率其眾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之地然皆無有肯敵周師者其前徒倒戈反攻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流血之多至漂杵盾而武王之兵不待血刃但一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矣武王於是除去紂之屠政由商先王之舊政釋免箕子之囚封表比干之墓過賢人商容里門而憑式以敬之散放紂所聚鹿臺之財開發紂所鉅橋之

粟以之大費于四海之民武王除殘暴顯忠貞窮乏恩澤及乎天下而萬民無不悅服之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文王葬於周乃姬武修先王廟在馬文婦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其四月月初生明之日武王克商而歸至于文王舊都乃嫗載武事修治文德馬則歸之華山之南牛則放之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使知更不服牛乘馬而用兵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四月既望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朝見新君而莊周受命

丁未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丁未之日武王以克商之事告祭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速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至庚戌之日燔柴祭天望祭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祭之序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太王之季文王之父也共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下武王告諸侯之詞言先王右授始封于師而  
開建邦土曾孫公劉能篤厚先王功烈至于太王  
去邠居岐始得民心而基王迹王季能勤勞王家  
以繼其烈至我文考文王能成其功大受天命以  
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國懷其德而  
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伐天命民歸凡九年崩而  
天下未統一故我小子繼文王之志而安天下也  
然則王業之成其積功累仁所由來者遠矣  
夫天承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釋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嘗敬奉上天伐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商紂以  
安其士女其士女皆以篚篚盛玄黃之幣以顯明  
我周王者是蓋上天休命之所震動故人心皆歸  
附于我大邑周也先儒謂此章之下當有缺文  
蓋武王新有天下宜有退託之辭以示不敢遽當  
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以致其交相儆戒之意略如  
湯誥之文不應自叙其功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公侯伯子男建官惟賢任事惟能  
重民五教言後以孝大婦長惟食喪祭悫信明義崇德報

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又史臣紀武王政治之本末也武王列爵惟五  
等而分土則三等是分封有法也建官惟賢而不  
肖者不得進任事惟能而不才者不得任是官使  
有要也五教所以立人紀三事所以厚民生武王  
則甚重焉而又悫明信義以勵天下之俗崇德報  
功以勸天下之善克商之餘善政畢舉武王復何  
為哉但垂拱拱手而天下自治矣

惟十有三祀洪範也洪範法之序也王訪于箕子  
武王克商之初釋箕子囚乃就訪問而不敢召者  
不欲以臣禮待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史臣序武王意  
於求道而尊賢禮下如此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嘗敬箕子重於發問先之以歎辭而稱其舊  
邑爵亦不敢臣之意乃問上天深定下民與之  
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而衍天之  
性我不知彝倫攸敘所以次敘何如是問承天順

民何而也哉王聖人宜無不知今日我不知者  
謙虛以取道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界桀紂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九疇者九事也惟九疇之在五行也  
初一至九者也

箕子乃答武王言我聞昔者鯀湮塞洪水而逆水  
性一行汨則五行皆汨陳故上帝震怒不以洪範  
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界之此彝倫所以敗也鯀既  
誅死伯禹繼興順水之性而地平天成故天出書

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  
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

初一日五行五行不言用無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不言  
也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自一至九洛書本數曰五行至福極  
禹所次序者在天惟五行而在人之五事參焉故  
五行居一而五事次二五事敬用則身脩而可施  
於政故八政次三人事必合乎天時故五紀次四

五者數之中君為極之本故皇極居五人君治世  
必得正直剛柔之宜故三德次六事有所疑人必  
有以決於天故稽疑次七政之得失下必有以驗  
乎上故庶徵次八善惡在人而福極之應在天人  
君必有以勸懲之故福極次九自五紀以上四疇  
所以建極者故居五之先自三德以下四疇所以  
維持皇極者故居五之後而皇極者實九疇之綱  
也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無過於此者矣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下九疇之目箕子推演增益者也水火木金土

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先後又以微著為水水最  
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  
質大為五五者形布為地而氣行于天故曰五行  
天下萬事萬物皆本乎此五者故居一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從革者金之  
爰稼穡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

水之性潤而又下火之性炎而又上木之性曲而  
又直金之性從而又革土之德稼而又穡土兼四

行無正位無成名故不曰田而曰爰言於是而稼  
穡也水潤下久漬而為醜火炎上焚灼而為苦木  
結實名酸金煅煉而為辛土稼穡而為甘五行有  
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慮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慮作聖

貌言視聽思五事之統也貌潤澤屬水言發揚屬  
火視四散屬木聽收斂屬金思通暢屬土亦人事  
發見之序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又

而後能視能聽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自然  
之德故四曰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乃踐形盡性  
之事學問之極功故曰作也容儀莊敬而嚴整望  
之肅然此恭作肅也語言順禮而始終不紊此從  
作乂也視無不見而洞燭人情物理此明作哲也  
聽無不聞而聲入心通謀無不善此聰作謀也思  
通微妙而知之至不思而得此睿作聖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故務農重穀之政居一貨者民之

所資故身通貨財之政居二食貨足以養生必當  
報本反始故祀居三養生事死要必安其居故司  
空掌土以居民次之逸居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  
以化民又次之化之而不率者故司寇掌刑弼教  
又次之內治既舉遠人賓服而往來朝聘之禮不  
可缺故次之以賓其或強暴不賓者征伐之師不  
可廢也然非聖人之得已故師居末焉此八政急  
緩之序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紀春夏秋冬之四時月定晦朔而紀月之大小

日紀甲乙以正躔度星紀經星昏明迭見以定節  
候紀緯星遲留伏逆以知禍福辰謂降婁實沈之  
類以紀日月交會之處而曆數又所以紀日月星  
辰進退以定時成歲而授時興治此曆數所以居  
於五紀之後也

五皇極北極之極至善之名中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  
極本極者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五者數之中故皇極之嚮居之人君居中位建皇  
極盡人倫之至立至善之準而無一毫過不及之  
差使天下之人皆於此取法焉則君之極建矣極



者福之本。故五福欽集于君之身。君以一身為萬民之極。使人人感化為善而嚮用五福。則是敷布是福以予庶民也。當時庶民于君之極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相與如此。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言庶民皆有恒心而無邪黨在位之人。務張公道而無阿比之私者。是皆人君有廣大極致之理。使之有所取正焉耳。重言君之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惟手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皇極造就人材之道也。凡此庶人之中有善謀慮者。為有能施為者。為有能操守者。為此三者有用之才。人君所當念之不忘。其或未合乎善。亦不陷于惡者。是中人之資也。人君則受之而不拒。至於見推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是其才之進於德者。君當與之爵祿以勸其善。而是人皆歸于皇極之中矣。大抵民心無不善。而皇極無棄人如此。

無虐罔獨而畏高明。

罔獨虐民之至。傲者有善則當勸勉之。不可以其微賤而凌虐之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不可以其貴顯而畏懼之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言有位之人有才智有施為者。使進脩其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在官之人必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苟廉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

有和好于其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言祿以與賢勸善不可濫及惡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道。無黨無偏。無黨無偏。王道乎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皇極之數言也。偏陂好惡之私戒之。無使生於心。而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是遵。偏黨反側之私戒之。無使見於事。而惟蕩蕩乎。乎正直之道是歸。則有以會乎皇極之理而歸于皇極之中矣。此

章蓋詩之體歌詠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所以使人詠歌之間恍然自得而有以去人欲之私猶天理之正而歸于皇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上文敷衍之言是天下常理是天下大訓非君之訓即天之訓也此贊敷言之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庶民於極之敷言從其訓而行之則有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蓋以天子庶民其性一也民由訓而

歸于極乃稱頌其君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以見極其尊親之意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夔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三德之疇乃聖人馭世應變之權故居皇極之次正直剛柔所謂三德也當平康之世則以不剛不

柔待之。種梗弗順者則以剛治之。剛以克剛也。和柔委順者則以柔治之。以柔克柔也。沉深潛退不

及乎中者則以剛克之。以剛克柔也。高亢明爽過乎中者則以柔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剛

柔之用四。乃聖人因斯民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而陽舒陰斂與世推後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威福者上之所以御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惟人君得有之而其權不可下移。若人臣則不得有之而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凡為人臣而僭威福王食則大夫必害于其家。諸侯必凶于其國。有位之人用之固側頗僻而不安。分小民亦僭越而失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事有所疑則考之於卜筮。著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命之卜筮以傳著龜之意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

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落驛不相連貫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白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又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上文卜筮之法凡七卜兆有五占卦用二皆所以

推衍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人同占吉凶不同

則從二人之同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事有所疑必先斷以己志又盡人謀而後決之卜

筮蓋人心固為至靈然未免有所適莫者龜無心

故以之決疑。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疆子孫其逢吉。

凡謀事君心既從龜筮又從庶民皆從是謂大同

故福及其身與子孫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稽疑以龜筮為重我心既從而龜筮不違臣民雖

逆亦吉如盤庚遷都心既決遷卜稽如台臣民雖

不欲何害於吉哉。

卿士從龜從筮從庶民逆則逆庶民逆吉。

大臣與龜筮皆從而君心與民逆者亦吉如周公

東征成王疑之民亦不靖惟在朝大臣及卜筮從

故亦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與龜筮皆從君臣雖不欲從而亦吉者蓋民

心所存即天意所在既協占卜其言可知。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君心與卜從而筮與臣民不從者為祭祀等事則

吉為征伐等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守常則吉動作則凶然有龜

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傳謂筮短龜長龜尤聖

人所貴也自夫子贊易極其著卦之德筮重而龜

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故庶草蕃庶

五事得失休咎皆驗于天其所驗者非一故曰庶微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時而至既無缺少又應節候則天道順於上萬物育於下雖草之微庶且豐茂矣其他可知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暘燠寒風五者有一事過多亦凶一事過少亦凶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之類

曰休微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各微曰狂恒雨若曰借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人主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有肅又哲謀聖之德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休微各以類應之有狂借豫急蒙之失德則雨恒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咎微各以類應之失德之機感應之微亦自然之理耳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為階卿士師尹不言省者兼上文也

王者之失得其省驗以歲卿士之失得其省驗以月師尹之失得其省驗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之休咎所係有大小而王與卿士師尹所職有繁簡故

所驗有遠近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百穀成熟政治明著賢人章顯家國安寧此王與卿士師尹不失其職而休微所感之效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謂賢人微在下也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此王與卿士師尹失其職而各微所致也前言歲

月日控於大也此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常行其道月則有九道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為九道南行至牽牛則為夏至北行至井則為冬至西行至畢則為春分東行至角則為秋分春秋行青道夏行赤道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入于箕則多風秋行白道冬行黑道

庶民依乎土猶繁星麗乎天星有好風好雨之異猶民生欲富欲壽欲安逸之不同也日月行乎天

而有冬有夏之常猶卿士師尹近民者之有常職也然月雖有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卿士師尹雖

有常職能不從民之異欲乎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人心順而和氣應之矣民不言省者庶民

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也。從星言月而不言日者，惟月可見耳。雖然王綱一布，大德溥施，又豈徒民之屑屑好惡者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王之言之壽者，壽於春秋也。富者，利用乎世也。康寧者，老安少康也。攸好德者，言其使能也。考終命者，言其善終也。法送之以禮也。

君能建極于上，民能歸極于下，則五福集於君而錫于民矣。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也。疾，疾病也。憂，憂勞也。貧，貧乏也。惡，惡行也。弱，弱也。此六者，皆君之過也。民之歸極于下，則此六者皆去矣。

君不建極于上，民不從訓于下，則極隨之矣。極者，福之反也。六者，以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按此篇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而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所敘論九疇之傳也。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乎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極者也。伏羲本河圖以畫八卦，神禹本洛書以敘九疇。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

卦九章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豈可以輕易觀哉。

旅，羸也。西旅，貢於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或王訓體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敷大高曰：日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來朝，而道路自通。西旅之國以羸大，致貢太保召公奭作旅，焚之書，用以訓戒成王。首言克商者，存事始也。

鳴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召公奭，魯之明王，敬慎其德，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之間，皆獻方物。然惟服食器用而已，無異物也。蓋德者懷來遠人之本，德脩則遠人自賓而無異物之貢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實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者以其慎德所致之方物，昭示于異姓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實于同姓諸侯，是用展布親親之恩。故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人君慎德而德極其盛，自無狎侮之心。使德未至，未勉有所狎侮也。夫君子人心所敬者，狎侮之則人心不歸矣。小人以力事人，若狎侮之則亦不肯用力矣。此因言慎德而推廣之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受整是役於耳目之玩而非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狎侮乎人，則喪已德。玩好乎物，則喪心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己之志當以道而寧，不可妄發人之言當以道而接，不可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不為遊觀無益等事，以害有益之事，則功業乃有成。不貴奇巧異物而賤民生常用之物，則民乃給。

足。犬馬非其土性，則不可畜。養珍禽奇獸不可養育于國，不寶遠人之物，則遠人感德而至。所寶者惟賢人，則邇人得其安。此規正受整之失。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細行一簣指受整而言。

召公篇終歎息言早夜之間不可或有懈怠。不勤苟不矜持細行，則終為大德之累。譬如為九仞之山，使欠一簣之土，則成功有所虧矣。此慎德之功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上而世世為天下君矣。

按此篇以謹德為綱領。古之明君克謹其德，是以貢于上者無異物，而頒乎下惟德其物矣。因推言謹德者不可有狎侮之失，不可役耳目之好。凡玩人玩物皆喪德之事，而內外交養，斯慎德之功。以終謹德之意。又言凡物奇異者不足貴，非國土所產者不可育，推而至於寶賢安民，以見整之不可受。末又言慎德功夫在於勤夙夜矜細行，懇切至到，真元老大臣告聖君之言，而舊說以為戒成王誤矣。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故縢木為之 金縢書者因以金縢名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武王克商未久乃有疾不悅豫此下至王季文王

史敘將告神之事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字共上古者國有大事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視一和同以聽卜筮名曰穆

太公召公言我其為武王穆卜以占安否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言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埋 三壇三土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相禮兼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周公卻二公之卜而自以為功者蓋穆卜則必禱

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

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埋用珪璧而自

禱於三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霍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 王子之責其以道示德 于天以旦代其之身

太史冊祝之詞言元孫武王遭惡暴之疾乃天之

元子三王在天之靈當任其保護之責不可令其

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夫死生有

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或者疑之蓋當是之時

天下甫安王業未固使無武王則變故有不可勝

言者周公愛兄之深危國之至忠誠懇切欲代其

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也自

此章至屏壁與珪皆記告神之詞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藝能可任役使善事

鬼神武王皆旦之不如周公非自誇蓋主於代王

死故云然

乃命于帝庭敷佑于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

言武王為天之元子上受命于天下布祐于民遠

定子孫王業于無窮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之任大

責重豈可以死故又嘆息言武王不死則不隕墜

天降之寶命而我三王宗祀亦永有依賴矣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言今我即卜之于大龜三王若許我代武王死則

以珪璧歸侯武王之安。若不見許而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有珪璧，屏而蔽之，不得事神矣。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在膝下，語其親者，亦孝子不死其親之意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鑰見書乃并是吉。

史册祝畢，乃卜三龜以相參考。三龜一同是吉，非開筮視卜書乃并是吉卜。自此下至乃瘞，記卜吉及王病瘵之事。

公曰：體王其固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周公言視兆體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許我代武王死之命，而周家永終是圖矣。武王之安，茲有所待，而三王果能念我武王一人而使之安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瘵。

周公得吉卜而歸，史乃納祝冊于金縢匱中。武王明日疾果瘵，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棄，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祝冊為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武王疾瘵四年而崩，成王誦之。年幼周公當國攝政，商人兄死弟立者多，管叔於周公為兄，故生覬覦之心。而與紂子武庚蔡叔、霍叔流言於國，以為公將不利於孺子，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臣不言武庚所以著三叔之罪，自此以下至篇終，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

周公及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間流言，乃告二公言：我若不利於孺子，則是有無君之心，而我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周公居東二年之後，王方知流言乃管蔡之罪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壞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罪人既得之後，周公乃作鴟鴞之詩遺王，以見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於是王之疑漸釋，而未敢誚讓公也。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秋熟未獲，天有風雷之變，偃禾拔木，國人大懼。成王與眾大夫皆弁以發金縢，卜筮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以身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乃問之太史及前日卜筮執事之人，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公書集卷之三十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執周公祝冊之書，感悟而泣，言更不必穆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勿冲不及知之。今天動風雷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蓋周公之忠誠尚欲代兄之死，况肯不利於孺子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出郊親迎周公，天乃雨，反風，禾之偃者盡起。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之所偃者盡起而築之，其歲則大熟。夫成王未知周公，天則為之大風，偃禾既知周公，天則為之反風，起禾，感應之速，有如影響。

天豈在君心之外耶？編書者以周公流居東，及成王迎歸，紀于金縢之後，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報維民，討紂于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若曰：維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

大曆服，帝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公稱王命，告諸邦國，及治事之人，言我不為天。

所恤，降害于我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延待，大思我。

幼冲之君，嗣守無疆，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

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數負。言我小子之心，雖如涉淵，淵之憂懼，然我必往求。

所以濟其艱難，是以脩明典章，法度增益，開大前。

人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我豈敢閉天之威而不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云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蠢動而也

言用武王遺我以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也昔嘗即龜所命謂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龜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卜之可驗如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疾民不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彼然亦武庚知我國有管蔡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反欲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武庚蠢動於今之明日而民之賢者有十夫輔我以往撫定武王所圖之功我有戎事而知其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蓋十夫子翼則人心之從可知三龜并吉則天意之得可見此大事所

以休也歟。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告邦君御事以得吉卜。欲以之往伐武庚及其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士不欲征之詞言爾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動且民不安雖由武庚然亦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實兆舉端不可不自責故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

王何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忝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章責邦君御事之避事言我冲人亦思其事艱大因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為可哀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以其甚大者遺之我身以其甚艱者授之我身於我冲人固

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而言，則爾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而相與勗力討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言卜之不可違也。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予小子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小國而有天下。武王夢與卜協，克安受此天命。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上而先王

下而小民，莫不用卜。我何可獨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我不丕基業，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恫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非悅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恫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責舊臣之憚於征役者。言爾乃武王舊臣，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創業若是之勤

勞哉！且天之所以咨開艱難我國家者，正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終武王所圖之事，故我大化誘我友邦諸侯，正以天輔我誠信之詞。考諸民而可見，謂民獻十夫以武庚可伐也。我何其不於前寧人之功而圖其所終乎？且四國蠢動，亦天勤勞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何敢不于前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此章三節皆言前人之功不可不終之意。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成王言前日我欲往伐武庚矣，然我念其事艱大而日思之，非敢輕舉。譬如作室，其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基。况肯造屋乎？又譬如耕田，其父既反土而苗，其子乃不肯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乎？子既如此，則其父老敬事者，其肯謂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作室底法，治田既苗，以此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不肯堂構播穫，成王蓋以自勵。故又言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而撫

安武王所受之天命乎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  
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言若人之父兄有友朋攻伐其子為之勸養者其  
可勸其攻伐而不救援之乎今四國毒害武王之  
百姓而邦君御事乃憚其征役而不救甚不可也  
上章責之於身此章責之於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奕邦由哲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隣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歎息言邦君御事當舒放志氣而往伐武庚夫奕  
明國事實由哲人亦惟民獻十夫蹈知天命及天  
輔我之誠爾於此時罔敢違易上天命德討罪之  
法况今天降灾于周而大艱險之人大近相攻于  
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憚於征役亦不知天命  
之不可違者矣。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

我長念之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根

紂亡而武庚存則是本根尚在我何敢不終我田  
畝之事而不除之乎朕畝之終是天亦惟欲休美  
于武王也。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為若茲

我何敢盡用卜而不從爾切征人但率循前人之  
功當有指定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  
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  
之所陳如此 按此篇專主賢與卜言蓋古人定  
大事決大疑必以二者為主賢入能合天意卜筮

能紹天明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祖伊所以知商之  
亡民獻于翼朕卜并吉周公所以決於東征也。

微子之命 後國名子爵也成王誅武庚討紂後  
于于宋以奉湯祀此其若命之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  
其禮物作賓以寧禮遇之春秋傳所謂先代之  
後天子有事焉焉有與拜焉者也于王家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

成王言微子乃殷王長子我稽考古制尊崇成湯  
之德以微子象先聖之賢命之主祀而承其統緒  
脩明其典禮文物使不廢壞以備一王之法而為  
王家之賓與我國家同其休美而傳之永世無窮

焉

嗚呼。乃相成湯克齊齊則無不敬。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歎息言爾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故上天眷

佑之而大受天命。湯以寬仁撫民而除桀之邪虐

其功加當時而所及者廣其德垂後裔而所傳者

遠此崇德之意也。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

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宋生代之後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

建爾于上公。王者之後稱。宋在諸京。東故曰東夏。

言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又有善譽。敬謹能孝

肅恭神人。其實德如是我嘉善之謂篤。享而不忘

以是德事天。則上帝是饗。以是德治民。則下民和

敬。或用立爾于上公之位。以治此東夏之民。此象

賢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敷。

言微子當益加敬謹。往敷布其教訓。謹其所服之

命。率循典常之道。以蕃屏我王家。恢弘成湯之德

治爾所有之民。永安上公之位。以輔我一人子孫。世世享爾德澤。諸侯皆以爾為法式。使我國家無有厭敷之意。此皆戒勉之詞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篇終歎息言。往而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棄我誥

命之言也。成王以新造之周。當武庚反叛之餘。殷

民不靖之際。而殷之賢子孫有如微子者在。自常

情震此。疑忌隄防。將無不至。成王乃封之中土。爵

以上公。其誥命之詞。至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曰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等語。

撫助愛養之心。公平廣大之氣象。藹然溢于簡冊

而略無一毫疑忌。意周家忠厚如此。宜其傳世歷

年之永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弟。武王封之於康。武王既沒。周公以武王遺命。命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鬼。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史臣記三月十六日。周公始造基址。作新大邑於

洛。四方之民大和悅來會。五服諸侯及所屬百官

又皆數耨民之和悅。朝見趨事于周。周公皆勤勞

之乃太譜以治洛之事蓋周公作洛本欲遷殷民居之其留衛不遷者則委之康叔故於作洛之時誥命康叔為衛侯因以訓迪殷之餘民也按蘇氏謂此一節乃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述武王遺命大意若曰康叔為諸侯之長朕之親弟小子名封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言故大顯考文王能明其德以化民能謹其罰以防民也蓋文王所以造周者不過明德謹罰二事而已武王以之而告康叔蓋欲守家法以治衛實

一篇之綱領也

不敢侮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迺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故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周公述武王言文王明德慎罰也文王不敢侮慢寡即帝堯不虐無告之意其於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國家有此中夏友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盡西

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升聞于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以滅大殷大受天命至於萬邦萬民莫不皆得其教汝宜德之兄又勉勵勿怠故汝小子封得以此東土為諸侯也此言康叔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之艱而不敢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也德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欲康叔明德也武王歎呼康叔之名告之曰

汝當念之哉今治民之道大槩在敬述文王之義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可也汝往之國當廣求殷家先哲王之道用以保治其民汝又當大思商之老成人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當別求聞夏商以前由古先哲王之道因以安保其民近取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若爾則天理恢廓而有餘用心廣體胖而德裕于身動無違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矣夫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纔可免過以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

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廉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武王又嘆息呼康叔之名以告之謂視民之不安當如疾痛之在汝身不可不敬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衛國所以治之者無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樂乃可以治民也我聞古人言民怨不在乎大

與小皆足以召亂惟在上之人順不順勉不勉耳若順於理而勉於行怨庶幾可弭而民亦可得而治矣

已能已之汝惟小子乃服惟私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武王又言汝小子當行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蓋殷民者天命所視以為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能和保之乃所以助王安處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與武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肯來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欲康叔謹罰也武王呼叔名言當敬明汝用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原情則重乃不可不殺又如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心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其罪雖大原情則輕是乃不可殺蓋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武王又呼康叔名告之曰刑罰當有次序不可紊也必也大明其罰以服民之心則民皆戒勅而勉於和順然必思去民之惡如去已疾而調治無所不至則民皆棄其惡矣保民之善如保赤子而愛護無所不至則皆安且治矣大抵刑罰固欲教民其明而去惡保善又必有其誠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人殺人刑人無或刑人

刑殺刑之大者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汝無或以已意而刑殺之也刑則難刑之小

亦非汝封得以刺則人汝無或以已意而刺則人也。言用刑大小當一聽於天而不可以私意輕重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殺罰有倫。

武王又言汝於衛國之事但當陳列是法于有司使師此般先王罰之有倫叙者用之爾夫周家法制天下通用而治衛則欲師般罰有倫者蓋衛國始封姑從舊法之便於般民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又言汝於獄辭之要者未可遽斷必服膺而念

五子

五六日至于十日又至于三月為囚求生道也。求生道而不可得然後大斷決之如今大辟之囚已結罪後猶審覆經年者即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敵般暴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武王又申言汝陳是刑法之事其罰斷以般之常法固可矣然其刑殺又須察其合於義而後用之不可屈法以就汝封之心使汝所用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汝惟言未有遜順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即曾

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善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廉叔年雖少未有如汝心之善者汝心之善我固知之我心我德亦惟汝知之也將言下文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皆不畏死罔弗懲。

言凡民自犯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顛越之以取財貨皆強根不畏死者故人無不憎惡之用刑而加是八則人無不服矣。

五子

王曰討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個字經所謂天明乃弗克恭厥兄兄亦弗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予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汝其遠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王又呼康叔名言寇攘姦宄殺人者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如下文所云者尤可惡也彼有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其父心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則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尊卑顯然之序乃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



勞大不友其弟則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彙必大渙滅而紊亂矣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此亂常之人不可赦也夫刑罰之用非聖人之本心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壞亂聖人亦有不得已焉耳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瘳常念弗庸瘳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憂而痛懲之矣况外庶

子以訓人為職與衆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相與別布教條達道于衆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上以病君之治下以長民之惡是乃我之深惡者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上文言速由文王作罰此言速由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廢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震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言康叔為君長不能齊其家訓其臣肆為刑威暴虐大瘳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治民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瘳厥君也哉此一節專責之康叔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教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以人以懌

今汝康叔當無不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在文王之敬德忌刑二者而已以之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之敬忌則我一人之心亦悅懌矣此言慎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間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康叔以德行罰也王又呼叔名言明思夫民之情當開導之以吉康然欲導民於吉康者何哉我亦惟法此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殷先王也况今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是無善政於其國矣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咨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王又呼叔名言我惟不可不監視文王明德慎罰

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又言今民不安靜其心未能止定迪之者雖屢而治未至和同夫民之不安和天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我明思夫天將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可乎此一節武王又責己以勵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敎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敎時忱丕則敎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珍。

此以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王又數呼叔名言汝當敬之哉無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變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又必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我何從求汝瑕疵而珍絕汝乎。王曰嗚呼維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

其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王又數呼康叔以告之言天命不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其念之哉無使我與爾爵土珍絕而不能享當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以安治其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敎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周公又述武王大意欲康叔之國勿廢棄所敬之常法聽從我告汝之言乃能以殷民世世享有衛國矣此書首言王若曰末復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以見周公述武王之意大槩若此也篇中以明德謹罰二者為綱領而敬之一字又為二者之本康叔能敬聽而力行其言此衛之享國所以卒與周家相為悠久也。

酒誥商討罪惡天下化之於土商之紉也樂惡尤謂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勸之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武王大意若曰今康叔當明揚大命令于妹邦誥命專為妹邦發故首言之。乃稽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必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言稽考文王始國在西土為兩伯時其於諸邦君

御事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  
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去商邑遠文王猶以  
酒為戒則商邑尤不可不慈謹之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以奉祀乃天之降命酒之生禍亦天之降威凡  
我民之大亂喪德及小大邦之喪亡無非由酒之  
故可不戒哉

文王誥教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文王誥教年少之人有官守有職業者毋常於酒  
及庶國惟飲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毋令  
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當訓迪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勤稼  
穡服田亟則心無外慕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  
聰聽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而不謹小  
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文王誥庶  
邦之詞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此武王訓妹土之民言當嗣汝手足之力無有怠  
惰大其種藝黍稷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  
貿易牽車牛服遠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  
後可致其豐潔而自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  
惟君仁山金氏曰惟君之惟當訓為與字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言衛國衆士之長及衆長  
君子爾其常聽我教爾大能進羞者老與君上爾  
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然爾必常能反觀內省所思  
所行悉合乎中正之德庶幾可交神明而能羞饋  
祀爾然後可以自介而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  
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大德永保富貴而不忘在  
王家矣按上文言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皆可飲  
酒本欲謹之而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人果  
能養父母奉祭祀且為成德之士矣尚何憂其酒

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桀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以下皆告康叔也武王言我西土輔佐文王往

日之邦君御事小子能用文王德酒之教而不沉酣于酒故我至今能受殷之天命因篇首述文王

德教故極言其功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武王言我聞

商湯啓迪敬畏之道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常其德以履己秉持明哲以用人湯之垂統如

此故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當時治事之臣其輔君皆有恪恭之

誠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酗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其在內服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

其在畿內百官僚屬庶官之長與凡官之副貳與

服事尊官之人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於閭里者

皆不敢沉酗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皆有所

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顯著下以助尹人

敬君不怠耳此與上章言商先世君臣不暇酒酒

而興者如此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汪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醴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武王言我又聞

殷後嗣王受沉酣其身其政令不顯著于民其所

敬保者皆作怨之事不肯改易大縱淫逸于非常

用燕樂喪其威儀如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

裸而相逐之類紂之淫酒如此民皆痛傷于心悼

其國之將亡而受方且大辱于酒不思自止其逸

其心疾狠雖殺身不得罪在商邑雖滅國不憂不

思明德馨香以格天而大作民怨群庶醜虐醴穢

聞于上天故天降喪于殷無所眷愛者亦惟受淫  
逸故也。天非虐殷惟殷君臣自速其罪焉。且言受  
沈酒而亡如此。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武王又呼康叔言：我不惟說湯說紂如此多言，蓋  
以古人謂人無監於水，但能見妍媸當監於民，可  
以知得失。今殷紂以沈酣而失天命，我其可不大  
監其失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劫於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大史掌六典  
八法八則

內史友內史掌三  
之法，越獻臣百宗，王矧惟爾事，服生而論服  
道之臣

采起而作  
事之臣，矧惟若曠，圻父薄違圻父政官司馬主其  
圻謂之，農父若保農父教官  
司徒主農，宏父定辟宏父事官司空  
主師地居民，矧汝剛制于酒。

武王言康叔當用力謹愆，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  
甸男衛罔欲使之不酒于酒矣。况太史內史汝之  
所友者，可不謹於酒乎。所友者固欲知所謹矣。又  
况服休服采，汝所事者可不謹於酒乎。所事者固  
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圻父之迫  
逐違命，農父之順保萬民，宏父之制經界以定法  
者，又可不謹於酒乎。汝之疇匹固欲知所謹矣。况

汝之身乃一國所視，倘尤不可不謹於酒。所當  
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  
上之，則欲自康叔之身始，一節重於一節，蓋所任  
愈重，則所戒愈嚴也。

厥或誥曰：群飲群飲人飲酒  
為害甚烈者，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

其或告言：商人郡聚而飲者，必盡執而拘之以歸  
于京師，予其殺之。然未必殺也，曰勿佚者，立法之  
嚴，曰其殺者，用法之怒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

言殷紂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而非羣  
飲，然其染惡既深，未能遽革，勿用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指教解  
而言，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  
乃事，時同于殺。

言殷之臣工能不忘教辭而不酒酒者，我則明享  
勞之，其不用我之教辭者，我一人不恤之，弗獨深  
其事，而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與聽朕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武王言康叔常聽我誥，戒若不治其百工之酒酒

者則民之酒酒不可禁矣。古者作酒以供祭祀  
養者老實賓客其飲也有節不待至醉後人沈酒  
至亡國喪家而不悟觀於此篇可以深戒矣。

梓材。以梓木為棺也。蓋古者以通上下之情。實則神之用。而古者  
明其理。故先王明德。德澤流後。王亦用德。而德亦流  
十有梓材二字。以梓木作室。為雅。因以為名。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

武王告康叔。欲以其庶民及其臣。達之巨室。則下  
之情無不通矣。又以其臣。達之于王。則上之情無  
不通矣。邦君上有天子。下有臣民。能通上下之情。

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故勞。肆祖厥敬。勞。肆往。姦。究。殺人  
歷人有。歷人者。罪人。所經。歷而  
知情。旅。區。積。給。者。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汝康叔若常言及於臣曰。我所有之官師。大而三  
卿。衆而尹旅。王者惟言不虐。屬殺人耳。然亦爾為  
邦君者。能先恭敬。勞。東。斯。民。故。爾之諸臣。亦往。致  
其敬。勞。焉。故。凡。往。日。姦。究。殺人。之人。所。經。歷。者。其  
罪。雖。大。汝。皆。宥。之。則。汝。諸。臣。亦。視。其。君。所。行。之。事。  
而。傷。人。數。人。罪。之。細。者。亦。宥。之。矣。此。章。文。多。未。詳。

大意言寬刑辟之事。謂王者言於上而邦君法之。  
邦君行於上而卿士法之。

王啓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封  
畿內之民。亦謂之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  
虐。至于敬寡。至于為婦。合由以容。王其劾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武王言先王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  
其命監之言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  
民。民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  
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而容蓄之可也。  
且王所以責劾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我亦惟欲

其引掖。邦君於生養恬和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  
命監者。汝今為監。當無所用乎刑辟可也。

惟曰若稽。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昧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墜茨。若作梓材。既勤。撲斲。惟其  
塗丹腹。

此武王設喻以告康叔。敷蓄以喻除惡。垣墉以喻  
立國。撲斲以喻制度。此皆武王之所已為也。疆。昧  
墜茨。丹腹。則望康叔以成終云。此以上皆君告臣  
之辭。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下皆臣告君之辭今王惟言先王既勤用明德

而懷遠為近諸侯亦方方而來享上而盡用明德

德之感人如此後王能用舊典而以德和集諸侯

則萬邦亦無不丕享之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

澤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上天既付中國人民及土宇于先王矣今王惟用

明德以和悅勞來迷惑之民用以懌悅先王克受

天命之心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言人君若能監視上文之言而惟德是用則諸侯

懷服人心和悅而皇圖鞏固天命有永至于萬年

而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矣

書經直指卷之四

書經直指卷之五

召誥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邑而未果周公以王

公之甥作書送之於王以

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成王居鎬京文武廟在豐成王於二月二十一日

乙未自周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命召公先周公往視洛邑三月五日戊

申召公朝至洛用龜卜建都之所既得吉卜則經

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寅位成

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攻治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之位于洛水之汭自庚戌至甲寅凡五日

而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明日乙卯周公至洛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皆以營洛告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甲子之朝周公以役書命庶殷及侯甸男三服諸  
侯之長使之戒集以營洛也采衛二服遠故役不  
及之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

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然役書命之而無不趨事  
赴功聖人悅以使民可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洛邑既成周公將歸錫京召公乃以庶邦長君出

書卷五

取贄見禮幣入錫周公蓋周公初疑庶殷反側悻  
貳今召公見其與庶邦趨事赴功故因此陳庶殷  
之情以釋周公之疑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召公拜手稽首陳其誓見之誠于成王及周公言

今誥告庶殷及治事之臣於是歎息言皇天上帝  
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庶殷復何所恃我周王  
受天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故又歎息

言庶殷曷敢弗敬而臣服于周乎召公所以釋周  
公之疑也蔡氏謂誥告殷民其根本在成王不敢  
指言王故曰御事又曷其柰何弗敬亦謂指成王  
而言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既遠絕殷命而殷雖多先哲王精爽在天亦不  
能救其喪亡者蓋以紂服天命終使賢智者隱藏

書卷五

病民者在官民苦虐政皆保抱携持其妻子哀號  
呼天其逃亡而出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酷虐如  
此故又歎息言天亦哀于四方民是以眷命用歸  
于德者今王能疾於敬德則天眷在是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視古先民夏禹天既啓迪之又從其傳子而保佑  
之禹也面考天心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時



已墜其天命。今視殷湯天既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順承不違。若可以永保矣。今時亦墜其天命。天命不常如此。今成王以幼冲嗣位。則當無遺棄老成之士。以言其能考古人之德。而於事有所證。猶不可遺。况言其能稽謀自天。而於理無所遺。而可棄乎。蓋用賢乃事天之實。故召公為王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召公歎息言成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其大能誠

書經卷五

四

和小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以為今日之休美乎。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民情之勞險可也。王今來新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教化于此中土矣。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下周公之言也。周公因召公之言有喻於心。乃言曰。其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帝。敬祀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圖治之道。王當先服殷治事之臣。以

親近副貳我周治事之臣。使之漸染薰陶。以節其驕淫之性。而日進於善。而已然。王當以敬為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頃刻而不敬乎。德也。此召公曷其柰何弗敬之語。蔡氏止以旦曰至今休三十一字為召公舉周公之言。餘皆為召公言。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言夏商歷年長短。我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

書經卷五

五

敬其德。則早墜其天命。以見天眷不足恃。而敬德不可緩如此。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周公又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惟此夏殷之命。當繼其有功。能敬德。歷年者。况王乃新邑。行政之始。乎。故又嘆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初生之時。初生為善。則習與性成。而自貽其哲命矣。今天

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預知所可知者在今我初服何如耳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能疾於敬德則是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王其以德之用祈天永命可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又言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當順而導之乃能有功欲王緩於用刑也

夫王者居天下之大位當有守天下之大德則小民乃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顯矣欲王純任德化也君臣上下當同憂勤以恤乎民而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過有夏歷年用不減有殷歷年然必成王誠和小民以為受天永命之本也此荅召公無疆惟恤之意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儻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聞周公之言復致敬而荅之管我小臣敢以

書經其稽卷五 六

殷之頑民及賢士大夫及同家友順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王終當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

洛誥洛邑既空周公遣使告上史錄之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荅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等事合為一篇篇首脫大誥首字

惟三月至洪大誥四十八字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明辟者明君之謂周公於成王為明辟尊之也

此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辭也公承王命往營洛邑既得吉卜故致敬盡禮遣使復命于王也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書經其稽卷五 七

明辟其說非是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洛邑在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周公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我乃繼太保而往大視洛邑庶幾為王基始作民明君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溼水西惟洛食食者史先至壘而為之北正食其壘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周公於乙卯之日早至洛邑先卜河北黎水交流

之內不言乃卜澗水之東澗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地又卜澗水之東以為下都處殷民之地二處皆近洛水而龜兆正食其墨故兩云惟洛食既得吉卜則遣使獻洛之地圖及卜之兆辭于王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宅宅俾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成王尊異周公故致敬盡禮而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洛邑以為周家匹休之地言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公

既宅宅遣使來示我以卜辭之休美而常吉者我不敢獨當與周公共當之公庶幾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新邑凡祀典不載者亦皆秩序而祭之呂氏曰宅都之初肇舉盛禮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大抵人主臨鎮新都齊核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

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願焉收其故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子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我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祀之祭樂大則祀之詳擇大則祀之蓋功宗皆祭於大廟而功之尊顯考則為之冠故曰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為孺周公教成王即命從王于周之百工曰記工之尊

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既答其已往之功復勉其將來之功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大視紀功之書而無不公則百工効之亦皆公也苟出於私則百工亦皆効之而私矣其公其私乃王悉自教之可不謹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鯁鯁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成王於賞功其可少徇朋比之私乎若徇朋比

之私。則自是以往。有若火然。始雖皎皎。甚微而其  
灼爍。將次第迨熟。而不可撲滅矣。所以深戒之也。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伴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為政之時。惟以見任在  
周之官。往新邑。勿以新進私人參之。使百工知上  
意嚮。各就其職。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惇大以裕  
俗。則王長有聲譽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矣。成王雖幼冲。當終之也。此

上詳記功教工之事。此下言統御諸侯教養萬民  
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奕  
侮。

此統御諸侯之道。言成王能敬則心虛明。而識百  
辟享上之誠與不誠。夫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尚物  
有餘而禮不足。是謂不享。諸侯既不用心享上。則  
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若然則政事差爽  
而下人輕侮其上矣。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而察其

微乎。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彛。汝乃是不  
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民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矣。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周公言成王當頒布我所不  
暇為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不  
加勉。則民彛亂。而不可長矣。王今篤氣。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汝往治邑  
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而明農事矣。王於汝治  
邑。而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焉。此章下當

有闕文。

王若曰。公明保于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荅周公之辭。大抵與上章語相應。言公  
顯明保佑于我小子。舉大明德。使我上不忝六武  
功。烈仰荅天命。俯安民生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此成王述至洛已行之事。以荅公望稱殷禮之意。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誌祀。

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和敬之容。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子小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因公明養之言。故示所以留公之意。

王曰。公功。禁迪。篤周。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輔導。啓迪。我者。厚矣。當常常如是。未可言去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後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美。

此下成王留公治洛也。王言我小子其退而君于

錫京。命公留後于洛。蓋洛邑乃天地之中。陰陽風

雨之所和會。四方朝貢道里之所適。均周公作邑

本欲成王遷都以宅中土。而成王以錫京乃祖宗

之舊。意有未捨。故至洛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周

而留公以治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

成王言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

能救寧公之功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言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百官有所監視。

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王曰。公。定。子。往。已。公。功。肅。將。祇。勤。公。無。困。哉。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言。

王言公止于洛。我往。歸宗周矣。公之功。人皆肅而

將之。欽而悅之。宜留洛以慰人心。毋求去以困我

我不敢厭其安民之事。公不廢其所以儀刑于我

者。則四方世享公之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哉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謂之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等事。周公致敬言曰。王命

我來洛邑。承保文王受命於天之民。及光烈考武

王。當大我責難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故獻者為亂也。亂為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成王來相宅。當大辱其文獻。而治為四方新主。恭

以接下。而為後王之率先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

圖治萬邦。咸致休美。則王有成功矣。此公以治洛

之効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爲厚文武成  
功以答天下之心信以事上而爲後人之倡成成  
王之儀刑而終文祖之德業此周公以治洛之事  
自効也。

伴來於殿乃命寧子以秬秬黑黍也一稔也二自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

王使人來戒教殷民且以秬粢二自綴寧周公其  
命使之詞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拜手稽首而致  
休美以享公焉蓋王以事神之禮事公敬之至者  
也。

子不敢宿

宿如君言不則禋禮精意以于文王武王

周公不敢受此禮故不敢留宿於家而敬祭於文  
武也。

惠焉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下公祭文武之祝辭此祝王惠順焉叙文武之  
道無有違遇自惟疾害子孫萬年厭飽乃德而殷  
人亦永壽考也。

王伴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祝王使殷人承順教條之次第于萬年其永觀  
法于孺子而懷其德蓋禱祝之中寓規勉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咸文王駢駢赤色周尚牛一  
駢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賓  
駢之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臣紀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治洛也  
戊辰之日成王在洛舉歲終烝祭之禮文武皆駢  
牛一用特牲舉盛禮也王命作冊書史佚為視冊  
以告神冊中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後于洛重其事  
也前代之後作賓王家者以成王殺牲禋祭咸來  
助祭王入清廟太室以圭瓊酌秬鬯灌地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王命周公留後特作冊書命公而史逸誥事在十

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張氏謂公輔成王太保文武所受天命至此七年  
矣吳氏謂自留洛後凡七年而夢故史氏篇終  
計其年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云。

多士商民遷洛有在位之士故周公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史臣記成王留周公治洛之次年  
三月公始行治洛之事而告商家有位之衆士也

王若曰爾既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終與舜典受終于文祖之終同。

于帝。

周公述成王之意若曰爾殷家遺餘之多士不為  
天所恤故昊天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既受  
眷佑之命奉天威之明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之

終于帝矣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論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與

推亡固存之固同。亂弼我其敢求位。

公又言爾多士非我小國敢有心弋取殷命乃紂

全書真義卷五 十六

無道不為天所畀與耳。天信不固殷之亂而輔我

周之治故天位不容辭者我豈敢有求位之心

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秉為猶言秉彜但曰惟天明四

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

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以天民相因之理

曉殷士者正所以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

我聞曰上帝引浹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

周公言纘聞古人之言天惟欲導引人君於安逸

之地奈何有夏之君喪其良心不適於安帝猶未

忍遽絕之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

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蕩雖有矯誣之辭

而天亦罔念聞之遂廢絕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

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乃命爾先祖成湯改革夏命為商於是用賢俊

之人以治四方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

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商民觀此亦

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商自成湯至於帝乙凡二十六君無不明德以脩

其身恤祀以敬乎神脩身事神為治之大端惟殷

之先王能之。

亦惟天丕違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

其澤。

殷先王脩身事神如此故天亦大建立而保治有

殷殷之先王亦無不能承順上帝是以無不配天

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言紂大不能明于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惟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

民之敬畏者也。蓋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者也。紂皆無所顧念。為君之道何在焉。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惟是之故。天棄不保。遂降此大喪亡之禍于紂。天

之所以不畀者。無他以紂不明厥德故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舉凡天下小大之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公又述王意。若曰。汝殷之多士。今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天有命曰。割絕殷紂。則不得不戡之。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我割殷之事。一從於帝。而無二適。則爾殷家天命不容不我適矣。周不二于帝。殷其能二于周乎。

命不容不我適矣。周不二于帝。殷其能二于周乎。

蓋示以天命在周。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勅。變自爾邑。而自取其罰耳。我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其地邪。惡不正。言當遷徙也。

為下文遷居西爾張本。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在洛。紂曰。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公又述王意。呼多士告之曰。我惟是之故。所以遷汝等居於洛邑。非我一人秉德不靖。樂如是之遷徙。震動時。惟天命如此。汝無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爾無怨我。也。蓋恐商民以遷徙出於王之意。故明指天命以曉諭之。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爾殷之遺民。豈不知殷之先世。有冊書有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亦如是耳。何獨疑於今日乎。蓋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

其舊聞以開諭之也。

其舊聞以開諭之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爾多士又倡言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折之曰爾等雖有是言然我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于洛者以冀其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以矜恤於爾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是乃天命如此蓋周公惟以天

命有德之言折之其詞固甚正其意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遷比事臣我宗多遜。

公又以王命呼多士告之謂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使爾得生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此命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中命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公又以王命告殷衆士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以告汝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虞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乃庶幾於洛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爾於既遷之後果能致敬不徇前日之惡天將有以界付矜憐於汝若復徂于前惡不能致敬則汝不但不能保有新邑之土我亦將致天罰於汝之躬身亦不能保矣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皆深於敬與不敬而已可不戒哉。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今汝惟是居汝之井邑使世世相繼爾之所居由是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與自爾遷徙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

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周公謂王既言此又復言曰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按多士一書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係於德言德則本於敬而終之以爾土爾邑者有恒產斯有恒心之謂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或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訓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簡履而也王其無逸

周公嘆息言人君當以無逸為處所動靜語默無

不在是焉作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者藉藉藉而後是也

言人君於稼穡艱難之事先備嘗知之乃處於安

逸則知小民所依賴者在是而不敢有縱逸之心

矣苟未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則必輕用民

力而民不得盡力農畝矣豈知小民之依者乎舜

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

起於右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

於稼穡周公格無逸之訓而首及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生於泰養乃不

知稼穡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佻巷鄙語既又誕

妄無所不至不然則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

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自逸也夫小人之子出

自農家猶不知艱難反以父母為無聞知者況成

王生長深宮其能知之乎故周公以此深儆動之

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有度治民罔懼不敢荒寧群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周公歎息言我聞昔者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以天

理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不敢

怠荒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享國七十五年而

有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陰陰天居居居天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

其在高宗未即位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間疾苦

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稼穡艱難備  
嘗知之。父小乙崩。高宗即位。居喪三年不言。及其  
發言。則乃雍和。故能成嘉靖之治。而禮樂教化。射  
然於安居樂業之中。至于大小萬民咸和無感。恣  
者。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而  
有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高宗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舊為小人。不義之民。故云不義惟王也。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以兄廢而已。豈為王為不義。故逃民間為小

人。及與起即位。能知小民之依。能於庶民則保護

惠利之。於鰥寡者。又加敬焉。祖甲無逸之實如此。

故享國三十有三年。而有永年之效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六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民之勞苦。惟耽於逸樂。伐性喪生。故自

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

者不過五六年。三四四年。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

夫欲壽惡人之同情。周公歷舉享年脩短以告  
成王。所以聞其所發。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抑自克畏。

上文既告成王以商王先之事。此後歎息而以周

先王告之言。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謙抑。敬畏。蓋

抑畏者。無逸之本。故下文言文王之德。曰。黍曰恭

日。不敢皆原於抑畏發之耳。

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柔謂之徽。言非柔。謂之恭。言非恭。謂之柔。懿恭懿恭謂之恭。言非恭。謂之柔。懷保小民。惠鮮惠鮮謂之柔。言非柔。謂之恭。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於衣服之奉。不事華靡。而專意於安民養民

之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於小民

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自朝至于日之中。自

中至於日之吳。一日之暇。屢移而一食之頃。有不

遑暇。惟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焉。蓋其心

在乎民。有不自知其勤勞如此。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中身。文王即位時年二十。上言中身。與全數也。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庶邦。貢賦有

正數。文王無所橫歛。過取。文王即位為諸侯時。年

四十七。至九十七。而終其享國凡五十年。上文會  
宗倫。嘉恤孤獨。勤政事。和萬民。此言戒游佚。損  
飲。宴事。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有享國永年之數  
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周公歎息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  
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不可逸遊。濫費而  
有所過取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本則

有愆。無善。服王受之。迷亂。醉于酒德。哉。此言國之亂也。有愆。無善。服王受之。迷亂。醉于酒德。哉。此言國之亂也。

母自寬。傲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  
未害於事。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

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紂而崇飲之類。故繼  
之曰。母若商王受之沉迷。配于酒德。哉。曰。無皇耽

樂者。原其淫樂之始。使之必謹其微。曰。無若商紂  
者。要其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於此。所以深戒之也。

周公曰。嗚呼。戒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誨。民無或胥。誘張為幻。此言易實也。誘。張。為。幻。此言易實也。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訓戒而告

諭之。相與保養。而將順之。相與教誨。而成就之。惟  
其如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而不  
悖。故當時之民。無敢誑誕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我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訓之事。而不  
聽信。則人乃相順。得不致相誡。諫必至。變亂先王

之法。度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移之  
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薄賦斂。以厚民生之類。皆

民之所便。而君之暴虐貪移者。必變亂之。小大之  
民。不便于法。必怨其上。不違怨于其心。必詛祝于

其口矣。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惡。其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

周公歎息言。殷三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於小人  
之依。皆真知而允蹈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罵汝。則大自敬德。反諸

其身不尤其人其所以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是  
我之愆信能如是則不特不致令怒而已蓋樂聞  
小人之過言以察吾身之未至此三宗文王所以  
為迪哲之君也

世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置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肆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蔽于厥身

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  
小人乃或誑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置汝則  
聽信之則如是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

大其心亂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人同歸於怨  
而業於人君之一身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逸一書七章皆首皆先嗟歎而後及所言之事  
至此則於歎嗟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  
此哉董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先  
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本  
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  
難者也周三王先知艱難者也成嗣王之觀逸游

曰惟其不知艱難者也遂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  
欲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為言焉真萬世  
之龜鑑哉

君爽君爽即公之史錄其告語為篇體也

周公若曰君爽

周公呼召公名而相告語古人尚質如此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  
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言殷不為天所憐降之喪亡而殷既墜其天命矣

其

今我有周既受殷命我其敢知曰其基業永信於  
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果出於不祥乎言天命難恃其吉凶皆不敢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間尤遠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自言曰是在我而已周公  
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  
民無怨尤背違之時天命人心去就無常惟在人  
而已今召公乃忘前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

孫大不能敬天敬地而過侯文武光顯召公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忱乃其陞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命不易係天難謀信乃或陞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文武恭敬光明之德故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周公謙言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凡所開導惟以文武光大之德施于成王也。

又曰不易此又難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

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又言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在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天命也。自章首至此皆言天命之難信蓋公之意以成王經歷未深

天命人心未固以見召公未可去也。

公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入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周公呼召公而厚舉商家聖賢之君其時皆有聖

賢之臣為之輔佐而各著其功烈如此者蓋欲召公匹休于前人而未可求去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惟此有殷六臣有陳列之功保治于殷故殷先王之終皆以德配天而子孫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實者實之對孟子謂天德曰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承上章六臣輔治而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族姓與王臣之微者無

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國之心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其君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上

如著之筮而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真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威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言天無私壽必其致治和平功格于天者則壽之有殷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

歷年而至于殷紂嗣紹天休乃遭亡滅之威天曾

不私壽之也今召公為周永遠之念則天有堅固

之命。而其治效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矣。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今天曰割當作字。而昔曰割也。中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何為申勉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乎。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琬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蕪。有若南宮括。

此承上章言天命集于武王者。惟文王能修治燮和。我所有中夏亦惟有此五臣為之輔佐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此又反前章之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以道迪茲常教。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矣。

此又正言亦惟上天純佑文王。以如是秉德之五臣。踴躍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

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禠。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之時。琬叔已死。惟此四人。猶留有禠。後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言克殷也。惟此四人。昭明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鳴鳥也。周家降或為鳳。在郊。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謙言。今我小子。輔成王。承文武之業。任大責重。若游大川。豈能獨濟。子往與召公。共濟可也。成

王。紉紳在位。與未即位。同。豈可獨責於我。今召公若收歛。退藏不留。此以勗勉成王之所不逮。則若

老成人之德。不下及於民。在郊鳴鳳。將不復聞。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歎息言。召公大監視上文所言。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其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不可不

相與竭力以保守之也。故我告召公。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使君德開明。勿狹隘求去。我不欲

之道。圖功攸終。使君德開明。勿狹隘求去。我不欲

後人迷感失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息念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重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君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武王敷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其顧託之言曰：汝當明明勉力，相為配偶，以輔成王。武王之命如此，召公在於誠信，以乘載此大命，不可求去，以墜其命也。又當念文王眷遇之舊德，以大承無窮之懼，豈可汲汲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奠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

周公告召公以在己之誠，呼其官而名之，欲其能敬德，而以我所言殷之喪亡，大亂為監，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褒我二人，汝有合於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蒞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如此告語乎？我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召公二人而已，汝亦有合於心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之休命蒞至，我二人將不戡勝。

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明揚俊民，效德用賢，兩盡其道。治臻大盛之時，則推讓于後人，超然肥遯，今豈汝辭位時乎？

嗚呼！篤棗特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奎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功能至于今日休盛矣。然我欲與汝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蓋敘其已然之績，而勉其未至之功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如此多誥語乎？我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歎息言：召公歷練老成，知民心之嚮順，今日民罔尤怨，背遠，固能保其初矣。當思民情難保，而圖其終，其祇順此誥，而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按君奭一篇，首言天命民心可畏，而惟人是賴，次言殷先王與周文武得人之盛，然文王時五人，武王時四人，今惟我二人而已，召公若去，豈我一人所能



哉我末又言武王顧命之言不可違文王未成之業所當成而重慮夫天命民心之不終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寧不感動於心哉厥後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蔡國名。與慶所封之地。仲者。仲慶之子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武王崩成王幼居喪周公在相位百官總己以聽古今之通道也。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不靖。乃相與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又商人多兄亡弟。立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親視。遂挾武庚以叛。致傾覆社稷。天討不容不加。故周公誅戮之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之地。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三年後方齒錄之。三叔罪有大小。故刑罰有重輕。蔡叔之子仲能常敬德。周公用為魯之卿士。蔡叔既卒。公乃命之成王復封之蔡國。所以不絕其父子蔡也。三叔有罪而周

公或誅或因。或降之者。天下之公義也。蔡仲克常敬德。周公於叔卒之後。斯復其爵土者。友愛之本心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汝往就所封之國。其敬之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述自身。克勤無怠。以乘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遠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仲能捨父之愆。惟在於忠孝而已。叔有罪國已除。仲敬德復受封。又汝邁迹自身也。爾尚克勤無怠。以垂法于汝後。循乃祖文王之常訓。毋忘爾父之遠王命。此戒勉之辭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親。民心無常。惟德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上天無所親。惟有德者則輔之。民心無常。懷惟有惠者則懷之。善固非一端。凡為善則皆歸於治。惡亦非一端。凡為惡則皆至於亂。蓋天人無私附之理。善心有一定之歸。如此可不深戒之哉。

慎厥初惟其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言謹始而圖其終則終不困窮不圖終始則終

有困窮之患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告以侯職之所當盡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

鄰之國以蕃屏王家以和協同姓而安利小民也

率自中中者心之理無過不及之差也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言當常循吾心無過不及之中不可作其聰明而

變亂先王之成法詳審視聽不可惑一偏之言而

改吾身之法度則內不拘於己外不拘於人而中

道立侯職盡而我一人嘉美之矣呂氏曰作聰明

者非天之聰明特沾小智耳作與不作天人判

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篇終飭往之國且戒其毋怠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成王即改之明年商卷又稱成王滅紂作此篇蓋當時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周也王者宗周之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丁亥日王來自滅奄至于

洛邑此史臣敘事之始辭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傳王命告諭四國多方又專提殷侯之正民

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惟我大降爾民命爾

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以保其

祭祀而自滅滅亡也此蓋示以天命不可安于乃

多方一篇之綱領故下文引夏商天命之所以得

失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天降災異以譴告夏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

豫之行不肯出憂民之言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

能少勸勉于天之道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

知紂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麗生不食之類也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族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言桀圖謀天命乃不能開民衣食之源乃大降刑

罰于民以增亂其國。原其所因，則始于內變。末喜之亂，而不能善承其衆，又不能大進用教德之人，以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而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專用之，以殘害其國也。葉氏曰：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麗明也。言不能明于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此說麗字與下文慎厥麗乃勸相應宜從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主，天乃大降顯明休美之命于湯，使為民主而殄滅有夏也。

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觀諸民心而已。以擇湯而歸之，而天命用集，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晉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言天不與祭者大，乃惟爾多方之賢者不能用之，使永于多享。其所教之多士，率皆不義之徒，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構虐于民，百九所為，大不開明政，暴民窮治，道幽暗以至於亡。此言桀之失也。

民而罪及夏之多士，蓋亦警教之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言成湯能以多方之民簡擇代夏而為之主也。

慎厥麗，麗明也。君之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之仁，以勸勉其民，故民亦相與儆

刑而用勸勉，所謂君仁莫不仁也。陳標曰：謹其刑

法之附麗者，乃所以勸勉其民刑當其罪，故其民

亦用以勸勉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無不明其德謹

其罰者。孟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故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言已結定之罪囚辟而當罪，與有而赦過，皆能使

人勸勉於善，可見商先王用刑皆仁之所寓也。呂

氏曰：用德用罰，每語皆結之以勸者，蓋天下非可

驅以智力，末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

自己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商禘，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商先世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至于紂乃

不能以前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而至于亡，是誠可閔也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者，史臣發此新例，以別嫌明微。見周公未嘗稱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天非有心於去夏，亦非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桀紂自取滅亡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此章上當有致文。承上文言天非有心去夏去殷，乃惟其君以多方

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殞肩有辭，而自取滅亡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辟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獨然。天維降時喪，紂以逸居逸淫，罔無度，故其為政，不能獨潔，承進為善。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通明之人，不能顧念為善，則為狂。狂人，能顧念為善，則為聖。紂雖狂悖，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未忍遽絕之，猶五年須臾，待寬暇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無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役祥，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當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周休曰文武曰周休手天德曰新左右達原其德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與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簡界

殷命，尹爾多方。

多方既罔堪顧，惟我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可為神天之主。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之天命，以正爾多方也。此章明指天命之有在，以靜服四海，英雄之心。

今我曷敢多諱，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言，我惟大降有爾四國之民命耳。舉其宥過之恩，而責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嗚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爾何不誠信而寬裕之於爾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哉。周王享天之命。年爾之叛亂罪當誅戮。今爾猶安居其宅。耕治其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熙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以取亡滅。爾心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

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故教誨而告諭之。戒懼而拘囚之。至于再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有爾命。而猶反覆不靜。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周家持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罪耳。

王曰。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不曰年而曰祀。有君道焉。故曰五祀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此下告殷士授職于洛者。有胥有伯。有小大衆多之正。其臣我監久矣。無或反側偷情而不能事。此戒之之詞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爾殷士自身為不和。順室家有和睦。爾其和睦之哉。重言之所以勸勉之也。爾能和于身。睦于家

而能章明于其邑。則爾為能勤其職事。此期之之詞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多士庶幾不忌。頑民之凶德。穆穆和敬。以處爾位。使之有所觀感。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介助。則處已用人。交盡其道。而頑民化服之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賽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多士自是洛邑庶幾永治其田業天亦將昇子

矜憐於汝我周家亦將大介助賽賜於汝啓迪簡

按置之王朝庶幾勉爾之事當有大僚之職矣此

勸之用休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事

凡民惟曰不事爾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誥告將終故嘆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

誥命爾則亦不能事上凡爾之民亦相做効而曰

上不必享矣乃爾放逸頌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離逖爾士使不得宅

爾宅岐爾田矣此董之用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豈如是多言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

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言此乃爾民更始之時苟不能恭敬和順猶復

悖亂則自取誅戮無我尤怨矣爾其為善禁其為

惡周家寧寧之意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

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

已終而猶有餘語顧躬之光猶靡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用公後改政王而告以任用賢才之道其言則欲成王專擇百  
官有司之長而所擇常伯常任準人等三者置官長既實則其所  
擇之屬官亦無不賢者矣中問而論三宅  
三宅雖各異不齊大要不出此三者而已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周公帥群臣致敬盡禮進戒成王言今嗣天子為

天下王非幼冲之比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之左

右大臣則有常伯常任準人王之近臣則有綴衣

虎賁盡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

皆立政之本所係也周公於是嘆息言美矣此五

等之官然能知憂其得人者少矣言必欲得人以

居其職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宇大疆之

時呼來賢俊以為事天之實而有夏之臣於九德

之行蹈知而非苟知誠信而非輕信乃敢告教其君既拜手稽首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然後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言必以九德之人居三宅之任如此則所以為盡君道也若於九德之人不能迪知誠信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則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官豈復有賢者乎。

祭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祭凶德弗作往日任用三宅而所任者皆暴德之人故祭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堊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也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祭既罔後及湯升為天子大能董理上帝之光命謂其典禮命討躬著于天下也湯所用三宅之官皆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之人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湯於宅俊嚴思而大法之故能盡宅俊之用宅者妙其職俊者著其才賢者奮廉登于至治其在畿甸之近則德化和協無間其在四方之遠皆大法所見之德成湯用賢致治之盛如此。

為時其在商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并收其地作萬姓。

歎息言紂德疆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

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失德之臣下不能用賢如此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中夏用商

所受之命而盡甸治其萬民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武於三宅三俊之心知之真見之的以之敬事

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之為民長伯則體

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兩間而俯仰無愧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堊周之敬事一本於用賢而已。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於此三宅之官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勞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

大都小尹小尹視其民表臣百司表臣百司蓋外百司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上文既條陳階級內外大小之衆，職而結之以庶常吉士者，言文武之所用，無非常德之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即之大，夫是也。旅師之屬，士是也。

此諸侯之官，名位通于天子也。

夷微廬蒸三毫蒙為北毫，殷為南毫，僅師西毫。阪尹阪，非能古者除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

官治之，太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也。王官所治非此特舉其重者耳。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者也。自諸侯三卿而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自上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

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新案陳氏曰：厥字上或脫一知字，或厥字未知字之誤。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知其三宅之心，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申言文王用三宅而畧之耳。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於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其用命，及違命若而已。孔氏曰：勞於求

才，遂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不特

罔攸兼而已。不言庶言者，號令出於君，不容不知

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而曰罔敢知者，徒言罔知

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

忌，思不出位之意。

亦越武王率惟敬功，不敢替厥義德。義德有撥亂反正之量，成德之人也。

惟謀從容德，容德有休休善善之量，成德之人也。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率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

德之人，率循文王安天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

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文

用之於前，武用之於後，故能並受此丕丕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灼者心之安也。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受民者言民乃受之於天，與相

宗非成于自有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周公既述文武用賢，於是歎息言孺子今為王矣

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三宅之官，當能明知其心

之所順，然後大委任之，使之為治，以相助我，所受

之民，調和我衆，獄慎之事，又不可以小人間之。蓋



賢者未用則欲知之明既用則必任之專也。

自一詰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責以我受民。

周公言自一詰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

以治我而受之民不敢斯湏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文子文孫者成王守成尚文乃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正是以之。

周公歎息言我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

微美之言我受之於人者皆以告孺子王矣。自今

以往。文子文孫。其於獄慎之事勿有所兼。有所知

而以己誤之。惟職之人是治之耳。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官既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紬繹用之而盡其

才此其所以能致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儉利小人不

順于德是無有光顯在世王當自今已往立政毋

用儉人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周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

周公又言成王其勿誤于庶獄之事蓋獄者天下

大命特擊而告之使成王尤必專有司牧夫之任

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周公又欲成王能詰治戎兵以升禹服舊迹至于

四方海外無有不服于以觀文王之德輝于以揚

武王之功烈周公非導王好兵蓋世平則易玩當

國家尚文之時而不忘武備之詰此所以為長遠

之道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歎息并周家後王戒之言自今立政必惟能

用常人蓋常德之人重厚朴訥與儉和小人相反

用舍之際治亂由分故周公於篇末特深致意焉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武救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告太史言司寇蘇公生能敬其所由之獄培

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蓋全民命所以延國命也。後之治獄者。當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按此篇大旨言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重於三宅。三宅。宅俊得其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於是焉立矣。禹湯文武以宅俊得賢而興。夏桀商紂以不用賢而亡。其明效如此。孺子王矣。可不去儉人用常人以立政乎。詰戎兵。謹刑獄。又政之大者。故篇終重為王告。并為衆世告。周公之忠愛何其至也。

書經直指卷之五

書經直指卷之六

周官。成王利建百官。又辨其官以用之。亦訓也。按此。周官。勅官制及諸侯新制。與周禮不同。新制。陳氏曰。周禮乃周公議擬。未成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也。已施行之書。今口當據周官以解前官。其與周禮本體合處。始畧之可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成王撫臨萬國。巡行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錫京。督正治事之官。不敢恃外寧而忘內治也。此書之本序。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成王言。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先。即下文文明王立政之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稽攷古制。建官惟百而已。於百之中。在內則有百揆。四岳。在外則有州牧。侯伯。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政雖庶而惟和。國雖萬而成寧。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官數倍於唐虞。亦能致治。是則明王立政。不在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仰順前代訓導。百官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達立師臣。加以以太。名之曰公。所以示崇重也。三公之職。在於講論天人之道。推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理。則民安物阜。和氣薰蒸。而三光全四時序。所謂燮理陰陽也。其職之重如此。非道全德備者。不足以居之。故官不必在。備員惟在。得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

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其職在贊貳於公。而弘大道化。敬明天地。輔弼人君。公論道。

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天子之相。掌邦國之治。內統領百官。使有

歸。外調四海。使得其平。冢宰雖並列於六卿。而教禮。祭刑。工之事。皆兼總之。所謂綱在綱中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宗伯春官。主四時之序。為長官。掌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和上下尊卑等列。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以樂而言也。

司馬軍政。掌三軍之法。故以司馬名官。掌邦政。以佐王。統六師。平邦。

夏官卿。主國征伐之政。統御六軍。平治邦國。使種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司寇掌邦禁。詰以刑。詰以刑。詰以刑。詰以刑。掌邦禁。詰以刑。詰以刑。詰以刑。詰以刑。

秋官卿。主國法禁。窮詰姦慝之情。施刑於強暴作亂者。不曰掌刑。而曰掌禁者。刑法本以禁民之為非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之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缺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又按冢宰掌邦治。而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

之教化必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遠教博禮者大  
則加以甲兵少則加以刑罰故司馬司寇次之姦  
暴除而後民安其居故司空終焉此六卿之存也  
六卿周禮每卿六十屬  
六百三百六十屬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章成兆  
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備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  
州之牧使九牧亦各率其州之諸侯遵王朝六典  
以治其國而阜厚化成乎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考制度備歷  
考制度備歷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年五服諸侯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以  
考四方之制度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舉黜幽  
陟明之典焉蓋六卿倡九牧既成天下之治矣此  
定朝巡之禮所以振起其治使勿替也又按舜五  
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與此疏數繁簡不同者帝王  
之治因時損益可見林氏曰文中子曰舜一歲而  
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以此觀之則周時兵衛  
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罔乃攸司慎乃出令出  
推行弗惟反反考亦出不可  
知禮樂之謂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上詳言通官之體統此下則訓迪之詞也成王  
歎息言九牧居官守職之君子當效汝所守之職  
謹汝所出之令今汝欲其行不放其墮運而不行  
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信服  
之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在備典常典常者周家  
法制文武周  
政不學墮面蒞事惟煩

學前代之法而後入官則議事有裁制而政事不  
錯亂矣然寧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有宜於今而  
不合於古者又必以周家典常之法為師不可喋

喋利口而更改紛亂其官守也夫蓄疑不決必敗  
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者猶正墮面  
而立必無所見而臨事煩擾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先果斷乃固後聚  
此下申戒卿士也崇高其功者在乎志業廣其  
業者在乎勤力志立力勤又必當義而能果斷斯  
功成業遂而無後難之患矣王氏曰功以智崇業  
以仁廣斷以勇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爾備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位以恭則不驕守祿以儉則不侈。恭儉二者當有實德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敬畏苟不知敬畏而驕恣則入于危難可畏之中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為大臣者於賢有德者則推舉之於才有能者則遜讓之。義讓之風興則衆官不爭而和矣。苟嫉賢如能衆官爭而不和則政事必厖亂不理矣。然所舉之人能脩其官則亦即爾之能。若舉其非人則亦爾不勝任。蓋大臣莫善於舉賢才莫不善於蔽賢疾能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總申勅之發其

各敬其官治其政上以輔人君下永安兆民而萬邦無所厭斁也。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周公遺教頌天子下并載自註之周公陳於王今君陳代周公此其詩命之詞更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必能施政於邦是以命汝治此東郊尚敬之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昔周公在東郊師訓保安其民懷其德今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高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成王言我聞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允祭祀之時昭薦黍稷之潔芬是豈黍稷之馨香哉實本之明德之馨香耳。周公之訓如此爾君陳庶幾法是周公之大訓以德致治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明德可以感神明悅爾民乎。

凡人未見聖者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  
我爾惟風下民惟革

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人之  
後亦不能由聖爾君陳親見周公當以不克由聖  
為戒爾猶風下民猶革革加之風必偃爾能由周  
公之訓則商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難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

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無或不致其難凡有所當  
廢當興者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慶之以合手衆

論之同然後又由繹深恩而斷以已之獨可也

爾有嘉謀言切於事嘉猷言合於道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爾有謀猷之善者則入告于王爾乃訓順之於外  
曰此謀此猷乃我君之德也使人臣皆如此豈非  
良顯者哉此成王舉君陳已陳之善而歎美之也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  
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  
我禹聞謇言則拜湯改過不吝婦不為此言矣嗚

呼此其所以為成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之訓無休勢作威無倚法以  
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王呼君陳言汝惟當弘廣周公之大訓毋依傍官  
勢有作威之事毋倚恃國法而為制罰之政當以  
寬和為尚然寬不可失於縱心有法制存焉和不  
可流於和必從容以和之此言戒君陳之徇己也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宥惟厥  
中

殷民之在刑辟者我言實之法汝勿徇我意而遽

辟之我言有其罪汝勿徇我意而遽宥之惟當審  
其輕重之中而已此戒君陳之徇己也

有弗若于改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爾之政不化于爾之訓刑之可也然  
必刑而可以止刑乃刑之此總上章之辟

狂于毒突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其習為姦究與毀敗典常亂風俗人此三章  
雖小罪亦不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總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汝不可忿怒冥聽于未化之民不可求全責備于

一夫之身

必有惡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人有含忍之心乃於事有所濟然必有寬容之量

斯乃德之大也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舉其或不良

職業有脩者有不脩者皆簡其之則人勸於功矣

進用行義之良者以舉其不良者則人勵於行

矣

惟民生稟因物有遷遠上而命從厥攸好爾克敬與

在德在德者德也特乃固不變允界于大猷惟子

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其性本厚特為物所遷而至於薄感焉

然民之於上固有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者君

陳能敬典常之道而實得之於身焉則有以感其

好德之良心無不變惡為善而升于大道矣若是

則我一人膺受多福爾君陳亦成其休美而有令

名于永世矣

顧命四百四十五惟四月哉生魄王不降

成王有疾故不悅澤

成王有疾故不悅澤

中子王乃流涕水相被冕服

王有疾不能齋戒沐浴但以水盥手以面扶相者

被以袞冕之服憑玉几以發命古人臨死之際猶

不忘敬如此

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王之六卿也單公衛侯

將發顧命不暇召六卿使各舉其屬而問以王命

召六卿下及治事者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善言

嗣茲于審訓命汝

此下顧命之言也成王自嘆其疾大進勢惟危殆

病日以至既久留于身而不去恐遂死不得出格

以言嗣續之事此我所以詳審發訓以命汝也呂

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與洗以致其潔冠服以

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遠瞻衆之故不以因

慙廢而素空之理雖垂沒固燭然也惟善治氣者

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斥此豈一

朝一夕之積哉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其信文王之重光也其履陳教則

辨辨不遠用克遠哉集大命

辨辨不遠用克遠哉集大命

辨辨不遠用克遠哉集大命

文武並布宜明之德定兵所權陳列教修刑民習  
服而不違用能達於放弁而集大命于周此言先  
王創業之難也。

在後之侗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道。

成王自謙言在後之侗愚者敬迎上天威命繼守

文武大訓而不敢昏迷逾越遂守成之不易也。

今天降瘳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職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

言今天降疾子我身殆將弗與弗悟爾尚明是

我言故輔太子大濟于艱難以命群臣輔康王也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

遠者柔而撫之近者擾而習之安寧勸導大小諸

國此皆以治體當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有威可謂畏之主者有儀可謂之儀爾無

以釗冒貢于非幾此者動之機也

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自治其威儀耳舉

其著于外者以勉之也爾無以釗冒進于不善之

地舉其發於中者以戒之也兼舉內外以為戒勉

此皆以心法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

官出經遠保世之言首叙文武受命之艱難次述

守成之不易又以治體心法并告之與死於燕安  
婦人之手者大有遲庭矣其有得於周公輔導者  
深矣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水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群臣既受顧命而退徹出帷帳庭外於其明日王

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天子克貴氏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天子克貴氏逆入翼空恤宅

宗。

召公以冢宰發命命桓毛二臣使於齊侯呂伋處

取二千戈及虎賁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

引入路寢翼室為慶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威顯諸侯體統尊嚴

拒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

觀與天下共之也逆入翼室為慶居之宗示天下

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

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

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太保命作冊書以紀成王遺命傳之康王及受冊



之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澆材。

召公命士須取材木以供費用。

狄設黼衣黼衣屏風畫為斧文者。綴衣。

下士供設張之事若設黼衣帷帳以象成王生存時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繡純華玉仍几。以目也。自生時所設也。則禮吉事變几。上事仍几。

東西牖之間南向重布桃竹枝席。緣以白黑雜繒。仍用生時所設華玉之几。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所謂當守者也。

西序東嚮敷重篋席。繡純。文具仍几。

路寢西廂。設座東向。重布蒲席。緣以雜彩。仍用文具之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篋席。畫純。雕玉仍几。

路寢東廂設座西向。重布管帶。緣以畫帛。仍用雕鏤玉飾之几。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重布竹席。緣以玄黑雜色。仍用漆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四坐也。

越王五重大則三。重玉也。及設式之訓也。陳寶赤刀。大訓。

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河圖以黃特龍馬召圖正於河者也。

在東序。胤之舞。老犬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兩序及兩房陳列先王所寶器物。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

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揚天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次得輅輅輅輅以對異姓及四衛者。在左塾之前。

五輅陳設亦象成王之生存也。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卑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及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國有大喪。故嚴立兵衛。然皆士夫之職。弁冕。魏哉。堅明守義。足以防虞。慮患者矣。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

守禮而無腹心之慮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  
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  
周虛陛楯或環以推埋器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  
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康王吉服由西階升堂以受先王顧命。卿士邦君  
同麻冕蟻裳從王賓階入各就其位。呂氏曰麻冕  
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繡今蟻裳  
者蓋無事於奠祝不致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  
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大圭長尺有  
寸天子之守圭  
上宗奉司瑁。瑁所以辟諸侯之  
瑁之瑁也由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

御王冊命。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圭瑁先  
王所執者。太保太宗以先王之命奉傳嗣君。若先  
王與之故升自東階。太史以冊命進奉於王。故由  
西階升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改詞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才。變和天下。用卷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則太史口陳者言大

君成王在康親臨王几道揚祖考之命。命汝弼守  
文武之訓。君臨周國。率由大法。協和天下。用以對  
揚文武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敬則有所不  
忌則有所不敢天威。

康王再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  
子。其能如祖父之治四方。以敬忌天之威命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啜。上宗曰饗。

康王受同瑁而三進爵。三祭酒。三奠酒成禮於三。  
故上宗傳神命以嚮告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

受太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

太保受王所啜之同而下堂盥洗。他同秉璋以亞  
獻。獻畢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則代尸答拜。新安  
胡氏曰。王祭告成王言己已受顧命也。太保報祭  
言己已傳顧命也。有亞獻無終獻者。非正祭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投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意。退居其所。以同授宗  
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而不甘其味。喪疾故

也若王則喪之主葬備不甘味舉飲福亦慶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廟在馬宮西門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罷用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侯見新君也真氏曰此篇可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可見召公當危難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末世法。

康王之誥康王新即位時公率諸侯見新君因而進成康王誥史錄其詞合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天子出在應門之內朝所在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采

黃朱黃朱若黃馬而朱黃朱若黃馬而朱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亦明德答拜

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繼周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舉所

奉圭玉與幣帛言曰一二蕃衛王室之臣敢執土地所出奠贊皆再拜稽首以致敬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王者見諸侯無答拜之禮然居喪受

手則為後者乃拜今康王答拜所以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禮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敬告天子

在天改大邦之命惟周文武能受其命出要里之曰天命自是始實牛山金天曰天古文作要里說文謂字要考謂天之陰陽助順也克恤西土

冢宰與司徒皆進相揖之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于王言敬敬告天子皇天改移大邦之命而周之文王武王克受天之陰誘助順者以能恤西土之民故也

惟新陟王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成王能盡合其賞罰之當故能載定文武之成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所當

張大六軍以奮揚武烈毋得廢弛怠惰而壞我高祖艱難寡得之基命也蓋刑賞為治之大柄而兵

又刑之大者守文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周公歌成王詰爾戎兵召公歌康王張皇六師元老謀國之意同一揆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康王在位故稱名報誥。上文進誥不言諸侯以內見外也此報誥不言群臣以外見內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丕平富者傳博均平傳款富天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勞不務勞者不務文武刑之謹也底至齊信底至齊信者無虛用昭明于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古者二心之臣保人王家用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言文王武王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致至極兼盡誠  
信故光發越昭著于天下然亦有熊羆武勇之

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人王室故文武  
用受正命于上帝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畀以

四方也此康王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達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稱同世諸侯曰伯父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  
心同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言文武所以命建立侯邦植立藩屏者意在輔佐  
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綏安

爾祖考之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  
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

遺我稚子之耻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群臣既皆聽康王之命相揖趨出康王乃釋吉服  
而反喪服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免服禮雖

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  
嫂非溺終不授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

時而可者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柴  
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曰然則孔子何取  
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戒戒深切著明  
足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  
不辨

畢命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臣叙畢命事始也保釐重任畢公元老故特  
至文王廟命之示不敢輕也

王君曰嗚呼父師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稱曰為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  
于天下用克受厥命

康王嘆息告畢公且尊稱之言文武布大德于天  
下故能受厥命言得天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戢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  
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寧國家謹必救民遷于洛

邑使之親近王室用化其教既立三紀之久世已  
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

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

安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業不臧厥臧民曰攸勸。

世道有升有降為政者當因俗變革周公之謹密

世道方降時也君陳之和中世道將升時也一皆

因俗為政者今畢公當區別善惡之時苟不善其

為善者則救民善惡混淆而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正色

立於朝以表率群下小大衆職無不敬服師訓嘉

美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

惟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美畢公德業之

盛將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王歎息言今我敬命畢公以周公化殷民之事公

其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瘴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旌表分別人之善惡此成周由俗革之政也表異

善人之居里顯其為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以樹立

善人之風聲此所謂旌別也其有弗備教法者則

分異其井里疆界不淨與善人雜處使能畏為惡

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此所謂別惡也而又申明規

畫郊畿之制謹慎完固封疆之守則王畿尊安而

四海皆安矣。

功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倍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凡為政事貴乎常久而不求文具凡出辭令尚乎

理具而簡要不可有怪異之好商紂之俗靡靡然

相隨皆以利口捷給為賢其餘風至今猶未殄絕

畢公其念之哉大抵好異者政必不能有常利口

者言必不尚體要此正商倍對病之藥故康王歎

公深念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蔽

化奢覆萬世同流。

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故先舉所聞古人之言

謂世世受祿之家恃其富貴少有能由夫禮節者

唯肆其驕蕩以陵蔑有德之人禮與德皆天道商

民實悖亂之蔽壞風化奢侈美履萬世同一流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護怙侈滅義朕美于人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難收放心開之惟難。

凡此殺之衆古皆世祿之家。憑藉恩寵非一日矣。怙恃奢侈。滅絕義理。惟以服命誇美于人。而身心之不美。則不知之。驕奢淫泆。矜肆誇太。將終於為惡矣。周公君陳相繼為政。雖已收其放逸之心。然病根未除。將復舉發而防閑之九難。下文德義古訓。乃開之之道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因殺士資財之富而教之。不使縱欲以戕生。則可永長其年壽矣。然教之之道。不待他求。惟教以人心。同得之義理。乃天下之大訓也。訓民之道。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不稽古以為訓。其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殺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康王嘆息言邦國安危。惟在此殺士之化與不化。惟能不到以保之。不柔以養之。酌剛柔之中。而又用焉。則德信乎其脩。而民無不化者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袽。

伏之。不威。賴于小子。永膺多福。

周公陸殺民頑。而會諸始矣。君陳從容以和。而能其中矣。畢公當盡保釐之道。而能成其終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異政殊。然周公君陳畢公同一化民之心。同一致治之道耳。是以道化洽和政事修治。息澤浸潤。天下生民。四方蠻夷左袽。罔無不賴。其德澤。我小子亦永受繁多之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方者。以見王畿四方之本。而化殺民之效甚大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公其於是下都。建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之聲聞。後世子孫。順其成法。而為治矣。畢公四世元老。勳業已隆。而康王猶以是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生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歎息告畢公。勿謂弗能化民。惟當盡其心。勿謂民少不足化。惟當盡其內。盡其心。外敬其事。則能敬順先王成功。而休美于前人之政矣。新安。

王氏曰：商周之治所以為盛也。深觀三后化教率至於此，從化見周家仁厚之至此。

君牙務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能命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穆王歎息呼君牙而告之，言汝祖汝父，世世篤忠貞之節，其有成功，紀於太常之旗，至今不忘。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惟我小子，繼先王遺統，每思先王之臣，能輔佐先王以治四方，而我則無之，故中心憂危之至，若履虎尾，涉春冰，然穆王言此，以見求助之意。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當繼乃先人舊日忠貞服勞之事，不可忝辱於祖考，故君牙以其祖父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也，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

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大布五倫之常道，敬和斯民之準則，如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君牙能正其身，則民無敢不歸於正矣。民心不能以自中，皆取法

君牙以為中焉耳。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之時，或暑或雨，小民怨歎咨嗟，冬之時，大寒，小

民亦怨歎咨嗟，小民之生，誠艱難矣。我為民上者，

當思其飢寒之難，以圖其衣食之易，民乃得其安

寧耳。司徒職兼教養，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艱也。

嗚呼！不顧我文王謨，丕承我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歎息言大顯明我文王造周之謀，大繼承我武王

克商之功，其所以佑助啓迪我後嗣子孫者，皆無

一事不出於正，無一事有所缺矣。爾君牙當敬明

其訓，民之道，用以奉順先王成康，所以對答文武

光顯之命，以追配于爾祖父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又皆君子惟當於祖父是治亂  
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也。能循汝祖父之所  
行，則可以昭明其君之治矣。按此篇專以祖父言，  
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  
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伯為司徒，君  
牙豈其後歟。

同命。王命伯為太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穆王呼伯罔言：我弗能于德，今繼前人居大君之

金華書集卷之六

位，恐懼憂危，寢不安席。中夜以起，而思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僕從大僕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裝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昔在文王，武王有聰明齊聖之德，當時小大群臣，  
又皆懷忠正良善之行。罔若無待於侍御僕從之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無非正人。朝夕之間，承順  
正教。是以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裝號施令，無  
有不善。所以下民之心，無不敬順。萬邦之治，皆至  
休美也。然則左右近習之人，有補于君德者如此。

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任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穆王言：我無良善之德，專賴侍從有職位之人，輔  
助其所不及，繩正其過愆，糾察其謬誤，以格正其  
非僻之心，使能繼紹先王文武之功烈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群僕，僕之類。僕，僕之類。僕，僕之類。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

今予命伯罔為大僕正之官，當正其群僕侍御之  
臣，以勉進爾君之德，而交脩其所不及者。

金華書集卷之六

惟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便辟，便人之類。便，便人之類。便，便人之類。側媚其  
惟吉士。

言伯罔當謹擇汝之僚屬，勿用小人，而惟用君子  
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僕臣正直，其君亦能出於正。僕臣諛諛，則其君必  
自以為聖。君之德與不德，皆係於僕臣正否。何如  
爾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虐為虐，為僂為僂，曷其  
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



者蓋小人之毒其君必使之廢其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家弼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阻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雲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迫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毋昵比小人克我耳目之官使導君上以非毀

先王之常法戒其不可用小人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特察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不以正人為善而惟貨賄為善如是則是曠其職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罪汝矣戒其不可任貨賄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篇終歎息言當敬之哉長輔汝君不出于規矩法度是所望也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

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持

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矣然此心不繼

造父為御周道天下將必有與執馬跡者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憐也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按此篇專對穆王而言及於五刑之重也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豈齊之所謂贖者其大抵穆王巡遊無度財後民勞主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紓民計天子取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豈穆王獨可想見三代志事之意云爾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荒而昏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享國百年之久老耄荒忽命呂侯詳度時宜

作為贖刑以詰治四方史臣先之以老荒二字貶之之詞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王曰古書所載蚩尤始初作亂延及于平民無不為寇盜賊殺如鴟梟以擊搏為義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劫奪攘竊矯詐虔劉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極點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用刑大作五虐之刑

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制。制則耳。極  
竅黥面之法。凡此麗法者。則刑之。并制無罪不復  
以曲直之詞為差別也。

民興。齊漸。沃沃。勞勞。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下民為三苗。刑法驅迫。皆興起相漸染。為昏為亂  
中心無有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三苗以虐為  
成。象被戮者。皆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  
之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之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

帝舜哀憐衆被戮者之無罪。乃報苗之暴虐。以殺  
之德威。止遏絕滅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司天之神。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司天之神。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蚩尤作亂。三苗淫刑。民之無辜者。無所控訴。相與  
詛盟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妖  
誕日興。人心不正。甚矣。帝舜乃命重黎。主天地之  
官。脩明典祀。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在地之民。使  
不得以妖術妄格在天之神。凡妖邪假降之說。一

皆屏息。則人心可正。當時諸侯。及在下之臣。又皆  
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心既無所感。皆知為善。得  
福為惡。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蔽蓋而不得自  
伸者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帝舜虛心問民。疾苦。鰥寡窮民。皆言苗氏之罪。帝  
乃反苗之道。以德為威。而天下皆畏服。以德為明  
而天下皆開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帝舜命三后。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天地人三禮。折  
民之邪妄者。以刑而正其心。禹平定水土。主辨高  
小大川。以定民居。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厚民生。  
三后皆能成功。而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三后既成。救民之功。而防範人心之法。亦不可廢。  
於是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罰之中。所以檢其  
心而教之以敬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禁暴。

君有德而教之德于上臣有明而刑之德于下君臣之德相灼于四方民皆感興起無不惟德之勤然或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罰之中用义于民而輔其常性也夫刑以弼教豈戕民之具而已哉。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唐虞典獄之官。非但絕威勢之請。托與絕貨賄之賂。遺於刑之一事。敬慎是忌之至。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大公至正。惟能絕乎天德。則大命自戩。作而

可配享在下矣。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令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顯。降劓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穆王嗟嘆告四方掌政事典刑獄之諸侯言。非爾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爾當何所監視。非是伯夷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爾所當監者也。爾

當何所監視。非是苗民乎。苗民不察於獄。刑之附麗。不擇吉士。觀五刑之中。惟時貴者以威亂珠。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虐亂無罪。上天不顯。降劓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絕其子孫。爾所當懲者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格命。新受命。胡天曰。格天命。也。對下文。敬逆天命而言。今爾罔不由慰。口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行。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惟永。

穆王嗟嘆告同姓諸侯。皆聽命。我言。庶幾有所感。格天命也。夫典獄能日勤。則職舉刑當。今爾當無不以日勤自慰。無或以不勤為戒哉。一失之怠。則刑罰不中。矣。且刑者。天之所以整齊亂民。俾我為君者。一日用之而已。非恃之以為治也。民有大罪。而非終者。有小罪。而維終者。其輕重皆在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承我一人。我雖欲威之。爾則勿辟我。雖欲休之。爾則勿宥。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於上。民賴于下。而安

寧之福永久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而無之謂刑。刑而無之謂刑。刑而無之謂刑。刑而無之謂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慶非及。

穆王又呼有國有土者。來告之以用刑吉祥之道。言今爾之安百姓。何所當審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謹。豈非所用之刑乎。何所當詳度。豈非獄辭之所連及乎。曰。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卷之五

三六

此言聽獄之道。兩相爭者。詞証皆在。則眾共聽其麗于五刑之辭。五辭得實可信。則質于五等之刑。其辭與刑不相合。則質之于五等罰贖。辭與贖又不相合。則質之于五等過誤。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惟此五過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然必察之詳。而盡其心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五刑之疑者。則赦之。而正于五罰。五罰之疑者。則

赦之。而正于五過。然必察之詳。而盡其心。斯不故

入人之罪矣。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謂周禮所。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謂色也。

獄辭簡核。而可信。既與眾共聽矣。又必稽察犯人

之容貌。蓋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也。若其辭不實

者。則在所不聽也。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上文

聽獄之法。俱所以嚴敬天之威命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實。謂刑也。男。剕。謂斷也。男。剕。謂斷也。男。剕。謂斷也。男。剕。謂斷也。

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卷之五

三七

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

察世法。其審克之。

此詳言贖刑之法也。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人

有犯之。而情可矜。法可疑者。則赦之。而使納金以

贖其罪。然必檢閱核實。其罪無所苟也。五刑有重

輕。故所贖錢數有多寡。五刑之類。自一千至二百

總三千條。然法制有限。而情犯無窮。犯無正條者

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以求其輕重之當。其獄辭

之妄亂不可聽者。不可差誤。舊有是法。而今不行

者不可復用。惟當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按古者贖刑惟鞭朴之疑者用之耳。今考王雖大辟亦許其贖。宣古之制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人所犯者上等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所犯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至於諸罰之用亦當原人情以權其重輕之宜而刑罰又當隨世變以為輕重。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類也。夫刑罰雖因人情世變而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則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東故折獄。明啓刑書。香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輪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金以懲惡。雖非致於死。然人重出贖亦甚病矣。非口才辨佞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得其輕重之中。此言治獄者當擇其人也。然聽獄之要。必在辭之差者察之。則其情悉見。雖強辨不服從者。亦服從矣。必也哀矜敬畏。以求其

情詳明法書而占度於衆。庶幾皆合中正而無過。或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而克之。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及乎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上其斷獄之書悉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必并兩刑上之。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歎息。總告典獄諸侯。同姓異姓者。言我之於刑言之尚恐懼。况用之手。我之所敬者刑也。有德于民者。亦刑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使去惡歸善。汝典獄輔教者。奉行天罰。與天作配在下可也。夫獄辭有單有兩。單辭之無証者。必明之清之。兩辭之皆至者。必中以聽之。無或私意而求成家。於是焉。此民之所以治也。且鬻獄得貨。非所以為寶。惟聚汝辜罪之功狀。天必報之以百殃矣。此刑罰所以為可畏也。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

禍之命耳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何往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穆王歎息告繼世嗣孫今往何所監視豈非用刑成德而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庶幾明聽我言哉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者蓋以五刑附屬皆得其中所以有慶也繼世諸侯受天子良氏善舉不可不監此祥刑也 按呂刑一篇專以中言苗

民罔是中者也辜陶明是中者也穆王告司政典獄欲其勉是中者也蓋用法以中為主而用心以敬為主人能以敬存心則能以中用法而刑為祥刑民協于中矣然穆王訓贖刑雖大辟亦許其贖則有金者皆幸免而受刑者皆貧民中安在乎敬安在乎乎夫子錄其書蓋亦取其哀矜惻怛有以見夫三代忠厚之意云爾

文侯之命

周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公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幣

王若曰父義和之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引天此其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平王父稱文侯而呼其字尊之也言大顯我文王武王能謹慎脩明其德而德輝昭升于天德譽敷布于下故天命集于文王然亦惟文侯祖父克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我先王得以安天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珍寶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六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

平王歎息自傷言嗣位之初天降大禍父死國亡絕其資用恩澤于民故戎狄侵凌為害甚大即今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無能言君臣皆不及先世也故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綏厥位對上文懷在位言平王無志復父讐而惟欲安厥位其萎靡不振可見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相汝肇利文武用會紹紹者繼之使不絕也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平王呼文侯言汝能昭明唐叔之功始法文武之道用以會合繼紹汝君子文武之統而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亦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發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呼文侯其歸晉國撫視爾之師衆安寧汝之邦國今賜爾秬鬯一中尊使得以奉祭祀資爾赤黑弓各一赤黑矢各百使得以專征伐馬四匹

金華集卷六

甲二

以供武用汝其往哉遠者柔以撫之適者擾而習之以惠安乎小民無以荒惰苟安為事當簡閱惠恤爾都邑之士民以成汝昭明之德可也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器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者亦已甚矣何恠其委靡頹墜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

之與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舉

魯地也魯侯伯禽為方伯率諸侯征之皆稱仲夏故魯侯伯禽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與

魯公嗟咨告爾衆人毋得譎譁靜聽誓命今茲之往以淮夷徐戎並起為寇也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平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昔縫完爾之甲冑敵繁爾之干楯無敢不精至此所以衛身者也備具爾之弓矢鍛淬爾之戈矛磨礪爾之鋒刃無敢有不善此所以克敵者也先自

金華集卷六

甲二

治而後攻人其序如此此治戎備之事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敵乃寔無敢傷牝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兵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寔無敢有傷閑牧之牛馬者如或有傷則有常刑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後人職者男曰臣女曰妾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馬牛風逆臣妾逃亡失去者不得越軍壘而逐之

得之者。又當敬復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還而攘取。皆有常刑。無敢寇竊。攘奪踰垣。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皆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時乃糗糧。無敢不運。汝則有次刑。甲戌之日。我征徐。不言淮夷者。蓋量敵之緩急。堅瓊而攻之也。備乃糧食。無敢不及。不及則汝有大刑。此以下皆立期會之事。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使備乃板築之木。甲戌。我惟有城築之役。無敢不供。不供則刑之。非一但不至殺耳。以甲戌攻。以甲戌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夕。汝則有大刑。楨榦芻蕘。獨言魯人。以地近而致便。且明非他國之人也。糗糧。人食芻蕘。馬食視楨榦尤急。故皆服大刑。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忌言者。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全民命也。夫國之大事。

在祀與我。伯禽於此盡心焉。先治戎備。以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期會。先後次第。整暇有序。足以為後世法。伯禽之賢。可知矣。夫子所以錄之者。以此

歟。

秦檜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山。之管若。使孟明西。白乙伐鄭。魯襄公帥師敗諸。日其三師。穆公悔過。告許。臣史錄為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子誓告汝群言之首。穆公嗟。咨告朝士。靜聽不得。誼譁。我誓告汝以群言之第一義。蓋指悔過而言。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伴如流。是惟艱。執。穆公舉古人言。謂人情盡以徇己者。為安其責人。則無所難。惟能受責於人。使得盡言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為難也。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如此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心之悔者。未易改。特之過者。常易失。故愛日月之

迅速。若無復有來日也。穆公悔過之念切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穆公言老成謀人。若蹇叔者則以其不徇己而忌疾之新進謀人。若杞子等則以其徇己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則云然。尚謀詢此黃髮之士。庶幾無有愆過。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之。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於至多有之。穆公言番番然。筋力既衰之蹇叔。我庶幾得而有之。佗佗然。射御不違之三帥。我庶幾不欲用之。截截然。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詞。說之杞子。我暹暇多有之。我穆公之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以致

長師辱國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無民亦職有利哉。

穆公深潛靜思。如有斷斷誠一之士。雖若無他技。能然其心好善。有容人之量。見人之能。若己之能。見人有彥聖之德。心誠好之。甚於口之所言。是能容人之善者。用之以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豈不主於有利乎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恐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如於人之有才能者。則忌害之。人之彥聖者。則背違之。使不得通達。寔不能容人之善者。此妨賢病國之人。若成用之子孫。黎民何賴焉。亦曰危殆而已矣。蘇氏曰。至我穆公論此二人。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世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於所任一人之是。穆公悔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容之士。以輔相之也。按費誓。秦誓。皆國史所書。而附帝王之後者。孔子之意深矣。夫平王忘父之讐。而欲永綏厥後。王道無所望矣。孔子之意。以為使平王能如伯禽。用兵以剪夷戎。能如秦穆。悔過而用賢才。周其中興矣乎。今此事不在王家。而見之列國矣。此費誓。秦誓。所以繼之也。是故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無志。讀秦誓。見穆公之足以有為。王翳既東。周日以弱。秦日以強。天下之勢。駸駸趨於秦。夫子得不微見其幾於定書之際乎。吁。微矣。書經直指卷之六

題新刊書經直指後

內官監太監素軒錢公守備

南京公退之暇每語人曰書之

為經乃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為

治傳心之法至簡至奧我

朝

列聖用之進講

直指序

後一

經筵并頒布天下儒學固已家傳

而人誦之矣予頃得書經直指

一編凡六卷不知作者何人然

言約而義明真治經之指南也

豈非初學之一便哉爰命鈔梓

以廣其傳俾愚識其後竊惟四

代之時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之為君有臯夔稷契伊傅周召

之為臣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而

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一皆大

經大法所寓寔為世不刊之盛

典也第經文渾噩簡奧其商盤

周誥等篇類多黠曲聱牙至有

不可讀者自漢魏以來訓詁註

直指序

後二

釋殆且數十百家若孔安國之

註疏鄭玄之釋問夏侯之章句

李顯之集解王元感之糾繆孔

穎達之正義往往附會穿鑿得

失互見雖經宋儒朱晦菴文公

高弟蔡沈為之集傳然文公多

所闕疑蔡氏已不能無疑矣豈

初學易通其旨哉今觀是編雖  
 云隲精蔡氏集傳并諸家註釋  
 為之然其言簡而質其義暢而  
 明其旨曲而中使初學之士誦  
 之因言以尋義由粗以識精不  
 啻航海者之有餘艗遊而後  
 亦無不可至之理豈有望洋

嘆哉他日階科目有民人社  
 稷之寄用之以堯舜吾

君三代吾民者未必不由是編以基  
 之心素軒公當

朝廷重任首知用力於此誠可謂  
 能急先務也其於

聖天子文明之治豈曰小補之哉庸

書此以識于後

大明成化甲辰春三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致仕前戶科都給事中鄧陽童

軒識



尚書直指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彛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  
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璫  
錢能從官中携出遂鏤板於是錢溥劉宣序之童  
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  
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  
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  
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官僚多被罪  
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諡文肅事迹  
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彙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  
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註亦時  
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  
注太行恒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  
不應望漏至此意者剗剗之時並註脫去能本內  
官姑借刊書噉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

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說要

五卷》提要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

卷之八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堯號其德夫  
 若今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况堯乎已  
 言之乎重華文命亦為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為  
 禹號敷于四海者何事也曰敷分也分治四海之水  
 土猶禹貢敷土云爾曰若然則允迪亦為皋陶之號  
 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因為天子而記其  
 功德不可以遽爾若皋陶者直記其謨雖有號亦不  
 得而係之也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為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  
 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  
 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  
 之固也以欽為先者德之始以讓為後者德之終也  
 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  
 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人方語而又自發揮  
 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維若曰族有尊卑親疎

則恩有隆殺教有勸督百姓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  
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  
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蓋記其成也此  
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曰俊德先之豈無本者哉然  
則丹朱麗訟之在膝下共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咨  
之在萬邦者何曰冊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害為  
既睦平章也且堯皆知其奸舉疏賤之舜而加之九  
族之上四岳不能懲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  
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咨則由洪水非咨堯也  
問乃命羲和者何曰德者化民之本政者治民之具  
也其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者其亦知堯之道乎  
是故曆象明而天道無虧時時采若而人道無廢事  
水土平而萬世昏墊之害人者熄亦其序也  
曆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皆在天之象  
為之曆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曆故疏曰曆此法象  
之日月星辰也敬授人時曆已頒乎曰四氏考驗於  
四方閏定而後允釐何為其遠頒哉曰若是不亦廢  
事乎曰軒轅帝嚳以來之曆固行也堯創法為一代  
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異矣四時之曆其文矣不  
倫曰古文簡重多互見也故言宅西則春之隅夷即

庚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即北冬曰幽都見南方之明  
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北為玄武  
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春為降婁秋  
為壽星冬為星紀可知秋曰虛冬曰昴見春之星夏  
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曰中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  
屬陰故曰分春夏十氏掌故曰申故春  
言日中秋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末曰此古  
人抑陰之意宵中猶可說也宵末不可說也故特曰  
日末春秋何以言殷夏今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未至  
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  
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冬夏何以言都曰谷以日之道  
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賓饒冬夏言致者  
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賓饒之意乎夫賓  
有迎候之意饒有繾綣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致若  
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訛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  
曰東得春氣之先舉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  
也曆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末言日也鳥及虛昴  
言星也星火言辰也矣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  
冬非月乎故曰為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  
日月詳言星辰略故下界日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

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  
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莫多於春民之氣莫  
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中庸之文矣非後人所能  
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者如何曰然言刑乃命重黎濬征義和亂厥  
官知其一事也楚語顓頊命南正仲司天以屬神比  
正黎司地以屬民故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然則分  
天地者其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乎陰陽猶天地也  
閏月言暮而不言朔虛者何曰暮所以舉之也蓋雖  
朔虛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內矣是故由日與天會  
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舉言之則六日  
也天體本有此度耳由四月與日會則有三百五十  
四日四百九十九分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  
九日耳積天體則氣盈積月會則朔虛以一歲常數  
計之則盈虛之數皆閏月之由也然不有氣盈則無  
朔虛故獨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之月之朔虛  
何以有此數也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故全  
及之積三百五十四分餘分之積三十九日一會有  
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為四百九十九者凡十二也故五

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為一日凡得六日  
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共工之象恭雖天且漫也驩  
堯何以舉之曰其黨也放齊亦朱之黨乎曰放齊其  
亦私心窺聖人乎夫器訟之才類啓明放齊或不能  
察亦未可知然其人亦卑矣然則三臣者堯既知其  
惡奚不去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乎於剝  
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  
可用也惟夫大登庸則不可

其弗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茲堯之  
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已之見不可  
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已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  
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己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  
捐二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為虛歸矣  
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  
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曰惟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為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八德也如  
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為又語矣是故濬與温協哲與  
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  
言塞而欽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慎微五典至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  
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  
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  
以穆四門然乎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  
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慎微宥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  
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量者何曰互舉之也然非  
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伊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  
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  
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  
一星之樞後四星之權可知矣衡斗杓之第三星也  
舉衡則一星之搖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  
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經以南方而定詳其  
目也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緯常行于經之中故  
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昏星不復言緯  
合二典觀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儀之說非

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舜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  
之類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  
六宗之名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斯  
可禋之矣故類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  
曰三昭三穆也不言太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之說  
非與曰祭法之說其常也攝政之祭其特也况上帝  
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宗廟在攝位之初豈  
宜遺之又况于水旱之祭有定時乎

伊問繼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同也五器即五玉也

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寶則曰瑞諸侯專而費  
重既卒如而復還之餘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  
群后耳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者何曰言自輯瑞覲牧之後  
五載而一巡狩燕群后因巡狩各朝于方岳者則奏  
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蓋記前禮未備又明歲二月  
巡狩者九五載一行之其群后述職則在巡狩前五  
歲也即既月日覲四岳群牧耳某聞之孔氏程子云  
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逾年而來朝者非與曰  
前既乃日覲四岳此復一年覲一岳不亦皆經乎况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後世皆以為  
則皆本於是也又諸侯述職於一年則四方風俗政  
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賓於四門故曰  
天下朝覲者不之亮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迺年朝  
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體  
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曰以典刑為象而示人也其  
輕者則流之其又輕者則鞭之又輕者則朴之又輕  
者則贖之又輕者則直赦之惟怙終始賊刑也此之  
謂欲恤之道若曰贖刑惟鞭朴則教人之法豈可贖  
者哉

邦獻問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爰折伯與朱虎能鷹不  
命而不讓也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  
職而復讓非誠矣曰以其舊職不疇若于僉不咨于  
四岳不亦輕乎曰咨四岳而得禹則得稷契臯陶咨  
四岳而得伯夷則得夔龍矣曰禹之所讓則命之伯  
夷之所讓則命之垂益之所讓而不命之者何曰垂  
益職輕所舉之賢小維或命焉史固不得錄也故垂  
益稱疇若禹夷則稱咨四岳蓋帝王之道明而治人  
百揆總之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幽而事神秩宗統  
之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共工與虞不得而比

之也

印問舜命九官懋言百揆時言后稷寬言司徒明言  
士諱言工虞實言秩宗和言典樂允言納言者何曰  
君子盡智以知人故曰懋體仁以知天故曰時厚德  
以配地故曰寬至公以知情故曰明至誠以窮神故  
曰實本志以知行故曰和窮理以知言故曰允因利  
以知類故曰諧舉言之故曰欽

舜方命憂無樂憂遠其功蘇氏以為簡讓與九官  
相讓之文不倫者何曰無傷也憂但即百獸率舞以  
證神人之和耳故唐虞君臣言之失不為刺自言

其美不為矜蓋其心於後世相遠也宜蘇氏所云然  
雲霄間有虛之時兵和堂下官教與禮樂掌于三  
官後世兵刑分為五官教與禮樂統于二官者何曰  
此世變也是故本感則治其末可廢末盛則亂其本  
難復故圖治者先其本

大禹謨

達問祇承云何曰天施而後地順焉君先而後臣承  
焉祇承于帝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然則君不明  
而強諫者難矣  
帝德廣運云何曰此益舉舜膺命之事以證舜之言

言不特堯為然所以勸之也其下言傲戒無虞者則又戒之也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矣何以曰廣運曰聖神文武皆具之謂廣乃也者運也

濟民問禹言養民之事如何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故用六府而慈孝友恭之道即正德也六府適乎民用即利用也可以養人即厚生也故六府言其體三事言其用也

養敬問禹既欲帝念皋陶之種德又欲念其功者何曰功者德之顯顯然而可見則不可易之矣帝苟念釋名之焉其能易此皋陶耶曰傳以念釋名允為禹

如何曰于禹則意淺于帝則讓真且首尾皆言帝中衡決而為禹亦非言之體也孔氏以念釋為功罪者亦非

輅問好生之德何以罔愆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好生帝之德天地且不違又曰愆乎是故臨下以簡坤能也御衆以寬乾知也罰弗及嗣世可知賞延于世嗣可知宥過無大小可知刑故無小大可知罪疑惟輕不疑而輕者可知功疑惟重不疑而重者可知皆所謂寬簡也

曆數在躬之謂何曰惟汝賢言群臣之莫及也不爭

功能言天下之莫及也懋德丕績言人君之不及也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故曰曆數在躬蓋人有功德即天之曆數也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誤矣

繼考問危微精一者何曰自心之發于形氣也易私而不本于道則蕩情而鑿性殞身而喪家禍皆由是出也故危自心之發于道義也易昧而難形于人則

害而不發隱而未見美皆自是沮也故微精者察二心之異一者無二心之別也無二心之別則人心即道心之形矣故曰中是中者以理而制欲固非過高而絕人心亦非太卑而忘道心故後世功利之言不

及寂滅之教大過皆非中也舜之文德自禹班師而始敷乎曰文德雖常敷誕敷則自班師始耳干羽之舞誕敷之跡也遠人之來王

者如之何而不化乎故苗格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曰聖人之心欲並生哉苗之未化方且以為憂豈但曰有意乎

皋陶謨

文舉問迪德謨明之謂何曰君能迪德則臣不敢欺隱乖矣矣其所謂德猶下九德云耳既廣迪德謨明若已能知人安民矣必又云然者何曰言維脩身齊

家以迪其德其理固足以使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勵舜之辭也言知人安民兼盡使帝難于行蓋激之使進也故皋陶後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為舜乎曰禹皋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難壬人在堯未之有也

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皋陶又言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皋陶之仁也是故聞善不究其極與究其極而不受皆非智也有善謙讓而豫言與言而避嫌焉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

本義卷之十一

十一

斯其人無遺蘊矣不智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美之而不嫌將言其善又自美之不以為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之意惟恐皋陶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皋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問使帝不得以為行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應賜問俊又亦言九德乎曰然身有九德雖多寡不同皆俊也俊以多言又以少言撫于五辰者何曰因人情相土俗準今古如五行之錯行也先言師師者何曰先德而後政也  
田問同寅協恭何以和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

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衷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協曰知人既以九德至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賞罰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浚明亮來為

仲武問聰明明畏云何曰叙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代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本義卷之十一

十一

德與問皋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兢業與敬者智仁之本也皋陶既言庶績其疑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故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者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官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罔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皋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取之人其所以為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况乎求乎其臣候善而杜言况于師乎知之何其可治也故師汝昌言者

臯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言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師曷言者其用也慎在位者其本也臯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弼直則人無不知後志則民無不安是故臣鄰之修光天之德鳳凰何為而不來乎

本源問朕肱耳目何以為鄰也曰鄰非比舍也夫比舍猶疎遠爾股肱耳目則一體矣一體而謂之鄰王之者其心乎左右宣力之謂何曰左右以教言有提

撕之意故言肱宣力以養言有奔走之意故言股明聽以禮樂言也栖曰此皆稷契夔夷之職命之禹者何曰禹其百揆之官乎在治忽之謂何曰五音順則律呂和五音不順則律呂乖

世用問庶頑讒說即不忠直矣又何言若不在時也曰特當時也當時君臣上下相倣以忠直獨頑讒似不在乎此時若異類也故曰欲並生哉

用威亦為政之常何至戒以舟朱曰威入亂德入治履霜之意也然則帝猶曰方施象刑惟明者何曰尚德去威者人臣告君之體德威並行者人君治世之

法

滋問禹之治水不顧妻子其後戒舜猶識之不忘聖人亦常情乎曰聖人之心固人情也但視事有輕重則非人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割也視萬姓重視妻子輕猶堯為天下得人捐二女棄九男不恤豈其人所可及哉及其戒舜猶迷之者職于懲耳朱耳蓋以所易纏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嘗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亦能舞歌來鳳乎曰淺哉子之說樂也後世雖有百夔不能格一鳳矣有虞氏君道其德四岳九官舉其職夔斯能效其藝也是故

以夔事終典謨又中子曰虞氏之德被動植參為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不來智哉仲淹足以及此矣

邦獻問賡歌之辭在焉球擊石之後者何曰后夔之言樂之粗言器與效也賡歌之語樂之精言聲與本也聲在器先效在本後故夔之拊瑟擊石者皆此賡歌之辭夔之舞鳳來獸者皆此音難之故重其然乎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

詩問堯舜之治難名其亦有要乎曰其欽乎觀典謨之始終可知矣何謂其無為哉其曰聖人生知不學

而能者其末之信也不然則典謨欺我詩云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其然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金華卷之二

十六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

夏書

禹貢

世用問禹貢水土之序先後不同者何曰於逐州而  
先冀充青徐者從下流也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西  
傾岷嶓以及合黎積石者序先脉也故循其先脉則  
施功不亂從其下流則用力不難此無事之智也曰  
導山之山逐州有不載者何曰逐州之山從其大者  
而治之則凡小者可畧矣導山之山從其各脉而治  
之則雖小者難遺矣天下之水皆出于山又叙水者  
何曰水之源亦有不盡出于山者如地有原隰水之  
會入有大小則亦不可缺功也故蔡傳言江漢之原  
出于山而後言水河淮涇洛皆非出于其山自其山  
以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

金華卷之二

十三

霄間禹貢財賦東南皆下等西北皆上等今天下財  
賦多山東南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曰當禹之時洪  
水災東南地下受害劇而西北之水蚤退地脉厚而  
加以沃壤高下懸絕故西北皆上等比其久也水潤  
東南而西北獨仰于天時天時不至赤地千里故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霄問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此又逐州而貢如充之漆  
絲荆揚之金玉不已重乎曰五十貢一者田賦之三  
壤也漆絲金玉之貢者財賦之庶土也蓋處庶土者  
財賦不用三壤處穀土者則三壤不征財賦後世則  
蓋征之民如之何其不病也且禹貢皆服食器用禮  
樂弓矢之物又皆水運而無陸輓後世如之何其可  
及也然則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之說非歟曰孟  
子對助而言

栖問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蔡傳謂彭  
蠡在江南去漢入江之處七百里疑東匯為巢湖者

論衡卷之十一

上

何曰彭蠡雖在江南對漢入江之處未必直南北也  
疑少東耳故曰東匯蓋漢水勢急初入于江不足以  
容也乃東至彭蠡遂匯為澤矣厥後漢勢既殺則不  
復入彭蠡而彭蠡之地已浚且深是以饒信微撫吉  
贛南安建昌臨江袁錡隆興南康之水皆入之故今  
不復見漢之匯彭蠡也其曰東為北江蓋亦對彭蠡  
而少東耳則亦漢初入江溢為北江既久而滅也故  
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迤北猶言自北而東南也  
則彭蠡之在江南不謬第未至其地不知脈絡之詳  
此以經文懸度也

祇台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  
里莫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厲民毒衆者異矣  
故令之則從勞之則悅制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  
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本源問堯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  
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執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  
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甸服北不至百里  
而三面已各有幾二百里者矣是故東短則長其西  
北近則遠其南每服率不過五百里耳如以晝地求  
之則當堯之時要荒不盡東西之域侯綏已越南北  
之外矣曰每服五百里合之纔二千五百里云五千  
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  
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甘誓

滋問有扈氏未至如後世叛逆之徒啓征不亦過乎  
曰威侮五行反天道也怠棄三正廢人倫也叛逆孰  
甚然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然啓立有扈氏  
不服者何曰以舜為君而有三苗以禹為君而有防  
風是誓也奚其疑且甘誓數言可以見其農之一焉  
天人之合焉車戰之法焉祖社之制焉紀綱之振焉

威德之著焉。格如其不賢也。而能之乎。曰安邑在虜東。甘在虜西。啓自東來。乃越虜而誓于甘者。何曰。此或非自南山之西。而抵甘。必自渭河之北。而包虜矣。虜以東近王畿。無所逃也。此在兵法爲出其不意。

五子之歌

德輿問五子之歌。其歌之次第乎。抑人之長幼乎。曰此蓋五子以長幼歌也。故曰五子咸怨。且其歌首各創義例。知非一人之辭矣。况五歌與五子之數協乎。如其非也。寡何以不三。則四多。何以不六。則七。故曰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訓即禹之訓乎。曰意則禹辭。

本義卷之三

則五子於是見太禹之以身示後世矣。然大要示外乎。近民近民之道。敬身為先。勸政爲次。故讀其一二之歌。可以觀德。讀其三四之歌。可以觀政。蓋也。德政既失。故其五口萬姓。仇予嗚呼。曷歸。然後知一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胤征

應陽問胤征者。何曰。其夏道之猶盛乎。是故胤侯命掌六師。夏兵之權也。謨訓定保之事。道人政典之言。夏政夏刑之善也。羲和洒酒。辰弗集房之類。夏禮夏樂之略也。火沓岳雋。罔以下則行。師仁義之道也。本諸

仁義而行之。以法禹道。猶爲存乎。故讀禹實足以觀經制之詳。讀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足以觀遺法之備。然則夫子之說夏禮者。其亦得諸此乎。曰杞宋豈無此夏書。何言乎不足。徵曰。因其跡。推其意。即其畧。究其詳。非夫子不能。

溼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本義卷之三

五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

商書

湯誓

敷問湯誓者何曰其聖人敬天仁民之至乎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故曰有眾弗協今朕必往夫子曰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是也哉

仲虺之誥

介問仲虺釋湯之慚乃終不言湯之慚者何曰觀乎天命則仰不愧觀乎人心則俯不怍故曰釋湯慚也佑賢以下者何曰勸之也佑賢以下言馭臣日新以

本義卷之三

下言修已修已者馭臣之本也然皆不越乎綏民心而保天命故蔡氏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也次言湯德得民之久也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也夫知為君艱難之道憂且不暇何慚之有勇智表正續禹茲率奉若之言不亦複乎曰勇智即聰明也天錫予以勇智之德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蓋天命之意也茲曰放桀非弑君也正以率循此舊服之典而奉順天命耳下何以又言式受商命曰無主乃亂以下主民怨而言夏王有罪以下主天怨而言皆所謂仰不愧也自簡賢至舊哉則俯不怍人之

實耳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云何曰佑有善為師傳之意輔有加地進爵之意顯有車服之意遂有誘掖之意兼有使吏治事之意取者去其君也侮者辱其主也義禮云何曰義在心者也故以制在外之事禮在身者也故以制在內之心耳此內外之合德也

湯誥

印問恒性綏猷者何曰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倫道之教者出於此乎嗚呼湯於是天自處矣是以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也是故聖賢之於天下亦何心哉惟復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

本義卷之三

殘刑則傷民體重役則傷民力橫征則傷民生皆非綏猷之道也

請罪請命云何曰請罪者猶言夏罪在天請而歸之于夏也請命者猶言民命在桀請而還之于民也既曰罪當朕躬又曰在予一人者何曰上指諸侯在未

伊訓

有天下之前言也下指萬姓在既天下之後言也  
栖問元祀十有二月者何曰於此可以證春正月者非改月數也但自春正月紀之耳故曰行夏時也今觀詩書所記時月與春秋所書災異俱可見矣故商



曰元祀十有二月今主嗣德者何曰言湯以德而得天下則其傳於太甲者雖位也實德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德耳位不足道也故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嗣德則為湯之孫不嗣德則繼桀之緒者也其幾在此初乎

滋問聖謨嘉言云何曰脩人紀示後世以治已求哲人示後世以用人皆聖謨也三風十愆皆嘉言也風愆非聖謨乎曰專指此以為聖謨則肇脩人紀以下無所用矣十愆云何曰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流五恒敗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

頑並十

太甲上

介問太甲何以三篇曰上篇太甲居桐之故中篇太甲改過之事下篇伊尹致政之由伊尹放太甲之志斯可考矣曰欲縱為患何至若是甚邪曰聖狂之分於此關焉絕之者為堯舜禹湯流而不返者為桀紂自桀紂而返者為太甲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者何曰言湯顧諟之心質之鬼神而無愧也非謂祭祀乎曰湯亦有天下而何以祭祀天地為

栖問自周有終者何曰猶孟子所謂周于德也忠信之訓非與曰惟忠信斯能周故周者無缺漏罅隙之可指也人有偽則可指矣

儉德云何曰儉有節制不止於嗇也儉德不慎皆謀其私不謀其社稷慮其身不慮其子孫者也故其下若虞機張律者括于度則釋度即儉德之訓也欽止率祖又其實矣

太甲中

栖問既曰脩身允德協于下為明后何以于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于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脩身允德之目孝言乎繼志述事也恭言乎納諫從謨也明言乎照民隱也聰言乎察人讒也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本源問若升高以下者何曰言太甲師先王以配上帝不可遽至也必自卑近始始於卑近惟在重民事危厥位耳然又當慎之於初也其曰有言逆于汝心以下者何曰升高以下言脩已有言以下言接人內外相資之道也以為皆矯情之偏者然乎曰然凡有

欲縱之病者此數者必有未盡耳弗慮弗為者何曰  
兼上言之也

感有一德

達問咸有一德者何曰此伊尹言求命之道也德者  
命之本德猶理命猶氣不相離也太甲如無一德予  
又且老矣其如天命何故下言新德新德之道在于  
有常然又當取諸人取人而曰協于克一新德又取  
人之本也夫然則遠可以綏禘而觀德近可以安民  
而觀政矣然取人之道雖至于民亦然蓋君民相須  
天下之民皆王有也一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一夫

金鑿子

五

十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十夫故自廣狹人則猶獨  
夫無以成厥功是伊尹之意也

德無常師者何曰主善而師則不論人與位惟從其  
善也協于克一則不論時與事惟求諸心也孔子博  
約之教其做諸此乎

七世之廟若皆賢聖奈何曰必有優劣從其劣者桃  
之若皆不賢奈何曰七世以下論親七世以上論功  
德故七世之廟中制也

盤庚上

盤庚上篇無傲從康及黜乃心者何曰三者世

臣不遷之故也故一篇反覆言之或以利或以害或  
稽古或證今皆是意也曰使臣至于傲上從康而自  
悔拙謀殷道不亦衰乎曰雖然其曰罰及爾身之類  
猶為不失天子之權哉且于是可以考愛民之仁焉  
制臣之義焉奉先之孝焉事人之敬焉交鬼神之誠  
焉盤庚不賢也而能之乎

盤庚中

金鑿子

六

動問盤庚中篇告民乎曰然大抵言君民當一心也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此一篇之大綱  
也故自殷降大歷以至丕從厥志言已惟民之承也  
將試汝遷以至汝何生在上言民不保后胥感也夫  
民有不胥感者將非浮言倚其身迂其心乎予遂續  
乃命于天曷虐朕民即天與高后之意言已當承民  
也自汝萬民乃不生至不救乃死亦即天與先后  
之意言民當胥感也夫民不胥感其亦浮言之臣具  
乃自王之所致乎然民苟分君猷念而設中于心則  
雖有好貨以與浮言之人不能動矣乃有不吉迪以  
下又以其頑不改過者而整懼之也

盤庚下

動問盤庚下篇告百官曰然故王氏曰告百官族姓

也故告以懋建大命在恭承民命以永高祖之績耳故叙湯及今之遷毫者皆此謂也然其源在群臣敢恭生生不總貨寶耳故其下反覆言之鞠人謀人之保居奈何曰言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說命上

達問商之群臣既曰明哲實作則又曰百官承式不亦復乎曰陳氏曰明哲以德言也承式以位言也王言作命兼德位而言也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有其位而懼無其德也此史氏記事之叙也

滋問伊耕莘野說築傅巖使非成湯武丁之聘終焉而已此可以見二公之聖與有殷人材之多也曰尹不舉猶為有遺賢尹既舉天下無耕叟說不舉猶為有遺材說既舉天下無築夫故子夏曰不仁者遠矣雲霄問既曰若金以下又曰若藥以下者何曰前之者喻已求輔也其切在高宗後之者喻啓乃心也其切在傳說金以下之譬如何曰德未成器如釜道不登于岸如巨川德不潤身以膏澤天下若大旱既以藥喻又以跌喻者何曰不跌則不藥夫高宗既屢喻亦懇矣而又言從繩從諫者何曰亦以美高宗既其

為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惟聖乃僚罔不同心當亦瞑眩之藥乎曰然則後世君與大臣指小臣以出位妄言者皆高宗傳說之罪人也

說命中

濟民間奉若天道奈何曰天道惟在不逸豫以亂民耳即所謂聰明也特憲以下皆奉若之實自惟口以下至事神則難其言不亦復乎曰惟口以下言治人之道也黷於祭祀以下言事神之道也人道莫大於行政用人以止于至善也故惟厥攸居乃其本也皆以行政用人而言也王忱不艱云何曰忱深信也言真知也苟真知之不難矣

說命下

官問說言求多聞與學古訓者何曰高宗序學於其盤以至克邁乃訓皆言資人之事而未嘗友諸已也故說以學訓為重而言之曰遜志時敏道積厥躬其學古訓乃有獲之實乎然求多聞亦不可缺故教于人亦為學之半焉教諸人求諸已皆所謂學也若終始如一而有常德其所脩斯罔覺矣時乃風者何曰高宗若曰為學之道我肅之若四海仰朕之德則惟說之教不可專求之我也故其下以伊尹為君為民

之事書之格于皇天者君聖而民化也至是而說始  
首對揚休命者蓋君學而後臣之言有地也夫對揚  
三字可以觀古忠臣之心矣

高宗彤日

世用問祖已於高宗正厥事而先曰格王者何曰格  
心本也正事用也格心之道知命與義而已祈年豐  
穰無義無命也故格心之言繁正事之言簡言王司  
敬民而乃言典祀者何曰神人一理也

西伯戡黎

世用問祖伊告王之言如何曰自天棄我至率典言  
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聾言人怨也天怒入怨  
皆王之淫戲用自絕耳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  
禮之盛矣

微子

微子曰微子與箕子之謀顛也皆曰我用醢酒卿士非  
廢咈其者甚殷民攘竊然則紂之惡無大于斯四者  
平曰然惟醢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咈其者長  
則賢者隱微矣卿士師師非度則與奸為通矣是以  
殷民攘竊至于犧牲莫之能禁也儻謂國有人乎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而况紂且兼之乎故二子咸言之  
然至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夫子謂殷有三仁者其指  
諸此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

周書

秦誓牧誓

介問秦誓三篇及牧誓數紂之惡何其不憚煩也曰  
暴其實以作將士之勇也然亦可以觀世變矣其亦  
有序乎曰秦誓上篇言其虐民而慢神即天民言當  
伐也中篇言其速于為惡以化下即成湯言當伐也  
下篇言棄典常之道以悅婦人即文王言當伐也其  
于天人之際皆昭昭爾矣若牧誓則言致伐之法并  
詳用婦言之惡惟婦言是用蓋棄惡之本也西土之  
人而至牧野亦不甚遠也奚云述曰庸濮今湖廣之  
地蜀及髡微廬彭今四川之地尤為遠乎爾

武成

雲霄問劉氏王氏程氏蔡氏改正武成次序如之何  
曰舊文固未嘗不通也故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  
商也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燕始終而言之  
也言未匝兩月而商平也丁未一節則言既歸而祀  
神既生魄一節則言既歸而觀臣也惟先王建邦啓  
土以下則皆告臣之辭述其既往之至也列爵以下  
則紀致治之法耳其記日不倫者何曰以當日而叙

往日之事耳夫既生魄雖在丁未之前然觀臣不可  
以先祀神且因觀臣而有所告則又不可無承也告  
神之辭止于何曰自有道曾孫至無作神羞皆告神  
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乎曰然大賚者何曰散財  
發粟耳萬姓悅服則自天下大定言

洪範

介問禹因洛書而叙九疇洛書何以有是疇也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豈惟洛書哉梅可以觀造化兔  
可以觀八卦洛書特其精焉者耳此皆聖人一貫之  
學也故通其變河圖亦可第疇洛書亦可畫卦故洛  
書之數雖奇而其用未嘗不方蓋皇極中天下而立  
也河圖之數雖偶而其用未嘗不圓蓋三兩自天地  
而變也河圖之起八卦者何曰每方并中數而互觀  
之皆二卦也洛書之起八卦者何曰除皇極之中五  
則履一坎也左足之八艮也左脇之三震也右肩之  
四巽也戴九離也左肩之二坤也右脇之七兌也右  
足之六乾也若配先天則一坤北也四兌東南也三  
離東也六震東北也二巽西南也八坎西也七艮西  
北也九乾南也  
敬用五事即所以建皇極皇極又在八政之後者何

曰建用皇極不徒五事以修身蓋又有造就民人之方耳若曰身既脩民生既遂而後可以行之也在五紀之後者何曰先天道也天道不明而能立人紀者鮮矣

繼祖問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者何曰言木之性或揉而曲或竦而直金之性可因其舊可改其新也其五行之味何曰東方之斤西方之鹵海濱之廣漠皆可者而為蓋知潤下之味鹹也焚物則焦觸氣則薰知炎上之味苦也木實未熟或可止渴知曲直之味酸也金在火則氣腥口嚼金則體澀知從革之味辛也

稼穡之甘能受四味可知矣

既言五事之德又言五德之用者何曰註言用者即五德之妙也蓋能恭從明聰睿自然肅入哲謀聖也哲謀柔別乎曰既無所不見則知識廣博故曰哲既無所不聞則裁決多當故曰謀

入政之序或言事或言官者何曰互見之也據周禮皆六卿之職耳食貨冢宰之職也實祀宗伯之職也師司馬之職也司空之職掌土也司徒之職掌教也司寇之職掌禁也奚不俱言官俱言事曰以其切于民者而先後之故或以事顯或以官顯也

雲霄問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曆數亦天之所示乎曰曆雖人之所作然實在天自然之數而成也若歲月日星辰者雖天之所示然實在人已然之推步而定也天人之際不甚相遠矣夫此五紀不言象又知堯曆象之象非器也

世用問建皇極言敷錫以福而不言極保極言錫汝以極而不言福者何曰敷錫言福明上之仁也保極言極明下之義也故言福不言極者其極之錫可知矣若曰福之所在極之所在也上之錫極乃下之福也言極不言福者其福之得可知矣若曰極之所在

福之所在也下之保極非為其利也故九厥庶民無

有淫朋以下言皇極之身教也有猷有為以下言皇極造就之效也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言皇極之言教也若是斯可言建極矣無虐鞫獨而畏高明可乎曰此箴子因人情所向而不加察者發也故箴獨有惡亦當懲特易至於虐耳高明有善亦當勸特易至於畏耳漢孔氏曰鞫單無兄弟也大抵無依賴貧困之人耳  
齊民問平康正直者何曰彊弗友變友言俗之偏者也沉潛高明言氣質之偏者也平康則無二者之

偏與皇極為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沉潛為地高明為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咸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福威者也

印問卜兆云何曰對人事而列吉凶悔吝也如曰卜雨遇濕則吉遇霽則凶乎然而其法不可傳矣鄭康成曰雨如雨下霽如雨止蒙鬱鬱冥冥暗也驛踈稀之意也克如氣色相侵入也夫後世龜兆下此不同以橫者為土直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何也貞悔以卦之內外論

金滕卷之四

五

乎以遇之論乎曰自伏羲之後卦皆六畫矣止當論遇卦之卦耳故雖蠱之貞風悔山亦以之而言也其去從違不同者何曰神重于人龜重于著王與卿士庶民無偏重者人心一理也鄭氏曰上言卿士兼大夫士也故下別言庶民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及立君以三刺斷庶民詢辟臣群吏萬民又詢進而問者皆其意也  
介問庶徵曰時者何曰雨暘燠寒風之來皆係于時焉耳故曰叙曰備皆自時而言之也肅又哲謀聖而各有所屬者何曰但言其條理如此其究也一事脩

五事皆脩一氣休五氣皆休也又以見五事皆脩而後五氣皆休也王省以下者何曰蓋言其休咎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凡以為乎民也好雨好風者何曰鄭氏曰畢西方金星雨東方木星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惟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可知也

金滕卷之四

六

五福先壽富康寧而後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先凶短折疾憂貧而後惡弱者何曰其先者皆在天者也其後者皆在我者也修其在我者在天者亦可以獲矣惡弱分剛柔乎曰惡亦有柔惡弱則不能自立者也  
旅焚  
得與問旅焚之旨奚在乎曰其深于道德乎古之明王行道而有德故有四夷咸賓以下之事今之明王以道而修德故有德盛不狎侮以下之事然謹德之目有二一曰玩人二曰玩物狎侮君子小人則玩人也役于耳目則玩物也故志以道寧則自不玩物而于無益異物遠物皆不寶矣言以道接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惟不玩物斯不玩人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曰旅焚其周于德而深于道乎

金滕

思敬問金縢非一日之言乎曰然自既克商二年至  
王翼日乃瘳一時事也蓋周公代武王病之事也自  
武王既喪至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時事也蓋成王即  
位之始三叔流言周公思避之事也自周公居東二  
年至王亦未敢請公一時事也蓋周公避位既久而  
成王始知罪人周公始為鴟鴞詩之事也自秋大熟  
至歲則大熟一時事也蓋天警成王成王感悟始迎  
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知爾詩之序  
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  
歸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

金縢來之由

七

仲武問大誥之言不亦繁且紊乎曰有天命焉有人  
事焉于人事之中又有寧王寧人焉各自其類而求  
之自有條而不紊矣然微子以古卜徵人事以民獻

大誥

武庚之伐其可已乎于寧王言曰事于寧人言圖功  
休事者何曰互舉之也是故圖事亦言成功圖功則  
言忱辭休畢則言勤也若考作室以至民養其勤  
弗救者何曰前以警子之事父尚思孝言君道也後以  
警下之事上當忠言臣道也

微子之命

仲武問微子之命者何曰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誼  
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十制也乃祖成湯以  
下言崇德也踐脩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  
言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不與國咸休也故弘  
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慎乃服命率由  
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  
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傳以慎服命為戒以蕃王室  
以下為勉然乎曰皆勉之也微子未有失豈容戒乎  
蓋敷乃訓者治宋之道慎命於守宋之法以蕃以  
下皆用此二者也然毗比蕃益朝世比弘益遠式比  
律益廣無斁者永綏之實也

康誥

思敬問康誥之叙曰成王既伐桀救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此亦通也蓋以武



庚既滅三叔既除遂命微子代武庚即命康叔代三叔為監也然曰成王命者亦非是此或即武王廟周公稱武王意而命之也蓋三叔監殷本武王初命既有罪自誅故以康叔代封若曰此亦朕弟也或誅或封豈有私哉以在成王之時故叙于微子之後而當周公初于新邑洛之下故三篇皆王殷而言而啓監之言猶明微也不然武庚未滅三叔未罪康叔何以有是衛也且書以篇既次大誥微子之下而篇首又有周公初基之事安得有疑乎孔安國解朕其弟曰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也則又已泥矣若是三篇中何

本論卷之四

九

屢稱文王不一及武王也且乃寡兄最者正所謂即武王廟言之也其曰康叔者以武王伐殷及崩期筭之亦通

田問明德慎罰者何曰是二事固一篇之綱領也然而明德尤為之本耳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德慎罰也言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惻隱以下欲其盡諸已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叙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

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忘已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為過事則固非縱也是即不可殺宥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息心而後能為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教厥君則固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雖可罪實由于德之不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說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

本論卷之四

酒誥

作怨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裕民則罰可廢矣肆汝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足康誥之旨也  
得與問酒誥其旨奚在乎曰其先正其不乎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昔隋公楊素以食饗饋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其謂是乎  
官問文武告臣民及小子飲酒其旨奚不一乎曰臣之道以養老事神為忠民之道以勸力保德為孝

文武之計成不出乎此耳臣民及小子商世楚酒何以不同曰此自其君相而言也故經德乘哲成王畏相者君道也厥乘有恭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者臣道也何以言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也曰諸臣酒酒而不修職是王德壅隱而不光尹人事君之無效也

繫霄問君言剛制臣師友疇言劫愆者何曰此處專卑之道也群飲諸臣又言殺者何曰此處智愚之道也然必殺之不從而後殺抑又仁矣夫休采既為所事似尊于君疇矣而乃遲重以言若時者何曰休采

本說卷之四

十一

無定職猶曰以賓師待者也若疇有定位蓋與君同躬一體親重之臣也

印問酒亦人情之常是語何至如此之謹乎曰酒有七瘕為昏為狂為情為淫為暴虐為剛愎為亂故戒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吉就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凶故湯文以是與商紂以是人

梓材

田問梓材曰汝若恒戒曰此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以下所謂以厥庶民也予罔厲殺大者以言相師也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宜欲康叔以身為

君先敬勞至民故三卿往敬勞也三卿之肅好也殺人歷人者見君之戕敗人宥也康叔可不慎乎敬寡屬婦者何曰此即不侮寡之意也夫如是所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者也稽田以下亦不過是耳今主以下若人臣進諫之辭者何曰此或即康叔答成王之言者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子孫孫似同姓諸侯之辭而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亦當也但中有闕文耳既曰康誥酒誥梓材為周公托武王意命之矣又曰今王以下為康叔答成王之言者何曰雖則托武王意亦成王之命也

本說卷之四

十二

澤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

召誥

田問太保先周公相宅者何曰此上相下相之體召公先理其繁周公斯觀其要也召公既得卜周公又卜不亦濟乎曰重事也各質諸鬼神也各質諸鬼神皆不疑見二公之心同也召公命庶殷攻位不用書周公命庶殷用書者何曰先粗而後精也後精不可無書召公攻位不祀神周公至而後祀神者何曰此重事也重事待上相行之耳

思敬問召公告王太抵敬德誠民以祈天歷年也

論要卷之五

言足矣屢出不憚煩者亦有叙乎曰敬德其本也其次化殷御事其次化殷頑民其次化四方其次祈天命故召公首言誥庶殷越自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御事非執事之訓乎曰以王先服御事知其不然也故其後周公傳王命誥多方亦先誥多士也故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今時既墜厥命言殷之所以亡與天之所以不可恃欲王知所敬也其言夏者因殷而言也無遺壽者明前所言之可信也蓋前論曰商之興墜即稽古人之德也論改殷命及天迎即稽謀自天也是皆壽者有見之言豈可遺乎故自元

以下欲其敬以誠民以有成命而行之也然誠民必先服殷御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御事也服殷御事又必本於敬德故監于夏殷之歷年墜命可知也然則王可不行於初服之日哉行於初服惟在不用刑而用德也故自上下勤恤以下言臣雖同君以祈天而其責則在君也蓋臣但佐君以祈天而其本不在臣故耳威命明德者何曰威命者罰民失德之命明德者賞民敬德之事也保明德而受天命其惟恭奉幣之類乎幣即入錫周公之幣蓋言率屬以一人心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論要卷之五

洛誥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以下周公復成王之命言所以作洛之故為民也王拜手以下成王答周公之言言其獻卜之圖敬天也天民一理也王肇稱殷禮以至無遠用戾周公欲成王之來洛也然稱殷禮者事神之周也記功宗以下者用人之公也敬識百辟享以下者統御諸侯之禮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者教養萬民之仁也然事神御臣凡以為民耳王如能盡乎此故周治欲明與也公明保以至四方其世享則成王留周公治洛

也然不過卷上四事而亦以仁民爲重也言公當稱顯德以佐予統御諸侯豈養萬民記功宗稱殷禮不可專歸之我也蓋惟公能明光勤施不迷文武勤教故耳予冲子所宜夙夜比必祀者也公豈可去乎且公功非迪篤豈可不若時而留後治洛邪若以記功宗論之迪亂之績肅將之功孰有過於公者而宗禮且未定豈可不禱文武受民使四方其世享邪周公舞手以下不誅魯後而猶欲王來洛作恭先也蓋言王命使予來洛承保文武爲命民以弘朕恭者朕豈敢當哉惟是孺子來相宅作周恭先而我但率屬作周

先則可耳俾來必殷以下玉錫周公以秬鬯使留後于洛周公猶欲王來汝使殷人承叙永觀懷德也戊辰以下周公始許留洛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也聘問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何曰公爲王退辭而自任也蓋洛邑立基而成皆天命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者何曰言周公之心之忠也王而弗及公能不敬乎我二人共貞何曰真正也共正治洛邑也殷禮云何曰成秩無八即殷禮也百工何以言齊曰有遴選之意如同比善人也其詩言敦琢其旅之意乎既言不視功載之係之重不欲其公也明作

公許成王留洛乎

三

悼大云何曰明作以撫事言也悼大以若曩言也識百辟之享不享何以用敬乎曰多儀固敬以敬視敬斯能辨之矣聽朕教汝于隸民曩者何曰聽欲其行之也即罔不若予之意也成王之荅上言和恒四方民居師者何曰言四方則統御諸侯亦在其中矣稱秩元祀屬上句蓋荅以功作元祀也予冲子夙夜比祀者何曰猶所謂可作元祀也斐迪篤云何曰即明光勤施旁作之事也未定宗禮云何曰正所謂未悼宗也亂爲四輔云何曰輔君以治四方者也公無困哉者何曰困困我也哉語辭王命予來至弘朕恭周

公許成王留洛乎曰不然也蓋周公述王命之意云爾故有孺子相宅以下也予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者何曰篤有盡職績述之意蓋使成烈不廢也故能在下則荅其師在已則作乎先在上則成昭子刑在前則單文祖德也俾來必殷者何曰此亦所謂定于宗禮之兆也禱王而曰殷乃引考責王而曰王俾殷者何曰此周公猶欲王之來洛也戊辰以下記日後記月又其後記年者何曰先詳而後略也且祭祭在歲上有二月則凡釋經言改月數者皆妄矣

公許成王留洛乎

四

多上

應賜問多士之誥云何曰先則三監武庚叛後則奄與徐戎叛雖則其君與民也然與同其謀而昌其亂者皆多士耳故誥之也故召公于作洛之初已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多士已遷于洛乎曰此其初遷也此其初遷召誥洛誥何以皆用庶殷多方何以言奔走臣我監五祀也曰皆用庶殷者所使治洛者皆殷之舊民也奔走臣我監者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猶未服而商奄又叛也故今作洛遷之可蓋屢叛而後遷之也故其言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勸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故叙亦

不說要卷之五

五

曰洛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也道柔問弗弔旻天以下之謂何曰言天喪殷而佑周也故肆爾多士以下言天喪殷者以其亂佑周者以其德非有私也惟帝不弔以下言天不外乎民也民離即天喪矣上帝引逸以下桀以淫佚天喪之而殷湯以德受命至帝乙不衰蓋故事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以下言紂猶夫桀也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以下言周猶夫湯也何足怪哉惟爾洪無度以下則言遷洛之故也言故事者顯而爾不無度如此故惟時遷居西洛亦天命也夫成王既以殷革夏

事誥多士則多士亦不必述夏事以責周故惟爾知殷先人有冊有典以下誥多士之心而言夏迪簡在王庭也而不知其無度不正不可用也故今遷洛者蓋求多遜之德將迪簡在王庭而用之也則作洛者亦為是故耳故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勸戒之也勸其能脩業克敬則天且畀祿如夏士迪簡矣不然致天之罰是其戒也今爾惟恃宅爾邑以下豈惟以其身之迪否為勸戒又將以其後之興廢而散動之也足以知其為新遷矣故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也

無逸

不說要卷之五

六

道柔問無逸之要曰一知稼穡之勞二受忠直之言也迪此者為三宗為文王不迪此者為殷紂為厥後立王可不慎乎勳問君子所其無逸者何曰起下文也言君子所以無逸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諂既誕也所非處所之所既以天命自毒及又何必嚴恭實畏既治民祗懼又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貌肅而心敬焉者然後能用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者然後能勤政事而不荒寧也亮陰三年不言而云乃或者何曰以三年不言

傳者之已過也故云乃或乃或者未定之辭也雖則未定其亦寡言矣故言乃雍者皆繼志述事之發也至于小大者何曰承殷邦言也祖甲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者何曰能言乎其材之長於此也不敢言乎心之不忍於此也蓋皆自舊為小人學之耳是故民饑也莫能與之食民寒也莫能與之衣東作有後種西成無刈穫此不可謂之能也慈母之養嬰兒也提之則惴惴覆之則欽欽食之則業業惟恐其或傷也此可謂不敢侮鰥寡也

官問無遠惡乎又曰一以古性二以養情三以遠害

六經卷之五

七

四以廣恩五以立命六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為不父於大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大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微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微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違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民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

宗文王也猶得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為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於厥身尊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習且樂受而况臣人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特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怒者言其非偽也

君奭

九式問叙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唐孔氏以為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者何曰非也其不悅者猶今不以仕為悅而有歸心也若周公攝政何嘗不在臣位哉不在臣位漢劉歆詔王莽之訓也

六

詩問不弔以下亦有紀乎曰自天降喪以下周公言大命休咎皆不可知故與與也昔未嘗敢安天命惟歸之人也是豈可去乎去則使我後嗣子孫弗克經應嗣前人恭明德而天威與不祥俱至矣諺曰在家不知仁者固如是乎故在予小子且懋懋不去者非有他能以正之也惟神前人光於我冲于使延王王之德保文王受命而已真亦當如是耳故我聞在昔以下以商六臣輔君去者告之也在昔上帝以下以周五臣四臣不去者告之也若是則與汝與當共

濟大川矣不然後不念後人迷前不念前人敷心之遺命也况殷喪大否在適如之何而弗念哉且我之多誥正以今日下業之成止我二人非若六臣五臣四臣之多也汝如之何不留而敬德明俊民乎况代一人為業以成今日之休使去也則不日海隅之功盡棄矣蓋凡我多誥惟畏天命與民心耳往敬用治其惟敬德明俊民乎敬德明俊民者筭術之要也

論語卷之五

九

天威為不敢寧也傳止以特我為召公言誤矣前人恭明德者何曰即前人光也蓋前人能恭敬此明德耳註謂恭明德者恐誤也經歷嗣之不徒言說蓋親驗之躬行者也

仲武問於伊尹事湯言格皇天事大甲不言功者何曰政大甲而言保衡可見矣率惟茲有陳者何曰因上六臣之功有未詳者故總之曰大率商臣惟如此陳言於君以保又有殷故殷陟配天眷佑子孫多歷年所也是何也蓋商有此六臣則能享天心而得天純佑命使商國有人而實不損此六臣也雖百姓

人小臣侯甸皆知稱德又君故其君生而有事四方信于上筮故能死而陟配天多歷年所也是雖天之純作何莫非六臣之功哉

簫問寧主集大命于躬而言惟文王脩和有夏以下者何曰武王之受命則自文王能用五臣始耳夫惟有五臣故亦如商為天所純佑使凡周國之臣皆能秉德迪知天威昭文王迪見冒以受殷命也

論語卷之五

十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者何曰此亦探召公之心之言也其下則為之處耳蓋敬德則知所以化民明俊民則知所以治民雖六臣之在商五臣四臣之事文武不過是也故終曰惟乃知民德往敬用治得民則得天其終可出于休而不出于不祥也

蔡仲之命

世用問既曰率德改行又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率乃祖文王之勗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不亦復乎曰前之者舉素行也後之者欲其見諸行事也則又擴充其所未盡者矣為善不同豈以德與惠有不同乎曰非然也大抵言善之可為也自其格天言謂之德自其德民言謂之惠其實一也故自其用而言之有五政自其本而言之惟一中也

多方

印問多方何其言之繁亂乎曰洪惟圖天之命二句  
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剗割夏邑言桀之虐  
為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言言湯之賢  
為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  
者桀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開民之麗也乃  
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  
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  
猶未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大湯也爾  
臣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  
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  
下徹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  
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言多士耳多士者多方民  
之本也其曰奔走臣我五祀者非謂遷洛五年也告  
多士之道惟在和順者何曰和則足以處僚而克臬  
順則足以永圖而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立政

雲霄問立政奚訓乎曰其人臣不過常伯常任准人  
其近臣不過綴衣虎賁也知謹乎此則為夏禹商  
湯為周文武不知謹乎此則為桀紂其謹之道

論要卷之五

十一

論要卷之五

十一

不過乎知之明任之專也夫知之明任之專非脩身  
有道者不足以與乎此也故桀德暴而紂德昏見禹  
湯文武之明德也蔡氏謂群臣用咸戒于王者何曰  
周公作立政未聞有群臣與也故孔氏訓周公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於經文無增而自明為得其  
實矣乃有室大棘者何曰蔡氏訓為王室恐與下迪  
知忱恂不相接也孔氏訓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強猶  
有招呼俊賢與其尊事上帝而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以告其人君而擇人則順也常伯常任准人之謂  
何曰立政一篇之要也然此三者非有定員以其職  
任之大而重之也故孔氏謂常伯常任為三公六卿  
准人為士官也三代三宅皆謂此矣其後言庶言類  
常伯庶獄類准人庶慎類常任大抵皆牧夫也以愛  
民為主耳大都小伯云何曰此王畿內之臣也北王  
宮內之臣也外耳故言內註以表臣言也大都小伯  
者互言之也上既言文武克灼見宅俊之心又言  
文王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者何曰克厥宅心者知  
其皆俊有德耳克灼見何以不同曰三俊雖未居  
三宅之位然皆已用之人其心見諸政事故可考而  
知也三俊未用或因言貌或因舉措志向昭見肺腑



耳故其下我其克灼知厥若者亦兼宅俊而言也

濟民問立政止言又王用三宅三俊武王率文王不

言宅俊而言義德谷德者何曰非有義德之才容德

之量者不足以居三事也唐虞兵刑統於一官而禮

樂分于二卿立政不同者何曰此可以考世變而知

刑獄之滋煩也故文王罔攸蕪者庶言庶獄庶慎至

其罔敢知者雖庶言亦不能也故勿誤庶獄凡再告

于王而猶繼以戎兵之詰蘇公之事雖庶慎亦不能

也以蘇公慎獄之事告之太史者何曰太史掌六典

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唐孔氏以為欲太史遷至獄之

官當求蘇公之比也以爲并書以戒後世者何曰戒

當時則兼後世矣以列用中罰者何曰列雖條列之

訓然亦法度也

周官

本原問周官之要義在乎曰人君脩德以擇人人臣

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故成王曰仰惟前

代時若非有所紛更也有序乎曰自立大師至大明

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

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

慎六曰讓也自慎以上皆所以治己讓則用人也蓋

兼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

之以慎而又出之以慈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

牧侯伯無不可矣

遂問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何曰道者陰陽之理

不明不行則氣即乖故三公講論此道于人君使其

體行而經邦國以燮理陰陽也漢丙吉不問殺人而

問牛喘則於論道經邦已弗能矣又何陰陽之能燮

夫殺人固牛喘之大者也有殺人而後有牛喘耳貳

公弘化之謂何曰即道之行也弘者猶宣布發揮之

意也故化其道爲已顯天地比陰陽爲有迹耳三公

言惟其人三孤言弼弼一人者何曰互見也卿牧何

獨言阜成兆民曰公孤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內外之

辭也亦互文也

印問治神人和上下者何曰治以禮言和以樂言皆

兼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曰蓋相因

而成也既曰慎乃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

以下者何曰猶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耳故學

古及師典常不可以利口亂之也蓄疑怠忽明不

學之故也故蒞事惟煩耳公卿已在位矣乃言入官

言曰入官猶諺語做官也即仕優則學之意耳

君陳

漢問成王命君陳先言孝友者何曰德者為政之本也周公之訓亦不過明德耳故欲懲昭式時以圖政而弘之也懲昭欲其見之於政式時欲其體之於身弘則欲其擴大而增光也嘉謀嘉猷舉其已有之善也弘周公丕訓以下即圖政之詳也蓋用寬和之政欲廢嚴而興和也殷民在辟以下則以其處刑者言之也有辟宥焉故又各指之也皆所謂廢興之政也然恐其獨恃乎政而忘乎德故惟民生厚以下則又欲其敬典在德也故曰德者為政之本

論語卷之五

十一

明遠問茲率厥常者何曰翁所謂其爾曲常也蓋周家為政之常法如六典八法之類是也良顯云何曰註所謂舉君陳已有之善而美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何曰即不用刑待人之事也夫寬言含容乎頑慢也有制則不縱耳和言消融其暴戾也從容則有漸耳三緘不宥矣訓乎曰孔註不及蔡氏之明也

顧命

舜問顧命序曰孔氏曰惟四月哉生魄以下叙成王以病召臣發命之端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以下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以下命後而王加叙伯相命陳

儀衛之終也  
命之事也王再拜興答曰以下則康王復命之辭及儀衛之終也

濟民問成王將崩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者何曰此即立政所謂三宅及近臣也彘遠能遷安勸小大庶邦者何曰邦有遠邇小大也言邦則民可知矣其下則自人君之身心始耳

論語卷之五

十一

天子之堂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也然戶在東南牖在西南故展在戶牖之間負此展以設綴衣而薦席華玉几則設于展前以見群臣而覲諸侯也東西堂即東西序之前堂也畢門路寢之門在應門內也

世用問薦席底席豐席筍席及文具奚訓乎曰鄭玄曰桃枝竹者竹之次青者也底席中青蒲也筍也豐席莞席也筍竹萌也文具餘紙餘桌之貝也

介問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禮與曰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

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稷為重也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而後世漢唐諸代冊立之禮皆變服其由來遠矣

康王之誥

滋問誕受姜若奚訓乎曰馬氏曰姜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蔡氏以為玄甲然皆未融或者天下之別名也

滋問康王初即位而群臣即以張皇六師為言不幾于啓人君好武之心乎曰太平之後武備易弛守成之君英心易衰且其言以敬戒為先則所以去非幾

不說卷之五

一七

而亂威儀者固未嘗無也然康王之答亦以罷罷之士為言君臣交相儆戒者知因時之政矣

官問王義嗣德答拜者何曰君臣交拜唐虞之常事也至是乃論諸義與嗣德可以考世變矣秦之尊君抑臣由是而基也

畢命

思敬問畢命奚叙乎曰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臚以下畢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間攸勸舉周公輔文武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歸非公之當可紹周公也姓別淑慝至公其念哉

則指因俗之政皆言化也世祿之家至厥德允修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上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于前入上以福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為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罔曰弗克以下則又申言成終立基之道蓋內外交盡也

明堂問郊圻封守云何曰因宅里井疆而言也凡郊圻封守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圻如此無以康四海矣以此為防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溫原樊茅向盟之地者矣既曰政又曰辭者何曰政本諸身故貴有繼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

不說卷之五

一八

靡靡則非有經利口則非體要既曰三后協心又曰同底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于此弗克何以言既心民寡何以言慎事曰弗克者以心有所懼也民寡者以事為可忽也

君牙

理問既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寬之意耳既言奉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入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舉文武光命于時者也

故能敬明乃訓則為能云爾

問命

薦問問命曰問命其周于德乎昔周公嘆綴衣虎賁之休其猶見于穆王之世乎既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止本也自是而有未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

呂刑

應問問叙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贖刑自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不詳

十九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亂而淮刑也皇帝哀矜以下言舜之德威也乃命重黎以下言舜之德明也蓋皆因錄寡有辭于苗也乃命三后以下言群臣輔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臯陶制刑耳稷穆以下申制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為戒以伯夷為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心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入也有邦有土者亦即

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至擇人

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并兩刑即其所謂事焉耳然兩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罪

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

意恐其入罪也則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

上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罰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

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

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本者明清而無私家

耳然明清言單辭則可以兼去私家矣兩辭言去家

則亦可以兼明清矣各挈其重而言也嗣孫以下則

告後世耳然其曰哲人曰屬于五極則亦擇人敬刑

度及之意也

汝鄰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奚訓乎曰中猶明于刑

之中蓋中道也凡不敬其德者即入于刑耳故曰以

教祇德罔有擇言在身者何曰言其行無不宜也行

無不宜則與天同德天命在我矣簡乎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者何曰簡字有衆若可赦也惟貌有稽

恐有不可赦者存也無簡不聽不聽其赦也別言五

罰之屬合言五刑之屬其四曰言刑罰一也孔安國

曰互見其義也既言獄成而乎輪而乎又言其刑上

曰互見其義也既言獄成而乎輪而乎又言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者何曰輪非已獻于上也大抵言斷獄  
既成下上雖首可信然其讞亦必備其情節及其法  
條也上備以所犯之故而言也兩刑以所當之法而  
言也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思敬問文侯之命蘇氏之論然乎則夫子錄之書何  
也曰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  
讐犬戎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愾忘父之耻而穆  
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皇變伊傳周召皆可為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

大論卷之五

十五

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又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人  
乎人不患于有過患于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  
之何有聖人之不可到哉故書以二典首以秦誓終  
仲武問視師寧邦奚別乎曰視師即下柔能惠康之  
事也寧邦即下簡恤之事也蓋視師有養民之意寧  
邦有練士之意錫鉅鬯弓矢四馬者何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也然孝先者視師之木振武者寧邦之實  
也

思敬問常刑不同乎曰然帶之傷有殘人畜之常刑  
起逐不復有失任據盜之常刑軍人寇攘竊馬牛有

犯軍令之常刑不逮糗糧芻蕘有軍興之死刑三郊  
三遂者何曰東郊不開以拒守也  
仲武問穆公思斷斷之臣如何曰此其人豈惟可治  
秦國乎雖天下有餘裕矣故曾子引之以明大學之  
道也然則書以秦誓終者不愧典謨矣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終

大論卷之五

十五

尚書說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証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爽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詞無典據也

# 尚書譜不分卷

〔明〕梅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譜五

卷》提要

尚書譜

明鈔

原書手教

梅鷟撰尚書譜五卷。梅鷟字子真，宣城人。洪武間，官尚書。其書分卷，以部類編次，其目有：虞夏書、商書、周書、春秋書、漢書、唐書、宋書、元書、明書。其書雖多，然其目之繁，實非他書所能及也。其書之體裁，亦多有取法於前代者。其書之內容，則多為當時之事實，其書之價值，亦不可忽也。

尚書譜五卷。梅鷟撰。洪武間，官尚書。其書分卷，以部類編次。其目有：虞夏書、商書、周書、春秋書、漢書、唐書、宋書、元書、明書。其書雖多，然其目之繁，實非他書所能及也。其書之體裁，亦多有取法於前代者。其書之內容，則多為當時之事實，其書之價值，亦不可忽也。



孔安國尚書序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今按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為之惟其依傍左傳故其  
句格畧取以爲二十五篇之經者皆此依傍之故習也惟其推  
尋漢志故托壁藏之說練古定之說四十二卷之說皆極推尋  
之周詳也然三墳五典之說則用鄭玄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序亦云三墳三皇  
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融云八索八  
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實之以爲大訓  
矣又曰討論墳典辭自唐虞以下則於古亦遠矣

聖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實以爲大訓  
室而不足以爲訓所可室訓獨二典耳豈夫子信而好古之義  
哉程子奄其言之失遂爲之分疏曰所謂大道者性與天道之  
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  
要之理非知後世之繁術末術也固非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  
或者所謂藝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書失其義理知許行  
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術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  
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  
度爲治有迹得以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其審知程子

之言則外史所掌五石不分而倚相所讀說傳並書此又不通  
之論也尤儒又亮此言不足爲分疏則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  
書僅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  
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  
深究其說也蓋亦疑而不知從矣殊不知吾夫子之贊易也雖  
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說豈忍盡棄而謂其難爲教  
本之名亦豈多識况九州之地志豈忍盡除而謂聖人之閱孫  
也而有如此立論哉

考求備雅以則大猷濟南伏生年過八十  
授教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前書有篇之義字皆得  
旁求二字出本楚語曰公子張之言作古文者用此句法蓋屢  
矣湯謂曰求求九聖與之戮力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予爾後  
嗣太甲曰旁求俊哲迨後人咸有一德曰求求一德俾作神  
主說命曰俾形旁求于天下又曰旁招俊人列于庶位大猷二  
字見詩小雅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  
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教二十餘篇此數  
句特爲橫逸全匪事實蓋所以爲致隆於其古文之地而已



矣既曰年九十矣而又云過者謂其老耄之至不無昏昧遠忘  
 者也豈若古文之出於安國壯年者乎既曰失其本經矣而又  
 云口以傳授者上句謂其倍文暗誦全無本經可換下無斷章  
 缺句於心也下句謂其唇舌老梗方其異音不無三豕舉燭於  
 口也豈若古文之為壁藏完本者乎既曰二十餘篇矣而又加  
 之以裁云者可見不惟古文二十五篇非老耄之翁心所能暗  
 記口所傳授而其餘錯亂糜滅不可復知者決非老耄之翁所  
 能暗記傳授者矣豈知古文之猶有二十五篇猶有錯亂糜滅  
 不可復知之餘者乎其言皆出於衛宏而

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習書... 曉使其  
 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  
 意屬讀而已衛宏者作偽之尤者也朱子辨詩經小序云或以  
 為出於衛宏或以首句出於夫子而衛宏特增廣潤色之耳則  
 其所由來久矣夫伏生授彘錯時固已年過九十矣方其當漢  
 定求書之時正係子嬰以組之際百則還定三秦之日否則即  
 位犯水之問何者高祖之始八閩也約法三章而已餘悉除秦  
 苛法伏生果何憚而不即出其壁中之藏邪故史記漢書皆云  
 即以教于齊魯之間然則豈謂其年過九十然後傳授其言特

果

為橫逸全非是實矣史漢書皆云伏生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  
 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今文二  
 十九篇者正伏生壁藏之本經也然則謂亡其本經者其言又  
 特為橫逸全非是實矣史漢謂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者言即以  
 其壁中所謂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也所謂傳授者本經所講  
 解發揮者出於伏生之口可也豈有匿其必出之本經而口以  
 傳授者邪果如其言以為本經盡亡則其教于齊魯之間數十  
 年之久獨不能錄出成帙以相授與者邪假使伏生不能錄出  
 則其齊魯之間群弟子之眾獨不能依止其言一書焉成經

者稱師以口授弟子亦以口受泛乎邪... 且上其音之  
 供聽栗何為哉不特此耳老師宿儒之女能傳二十九篇之言  
 以教彘錯又不能錄出父書校仇精詳使其言人人可知然後  
 授之以遠別也願乃斬於一書而句句傳言教錯以自犯於內  
 言不出欄之識邪然則豈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其言又特為橫  
 逸全非事實矣隨經籍志謂伏生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  
 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然此又何說哉豈伏生能作四十一  
 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邪吾意漢自惠帝除挾書之  
 令求遺書于天下則二十九篇之經已有之矣特無治之者與

無有同故孝文時未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故自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蓋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衛宏及晉人附會之詳史漢所不載者不足概以爲信也其所以必爲此矣說者蓋不察漢伏生傳授之短則雖欲割伏生孟子之堯典以分爲舜典公難信之哉皇陶讓之割爲益稷歷唐之割爲三篇顧命之割爲康王之誥一則以示其古文壁藏之一則以蓋其寂寂經章之失一則以張其太甲三篇說命一篇太誓三篇之本也其情狀豈不昭乎

至齊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上文曰我九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家語云儒學乘喪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祠堂中而漢記尹敬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則未知其爲孔褒者乎則未知其爲孔鮒者乎孔褒至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已不能保孔子曰它其至雖貴良心猶存亦不知有聖人舊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情人又宅之壞固不克保教傳之後遂不克有先人歷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邪向爲何聲豈其鬼邪爲此說者歟與

註前漢書卷五十一  
王列傳卷五十一  
子居宅以居其  
聖之身遂不亂  
復壞於其子  
得古文經傳者  
序居宅也

秦

神其事不知怪神之事天子所不違也毋怪乎傷太誓之言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飛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繩繩綰綰飲之而不已也太自盧生入海求神仙持術以誣曰卜泰者胡也又有遺清泣君之壁曰明年柱龍死又稱夫子之言曰有一男子升我堂顛倒我衣裳之說臣不知以誣乎君孫不知以誣乎祖於是後神契者靈樞等書流行於世綿延至於東漢自爲聖書極譁以非聖受責矣其來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此蓋乘嬴作偽經之時遠傳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書藝文志云聞說秦惡鐘磬之音不過更力一次屬者至城

合

下開弦誦之聲爲其守禮教之國乃不屬者之意以爲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云耳至作傷古文序者則其鼓字改作聞金石絲竹之音始涉於怪耳不然太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何故獨不載共王壞宅與夫至盡事與經術道塞之而但云尚書流多於此夫可見史記之前傳古文雖出而妄誕之徒猶未覺伏生以舟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皇陶讓歷唐三篇合爲一棟王之誥命顧命後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晉人以舜典合於堯典歸咎伏生如此則何不先以二十有八載枚勳乃祖落爲堯典曰者歸咎孟子乎又何不先以有錄在

中

中

下以起下文使不可斷放熟乃阻落以承上文使不可截者歸  
 咎虞之史臣乎先漢孔安國之古文曰益稷俱非也恐人使劫  
 尤又將以於子擊石柎石以下為后夏哉大甲說命太誓古人  
 所引者多矣蒐羅不盡將復有焉融筆之辨首尾術決將莫掩  
 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為三篇則終於蒐羅易於接續也不折  
 盤庚為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竟其非類也堯典大甲在立  
 舜故篇名堯典而備載大舜之始末顧命大甲在禘元子釗故  
 篇名顧命而備述康王之問答然後於篇末而歸之曰王乃釋  
 冕反喪服所以終顧命之意昔人不歸答司之史臣元作一篇  
 而歸各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何其不道一至於此  
 或後出此篇吾今修定日後合此篇其下文曰并序為五十九  
 篇此一句見昔人之識見備高於蔡沉孔穎達遺矣蓋小序之  
 文班見諸史記而班固亦曰孔子為之序其作意正指小序  
 為二十九篇之數也孔穎達蔡沉不知此旨僅以偽太誓當之  
 其言出於隋經籍志而不竟其與東晉偽書區區將顧之忠臣者猶有  
 耻也然則孔讓達蔡沉為東晉偽書區區將顧之忠臣者猶有  
 所未至也為四十六卷一句亦此人求合漢書以取信後人之意  
 其餘錯亂摩滅帶可復知卷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周

洎作九共九篇素飲帝昔登沃湯狂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豈危  
 典室明居四命但命沃丁咸又四篇伊濟原命仲丁河室甲祖  
 乙高宗之訓分器祿集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蕭慎之  
 命毫姑凡四十一篇今古謹按同宣王時石鼓文磨滅不可讀  
 猶存一二若其無誰辨何以貢之維揚及柳云者可考也四  
 十一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三十年遠盡不可讀果何謂耶  
 以今文考定二十五篇字句無一脫誤今於四十一篇之  
 書曾不能考定其序言半語少傳後人又何故耶室四十一篇  
 之文更古於二十五篇者不可以今文而考定之耶人豈安國  
 之疎略不能依其本其難言則本遺之後人而悉上送官意果  
 何為哉不惟安國之不能捨其格言以傳後人至於左傳國語  
 孟荀記諸書皆為二十五篇之中蒐尋殆盡此外不見遺珠  
 又何故耶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  
 想老而衰耶嘗考之二十五篇之書補綴碎錦疊穿盾玉不遺  
 餘力矣想亦氣憤力竭不復能錯綜者耶試舉一二大者言之  
 如欲補湯征則孟子荀之諸書悉蒐八仲也之語與湯詩失此  
 外更無可以援到拓充者亦宜也欲補賄蕭慎之命則左傳諸  
 書悉蒐八祿黎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到拓充者亦宜也然則此

之疎略不能依其本其難言則本遺之後人而悉上送官意果  
 何為哉不惟安國之不能捨其格言以傳後人至於左傳國語  
 孟荀記諸書皆為二十五篇之中蒐尋殆盡此外不見遺珠  
 又何故耶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  
 想老而衰耶嘗考之二十五篇之書補綴碎錦疊穿盾玉不遺  
 餘力矣想亦氣憤力竭不復能錯綜者耶試舉一二大者言之  
 如欲補湯征則孟子荀之諸書悉蒐八仲也之語與湯詩失此  
 外更無可以援到拓充者亦宜也欲補賄蕭慎之命則左傳諸  
 書悉蒐八祿黎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到拓充者亦宜也然則此

數語俱為假設之詞全非事實其情狀亦為瘦或何者史傳漢  
 志皆無此數語且前漢之末劉歆移書太常請述周官左傳古  
 文尚書皆立博士而其言亦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未嘗言二十  
 五篇可見晉人皆妄說也柳黃作仁山全氏行狀載其所作尚  
 書表註序云孔氏之歷歲使露泐謂古文古文竟漢世不列學  
 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之字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字  
 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  
 南梁而始俗唐其親卷序諸家獨主孔傳且命孔建達指傳為  
 之說但其出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遺失乎會所以大序  
 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者意多存經文而上距孔子  
 會國有經蓋事徑籍道意前不後以文傳之子孫以昭後代  
 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固以起其家述  
 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故多于此而未嘗言二十五篇也至漢書  
 始言安國獻之遺五篇事未列於學官而本堂言承詔作傳也  
 至東晉偽序始云悉上送官藏之書所此語蓋漢書合又云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至五篇事經籍道意前不後以聞傳之子  
 孫以昭後代此其言何以取信於我後之人而不知其不可信  
 者顯然也夫云遺五篇未列於學然已悉上送官藏之書所

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得切不巳但云古文尚書十六篇  
 正與史記所載遺書得十餘篇者合未嘗以為二十五篇亦未  
 嘗以為五十九篇也即是觀之謂五十九篇未列於學官史遷  
 所不載有此妄說也既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漢武雖恭未  
 至有焚書禁學之令頒行天下安國豈得廢閣詔令書傳成而  
 不復以聞者故安國既不以聞矣其後都尉尉安國之弟子也  
 庸生受業於朝之弟子也亦寂然未嘗言有安國之傳何也  
 由是觀之謂安國承詔作傳不後以聞者又志說之備允之說  
 惟陳氏願為存疑陳氏曰考之儒林傳云云然後有疑者今按  
 陳氏之說猶有未信蓋安國子孫弟弟相承者實先漢之古文  
 而非晉人之古文也由是觀之謂以晉人之古文以晉人之作  
 傳而傳之安國子孫以昭後代者又妄說也

齊典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但落初會相去地近孟子  
 生距孔子時未遠也又通傳言孔子所傳尚書應龍齊典二  
 字必誤秦火之餘數百年後至歷所載之本然後增此二字邪  
 且伏生年已九十當其傳花銷時固在文景世考其生之辰猶  
 在秦火未燃之前則伏生所傳之本決非孔安國所傳之本矣

未詳

案

國所傳之本既非孔孟相傳之本則舜典二字決為馬增可知矣或曰科斗字難寫故多脫誤而引經遺忘諱諱不精熟耳予不古人之信壁藏之擬何哉曰吾子挾古文以劫伏生撫壁藏而摩孟子似也不曰壁藏乃東晉所上古文亦實天縱說者乎當漢之初唯張霸偽大誓盛行而群儒諱而攻之焉耳其他古文假云出於壁藏實筆與晉古文同有故馬遷博極群書考擬精深所作本記亦同今文尚書也何有一言及此耶然方其造意增此二字之待特不過如秦陶復出益稷二字孟曰簡厥重天然也初未嘗偽為曰若待古以下世有八字猶有使人合

前段而觀其文理血麻之意及姚方與既增亦有八字之後而舜典遂與先典抗而分為二篇愈速愈矣其矣者當始孔安國魯爾等增舜典二字偽也其為聖經之害猶淺也至姚方無增曰若以下世有八字馬之偽也則其為聖經之害益以深矣所謂邪說理而大亂其有也世之儒有何敢信此假飾之浮雲蔽吾聖經之白日也耶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遠秦以塞玄慮

升聞乃命以位

古文分復微五典以下為舜典而姚方與者宜得此二十八字

而

之祖

於大航頭上起自今觀之蓋微先典首章而為之也幸其間純終顯然有可待而指言者何也堯呼驩兜之薦共而未去也其後曰流共工放驩兜所以終此文意堯帝食之薦絲之未去也其旨曰極絲於羽山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其後歷試諸難又所以終此文舜大功二十堯大功一舜之功皆堯之功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偏知仁不偏愛堯先務意親賢可謂深也堯舜者此可見虞夏史臣之善觀堯舜也先堯為一體也離而二之不見史臣之本意矣一可疑又篇首即曰允恭克讓而克讓之實全在三載汝涉帝位之言及受終之祖之事離而

二之則克讓之言為無微虛設受終之事為無有矣出矣二可疑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典而訖於成二女欽欽之語於堯不待考其終篇名舜典而首虞微五典之語於舜不得考其始依伏生書讀之至二十有八載放桀乃殛落而而堯之終血脈貫於前而不可截欽欽以上為堯典矣起有隸往下曰虞舜而後舜之始文理通於後而不可截虞微以下為舜典矣其文理接續首尾一事如此則堯舜誠為一人舜無不必別出矣且既曰虞舜而改曰帝舜既曰帝舜而猶未涉帝位非經文與暨之體三可疑其曰濬哲云者玄王相上之德也是在商頌長發其旨

所引德三字  
正老子而推  
而製用之

未

清 子

文明云者大人德普之天下也。是在乾卦文言又二字之篇。首以言光也。曰溫恭云者古者先民之德也。是在那之四章曰。允塞云者周宣王之猷也。是在大雅常武曰。允德云者玄王之德也。亦在長發。又允。准。南。子。鴻烈。訓。齊。為。大。聖。人。因。無。待。於。最。集。古。今。之。美。德。衣。被。而。說。合。之。也。若。果。如。方。輿。所。言。吾。將。求。其。倫。事。未。有。滯。哲。而。不。文。明。者。亦。何。有。文。明。而。不。滯。哲。者。四。字。長。二。字。並。做。為。有。明。意。三。字。而。不。亮。其。重。復。也。世。未。有。溫。恭。而。非。基。象。德。者。亦。未。有。允。塞。而。非。備。天。道。四。字。並。做。為。有。欽。之。一。字。而。不。覺。其。繁。燕。也。苟。無。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猶。取。二。字。以。頌。始。祖。而。然。斷。其。不。足。於。文。明。溫。恭。允。塞。之。意。以。示。謙。風。周。之。忠。臣。義。士。猶。取。二。字。以。美。宣。王。而。點。傷。其。不。足。於。滯。哲。文。明。溫。恭。之。意。以。示。謙。風。世。詩。人。忠。厚。之。旨。我。孔。之。大。人。止。文。明。而。尚。欠。六。德。古。之。先。民。止。溫。恭。而。亦。欠。六。德。是。詩。人。孔。子。止。詳。為。經。者。尚。猶。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輿。之。善。觀。聖。人。善。言。德。行。也。四。可。疑。乃。者。雖。事。之。詳。史。記。伯。夷。列。傳。用。乃。試。之。於。位。綴。於。古。收。成。為。之。下。與。經。合。今。乃。舍。以。位。之。乃。字。實。出。伯。夷。傳。而。夫。其。旨。何。者。帝。曰。俞。于。聞。未。嘗。即。會。以。位。必。曰。我。其。試。或。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續。今。以。乃。命。以。任。綴。於。玄。德。亦。明。之。下。不。見。帝。

忠

駒

言

堯。慎。重。歷。試。之。意。豈。可。疑。其。可。疑。者。如。此。而。彼。且。晏。然。居。之。不。自。疑。者。其。心。必。曰。吾。世。高。貴。善。地。至。聖。吾。文。古。吾。務。使。雖。略。取。衆。美。以。無。道。行。之。其。誰。敢。不。畏。故。也。吾。固。以。為。伏。生。書。獨。得。其。本。真。或。者。乃。起。而。漢。白。子。之。言。誠。與。孟。軻。合。祭。仲。中。覺。其。位。字。之。失。遂。以。職。位。為。之。分。疏。不。知。方。輿。之。意。因。下。文。汝。涉。帝。位。之。位。而。言。也。否。則。豈。有。既。言。帝。舜。而。下。文。方。言。命。以。臣。位。邪。且。一。篇。大。事。其。過。程。位。一。節。豈。方。輿。之。言。及。於。我。位。而。止。邪。蓋。蔡。沉。之。言。不。過。區。區。為。方。輿。將。禪。之。忠。臣。不。敢。明。推。其。偽。故。知。此。耳。其。所。謂。局。促。如。棘。下。駒。者。也。吾。先。取。乎。爾。雖。然。取。亦。無。難。知。者。第。思。年。夫。得。之。於。軌。頭。之。地。者。果。何。所。從。來。哉。匪。從。天。降。匪。從。地。出。匪。龍。馬。所。負。匪。神。龜。所。呈。非。同。格。事。感。出。于。山。非。同。白。魚。忽。躍。於。舟。何。所。從。來。哉。雖。出。於。天。航。頭。不。過。數。十。年。之。近。非。有。神。異。也。此。必。好。事。者。偽。作。以。欺。世。不。待。知。者。而。後。知。且。又。云。方。輿。伏。法。未。得。行。世。隨。文。帝。朝。皇。四。年。檢。祕。書。而。後。舉。行。方。輿。所。上。則。方。輿。軌。頭。得。之。之。說。吾。亦。疑。其。非。其。必。閉。聖。將。人。偽。為。之。者。後。杜。撰。方。輿。所。得。以。神。言。其。事。使。人。信。之。云。耳。乘。燕。石。而。離。秋。乎。荆。山。之。璞。珠。魚。目。而。混。廁。乎。明。月。之。珠。寔。猶。楚。天。世。傳。之。陋。也。

大禹謨

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皆則  
謨之體也自帝曰格次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體也自帝  
曰咨汝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體也混三體而成  
一篇善故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雖然不為變亂之  
而已而又反易之為聖陶謨之戒帝曰毋若丹朱傲帝之命  
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交相傲或知此而此篇為以六府三  
事而述而帝以地平天成万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先  
典曰乃言庶可績可之一言室以舟之功焉有餘哉正夫子嘗  
臣之體然高微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暨無考德嘉乃丕績則  
諫諭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則少高之詞也  
至於詢事考言以爲慎重受禪之實事會無片言是反易典之  
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于天下今會台誓師歷三旬之久而  
苗民逆命是苗之誓若無成算猶在井湯太牧之下也而可乎  
是反易誓之體也吾故曰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此  
之謂也

曰若稽古

祗承于帝

三字衍

首句做堯典聖陶謨雖兩做之而做之而做聖陶謨之意多故  
不曰帝禹而曰大禹蓋此篇以謨條故也雖曰以謨稱然事本  
莫重於受禪主意允注於擬典故即以文命二字做放勳二字  
既做放勳二字又恐人得以躡其迹下文右克報三句後釋而  
做聖陶謨也夫其變見出沒至於如此學者豈得容易寬之哉  
文命二字史記以爲禹名而此不從之以數于四海擬其下者  
亦此人善變見之一端也猶放勳二字堯典以爲至功之意而  
台人乃引放勳曰初何害於經而此人傾能深知曲折如此宜  
其雖大平筆以魏然據其於台世也數數于四海約禹貢數句  
東漸之句而成祗承于帝之語王耕野曰當合下節曰字共  
向而此句做陶謨又承于孫之句其意必曰靈生固新奇猶不  
若我祗字為精切且同彼用靈字則語襲易於放勳作松字即  
後作詩奪胎換骨之法也

右克報厥后臣克報厥臣

右克報厥后之言於聖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  
其辭后即君后之別名報即報字之換字也臣克報厥臣於聖  
陶謨之明報皆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辭臣即君之臣字雖  
即不亦字之成字也有聖陶謨以爲經聖有聖人所引之言以

子高治法固是而作聖經以號召乎天下其誰則敢議乎後之

所擬 儒者皆所首焉之服從誦讀之不假也蓋至此而孔子亦在其

範圍之內矣何者帝聖人固宜謀前聖人也雖然事則不能無

言焉夫聖人教者遠捨前之格言而述述一時之方言宜備說

世俗之常邪以孔子為必居一于此二者者乎有不不然也

政乃人黎民之德

則亦言者 康清曰乃其父民又曰用康民民又曰則用政有康邦又曰至

則政德立政曰亦越我文王立政立事也乃俾人

帝曰俞 惟帝時克

會是前篇名字亦先前篇有無元周詩諸篇在古即為言之別

伏字見聖度母或故伏小人之收斂野象違聖見詩小序方邦

威率克而大得稽于來先君弗替持我古人之德維維自天之降

字會已從人無帶先孟子三制亦曰天民之信而無言者不靈

二字即法說無靈字文十五字李文字曰君子之不啻切賤不

廢二字見八柄國傳字九次用一則前書于東周傳惟帝二

字見聖詢謨時克然此可見其集之大略但會已從人一句五

子蓋以言大齊樂善之誠此則會之言而以惟克能之略不同

耳事大賢也且生又後安得與大齊爭隆尊先而典齊

益曰都 為天下君

呂氏春秋有聖乃神之文聖神二字入見孟子文武二字見詩

文武惟后聖天年齊命字任元周書卷有四海見詩卷有四方

伊訓又言周以辟四方聖天齊佑有商

商曰惠迪吉後迷凶黨影響

影字古文無影厚玄樂三靈三載命其賢學士術包改古文

从今文時所增也今從古文惠迪二句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祥意蓋齊字見君子諸字皆當國為三德者然乎

上則不慮之切影影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又臣道篇曰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益曰吁我哉 回是來主

詩曰用戒不虞以微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無遠當亦

同體於迷然句法雖同而用給語迷遊逸挂周滄樂字上任意

二句是戰國策趙武靈王書云勿勿疑任賢勿二極曰疑事勿

貸微或一句後其詞下文三周是微或其修諸身者三勿是微

或其地諸朝廷者一惟是微或其極諸民者二無是微或其終

指者末句微或之微也傳二十年厥文仲可以故僕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漢書徐偃矯制不服辜終軍詰之曰宜矯作威  
福以從民望干名采善令改矯制為通道改民字為百姓天  
錯用之所以滅其宗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察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  
復增之曰來禹澤水傲于成允成功性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不自滿假惟爾賢汝惟不矜天下其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美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不諱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涉

元后堯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精惟一允執厥中元精之言勿聽弗詢

之詳勿庸堯曰海因旁天探求終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  
為復增之曰可變非君可變非民衆非后何載后非衆罔與守

節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取四海因旁天探求終惟口出好  
假我朕言不再弗曰吉人之辭寡諛人之辭多舟大聖人也豈

其躁而不言故韓子曰夫子與回言不遠則其與衆人辨也有  
矣禹祗台德允也豈其衆人而不回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  
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諛佞而不莊細而而切

帝曰俞飛平天成 時乃功  
傳二十四年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也稱成

出文十八年史克曰八禮治后土地平天成八元布五教內平  
外成聖陶謨曰迪厥德時乃功下文曰刑罰于無刑民備于  
中時乃功懋哉說命下篇又變制句法曰時乃風

禹曰於帝念哉 俾勿壞  
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韜文公曰命在養民文七年卻賦言

於宣子引夏書上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而無上文一段但其下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敬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王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今修飾其文於上如此維修二字見禹責今按此章

果有如上文數語則卻賦不訓釋於下則上文錄九氣長播  
王耕野云戒之一句誘之以賞也董之一句慎之以刑也勸之  
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懈也  
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副之

念茲在茲  
按襄二十四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顧事起也觀解  
似非指皋陶表公六年左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失其不失  
國也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皇考今失其行亂  
其絕綱乃滅而下又曰念茲在茲由已率常可失杜預註曰

此遺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孔安國曰信出此心亦在此義  
書傳曰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皇陶也今味左傳孔子辭氣則在  
茲之茲恐非指皇陶來二十二年成武仲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免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格爾高

一節

格爾二字見先考湯誓格爾爾格爾象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先考曰朕在位七十載先十六即位位七十載試舟三載  
共八十九載舟六十即位而在位三十三載蓋年九十三載則  
禹當攝位十有七年此蓋因孟子齊魯論於天下十有七年故

也老期倦于動用孟子先老之老字意當禮九十曰老百年曰  
期以爲老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小七年故二字蓋兼蓋  
子稱樂正子之爲人既曰善人又曰信人而簡之曰二之中是  
也聖人祥乘恐不知是之功也倦于勤三字則可先決知其非  
大聖之言矣何也與前後篇戒備之祥皆而弛故也俾位天下  
之大事故禹之統也果七日侯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唱之  
之哉此可決知其安也曰吾言己之老而兼以示禹當俾位意  
也曰非然也五十載伊方乃死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不祭  
法亦以此爲言則年有十歲非若前此九十三年之期也而

未嘗倦勤猶如此且言與行違而以此示人尚何足謂之大舜  
哉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趙孟倫人曰老將知而老及之  
者子正論篇有曰老耄而禮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耄若夫  
知慮取命則無耄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  
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禹曰朕德周克

一節

此因孟子有舟以不得禹皇陶爲己愛又見下文皇陶陳謀故  
意當得舟必讓皇陶也王耕野先生曰舟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而獨言皇陶蓋讓己之功不及皇陶民不依出於不情非臣子

所以對君父之語莊八年公曰昔曰皇陶遺德乃降始務修  
德以待時乎

帝曰皇陶

一節

方敬禮禹因禹讓皇陶而遂與皇陶言皆微老與禹祥持首讓  
于殺矣皇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下因亦命葉奕皇陶也惟  
茲臣庶孟子以爲舜告象之言文汝共于子治此則曰周或于  
子正于字去一鈞作干又上隨襲一于字何其神於變化拓老  
與命皇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又事  
陶方施象利惟明堯與命皇陶之先命與曰教教王教此則曰

以弼五教稱字又后篇稱成五服之稱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  
 于治此則曰期于子治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拙矣改其子為期字  
 字音之同也于子治三字終于期則跡跡顯然矣吾故曰拙  
 或曰此人才思足以調帝所以必露此三字者將以唯後世之  
 無人也刑期子無刑之言民協于中凡曰刑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時乃功是象陶讓淮南子控言訓德微制中者陶也

象陶曰帝德同德 一節

然字見詩不慙銘下以簡見論語若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御衆  
 以寬見禮記則得衆前弗及嗣用孟子非人不學當進于世用字  
 孟子士者祿有過無天二句用廉語人有小罪非青云至時乃  
 不可殺也先典青是肆殺也終賊刑罪疑二句實人以下忠厚  
 之輩聖人似不止此左傳襄二十六年季子曰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湯曰天圻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民望之若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袁公問舜冠孔  
 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  
 司馬自謂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即上言期于無刑傷于中也  
 案二十六季登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借而罰不濫賞借則法  
 及濫人行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刑濫不借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子有國者賞不欺借  
 刑不欺濫當借則利及善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  
 借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濫

帝曰得子從欲 一節

前大略篇帝曰惟子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由象陶讓象陶  
 方抵厥叙方控象刑惟明敷說成款以明協于中歸美象陶  
 以好主之德洽于民心歸美于帝二後以得子從欲從以治四方  
 風動歸休于象陶而象陶讓之中微戒之言殊不類善教之美  
 象陶有國而有百福將即之帝其念故之語而意甚深矣

帝曰來商 一節

澤水微于先孟子成父成功見襄五年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亦  
 刑已刑無信而後人以違不亦難乎夏書曰成父成功杜柱送  
 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又夏本記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  
 不遠其仁可說 整為律勢為度 為綱為紀傷尤人父練功  
 不成受誅乃乃勞心德思居外十二年追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  
 孝于鬼神且宮室致費於溝洫粟二十九季季札見舞大夏者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終之

人心惟危

允執厥中

解

能解

後

枝刻

而

允執厥中是之言也凡論語先曰第二十六卷之一言至矣  
 矣而齊後是以三言者所以明乎充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庶幾也自全考之性允執厥中信為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  
 荀子而鈔略撥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王敵篇曰昔者仲  
 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語而方物起一之微其榮備側養一之微  
 榮夫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性則危  
 子而後知之荀子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為齊之言作古文者凡  
 其有稱齊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為二性字而宜以為大齊之  
 言揚休為之分疏云今虛書有此語而去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其言似失至於性精惟一則直鈔略荀卿前後文字而據以為  
 已有何哉所謂神樂探其無後乎荀子上文有曰心者形  
 之君也出全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  
 也雖得其精之至也不二又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又曰有  
 人也不能此精於曰精於市精於巷之三枝而可使治三官曰  
 精於道者下文有曰好義有衆矣而齊獨傳者一也自古  
 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故去之聲聞則性其精可  
 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此其精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  
 精一以精一為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為二此王慎南北水

而

二

此

後

火之不同也初榘官學子之過同故曰非然也自偽孔安國注  
 古文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能其中先儒因其  
 註而推廣之遂以精為擇善一為固執有知行兩者之分蓋  
 作者之意則正踏襲荀卿之言而何者之有故王慎南分  
 疏道經二字而為有道之經之意也夫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  
 云引書則曰書云或稱篇名者有之何備於此云語而獨希其  
 各自道經哉若曰此二語獨美故以為有道之經則出此二語  
 之外者為無道之經也而可乎雖曰荀疵不如是之博也或曰  
 先儒之釋精一王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論語  
 之博文約禮大易之學聚問辨無不精合此其所以為聖賢  
 傳授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明  
 簡易而共言之法也夫未嘗不嘗其守操位之時而授以人學之  
 始教其得焉時乎善乎料野王先生之言曰完命  
 次性不於天下美 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之爭後章又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又曰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待己而有功成而不自伐非為天  
 下之與我爭功也無所為而多能故能多而不自矜非為天下

之無我爭能也。肩我老子阿姦打詔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無  
 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凡其所言無  
 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無我聖賢大功無我聖德之至。非為生  
 正行。子孫氣象不高。若九地視九天之遠也。至於與反之聖無  
 所為。而為不計功。謀利者。亦不啻南北水火之相越也。故其不  
 矜不伐之言。未脫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效之來  
 若不談其功之畢也。先儒謂退一步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然則此人心借老子之言。以為出於辭之口者。何也。曰其意以  
 為天下皆讓其功。最其能高。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辭也。聖人禪  
 受氣象。似不若此。聖人氣象。果若何。凡論事考言。乃言底可  
 顯而已。天之歷數在爾躬。而即以戒辭綴之。曰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而已。堯即舜。即堯夫道一而已。矣。決不如是  
 之贅也。今除堯曰舜亦以命禹之數言。其外多為稱美誇大  
 之辭。果曰亦以命禹決不如是。諛也。且而諛之中。謀利計功之  
 意。溢于言外。果曰非讓決不如是之句也。

禹曰故卜功

一節

袁十六年楚王與葉公。故卜子良。以為命。尹十八年。君子曰惠  
 至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

國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司馬子國之下。必親睹  
 曰。如志。故命之。及也。師至將卜。師王曰。率如志。何卜焉。此所謂  
 朕志先定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此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休。龜筮協從。左傳曰。卜不襲吉。周書曰。  
 一習吉。又石鼓。嚴實。其稷。祥。則行。不習。則增。光。與。曰。禹。拜。稽  
 首。諫。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命。往。執。汝。譴。讓。札。散。固。以。詳。原。思  
 辭。稱。子。曰。毋。受。廿。八。年。史。克。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莫。不。時。序。地。天。成。舉。八。元。使。相。五。教。于。四。方。以。義。母。慈。元。友

象

禮

禮

第本內平外成

衆非元后何載后非衆周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載后非衆周與守邦

班師振旅

襄十年荀偃士句請班師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荀子

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惟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

賢者子禹考心乃堯有德于文不用三苗服奉舜賦能任之

天下身息注南子有俗則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

政偃兵執于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泥論訓舜于戚而服有

齊訓  
禮而之

苗許漢桂舟之初有首叛奔執于威而毒於兩增之間有苗  
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

帝曰咨高

一節

別字此有  
情補

四罪而天下咸服在齊攝政之時亮未殂落之先其曰窺者  
與分地字同也其曰三危者與禹貢三危既宅三苗在叙之文  
同也固是謂地象刑惟明而禹宅之於三危之地故曰刑曰無  
世在下天起曰禹滅之也豈有禹高于天之後而復有命禹  
任任之事其史記會通便於世山持濟之士又曰魯爾靈  
刑大謂曰今魯會迷侮使及道改德自是漢苗頑之謂也

否則置者頑之甚也其棄天者頑之甚也湯誓曰格爾眾庶  
悉聽朕言大誥曰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在傳伏我  
言昌刑錄實有辨于首特傳同歌曰故其同心也盤庚曰類  
越亂狂亦曰承王命任其或不恭會迷于天象今予以爾有  
衆率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堂癸二十三年知理伐齊曰以  
伐衆

三句苗民送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澤爾爾亞爾亞爾與則與護則護魯  
說則等語如先典一篇述堯舜極極極難免四岳及禪位

既洪

于帝

之事舜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二牧之事綱領冠張指有  
率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治之盛言之不自不能不文也畢陶  
護一篇居臣一堂之上更相戒備陳讓之体如此禹貢統顧命  
各是一体其如日月列星之施于天山川岳瀆之經于地非后  
世老子文墨者即可全而及也至於放盤周語則又請是聲  
牙有難以句者夫若夫古文者除禹護一篇之外餘自五子  
之歌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與者不過改易增換若加潤色  
即為一篇且多於他篇若以撰發奇異而於家理重  
此也最其用心者在此篇最焉統緒者在此篇故雜三休而

為一原其初意字焉禹史禪而作特光曰首章而發志據  
其太叔家故首之以護終之以誓自今觀之是固護內已備數  
禹之護矣而又有大禹護篇豈得不為長文哉耕野三先生  
曰禹護一篇出珠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其征苗之事亦不  
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為篇長句多而後然亦宜見此人之  
命是諸書而次文今略舉一二戰國策曰禹社稷國史記吳  
起曰昔者三苗在洞庭右諸善修政不德禹滅之遂以為禹  
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句并序遂有三句苗民送命之事然  
禹史輕於奉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述修教

而復伐之曰墨而降遂有疑數之德舞于羽于兩階也句有首格之事

倍十九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仲尼復伐之曰墨而降遂有疑數之德舞于羽于兩階也句有首

家二十三年知雅伐齊曰以錚代罪

唯口出好異我朕言不再

緇衣說命惟口起羞惟甲申起兵今上句用唯口字下句用與我字合作一句為若此會之言取諸此者

念茲在茲 念功

襄二十一年武仲曰乞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淫其心一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惟帝念

功將謂由己一也信由己一而後功可念也王我曰此新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

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意言舉而之德以義為主所正念之猶不敢與內傳太遠也至蔡沈

云念而不忘固在於舉陶舍之而他來亦惟在於舉陶名言於曰亦惟在於舉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舉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無有異於舉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殊不知

襄二十四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仲尼

詳氣固非指舉陶又襄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失其不失

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也又即允出故由已師常可夫

孔子之意正與武仲由己一也相合安得謂之斷言事人偽

傳作安國傳者猶有就快之意於杜注不敢太遠凡此曲折關

紐蒸沉一毫不知考據方且妄然自以為博讀古文善解文

義其亦則後不逃犯疑事每更上而弗有之或竟以空言為

善言者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指推讓受益神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而讒之象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也

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失口為經次米因難上證

今易盈字為滿字易虧字為損字所以新其字之易虧盈為

滿招損而益謙為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迹如此然後

以詩乃天道東之於下與象文繁簡頓迥不同矣向以為

龍蛇虎豹爻見出人孰得而得捕之然然摠之不離一天道

虧盈而益謙也以此欺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欺明鏡止水之

賢人君子為乎可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觀之舜稱高不自滿

既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謙之有是於上文無當以下文視之即

引之至德矣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以言也是於下  
文當無此之謂百孔千瘡耳

帝初于歷山位于四月號泣於昊天于父母有罪引墨  
載見賢履道幾家保賢亦不若

此固先與父頑之頑字與孟陶謀首頑弗即工之頑字相同而  
遂意釋此一條以立言高重回舜位子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  
號泣也無于父母三年夫息謂於公明高回舜位子曰則吾決  
得聞命矣號泣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位于回號泣于昊天  
于父母此三句恐為違書然亦未敢必蓋以無書也又故也首

以帝初于歷山者固史記辨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耕者故也  
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辭也此句乃言人  
所增當刪蓋云于歷山正以回而位也與下句位子曰三字  
重複有礙蓋者謂慎不覺細味之自見有乘引息一句亦書  
人所增當刪蓋首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  
用此四字於一條之詞亦所以承上起下有罪二字用處極  
判謝罪之意引君引各音籍之引引應字用詩之死先聲  
之應惟漸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句又然後於前九聲  
苑之聲慢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非由仁義行外

既

日

象

象

論

行仁義者之所代為已詳雖貴乎而志實侮存故曰當刑  
號泣於昊天之上加且用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恒情  
固深禮家雖有三讓號泣之義然當辨而辨曰號泣亦非存  
心不化之義不存乃重其意無此字請九頭而治之抵哉三  
句見孟子上言高曰三字此可知聖必為進書無幾當括出標  
註然後見直經之意不敢以魚目混珠自便先此聲亦不存  
孟子書有禮字焉是今此人即去禮字者固先此聲亦不存  
之文故曰當是時回舜既居職位而後當先天子之前故言  
字無書今聲既為天子與焉五聲其臣子之外帝先當陽時

賢後而天子之父即后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侍有禮在  
下有父之名稱之但知字之可換而不知時地之不屬意  
無益之心不惟不教亦情然有所不忍手記曰擬人必於其倫  
聖天子之父亦既允君也志稜足詳之印之以濟諸蓋寬分此  
之苗可謂於其論也或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博時在此逸書  
之不孝也急於危甚而不知其上下文不從字不讀句失其  
我其拘謹之高言這不類此樂伯子之所屬於天者次知其不  
然吾以為音人之詛伯益厚矣矣得不為言以排之哉或曰伯  
益持情辭以明至誠感應之類云耳吾子何求之源也曰事休



不例之甚感父頑者可以號泣祗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即其  
 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子有苗豈衆引慮抵  
 載見有苗變之藤漂苗亦九若然後為至誠也不敬何以刑乎  
 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擊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書之  
 言必薦舜時所言晉人教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  
 師一段皆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失之速其舜禹感苗之誠又  
 莫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彼不例之甚若前此而誠猶有所  
 未誕教必待益之交修不速而後求誠而後誕教則衛公武  
 以下之事涉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為舜禹故曰非益之  
 言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情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  
 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鬼轉此二條以立言者果信也  
 至誠感神則益者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  
 別故有苗用孝經達於躬家意禹拜昌言曰俞全用是南漢  
 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則下文宜舉速於苗者以為  
 况方與無遠二字相應應願為引天子言禁之內親父以為况  
 此文義之不相照應者也親之而仁民頑而毋苗民帝用及逆  
 而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况逆而難將以朝禹之不能格錄耶

身 通

此豈遠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神格苗何不昌言於  
 未出師之前及勞師費食三旬之久然後乃教禹以謀又教以  
 至誠斯師也謂之何哉迨左傳所謂遠誼之師者與禹拜昌  
 言俞者拜慎厥神修至誠可遠在茲之昌言也移於此故所謂  
 感者也  
 帝乃誕教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或曰子之攻誥古文不稱餘力矣其亦有所據乎自魏晉以來  
 明智之儒不可枚舉者蓋信古文而伏生書及附屬以行至  
 子之身而謂之若無所據則不免於侮聖言者子獨且奈何哉  
 慮之曰若無所據而妄為之說小子何敢言所據者匪徒天降  
 匪徒地出即以伏生之本經而發偽書之墨守也不然則晉人  
 之偽書及為書膏沉痼之疾而伏生所得者聖人之本經反為  
 千載之廢疾矣予之汲汲於攻之者將以歲膏膏而起廢疾  
 耳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傳曰有功不賞有伐不伐雖先南  
 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一朝居也夫先舜賞功之實集  
 何在哉唐虞禪讓之舉十六相也即先舜罰罪之實何在哉  
 非流共工放讎兇宸三苗殛鯀也耶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昔  
 人竊取淮南子之寓言亂我聖經之正理淮南子曰孫叔敖甘

寢而耶人投兵舜舞于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昔人愚而受教  
 以爲文德格遠真聖人通化存神之事於是標臂收羗駕空  
 紐捏創高征苗之誓以演長一篇之文而有誕敷文德舜于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參考遂  
 至曲爲彌縫內可休違寧使正經之蔽虧講言邪說之亂真  
 嗚呼惜哉其所謂以筆丹亂竊寤以強辭奪正理者矣未嘗  
 參互考訂安能深知其爲膏肓沉痾之邪說所以感世而聖  
 者耶考之帝典曰震三苗于三危康況曰是正負固不服在  
 左厥衆穢位時而虞逐之考之皇南謀禹曰苗頑弗即上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初未嘗有命禹征之事帝曰  
 皇陶方格厥叙方格象刑惟明則帝以付皇陶之象刑者五流  
 有則三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命禹征之事蔡沉曰禹攝  
 位之後帝命征而猶遂命其遠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  
 正二也考之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與堯典三苗于三  
 危之文特相照應與帝命皇陶爲主五流有宅之刑特爲互見  
 可見伏生聖經未嘗失其本經非獨口以傳授而爲歷出之書  
 本也明矣今蔡沉言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苗都猶頑不即  
 工爲臣下叛之實若果然者則舜之麗爲後虞而史臣下

文四罪成服之言當去矣此其遠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  
 二也既宅丕叙之後而曰都猶頑不即工尚安得謂之丕叙哉  
 且其負固全力之時不假用兵而可以宅之於三危及其曰都  
 遺落之種乃敢阻兵而逆命於蒼師之久此其遠叛聖經黨邪  
 說而助之攻正三也又考之呂刑曰苗民弗用夏制以刑惟作  
 五刑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濫爲劓刑極惡越惡厲刑并  
 劓刑差有辭民無辜占泯芬。周中于信以獲罪罪當厥  
 戮方古無辜于上帝暨民固有禁者德刑發聞性理是常求  
 矜厥戮之不辜報望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蔡沉曰呂刑  
 之遠叛聖經本末而言所謂本非言舜之黨逐時乎所謂不  
 者非言分北時乎夫本之時既言有曰都之頑在安得謂之遠  
 絕末之時既曰來格矣又從而絕之不幾於絕已降者乎此其  
 遠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四也呂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  
 繇寡有辭于苗又曰其令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虞周  
 擇言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質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獨降咎于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曰有辭於苗曰無  
 辭於罰曰乃絕厥世皆與堯典皇陶護禹貢合而備九一字  
 及於征來格之意與禹謨合者蔡沉猶不能辨此其遠叛

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五也至於堯典之末而將書分北三苗一言者是即禹貢之三危既宅三苗不叙之意匪有他也蓋虞遠之時有積不則者單陶以象刑誦遠之禹於雍州隨至而宅叙之夫人既來格不追其既往皆章心何化之人此其首尾照應默然可尋文理血脈貫通無間安可以徂往來格之文反帝其實跡哉來格之人聖人必不分背之聖人既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人來格之與分北冰炭之相反也學者將以分北為是乎將以未格為是乎如以未格為是則大禹謨為真堯典為偽矣如以分北為是則堯典為真大禹謨為偽矣堯典為偽則皋陶謨禹貢呂刑皆不足信也皆可刪也

大禹謨為偽則皋陶謨禹貢呂刑皆昭若日月矣二者必居一于是安得張之非也為死氣之稱九寸之尺而兩可依據於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二大聖猶蒙分北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正經方古如長夜混玄珠於泥沙豈非吾儒之罪也哉聖經習焉混之吾嘗原普人之心矣非勒取文王伐紂修教因墨之降以刑容舜禹述化存神之妙殊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不欲無秋之春也然四時以序而行不能即夏而為春故君子靜觀天地震懼殺戮之心是即天地生育養長

之心不必別求天地之心也聖人法天者也當以類天之生育養長可以類天之震懼殺戮故君子靜觀聖人流放寬種之心是即聖人過化存神之心不必別求聖人之心也如必以流放寬種之刑為不足以盡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別求于刑以高奇則吾將求其備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故九經之序由家以及朝廷朝廷以及其國由國以及于天下三苗天下丹工難懲難朝廷之臣也今既能誅叛而使一凶之來格矣又何不誅數而使三凶之物化尚何以流放極焉故又何難耕一羽不明不舉不能忍然而使商

均之洗心尚何有不肖焉故是則猛虎虺蛇之不能擾動不害其為天地工堯苗鯨之不能格化不害其為聖人而之是以案聖經即為邪說也昭矣斯義也吾人固不足以知茲沉註臯陶謨曰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禹以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然則始之班師將以誘苗之降及其既格即從而分背之是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用苗之事而可為哉猶自誘以為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豈非誣而可憐哉於彼則曰以益之諫及增修德教於此則曰舜之文德非有禹班師而取敷

此下引奔  
腋旁仿此

則彼所謂增修果何物也耶柱之上文既曰苗之末格非以辨  
于羽而至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通當其時則益之  
戒為空言無補而史臣之書亦隨事創記之常耳下文復曰作  
史者固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全載之下值可以是而想其  
一時氣象此其言皆自相抵牾有也且有苗之格既述於三句  
之俱征又不為于羽之德化則其格也豈有神兵以驅之耶凡  
皆稱述論後晉人之說而述其兒童之見是取者豈非先得  
於心故不得於言耶此三苗者蓋以此一事特重大而難若  
也當其遠逐之時猶頑而末即工必無阜陶之明刑高之既名

二人之手而後置逐之事方終故以分比之分認之於後以見  
其重大而難耳非謂遠逐者已至三危而復猶在河都也故  
是起亦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政不修禹滅之亦無從主  
善合所謂滅之者正禹實宅之於三危品刑通祀苗民無世在  
下之謂也禹嘗有班師來格之事故曰畋曰分比曰還曰象刑  
惟民曰既宅不叙曰過絕無世皆伏生書之本經也曰舞于羽  
于兩階七句有苗格則夫禹讓之古文也淮南之書言也蓋若  
將從伏生書之本經乎將從晉人之偽書乎承流中之其所以  
既格而分比之夫格者傾心效順之謂之彼既傾心效順此已

此下引奔  
腋旁仿此

受其降及因其格而擠隨之權其善者則分背之比雖楚莊  
王荀吳孫武吳起之所不為也而謂大聖人為之乎且曰既宅  
曰正叙則決無逆命者矣若猶有叛逆則決不可謂之既宅  
謂之正叙矣何蔡沉之不遵文理一至此哉蓋其曾中憤愛  
惜魚目而按劍明月之珠矣矣其不得罪於聖人有幾希  
五子之歌

今按尚書序與五子之歌本序不同尚書序與離騷左傳皆各  
本序皆竊取左傳之文離騷曰履康侯以自從不顧難以為後  
五子用失乎家術初未言太康政于洛淵十句弗友也以理推  
之魏絳引罪以取善博好而不引太康周史辛申官箴三閔關  
宜取大康十句之說以為然可也而其言亦止言在帝為羿買  
子原敵則大康非淫于河可知矣况康既失邦黎民咸二僕不  
顧而政于洛淵十句弗友及言亦不情之甚此蓋善人冤羅遠  
書以補此篇見襄四年魏絳曰要訓有之有舜后羿遂竊后  
羿之田以為太康之田其言有舜后羿一句全用左傳文也因  
氏一句左傳因夏民以悅夏政也弗友二字兩左傳共字不  
忍食請二字反用之也政于二字兩左傳共字也十句  
印弗友用左傳准于原敵之意也於此益見小序不可信

石少剛

而古文全無當也。不曰而曰改，又用離羅。羅，淫游以佚改。改淫游作盤游，改佚作逸。曰有洛之表者，疏小序洛內二字，侯于洛之汭，即源于洛汭也。不曰是第而曰厥第，以所繼立者，仲則其餘四人又仲康之第，皆不當稱是故也。不知是之微子亦有不當立者。又小序但言失邦，不言罪罪，又左傳因夏民以伐夏政，言仲康帝相之，何非大康時也。啓疑母存，故曰御其母，但賊方與衆以距其元，而五人獨得御母，以從斯為不可曉也。已

厥第五人御其母

史帝啓前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源于洛汭作季之歌

因民弗忍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王心戾虐万民弗忍

天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夫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責讓且諷曰惡其罔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為下字本族訓曰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本美則上寧

予悅天下愚天愚婦能勝于人三天愆堂在明不見是圖

夫天下既昏愚夫天下既昏

中庸夫婦之愚

中庸夫婦之愚，晉語曰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惠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堂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論語曰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君民上，若以枵索取奔馬，石諸葛其奈何。弗敬文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其二曰訓之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自酒者音陵字彫墻

越語范蠡曰王其且耽，聘七機無至禽荒宮中之樂充至

酒荒肆與大夫饒飲無忘國，當也左傳載魏絳之言其右曰

不修民事而滄于原，敵木曾言大康改此儀似作酒為飲而

甘之宜元年音靈公不君厚飲以彫墻

其三曰惟彼陶唐 一節

左傳襄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被天常，有此奠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下此語，今以為五子之歌第三章之。歌中先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歌作厥道乃滅而歌作乃底滅下杜預註逸書滅亡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

杜 幸 聖

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魯服孫柱皆不見古文以爲這書鮮爲夏傑之時惟王肅大康時也安王肅註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凡古文虛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後立故以王子能明祖訓然當作歌之時早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改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滅而亡則杜註以爲夏桀之時有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大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於尚書較無辭証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師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有文體象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曰疑肅凡古文虛之而不言蓋疑

聖 聖 聖

古文爲王肅所擬也今按少師彼天常一句改其行爲厥道者則故爲繆亂以惑學者改乃底而亡爲乃底滅亡則故遠就其說以當太康之世然不知此章之体句用韻今厥道一句獨不用韻則其不知而妄改卒亦其能掩以爲王肅所擬者甚是又恐作古文者見肅之言而附會成書亦未可知也  
其四曰明我祖乃邦之君有典有則若厥子孫則石和鈞王肅則有  
詩明明天子又曰乃邦之方周官六典八刑詩則厥孫謀周詩  
東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閔石和鈞王肅則有書皆註述書並穆

公下文又曰且絕民用以實天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其五曰嗚呼曷歸 有恒坻

詩美道歸我心傷悲文撫我后也厘我離也家語夏商之民親湯武而懼桀紂季子象曰舜陶思君爾恒坻詩曰頽之厚矣又晉語平公射鴉恒坻顏詩克慎其德哀十六年單平公曰悔其可知

惟仲康肇位四海 王命紐紐

詩肇厥德四海天子六師命掌六師者命之爲司馬也堯典咨汝羲和蓋掌曆象授時之官也胤后如呂利三后由諸侯而入爲公卿也酒荒于厥邑者泥涵于酒之大禹謨汝恒臣告于衆曰嗟守有衆大禹謨濟之有衆甘誓嗟六事之人

聖有護訓明微德保

乘二十一年初美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奏敷明敎定保柱柱遠書言聖善有謀功者當明安定之又曰夫謀而鮮遠意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註善而鮮遠有謀敷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孔穎達正義云此訂歸曰

脫志

子

道

夏書微之辭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以為晉人改書之勳為訓不可得而知也以為祁大夫改晉人之訓為勳亦不可得而知也但漢經過承謨勳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知杜註之是矣然則晉人之改勳為訓者實因惠訓之訓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且書曰之上實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微征蔡氏不知考証虛區之小忠大之賊也

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恭常憲

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怪異以戒之常憲即成憲字

歌又言明明我祖詩明明天子

每歲孟春

布有常利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邇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而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周礼小宰正歲

帥治官之屬親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惟時義和顛明覆厥德

詩顛覆厥德沉湎于酒畔官遠其威也離次夫其位也洪範五

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以其在天故曰天紀遠棄其所王之

事即畔官離次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食而未至三辰有災

馳

道

於是乎有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視幣史用絲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擊鼓盡夫祀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詩善人載尸書若罔聞知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違時者殺無赦今作史

典史記帝仲康時羲和酒淫廢時亂日亂往征之作亂征

今爾以手君也

一節

大誥惟予以爾庶邦甘誓泰行天罰周官又言爾予一人湯誥

欽承天道

火炎崑崙玉石俱焚

一節

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

火炎崑崙可見是晉人語又漢書卓傳論曰崑崙之火自致

而焚孟子惟天史則可以徹征殺之盤庚惟汝違德立政庶

違德之人左傳于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渠魁見漢書獄見

左傳魯從非有惡者也孟子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大學引

詩周雖舊邦其新維新舊染即舊邦之同也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用功

今按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公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必泰而不夫復書有之曰但改其字作厥字改其  
必三字為允字泰言又言明推言來士召語其卷會恩  
大高讓又曰無忘哉

嘉慶壬申十月讀於江寧

寓中 秋原外記

此種德格氏稱之尚書謂也其以正德間  
人強鈔本字始者為其於明代之多寫與  
較尋常鈔本獨勝矣 居明又記

從仲尼傳授者本傳脫字惟本書用別本補又  
校原古字更其念古在許一惟念信者出古則

仲虺之誥

定元年薛侯曰薛之皇祖美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孟子湯放桀史記放之於南巢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

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襄二

十七年公孫橋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楚語

王孫圉曰使以寡君為口實則楚將伐晉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云云奉若天命 一節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

治之則強凌弱眾暴寡而亂矣中庸為能聰明睿知足以

有臨也多方有夏誕厥逸乃大濞齊詩古帝命武湯多方

又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詩續禹之緒

虞書弼成五服茲率禹之典奉若天命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

用爽厥師

多士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濞伏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乃命汝先祖成湯革夏詩何用不臧周書



夷邦由哲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

孟子曰子敖以我為簡左傳昭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杜註曰鄭書右書名曰先漢之偽

也多遺故東晉古文之蒐也以嚴難鄭書亦撰以為商書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馬義三

十年過伯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于此其句法意義不相類也但目繁莠字而發其獨智云耳則不可誣

也或曰子之捃摭亦已甚矣曰非然也慙取於前而後取於後仲虺之志在其中其當時蒐竊之情固如此也孔子

曰若其不具用批禪也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莖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伯罔又言小大之臣呂刑殺戮無辜文

言方告無辜于上左傳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有德者必有言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竟克仁彰信兆民

孟子伯夷耳不聽淫聲目不視惡色老子五聲令人耳聾

五色令人目盲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更有貨殖傳德懋懋官惟其人賢者在位也功懋懋賞賞不可以無功

濫也禹謨又言時乃功懋哉用人惟己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則勿憚改寬則得衆帝王之

道也仁者宜在高位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彰信兆民萬邦作孚也

乃為伯也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字用夏書乃秋季月朔之乃此一節全是約孟子之言但增攸祖之民室家相慶二句以為承上起下之辭又增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二句以為繳結之語耳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蕪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詩保佑命之易天之所佑者順也周禮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義而興賢者鄭註賢謂有德行者賢是德盛

之名德是資賢之實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佑輔顯遂善善而固其存也襄二十九年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味

子

亡者悔之惟亡固存國之利也改志為誥改圖為格後鬼  
之利也為邦乃其昌洪範曰邦其昌此增一乃字宣十  
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之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統  
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  
虺有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惟亡固存之道也兼并周武  
王之事以為仲虺之言其蹤跡之顯者如此而正義者乃  
疏之曰傳取彼之意而改為之辭非本文也乃蔡沉則全  
然固覺矣

德則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盤銘曰苟日新上二句即孟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

下二句即孟子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又曰得道

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

叛之宥坐之器滿則溢詩民之靡盬懋昭大德則日新之

極矣建中于民即舜之用中于民以義制事見荀子書易

曰義方外敬宜內詩以保我後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

荀子充問篇楚莊王曰不殺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遠是以  
憂也其在申繇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肖而群  
臣莫吾速者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今改諸侯字為能字  
改自為謀而四字為請人二字又摘去得友者霸得疑者  
存二句其取舍之意亦有識矣於下文即橫奪周公之言  
之意以與仲虺蓋不可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蓋志而子  
美德子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三者其美德也已周

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而其民歸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塞

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

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器也汝美之彼其慎也是

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

問則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又

好問字見中庸裕字見今文書即淺字之類也楊倞註中

繇即仲虺蓋見古文摘取其語而云然也細玩之恐非一  
人或荀卿之言恒疵而不淳吾子美隆于荀應曰

不乃子

子白其先後之序蹈襲之情則誠有如此焉且左傳中  
亦以殖有禮覆昏亂為霸王之器豈可以為非蹈襲  
嗚呼慎厥終為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  
命

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閔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  
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又晉語公孫固曰晉公子殆有  
禮矣樹於有禮必父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  
謂也其意以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而欽崇之正永保

天命之事也何慚德之有末世何口實之有傳以為仲虺  
終不謂無者非也

湯詰

王師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周書多方小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又多  
方本篇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史記多契至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盤庚曰有衆咸造又曰綏爰有衆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誓悉聽朕言  
盤庚明聽朕言泰誓又云西土有衆費誓言聽命晉語梁  
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其語夫嗟曰今天降衷於吳  
內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傳天誘其衷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夏王戒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  
其凶害弗忍祭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禍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備論史記夏桀不務德而  
殘傷百姓百姓不堪左傳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構爾上  
下神祇然此一段大槩脩節呂刑之文彼皆論苗稂以加  
之桀彼曰弗用靈滅德也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作  
威也殺截無辜爰始淫為剽則據點所謂敷虐于萬方  
百姓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者所謂爾萬方百姓懼  
其凶害弗忍祭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也又於下文有  
曰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者所謂天道禍善禍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也但恐辭之鬼笑於地下曰以數番者教已何居

苗之鬼報於地下曰已罪終不可渝收禁連坐美忍君子  
斷之曰桀之惡固不減于苗但盜獄辭罔中於信故桀不  
能如苗之無辭於罰收誓俾暴虐千百姓金勝曰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今則反用之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  
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天道一旬又見于國語多方曰  
誕作民主又曰告爾有方多士微子天毒降災荒放邦多  
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敬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右請罪有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

湯誓非台小子畢陶謨曰天明威上文天命有德多士我  
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今皆不通文理妄為改  
竄以不敢敬移居敢用玄牡之上又有罪自變作請罪  
字於下稱伊尹為元聖編考古今帝王之辭無若然者獨  
有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漢書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有  
衆字見盤庚淮南子汜論訓高皇帝云以與百姓請命於  
皇天漢書賈捐之曰賴漢初興為百姓請命湯曰予聞有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  
子民為善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  
殛之無有攸赦又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  
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既紕夏命作湯誥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罔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  
殖

孟子天降下民洪範惟天陰陽下民史記桀走南巢大誥  
天命不憚下陳惟若茲論語辟諸草木蠶虞底綏四方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復天子上下慄慄危

附左帝命

懼若將傾于深淵

詩邦家之光論語獲罪於天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又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周左傳羊尹蓋對吳人曰隕深淵湯誓  
稱朕稱台小子稱予一人今因克夏決然以天子之稱自  
稱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子曰先生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  
文又改賞善為福善罰淫為禍淫以易文可據而改之也

子  
真之於前然後增以降災于夏至若將墮于深淵一段乃復接凡我造邦五句邦字周語作國以論語之文間於國語之文復以國語之文間於論語之文何若斷絕本書之文以成其意志既改避其言又避其意使人不可躡其蹤殊不知自智者燭之付之一哂耳且單于稱先王之令有之而不言書云則取之入於湯之誥吾亦有所不敢信也又曰從單子引先王之令則匪彝惟淫所謂淫也宜承上天罰淫之法各守爾典則不從匪彝不即惟淫所謂善也故以承上天賞善之休若從晉人離間之文則以有夏為

下句  
蔡  
淫義俱不實矣智者審之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而有罪不敢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二十八年一節  
上文既以國語間之此復用論語之文帝臣不蔽今改作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而有罪不敢蔽之句移於上乃以弗敢自蔽為文對蔡重復不自覺也吁吾讀晉人偽湯誥而知蔡傳之叛夫子箋論語悖先師也堯曰第二十章載成湯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

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是而已晉人改之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去論語之履字者以湯自名天乙以明示論語之說也取有罪不敢赦之句而進之敢用玄牡之前其意將以急承上文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皇皇后帝改作上天神后因上文已有惟皇上帝欲變文耳似亦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若乃離邊其文增以請罪有夏至承天休一段何橫哉帝臣不蔽對上帝之辭也爾有善朕弗敢蔽對衆之辭也有罪不敢赦移置於遠則肆為罪當朕躬弗敢自蔽之言論語無此

大  
自蔽之文也惟簡在上帝之心一句增三字其爾萬方有罪臣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萬方則又顛倒其文矣凡皆不信夫子箋論語之意也蔡沈曾不註其異同考據得失其意亦將挾古文以令論語也非叛夫子箋論語而何又蔡傳已有罪不敢以自恕鄒季友曰朱子大學或問恕字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己以自恕訓自蔽似亦未的此非悖先師而何又金滕一篇朱子作傳文義精密蔡沈一切天之載在文集可考也當改者亦當三年無改今師說是而必欲改以從己說沈亦忍矣哉周語內史過曰其在

余

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於一人常昭註  
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今按  
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盤庚欽念以忱爾忱不屬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伊訓

初子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訓書

漢書律歷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趙東山曰美志據三統歷即書伊訓篇太甲祀于先王

以冬至越東行其引書辭有序與偽孔氏書伊

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

位後矣以証殷周不改月可乎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

冢宰謹嗟嗟烈祖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鳥獸魚鼈咸若

宣三年王孫滿對晉夏之方有德也使民知神效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違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鹿

昂遷于商小雅曰方懋厥德頌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大雅  
白鳥鶴鹿鹿濯濯於仍魚躍孟子樂其有麋鹿魚鼈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

詩商之孫子盤庚乃詰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無亦假手

於武王左傳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違

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收

官朕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克

詩宣昭義問古帝命武湯多方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

作民主齊惟虐於民夏之虐也厥民刑用勅代虐以寬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始哲命今去厥宇與生宇

止取罔不在初奉經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

教民順也及田夫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詩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言家邦四海即大學家國天下之

序也然此用孝經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也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

揚雄云上世之士人綱人紀荀子君臣篇曰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下文又曰敬而不

順者不忠者也淮南子汜論訓君子不求備於一人法言

秦迪檢神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

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詩曰惟先民是程

教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詩教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

制更刑儆于有位 至具訓于蒙士

先典鞭作官刑周禮秋官司寇以刑百官盤庚由乃在位

言作官府之刑以儆戒百官也舞不可恒歌不可樂酒而

酣巫以歌舞事神周禮有男巫女巫狗貨聚歛積實也殉

色女寵溢尤也恒遊從流上下也恒改從獸無厭也無逸

云于遊于政荒淫無度之風如此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推遠直之規而不

納疎遠者年有德者而不親吳語子胥曰今王播弄黎老

而孩童焉此謀是為荒亂之風俗如此後漢樊儵言郡國

舉孝廉率取老幼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臣多見廢棄三風其

目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孝經

匡救其惡左傳匡其不逮墨五刑之輕者註疏謂鑿其額

涅以墨司刑所謂墨刑五百者也易曰童蒙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酒誥後嗣王無逸治民祗懼卑陶讓慎厥身又曰念哉率

作興事夏書聖有謨漢書洋洋昆崑之對中庸洋洋乎

禹謨又曰嘉言罔攸伏詩亦孔之昭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詩曰天命靡常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漢書吳王濞傳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

福為非者天報以殃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劉玄德戒子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於阿衡

惠字因孟子余弗狎於不順故翻出惠字詩實惟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無先王二字上下神祇見

社稷宗廟見孝經大雅云天監在下聿脩厥德有命

既集頌綏萬邦改邦為方增撫字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頌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今改為伊尹故曰尹躬又曰改

商王厥辟今按此句不辭之甚匪伊尹口氣大雅云殷之

未喪師酒誥在令後嗣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祗厥

祖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氏曰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古文正作先蓋

用鄭註也鄭又云今天絕祭以其自作孽天絕之也去夏

就殷者相亦罔終也又古文九難接慶用戒哉之文說命

惟口起羞四句之下亦曰王惟戒茲以有惟字故也上文

厥辟稱成湯此厥辟指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

說命王庸作書以告庸用也朱子語錄云此六字只作一

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今蔡傳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

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而不知此二句乃效無違昔之人

無入知多方誕作民主罔可聽多士曰惟時天罔念聞則

其蹈製之跡顯然矣豈亦以惟字在時天之上而別釋耶

當從朱子為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昭三年叔向引詔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急孟子曰

周公坐以待旦說命旁求於天下書曰佑啓我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懋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

緇衣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

度則釋無慎乃二句而多也字多厥字乃字商書多用之

如齊乃位度乃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也金縢曰惟永終

是圖



戎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書安汝止詩率由舊章盤庚曰乃祖乃父詩戒醜攸行  
史記舜讓于德弗擇

未

王本克變

論語齊一變至於魯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

而

孟子曰不仁不義又曰夫豈不義又曾子言之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費子曰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

帶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也狎於不順此

作弗字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

公孫丑曰放太甲於桐吳語董褐曰孤以下密邇於天子

居以桐宮處仁遷義又成十六年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

伏讐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迎太

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復百姓以寧伊尹嘉

乃的放

仇言

佑

之過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君莫曰我不以後人  
迷晉語寺人勃鞞曰伊尹放太甲而專以爲明王又曰佐  
相以終克成令名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上篇言居憂此言三祀見其爲三年之喪也朔者月正元

日十有二月者見放不改月也冕服者除喪吉服也祖桐

宮放太甲也歸於亳者太甲賢復反之也放不改月則孔

子何爲言行夏之時

周禮內史與曰太甲以王命克服史贊三命而後即  
單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齊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國語夏書有之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盤庚曰

不能齊匡以生大禹謨曰皇天眷命使嗣王能終其德者

言皇天眷佑若使之也太甲方知改過自新而即謂之克

終厥德與下文太甲圖惟厥終之言有相垂矣非聖人慮

終之語也表記民非后罔克齊匡以生作齊以寧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卷

爾

民自

聖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洛誥王拜手稽首康誥曰克明德詩不明汝德又曰克明  
 其德左傳曰非我族類昭十年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酒  
 誥曰惟昏迷辜天作孽四句見孟子引又緇衣太甲曰天  
 作孽可違也去猶字也末句不可以違論語既性不  
 改則官三公大師大保三少少師少保國語師保以臨之  
 係如臨師保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經匡救其惡遷  
 二十六年展喜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罔命又曰責類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金勝惟未終是圖

伊尹拜手稽首曰惟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

后、后、未、無、罰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臯陶謨曰慎厥身脩齊典又曰重華  
 協於帝胤征又曰厥后惟明明中庸曰子庶民並其有邦  
 即厥鄰也孟子兩引後我后一則曰后未其蘇一則曰后  
 未其無罰淮南子脩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  
 歛以寬民城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

寐

方後兩

烈

恭先思

德

姓親附政令流行上篇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即夙興夜寐寐  
 之句也召誥越厥民茲服厥命

王懋乃德

詩曰不懋德惡凡屢用懋字伊訓方懋厥德罔命懋乃后

德頌曰嗟嗟祖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論語孰孝乎鬼神詩永言孝思語臨之以莊又曰恭已以

正南面又曰恭則不侮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論語可

謂明也已可謂遠也已又視思明聰思聰朕承王之休無

敢

君與丕承無疆之德周官又曰萬邦惟無敢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易重巽以申命信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註逸書又曰黍稷匪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旅焚凡四處用此

一節詩天位殷適上文不易惟王

慎德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

葉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蔡仲命首四句即天甲下篇首四句為善不同四句即  
 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之戒即終始慎厥與之  
 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亂舊  
 章與罔以辨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雖閃  
 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曰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杜註逆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  
 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  
 文思其終故為繆亂何不同之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哉  
 詩曰聿脩厥德又曰克配上帝今王二字見周誥頌續禹  
 之緒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陟彼崔嵬  
 先典陟方乃死皆以言升高之意則不若中庸行字之安

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禮論皆言慎終如始終  
 始如一襄十年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史記趙良曰良藥善口利於疾忠言逆耳利於行又曰甘  
 言華也忠言實也咸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

繹之為貴

弗慮明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左傳不索何獲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荀子曰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樂  
 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作古語而不云商  
 書曰又人字作有字邦字作國字鄭玄註一一人也玄之  
 意以世子一人有元良則萬國以正矣此人直用玄註一  
 人二字而刪去有字又曰教諭而德成又曰德成而教尊  
 孟子有為者又曰為之而已矣今按為字因業字生出若

胡成之成字偶同於古語耶其亦以覺後人之不知者而示之以端之變化鼓舞者邪然則後之人慨然而信之恬不之恠者過矣

君周以辨言亂德政臣周以寵利居功邦其未享于休

秦善惟截截善誦言孔安國註惟察察便巧善為辯接之

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此與周官虞虞建官惟百亦以其註

平章百姓為百官之姓而知之噫人孰知其辨言之出於

謙言言出之出于百姓耶老子曰時而盈之不如其已富

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功成而不

處此不以寵利居成功之謂也君與曰厥基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後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既字用全勝既克商之既後政厥辟用洛誥後子明辟之

句洛誥之言基禍漢室漢儒之咎也作偽書者楮漢儒誤

解之失而改字字為政字改明字為厥字然後來宋儒之

註亦未為得曰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則其後皆單

稱孺子冲子者以周公為不尊成王可乎此皆不精義之

過也其下文云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又云孺子來相

宅龍為四方新辟正釋此明辟二字之意欲其君於土中

非偏安西土之比故曰明辟欲其君於新邑四方道里之

中故曰四方新辟故特發此二例不然何他篇絕不稱明

辟邪君與曰天命不易天難謀詩大雅曰天難謀斯又曰

天命靡常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改

帝為德大淫佚有辭以慢神虐民易之為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約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爾先祖成湯

肇夏則又敷衍為啓迪有命至矣肇夏正又曰罔顧于天

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故易之以慢神虐民皇天不保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多士上帝不保詩乃眷西顧又

云求民之莫又云百神爾主矣此篇九用一德者四倒用

德惟一者一單用一字者四單用德字者八以德惟一照

出德二三三者一皆非漢人以前文體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鄭氏曰吉讀為告告古文語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以為咸有一德今周禮亡古文一作一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各單作明居皆在湯崩之先司馬貞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文失次序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命又曰我其敢求位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引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上世同類二三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惟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禮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祗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

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漢書王莽傳曰日新其德

包其終始一以貫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其慎惟和惟一

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王制曰任官然後爵之論語

曰舉賢才文王世子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伊

尹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難者如

不已也其撓者可不謹與也惟和者齊景公曰惟遷與我

和乎晏子曰和如和無美又周官乃和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論語仲尼為不學何常師之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予一以貫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禎

求底烝民之生

孟子王曰大哉言乎荀子曰用心一也大誥曰克綏受茲

命盤庚曰底綏四方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為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為夫之長可以

生謀今以德字易恒字以七世字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

宗有德漢書常賢傳王莽劉歆曰禮記王制及春秋敘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三廟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先德薄者流卑七其正法教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教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故教於教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遠之戒舉族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薄矣今因其後有論放三宗之說遂謂此四句又孟子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右非民間使氏非后周事無自廣以狹人

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匹夫匹婦不殺自盡民主則與成厥功

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充奔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其惟弗言辟臣咸諫于主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不圖攸事令王廟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德德類茲故弗言恭茲

思道圖夢帝養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說華傳若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賈請其左右

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放武丁能鑿其德至於神明魯入于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然以思道卿士惠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果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若藥不賦朕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

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教故三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既得傅說恐其荒失遺奏故使朝夕規諫歲諫曰必交備于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喪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與朕而未得其位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

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放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方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

今按恭默思道乃諒闇之註釋晉人誤以為經且以為高宗自言尤非其代予言一句國語禮記及呂氏春秋皆無

之晉人蓋因論語聽于冢宰三年之語而造此一言也觀下之爰立作相蓋以此相冢宰也其他悉皆據竊之辭

惟暨乃傳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詩及爾同傳暨庚暨予一人猷同心論語一匡天下詩率

由舊章暨庚乃話民之弗率迪高后武成又云以濟兆民

畢命又云以康四海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義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充典欽若詩時周之命又鮮克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時欽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孟子有復于王者曰又云繼之以純以為直不可勝用

也記繩墨之於曲直繩誠陳不可欺以直書從諫如轉圜任瘞曰主聖則臣直充典曰時容多方我惟祗告爾命

詩對揚王休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論語總己以聽于冢宰

明王命若天道建邦設都

墨子尚用篇云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

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非富貴佚而錯之將以為萬民

與利除害富貧安危治亂也下文又云非正以治民也孝

經者明王充典欽若昊天漢書王者順承天命周易建萬

國詩設都于陽之績又武建邦答左輔文公曰天生

民而樹之君內則后王命冢宰隆德于衆兆民楚詞捕頌

后王嘉樹孟子君一位公一位大夫師長見周禮逸豫已

見五子之歌此重出周禮亂為四輔顧命其能而能亂四

方洛誥亂為四方新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義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漢書上天聰明論語惟充則之中

庸書文武欽若二字見充典民見為讓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君子

王惟戒茲茲克明乃罔不林

緇衣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正同但戎字作兵鄭氏曰允當作說謂放高宗之  
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蓋猶辱也裳朝祭  
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  
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已不  
尚害人也古文因鄭有二慎字說之曰王惟戒茲

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親惟其能齊國及思德惟  
其賢慮善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長厥善其能長

厥功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咎亂納侮無耻  
過作非惟厥愆若政事惟醇釀于祭祀特謂弗飲禮

頌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允命曰壽無及惡德民立而政事純而祭祀是爲不  
敬事頌則亂事神則難荀子性惡篇古者刑不過罪罰不  
踰德刑罰不怨罪實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惡罪實  
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  
矣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  
不長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歸元年士伯曰  
啓龍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傳說進戒於王云無啓龍  
納侮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于罔聞于行

詩曰我言惟服趙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實難將在行之

王悅不難允湯于先王成德

今大集悅又曰悅恂于九德之行多士聽念于先王勳家  
說命下

王曰未汝說台小子嘗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類

卓陶讓帝曰未禹汝亦昌言湯誓匪台小子敢行輯亂君  
夷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下文即云率惟茲有陳保敷

有放故放禮陳配天多歷年所是甘盤之有功于高宗可  
謂大矣今以爲舊學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廢學

如豈以爲厥終罔類者何也息於榮重傳說之學故無厭



為甘盤計也無逸曰舊勞于外參暨小人作其即位故撰此數語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頌擊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爾交脩于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盤庚曰既羞告汝于朕志若作酒醴四句見國語又曰必

交脩于罔予棄也左傳引畢陶邁種德立政用邁相我國

家召認惟日其邁詩我日斯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

論語多聞闕疑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詩古訓是式

語先難後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泰博士淳子越之言也

惟學孫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

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備周覺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考招俊人劉於庶位

文王世子引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曰古文王恭建

國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學

記又曰故教學相長也允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引

允命曰遜敬務時敏厥脩乃來鄭康成註曰允命當作說

學子

命改教為教者用盤庚教于民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太甲旁求俊彥畢陶謨曰俊彥在官無逸曰是叢于厥躬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休孟子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伊尹獨不言風范仲淹嚴陵記先生之德

山高水長李太白請改德為風仲淹幾於下拜傳說在馬

而曰風或者未變俗者乎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畢陶謨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肱備而成人似也良臣一

句不成辭少輔字與君字故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生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奔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雲漢之詩曰群公先正緇衣引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詩以作六師孟子曰伊尹曰我豈若使是君惟克

舜之君哉上句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奔乃伊自言口氣

下文遽曰其心於文理口氣皆不安帖此官顯思以一毫

控于人若捷于市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充奔之澤者今約  
 為一夫不獲四字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約為時予之華  
 四字後漢詔曰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無逸  
 曰作其即位孟子引書佑答我後人詩實左右商王君與  
 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  
 則有若保衡詩曰嗟嗟烈祖顧命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則後漢書傳教作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放國二  
 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  
 保衡周傳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

而能尤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書則曰股肱惟人  
 詩又曰俊義式序書則曰旁招俊義因詩用周頌式序在  
 位之文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答我重賅書則曰答乃  
 心詩又曰情我漚漚書則曰沃朕心蔡況曰沃漚漚也  
 惟后非賢不義惟賢非后不食其祿况乃神于先王  
 君與巫咸又王家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易不家食  
 告詩紹庭上下綏萬邦充典為拜指詩對揚王休三國  
 志陸績傳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與陽得難有刻書曰天  
 命尸臣官茲拘邑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

泰誓上

尚書遺泰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有太常廖侯孔臧者  
 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  
 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一篇諸儒多疑之馬融  
 書序曰泰誓後得索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  
 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侵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  
 至臣以教俱未舉火神惟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

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事協朕  
 卜契于休禱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使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文  
 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  
 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若舉  
 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或傳非其本  
 經馬融傳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說高祖云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

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願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願何由為此言梁王勳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蓋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  
 洪範訪道猶奉商正朔而稱祀此在誅紂之後也紂未誅之先方伐之之時遽已改祀而為年乎沛公犯水猶在誅秦滅項之後曾以武王而不如沛公乎註家以因箕子之辭為之解說祇見其惑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無越我二字召諸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康誥越厥邦厥民越厥小臣外正大誥越爾御事越尹氏庶士御事越予小子若翼越予冲

人蓋用大誥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人非天地無以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其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即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即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帝非人不立即靈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帝不寧即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董逸

書見陶疏下文有云目不視鳴條之師耳不聞禮車之聲遂據此而點化成文正猶使疾其民以盈其責本中行桓子之言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虜放遂據以為商罪實盈之句皆因收拾逸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范曄實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曄之蹈襲明甚易得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為換人非天地無以為生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大不相同然實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人無以

惟思以言而  
言以三指以  
以陶進會  
之說附會

為重之句其語意較之陶亦精密不俾然實連之意  
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之語也祈父云豈不聰中爾曰聰  
明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遂以重聰明作元后奪換非人不立之句其氣象較之  
陶語亦開爽英邁伊遠非不立四字意耳然實詩人中庸  
之詞劉陶之語亦非武王當時實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孟子云為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作字又其洪  
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元后作民父母奪換人非帝  
不寧之句其辭義較之陶語亦大不俾然皆危略詩人孟

子洪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實語也匪謂武王不能為此  
語但聖人之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偽為者之撫拾如此  
也昔朱子與侍即林栗談西銘栗曰首言乾稱父坤稱母  
是以天地為父母繼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言為  
何如也蓋以為汨羹取之意有兩父母之相駁故也朱子  
曰言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非謂大君吾父母也侍即以  
理學名家如此看書豈不為人折笑栗曰我正欲為人所  
笑明日劾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后朱子亦自悔  
其當時詞氣之出招奉陽意初無怨栗之心也自今觀之

保 捷

栗之談西銘誠誤矣若如偽未嘗者首言天地為物父母  
下文即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牽刺以天地父母為是則  
元后失之元而借以元后父母為是則天地失之卑而  
蓋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  
當不至於汨羹叙而反相病也由是言之反不若劉陶之  
言乎正通達而不相悖黃帝正名百物豈其如此武王吐  
辭為述又豈若然哉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酒謂也敢行暴虐  
罪人以被官人以世惟官宜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子爾為桀矣夫也與劉子婦  
史記帝封資辨辨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乎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辨非神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婁於婦人吏如蠶已之言是聽於  
是使師消作新洛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而盈距橋之栗狗為奇物元何宮室丘廣沙丘苑臺  
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中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乃重刑辟有飽怡之  
法九侯鄂侯囚西伯美里用費仲惡來廢商制此子

志

君子

囚箕子周本紀反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故王子比干  
囚箕子大師疵少師把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  
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代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放  
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過其王  
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  
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  
子性惡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  
雖子愈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

考

雖如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雖欲無亂得手哉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辭但  
荀之意本借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即官人以世者也飛燕  
善走惡來善馭其知政而任之也初何世之有上文刑罰  
不恕罪爵賞不踰德為說命編取下文以義制事為仲虺  
之語略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  
牀紂為肉脯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劫諫者  
剔孕婦擗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衰世則不然竭百姓之  
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池苑囿又曰紂敗

殺王子比干而天下怨訕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  
天下失矣又前椒真訓速匪夏桀放紂燔生人辜諫者為  
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樵才士之脛醜鬼侯之女蘊梅  
伯之骸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洪範帝乃震怒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坊記引泰誓曰惟  
朕文考無罪詩畏天之威君與誕將天威語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武成又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荼  
威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友邦冢君見牧誓又為伊尹言為夫之長可以觀政盤庚  
罔有逸言語原壞夷佚牧誓齊棄厥肆祀弗答齊棄厥造  
王父母弟不迪微子操竊神祇之犧牲牲西伯戡黎王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

天佑下民 一節

此一節見孟子但文字少異天佑孟子作天降惟曰其助

上赤綏作之無罪之下有惟我在三字而下句無予字作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但引作書曰而無泰誓曰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成二年君子曰泰誓所謂放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昭二十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  
子謂養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註  
曰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誅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德  
兆無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

少同心也今泰誓無此語杜註所謂今泰誓指前漢德泰  
誓也今按養弘之言正因泰誓同心同德之言故言同德  
者則能度義今甘桓公雖見子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耳  
雖有億兆亦奚以為蓋同德與離德相對義自明白故下  
又勸其務德無患無人作古文者無不釘桓成篇并養弘  
之所自言亦略以為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力  
鈞者度德德鈞者度義竊取王子朝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之義又兼三十年擄叔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意而與泰  
誓離德同德之義背馳矣於是遂移養弘所引之本文於

其

中篇而改曰爰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則非同力度德之言釘桓四五句矣此其湊合補綴之大  
略如此也嘗考之淮南子兵略訓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  
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紂之率百萬之心武王之  
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  
則無一人之用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爰有臣億萬即  
紂有億兆夷人惟億萬心即萬心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  
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亂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  
十人則變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之末

曰乃一德一心又改同字為一字亦何用如此之重複邪  
劉炫不知又據古及以規杜註噫劉炫過矣襄二十八年  
叔孫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二十九年子  
大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商罪貫盈天命殪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貫將可殪也因下文

引周書曰殪戎放故知商罪貫盈猶不學面墻之類

予小子夙夜祗懼爰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社以爾

有衆底天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詩太王乃立冢土王制又曰天命于祖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濟

四海時哉弗可失

詩矜此下民襄丘十一年穆叔曰恭警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亦引社預注今尚書恭警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恭警謂洪魏諸儒為融鄭玄王肅等所註者也惟東晉太誓則傳記所引太誓悉皆

有之周語單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此二句又周官亦曰弼予一人時哉弗可失乃前通告韓信之言

恭警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狗師而誓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止舍之名也序五月戊午渡孟津此戊午止河北河北去牧野四百餘里戊午次河而牧誓言甲子殺紂相去纔兩日耳疑戊午次河朔之語非是且與序文戊午之日重複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商

牧誓迷矣西土之人湯誓格商衆庶悉聽朕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小雅曰降爾遐福惟日

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於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相相滅無辜顧天穢德彰聞

牧誓今商王受語行有餘力孟子子力行之工不信度多

士惟爾洪無度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馬比

謀牧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信是使微子我用沈酗于

酒小民方興相為敵仇乃罔畏畏非其有長言有位人用奇

又警飲召敵仇不怠召詰以哀顧天康語頭聞于天湯詰

又曰並告無辜于上下僖九年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

讐桓七年楚開康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敢君之

所聞也威軍以出又何濟焉杜註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

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

洪範惟天陰陽下民董子曰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古文又

曰奉若天命多士我有同佑命致王罰勅放命終于帝又  
曰有夏不迪逸弗克庸帝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  
祖成湯肇夏

惟定罪浮于桀刺殺元良賊虐誅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人民

表記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文王世子一及元良史記曰我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刺比干而視之刺字用刺字之意表  
字用出去之意微子之命稱曰元子西伯戡黎我生不有

命在天上蕭弗敬上天微子據竊神機之機於牲詩放且  
不遠在夏后之世又國語太子晉引詩曰放且惟不遠  
在夏后之世立政以勸我愛民又茲乃俾嘉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謀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製于毒武王所用也杜註外傳云太誓  
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謀戎商必克此武王辭今按外傳

國語是也國語單襲于云與子曰其下云以三襲也  
爰有德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素同即異是謂離德成公二年成  
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昭二十四年姜弘

曰封有德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論  
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  
今朕必往

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曰百姓  
有過在乎一人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我武揚使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惟湯有光

孟子我伐作故伐備湯作于湯取成凶殘作則取于殘

焉哉夫子罔或無喪率統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故誓焉哉夫子孟子無畏率汝若崩厥角稽首今敢改削  
其文如此然軍汝之言王言也不可易也一德一心即同

心同德之謂詩者定汝功泰本紀以克求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於師明誓衆士  
厥明者戊午之明日也詩六師及之胤征又云爾耆商力



收于

高天

爾

王雲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收警西土之人孟子君子實玄黃子直以迎其君子康誥弗念天顯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孔傳義類惟明詩而秉義類易知微知彰

今商王文狎侮恒常荒急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以狎字代威字以帝代行下句用怠字而以弗敬字易三正字欲人迷其蹤也詩無邊汝躬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此絕

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怒于齊

新朝汝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血郊社不備宗廟不享

不享

冬月見朝汝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洪範惟辟作威呂刑殺戮無辜收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長是信是使今摘取崇信二字卷十四年劉定公曰師保萬民正義引泰誓曰放黜師保詩咨爾殷商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史記

三

祝

祝

應

是莫聽論語箕子為之奴使囚箕子為奴收警昏棄厥肆祀弗答故子探竊神祕之攝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宣

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回昏亂之句卷三十三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執禍倍下民可也中庸宗廟享之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放紂斷棄祖宗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多士上帝不保公羊傳子路死子曰天祀于甘誓于秦惟行之罰多方天降時喪又曰天惟降時喪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荀子議兵篇暴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讐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廣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民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多方洪惟圖天之命洪範作威作福淮南子兵略訓決獄無辜

面

除

傳

珍音

書

教

岐

戮既無罪又曰武王伐紂東南而迴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望箕星出而拔放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

譽

樹德務滋去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哀元年五月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戰國

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詩惟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又曰誕敢紀其叔浴誥誕保文武文既盤庚我剗殄滅之無遺音胤征殲厥渠魁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衆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宣元年君子曰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效果為極易之戮也易之即不迪之別名也

嗚呼惟我大考

考多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周有天下

禮惟朕文考詩曰居月諸照臨下土充典光被四表詩居政之陽在渭之將焉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首顯于西土之實也多方曰惟我

周王克堪用德簡昇放命尹爾多方

二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李泰嘗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二受字皆作紂

武成

無良二受字皆作紂

惟一月士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天間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前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

一月士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魄作霸古字同越作若王宇上多武字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懼武備文歸焉

于韋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商及放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於前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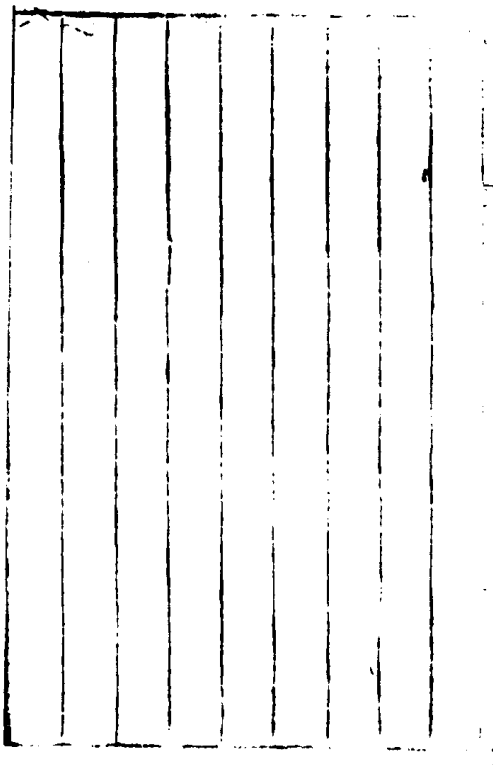
帝祀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

禮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韋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解而散

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  
諸侯名之遂祭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今按記  
言弗復乘馬服牛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復者欲以一服  
字兼馬牛言欲與記小異也又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於桃林之墟繼于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武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稷奠於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進王天玉重公王季  
文王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既生即天問之有也又見汲冢周書牧誓及邦家君克與允  
有大詩于惟以汝庶邦又曰爾庶邦君多方乃有不用我降命

惟先王遺邦答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厥配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

周禮祭公誥公曰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先王

不啻此所以稱后稷為先王也又常昭註商亦稱契為先王

詩曰即有節家室又魯頌曰奄有下國故言建邦答土也大

雅曰為公劉故言克篤前烈也魯頌曰實維何王實何何

商又曰續大王之緒詩稱廟室門中廟曰進王太極故曰肇

基王迹也又曰以王季為父父作之詩曰帝作邦作對則為其

慶受祿無喪中庸曰追王太王王季禮記引本誓曰朕文

考無罪豈有釁曰通觀厥成又詩書所稱之王受命假哉

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過密伐肆維維

執等大邦長其力也虞秀隋揖讓之風遂謀爭田為時田

始

漢南諸侯國之歸者四十餘國小邦懷其德也惟九年者以  
 蹶厥生之年為受命元年也故註疏家遂有文王受命之  
 訟諸侯歸之政綱九年而卒也大統未集者三分天  
 下有其二也記引書曰惟予小子無良故稱予小子中庸曰  
 武王違孝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為中庸也  
 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欲築大統之志雖  
 能用中庸之文而不免墮於史家而伯陰行善之云則語固  
 而意悖矣歐陽修知中間不再改元為註家之非而不知誕膺  
 天命惟九年乃武成古文之非也喪三十年北宮文子云周書  
 教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史記  
 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迹自太王始之禮記終統  
 孔禮銘也其勅公家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湯誓致天之罰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詩教商之祿泰誓  
 底天之罰多士明致天罰告于皇天泰誓類于上帝相應  
 告于后土與泰誓宜于家土相應有指太王王季等全  
 滕曰惟爾曾孫後湯誓余畏上帝不敢不正有傳則續持

祖自稱曾孫  
 今商王文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楚  
 史記天下起兵共誅無道泰物不聊生民失其性故為無道  
 也昭七年辛尹無字曰首武王教討之罪以告諸侯討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殺故夫致死為史記敗之求孫討殄廢先王  
 明德侮滅神祇不祀昏制尚邑百姓不辜顛聞于天皇上  
 帝武王更受命帝放受天明命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過亂略至夏變箱周  
 不率俾  
 論語雖有周親不知仁人書云祗承于帝詩式遏寇虐襄  
 三十年北宮文子曰喪喪餒餓  
 泰天承命肆于東征綏厥士文惟其士文隴厥玄黃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邑周  
 甘誓奉行天之罰詩昊天有成命玉子有攸不惟臣東征  
 綏厥士文隴厥玄黃紹我周王兇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天其如此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北民毋作神羞  
 襄十八年為懷棣曰齊環存好背盟凌虐神主曾臣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僂實先後之苟禳有功毋作神羞

官臣履母收復濟淮爾有神教之東二年衛太子構曰  
 孫刺殺昭告皇祖之王烈祖康叔又祖秉公以集大事  
 母作三祖羞顧命用奉恤厥若集諸君子羞尚書註述  
 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文辭首尾不結體裁異於他篇篇  
 辭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據  
 壁傳之始有脫漏故孔編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  
 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子篇首尾是足既取其  
 文為之作傳恥去有所失者不復言其事正爾語伶州鳩  
 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所以優柔容民也  
 術虎侯曰后校勤周  
 既戊午師逾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申子昧  
 美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周有散于我師前徒禽  
 文攻于後以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漢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  
 四日癸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兵故外傳曰王以癸  
 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師  
 商王紂今按古文用漢書甲子昧爽句故難用此頭師古  
 延今文尚書之辭周語伶州鳩曰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

而兩以夷烈之上宮畢之則戊午者一月也王以黃鍾  
 之下宮布於之野故管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  
 野詩曰殷商之棟其會如林天子牧野惟子侯與史記陳師  
 牧野紂聞武王東亦發兵七十萬人至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  
 致師以卒馳紂師雖衆皆無敵之心武王亟入紂師皆  
 倒兵以戰以開武王配之紂兵皆崩時至子白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故首曰壹信書不如無書中庸一戎  
 衣而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商  
 家語反商之政樂記乃反商律歷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生  
 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燔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  
 乙卯乃以庶國祀饗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  
 釋箕子囚封比世墓氏商容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  
 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爾練命  
 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  
 善作武成

列爵惟五分三性三建官惟賢位事性能重民五教惟食  
長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祿三品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皆見孟子王制賢者在職能者在位亦見孟子所重民

食長祭見論語孔穎達曰論語無五教字據論語有自略

之耳此正諱言古文偏字道孔聖誤者也五教字惟字宜

刪去管仲曰君以禮與信為始又曰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公羊傳齊桓之信義明詩無封禪于汶邠惟王其崇之念

茲我功惟序其皇之前漢書徒宜傳為堯禹垂拱成王

褒曰雍容垂拱永永萬年恩漢書孝章八子傳清河

王廢日仰待明主垂拱受成

嘏

類

節

○禘

宣元年公侯夫葵柱註徒犬也說文疾使犬也服虔作狗

書傳曰葵犬也爾雅狗曰犬為葵說文云犬知人心

云葵作葵首葵也鄭玄云葵讀曰葵云爾無君名強犬

有政者為首葵國人遺其首葵來獻見于周也孔穎達據

之曰良由不見古文矣為此說

惟克商

性德其物

魯語陳惠公使人以俎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俎之者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於九變八變

以其方爾來貢使無志職於是爾慎氏貢楛矢石砮

焉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政遠之以示後人使永

故銘其括曰爾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者也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吳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也故分陳以爾慎氏之貢魯語范文子曰大王者成其德而

遠人以其方爾飾之楚語申叔時曰聖人欲其不廢也久

矣魯七年諸侯官受方物倍五年宮之奇曰民不為物惟

德其物今改民為人改樂為其

德空不狎侮 一節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左傳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不伎耳目百度惟貞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陶潛云既自以心為形役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昭元季于產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盛不狎侮故戲弄人者喪德也伎耳目者以小官大賤官  
貴故係玩物者喪志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於道則不玩物矣故曰寧應以道則不狎侮矣故曰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辨辨

管子曰玉是以前無為之有益又曰功成名遂孔子曰游觀使  
精神曰故為無益奇功世所希有故為異物德盛為有益器用

為用物漢書曰家給人足王制鄭註贊則用物貴活則侈物貴  
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

貨珍難得之財老子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戰乘小邕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興

乘其產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知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悞而變變將人食  
亂氣校廣陰血周作張脈憤與外疆中乾進退周旋不能存其  
悔之

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 一節

史述方珍怪之物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  
中殺不粥於市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趙盾于

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王孫圉對曰楚所寶者  
觀射父左史倚相若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也為犬學曰楚國

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一節

詩夙夜匪懈夙興夜寐論語古之矜也廉子夏曰大德不  
踰閑論語子曰為山孟子掘井九仞論語未成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皇陶讓允迪厥德盤庚汝罔能迪又各長於厥居教養生保

居敘物莫讓無世在下洛誥四方其世享古器物銘世世永

保用享梓材敬至于萬年惟王

微子之命

左傳僖七年許男而得衛璧大夫袁經士與概斐子阿諸遂伯  
對曰曾武王克殷微子咨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概  
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有子  
之首子紂廢兄武王克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  
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  
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夫微子手縛於  
後故曰衛璧又馬得牽羊把茅此史遷之妄也

王若曰猷厥王九子

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殷王元子

見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蓋微子乃帝乙之長子故曰爾也  
又首呼此四字者若康誥呼小子封之類是也象公九年陽  
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咨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 至 永世無窮

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騶馬有養拜馬文二年謂之崇德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  
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改客作賓者用虞賓在  
位之字取利用賓于王之句也禮記特牲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以官爵人德綬也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

通二代崇德又先武成詩既有淫威常服黜辱將于有  
客有客亦白其馬又不斃亦世君莫我定命無種惟懷命  
用敷遺後人休

鳴呼乃祖成湯

德垂后裔

此段稱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乃父字見盤庚  
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也皇天眷佑見周書攝民以亮同  
論語寬則得衆又伊尹言代唐以寬兆民永懷功加于時者  
代罪救民之功也德垂後裔者崇德奉祀之永也

爾惟踐修厥德

肅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厥德好詩令聞不已微子不忍成湯之殄祀  
抱祭器而歸周盤庚恪謹天命左傳于木曰能款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余嘉乃德曰萬不忘 尹茲東夏

左傳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德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乃職無違朕命蓋周襄王命管仲之辭也今摘去  
勳應乃懿四字爲同字而直至篇末方曰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詩曰帝居歆神其祀民敬和其陰居者之後稱公正此東  
土之望夏多方篇云殷侯尹氏又曰尹爾多方



欽哉往教乃訓 俾我周無敵

堯典曰欽哉立政是訓用達明乃服命服乃上公之服命者

上公之九命見禮詩率由舊章典常即舊章也左傳襄二

十九年堅事晉楚以蕃王堂又祭仲之命亦用此句

嗚呼性哉性休無替朕命

堯典性哉性休謂多方云天性或教我用休立政休茲詩無

廢朕命左傳無逆朕命

蔡仲之命

蔡仲二字見左傳定四年春三月其子蔡仲改行帥德乃

祝化之言也之命二字見左傳曰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之又微子之命康王之誥皆效文侯之命如此今按祝化

之言可以見周書四篇逸者三篇一伯禽二康誥三蔡仲是

也獨誥一篇存耳或曰伯禽者註云周公世子時周公性

伯禽之國故皆以附伯禽蓋指上文分魯而言也子謂之逸

書可乎曰非然也此註家之淺陋也且上文分魯公以大

大路而後綴之曰命以伯禽無下文分魯以大路少昂而云

命以康誥分唐叔以大路密演之鼓而去命以康誥同一例

也彼二篇為書之篇名而伯禽獨不為書之篇名字蓋

見

不可明

若大甲盤庚微子之類宜以名篇而其體則詩也不然魯公

即伯禽也上言魯公而下文又言命以伯禽復成何等文

理哉伯禽與康誥唐誥同為誥之篇各不辨可知矣但金

篇之序不言伯禽者同曰註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為剛

之而不必序也觀康不序可見然封伯禽康叔其誥決不

苟當為逸書或曰如音子之言一篇皆逸而蔡仲之命為

後人所補則後人何以獨不補伯禽唐誥曰周之誥大抵多

出於周公其言闕肆廣大非包涵宇宙曾不能及也觀

諸康誥辨則後人之擬拾打假安可比並是以畧而不

敢補耳唯蔡仲則傳之文畧且本末可以湊合成篇然自

識者視之直為兒戲耳而亦足以籠蔽數千百年之耳目

獨何故為信古書之過速至於受欺也或曰上文命以伯

禽等凡有數命字而其中則謂之誥然則蔡仲雖有命諸

王命書三命自亦當除之命二字而但命曰蔡仲亦誥本

耳曰子之言得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詳叙流言

惟字效洪範召謫此周公一條極無見識壞大休昧王綱

序天理惑千載使人不知有王由是後之蠢蠢抑執不願

不

元如使

理者遂作詩云既使當年周公之身死生且其有誰  
也哉而聖人之心必暴於天下願以為周公完名幸於不遠  
遂其身故爾而為善固以忘矣人亦孰知有文偽書之害  
至此哉或者驚曰故問何故曰者諸說他之言則孰其孰為  
孰得孰失昭然若數一二矣他曰管蔡皆商末門王室八字  
之間知大德使王綱備天理明千載管蔡之罪不容誅而周  
公心事落落青天白日矣傳雖賢人以下之言然乃當時  
之耳聞目擊者故能得其實也偽書假托聖人之口人亦  
不疑而信之遂以聖人為真疑于上下亦無可奈何則

豈不害天理而無忠悌之甚哉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對周公  
而稱群叔則其忠慮之不到不顧天理之格格者也其曰位  
冢宰正百工而群叔流言者則其知慮之所到欲以發明  
周公未嘗踐祚之大義也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  
又三字一句擬周禮句法羣叔字改金滕管叔及且羣弟之  
弟字也金滕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言叔 三年不齒  
招元年于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失其不愛王室故  
也上蔡字說文作蔡從殺下米攴聲散之也

總錄

東

滕

子

滕

辟

周公之心明白正大當時雖披整執銳之人亦知之故自周公  
東征四圍是皇矣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不為一己之流言  
而致辟管叔而回蔡而降霍可知矣易說指大指及以人  
篇則當時管蔡皆商王受蓋蓋成為大變故祝他之言傳  
當時之事實偽書者因金滕之言而不考之以下以果人  
斯得之故又不察之以大指及詩東山破谷之篇而失之遂  
以周公為真若為已而誅管蔡等何其疎疎疎使而不顧  
道理一至此哉祝他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言又  
孰真孰偽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一二矣其所以必改祝

他之言者何有得金滕為之證故也而天下之大勢會如  
知矣祝他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商四字致辟者酒金  
滕我之弗辟而誤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  
遂以為周公致辟也果如所言周公致辟則大指所稱王若曰  
皆為周公僭稱王也假曰非僭亦不免於誅王受當謂王  
人而僭且祚乎哉又案二十五子于產曰惟眾所任各致其  
此其用字之所從來也于商之高字易豈致之致字也蔡  
若故也拘囚則逐矣郭鄭蔡之換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  
之者以終金滕之群蔡及此篇之群叔也又史記同三年不

齒見周禮大司寇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徒七十人今刪之者以見其文詳富盛不必及用傳文且又拘於上下句法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爲有字之闕於教訓

蔡仲克庸祗德

邦之蔡

傳有其子二字而此刪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爲蔡叔之手未知其爲霍叔之子子故刪此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庶幾人得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政行帥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祗德者不欲同傳文故易彼四字於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

據爲己之言四字既出祝佗之言則王若曰之下決無此四字

曰克庸祗德云者傲克明俊德克慎明德之類也祗德見呂刑又庸祗各刑其公字見康誥也傳有周公舉之以爲己鄉士而此刪去舉之也三字不欲同傳文八因以示經

文簡質使後之儒者讀之歎豔修撰曰經文簡古非傳文可比又者爲己鄉士非同升諸公之意不宜爲作命也蓋諱於

叔卒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字叔之上又無乃父字

有若厲行然者而子願若死公願若弟幾於洵舜叙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傲然得志必曰聖之經古之文其

不可改

敢不以意會而欲致疑其害意之文嗣邪傳無叔卒二字而此增之者顯經之得因而傳之缺文也卒之言固祝佗下文考字而得之傳有見諸玉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今以命見以邦易命而刪去七字者其智與上文刪去卒之與已三字

意同

王若曰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效前後經文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效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是傳文附於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字在政行下率字傳作帥克慎厥猷詩克慎其德又又侯之命克慎明德前句用其本

此句用其字下文有大小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效肆爾在故東土德即乃封敬哉即康誥往哉封勿替敬典也不尚

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滅文仲曰孟孫善中矣其可以益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惟志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

惟長句又邁逆即邁德之邁字自躬躬躬行意克勤字九

三見無怠字九四見垂憲乃後凡再見率乃祖文王之舜訓率字用詩率由字然有化上文率德之率率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文爾考一句而翻出也傳但有母若考之遠王命

也而此上文增加者亦有高樓增加樓杆文也

天無親

一節

報

左傳言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性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性德是輔又伊尹告太甲曰性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無常德德洽百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慎初厥

太甲又曰終始慎厥典左傳二十五年大赦文子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

慈乃攸績

一節

畢命又曰惟公慈惠考績多於前王文侯之命有績于人左傳執仁善鄭又秦楚方陸子辰曰以善王聖周公既二叔之不成故作常棣今又以昔仲以和兄弟也粘皮着骨之見耳無逸曰咸和萬民

率自中

一節

詩率由舊章盤庚說中于乃心詩不識不知顧帝之則作

伊尹告太甲之言于一人汝嘉見左傳文侯之命若汝于嘉

至曰小子胡汝往哉毋荒棄朕命  
堯典往哉汝諧詩無廢朕命

周官

此篇因周禮上書制散款與古文尚書同立學官而何問  
 獻王所得止五篇冬官雖不知其實蓋散亂於五官之中  
 實未全亡願乃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東晉時人窺見此  
 奇辭作周官一篇以示後世使知冬官不亡之意又見三公  
 孤與三公少相當而無當于六官故首言公孤以示後人使  
 知公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兼官之意其後戒勅之語不  
 過故為訓體而散人然識此意於言語文字之外此其作書之  
 本意也不然則豈寧掌邦治以下五條皆依傍周禮原之獨

司空一條改作掌邦土云云以示人皆奉入司徒一官之中所  
 當取出易置之意哉雖然晉人知其一二堯典司徒  
 之職敬教五教而已而大雅乃召司徒縮板以載則周之先王  
 蓋又使之董治當官者矣况孤位雖當公之下然考經中  
 殊無三孤之數則宜以當古之三公亦未敢以為必然也其  
 辨詳見於後

惟周公撫萬民

一節

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置成王於何地哉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昭乎哉信也以周

三

公而撫萬邦巡使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  
 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涉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  
 祖之事一旦而即行帝舜攝位之所為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  
 王崩流言與公避居東土三年則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有此  
 妄說也作詩貽王姬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放盞其後命  
 魯公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六服與周  
 禮九服不同者近者先承德也宗周鎬京也歸者周公歸也  
 董正治事之六官孔穎達曰周制無分國性伐淮夷非四征夫  
 言之耳

四

王四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  
 詩惟大猷是經老子曰為之於未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  
 有其安者也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唐虞稽古

一節

堯典曰若稽古文曰允釐百工孔安國傳工官又平章百姓孔  
 安國傳亦曰有姓有官可見建官惟自之言與孔傳相合而  
 古文與傳同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於是大禹謨亦曰辨百官  
 若帝之初堯典納于百揆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咨十有二牧  
 又曰日親四岳群牧班瑞于羣后巡狩肆覲東后南后西

右北后五載之後皇后四朝而不言百官也是其官亦不但以有計矣而以有百姓之言遂以惟百為度遂有之教論特未定非成王周公之言也亦無明大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乃周禮謂乃非德用人今文有之政篇文王世子惟其人

金滕余小子於命於先王多方之教吉爾命又克勤于

一節

事高刑以教德又曰周不惟德之勤無逸非天收若祥材

王啓監監廣汝罔能迪又曰迪高后克典稱成教

三公三孤

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萊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與命士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乘夏葛屨乘夏屨大夫乘素車司常五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檀大夫士建物射人掌茵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華三公執龜執虎執象執羔大夫執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禮儀司士三

月

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攝太僕生三公孤卿之勇旁主不駭朝則詳於三公及孤卿也并卿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有牲北面朝士左九卿孤卿大夫位為面三槐三公位為賈子白首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太傅保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選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雲者之故也孩提有置三公三少圖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太傅者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

審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保其身體以輔翼之而喻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矣按周禮孤卿於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實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保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之少字當周禮之孤字耳蓋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禮三公及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

領家宰廷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望威循率者也蓋  
 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兼虛其位不  
 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  
 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為周禮分  
 疏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王制鄭註三公  
 為三孤之四則三公三孤並用鄭註也

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考工記坐而論道家宰以經邦國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

貳公私化實亮天地辨乎人

王制鄭氏註云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班  
 固然山銘曰實亮聖明登聖至堂納于大麓惟清維熙

冢宰掌邦治

孔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據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孔  
 及或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  
 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率卿一  
 人六典一冊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馬融云冢  
 太也宰治也大治者兼万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太也

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冢冢者大  
 之上也山漸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冢冢云三曰禮典  
 以統有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  
 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宰統統治百官冢宰之事治官  
 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  
 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今據孔穎達首教語漢傳  
 晉人作書本意祭沉所不及

司徒掌邦教

正義曰周禮云乃之地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



據邦國大率職云二則教典以安邦國以經官禮以授乃民  
 鄭玄云授亦安也言使帥之傳亦以授為安五典即五教也  
 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備禮也五典云契  
 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禮禮教則民  
 不苟二曰以陽禮教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則民不怨  
 四曰以禮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  
 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  
 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養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教能則  
 民不大戒十有九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

標則民無功斯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看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公義并慈兄弟弟恭于孝也

宗伯掌邦禮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而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禮樂禮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之別有二十六禮皆在宗

伯職事之文曰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和禮典以和邦國以純百官以諧萬民其職又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會作六幣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等事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太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其職主戎馬之禁有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五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之帥之通名也禁其職掌九伐之馮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濇外則墮之野荒民

版

散則刑之節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者若則殺之犯金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司寇掌邦禁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正刑邦國其職云至曰刑典以辨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為罪云捕捕窮也窮四方之表之孔以捕治是主寇賊法禁治盜竊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 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為是詳者夏官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盜賊秋神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禁者司寇刑暴亂之為故云刑禁

司空掌邦土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冬官司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當邦國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司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方民馬融云事職百工器用未若乎事之屬此此主土居民余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官也司空之職也司空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使

雷



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土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  
此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  
愚按古文改宗伯之統有官入冢宰其意蓋以有官惟天官  
得以統之而不知惟禮可以為國古人又曰禮之立國與天命  
敵故職屬總統正宗伯之職也若冢宰之治官府則統之  
意之在社中矣經於天官地官獨以官府異之宗伯以下方  
皆言百官晉人不知精微之義誠妄改也司寇亦改邦國  
有官方民而曰詰政懲刑暴亂者以見明慎用獄之意不  
違刑以逞也殊不知流放寬極皆在朝之臣列也再兵部皆  
萬民之赤子也豈意暴亂謂非吾之百官兆民之不職者而  
何於此見聖人之作周禮有下車泣罪之誼有反躬自責之  
仁而偽善之妄改者不過申韓之慘嚴張杜之深文耳可  
不戒哉司空不曰邦事而曰邦土曰居四民時地利者其意欲  
見其系於司徒者而復遠之於司空之篇也孔疏以為出於  
王制取諸管氏書者得之其曰四民之居明是出於管子之  
書無疑然不知周之先公先王命官之制其所沿革大抵多  
與古昔有不尽同如方召司空其絕則直而召之也乃召司  
徒縮板以載而召之也奈何欲以虞之五刑改易周之十二教

史

又謂司徒之官職專教民者或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禮曰職官分職又使帥其屬以佐王今變之曰以倡九牧  
南風之歌可以阜吾民之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周制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時巡者又用舜典春  
夏南秋西冬北之時也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巡狩然也頌  
曰敷天之下曠時之對又曰式序在位薄言震之莫不震  
王曰嗚呼九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眉子泰誓反云我西土君子詩敬爾  
在公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  
出而不復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又曰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法按則如拔山後漢書胡廣傳  
政令惟汗往而不反數六年則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蕭何之  
薦楊異曰徇公絕私則君翁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與常作之師無以

和曰亂厥官者疑敗謀息忽荒政不務播而事性煩

論語好古敏以求之康三十一年子產曰備聞季而後入政此五

句用其意指六年叔御曰昔先生諸事以制不為刑辟此句

匪略也固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以苦者也秦相李本

紀事不師古蓋孟子作之師論語應利口之履邦家者小不忍

則亂大謀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及是時盤樂急教論語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說命札煩則亂

戒爾卿士功業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尚後艱

詩皇父卿士漢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老子曰動而行之易

曰所以榮德而廣業也古語斷而必行鬼神避之詩善後艱

位不期騶騶不期修養儉惟德無載爾為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昔仁與富期而富至

富不與梁而期而梁而至梁而不與騶者期而騶者至騶

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梁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併

奪人之君惡得為泰儉可以為首笑說為故約二書之

旨以成辭誠亦妙矣我案二十二年君子曰詩曰叔侯無

載爾偽信之謂也杜註詩說昔人先詩無此二句遂採取

以為畫作德承泰儉言作偽承聲音失統偽為之泰儉言

孟子言恭則能以禮接下不驕也儉則政民有制不侈也禮

接下取有制則心逸而日見休美矣實驕而偽為不驕實

侈而偽為不侈蓋應籠絡其心焦然不寧則日見其拙故矣

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儉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居寵思危固不惟是也

老子言貴而賤有貽其咎又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又曰侯

王無以貴高得志履其句法有曰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又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一則以三弊字

牽連用之一則以三病字牽連用之老子之句法多如是而

此亦以三長字牽連用之二長一句又見呂刑雖是勿長

推賢謀能廢官乃不和政廢

劉向對事曰壽命九官濟濟相謀和之至也象賢和於朝則分

物和於野又曰推選象賢固不爾和樂推謀之風以銷分爭

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左傳狐突曰服

其躬則衣之純屨索金殺梁餘子養曰不獲而麗命可知矣

舉能之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仲尼

倚子非十子篇曰權寵於方東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  
好同之獲賢擇施徐然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行此道記  
索耐爾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累是事者有之也而必無後  
患之術故知者之學事也滿則慮危危則切上文同後觀即無  
後患之謂按周官全是節為節卿此章

王曰嗚呼三事墜大夫敬爾有官乱尔有政以作乃辟  
永康兆民萬邦性無斁

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墜字於其間蓋以三事兼

言三公三孤之事也大夫者上大夫六卿也參傳以為即立政  
之三事者非也豈有近舍公孤而遠及于立政任人進夫牧之  
三事即且六卿分職均奉而至此則奉任人進夫牧亦非文  
備矣蓋終沉徒知三事之出于立政而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則全  
取諸詩而非取諸立政則思慮豈不如此哉先王之說為立政  
鋪而不悟耳顧命曰其能而乱四方洛誥亂為四方新辟詩以  
佐戎辟今改佐為佑改戎為乃文侯之命永綏在位意康小  
民今改惠為永改小為兆中庸近之則不厭詩在此無教

君陳

鄭康成云君陳周公之子不知何所懷鄭公傳極書言必  
有懷也果如此言則君陳以子繼周公之後而畢公以叔父  
繼君陳之後其序本矣

惟汝德孝友于虎若克祀有政尚汝若克祀有政  
國語單桓公曰昔棄公曰雖此其孫也而今德孝友非此其誰  
論語書曰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今作克祀左之四年  
祝佗謂其私曰以天下事而謂敬哉有土  
首周公曰保乃民懷其德德其乃司茲率厥常德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公

乘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大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乃  
民世厥太師以未東海會特會爾環茲率勇氏之典率乃祖  
考毋忝乃典敬之哉毋廢朕命茲率即左傳茲率字但亦  
與字為厥常酒誥德祖考之彝訓康誥用康又氏先  
有能俾乂

我聞曰至治養春感于神明黍稷粢麥明德惟馨  
尚式時周公之飲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周有養春德刑發聞性大書諷曰至誠感神情

禮記

禮

征軍官之奇吉商書曰泰後匪祭明德惟馨其上文曰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昔政度而明德以薦馨

香神其臨之乎即至治養有威于神明之謂然則若謂其

者為謂哉則謂官之奇而已湯誓爾尚輔一人多方爾

尚宅汝宅若牙又曰乃惟由先王備典時式若契我式克至

于今日休矣爾護予恩日改之康誥無康好逸豫

凡人未克重君不克克克重亦不克重亦不克重亦不克重

之德其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聖人也豈有不引書云而據以

為己正哉以此觀之一節之中但汝其戒我一句乃吾人杜

撰以承上接下餘皆楚其襲

國厥災莫或不報有無出入有備師度康言則釋

孝子曰國難乎其易攝衣若陳曰出入有備師度康言則釋

則釋二字孟子國人皆曰賢然後祭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祭之則釋之謂也論語釋之而世立政克由釋之

爾有嘉諫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四粒

疎所飲惟我后之德為乎臣人咸若得性足顯哉

坊記于去善則釋君過則釋之則天作志君陳自爾有嘉諫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四粒疎所飲惟我后之德

為乎臣人咸若得性足顯哉

是字也陶謨或若時世亦其難之

玉曰君陳汝惟私周公玉訓累依勢作威無情法以刑

寬而有制徒容以和

篇內凡言周公訓者三康誥私于天內篇則曰曰法能自

無有作威為子自寬而不使左傳曰政寬則民使慢則齊之

以猛政率性謀從容德

族氏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爾有實惟勿實惟族

禮之至古子有司獄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是族氏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是辟公言有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實之

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實不對走出曰呂刑士制有姓子刑之中又

故乃明守刑之中惟良德微同律在中

有弗君子汝政弗化于汝刑辟以上辟乃辟

無遠弗及故若又曰非民攸訓在傳至克從無違教也

祀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又三年換連句法據老于

得于否德政者弗亂俗三綱不有

亂元

堯典寇賊姦宄左傳以亂天常太甲改敗德維敗禮微子用  
亂敗厥德于下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  
或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禮司刺一宥由不識三赦曰蠢愚多士子惟率肆矜爾非  
子罪又曰爾乃尚有爾志乃尚寧幹止爾厥有幹有年于  
茲洛爾小子乃無從爾違多乃自作不和爾惟和哉不壹  
不睦不惟和哉是皆無忿疾之意然未嘗目之曰頑也  
目之曰頑者古文而已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棄之先王

亦其目為頑民之非有辨周公謂齊公曰無求備於  
一人今政人為矣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書夏必有忍也若能有濟註若乃也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左傳魯以能忍為國忍其大不忍其小  
何者又古語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忍事敵又曰忍事  
事堪善洪裕寬綽足以有容德之大也爾樹固滯其德其失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惟厥良以率其或不長  
王制修六札以節民性道德以同俗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性進狹

濟容

大所

純惡命鄉簡不即教者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言于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言于王  
惟民主厚自物有遠遷上命命使厥好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名于子厥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不保終有終於  
成公十四年國叔詩曰民生厚而德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大學曰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若夫克敬德亦罔不克敬德  
康誥管敬典王制命鄉簡不即教者以告不慶右鄉移  
之左左鄉移之右不慶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遠方易曰九升大吉

詩大猷是經盤庚惟子一人有佚罰古祝詞膺受多福昌利  
經家有說于尚

畢命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漢律志云康王命畢公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至  
命作冊書畢公洪範惟十月三祀召語畢公若來三月惟丙午  
肅越三日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蔡沈以此

越至

畢經

不亦

子及  
存者

時

三  
疑

偽作者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詳妄言作量刑耳

不知量刑之言何所道也今按秦氏謂量刑為偽作者似矣

然謂偽作者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詳何所換而知之

哉愚則以為量刑先漢之偽書畢命東晉之偽書偽畢命

者以量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其下文未安而修改之云耳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救大德于天下用克安厥命

微子父師少師各請于文王武王曰惟天降下民自不可侮

嗚呼君若文王武王天地之大德曰主詩教天之下其句法並

擬酒誥明大命于赫邦君其惟即受有敕命哉多方簡

命在爾多方然周稱大師保赤有司厥稱大師者

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家庶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虐于人以寧

秦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魯太公右我先王改作左右字而

陳篇內又用其師保方氏一句又用茲率字詩緝方邦克定

厥家大錯無幾于惟又天閱茲我成功所詩也蓋德而後復

偽作書者以後患指被頑民之多去朕作大邑于茲洛邑

爾惟時宅爾邑爾不居亦厥有餘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

之爾違此于洛之事之爾書密邇桐宮君陳弗化于汝訓

今云式化厥訓或王初之時已遷族民至厲王年方命畢

公亦不止三紀矣世變風移四方無虐言族民不叛之時王

心載寧也豈與密邇桐宮初先正有辨頑民之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戚厥戚民而攸勸

秦二十九年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檀弓子思曰道隆

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然時宜之論語恭若動

惟公無德克勤小物爾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

爾多子先王小子垂拱仰成

爾書古文方應德書諸知伯國曰天君子能小物故無

大志莊衛子道應訓或王之佐任人許慎注謂魯公天公

畢公毛公武王於五者不能一事也然魯公授受成功焉善

人之資也公羊傳孔公正色也于朝周官又云寅亮天地節

一人四世無文也之世言之爾不祗其師也左傳于嘉乃

王曰嗚呼父師今于祗命公之周公之事性哉

秦十四年劉定公曰今于命女理下文弗率訓也又爰茲惡

氏之典堯典曰性哉

性別淑慝表厥宅室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也殊

厥并獲俾克畏恭申直邪坳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刑

卷

君陳革命一節因多士多方等語故有焚族遷洛之云而洛語有周公在洛惟七年故君陳有慈昭周公之訓爾尚天時周公之教訓爾惟私周公之訓命又言於命公以周公之事緝有而章善惡愚以示民厚則民情不之及民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便愚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表記先王謚以尊名即以惠社民之澤於行也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之功以求下賢惟叔即章好之訓別意即便愚之訓表記也里如鄭康成後勉稱之通德里之類左傳六年君子曰道聖者樹之風聲又曰告之訓典不用過行弗率而用弗率則其蓋訓典在尚書當用而過行二字恐難者得之也季孫孫昭公於室外仲尼溝而一之此殊并禮於死者之命即節不帥教者移之左右移之郊遂此殊并禮便不得與善者雜處之是為惡之禍甚為善之福皆勸民之政也左傳大國一圻即王畿之幾也再觀夏四方之極則四海康矣

政貴有禮辭尚體要不惟好其尚倍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公其念哉

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士豈易曰不恒其德語辭達而已

矣尚休要則不萃靡夫畏政不純久異言非休矣漢書張釋之曰今以魯夫口辨而超遠之正恐天下隨風靡也口辨無其實餘風尚存所當化誨也

世祿之家解克由禮以誦彼德實得天道散化者處高而流孟子任者世祿也記隆禮由禮謂之君子論語今之狂也務固語蔑有德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數桓也汰多無禮也甚亂所在也晉語叔何曰桓子驕奢者修食飲無執畧則行志假貨者賄黷昭子侍其富寵以奉子國其寵大夫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極也左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去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天道遠孟子天地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向昭多戚或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之德

因周公而語殷多士之篇故言枝庶士庶士即多士也舊即曰染汚俗之曰始元年于產對叔何曰子晉無札而好陵人怖雷而卑其下或前此徐吾化之妹美于晉空輪入布帛而出又于晉疾于產致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手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二

實

十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富  
人之其將旅而織梅又有謂曰  
藉者淫佚所自和也四者之  
來龍探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離之曰放其心而不  
知求合其路而弗由者我言人  
之心不知仁之為心故  
名仁為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  
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  
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  
是入知路之為路不知義之為  
路故名義為人路使人知義之  
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  
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  
由矣豈不可求之甚哉蓋放心  
者放人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  
喻匪即以心為仁也若即以

心為仁是猶以路為義也譬喻  
為理可乎哉以喻為理  
尚不可况其指理為喻而忘其  
為喻文理不貫而前後  
錯亂其為不可也明矣孟子下  
文又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也若雞犬為外物之比知求外  
物之雞犬而不知求切身之仁  
不知求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承  
上文言求放心而已矣匪其以  
喻為理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  
以喻為其即以為求放心而  
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自  
人有舍路而不由者李開

劉氏

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  
一貫也豈可以喻為其而  
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偽者高探  
無察巧於益遠至此則忘  
孟子之上文而獨執其下文  
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問  
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  
說又別開之字綴以惟難  
由是後世大儒雖善推求傑  
之士亦為其所蔽錮皆以  
為其求放心遂使孟夫子之  
詳前後爭割分為兩截此亦  
不善探書之過也或曰孟子  
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  
以古而善為探孟子志未必  
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  
知其出於孟子而不善探哉  
曰其

所據者不一而足曰稽于眾  
合以從人曰不害無告曰朕  
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老期  
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干  
予曰前弗及嗣實延于世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可樂  
非君可及非民曰乃罔恤予  
曰罔恤予心曰罔恤曰成湯  
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于桐  
宮曰性賢才曰臣夫臣精不  
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  
無非過作非曰蓋于先王成  
憲是眾無愆曰子弗克允厥  
后惟先帝其心愧恥若獲于  
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妻  
曰元后作民父母曰非人以  
族官人以世曰厥暨惟不逮  
往收夏王曰獨夫受曰大  
告武成曰攻于



後以比血流練杆曰違官惟賢人位事惟能曰則爵惟五分主  
惟三曰所至惟賢曰鳥山九曰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曰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曰方世同流曰休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操者豈  
持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二字不願幸刺孟子之本旨家教後  
儒之聰明吾是以發其辨如此若大洛水激石之類則充羅  
無遺所以要信于後人非難襲之比但改氣易置穿穴之變  
多待與孟夫子所引者相背而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侮  
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故盡忠於聖人而復復乎  
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不多則

資富能訓惟以承年惟德性養得乃大訓不曰古訓于其何訓  
庶士資富乃世祿之家而能訓之可以終其性命矣蜀先帝戒  
子曰惟德性我可以服人爾訓言敬義是也故今亦以  
德義承上文與蕩陵德後戒義正相反也不由古訓將以何  
者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師之安危惟茲教士不則不素厥德久修  
恭儉邦之抗禮邦之榮懷今約以邦之安危一句惟在茲教  
師主考之多主篇末言爾故居至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  
釐之時將四紀矣非止三紀而已猶以為安危係之者偽詳

道

也非康王之命也既言世變風俗矣又言餘風未殄自相子  
有者也殷之多士從武庚歸我周邦曰子後之意在孟子所  
謂故家遺俗者故周公面命之辭則曰非我小國敢效命  
又曰非我西土不康寧又言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命  
四方自成湯至於帝之圖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上帝不保降極大喪但言紂之無道自絕于天耳初未  
嘗言殷庶之無禮義我且獨矜德亂之本也其下也無  
日周公故與之言我小國敢效命故以周公面命之辭  
而較之東魯偽書之篇何啻雲之見現不覺自消者故且

周公當時以夏之後民比之至康王四時已有四紀之後猶以  
自不式時大訓而謂之頑民何耶  
惟周公克其厥厥始惟居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層協心同  
底于道漢漢政治澤潤生民四層左推固不感賴乎小子承唐  
洛語多士多方所作背周公為遷洛之事也故曰克其厥始方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和利無我怨故曰居陳克和厥中者陳  
想苗德俱尊于畢公者故徹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  
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字  
故以之維周公數三后協心先後不同遠矣亦擬不於其輪

者雖有呂刑之三后可換然周公之勲美之與京同列于稱

可謂不諱且辟公在焉而曰后曰心曰道政曰澤又類及于四

裔多稱膺于在已非所以命會大翁之禮也要之有類于香

時作文之休葉十四年刻定公曰王室不壞繫伯勇是賴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無無窮之學子孫訓其成式惟人

惟時成周即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

孫訓其成式惟人即是訓是行之謂

鳴呼曰弗克惟既厥心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烈

以休于前政

以世時元老而戒之以周弗克當盡厥心又戒之以周曰民寡

當慎厥事又戒之以欽若先王成烈又戒之以休于前政似非

疏幼孫所以對會大翁者之言語象象疑後世之強作解

事者為之不然何周公謂之後民而此篇且謂之頑民哉劉

定公曰寡乃祖考無亦乃舊

君牙

王若曰嗚呼若先惟乃祖乃父世為忠貞服勞王國厥有成

績臣于不寧

暨厥乃祖乃父又曰世選爾勞金縢成王曰昔公勤勞王家文

績

侯之命有績一人各詰爾時中必乃邦成休惟有績爾爾司

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犬常祭於大烝司奴詔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二字見頌命小子亦見頌命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頌命文

侯之命亦惟先王克左右若事厥時頌命曰先王之臣服于

先王又曰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虎尾詩曰

如履薄冰又荀子趙孟孫仲虎則危及其身而引詩曰

不敢暴虎一節如履薄冰老子若及涉川

今命爾等翼作朕心惟爾乃舊服無亦祖考弘敷

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子翼允臯罔謀及周書罔詰太子晉曰謂其能為爾股肱

心齊以養物豐民也衆十四年刻定公曰寡乃祖考無亦

乃舊今及作績乃爾服無亦祖考定公之言用爾而

下文乃惟由先王舊典即德故率爾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

行又用率字與陶謨勅我五典五顯哉先典敬教王教在允

百官詩有物有則論語子以正孰敢不正書又

言率自中商書古文又言建中于民悅寬言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飢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謂

怨在末

緇水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飢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謂上句多自字下句無咨字怨字對無對動詞難於其賦鄭氏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之君推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者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者從各連上文無目字下句亦有咨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

漢書氏以字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周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進配于前人

孟子作佑啓我後人咸以丕無缺然非若緇水明言君雅之篇則亦未如其的任何篇孟子上之極論周公相武王之事而引此書曰有寤疑其為周公發非為君牙言耳詩敬明其德漢書奉若天道詩對揚王休說命又對揚天子之休命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人

詩言有先正又群公先王君陳亦曰爾尚式時周公之訓孟子曰文失一治一亂是陶曰念茲在茲詩率由舊章乃祖克盤庚詩或既攸行之懷之命爾會紹乃辟東語用康又民

同

周禮史記稱王闕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政作畢命爾公作立政數繼未克黃知坦者鮮故此篇特作命書致隆於序惟律師之臣故首以立政宅不后之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爾先人宅丕后休揚惟房中

夜以無息先嚴愆

康誥曰克明俊立政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故四后受乾九三休揚若孟子言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詩或既攸行之懷之命爾會紹乃辟東語用康又民則爾所愆易無咎者善補過也

首任文武物頑齊聖小大之臣厥懷忠良其待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爾厥辟出入起居爾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詩有律律中庸認明審知中庸克爾之聰明左傳史克

州

州

州

州

稱曰齊聖廣淵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既全  
以遊成湯今又分齊聖二字以言文武仲也之語小大戰成  
康志長  
萬民咸休易萬國咸寧暨廣淵有不欽詩何用不臧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絕德結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爾作大正子群僕侍御  
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違

禮記引大誓曰惟子小子無良顧命惟子一人釗報詰孟

曰左右前後皆群若州也又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  
引衛武公曰朝夕以戒我史老引武丁曰必交修乎無子素  
也賈子曰遠天下之端士孝弟尊聞有道術者以夏之左右  
前僕皆正人也後又曰大傳論其不及周官又言有官君子  
使在朝則周禮以糾萬民詩念厥紹率夫八哉一曰正堂官  
禮以治要春官宗伯有車僕要官司馬有大僕祭僕御僕  
練僕戎僕春僕道僕田僕之類而正為之長大御中大夫周禮  
大御最長勝王欲伯回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故其率下也楚語  
右德者詩方懋德思仲也之語又言德懋王懋昭大德伊訓

方懋厥德國語必交修于無子素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言士

詩及爾同僚春秋傳同官為僚王制簡不帥教者多方簡

早殺命又迪簡任王庭尚爾等有限在大僚至爾巧言令

色孔子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友便辟決絕人則側僻離

語聖孺子也子政庶常言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使厥后自聖后德惟序不德惟

詩歌曰股肱善哉元首起敬詩吳曰子聖爾等言者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也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政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又惟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比罪人充耳目之官不規不納乃維也適在也

非人其言惟貨是言有得聚厥官惟爾命之解釋性字

庶常言士見立政又言人之辭察見易係言利曰惟貨此言

不來吉人而惟來吉貨誠如是則職官之類適失夫弗克祗

者則漢法大不敬也酒誥越尹人祗祗也惟爾自遠其美故

曰惟子汝事

葬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手葬憲  
欽哉正經屢元之至剛護子遠  
汝爾洛語又受命為邦大  
誥爾我士丕蒼酒誥聽祖考訓

十百姓下獲足 形名記

凡舊後失者者今修舉口之

甲戌六月再校一遍蓋數此鈔本之善不可勝枚  
刪改也時將寫板刊行目細加勘定  
者各詳馬思適居士又記



教刊本係別有補者夫各修不補此後一未  
今考

澹生堂書目載尚書譜四卷二冊梅鶴撰又載淡  
生堂餘苑鈔本



尚書譜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攷原已著錄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証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詞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禹貢圖一卷尚書禹貢說一

卷

〔明〕鄭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書帶

草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圖說

一卷》提要

尚書禹貢圖說序

夫禹貢神禹相舜經理天下之書也夫子刪書而序此於精一大訓之後豈非以其經綸規畫盡制盡善萬世弗能易者乎太史公八書上悉天官下詳平準而於禹貢獨不敢有所損益顧其文辭簡古條理精嚴學者雖誦於篇章講於

禹貢圖說

序

一

師友終非身遊目覽豈能熟識予家翁昔年教授迺備爲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表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

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  
 九有以談時務奚必讀職方按輿志而  
 始知朔方之形勝金城之永固哉嗚呼  
 朔雪炎風孰非禹跡虞廷垂拱四海攸  
 同今志士讀禹之書期以禹之相舜者  
 事天子將何以慰遠人干羽之思而潛  
 消氛稜於大競之時乎作圖之心蓋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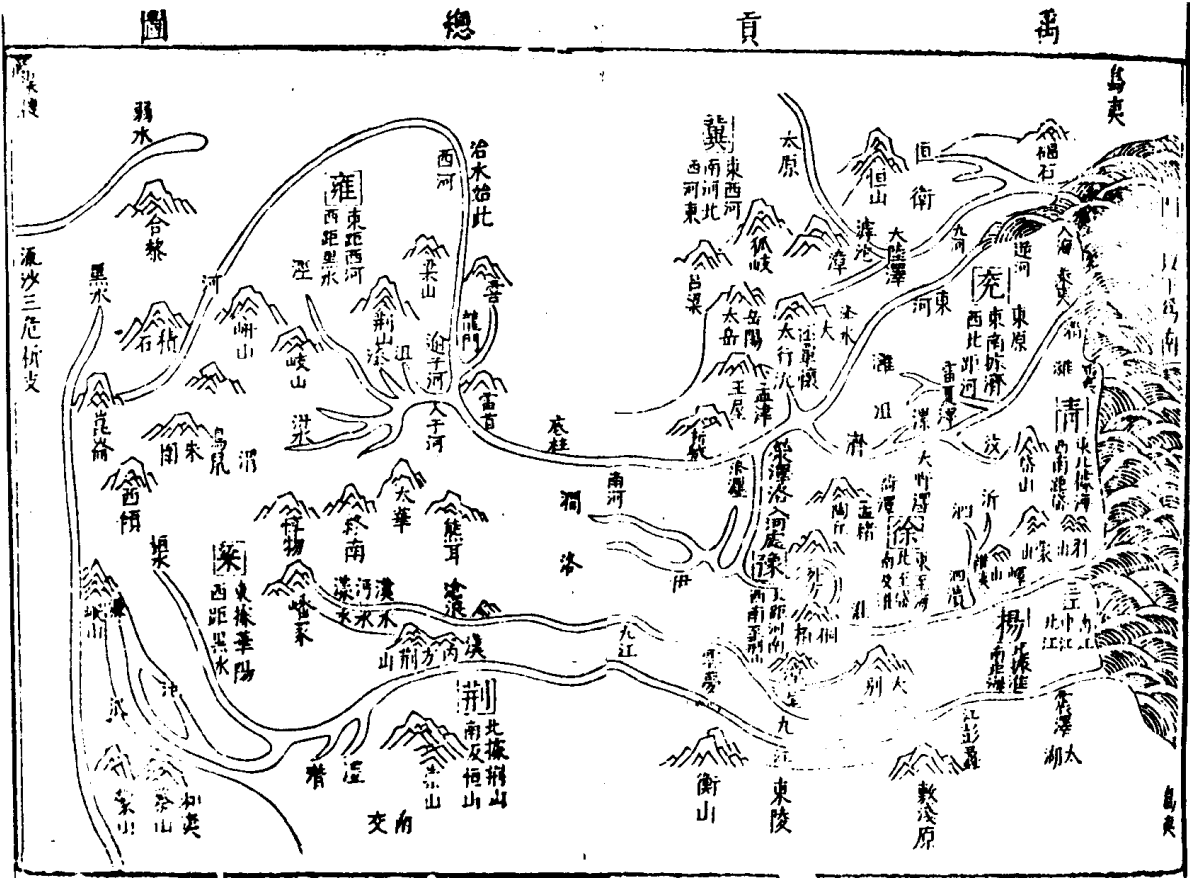
禹貢圖說

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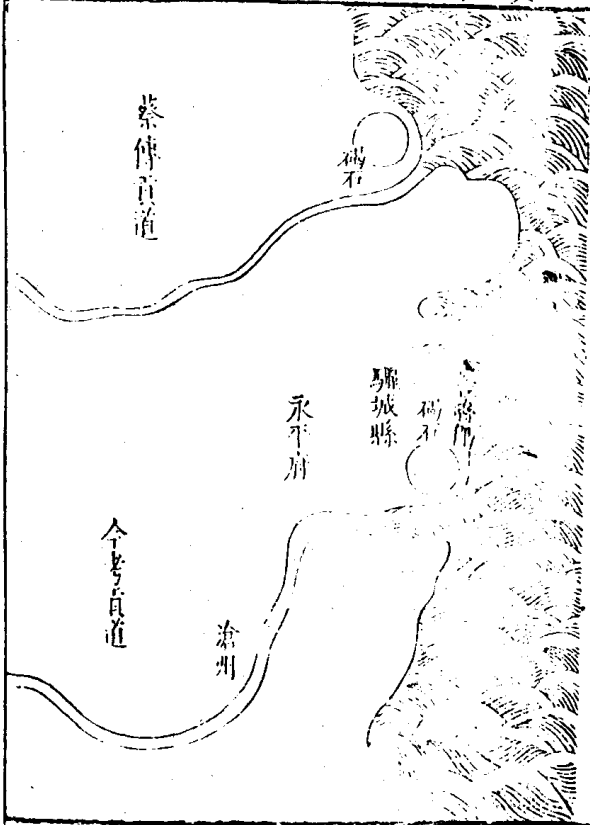
嘉靖甲子八月既望鄭履淳識

禹貢圖





道之賦貢方北州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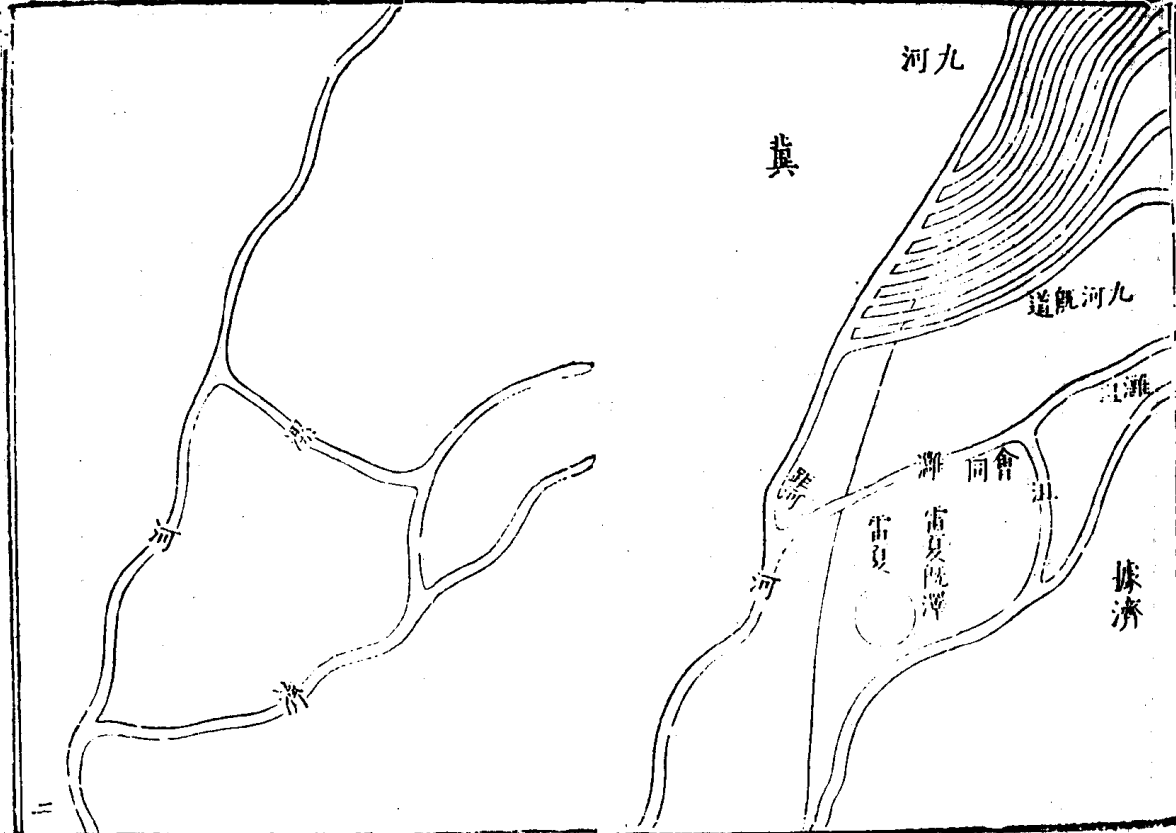


界疆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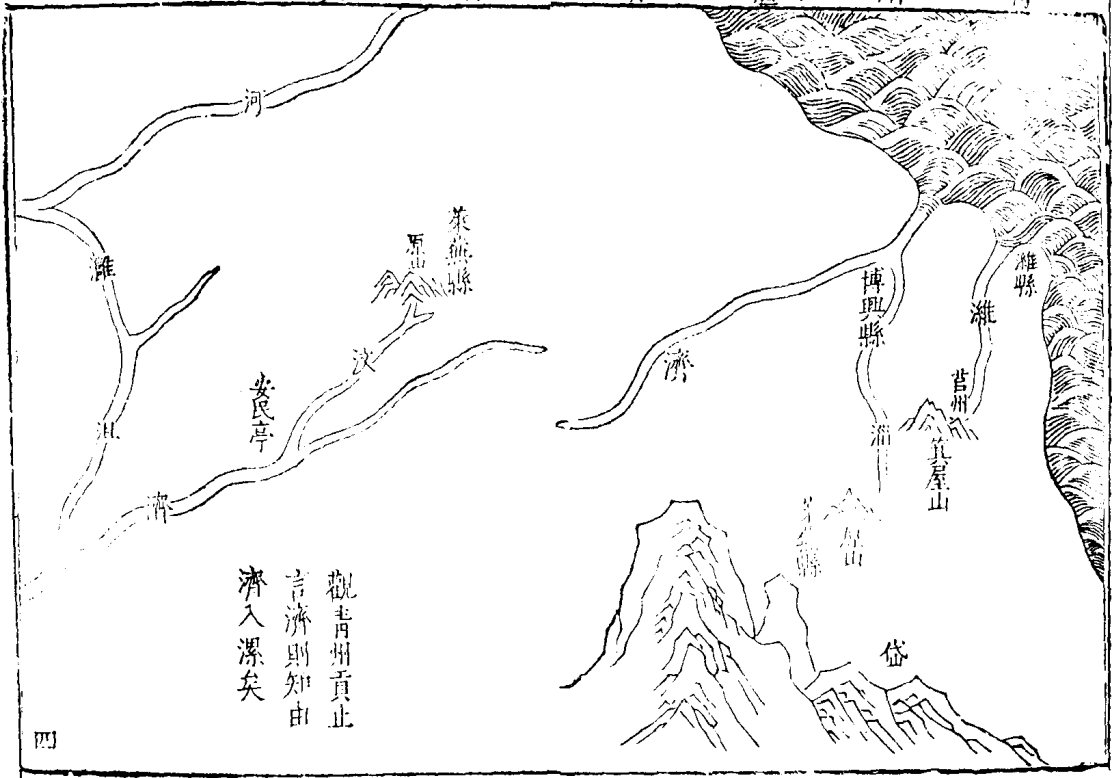


北之河像

道之賦貢州兗界疆州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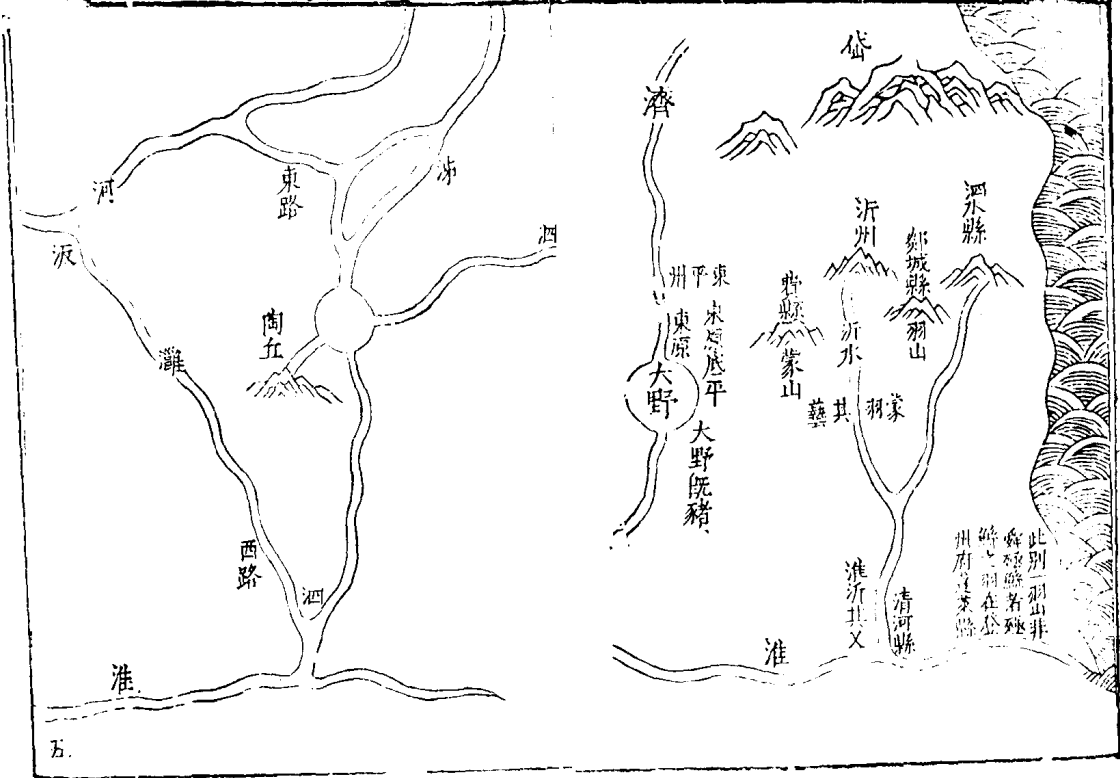


大州疆界青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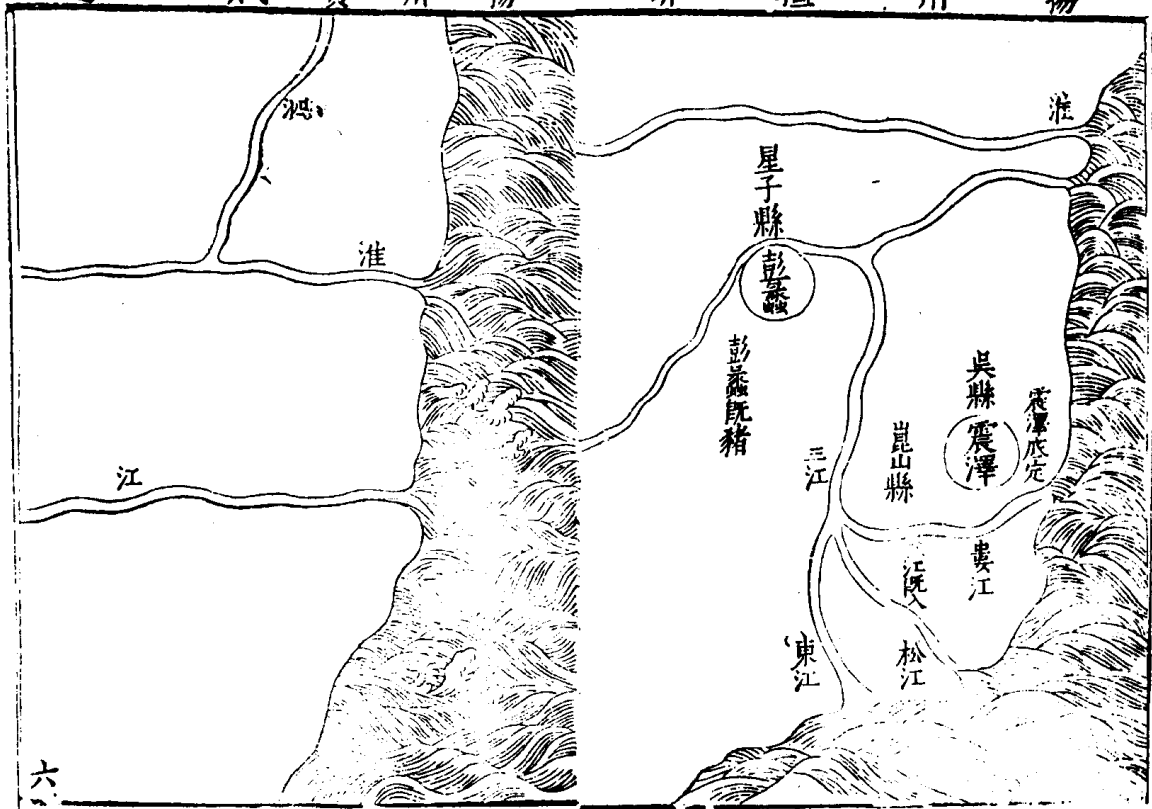
四

徐州疆界徐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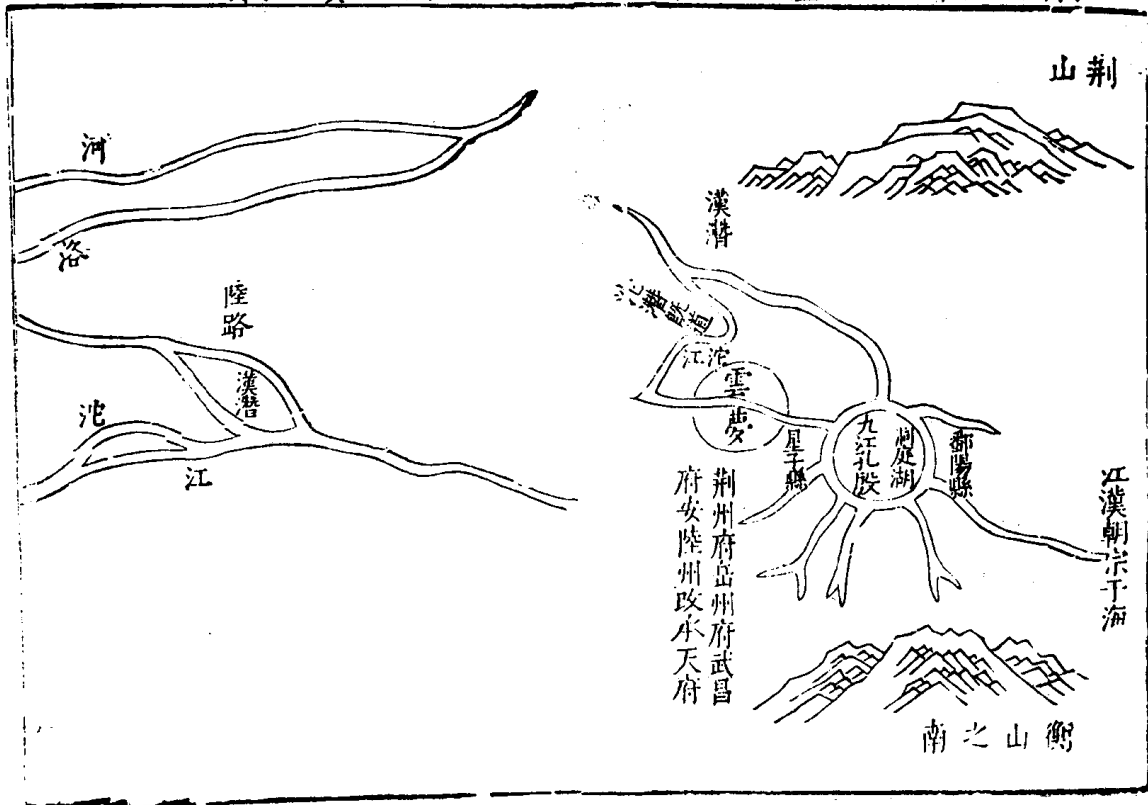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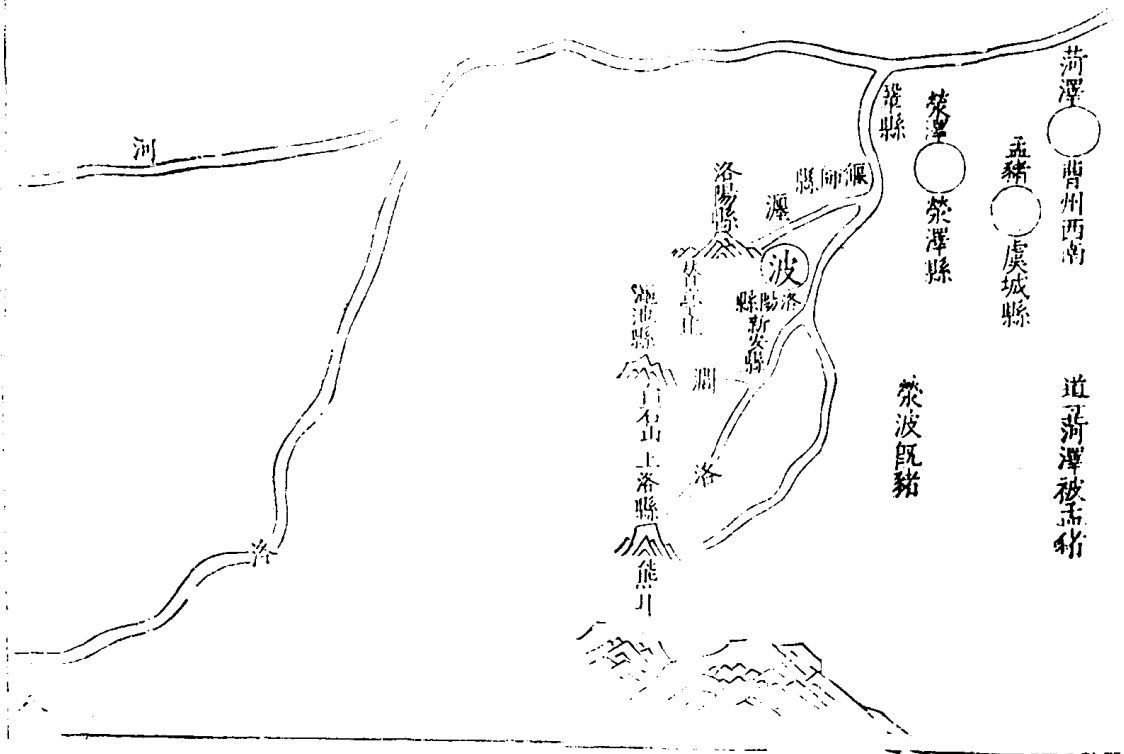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揚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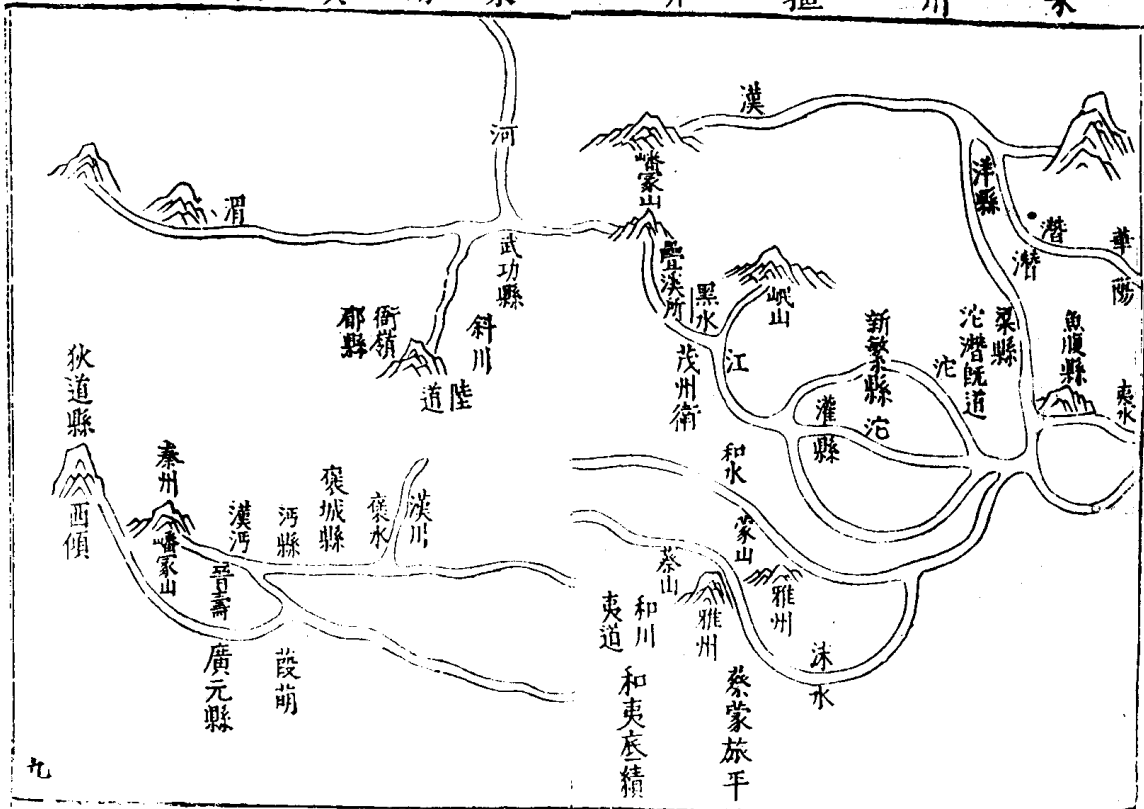
荊州疆界荊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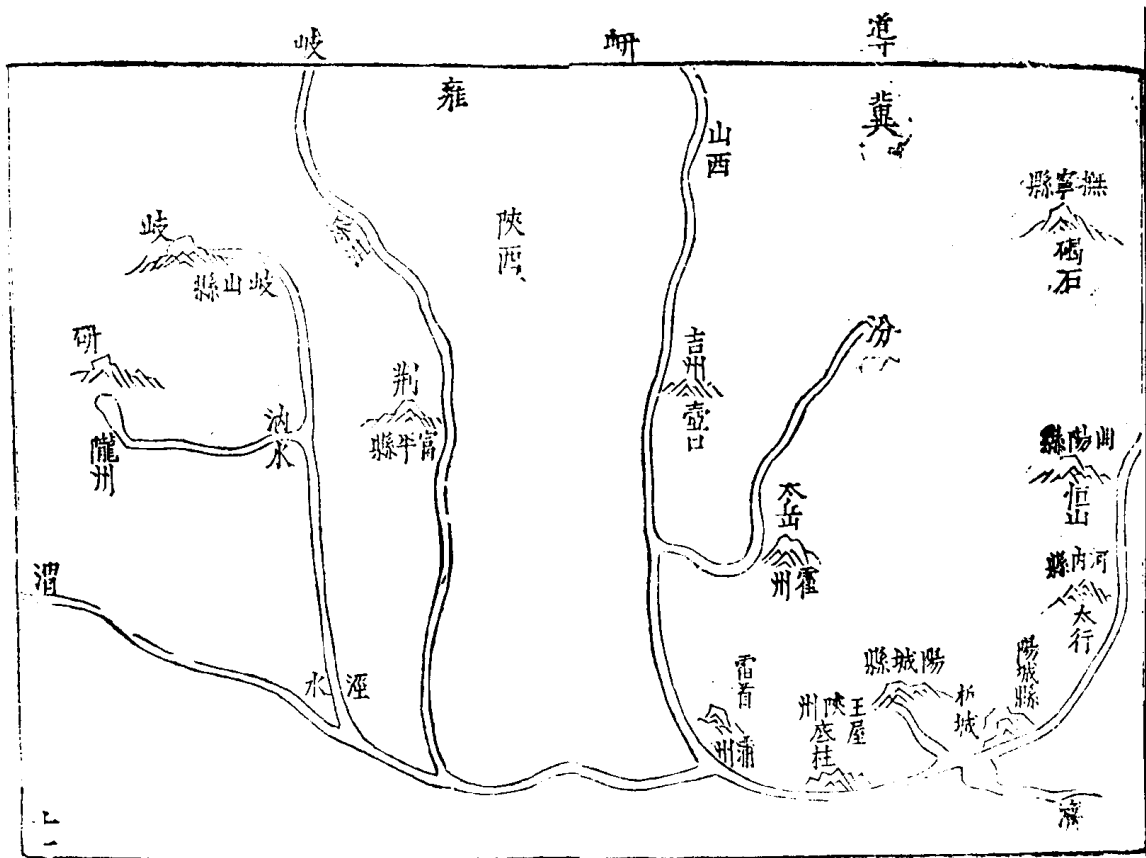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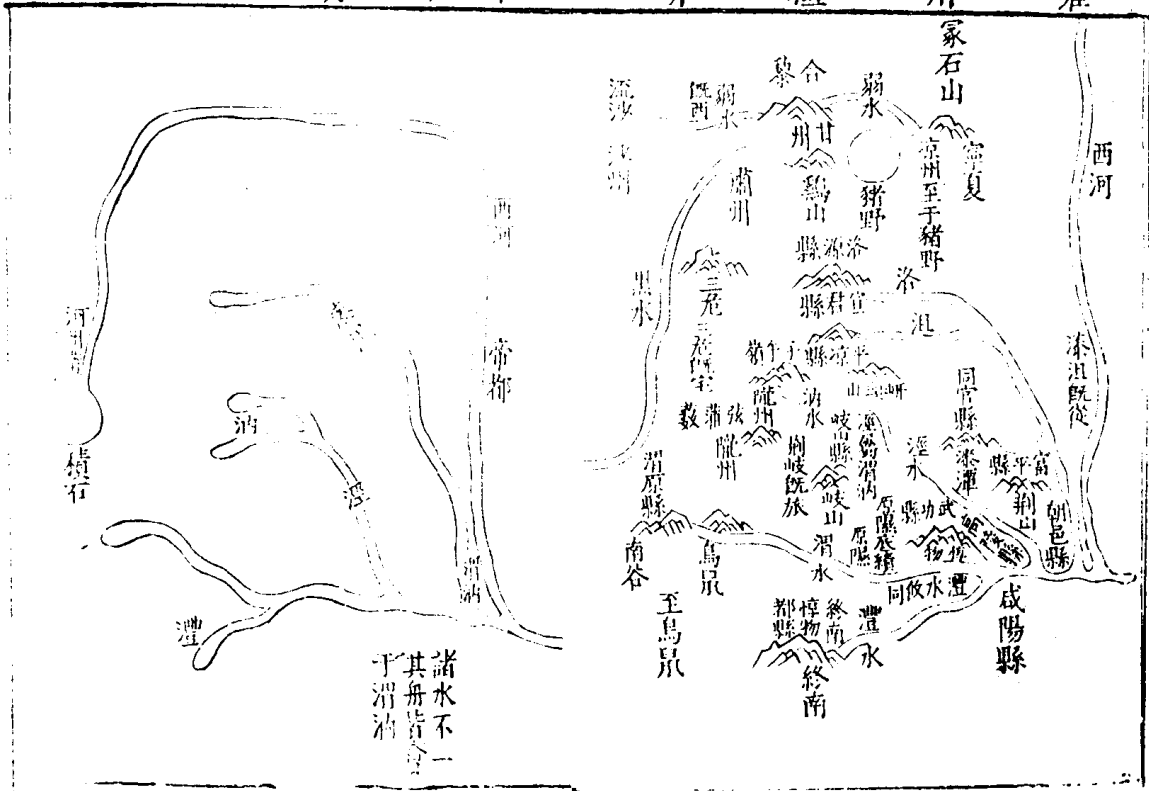
豫州疆界貢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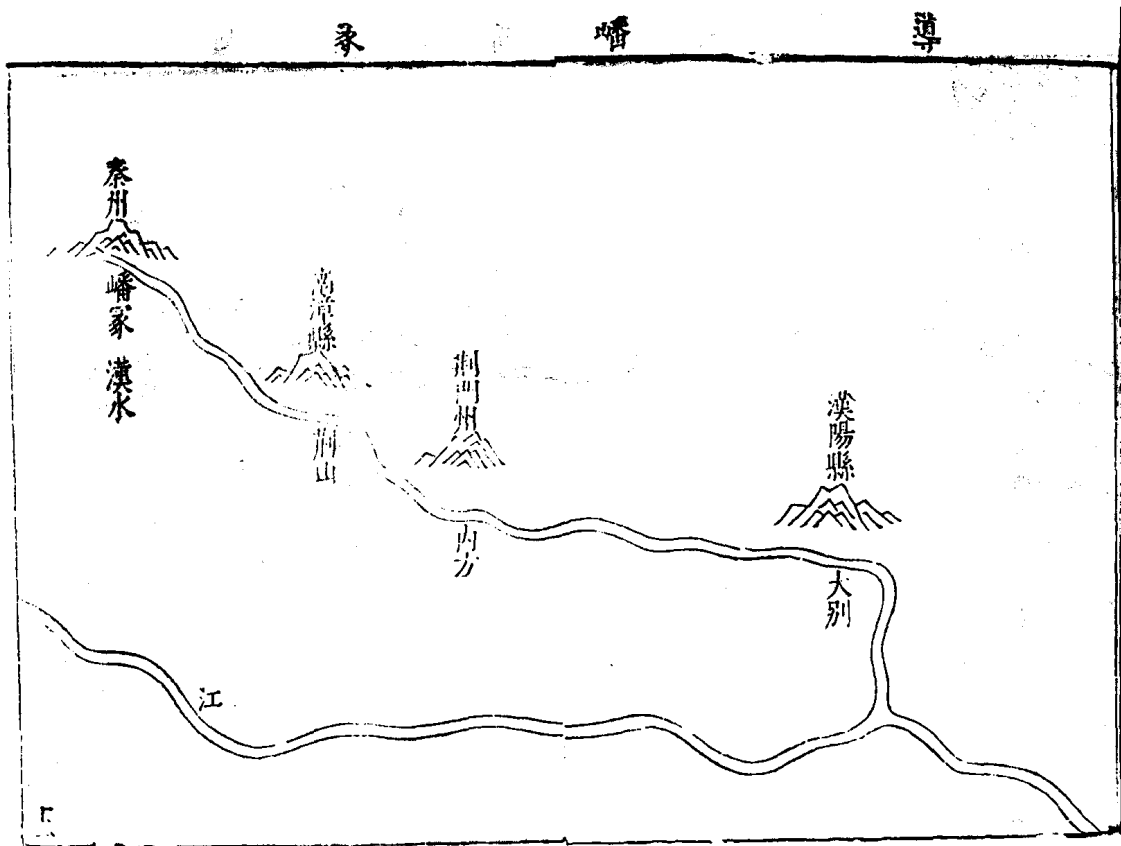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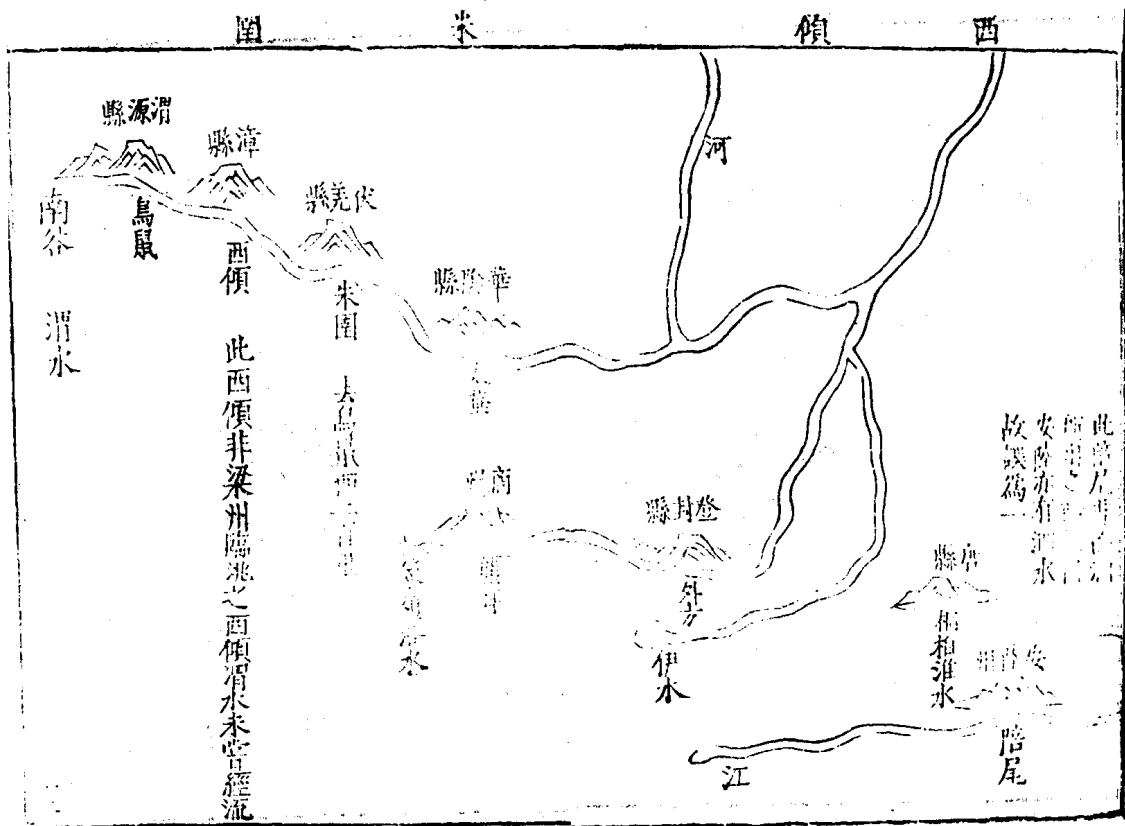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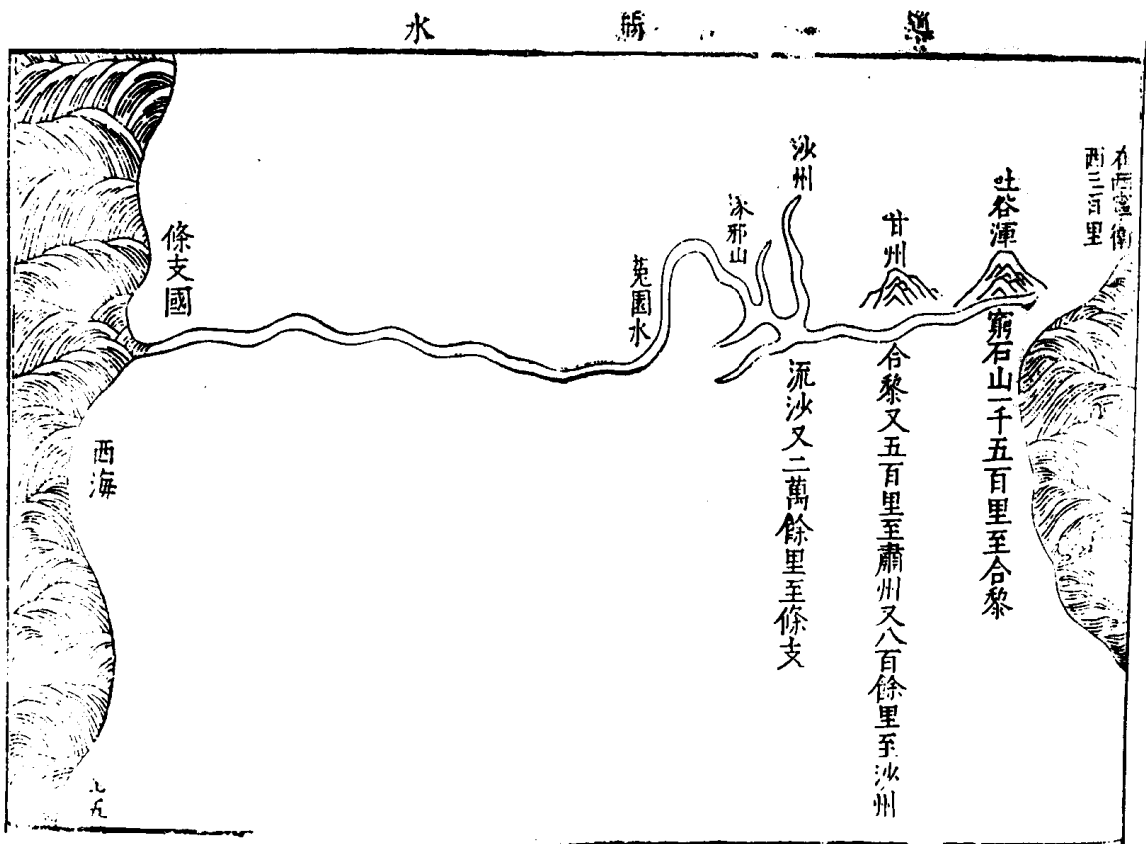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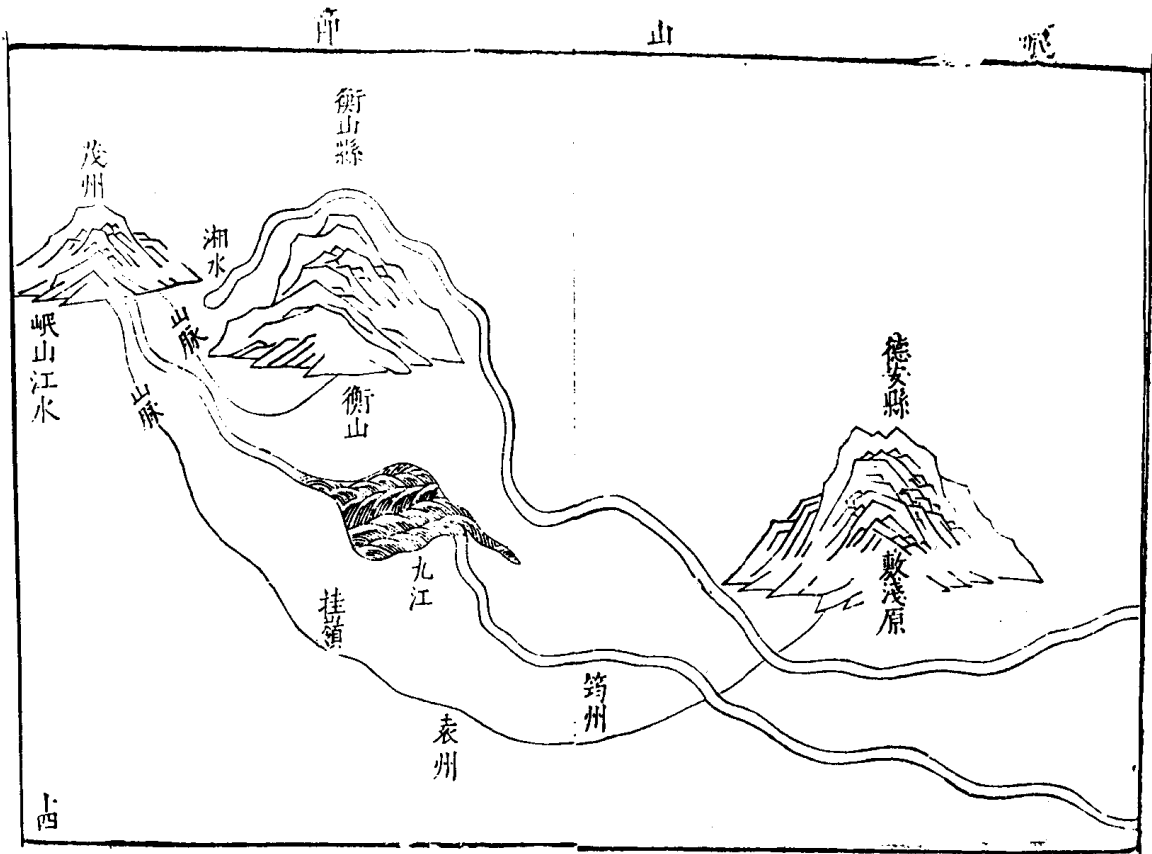
梁州疆界貢賦之圖



雍州疆界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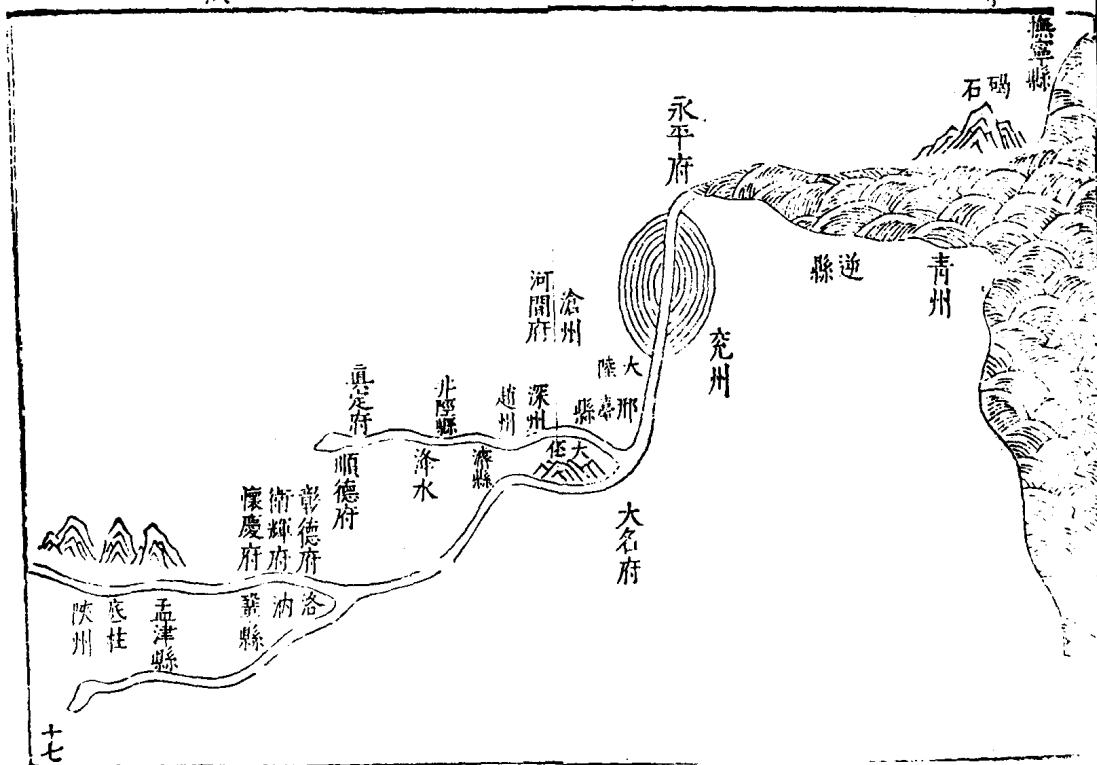
導 黑 水



此雖未必然然梁之黑水決非此黑水也或曰黑水一支由陝西鞏昌河州入番界復入四川松潘經茂州威州衛汶川至成都復入大江此雍梁之西界也近是黑水止至華陽縣西河止至朝邑縣皆未盡其南境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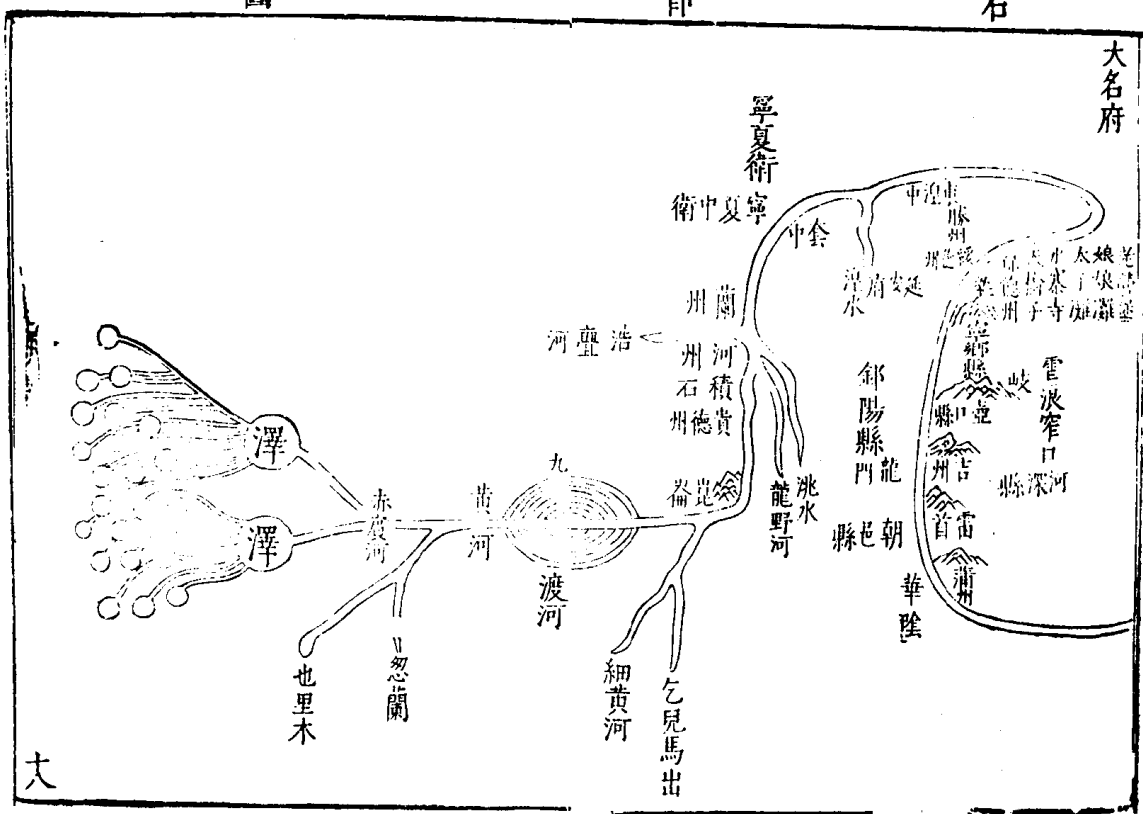
導 河 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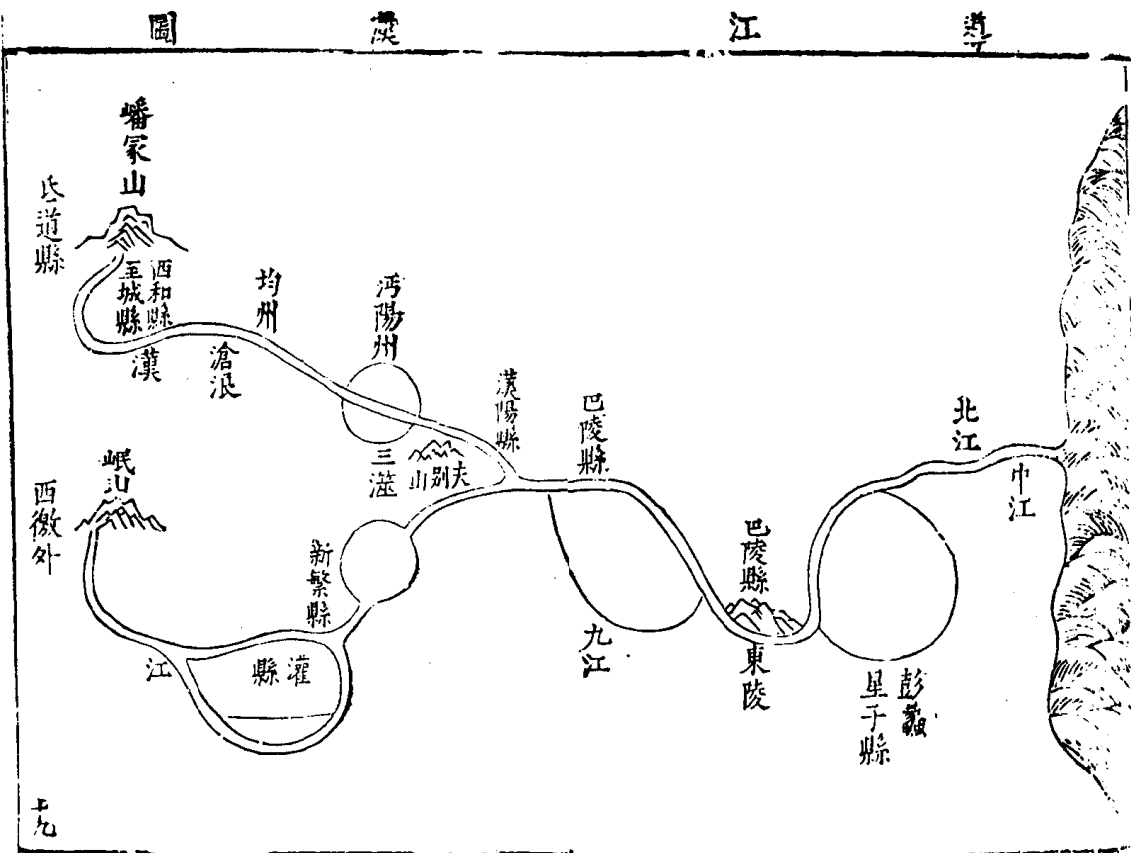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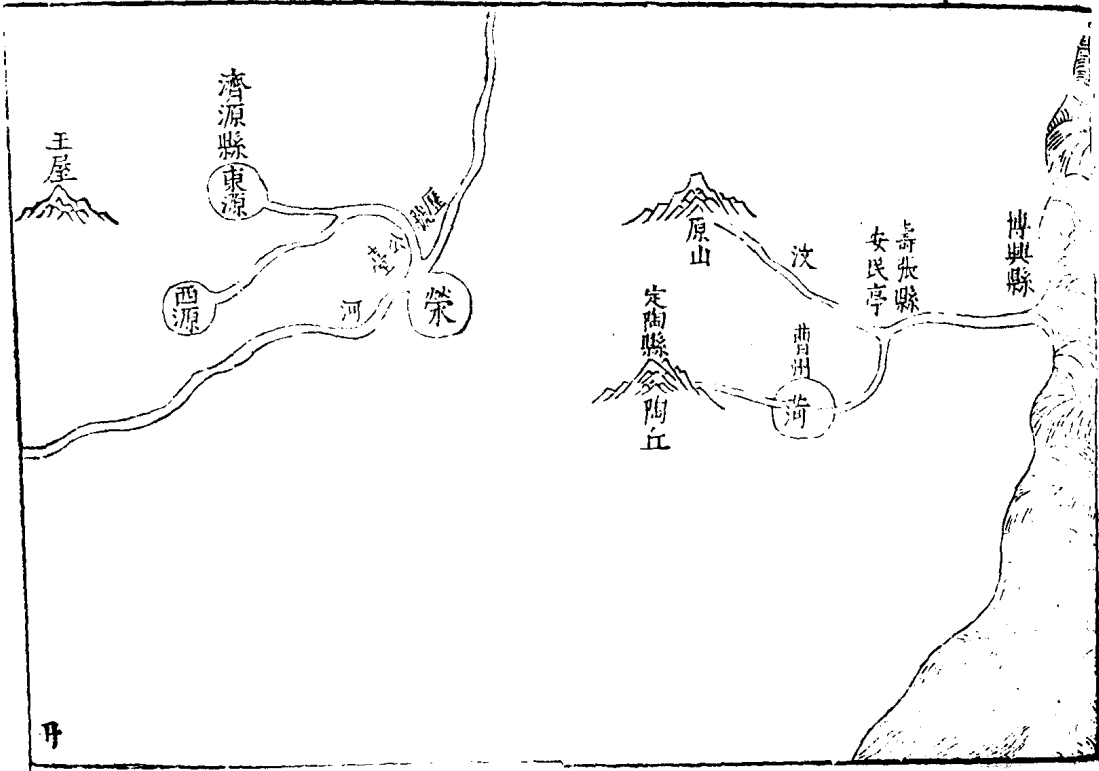
石 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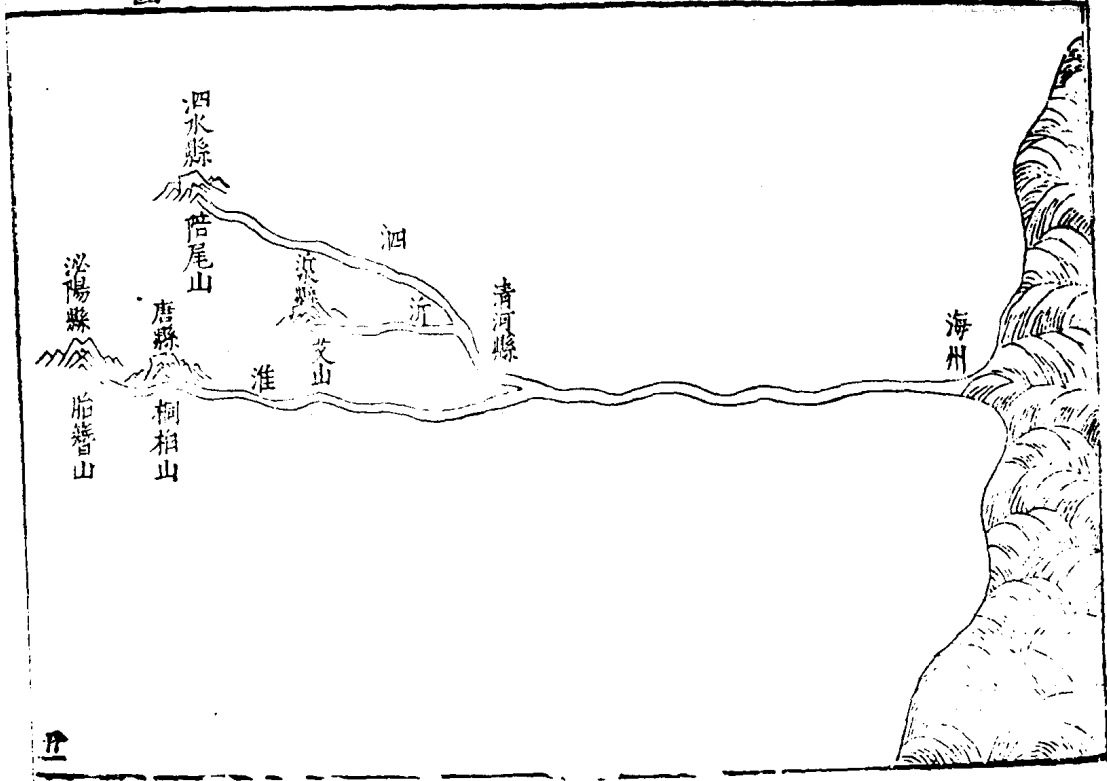
導 江 漢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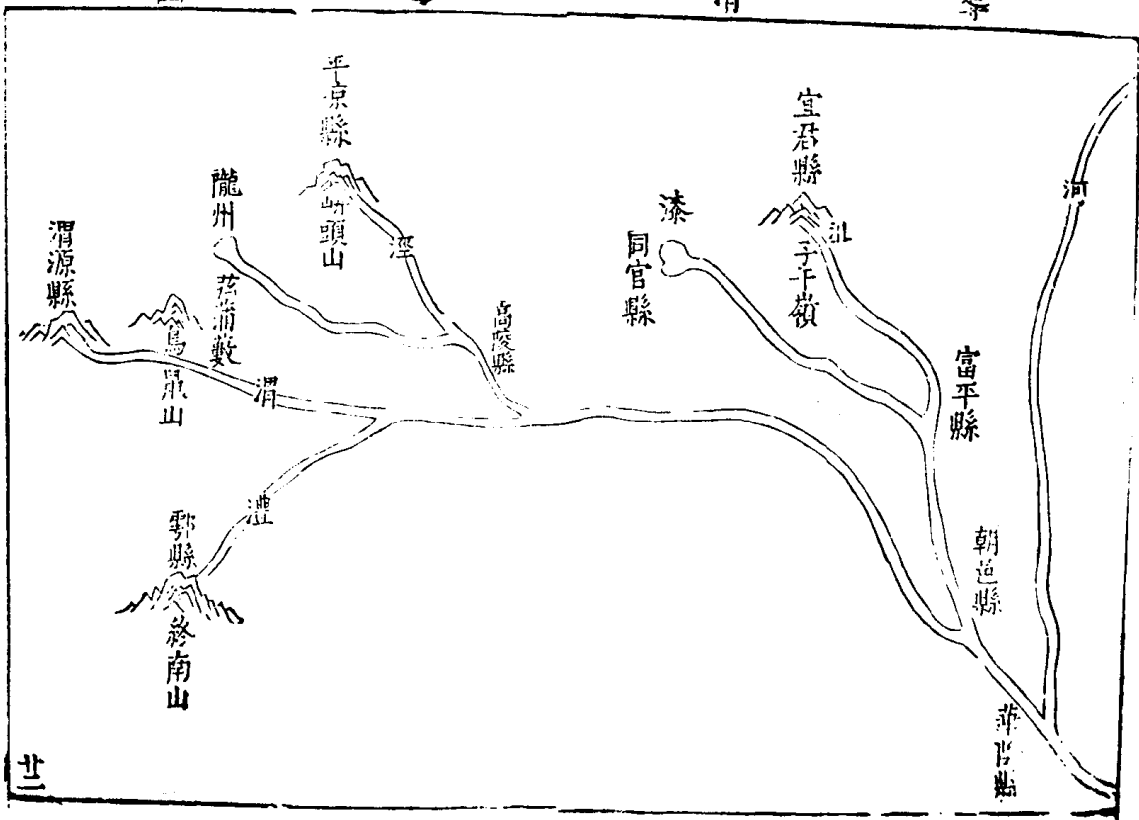
導 沈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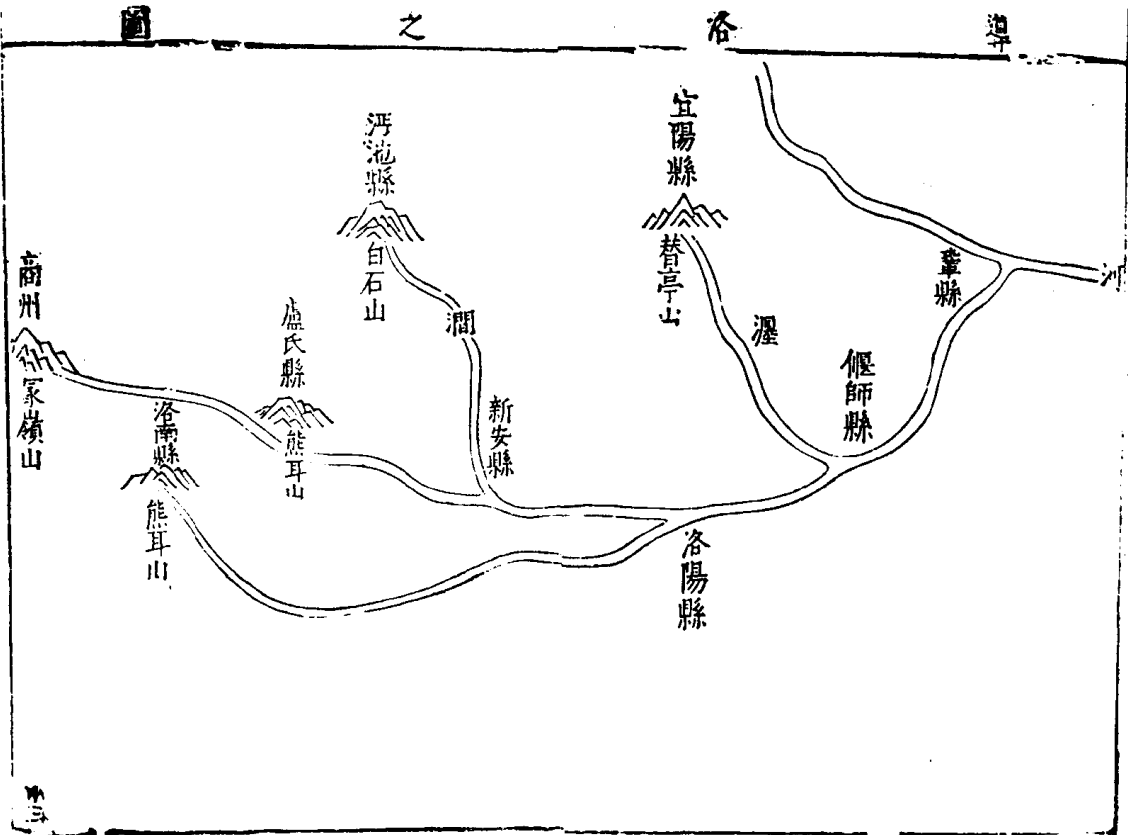
景 淮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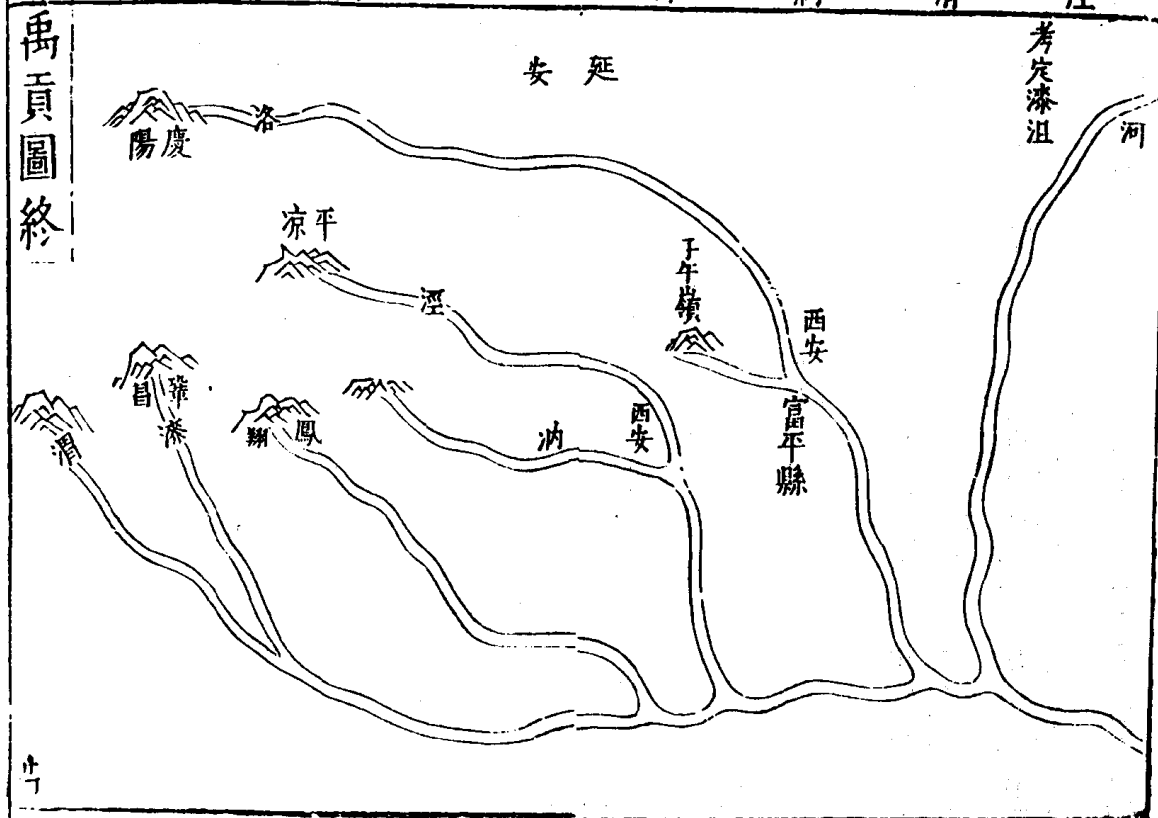
渭 之 圖



洛 之 圖



渭 涇 漆 沮 考 定 圖



尚書禹貢說

海鹽滄泉鄭曉著

孫心材輯 曾孫端允

端濟校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分疆別野其來久矣洪水橫流不辨區域至是禹又分之經之為九州孰卑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為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言五服者禹貢中有五服又即益稷中之弼成五服也洪水橫流地之

禹貢圖說

一 三百九

平者無非水矣禹則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隨岍岐以至碣石隨西傾以至陪尾隨嶓冢以至大別隨岷山以至敷淺原孰為塞水之源而當疏孰為壅水之流而當導蓋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也九州之境不可無別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或取諸岳鎮或取諸海濱或定界于域中或標望于境外所謂主名山川以為一州之綱紀也○舉舜敷治禹敷土敷于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為分別九

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  
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  
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莫高山大川是治  
水之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  
要古言

冀州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禹之治水先下而後高  
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  
始在所當先也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言濟  
河惟兗則知冀在兗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

禹貢圖說

二 三百五十五 渠水祖

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  
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今不言之所  
以尊京師也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  
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帝都禹受命治  
水在所當先蓋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自當先  
治或曰急君親或曰三面距河水患尤劇皆與  
註不合以今輿地考之冀州卽今山西之太原  
平陽大同潞安四府汾澤沁遼四州所屬河南  
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所屬北直隸之順天順  
德真定保定河間永平廣平七府大名府之滑

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宜府及今遼東鎮遼河之  
西皆是故冀地最廣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  
爲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  
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  
鑿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  
邇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八年于  
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口在  
岐梁二山之南正河流北來南注之處也凡作

禹貢圖說

三 三百五十五 渠水祖

禹貢文字可用山川之名不可用郡縣之名郡  
縣之名古今不同此時未有郡縣也

治梁及岐

岐梁二山水所經其石崇竦壅遏爲甚河勢  
既殺方可施功故禹治之所以開河道焉壺口  
是殺河勢岐梁是開河道二句上下相關蓋壺  
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  
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施功而壺  
口在其下流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  
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故曰殺河勢朱子曰

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壹  
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  
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太原濟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

至字亦當發蓋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

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

以導汾既載三條創新功以治河因舊功以治

汾創新功者八年于外之勞自是而始因舊功

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是而終也

禹貢圖說

四三六

張五刊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覃懷之地涑水出乎

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于其北

濁漳流于其南今禹治之各底績焉蓋涑水淇

水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清

漳濁漳入于河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

見地底績云者水患去而平治之功成也河水

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京西為橫

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是河從而漳橫也

厥土惟白壤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彼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

不可不先于辨土一辨其色一辨其性冀州之

土非青黎非黑赤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冀

土之色豈皆白而白者多耳冀州之土非塗泥

非墳墟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冀土之性豈

皆壤而壤者多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頭及

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以九州品序而

等列之則為第一等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

禹貢圖說

五

張五刊

同雜出則為第一等焉以言其田豫為中上第

四等也冀之田豫為下一等則為中中充為

中下第六等也冀之田視充為上一等則為第

五等焉賦上要見非盡出于田及地廣人工修

之意冀州賦無定法田有定品也大抵水既平

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品等

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者自下而升一等豫錯上

中是也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歲入

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

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

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之  
貢法亦未嘗不徹也而孟子以爲不善者雖問  
有通融未若商周之登耗與民同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容可已乎恒衛水  
小而地遠不暇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  
之使入滙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大陸地平而  
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可  
耘魚鱉之淵變而爲桑麻之區也按水小地遠  
爲害不深不暇先治地平近河水勢充斥卒難  
施功故成功于田賦之後水之小者順其道地  
之平者興其功

禹貢圖說

六

張五刊  
三五〇八

島夷皮服

此記島夷之貢海島獸所產也或熊羆狐狸以  
其皮造服而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  
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非外夷也冀無貢此島  
夷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其北方貢賦之道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  
距河餘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達河則達帝都

矣其北方貢賦從何而來如上上之賦皮服之  
貢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曲之間是夾右碣石入于河也入河則入帝都  
矣史臣于冀州北方貢賦之道必記其自海入  
河之處也島夷二條記北夷所貢之物著北方  
入貢之道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  
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  
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  
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

禹貢圖說

七

張五  
三五〇九

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  
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兖者蓋須入山海關  
從永平薊州方至兖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  
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  
自九河淪海而兖地甚狹古言

今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拱抱而  
析爲數支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  
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  
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  
地衝漳之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

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兗州接壤矣

濟河惟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兗則據之兗之東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兗則距之兗之西北蓋未至于河也然而此內無可紀者矣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正盡其境之地却無大山川禹貢圖說

禹貢圖說

八

張五

城古黃河故道雖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

九河既道

此治河也洪水之患惟河為甚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禹則當其北向所經之地大陸而下逆河而上將入海而未入海之處分之為九以殺其勢支派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矣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盪須分為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隅與諸家所載碣石狀甚相合以故知九河之地在滄平間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為九派以殺河勢耳雷夏既澤

禹貢圖說

九

張四



別也

灘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夫九河既道河之正流治矣灘者河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沮水焉雷夏既澤濟之正流治矣沮者濟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灘焉三句以河濟為說上二句正流下一句支流或云水之分水之止水之合皆得其治亦通濟河四條表河濟以別其境治河濟以除其患也汲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慎曰河灘在宋名

禹貢圖說

十

張五列  
三卷五

汲非汴也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充多灘豫多沮

梁多沱荆多潛古言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蠶性惡濕向當懷襄之際土雖宜桑豈能既蠶今水既治則樹藝作而蠶桑成絲帛之利興矣民依于土向常滔漫之時民依丘陵豈能宅土今水既治則下丘陵而居平地鷄鳴犬吠間閭相望矣二句兩平不相連帶既蠶重民利興不重物產遂言民利興民居

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

辨兗州之土其色淄黑其性墳起草則絲而茂盛木則條而長達上宜桑之土下一州之土六條還截到會同為是桑土宅土黑墳絲條皆本于水治來或截到宅土以上為水土平然後土宜辨未安桑土二條地利興而民得其所土宜辨而物遂其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禹貢圖說

十一

張承祖

土宜既辨由是以其田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以其賦而言之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充賦下下為第九等最薄其賦正也然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蓋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患雖平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于他州作治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聖人雖為足國之計豈忘足民之心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以言其貢兗地宜漆厥木惟條而漆生矣則貢

之充地宜桑桑土既蠶而絲成矣則貢之若夫假杼機勞經緯而有織文則承筐是將焉貢所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薄所取而入之緩下獻所有而謹其精也既薄而又緩見愛民之仁既貢而又筐見敬君之義

浮于濟潔達于河

貢賦定矣何自而來潔水通于濟自濟入潔自潔入河舊作二道者非是蓋濟自河南滎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浮于濟潔正與浮于淮泗同例由二小水而達于一大水也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厥賦至此貢賦之入有常制貢賦之來有常道

禹貢圖說

十三 三百七 卷九

今按兗州濟水見其東南河流注其西北地最卑下治之宜急河自大陸而北播為九河九河道則經流支流朝宗于海矣濟自城陽而西匯為雷夏雷夏澤則上流下流蓄洩有方矣河之南澗水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大海環于東北青之東北則至于海焉岱山峙其西南青之西南則距于岱焉今山東青萊登三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也

嶠夷既略

嶠夷東表之地可以興樹藝而為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為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封是樹藝興畛是溝塗立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

濰淄其道

禹貢圖說

十三 卷九

出箕谷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濰水則北入于海淄水則東入于濟青州之水平矣合上句地興新功水循故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色白其性墳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鹹地可煮而為鹽者也上辨一州之土下辨一方之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其田上品之下第三等也賦中品之上第四等也田有定則賦有定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賦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  
牧厥篚麋絲

青州之貢有鹽以為食用者有絺以為服用者  
海物非一種今皆貢之則祭祀賓客之用服食  
器用有所資矣絲枲鉛松怪石岱谷所出為最  
美制之為貢絲枲衣服之用鉛松怪石器物之  
用豈責有于無哉萊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悉  
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萊夷所產者有山  
桑之絲最為堅韌則盛之以筐而貢以為琴瑟  
之弦是豈取盈于寡哉海物非一種不可指出

禹貢圖說

十四

水明三書

物件講厥貢至怪石上不詳其地下必詳其地  
也海物至怪石出于水者無定品出于山者有  
定品也二條田賦獨成于內者定其等土賦兼  
及于外者定其制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其  
品定下之所貢者其品殊三條聖人辨青州之  
土故有以定田賦而定土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貢賦之來則由  
汶而達于濟焉達于濟則達于河達于河達于  
都矣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也

今按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謂秦  
得百二齊得十二齊即青州也青之西南雖距  
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嶠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  
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  
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為甚易而成功  
為甚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青州之域海與岱也揚州之域淮與海也徐州  
之域東有海東則至于海焉北有岱北則至于  
岱焉南有淮南則至于淮矣爾雅濟東曰徐州

禹貢圖說

十五

張五列

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  
無徐并徐于青也今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  
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沐陽清河安東山東之青  
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成蒙陰兗州  
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  
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為  
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揚註云止言淮海四句恐  
未必然蓋既有嫌于淮海岱何不曰淮岱惟徐  
州乎此史臣書法終不可曉

淮沂其又

出于胎簪山者淮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也出于艾山者沂也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而入泗則自沐而下凡爲浸者可知也上境之嫌于二州者辨之明此水之大于一州者治之先也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爲陂障以灌溉者曰浸

蒙羽其藝

由是蒙山徐山之高者也羽山徐山之卑者也淮沂未治何有于其藝今則蒙羽之山載耕載耘而種植之功可施矣王氏曰先淮後沂先大羽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沂非不有功夫大抵禹貢書法費䟽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

大野既緒

大野之澤濟水之所絕也濟水未治泛濫瀾漫大野不得而豬矣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豬矣

東原底平

禹貢圖說

十一

張五列  
三九十三

禹貢圖說

十七

張五列  
三九十四

由是東原之地地之平者水所趨也大野未豬東原不得而平矣今大野既豬于是東原之地皆底于平無復泛濫之患也二條兩平不相因大野東原所以志濟蓋大野濟之絕東原濟之經向也濟水未治大野不得而豬東原不得而平今濟水既治故大野豬而東原平水之受濟者得其治地之近濟者得其治也四條王氏曰淮沂又而後蒙羽藝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流水治而地之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地之平者其害除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徐州之土其色赤也其性黏膩而墳起也言其草木進長而不已也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以言其田以他州較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以言其賦以徐州比之中品之中第五等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以其貢而言之徐州之土惟赤而五色之土亦

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建大社則用以爲壇壝東  
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四方之中壘以黃  
土也建諸侯則用以爲土封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苴以白茅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  
其羽可爲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陽有  
特生之桐其材可爲琴瑟之用泗水之旁石露  
水濱若浮于水然可琢磨以爲磬夏翟也孤桐  
也浮磬也皆制以爲貢也然惟取之羽畎擘陽  
泗濱耳蠙珠暨魚淮夷所產也則貢之以爲服  
飾之用祭祀之需不特珠魚也有玄焉以之爲

禹貢圖說

十八

張五刊  
三子字

衮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  
爲首服也有織焉黑經白緯以爲禪服有縞焉  
白經白緯以爲祥服玄也織也縞也則盛之以  
筐而貢焉玄織縞斷指淮夷觀傳中曰青徐揚  
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筐明矣一節中國隨所產  
而致其貢外夷貢所產而謹其精厥貢五句徐  
州之貢有不詳其地者有必詳其地者羽畎曰  
句徐州中外之貢必隨其地而貢其良也隨其  
地則不敢責有于無貢其良則不徒泛取其有  
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灘是西路沛是  
東路不然則灘便入沛矣河之支流爲汭汭流  
爲灘灘入泗泗入淮貢道逆流而上由淮入泗  
由泗入灘由灘入汭由汭則達河矣又沛水因  
灘沮而通于河至大野而合泗則由淮入泗由  
泗入沛自沛亦可通河矣史臣于徐州貢道必  
識其所經而及其所入也

禹貢圖說

十九

三子字

今按徐州在青兗揚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言  
其山川淮沂經于其前蒙羽亘于其後淮沂又  
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言其原澤大野匯乎  
其左東原據乎其右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  
之相因也若乃徐之貢道蓋汭爲灘水而入泗  
沛合泗水而入淮故徐州貢賦之來既浮于淮  
而至于泗自泗而達河有二道焉泗之西流遡  
灘可以達河泗之上源由沛可以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今南直隸江南應  
天鎮江蘇常松江池徽寧國太平九府廣德州  
江北安慶廬州鳳陽三府和滁二州淮安府所  
屬山陽鹽城浙江浙東浙西十一府江西南昌

饒州廣信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建昌撫州十一府及南康九江府北境

彭蠡既豬

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眾流之來有所鍾下流之去有所泄始得而豬也

陽鳥攸居

鴈水泮北徂木落南翔隨陽往來故曰陽鳥彭蠡未治陽鳥安得攸居今彭蠡既豬陽鳥飲啄乎州渚之間濱涯之上也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止水得其治動物遂其生也

禹貢圖說

二十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今禹濬導皆入于海焉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為巨川衍為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為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豕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矣

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

流而非古書也况江漢合流同滙于彭蠡既滙

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為逆

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為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

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

北江為誤而以今之江流為足據耶註疏言三

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三江中謬甚

古言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盪而難定三江未入何有于底

禹貢圖說

二十一

定今三江既入于是陂障益堅隄防已固底于

定而不震也震澤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三里

三萬六千頃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

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衆水治矣由是箭竹曰篠大竹曰簜皆布生矣

草則少長木則長高矣

厥土惟塗泥

以其土而言之地勢卑下水泉淖濕土皆塗泥非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以言其田較之他州下品之下為第九等以上性惡也以言其賦下品之上為第七等雜出則中品之下為第六等自下品而入中品非上錯乎此由地利廣而人工修故田有定等而賦無定品也田賦三品上中下三品中又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為上品中上中中下為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為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為第六雖止升一等然下土與中下異品故

禹貢圖說

三

三

變文言下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以其貢而言之有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瑤琨石之似玉者可以為禮器有篠可以為矢之箭有簜可以為樂之管亦可以為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為旌旄有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皆制之為貢也島夷所產有葛越木綿之屬服用也則制之以為貢而織為五色之貝文者則盛之于篚以

貢焉以上常貢之物也若夫小曰橘大曰柚則

包之以致其敬供祭祀燕賓客則錫命而始貢非命不得貢此待命之貢也厥貢至織貝器用貢于中國者異其品服用貢于外夷者謹其精瑤琨至羽毛中于文事武備者也厥篚二句服用致謹者為常貢食用致謹者非常貢以厥篚厥包立意厥包一句包見下敬君之義錫見上愛民之仁土性惡而田為最下賦稍高而貢為獨厚揚以田低而賦高者人功修也土惡而貢美者地利善也此與底慎財賦四句固合然終

禹貢圖說

三

三

不好蓋厥土兼谷土庶土二節一則谷土定田賦一則庶土定土賦也要見田賦止于中國而土賦及于四夷厥賦至錫貢賦有常則而亦有非常之則貢有常制而亦有非常之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貢賦之道必順流而下斯逆流而上也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厥賦至此貢賦之物有常變貢賦之道有順逆也

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漚于東南東南地卑  
萬水所轄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南  
江東江西諸水以為澤彭蠡豬者上流可受下  
流可洩無復泛溢之患而隨陽之鳥因得以遂  
其性三江在揚州東南分東江松江婁江諸水  
以為名三江入者析流于上順流于下同歸溟  
渤之區而震澤之水因得以安其所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州北有荆山荆則北距荆山雖未至于荆山  
也此內無可書者矣南有衡山荆則南盡衡山  
禹貢圖說 主四

之南雖不止于衡山也此外無可紀者矣今湖  
廣武昌漢陽荊州岳州四府襄陽宜城南漳房  
三縣德安黃州辰州永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  
承天九府靖州郴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州  
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江  
西九江南康西境四川夔州府巫山大昌大寧  
縣

江漢朝宗于海  
荊州之水莫大于江漢出于岷山者江也至東  
陵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

江雖曰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  
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  
朝宗于王雖未覲王而其心已懸于王也江漢  
不可分講重合流意江漢一州之六水下文皆  
所以志江漢也此題只講水略將諸侯朝天子  
講一二句史臣于荊州合流之水必狀其趨海  
之勢也

九江孔殷

北江漢所經之水也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水  
合于洞庭者九江也向也江漢不得其治九江

禹貢圖說

主五

安得其殷乎今江漢既治而九江水道各安其  
流甚得其正也九江不可分講只是一洞庭孔  
殷由于江漢朝宗江漢至此惟合流之水勢有  
所歸則經流之水道得其正九江在今湖廣岳  
州府巴陵縣非今江西九江府

沱潛既道

此江漢所出之水也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  
曰潛江漢未治安得既道乎今沱潛之水各順  
其道亦由于江漢朝宗

雲土夢作乂



此江漢所近之地也江北有雲今江漢既治雲  
之地卑水落為後雖未可耕治而土已見矣江  
南有夢夢之地高水落為先已可耕治不特土  
見而已雲跨江北夢跨江南註云楚子出于江  
南之夢可見此亦由于江漢朝宗四節雖相因  
然皆有功夫此條地之卑者其害除地之高者  
其利興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其土則塗泥其田下品之中為第八等以土性  
惡也其賦上品之下為第三等以地潤而人工

禹貢圖說

三十六

劉若三三廿二

脩也田賦相去五等矣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栝柏檠砥笱丹惟  
箇籛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有羽毛焉可以為旌旄有齒革焉可  
以成車甲有金銀銅三品之金焉可以充國用  
有柶木之弓輪焉可以供武備有栝有柏焉可  
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焉有石  
之細者曰砥焉可以為磨礪之用有石罾焉可  
為矢鏃之用有丹砂焉可為彩色之用皆制以

為貢也有竹之堅者曰箇籛有木曰栝皆可以  
為矢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  
焉菁茅有刺一茅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  
用乃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供焉致敬也  
玄纁璣組皆服飾之用則盛之于篚而貢焉致  
謹也若夫九江所產有大龜者歲滿千齡尺有  
二寸可以兆天命之吉凶决人事之趨避非所  
常有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焉柶栝是成  
翰而貢也此一節在璣組截土產之物為常貢  
偶得之物非常貢不曰三邦箇籛栝而曰箇籛

禹貢圖說

三十七

三五五十四

栝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羽毛  
至笱丹泛指其地而貢者惟箇至厥名專指其  
地而貢者惟箇二句物之充矢用者必專指其  
地而貢其良也三邦不責有于無厥名不泛取  
其有惟箇三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貢賦由江而入沱由沱而入潛由潛而入于漢  
漢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逾于洛由洛而至于  
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此謂河為南河指冀州  
而言也荆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史臣記荆

州之貢道必兼水陸而後至也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今按荊州之境跨湖南北而江漢經于其中蓋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勢今禹治之江過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滔滔乎奔趨于

禹貢圖說

三十一

三五五

海若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若乃江漢所受有九江焉江漢所出有沱潛焉江漢所匯有雲夢之澤焉無不得其平矣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荊州峙其西南豫則西南至于荆山大河環于其北豫則北距于大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南陽汝寧三府湖廣襄陽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有伊焉出于熊耳山者也出于冢嶺山者非洛水乎有瀍焉出于替亭山者也出于白石山者非澗水乎是四水也始雖異其派終則合而一同入于大河焉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但四水勢均故云會同而入河

滎波既豬

有滎焉濟所出也濟水未治滎澤安得而豬今濟既治于是濟之來有以鍾之濟之去有以泄之而滎豬矣有波焉洛所出也洛水未治波澤安得而豬洛水既治于是洛之來有以受之洛之去有以洩之而波豬矣合上節流水有所歸止水復其舊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

禹貢圖說

三十九

三七七

相蒙

導滄澤被孟豬

滄澤濟水所經之水也洪水橫流滄澤不得為澤矣今則陂障益堅焉孟豬蓄而復流之水也洪水無涯孟豬不得為豬矣今則隄防益固焉澤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意自是導滄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

合上節史臣記豫州之澤有自其成功而言者  
有本其用功而言者三合四水之流者有所歸  
四水之止者得其治各有所治而不相因  
厥土惟壤下土墳墟

以其土而言之其性則柔而無塊也下土則墳  
起而疏也色雜而難定故不言也顧氏曰高地  
則壤下地則墟此止言土之性無色顏註添一  
玄字是言其色也不可用此因其土之不同辨  
其性之不同也伊洛至此四合水之流止者得  
其治地之高下者辨其性也

禹貢圖說  
三十一  
卷三十一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以其田而言之則中品之上第四等也以其賦  
而言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雜出則第一等錯  
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  
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  
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以其貢而言之有漆焉器用也有臬焉有絺焉  
有紵焉服用也織為禪服之川纊為服用則盛  
之于篚而貢焉若夫治磬之錯非所常用之物

故不為常貢必待常用之時而錫命使貢豫州  
之貢有所常入者有非常入者厥貢二句貢所  
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  
常暫異其制下之所供者常暫異其物厥田至

此田有定等而物之出于田者無定制貢有定  
品而物之非常貢者無定期也林氏曰周官載  
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  
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  
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  
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

禹貢圖說  
三十二  
卷三十二

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

錯則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  
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必  
浮于洛而後達于河也

今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  
不能為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瀍澗蓋  
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瀍澗  
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澗瀍三水各

入于洛而四水共入于河也自此而東有滎波  
焉蓋濟水溢而為滎洛水浸而為波既猪者上  
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自此而又東有荷澤  
孟猪焉蓋濟水經于荷澤荷流衍于孟猪曰導  
曰被者衆流有所聚餘波有所歸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太華峙其東梁州之東則距于華陽雖曰  
未至于華陽也此內無可書者矣黑水流其西  
梁州之西則據乎黑水雖曰不止于黑水也此  
外無可紀者矣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

病貢圖說

三十一

張五州

西屬四川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  
水是疊溪黑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  
水之黑水似無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  
今四川成都重慶順慶保寧叙州馬湖六府潼  
川州眉州嘉定州瀘州雅州夔州府所屬奉節  
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  
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芒  
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後軍  
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  
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  
相通漢江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為雍梁二州之  
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為是  
古言

岷嶓既藝

此志江漢之源也岷山江水之源也嶓冢山漢  
水之源也向也江漢之源壅遏而不通湯湯之  
水包其四面矣何有于既藝乎今禹既加濬導  
之功泉源既滌水去無滯岷山之地可耕而可  
耘也江之源治矣嶓冢之地可及而可柞也漢

病貢圖說

三十二

張五州

之源治矣此重江漢非重岷嶓也

沱潛既道

此志江漢之流也沱潛乃江漢之別流向也泛  
濫何有于既道乎今禹功既加于是沱順其道  
北入于江江之流治矣潛安其道南入于漢漢  
之流治矣重江漢非重沱潛導沱潛意亦不可  
缺合上節大禹經理江漢也上源既與其利下  
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此志沫水也蔡蒙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脉

漂疾向固泛濫橫流矣禹功既施而沫水順其道于是二山得平而可祭告成事報神賜祈鴻休焉

和夷底績

此志和夷之水也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禹功既加和夷二水治止是底績矣蔡蒙二合高地可告成功平地已致成功岷嶓四節各有所志而非相因上二節水之源流平下二節地之高下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禹貢圖說

手函

卷五刊

以土言之其色青而黎不言性性不一也以田言之下品之上第七等以賦言之下品之中第八等也或雜出其上第七等或雜出其下第九等三錯者時錯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下上時錯第九則升充于下中而梁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鎡磬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而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非供器用乎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非供器用乎石磬則供矢用者也石磬則供樂用

者也皆制以為貢焉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織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銀鎡解昆前璆即鳴球也璆鐵銀鏤鎡磬器用之需也熊羆狐狸織皮服用之需也銀一物國用器用皆賴之以器用統之似未盡厥賦至此取地力而異其等供地利而有其制

禹貢圖說

禹貢圖說

三五

卷一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梁州貢賦何自而來乎彼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而入于潛潛出于沔沔水接于褒故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由潛而達于沔由沔而達于褒褒不與斜川通故舍舟而陸焉若夫斜之水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故貢道由斜川而達于渭由渭而亂于河焉達河則達帝都矣史臣于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熊羆至是來葉氏曰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據此則桓水自臨洮府南流過嶓冢之西入梁州境東流入潛貢道不自西傾自桓而來言西傾志桓水之源耳梁州貢道傳用蘇氏之說謂褒水不通于斜

川故陸于郡縣入斜川至武功入渭絕河而渡  
卽蒲州舜都也

○厥貢惟璆至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  
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  
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  
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州矣西傾因桓是來  
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  
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  
行也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卽桓古言

禹貢圖說

三十一

三十一

源治矣水莫衆于沱潛沱潛道而江漢之下流  
治矣蓋岷峙于南而嶓峙于北沱出于左而潛  
出于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  
在梁州之西南矣若乃梁之貢道視他州爲遠  
且難蓋自梁而冀限于雍州自南而北阻于河  
水西傾在雍之西南而寔跨梁之西北也桓水  
于西傾而經于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也桓  
之東有潛水潛與桓相通也故曰浮于潛潛之  
北有沔水沔與潛相阻也故曰逾于沔沔之北  
有渭水渭沔不相通故又必歷棗斜之間而後

入于渭至渭則可以達河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黑水流其西雍之西境則據之雖不  
止于黑水此外無可書者矣西河環其東雍之  
東則距之雖未至于西河此內無可紀者矣東  
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  
諸縣是也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臨河諸邑  
皆當爲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別有據乎  
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延安慶陽平涼鳳翔臨洮

禹貢圖說

三十二

三十二

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  
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  
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  
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古沙州  
據岷嶓旣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  
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梁者雍之  
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水不同且  
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帝王  
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而臨中原險處正在  
華岳與黃河會處雖在道間然必南有河之南

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鳥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鳥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迄宋元皆爛盤也

弱水既西

弱水水之變者因其勢而導之西也弱水出窮禹貢圖說  
石山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至刪丹縣過合黎山至沙州入于流沙既西者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要講合黎流沙詳見導弱水

涇屬渭汭

峽頭之山涇水出焉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涇水至陽陵注于渭之北是涇南連渭水矣出于弦蒲藪者汭水也東入于涇是涇西連汭水矣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有漆焉至華原而合于沮有沮焉至華原而合于漆東南而從于渭焉從者渭大而漆沮小也澧水攸同出于終南山者澧水也東北而同于渭焉同者澧渭相若也三條皆主渭詳見導渭水如伊洛澧澗入于河用導洛為文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有荆山焉有岐山焉功成而可祭告也不特荆岐也自終南惇物以至于鳥鼠皆可旅焉涇屬禹貢圖說  
至此衆水致功同而衆山致祭同意相因也荆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旁也終南澧水所出也惇物澧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底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底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底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水之常變得其平也荆岐至豬野地之高下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以其遠而言之三危之地向固上巢而下窟矣  
今則降丘宅土爰居爰處也于是三苗雖至頑  
亦皆大有功叙革而化矣三危既宅地之遠者  
得其平三苗丕叙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  
宅是造廬舍定疆場叙是遷善改革其凶頑弱  
水至此水之得其治也由外以至于內地之興  
其功也由內以及于外觀于是字則丕叙止承  
既宅來不通承上文

厥土惟黃壤

以其土而言之土之色以黃爲正也雍之土其  
色黃色之美也土之性以壤爲正也雍之土其  
性壤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以其田而言之惟其土之黃壤得其色性之正  
是以田爲上品之上第一等也以其賦而言之  
中品之下第六等也地狹而人功少也厥土至  
上上惟土爲最美故田爲至高

厥貢惟球琳琅玕

以其貢而言之有球琳焉玉之美者也制之爲  
貢以爲珪璧璋瑁之用焉有琅玕焉石之美似

禹貢圖說

四十一 三晉 聚承和

珠者也制之爲貢以爲冠冕珮褱之飾焉曰惟  
者雍州之內豈皆無服食器用之物蓋必不多  
有亦未盡善惟球琅玕之類至多至美亦惟雍  
州之所產也然惟金惟木亦有惟字恐不必如  
此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賦何自而來以其東北境言之河見于  
積石經流于龍門而爲西河故貢賦之來由積  
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  
達于西河則遠出雍州之東境而至冀州之西

禹貢圖說

聖 禮

境西境卽西河也至西河則至帝都矣以其西  
南境言之渭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渭涇水北注  
于渭澧水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澧涇  
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達  
河矣此州東北貢賦之道止由于河曰積石曰  
龍門者皆河中所經之地也其西南境則會于  
渭汭入渭則入河矣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  
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  
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舟楫入蒲川必  
經渭北岸蒲州卽冀州也惟往陝州者由南岸



或中流耳厥賦至渭汭雍州貢賦有定品而析入有異途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獸有皮焉製之爲裘可以爲風寒之備獸有毛焉織之爲罽可以爲溫暖之需然孰貢此哉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地雖有異人雖不一均之爲西方戎落夷種也卽三國之制貢見三國之水土無不平也不然彼方居止不能定何暇于致貢乎此舉三國致貢之同見三國就功之同厥賦

禹貢圖說

四三

卷之三

至此記一州之貢賦別所入之道異者三國之貢物見所就之功同荆岐至此水土旣平而成功及于遠經理有制而餘功及于遠三危至此遠地興其功而成功也詳遠人致其貢而就功也同三苗至此以二遠對雍州全破史臣記聖人別雍州之境旣叙其成功之詳因附其餘功之遠崑崙今在吐番界朶顏衛東北河經其南蔡傳卽謂河源所出非也宋以前儒者皆未知河源元人始知之析支亦在吐番界有析支水渠搜在寧夏北

○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古言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戎卽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古言

今按雍州土地最廣周秦漢唐建都于此史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澧水皆入渭而入河也渭自鳥鼠而東會于澧故曰同又東會于涇故曰屬又東過漆沮故曰從蓋渭之上流未合澧涇故其

禹貢圖說

四三

卷之三

勢相敵旣并澧涇則其流愈大而漆沮小矣荆岐在雍之北終南惇物在雍之南鳥鼠又在雍之西矣原隰在邠岐之間又西而豬野在甘涼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其貢道有二東北來者險而遠西南來者便而近  
○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潔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藥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

大勢若此，劔門雲棧，通于秦始皇時，故梁州頂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邦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為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今言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利，以故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

禹貢圖說

中南

三百四十五河

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今言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以下隨山也。此則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條雖云河所經濟所出，亦漆沮湓沔諸水之所經所出也。隨此眾山所以為導此眾水之地。夫

洪水降洞無涯，非隨山何以考其源委脈絡，以為施功之次第。又有土石林木壅遏，非隨山何以達其阻塞。岍岐荆三山，雍州山導岍及岐而東北，以至于荆禹遂自荆山由河西而過河東，由雍州而至冀州壺口，至碣石九山皆冀州山。于是由壺口而南，東有雷首也，由壺口雷首而東北，以至于太岳焉。自太岳而東南有底柱底柱而東有析城，由底柱析城稍轉而西北，以至于王屋焉。自王屋而東北有太行，太行而北有恒山，由太行恒山迤邐而東北，以至于碣石焉。

禹貢圖說

望

朱明三

至碣石而河濟及諸水皆可濟之而入海矣。逾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入字指水禹隨山看其緩急及道路之便，即導此河濟所經之山導之所以相河濟而非治河濟也。聖人導河北二州之山而究其水有趨海之勢者，如此入海者河濟混說不可分配，下倣此。大抵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記其自西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記其自北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記其自南而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記其自東而北也。講至字云由岍岐以至荆，其中豈無山哉。

以岐荆二山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  
居耳餘倣此不可以逾河入海對壺口至王屋  
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而雷首自北而南  
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  
析城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  
逆行也底柱析城王屋三山之名皆取其形狀  
相似為名柱如柱城如城屋如屋也

○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  
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  
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古言

禹貢圖說

聖六

朱野聖

今按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未有  
不經于山者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在雍冀二  
州之境河水之所經而濟水之所出也大禹隨  
山首于雍州岍岐荆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鄰  
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于是而  
逾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  
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  
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河南之山也太行恒山  
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  
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

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為伊洛淮渭之  
經始也雍州之山有西傾焉有朱圉焉有鳥鼠  
焉又有太華焉則導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而水之在雍州者其功可施矣豫州之山有熊  
耳焉有外方焉有桐柏焉又有陪尾焉則導熊  
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而水之在豫州者其功  
可施矣

禹貢圖說

聖七

卷三十四

今按西傾以下雍州山也西傾在雍州之西南  
自西傾而東有朱圉鳥鼠又轉而南至于太華  
其間非一山也熊耳以下豫州山也熊耳在豫  
州之東南自熊耳而東有外方桐柏又轉而南  
至于陪尾其間亦非一山也此八山者伊洛淮  
渭諸水或發源于其地或經流于其間諸山既  
導則諸水之大者可以距海而其小者可以距  
川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為漢水之經始也嶓  
冢在梁州漢水出焉荆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

漢水所入皆荊州山也導蟠冢以至于荆山導  
內方以至于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隨此以  
相漢水也又夫隨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爲導漢  
之經始也

今按蟠冢漢水所出也荆山內方漢水所經也  
大別漢水入江之處所謂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是也蟠冢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皆在荊州蓋  
蟠冢而東至于荆山千里而遠內方而南至于  
大別千里而近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貢圖說

四十八

卷五十一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爲江水之經始也梁  
州有岷山江水所出荊州有衡山敷淺原江水  
所經衡山乃岷山所發北一支也則導岷山之  
陽以至于衡山敷淺原乃岷山所發南一支也  
禹則過九江以至于敷淺原而導江之功可施  
矣岷山曰陽者江水出于岷山之南也過九江  
者禹過也導岷四節如分命義仲四節格以兩  
導字對分南北不可以導岷對西傾四仲亦以  
分命中命對春夏對秋冬陽中對陰中正陽對  
正陰也不可以春對夏導岷四節中至字俱不

此此山言至以包其餘也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平小且于江流無其關  
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卽今長  
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  
南北滙水口猶導蟠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別  
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古言

今按岷山之陽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江水所  
經岷山在梁州衡山敷淺原皆在荊州自岷山  
而東至衡岳爲遠自衡岳而南至敷淺原爲近  
也過者導山之人旣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

禹貢圖說

四十九

卷五十一

尾而至敷淺原也

○導岷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  
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  
六州表裏之山導蟠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  
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  
揚三州表裏之山 古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濟川也此順弱水之性而導之西蓋隨山  
之功甫畢濟川之功可施窮石之山有弱水萬  
水能載而此水獨弱禹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水

性之異常者也禹因而導之西其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合岷山一條導山終于東南是中華之山弱水一條導水始于西北是外裔之水先山而後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順黑水之性而導之南汾關之山有黑水焉萬水皆清而此水獨黑且南流水色之異常者

禹因而導之南南過三危而南入南海三危其

禹貢圖說

五十

五十四

所經之山南海其所受之壑也嶠冢至此四條意同岷弱二條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略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此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北條之水莫大于河中國之水亦莫大于河洪水爲患惟河爲甚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大禹治河自積石始焉自積石而北流又轉而東行又轉而南流蓋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三

千里間繞雍州西境北境東境三而之地龍門在雍東冀西二州之間河流最險隘處也由是自北而南則至于華陰蓋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蓋底柱在東而河南來經于其間也自此而東向則至于孟津過于洛汭至于大伾皆其所經之地自東而折之北則過于洛水自此而北向則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焉又同爲逆河焉皆其所經之地也于是河水入于海矣九河卽河也一河而分爲九也逆河卽河也河下趨而海上

禹貢圖說

五十

五十四

逆也聖人導河必自所見而詳其所經及其所歸如此導河二句自其見處而至于險處也要見河源多伏流荒遠在所略意華陰至逆河詳所經之處及所入之處也底柱至九河記其自南而東詳其東向之所經記其自東而北詳其北向之所經也又北三句分流異其派合流有所歸也九河逆河二句註云所經之地然實河所爲非河所經經者別山別水之名爲者卽本水如漾之爲漢也上流分而名九下流迎而名逆也導弱水至龍門水流于九州之外者治之

既甚略水派于荒遠之地者治之亦甚略也弱水至此三條水出于外者順其性之變入于內者順其性之常大禹書法互見導山則叙河東之山如壺口雷首太岳導河則叙河西之山如龍門華陰是也

今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其爲力最久成功最難蓋河源最遠潛行地中至雍州西南積石而見自積石北行東轉又折而南至于冀之龍門自龍門而南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華陰而東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而北至九河所謂兗河冀之東河也

禹貢圖說

卷三

張五列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于淮小于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編地皆河往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不改于禹時也河亦何減于江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南條之水漢亦爲大漢之上源初名爲漾嶓冢之山漾水出焉禹自嶓冢導之潯其源也自此而東流爲漢焉漢卽漾也又東流爲滄浪之水焉滄浪卽漢也又東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合流東下有朝宗之勢焉東匯澤爲彭蠡彭蠡卽漢也東爲北江北江卽漢也入于海焉漢同江水而入海也蓋彭蠡北江未必無岷江也而自導漢言之因漢水也

禹貢圖說

卷三

宋明三

聖人導漢水必自其所出詳其所經而及其所歸也東流二句所流異其名也三澨至北江所經異其處也東至于底柱至南入于江河水自東而北導之入海漢水自東而南導之入江也導弱水至此四條四海之水無不各有所歸也弱水西海黑水南海河水北海漾水東海至導江亦同東流至入于江詳其東向之所經而指其南向之所入也導河二條河自其所見而歷究其所歸漢自其所出而歷究其所歸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汶澨漳澨遠澨也

今按禹治江漢之水皆始于梁中于荆而終于揚也蓋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荆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水南條之水莫大于江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禹自岷山而導之濬其源也東流而別為沱江之支流也又東流而至于澧焉九江荆州

禹貢圖說

五十四

朱明三

之水也則流而過之東陵荆州之地也則流而至之又東迤北會于滙焉即彭蠡而言謂之會于滙也又東為中江焉對北江而言謂之中江也至此而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者入于海矣

今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九江東陵荆州之境也會滙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岷稍平禹疏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為沱也河源注兗州畢處入海甚湧而疏其下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

河也 古言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遠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古言

○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為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

禹貢圖說

五十五

張五刊  
三百廿二

入江處猶今岷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古言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沱水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沱水禹則導之去其壅塞朋其礙狹焉既見而伏出為二源東源稍狹而甚深西源稍濶而甚淺二源相合東流而見為濟焉既見又伏入于河潛行絕河復出于河之南溢而為滎澤焉既見又伏出出于陶丘之北焉至此見而不伏荷豫州之澤

禹貢圖說

五十五

張五列

八十里

也又東流則至于荷馬汶青州之水也又東此流則會于汶焉又北東則入于海矣聖人之導沈水必詳其注流顯伏而及其所歸也東流至陶丘北聖人于濟水見伏也既即其所流而指所入之處復即其所溢而指所出之地此三伏三見也岷山至此此上南條南境自其所出而究其所歸下北條北境自其所見而究其所歸也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恒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沈水正發源處則在濟源西

今按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水淮水雖出胎簪山然自桐栢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栢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敵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栢去胎

禹貢圖說

五十七

張五列

漆沮入于河

管不遠

今按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而入海于揚也四瀆惟淮流不甚遠

○四瀆以其獨入于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為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導渭水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鳥鼠同穴而導之渭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東則會于澧焉涇水北注之又東則會于涇焉漆沮東北注之又東則過于漆沮焉于是至華山之北入于河矣東會三句于渭水之所經必隨其勢而異其詞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洛水洛水雖出冢嶺山然熊耳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熊耳而導之洛自熊耳而東北澗灑北注之東北則會于澗灑焉伊水南注之又東則會于伊焉于是又東北自洛口而入于河矣聖人導洛水有所會而有所歸也導渭至此上雍州之水下豫州之水導沈至此北條之水有因其大而導之入海者有因其小而導之入河者淮濟乃四瀆水之大而入海者也其西有渭其東有洛則次乎淮濟而入河者也導河至導淮五節導四瀆入于海也

禹貢圖說

五十一

張五引  
三卷州

導渭導洛二節導二川入于河也

今按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渭水發源于雍經流于豫而入冀之西河所謂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是也洛水แหล่ง皆在豫州之境而入冀之南河所謂伊洛澗澗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

一而皆平治矣四隩既宅不特究之隆立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刊旅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滌源不特青之澗灑其道徐之淮沂其又而已九澤既陂不特徐之大野既豬究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同是結

邦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禹貢圖說

五十二

宋開三引

此定土賦也水患既治地利斯興由是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木而火修矣金鐵之品用之不窮矣喬條之木取之不竭矣底績底平土復其常矣既作既藝穀得其成矣不必相助而無不及也不必相制而無太過也六府孔修如此乃因地而制貢賦或因土以定貢或因田以定賦蓋貢出于土而賦出于田不因田土何以定貢賦乎是故九州庶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定貢而不致其謹可乎禹則于庶土而交相正焉較其肥者瘠者與其同下者于是

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既不責有于其所無亦不取美于其所惡恒得者制之以爲常偶得者重之以爲異也內不苛取于華夏外不徧索于蠻夷也惟宜于人情合于土俗兢兢焉不敢失之濫而取之盈也其因土定貢者如此至若九州谷土其等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定賦而不則其壤可乎禹則于谷土而第相則焉品其上者中者與其下者于是總九州而經之爲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爲九等田之優者賦之重田之劣者賦之輕常者爲正歲

禹貢圖說

六十一

宋明三書六

之供鑄者爲間歲之出也三農之賦不遺于中國什一之供不及于外夷也惟欲上可足國下可足民井井有以創宏規而垂永憲也其因田定賦者如此是聖人取民之義愛民之仁于是乎兩得矣

錫土姓

此建諸侯也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錫之土以立國或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此恐非實制別族命

氏錫之姓以立宗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復何爲哉惟敬我之德以先天天下夫上考下之師表吾能敬德以爲天下先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德當泛講用洪範建極意聖人端天下之大本有以成天下之化九州至此既成治功于天下斯洽治化于天下蓋規

禹貢圖說

六十二

模次第雖事乎法度之維持綱領樞機實關乎敬德以成化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卽弼成五服也此節分甸服五百里爲五等也王畿四面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出賦稅以供天子之用皆田賦之事故曰甸服然其制何如因其地之遠近以爲納賦之精粗耳服字總管上納總銍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服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也甸服之外東西南  
北各五百里也是五百里建邦設都皆諸侯之  
事故曰侯服其制如何內百里為近則制為采  
地卿之受地大夫之受地士之受地各有其等  
不可用視侯等字此周制也二百里在內也無  
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為男邦各有受地小國在  
內得以安內附也三百里在外也有敵國外患  
之擾故建為諸侯亦各有受地大國在外可以  
禦外侮也不可認做六百里了采地近內頭一  
百里男邦第二百里也只是二百里之數侯邦

禹貢圖說

卷三 四十三 禹貢

却是自三百里至五百里共三百里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以為二等也侯服之外四面  
皆五百里也此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故  
曰綏服其制如何綏服內取王城千里故以內  
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王  
內固所以安之也外取荒服千里故以外二百  
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奮揚于外亦  
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綏服之外四面  
各五百里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  
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而已內三百里為夷皆夷狄之地也外二百里  
為蔡所以流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要服之外四面  
各五百里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  
視要服為尤略也內三百里則曰蠻非衣冠禮  
樂之都也外二百里則曰流乃流放罪人之地

禹貢圖說

卷三 四十三 禹貢

也五節聖人禡成五服必隨其地而異其制也  
祗台至此教化行而無違法制詳而有限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篇終總結一篇之意大禹既致地平天成之  
功又為經世理人之制教化之及果何如哉彼  
肇域四方周匝萬里東有海西有流沙自東自  
西何其遠也今東則漸于海西則被于流沙漸  
被云者浸漬之既深而覆冒之甚密也北有幽  
都南有南交自南自北尤為遠也今南固及之

此亦及之曰暨及者旁達之有方而洋溢之無  
 間也夫如是則是振舉于此而遠者無不聞焉  
 不曰聲所訖乎軌範于此而遠者無不效焉不  
 曰教所訖乎東海聞之效之而其在西海者猶  
 東海也南海聞之效之而其在北海者猶南海  
 也蓋漸于此則訖于此被于此則訖于此暨于  
 此則訖于此所謂文命敷于四海者是也此雖  
 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以玄圭為贄  
 而告成功于帝錫以圭者重其禮圭以玄者象  
 其事也告成功者總禹貢一篇而言凡導山導

禹貢圖說

本函

三百四十五

水之詳制貢制賦之法九州五服之分四海一  
 德之化八年于外不敢以為功也述其艱難之  
 故所以仰答付託之情耳三過其門不敢以為  
 勞也陳其荒度之由所以圖展祇承之意耳聲  
 教訖于四海即是上三句此即三苗丕叙西戎  
 即叙四海五長各迪有功迪朕德也甸服至四  
 海法制因天下之宜教化極天下之遠  
 ○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朔即朔方南止于荆揚  
 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  
 版圖

九州土色性歌

冀白雍黃壤性齊 梁邦自古土青黎

豫州色雜墳墟下 青地白墳廣斥低

兖國黑墳徐赤埴 荆揚土淖共塗泥

包篚歌

冀無貢篚帝圻邦 厥貢當知只八方

青兖徐揚荆豫篚 厥包惟是在荆揚

貢道歌

冀夾碣石來北方 兖浮濟潔歸帝鄉

青浮汶水徐淮泗 揚達淮泗須沿江

禹貢圖說

六五

朱明三十一

荆浮江沱潛漢水 豫之浮洛西境長

梁州西傾因桓來 雍由積石西河傍

九州筭田法冀兖青徐雍豫梁荆揚

梁荆揚

以左手自中指中節筭起從

豫冀兖

下左轉至中指上過無名指

雍徐青

從上而下

九州筭賦法余佳刑象共月易办允州名半字

爲記筭同前

易	月	共
办	余	象
允	佳	刑

禹貢說終

朱明

禹貢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室南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以下分圖者凡三十旁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錐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 禹貢說長箋一卷

〔明〕鄭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說一

卷》提要

禹貢說長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鄭曉著仲子



昔者唐虞之世文明之會雖將興而鴻荒之水之任堯責之舜舜責之禹而禹之所以克成厥功者蓋治水天下之大事也非有堅忍不拔之志固不足以極規模之大非有開物成務之明亦不足以盡綜理之神治水之要何如哉彼州域不分則無以識地勢也高下不明則緩急其倒施矣禹則因天之九野別地為九州冀之東則析之為兗為青為齊為揚冀之西則析之為雍為梁冀之南則析之為豫為荆或因形勝之所便而井乎其境別也或因道理之所宜而燦然其區分也孰為高壤孰為卑壤孰為宜先孰為宜後總總有序矣分土非治水之要乎夫州境分矣而山有不隨則便宜奚以相壅蔽奚以通也由是北條之山大河所經也隨之以觀大河之源流而北山之木亦為之斬伐南條之山江漢所經也隨之以觀江漢之源流而南山之木悉致其刊埋水原于山則險阻去而人工可施木障于水則榛蕪闢而水功可就矣隨山刊木非治水之要乎夫山刊矣而山川不定則紀綱奚以立出入奚以詳也由是州有名山川之望也取之五岳而各以表著于一州巍乎雄峙昭其鎮也州有大川州之界也取之四瀆而各以定名于一州浩乎盤旋昭其界也彼此相形而羣流於是乎有統東西互見而衆水于是乎有宗矣定高山大川非治水之要乎是三者折而言之固有條而不紊統而言之又包括而無遺禹之所以治水成功由此其選也史臣表而識之蓋亦有以

識此矣

冀州控御乎八州者示一統之勢八州環繞乎冀州者示四輔之象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之地帝都在焉故禹受命治水必于茲始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然天下之水莫大于河而河水之患莫甚于冀彼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壺口其一折也不先治之河勢橫矣禹則經始壺口等處擊其上塞達其下流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經于梁岐河道其一壅也不繼治之河流塞矣禹則先治梁而後及岐關其崇疎疎其激蕩所以開河道也猶未也自梁岐而東又轉而之南有太原岳陽之山焉汾水之所出所經者也不脩治之則汾清而河益潰矣禹則因鯀之功先脩太原繼脩岳陽使源流並順安故道而入于河焉汾入于河而河其有不治乎猶未也自岳陽而東又轉而之南有覃懷衡漳之地焉河水之所衝所浸者也不經理之則河橫而地益墊矣今則禹功既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平原廣衍登爽塏而無河患焉地去其患而河不可驗其治乎河患既息自是而土宜可辨也有穀土焉有庶土焉色則純潔而白土非盡白而白者多也性則柔順而壤土非皆壤而壤者多也繼此而田賦可定也惟有穀土有田賦焉惟

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其地遠不暇于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恒東入于滏衛東入于滹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有大陸之地也其地平且近河不能以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可以興利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夫未暇治者勢可以緩而緩也未易治者勢難于急而弗急也今從且作則冀州之水土治而一州之功畢矣由是而定其貢也海島之夷貢皮服焉島夷且貢而圻內不足言矣然其貢道異自而來不與河通者也相彼碣石之山屹立于大河之口雄峙于北海之濱正河水入海之衝海道入河之處也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西向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也舟行乎山之左山在乎舟之右夾而過之則龍門之源可涉挽而上之則積石之派可連而河可入矣貢可達矣北方之貢道如此而東南則三面距河又何言哉由是觀之施功而先之冀州者急君親也河治而繼之辯土宜定田賦者制國用也由是而島夷之貢服遠人也由是而貢道之通使輸將也即其事錯綜而不一究其本則有序而可稽禹之成功于冀者如此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澗沮會同桑土既黍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織文浮于濟澤達于河

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兗實據之河水逸其西北兗實距之曰濟河而兗之疆域辯矣惟其西北距河也故自大陸而北播者有九河焉今則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安其故道望碣石

而有入海之勢矣惟其東南據濟也故近濟陰而南匯者有雷夏焉今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蓄而復流固險障而無受濟之患矣充之東有澗水焉自河而出者也又有沮水焉自濟而出者也二水所發固別其原而東北相距則為甚過今亦流而合矣合而同矣將同上游而入海矣兗州之水尚何弗治之有惟水之治也由是而地利與焉充地宜桑而黍性惡濕昔固河水為患而異有是也今則土可以桑桑可以黍而貢于上也可以為玄為黃製于下也不至于無衣無褐矣由是而民居奠焉充地最下而被害尤甚昔固依丘陵以為居也今則立可以降土可以宅而上焉者不至于土處而病下焉者不至于木處而顛矣兗州之土又何弗治之有夫水土既治則教民稼穡因地制貢土宜所當辦也自是辦之而其色黑其性墳矣東南多水而草木不得以生物性無由遂也自是亦遂而厥草蹶厥木條矣水土之辦不亦宜乎夫土宜既辦則田賦可定其制如何充地雖當河患之衝而上宜之黑墳不可改也是故定其田則中下焉蓋則壤以九等為級謂之中下則較之冀州雖若不足較之梁州則已有餘不謂第六等乎然充地雖有黑墳之土而河水之為患不可禦也是故定其賦則曰貞焉蓋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謂之貞者以利言之固為甚薄以義言之則為甚貞不為第九等乎田賦之等有如此者夫賦之既薄則雖歲致之可也然卑濕之遺患尚在斯民之生理尚艱使上供遠同于他州則民力必病于誅求矣是故必俟其作治之久至于十有三載之時人力之所脩既盛地利之所出無窮然後同他州而上供前此豈強之乎夫薄其賦既以寬民之財緩其期又以優民

之力寬民之財仁寓于常法之中優民之力仁溢于常法之外充地雖被災而至于極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大禹之經國取民何仁之至哉至定其貢果何物乎充地宜漆也草木蹶條而漆生焉充地宜桑也桑土既泰而絲出焉故漆絲者因其有而貢者也而絲之美織為錦綺者則又盛之筐篚以致慎焉然貢賦之來豈無道乎充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充之西北距河而漂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其道均之可以達河者也故必各因其便或浮于濟或浮于漂而河可達矣達河則帝都至而貢賦通矣吁曰河濟而州境不察治河濟而州患悉除辦土宜而田賦得有所準遂物性而貢賦各因其宜緩賦之期而取下之仁溥便貢之道而尊君之義周成功次第有如此者非大禹其誰能之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畧濇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象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北岱山峙其東南一據之一距之而州境別矣青州之地有嶠率廣衍于東而迫近于大海者也吾見其可以封可以吟而經畧規畫之餘將有事于稼穡矣嶠率略土其有不平乎青州之水有濇滯橫流于西而發源于濇原者也吾見一至都昌入海一至博昌入濟順其故道而無逆流之患矣濇滯道水其有不治乎水土之平如此由是辦其土宜實有二焉在地平者色白而性墳在海濱者廣漠而斥鹵土宜辦而財賦可興矣由是而定其田賦也田則三等而視賦為差優賦則四等而視田為差劣田賦定而國用可制矣其貢物也何



如惟東北據海也近海之地貢之以鹽又貢之以絨不惟可以為食而又可以為衣也至于海物之錯者亦制之以為歲貢之常惟西南距岱也故岱賦之地貢之以絲象又貢之以鉛松不惟可以為衣而且可以為器也至于惟石之異者亦將之以為器用之飾中國之貢定矣有萊夷馬莫不乘水患之既去而畜牧之利興幸道路之可通而尊王之義起于是以歷絲為貢而且置諸篚馬絲而謂之歷取其中琴瑟也道南薰之和解吾民之愠者在是矣歷而謂之篚者取其固封守也隆勤王之敬故懷遠之情者在是矣外夷之貢又如此乎貢賦定矣道何由哉青州雖有濰淄濰濰雖可入海然海道尚險難乎其通運也惟汶水則經流于岱山之右而順適于濟水之濱故凡貢賦之入必始于汶水之浮始而浮汶也以漸而北又轉而之西其西也所以入濟也既而入濟也以漸而西又轉而之北其北也所以入河也入河則帝都之地可以馴致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墳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以徐州之域言之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其境明矣然一州必有四至此畧之者蓋以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也七州皆有二至此詳之者蓋以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也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疆域始別也成功何如徐州之域淮沂匯乎其西南而蒙羽則巨乎其東北大野豬乎其西北而東原則曠乎其東南故淮沂之

水衝決于蒙羽之山者也淮沂未入欲蒙羽之藝也難矣今則淮水入其故道而東南入于海沂水順其下流而西南入于泗夫然後蒙羽之山皆可與東作而成歲功也前此淮沂未入安有是耶東原之地受浸于大野之澤者也大野未豬欲東原之平也難矣今則北連青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沫泗而下流有所洩大野豬矣夫然後東原之地去墊溺而登奠壇矣前此大野未豬安有是耶夫淮沂又則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蒙羽藝則凡地之高者無不治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水土平則土宜辨色則赤而性則墳墳矣水患去則物性遂草漸以天而木漸以喬矣由是而定田賦也田惟上中較之九州為二等也賦惟中中較之九州為五等也由是而定貢物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所以建大社者此也所以封諸侯者此也故制以為貢焉此出于一州者也彼羽山之畎有夏翟而謂之夏者以其羽之五色中旌旄也羽畎貢其良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胥此矣猶未也嶧山之陽有孤桐而謂之孤者以其才之特生中琴瑟也嶧山貢其良而所以昭德象成者胥此矣猶未也泗濱貢其良有浮磬焉磬而謂之浮者以其輕清足以立辨也泗濱貢其良而所以制律呂和人聲者胥此矣淮夷之地珠魚其產也於珠有服飾之用焉于魚有祭祀之需焉制以為貢神人其有資矣猶未也玄纁縞縞淮夷所有也于玄見祭祀之禮焉于縞縞見吉凶之服焉篚以為貢常變有其具矣而將是貢也豈無其道乎浮于淮馬以淮水出于胎管經于徐也又浮于泗馬以泗水出于陪尾入于淮也泗與河雖不接然汜水至蒙為灘水泗水

至大野而合泝故貢賦之來其便于泗之下流者則自泗入灘由灘而達河也其便于泗之上流者則自泗入泝由泝而達河也達河則達帝都矣徐州之成功孰非禹之行所無事也哉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貢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南而淮水經其北境曰淮曰海而揚州之域辯矣以成功言之澤有彭蠡蓋滙乎其西南者也所跡之地既廣而所受之流又多難乎其殆矣自陂障之功施于禹而泝洞之患滙為澤以西則承乎江漢而藏之不見其有餘以東則赴乎江海而洩之不見其不足所謂水流而不息者也不曰

既豬乎由是隨陽之鳥皆生息于彭蠡者也彭蠡既豬則沮洳之患既除而棲息之常以復先陽而南後陽而北者至是遂其生也是非陽鳥居而後其功成也即陽鳥之居固足以見彭蠡之豬耳川有三江蓋注乎其東北者也下流既入于大江而分流復隣乎大海難乎其入矣自疏導之功施于禹而朝宗之勢有所歸或流于東北而爭赴乎滄溟或流于東南而會同以入海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不曰既入乎由是具區之澤通三江而多震者也三江入矣則上流之勢既安而下流之道自定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至是而不復震也是蓋震澤定而後其功全也况震澤之流本三江之勢者乎夫如是則水患去矣以言乎篠蕩則既敷也以言乎草木則大喬也物性有不遂乎物性遂矣以言乎土之色固不一也以言乎土之性則塗泥

也土宜有不辨乎土宜辨矣定之以田則下下而為九等土之薄也定之以賦則下上而錯之以六人工脩也田賦有不定乎然上供之物亦不可少也其貢何如厥土塗泥三金其產也制而貢之以需軍國者此也以供匪頒者此也為禮為器璫琨其質馬為矢為管篠蕩其材馬貢之非飾觀也或用諸宗廟之間或用諸文武之備不患其無賴矣惟象有齒犀兕則有革馬惟鳥有羽獸則有毛馬貢之非玩好也或為車甲以供戎或為旌旄以耀武不患其無資矣厥木惟喬揆梓楛棹其木也制而貢之以為器械者此也以為棟宇者此也此皆揚州中國之所有者也若夫鳥夷附于揚州卉服其所出也葛越之屬馬有木綿之屬馬衣服之所賴者也制以鳥貢其與冀之鳥夷皮服一也卉服致其精織貝其尤精也天地之美具焉玄黃之色彰焉衣服之所資也盛之于篚其與青之厥篚縻縹一也猶未也有橘柚之貢可以享祖考而親邦國者則又置之于包馬謂之包者上貴其用故下貴其物也其與荆之包匭菁茅異乎是物非歲貢之常必待供祭祀而宴賓客斯錫之貢焉謂之錫者上不之詔則下不之供也其與梁之錫貢磬錯何異乎其取之外夷者又如此夫地之所供自中國以及于外夷而不以為濫物之所貢自器用以及于衣服而不以為私大禹之底慎財賦如是哉然帝都據于西北揚州偏于東南所以將是貢者不可無道也蓋揚州之域江水匯乎其中而大海包乎其外淮水經于其北而泗水接乎其流是故貢之來也始則沿江以入海順流而下浩乎其東流將轉而之北馬既則自海以入淮逆流而上沛乎其北向又轉而之西馬由是淮與泗合也由淮以入泗泗

與河合也由泗以達河泗之西源灘水入馬灘與河通者也自泗而西則由灘以達河矣泗之上源沛水入馬沛與河會者也自泗而上則由沛以達河矣揚州之貢賦不可以達帝都乎禹之經制于揚州其密如此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

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磬砥斨月惟齒轄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荆之水孰大于江漢乎江漢發源于梁而合流于荆其經流之九江別流之沱潛踳

江南北之雲夢利害皆本于此也但見江發源岷山至東陵而會漢漢發源嶓冢至大別而入江二水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江安其道漢順其流而無有壅塞决道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是以沅漸元辰之界于江叙酒澧資湘之通于江者莫不合流洞庭而水道甚得其正焉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者莫不順流而下而水道以安其常焉雲之地卑而水落後人工晚故惟土見而已夢之地高而水落先人工早故已可耕治也厥土塗泥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脩也由是制其貢則鳥之羽獸之毛可以為旌旄象之齒犀之革可以成車甲金銀銅之三品可以充國用柁木為弓幹也栝栢為宮室也礪砥為磨石也簪中矢珩之用舟中采色之需蒲箬及楛中弩矢之用所

以供戎備者也然戎事尚精強則以三邦之有名者而貢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祀用者也然祀事責誠敬則使之既包而又匣之又有入于篚曰玄纁乃絳色之幣曰璣組乃珠纒之類是皆常貢之物耳若夫大龜者尺有二寸國之守龜地不常產人不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其可以紹天明定吉凶故重其事也夫豈常貢之物可比哉至其貢道則浮江浮漢或由經流浮沱浮潛或備枝派隨其貢物所出期于便事而已自江沱而入潛漢矣然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洛與河通故舍陸而舟而至于南河也江與漢通漢與洛隔自洛則轉而東行會合乎伊水之派又轉而之北蕩漾乎澗澗之間由是而入于河矣

荆河惟豫州伊洛澗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蓋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締紆厥篚織纁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以豫州之域言之荆山峙乎西南大河環乎北境曰至曰距而豫之疆域明矣成功何如豫州之河水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統乎其西南而澗澗滙乎其西北勢渙則其流難以合流眾則其患難以除禹嘗經理之矣是故伊自南入于洛也澗澗自北入于洛也而始之相合者洛固受乎眾水之流由是洛東會于伊也東北會于澗澗也而其終之入河者洛實當其統領之勢即一而會乎三三水得洛而有依總四而歸于一洛水得河而歸宿矣不惟是也濟雖出于冀經豫州而溢為滎洛雖入于河至婁浮而出為波皆滙乎豫之北境而橫決為害者也今則北連大河南導于洛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而滎波其既豬矣

猶未也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實為容納之  
墟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濫為害者也今則濟之所不能受  
者澤為荷荷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  
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夫水無不治則土宜可辨矣其色則  
雜不可言也其性則二有可言也平地之上無塊而壤下地之  
土墳而又墟其性有如此者夫土宜既辨則田賦可定矣其田  
則中上田惟一也其賦則錯上中賦有二也常歲之賦較之九  
州為二等間出之賦較之九州為一等其賦有如此者以言其  
貢則有漆棗締紵不惟可以飾器而又可以為衣也猶未也有  
責其精而為貢者置之于筐織績其物也咨吉凶之用焉備禦  
寒之需焉而下之所供極其敬矣有待乎命而後貢者錫而後  
貢治磬之錯也調律呂之諧焉協聲氣之和焉而上之治樂立

其辨矣貢物有如此者然其貢與賦何自而來哉洛水發源于  
熊耳之地東合于澗澗之友順流而下可通於河者也故貢物  
之來也其始也浮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于大河之南其既  
也由洛而河由河而之北直抵乎孟津之口九厥貢賦可達帝  
都矣禹之經制豫州而成功如此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秦蒙旅平和夷底  
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瓊織銀鏤  
磐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

梁州之域以東則距乎華山之南以西則據乎黑水之境故曰  
華陽黑水而梁州之疆界別矣然梁州之域岷山巨乎其西南  
而嶓冢則峙乎其東境江漢發其源而壅於滋其患難乎其藝

矣今則泛濫之患既息而樹藝之功可與岷嶓既藝而漢之源  
治矣由是江漢所出有沱潛焉上源既無不通而下流自無不  
順以言乎沱西入大江也以言乎潛西南入江也沱潛有不通  
乎以至蔡蒙而雄峙上則合而下則開沫水經其間而水脉  
漂以疾難乎其旅平也今則瀾崖之患既去而祭告之禮可行  
蔡蒙其旅平而水道之險阻息矣由是蔡蒙以東有和州焉有  
夷道焉上源既無橫流而平地遂底其績或驗于人而居止之  
可安或驗于物而生養之可遂和夷有不平乎夫言乎水也導  
之出于東南言乎山也導之出于西南聖人行所無事而水土  
平矣水土既治土宜有不可辨耶辨乎其性性雜而不可定也  
辨乎其色則有青而非白黎而非黃者焉土宜既辨田賦有不  
可定耶言乎其田上下而第七等也言乎其賦有常出而為八

等有雜出而為七等九等者焉田賦之等有如此土賦則何如  
梁州之所產有瓊織銀鏤磐磬馬是六者之物或為金而貴賤  
之不同或為磬而玉石之有別皆作樂之器而與夫園用之不  
可缺者也又有熊羆狐狸織皮焉是四者之獸皮焉溫厚製裘  
可以溫其體毛馬要毳織罽可以禦乎寒是皆因時制宜而國  
家之不可無者也制梁州以是者蓋以山林寶藏之興貨財之  
殖山林之多獸之所走而足以取辦于此故也貢賦定矣將是  
貢也豈無道乎彼梁州之北西傾峙焉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梁  
州之貢物不必他有所運也由西傾以入桓而發迹于隴西之  
地由桓水以駕舟而蕩漾于臨洮之虛桓水可通于潛也則南  
行以轉乎其東蓋放舟而行漸由于葭萌之入順流而下逕達  
乎西漢之津潛非所由之道乎潛不通乎沔也則舍舟而陸乎

其北蓋迤流于晉壽之界而猶阻漾之枝津歷闕于宕渠之濱而後可接乎漢沔沔非所過之道乎夫沔之于渭又不可以舟楫通也故既至于褒水又暨乎衝嶺然後方之舟之而經于斜馬斜之于渭又不可以旦夕至也故既灌乎斜川又屆于武功然後載浮載沉而底于渭馬既入于渭可以達河也由漆沮之派而東向之有經絕西河之流而帝都之至止方物之貢尚何不登于天府耶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昔者天下之水土雍為最高故大禹之經理雍為獨後其西則

據乎黑水其東則距乎西河曰據曰距而雍州之境別矣成功何如弱水出乎西海之山而實注乎雍之西北者也今則南至干合黎而西入于流沙異性之水既西其流矣豈惟是哉渭之在雍水之宗也禹導之自鳥鼠而東矣以其眾水之趨渭者言之在北則涇陽有涇水也汭處其上渭處其下宜若渙而不一矣然涇也在北則受汭水之奔趨在東南則入渭水之縈匯受汭者雖曰渭也而聯合實在于涇入渭者雖曰涇也而附屬不遠于汭下雷絲之比類而合矣茲非北注于渭者乎猶未也在東北則有漆沮也渭水而又東則漆沮從之謂之從者小水入大水之名也自華原而合流至同官而入渭非有命令約束之加而浩浩乎其相從矣不猶少之從長矣乎自東北注于渭者此也猶未也在南則有澧水也渭水而又東則澧水亦同之謂

之同者二水勢均相敵之名也發源雖在于終南入渭則在于咸陽順其源流脈絡之道而滔滔乎其共趨矣不猶諸侯之來同矣乎自南注于渭者此也夫衆水非約于渭水也得渭而有依也渭水非受乎衆水也受之而入河也渭統衆流之宗河為歸宿之地而雍州之水無有乎弗治矣惟水之大小無不治故土之高下成其功荆山峙乎雍之東境而漆沮實匪乎其區岐山亘乎荆之西南而沂水實源乎其地水而懷襄則亦有干旅也今則衆水治而告成功于神矣然旅之不止于岐也自岐山而轉之東南有終南焉自終南而轉之西境有惇物焉禹之祭告亦禱殷禮于二山矣猶未也自惇物而轉之西北則至于鳥鼠馬謂之至者其間非一山也而旅之猶夫荆岐也土之高者不其治乎自是而下于山者在幽有原隰焉廣平而下濕難乎其底績矣幸而墊溺之既去而襄壇之可登于是乎底績也土之平者有不治乎自是而下于原隰者武成有豬野焉橫流而決清難乎其成功矣今得保障之既固而流漫之相安成功猶夫原隰也土之下者有不治乎近者治矣自近而遠則高峙乎燉煌之上而雄立乎雍州之西又有三危山也黑水經焉亦安望其可宅也今險阻之患既遠而宮室之制由興三危其可宅矣由是三苗之竄于是者亦皆慶居止之既定樂生理之可安咸格于文德之化而負固之心不復作也鼓舞于聲教之託而恃險之亂不復肆也不曰三苗丕叙乎至是而水土悉平矣水土平則土宜可辯由是而辯之色則黃而性則壤也土宜辯則田賦可定由是而定之田則上上而賦則中下也田賦定則土賦可興矣有球琳琅玕之美者也有琅玕馬石似珠者也制

而貢之可以爲器用衣服之飾焉將是貢也可無其道乎雍州之域西河界其東北渭水通其西南貢之達于帝都者不能舍是者矣以東北境言之河固發源于積石之地而實環繞于龍門之區是爲冀之西河而在雍之東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自也托迹于金城之地則駕舟以浮于積石馬蕩漾于夏陽之區則順流以至于龍門焉而西河其在望矣達于西河不可達于帝都耶以西南境言之渭水東會于涇而涇水連屬乎汭是蓋合流入河而經于雍之西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往也或由灃涇以入于渭而與汭咸趨焉或由漆沮以入于渭而與汭共逝焉而南河其在邇矣達于南河不可達于帝都耶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雍州之西境崑崙崑崙巨乎其南渠搜統乎其北而析支位乎其中蓋山林之叢獸之藪也惟獸有革製之可以爲裘惟獸有毛織之可以爲裘是蓋天王服用之不可缺者而三國皆以是貢焉隨其有以獻其良用供夫司裘之備因其出以制其入用預夫錫命之頒其在於崑崙也猶其在於析支也其在於析支也亦不異于渠搜也而三國奉上之誠一矣惟其奉上之一也則以地言之雖皆西方戎落之人而以貢言之實惟遠人大同之化蓋遠人之化有不可以力格者今也因物以致誠而用昭尊君之念則是因誠以彰化而表見各迪之功是知曰織皮則所貢無異物曰丕敘則遠人無異化神禹治水成功于是而觀其深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亦未有不因于山使隨山之功未施則濬川之功何措故禹之治水自隨山始蓋水判江河而綱紀之有統山分南北而脈絡之有條然水患雖盛于東南而山勢則起于西北是故禹之隨山也先之北條北境焉以雍冀言之大河盤旋而包絡乎其境諸山拱抱而聳列乎其區是故岍縣有岍山馬位乎雍之西者也禹則導之岍山而雍州之役有所始矣自岍而轉之東南則岐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及于岐馬謂之及者以其相去之近也自岐而轉之東北則荆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至于荆馬謂之至者以其經歷之多也或去其壅閼而遠其沂涇之冰或開其蔽障而會其漆沮之流蓋不惟河之經于雍者無所壅而九水之入于河者亦有所歸

矣雍州之山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王圻之役方殷然視其地雖雍冀之相臨語其水則大河之相隔禹則自雍而東逾河以之冀也西河有壺口雷首太岳山馬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上下于龍門者也禹則導之壺口雷首以至于太岳而冀州之役有所始矣備西河而南則底柱析城王屋其三山也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北導之必自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馬覃懷孟津之西無不導之山矣循南河而東則太行恒山碣石其三山也自南而北又轉而之東導之必自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馬大陸九河之間無不導之山矣或關其崇嶺之形而通達于河流之際或迎其歸趨之勢而控扼乎河海之交蓋不惟濟汾恒衛有所容而津澤諸川亦無所橫矣冀州之山有不導乎由是雍冀非一水也而隴屬乎大河之派大河雖一水也而統領乎

衆流之宗自碣石而來望溟渤而長趨矣其始也以一河而受衆水之歸其既也以一海而容大河之吞納尾閭之區行險而不失其信矣禹之施功于北條北境者如此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禹之隨北條大河山也其疏鑿之功既施于北境而順導之勢遂轉而之南南境之西則諸山橫亘乎其雍南境之東則諸山包絡乎其豫不有以隨之異以爲濬川之地乎是故以言乎雍也有西傾有朱圍又有鳥鼠太華山馬是四山者皆自西南而東北又自東北而轉之南者也禹則導之西傾導之朱圍導之鳥鼠而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西傾朱圍鳥鼠也或濬其源而通達于西向之際或滌其委而馳驟于東會之交或山形相隔于川流而致其開鑿或水勢相連于首尾而致其疏通凡山之左終南右博物者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豫州之務方殷自太華而東南則自雍而豫矣以言乎豫也有熊耳有外方又有桐栢陪尾山馬是四山者皆自西而之東又自東北而轉之西南者也禹則導之熊耳導之外方導之桐栢而至于陪尾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熊耳外方桐栢也或導其東行之原而統衆流于其北或合其北會之派而致歸宿于其東或南行之有經而支流之是通或北向之有紀而泉源之是濬凡山之左大別右陶丘者有不導乎夫雍州之山導則不惟恒渭之水有所歸而九澧涇漆沮亦得其治矣豫州之山導則不惟淮洛之水有所歸而九澧澗滎波亦無不治矣禹之成功于北條南境者如此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然江漢雖界于南條而漢水實源于北境是故禹之隨山也雍冀豫之功已畢而梁荆揚之役方殷彼漢水之源自嶧冢發之雄峙于梁之東南而相望于荆之西北者也禹則導之嶧冢而漢水之源濬矣不惟是也由嶧冢而至荆山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嶧冢也由內方而又轉之東南有大別焉蓋去中江爲甚邇而漢水其合之矣禹導之自內方而至大別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內方也其始也開崇珠于其原而通達于東向之際其終也開蔽障于其委而交接于南會之流漢得江而有歸江與漢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發源于梁之西北而旋繞于梁之東南者也禹導之而江源濬矣不惟是也岷山折而爲北支則至荆之長沙而爲衡山蓋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盡九江之西而與岷山相連屬也禹則自岷山而至衡山所以通江水之上流者無下導之山也岷山折而爲南支則至荆之德安而爲敷淺原蓋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南歷九江之東而與岷山相隔絕也禹則過九江而至敷淺原所以通江水之下流者無不導之山也其始也開壅淤于岷山而東入于澧沱之派其究也通蔽障于淺原而北會于彭蠡之流江得漢而並趨漢因江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南境者如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天下之水因于山故隨山之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何則水之爲患也雖盛于東南而緩于西北而禹之導水也則起于西北

而終于東南彼雍州之地有弱水焉蓋出于苑圍水之西而經于涿邪山之東者也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性之異常也昔常東行爲患矣高則通其壅開其障而導之西流焉始也自南而北導經流于合黎之地既也自北而西決餘波于流沙之鄉順其性而流之西矣弱水有不治乎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非特水性之異常者導之治也汾關之山黑水出焉蓋起于雍之西北而繞出于梁之西南者也衆水皆清而此獨黑色之異常也昔固北溢爲廩矣高則濬其源殺其派而導之南流焉逆選而西三危適峙乎其右遵行而上海實受乎其流順其性而流之南矣黑水有不治乎夫西北之水弱黑此其大者也一西一南而西北之水無不治可知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上導弱黑之水西北之水固治矣自西北而轉之東南則盤旋乎雍冀之區而統絡乎豫宛之境者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也導之可緩乎哉彼河自外夷發源九折而入中國伏流之多不可窮也然自崑崙以北而流注于雍之西南積石之山實其見處也禹之導河惟積石始焉所以相便宜通蔽障者于此而肇其功也自積石以東而統出于冀之西境龍門之山實其險處也禹導之積石必直至于龍門焉所以闢崇疎通東隘者于此乎致其力也由是源流既濬而派別自順龍門之下言乎其所以經也自北而南則支流旁溢于雷首南至于華山之北也自南

而東則經流順趨于析城東至于底柱之山也自是而又東也決之東方則東流而東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王屋之東有孟津河流至之也孟津之東有洛汭河流過之也洛汭之東有大伾河流至之也東向之勢浩乎其順而遠矣自東而轉之北也決之北方則北流而北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漳水之北有泆水河實過之也泆水之北有大陸河實至之也大陸之北有九河河實播之也北向之勢沛乎其安而疾矣然其析之也固有九河之異而其合之也則有逆河之名自此聯屬以東而會同之行速脈絡以北而歸趨之勢成蓋至碣石之山而入海矣河水有不治乎河治則凡汾泗諸水之在西河者治矣濟澤諸水之在南河者亦治矣河患其弭哉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塗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禹既濬河矣得不及于江漢乎梁之東北有嶧冢山焉實漾水發源之處也苟上流未治下流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特于嶧冢施其功而漾水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順也決之東流至武都則漾而謂之漢矣東而又東至武當則漢而謂之滄浪矣勢無增損而各有異同其經歷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荊州矣三澁之水則過之以大而合于小也大別之山則至之以水而循乎山也至是則南入于江矣自南而東則匯爲彭蠡之澤自東而北則流爲北江之名蓋直出于揚州之境而遂入于大海之中矣固不知其爲漢而豈復知其爲江哉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漢水治矣由是而及于江梁之西南有岷山為實江水發源之地也苟上源不治下流又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背于岷山施其功而江之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通也東流而別出于其南而江謂之沱矣又東而至止于澧澤則江臨其地矣一水之經而曰為曰至其勢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荆州矣九江之水則過之猶夫漢之于三澧也東陵之地則至之猶夫漢之于大別也至是則迤北而入海矣就彭蠡而相會與漢其俱諸焉順東流以為江自北而之中江焉蓋經行于揚州之域而遂望于大海之歸矣固不知其為江而豈復知有漢哉夫如是則自江而南凡沱澧諸水無不治矣自漢以北凡潛沔諸水無不治矣夫為濬川之功不亦大乎

導汎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北條之水固莫大于河亦莫大于濟濟之斷續也不常而其伏見也非定禹之導之也則奚自乎王屋之崖汎水發焉是以不能窮其本也惟以此而濬滌乎泉源但可見其流也惟以此而決去乎壅塞然疏鑿之功雖至而勁疾之性猶存自是則伏矣潛行穴地而東出于濟源合流至溫則不為流而為濟矣為濟則有別流之名是伏而又見也及其絕行于西南之地而歷乎統公之臺進而至灘則入于大河之中矣又非其伏而見者乎自是則又伏矣潛行絕河而復出于河南充滿洋溢則不為濟而為滎矣為滎則有可見之迹是伏而再見也及其潛行于地之中而揚波于廣濟之境水而行地則出于陶丘之北矣出非

其伏而見者乎自是而往濟陰有荷澤也濟則因東向之勢而至其地焉不復潛也壽張有汶水也濟則順東北之流而會其波焉不復伏也至是則又北而轉之東也入青州博昌之界則流于大海之中向之勁疾不常者自是其有歸昔之剽悍不順者至是其容受矣不曰入于海乎或見或伏而源流可窮若斷若續而脉絡可考濟雖異性而極其變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也行所無事禹智其大乎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既導濟矣轉而之南不有淮乎淮亦四瀆之一也禹于是自桐栢而導之蓋淮水之出于胎簪也其勢尚微而注于桐栢也其勢始大故禹不自胎簪而濬其泉源持自桐栢而決其壅蔽導淮之功始于是矣然淮之經行也自南而東北故禹之導淮也由豫而至徐由是而之也則統出乎徐之東南而順流于揚之西北其在泗水固受乎沂水之流而在淮也實交乎泗沂之會始也以一懸二而淮當統會之宗終也懸三為一而海為歸宿之地固不知其為沂泗而亦不知其為淮矣大禹之導淮成功如此哉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湮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且天下之水不特淮水而已盤旋乎雍州之區而統絡乎豫州之境者有渭洛也故治淮之功甫畢而渭洛之役方殷彼四瀆之西莫大于渭也不有以導之其害不可息矣然發源雖始于南谷而經流則在于鳥鼠同穴故禹不自南谷而濬其泉源特

自鳥鼠同穴而決其壅蔽導渭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澧水注乎其南而渭則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澧水注乎其北而渭亦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澧注乎其東北而渭則東過之所謂澧屬渭澧澹沮既從澧水攸同是也蓋其上合衆水而爲一下合衆流而同歸同條共貫望河以爲歸宿之地矣渭水有不治乎四瀆之東莫大于洛不有以治之其患不能免矣然發于冢蜀其勢尚微而經于熊耳其勢始大故禹不自洛而殺其派特自熊耳而濬其流導洛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澧澹澹統乎其東北而洛則會之而爲一又由是而東則伊水注乎其東而洛則與伊而相會所謂伊洛澹澹既入于河者此也蓋其上合衆水之異派下合衆水以同流沛然下逝望河以爲奔趨之地矣洛水有不治乎夫渭水入河則不惟涇渭之水得其歸而四瀆以西之水無不治矣洛水入河則不惟澧澹諸水有所歸而四瀆以東之水無不治矣大禹之導渭洛成功有如此聖人之導渭洛也必先有所合而後有所歸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岐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之成功而言也大禹分九州而治也固已各施其功是故合九州而觀也則已同成其績蓋經歷之地既通則澆洞之患斯除自蠶而雍水之遺患多矣隨流止而各得其治則殊方而同歸自雍而冀土之墊溺甚矣隨高下而各得其平則異地而同治以九州之土言之四隩其卑者也沮洳之害脫而宮室之利與民各適居四隩其既宅矣及夫高而爲九山者蔽障既通報告聲稱乎殷禮也不其刊木而旅祭矣乎土之自平而

高者無不治矣豈特究之降丘宅土梁之蔡蒙旅平而已哉以九州之水言之九州其流者也泉源極乎其濬滌而脉絡自爲之流通各順其道九州其滌源矣及夫止而爲九澤者陂障既固水勢既蓄而復流也不其安靜而無滯矣乎水之自流而止者無不治矣豈特徐之淮沂其又揚之震澤底定而已哉由是經緯悉定而九川之條理可尋源流悉明而萬水之波濤自會南條北條水雖異也而相與疾朝宗之勢者蓋無異矣經流支流水雖殊也而相與就歸宿之機者蓋不殊矣其在東海者猶在西海也其在南海者猶在北海也謂之四海會同不其然乎夫然則地平矣由是而六府可脩也由是而庶土可正也由是而三壤可則也由是而貢賦可定也由是而封建可行也由是而五服可成也由是而聲教可訖也平成之丕績攸建而位育之全功已收所謂濟水儆予者至是而可免而試功秦言者至是而能踐矣

六府既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或則三壤成賦中邦

四海會同則害息矣地乎矣地乎則天成害息則利興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也或失于過則相制以洩其過或失于不及則相助以補其不及由是造化妙生生之機二氣以之而順布萬物顯發生之迹五行以次而相成則九利之屬于六府者無不孔脩而天下之財源廣矣然而經國定制可無法乎是故中國外夷之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也禹則于庶土之名物而交相合之參伍之餘較其肥瘠者與夫高下者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由是因庶土之出而謹其財賦之入因地以制貢不責有于所無常出者定之

以爲常獨出者定之以爲異由中及外辨土宜民統統焉恐夫之濫也不曰底慎財賦矣乎至若九州較土之等其則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也禹則于較土之色性而文相則之品節詳明之下第其上者中者與夫下者總其綱則爲三別其目則爲九由是因較土所出之財而成賦于中邦之內因田以制賦而輕重有其等常者爲正賦之供錯者爲間歲之出中邦之賦隨地制征并非有條而不紊也不曰成賦中邦乎夫然則利源之開斯民之生既遂貢賦之入國家之用由供遂其生者愛民之仁也供其用者尊君之義也仁義兼盡聖人經國之制何善哉

錫去姓

此記大禹地平天成之後經理天下之制蓋曰自天下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諸侯之典封建之法有二與之以土以立國與之以姓以立宗何也民社未莫何以君國而子民土也者民社之所以奠者也于是乎錫之或因同姓而建之以親或用異姓而建之以賢視德之大小以爲邦之大小因地之遠近以爲邦之遠近奉天以設都內外詳畧之規明因地以班祿尊卑上下之分定而凡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皆有恒制矣上有社稷下有民人其國不亦立乎國立而族氏未別何以承先而裕後姓也者族氏之所以別者也于是乎錫之或自所出之同而立之爲宗或自所出之異而立之爲族究其生育之原姓以始也就其官業之盛姓以立也班世系于九重用昭燕貽之盛典藏譜謀于太廟將爲百世之不遷而凡以族氏以官氏以國氏者咸有定名矣承乎祖宗垂乎子孫其宗不亦立乎夫立之國則邦域各有所統而政教之推行也有其漸立之宗則源流各有

所傳而前後之作述也無敢隱否則土而非姓冒蔭者或得以售其僞姓而非土則無田者又爲用以治其民合土姓而一之夫是之謂大禹封建諸侯之典

抵台德先不距朕行

上任人以理天下此端已以師天下蓋當今之時水土平矣貢賦定矣諸侯建矣治已定而功已成矣禹之于此夫何爲哉惟以爲德者天下之所同而感乎其下存乎君若者天下之所式而聚乎其德主于敬于焉不徒以心蘊乎德而必以敬恒乎法不徒以言今天下而必以身先天下懸之象魏未足以動其心也惟精惟一儀刑著焉天下之標準自我立也彰之物采未足以妙其感也惟幾惟康觀法昭焉天下之律度自我陳也是故法制之維持既足以啓其從善之易而身心之孚感又有以速其會極之神振舉於我而遠者聞遠之所聞即吾之所履也蹈行德教者合內外之大同天下之廣無餘地天下之廣無餘化矣寬待言而喻乎執範于我而遠者效遠之所效即我之所迪也不違于行者極遐邇之至協四方之外無餘人四方之外無餘化矣其不戒而孚乎是禹非爲天下而敬其德天下非故爲禹而從其行道本至足各足之而已矣雖禹之聖不能強天下以性之所無雖天下之民不能加毫末於本分之外道本至順各順之而已矣各足則安各順則久又則天天則神矣則與光之協和舜之風動何以異哉吁斯德也斯化也非功成之先亡之也其機之隱也弗之或息爾也非功成之後始有也其機之通也弗之或遺耳也其斯以爲德之盛化之妙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

先天下之化存乎德之敬廣天下之化存乎地之闢故禹當平成之後而即有事于弼成五服焉因天分地隨遠近而疆制之名以義起統理天下之規模定矣畫野分州合內外而控馭之事以名屬曠遠教化之基緒建矣有所謂甸焉有所謂侯焉有所謂綏焉有所謂蠻焉以甸服言之相中土而控天下環王畿而定民居合五百里之田而分之民焉有民則有庸合五百里之民而事其田焉有田則有租是皆取田賦以給供上者固田賦之事也然甸服之制豈無精粗遠近于其間哉內百里為最近則并禾本而總賦輦轂在邇挽輸為甚便也二百里次之則刈禾而納半藁焉道路雖近而任載頗艱則禾本之去庶幾人力之易也三百里又次之去藁而納麩皮焉道路漸遠而任載漸艱則半藁之去又為人力之易者也是三百里者近王城而左右焉卒然有急可朝發而夕至者也故輸將之事亦其所服也已以至於三百里之外則四百里也較諸內可謂遠矣非特去藁也并與其穗而去之載登于天府者惟大田之嘉穀而已四百里外則五百里也較諸內則益遠矣非特去穗也并與其穀而去之上供于王庭者惟倉箱之粒米而已是二百里者遠王畿而草莽焉水陸相阻未易以旬月相通者也輸將之事彼固不與之也已或賦其財而亦借其力或優乎力而止征乎財甸服之制不其定乎吁內則重而粗非以重內也近則易遠不必于精也外則輕而精非以輕外也遠則難致不可以粗也其精其粗其輕其重一視其地之遠近而已矣聖人何容心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由甸服而外有侯服焉東西南北亦各五百里而分之為三等曰侯服蓋密邇王畿而隸屬乎綏要荒者也于斯乎體國經野于斯乎建邦設都以皆侯國之事故其服謂之侯然地勢既有遠近之殊法制當有內外之異其內一百里地為近也而制之為采邑焉天子之下有卿卿之祿供于是也卿之下有大夫大夫之祿供于是也或班之在官或給之在家所錫雖止于百里之中而所入自足乎王臣之用其內百里者如此自是而外里以百數又有一焉則二百里也其地漸遠矣則以男邦封之執轂壁者地方五十里也執蒲壁者地方五十里也使之密邇于王室而相協于親比之餘蓋所以承流宣化而為內附之安者庶幾其有賴矣小國非得以安內附乎自三而五里以百數又有三焉是三百里也其地益遠矣則以諸侯封之稱大國者地方一百里也稱次國者地方七十里也使之藩屏乎王家而相維于捍衛之餘蓋所以建旄秉節而外侮之禦庶幾其無失矣大國非得以禦外侮乎或以內倡外而綱有所張或以外承內而目有所理或以尊臨卑而政有所揆或以卑應尊而事有所舉德宜於位位宜于封無負乘無踰制矣侯服之制如此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為綏服綏也者以其漸遠王畿而接乎要荒風化之當先防閑之宜密華夷不可消其辯也中外不可弛其則也取撫安之義焉故謂之綏四面相距各五百里也以言其制內三百里去王城千里而與侯服為隣保安中國之治所當先也于是有揆文教之制因地設教而率作以維斯人文立教明倫而造就以式和民則學校以羣之師儒以聯之教之有方也詩

書以開之禮樂以陶之教之有道也省試以課之勸賞以進之  
教之有術也煥文明之象端化之規斯則教靡虛文學從風  
化三百里之內莫非仁義道德之風而甸侯之地亦因以安集  
矣否則密邇于中華而俗將淪胥于夷狄矣文教可不察乎自  
三百里外其二百里距荒服千里而與要服為鄰保安邊疆之  
治在所重也于是有奮武衛之制詰爾戎兵而王靈之丕振慎  
固封守而聖武之克昭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武之習時也坐作  
進退攻殺擊刺武之講素也設險禦衝重門擊柝武之防務也脩  
兵革之利杜窺伺之心斯則有備無患德威惟畏二百里之內  
莫非奉義順則之民而要荒之遠亦因以攝服矣否則勢雖雄  
據夫要衝而人或罹于其寇盜矣武衛能無奮乎夫三百里以  
文言非遺乎武也其內也文所先也明乎文而所以為用武之  
地者益備二百里以武言非遺乎文也其外也武所先也振乎  
武而所以昭人文之化者益神地分內外而控扼于華夷之交  
道兼文武而並用乎長久之術聖人立緩服之制如此

####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侯二百里蕃

緩服之外四而皆五百里者要服也謂之要者以其去王畿已  
遠在所畧也故取要約之義而曰要服特羈縻之而已政不必  
其嚴也教不必其行也順之固弗外也逆之亦弗追也內三百  
里則曰夷所以奠夷居也外二百里則曰蕃所以流罪人也茲  
非所以取要約之義乎

####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者荒服也謂之荒者以其去王城甚  
遠人所畧也故取荒野之義而曰荒服不可以中國之法席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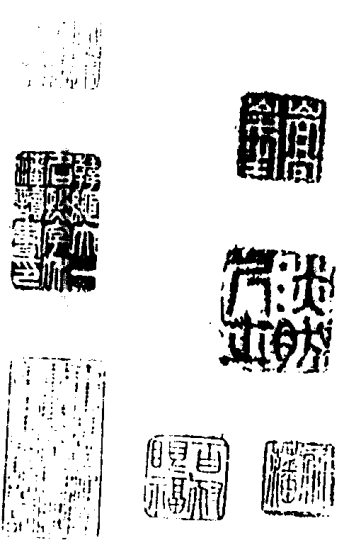
也地之僻也非衣冠文物之都也人之陋也非禮樂教化之行  
也內三百里曰蠻所居皆蠻夷也外二百里曰流所置者皆重  
罪也茲非所以取荒野之義乎夫甸之外為侯侯之外為甸甸  
之外為要要之外為荒荒名以義起道里固自是其相因或以供  
田賦或以建侯封或以別華夷或以禦罪人事以名隨致用自  
是其各別合五服而言統體之大既包括而無遺自一服而言  
規模之詳又周悉而無畧法制之維持有素而教化之孚洽有  
機天下之大統既一而風聲之被及愈遠大禹弼成五服之功  
萬世其永賴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

#### 告厥成功

昔者大禹當治定功成之後而有敬德先民之舉是故法制之  
維持也有限而教化之流行也無窮以東莫近于海隅也德則  
漸之謂之漸者其親炙也日以密而其濡染也日益深不徒足  
人之聽聞而且淪肌之骨髓也以西莫遠于流沙也德則被之  
謂之被者其覆冒也日以廣而其布護也日益周不但怙之如  
父而且冒之如天也以至南之干北去三城為甚遠矣德則時  
之謂之暨者道德齊禮之機雖不能如東之漸而其及之于南  
也猶夫北也足此通彼之勢雖不能如西之被而其及之于北  
也猶夫南也曰東曰西曰南曰北地有遠近也故所及有淺深  
之殊漸之被之暨之德無厚薄也故所訖有無外之妙自其振  
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以聲則無乎其弗聞也自其軌範  
于此而遠者效焉謂之教以教則無乎其弗效也漸被于東西  
聲教之訖于東西也東西之外無餘地則敬德之行無餘化矣

昔先君為卿于朝子隨學焉時養齋嚴師在館際先君  
 命子遊於門下嚴師謂子習書經非得專經不可適端  
 簡公鄭師掌左銓衡時時令其長子洞庭治與子持所  
 為舉業之質於鄭師鄭師亦與其進而品裁之繼而鄭  
 師仲子平泉履準又與予同卒業大學為定國公徐西  
 亭文壁友伴相與益深適稟命先君介平泉求為弟子  
 於端簡公者數月時先君以病不能躬謁也鄭師出一  
 帙曰禹貢說謂予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不幸先君  
 卽棄世予扶柩南歸不得久事端簡公為恨予幼弟時  
 偶先君命予教養而無其師乃謀諸袁吳門尊尼及內  
 弟伊繼山在庭僉謂徐瑤泉時行真今日書經師也因  
 延諸家塾以訓幼弟子雖少長于瑤泉仰其德學實師  
 事之因出鄭師所作禹貢說瑤泉捧誦不已予復語瑤  
 泉當法鄭師之意作虞商周說以足鄭師所未備瑤泉  
 首肯斟酌五年而後成今瑤泉講意大行於世而鄭師  
 禹貢說獨缺讀是經者恒以為歎予故梓之以與同志  
 者共焉嗚呼二說並行數聖人之心法見矣  
 隆慶二年中秋日舊吳玄適子允泉徐胤錫識



禹貢說一卷 禹貢總督  
 明鄭曉撰是篇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  
 豬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浮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  
 漢一條皆為闕若璩潛邱剖記所取然大致多隨  
 文演義詞指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  
 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  
 本為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其師說遂從而刊行  
 非曉意也



最是今帝謂二帝典者策書之文其字從冊  
從之  
在丁上專開之也以其所載之事可  
為常法故天訓為常鄭漁仲  
趙若則謂之因義而借是矣  
主蕭驚之巨偽  
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  
分為二典於建武四年上之後事漢主蕭行以  
阜見誅朝音朝箕子封于朝鮮傳言古文自政典  
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市音弗徐市為秦博  
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蓋載古書至  
鳥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經先曾  
祖通奉府君與揚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此  
篇本紀舜事而上原堯之所授下及禹之所受故  
編名帝典其曰虞書者虞史所作歸藏初經云禹  
子昭明為虞夏大史則此一典二謨其皆出昭明  
之所制歟蓋禹父子歷事堯舜夏禹目擊三聖之  
傳者故能原始要終而作典謨也舊說以為舜典  
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殆  
遠說耳丁音基祭閣之器

帝典  
 虞書  
 三  
 帝典  
 三  
 帝典  
 三

虞書  
 帝典  
 三  
 帝典  
 三

虞書  
 帝典  
 三  
 帝典  
 三



九歲巨而白之解多會燈  
冊辨爲而白者二出歸  
卷三亦以滿之與卷三  
海鳳一尺甘者又然也  
亦命起階出白暴其狂  
了乙而白續則共之勤德  
申之茂而白者二出然十  
心七十節氏維會命與然

古書  
帝典  
四

心出白不德而白也  
歸及西而白者二出然十  
一白出卷中亦德壽會  
德辨之自歸于而白者也  
卷三亦以滿之與卷三  
望冊其之歸也亦卷三不  
各卷而白者二出然十  
或德歸其于一尺者歸一  
度于欄納解于出而白也

共而白者尺卷卷歸之興  
其而肉于百中步製愈于  
三三歸而于亦歸制因  
冊之德會者會了會生  
西德二節尺歸而白者卷  
于德之歸而白者尺卷  
止歸歸十來也之德也卷  
了命也也之歸甘中二  
米歸而歸而白也二

古書  
帝典  
五

多音于會且十瑋瑞香德  
乙仰于政歸歸于二而陸  
于炊而明于山川歸于歸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歸歸之瑞歸也了歸二

凡又樂父了夏又日考繼  
介重于魚必法然凡八日  
由繼介重于策必法物十  
又一日由繼介重于匪必  
法由形繼各于地且岸執  
又數一繼介後后二朝學  
牧乙會也斜乙匡繼以乙  
會繼耕直于所以發繼收  
于食必介二魚于二之西

古書  
虞書  
帝典  
六

凡于羽必二享用凡一古  
凡一十又八數於新了續  
執百耕法繼各於二數二  
以繼齒八音日止方日奎  
各于會且會于二必閉二  
帥帥二帥二帥十又  
一以鞋十又一必繼川商  
十文一殺日會共繼古繼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凡繼介重于策必法物十  
又一日由繼介重于匪必  
法由形繼各于地且岸執  
又數一繼介後后二朝學  
牧乙會也斜乙匡繼以乙  
會繼耕直于所以發繼收  
于食必介二魚于二之西

古書  
虞書  
帝典  
七

凡于羽必二享用凡一古  
凡一十又八數於新了續  
執百耕法繼各於二數二  
以繼齒八音日止方日奎  
各于會且會于二必閉二  
帥帥二帥二帥十又  
一以鞋十又一必繼川商  
十文一殺日會共繼古繼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余商乘氏哉五森群師道  
繼其氏麟而曰之也  
一州木葉重氣曰益其而  
曰余商益氏止麟公益群  
曰商變于末處麟繼而曰  
余繼其氏麟而曰商二公  
又繼其氏麟而曰商二公  
而曰余商白氏止麟余吟

古書一  
帝典

以爲繼一其爲禱白群師  
爲繼于豐頤而曰余繼其  
其而曰豐頤曰其樂與與  
然一其繼其曰其樂與與  
未乘其繼其曰其樂與與  
會其內其律解其八音也  
繼其木也其繼其曰其樂與與  
其樂然也其繼其曰其樂與與  
然乘命氏止由會其樂與與

風鏡命是夕而曰商氏一  
十又一九其其是夕商氏  
匡二其其繼其二其其繼其  
其其繼其其其其其其其  
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二十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古書一  
帝典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斤切俗作親乃九族既睦辨章百姓  
西斤切新舊字  
亦從鴻都石  
經難於容切  
事所謂數位者順也古指陶唐之世帝以位言亮  
其名故勳其字祁姓德侯伯余佐黃帝作衣裳受  
封至孫為堯帝善封為陶唐改封唐虞年二十受  
帝學之禪而有天下故號陶唐氏無所不敬曰欽  
無所不知曰明經天緯地曰文慮深遠曰思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曰安安信由於衷曰允端莊中  
禮曰恭力行其道曰克不有其善曰讓光顯也  
也表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言堯之德化非  
止顯於中國而身及四海之外非止顯於人間而  
止顯乎天地也明明之也俊大也堯本生知之聖

而力行不已其德所以愈久而益高大也  
者觀厥儀刑而自相親附也此族者三族之推父  
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及姑之夫婦妹之夫女子  
之大家毋族自母之父毋兄弟及母之母家及姨  
母之家妻族自妻之父毋兄弟及其母家是也姓  
者相親厚也辨分別章顯揚也百姓孔氏以為百  
官是也分別其不肖而顯揚其賢則百官皆昭明  
之君子而無姦惡之小人矣協合也萬邦封建之  
國即孔子言懷諸侯也黎民首民通內外遠近而  
言於猶言由是也蕃盛養民之富時是雍和教民  
之成也大學言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  
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童子亦言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民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千聖相傳萬世不易之大  
道盡在九章九章蔡氏曰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  
是矣九章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  
能者惟克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仲達孔氏曰  
百官之族姓蒙化皆有禮義昭然而明顯矣又使

古書卷十  
虞書

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象人於是變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升菴楊氏曰唐明皇問  
張說曰今之姓氏皆出自帝王後古者一民一  
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  
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  
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  
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  
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  
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  
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  
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  
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  
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  
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度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  
有民度先於諸侯者哉又曰堯典百姓昭明以百  
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

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據蔡氏生千年之後  
何據而變之邪于每以古注歸入俗儒得然曰先  
儒成說不可改也子曰蔡沈為先儒孔安國非先  
儒耶又不惜子曰吾見二事可證以證昔有二生  
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學  
縣我縣學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  
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曾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  
折兩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  
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姓文也聞者笑倒如  
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  
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吳音  
司觀音有姑姪之分也

古書卷十  
虞書

曰易谷易今作賤寅賓出日出初辨秩東作辨今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華音申命羲  
亦宅南交曰明都今關敬致炎日今本敬致誤在  
之下關炎南為之下日永辨秩南為今作日永星火以殷仲夏殷  
日二字說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柳穀柳穀  
正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柳穀柳穀  
谷寅饒內日內音辨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厥民夷鳥獸毛毳西典申命和示宅朔方曰幽都  
敬致寒日今關平在朔易日短星昴音留以殷仲冬  
殷今厥民隩於到鳥獸氄毛氄如帝曰咨女羲暨  
作五音五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有並以閏月定四  
和音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乃者繼事之詞  
義和氏重勤

古書世學卷一

之後兄弟各三人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顛帝以  
 來建南正北正之職至是光命伯明重掌天和  
 伯明勳字地又命義伯之弟義仲掌春義仲之弟  
 義和掌夏和伯之弟和仲掌秋和仲之弟和赤掌  
 冬和赤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層所以紀  
 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文璣衡之屬是也  
 日易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金精一月而與日一  
 會星二十八宿象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  
 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寅曰析木  
 卯曰大火辰曰青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  
 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厥營子曰  
 玄枵丑曰星紀分命者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  
 考驗之恐其推失之或差也宅居也鳴夷在今山  
 東登州府易谷在東海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  
 易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夕多風之地也寅故曰  
 寅迎也出日初出之日益以春分之旦朝初出之  
 日而識其景也辨分別秩次第作起也東作春月  
 歲功方與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

辨別其土泉之宜次第其播種之序以授有司也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邊中也晝夜皆  
 五十刻春畫以見夜則曰日中而已星鳥者朱鳥  
 七宿仲春之月人君正南面之位而仰視其上則  
 朱鳥在前故以定春之中星也殷之為言正也謂  
 觀中星以定正朔也厥其也析分也冬寒無事並  
 聚於陳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老弱處室此以民之  
 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華交接曰尾此以  
 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中重也南交今安南  
 交趾之地也明漸南遠五華之山所謂日南則景短  
 多暑之地也敬致炎日者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  
 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  
 也為極事也夏月時物長盛辨別其早濛之變次  
 第七宿仲夏之月自東轉南故以定夏之中星也  
 諸星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穠也希星者毛羽  
 在茂其為羽之西所謂日西則景朝多雲之地也

帝典

古書世學卷一

錢送也以分之美夕將入之日而識其景也西  
 戌者秋月物成之時辨別其取舍之宜次第其收  
 獲之序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邊中也  
 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則曰宵中而已星  
 虛者玄武七宿之虛星春在北夏在東仲秋則轉  
 而南故以定秋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  
 也說者毛萑更生而潤澤鮮好也朔方者北方之  
 地今直隸保定府易州有光時侯臺在焉見唐蘇  
 靈芝記幽州城北表之山泉水出焉在北海中所謂  
 日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敬致寒日以冬至之日  
 中洞日而識其景也平者均其田賦之入以制用  
 在者察其凍餒之病以賑民月令母或政使劑眾  
 瘼即均察之政也朔易者冬月歲事既畢除舊布  
 新周官一易再易三易是也日短者晝四十刻也  
 星昴者白虎七宿之昴宿春在東夏在北秋在西  
 仲冬則轉而南故以定冬之中星也室中曰陳氣  
 寒而民聚於內也龍者粟乾細毛附肉而生也容

數詞暨及也養備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庚農績功  
 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統地左旋常一日而過一度日嚴天  
 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  
 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  
 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嚴天而九  
 十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  
 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  
 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積又五千九百  
 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之一得六千三百四  
 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  
 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曰與天會  
 而步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為天會  
 盈月與日會而少五百九百四十分之五百九  
 十二日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  
 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六百一十五歲

帝典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再閱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七五  
 十有九歲七閱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置閱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  
 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而至於三失  
 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  
 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度  
 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  
 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  
 廣也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  
 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北  
 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虛二十八宿故隱  
 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  
 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  
 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昴轉而東星  
 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  
 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  
 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  
 窮矣 帝典 十四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度則日為過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則天所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過之  
 度亦恰過本數遂與天會為一年是謂一年一  
 周天月行過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行不盡此天為過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  
 日半強恰與日相值在恰好處至謂一月一周天  
 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  
 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運月  
 行連此錯說也蔡九率因之而作天說已具之集  
 傳董氏鼎天謂自天度考之難成右轉自地而觀  
 之仍是左旋明於天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  
 而實同也諸儒無不宗宋說矣然惟劉氏乃異謂  
 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  
 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  
 之則行一日周天則一月實右行三十度有奇如  
 先時冬至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  
 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逾於申位日之行當躔  
 畢宿而積宿昏中矣安得亮典以為星界乎今日  
 星界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  
 者可知矣又以此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星驗  
 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  
 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餘令某日酉時  
 月出物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躔本宿之西一  
 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  
 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正有十三度有餘者  
 又可知矣至我  
 高廟亦嘗論此謂日月五星之麗天也惟太易則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所行次舍盡在教中分曉  
 其太會與五行昭然右旋經緯列宿於穹壤其太  
 會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使太會居  
 列宿之西一文許若天情氣與正當望日則盡一  
 夜知太會右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其  
 太會居列宿之西北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  
 東一文曉然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  
 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

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視列舍  
 不動之分則月行大上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  
 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  
 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易同其數太倉一晝夜  
 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數定也其  
 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  
 西循環見其疾速此即古今所言歲行磨上之論  
 也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  
 俯察二十有三年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蓋  
 因與韋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  
 星右旋之必然也五清劉子曰自堯明俊德至於  
 著時雖明光被四表之實也乃命羲和至度績成  
 照明格于上下之實也以尚書大傳證之則羲和  
 皆古諸侯羲伯和伯國於畿內入為王官綱掌造  
 歷義仲國於囑夷今登州之地義亦國於明都今  
 交趾之地和仲國於柳殺今鳳門之地和亦國於  
 幽都今易州之地則二伯造曆既成頌之四國四  
 國又測日景以驗其同否而復於二伯者今欽天  
 監雖有五官正而五官不能自定於京師亦必取  
 驗於四方如浙江則取於鎮海樓之銅壺滴漏河  
 南則取於洛陽之土圭直隸則取於易州之候臺  
 山東則取於登州之望海臺山西則取於代州之  
 味谷陝西則取於鳳翔之靈臺四川則取於眉州  
 之文殊臺雲貴則取於雲南之五華臺兩廣則取  
 於梧州之金石山湖廣則取於武昌之黃鶴樓福  
 建則取於布政司之清風樓皆驗其短長先後之  
 時刻氣盈朔虛之分數會易學每月申報布政司  
 布政司每月申報欽天監亦猶古之遺法也宋于  
 謂羲和官在國都非往居於彼出於臆見經明言  
 定則各居其國明矣由蔡邕訓定為度誤之也豈  
 有端居一方株守儀象而可以窮四時之氣候驗  
 其曆之不差乎升菴楊氏曰殷之為言正也正即  
 正朔也故春頌春頌夏頌夏頌秋頌秋頌冬頌冬  
 頌所謂四穀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  
 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  
 事既起丁壯曉功重春耕也厥民困者老弱困就

在田之可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  
 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改歲入此室處  
 以避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  
 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  
 者之養生月冕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  
 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法或曰子  
 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會之曰宋儒  
 古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  
 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文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  
 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  
 千五百年矣雖其胸臆過人安能一旦蓋棄舊而  
 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  
 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  
 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  
 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開坐談京  
 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  
 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  
 膠固而不可解也已意松漢程氏曰帝典本叙舜  
 啟明胤引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九峯蔡氏  
 信切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九峯蔡氏  
 茲讀用弗成皆為禪舜稔本也時誰谷訪問也若  
 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  
 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亮之嗣子丹  
 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  
 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不  
 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焉所謂微虐是  
 也此堯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論放齊者丹朱  
 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論放齊者丹朱  
 之傳猶晉荀息之於奚齊也朱於是時尚幼過惡  
 未形故得稱其啓明之才及堯崩舜立受封于宋  
 乃有慢游之好淫虐之惡蓋年將五十矣使得  
 嗣為天子則與萊村何異此堯所以為聖人也帝

曰時谷若予采驩兜曰驩呼官切都共工方鳩傷

功共音供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愍天慎今作

石經鴻都帝曰谷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湯音商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音鮒

哉註古本切帝曰吁咈哉咈音拂方命圯族圯音比切岳

曰異哉異今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音績用

弗成采事也都歎美辭驩兜臣名共工官名

方且鳩聚鳩聚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

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見恭而

心不然也愾愾也肆無忌憚違拂天理也四岳官

名諸侯之長姜姓縣名字仲武封許美湯湯大水

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鮒崇伯名歎其美而薦

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圯族族率也先嘗用鮒

為它職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必不勝也異者

驚怪之意猶孟子言王勿異也言鮒才獨長於治

水不必以前之敗羣為驚異也帝順衆言而使之

往復云欽哉以箴其失蓋能敬謹則必不圯族自

恃而事功成矣載年也此一節叙三人之

所以得舉以為下文見流放桀之張本也

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從

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

能哉鮒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

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驩兜桀益甚

也仁山禽民白後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

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鮒俾又九載無

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

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

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鮒於其間多為隄防以郭

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之蓋之禍在舉舜教治之

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

可緩而待鮒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

鮒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

鮒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

舉鮒也方命圯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益

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與在廷

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鮒之右者人皆

知鮒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性遠衷易於

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

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鮒之

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稟帝之命忽不務此

是以輕事慢言訖實于成然則帝固將全鮒之才

而鮒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

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鮒哉又按經稱鮒理

洪水傳稱鮒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堦卑經稱

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可禽齊粟決汝美堦地

而放之海然則鮒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

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鮒也禹何以不諫曰

禹安得不諫以鮒之方命圯族况其子之官乎故

之舉也雖鮒其舉也與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

焉抑鮒既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

是豈益整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

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為大孝也

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問非但

導水洛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



介甫謂國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語令恭  
侍主之雖亦可通但三方字宜一義則仁山說為  
差勝也一帝曰谷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朕除善切女能

庸命女音矣朕位岳曰不德忝帝位不音曰明明  
揚仄側今作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蘇周仲

筆落哲文明溫恭允塞協于帝帝曰俞予聞如何  
岳曰暨子父頑母嚚象教我音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音觀厥刑于二  
女如字釐降二女子媯汭媯音圭汭嬪于虞嬪音

帝曰欽哉仲華伏生今文于國古文鴻都石  
經作重華讀重去聲三體石經作

古書 帝典

中音仲唐本讀重平聲連揚于帝為一句而上有  
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乃仍地方與去補舜典而  
偽增其句類亂其文如此其于徐謂之通稱  
帝二本真秦項未焚之書當從之  
庸用異入忝辱明顯之也明居顯位者揚舉薦仄  
四岳率臣諸侯同辭以對也無妻曰鯀時舜三十  
而未娶也真源曰舜字仲華蓋舜蓋也蔓生蓮花  
之名故字仲華也容深哲智溫和塞密協合也言  
舜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料而恭敬信實而  
密察有合於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  
也喻者然之詞予聞者堯清問下民久聞舜德  
故因象言而然之也如何者又致審其實行之詳  
也岳曰者四岳自言也生而無目曰瞽舜父名瞽  
字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嬪後母替廢初  
娶瞽瞍生舜早死後娶北氏生象象長而有季嬪  
之謀因替廢目盲而愚頑與母日夜謀害之迷舜  
于田舜增才耕田以養父母至誠盡敬象憂亦憂

象善善所謂堯以孝也烝進又治格至也舜  
之德德上達人而化之即孟子言庶幾也父既底  
時則象奉姑之姦謀亦無所售矣以女妻人曰女  
將武舟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  
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  
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  
河中府河東縣出廬山入河水北曰汭自虞均居  
此黃帝因賜以媯姓嬪婦也虞國名堯使舜嗣喬  
牛之封而治萊以道二女為之婦也欽哉者戒女  
之詞即禮往之次仁山金氏曰按史稱黃帝

家必敬必成之意之曾孫譽譽之子堯則堯  
窮蟬敬康句望喬牛以至替廢而生舜則堯黃帝  
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止  
宗濟姓亂序無別已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同姓者二  
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

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  
而昏媾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昏媾  
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  
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臣之言為納懷麓故附

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  
也皆非此之謂也世錄之傳史記之夫考也皆者  
歐陽氏固論之矣見六一文集且司為談遷漢史

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錄於父曰太公  
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  
紀五帝之世毋妻媯虞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

古書 帝典

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  
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周  
雅為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  
傳說已不可信故宋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  
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  
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稽于  
虞則虞者有國之稱也來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



許商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答四岳  
 觀之則先有謀四岳事但周之古文神遇當耳左  
 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上先四岳則大岳非由  
 乎左氏外傳齊許呂由有大姜蘇謂四國皆姜姓  
 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  
 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  
 塚即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  
 止由光而統欲度之邪楊誠齋有詩于雲到老不  
 曉事不信人問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思  
 齊陳氏曰替稷天生無日則萬章言焚廬益井之  
 事非自者所能為整澤二女在替亦允若象不格  
 姦之後則二嫂使治朕糗之說尤理之所必無也  
 善乎仁山之言曰舜固有國之婚而其為耕稼陶  
 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蔡  
 養舜之為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  
 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不取  
 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  
 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若惡而陶河濱見時之

之德必枝葉實行由乃舉其處人倫之變揚其大  
 孝帝乃決意而觀厥刑中庸言君子之道貴而隱  
 隱者造端夫婦實則泰乎天地此堯所以試舜也  
 劉向列女傳舜淫廉二女教以兩笠自扞而下舜  
 殺之二女使飲藥而浴得不醉夫一家至親舜不  
 能睦繼殺不已皆賴二女以免堯非觀之乃使  
 女教之舜何以為聖人禪授之重豈若焚燬之惡  
 妾哉此皆戰國諸傳之邪說萬章述之遂向張之  
 幸蘇氏古史羅氏路史金氏前編考之詳辯之明  
 也若夫不吉而娶理亦未必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  
 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職也自古昏禮  
 皆父母主之而使媒妁通言以行六禮未有子自  
 主昏而告父母者所以重宗嗣遠羞恥也惟孤子  
 則布几筵告禰廟而後自主之詩譏魯桓曰必吉  
 父母是時惠公先薨已二十一年亦謂吉于惠公  
 而已舜既見逐于廬山雷澤河濱負夏之地象必  
 先有室以奪婦矣至是堯命嗣封于虞而婚約至

替既底豫非惟不敢逆天子之命亦樂從以為祭  
 矣舜非自主如派子亦何假於告哉程子謂如今  
 官府斷人家昏媾是為得之王陽明駁柳子厚毀  
 鼻序記謂象之得封其感舜之德而為善人父矣  
 可以封而後封之也亦善讀尚書而智足帝曰格  
 以知聖人者豈漢唐文人職史之所及邪

女舜 女音汝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 內音  
 下並同

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內于泰麓烈  
 風雷雨弗迷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底音止 三戴上  
 女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格女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允執其中四海因窳  
 天祿永終 音唐本慎徽至弗迷三十四字在乃  
 命以位之下玄德升聞二句在溫

恭允塞之下乃仍地方與擅改之謬無帝曰格女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二十四字則孔辟之脫簡也悉以其子徐市二  
本正之秦今作大舊音大蔡傳從史記讀如字非  
民音止  
載音幸 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在瑤璣玉衡

璣音旋璣音切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柱于大不柱  
機衡何更切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柱于大不柱  
社字大音泰示 稷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示孔子

作禮于大宗因古文殘 闕而諱今從鴻都石經 五典者五常之道父  
子有禮者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從順也先初用舜為司徒舜為行斯道薦八元使  
布之四方無違命焉納進也揆度也叙次也堯進  
舜官自司徒為冢宰舉八凱使次第百官之職無  
廢事焉如所謂百姓昭明也四門四岳所治之地  
移稷宜謚之意堯使舜兼四岳之職實禮四方之

古書世宗 卷一 帝典 廿六

諸侯諸侯莫不宣謚以恭順朝廷如所謂萬邦協  
和也秦泰山在今山東濟安府泰安州麓山是也  
堯時屢有烈風雷雨之變使舜攝祭於泰山自是  
全易和風雨時無復迷錯愆伏之患即孟子言使  
之主祭而百神言之也詢謀也乃亦汝也底致也  
初堯見舜於服奉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  
為之奈何舜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勳  
而天下自來問美事曰事天莫任曰任地莫務曰  
務人及節于歲室語禮樂許而不悖語政治治簡而  
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貴晚條達既而  
試之以事皆成大功不徒取於一時之暫而且有三  
載之久故曰底績三載也陟升也五典從百揆  
叙諸侯宜順則人歸之會易和風雨時則天與之  
故禪天下而使舜帝位也讓于德弗嗣者謙遜  
自言德不足為嗣也曆數者帝王傳授之統玄深  
遠之意即中庸不顯之德觀造端夫婦而知慎獨  
之功也升聞者至誠之德上通於天也乃者難詞  
言其慎獨至誠大與人歸是知曆數之有在非輕

易授之位也執者守而勿失中者無過不及之道  
舜至此無可辭則授以帝王之心法也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戒之之詞蓋雖威德而尤致其謹也正  
月歲首建寅之月上日朔旦也受終者堯終帝位  
之事入居天府舜受虞王之命行天子之事孟子  
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文祖帝嘗之廟堯受禪于高  
辛以警為文祖今稱禪舜故古于警廟乃官天下  
之禮也在祭也吳珠謂之瑤璣機也以瑤璣機所  
以象天體之轉運也銜橫也謂銜橫也以玉為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  
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  
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益曆象授時所當  
先也肆遠也類郊祀也上帝皇天上帝統體之天  
也祀天子南郊則天神地示人鬼皆得甜食故謂  
之類社祭地大示祭天下之后土即周禮太社也  
山川者九州之內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  
祭之故謂之望徧周徧也羣神則日月星辰四時

祭之故謂之望徧周徧也羣神則日月星辰四時

祭之故謂之望徧周徧也羣神則日月星辰四時

古書世宗 卷一 帝典 廿七

寒暑風雲雷雨水火旱厲丘陵墳行古昔聖賢之  
屬無不祭之也蓋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  
以攝位 左氏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雍亦獻李仲伯虎仲熊亦豹李奮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無違教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鼓楛戲  
大臨龍降庭堅仲容亦達齊聖廣淵明允為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無廢職也仲達孔氏曰  
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  
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  
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夫由政故攝政  
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祭天文齊七政以審  
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九峯蔡氏曰天文志云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  
夜絕無所識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

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蓋以斗極為中，天象多所遠，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覆地下亦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三十一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各下閭始經營之。蘇子安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秋書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環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瓊璣玉衡之道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異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也。面而定四方，側立異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赤道，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儀，其內曰三辰儀，側立異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異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結於赤單環之卯酉。其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文，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恒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

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異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外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窠，以受王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塔飾儀，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五清劉子曰：王迂菴謂舜攝位告祭，上帝山川羣神，而不開告祭地，祇竊意六宗即地祇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邪？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其先王，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為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邑，大社象之，其輪五馬，一成六為地數，泐於鑿耳。劉昭亦以為喜說近，得其實。予亦曰：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上帝是天神之極

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禮記**

九峯蔡氏曰輯欽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王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鑄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四方之諸侯奉牧九州之牧伯也  
**禮記** 程子曰微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見之不如它朝會之同期於一日益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同羣后即侯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須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五清劉子曰自輯五瑞至天下咸服皆舜攝位時  
歲二月東輶守 輶今作巡守一作狩下並同 至于岱宗柴

古書世錄 卷一 帝典 三十一

宅才切 今作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如五器三帛二生

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卒

乃復五月南輶守至于衡岳 衡今作衡 如岱禮八月西

輶守至于華岳 華去聲 如初十有一月 有音 止輶

守至于恒岳 恒今作恒 如西禮 今本肆覲東后協

量衡修五禮五帛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

復顯錯及樂衡華恒誤字先清敏公考鴻都石經

與箕子本同歸格于欽祖用特五載一輶守羣后

當以爲正 四朝 音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受終

之歲二月建卯之月晏嬰曰天子遠諸侯曰輶守輶守者巡所掌也岱宗即泰山崇燔積以祀天也

秩者壯帶祝號之次第蔡傳云五岳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是也東后東方諸侯如者輯

而執其同五器即五瑞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鄉執羔大夫執鴈一

死士執雉皆親時之贊禮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

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

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蕤

姑洗蕤賁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也六為律六為呂九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

圓一寸五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

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馬以之制樂而節聲音

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遲上者輕

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尺為丈十丈

為引引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于較

和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禽而十禽爲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

鍾之禽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禽則二十

銖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

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

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

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

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

之叙如此五禮吉凶軍賓嘉五樂黃帝咸池少昊

九淵高陽五莖高辛六莖陶唐大章修之所以同

古書世錄 卷一 帝典 三十一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

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

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

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

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

之叙如此五禮吉凶軍賓嘉五樂黃帝咸池少昊

九淵高陽五莖高辛六莖陶唐大章修之所以同

天下之風俗也卒乃復者崇望觀贊協時同律禮

樂既畢則復歸于帝都也衡岳在今湖廣衡州府

一曰霍山華岳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恒岳在今

直隸真定府曲陽縣魏猶始也魏祖文祖之所自

出書之十一世祖黃帝亦官天下之禮也特特牲

一牛也四季輶畢而復皆告於祖廟而飲至此但

年天子復軌守自東始舊說謂一成而軌偏四方無是理也數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高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仲達孔氏曰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爵之也

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所祭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以盛遠豆簋獻之數泰五等諸侯遠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珍五牢侯伯饗珍七牢珍四牢子男饗餼五牢珍三牢又上公豆四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

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量衡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較黍黍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合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管以子較黍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合十合為一斗十斗為一石十石為一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管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它月相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

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宣而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媾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虛駿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魯考妣凶也魯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子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軌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此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軌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事室而互相見也九峯蔡氏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備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

裕如也少韻林氏曰天子軌守則有協時月正日以卜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黃鍾于羽山極音四臯而天下咸服臯音

今本此五句誤在肇十有二州之上

箕徐二本與鴻都石經合當從之

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它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臯之輕重而異法也

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者皆夷國之地

四山之後逐各為其君長云服

者天下皆服其刑之當舉也

左氏曰少時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齊回服說菟應以証盛

忘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古書世系 帝典 三十四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不支是與此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緝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

古書世系 帝典 三十五

死者魂氣升於天故曰祖體魄歸於地故曰宗不曰死者尊之不曰同於衆庶不曰崩者虞史紀稽...



功遠于唐二十受摯禪開途執徐元載限月朔即帝位于平陽四十一載虞舜主于諸馮六十九載帝和歸于虞舜為司徒舉八元七十載舜宅百揆崇八凱七十三載舜攝位七十八載誅四凶九十一載水土平作禹貢百載老崩于陽月正元日舜城壽百二十此皆舊說之所來詳也

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肇十有二州有音又封十有二山濬川音十二字在

此與箕子徐中同當從之**洛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敦德允元作悖而難壬人難去聲今作任變夷率服

**傳**月正即正月元日即上日堯崩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未而之舜獄訟者不之未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未而謳歌舜乃於柝家作巫之歲即帝位格文祖告即位也言文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三十一

祖則遠而藐祖之黃帝近而神宗之帝堯以至郊社山川率神必無不告之理史雖簡略而義可推矣詢謀開闢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决天下之壅蔽肇始也十二州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雍高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又舜即位徐荆揚豫梁雍雍高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又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濶川容導十二州之川也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任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德者德而習之也撫遠必先治近故語執如此敦厚也德有德之人也允信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斥絕也士包藏凶惡之人也當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去惡也

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劉子

曰考諸史而折衷於經則舜攝位之五年堯之七十八載也以季后四朝之言而誅四凶鮌而禹嗣興作十有三載乃周則堯之九十一載也又九年而堯崩又三年而舜陞帝位乃各四岳而分十二州建十二牧而命之皆詢衆謀而行公議非出於一己之智也孔子言好問好察用中於民孟子言舍己從人與人為善此類可見金氏前編言分十二州於舜攝位之時為堯八十一載禹復九州在細師之初為舜三十三載皆信經世曆之誤萬萬無此理也蓋其分其復亦別制度易徵号更禮樂以新耳目之事豈有堯舜尚存已未即位而遽行者孟子曰居堯之官逼堯之子是篡也泥於數學小技而不揆聖人傳授之大道不若箕徐古文深足據耳仲達正義謂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

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克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珠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冷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然岱華衡恒既為四岳則冀當封太行并當封梁

山營當封碣石雍當封東蒙徐當封羽山荆當封荆山豫當封嵩山雍當封終南梁當封岷山各識其處以通朝貢水道其天文分野則冀為實沈之次幽為析木之次并為大梁之次營為豕韋之次青為玄枵之次揚為降婁之次徐為大火之次荆為鶉尾之次揚為星紀之次雍為鶉首之次豫為鶉火之次梁為壽星之次上稽分野下辯山川中為中岳乃以王屋為豫州之鎮矣帝曰今本帝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三十一

濬四岳有能奮鷹熙帝之載去聲使宅百揆亮采惠

壽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女音下

並惟時懋哉禹拜稽首稽音起讓于稷禹暨皋陶

禹今作契西節切陶下並同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勅民

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帝曰禹百姓不親西斤五切

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

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音生怙終賊

刑怙胡切故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前書舜格于文祖則

古書世宗 卷一 三十八 帝典

知此後帝曰皆舜即位以後之言也唐本誤覆而

蔡傳之辭贊矣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三十七

字錯在洛川之下流共工之前尤摭攝政至

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

事亮明米事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

庸也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

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禹鯀子姁姓

字伯琴已於堯七十八載嗣鯀為司空時皆百揆

而言舜因衆薦而命禹言女當堯在位時既八年

於外而成水土之大功矣今進女冢宰之職又當

勉之也稽首拜伏而叩首至地所以固辭後稷官

也倉舒之子也百姓亦百親謂日新其德五品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切切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

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

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

也中國曰夏大而明也切人曰寇殺人曰賊圻外

曰姦國中曰充士者刑官唐虞曰士夏曰理周曰

典請一定之法謀反謀叛謀大逆大不孝大不敬

故殺人者斬強盜刑強盜宮竊盜和姦詐偽者重

則刑輕則墨謂之典者常也謂非淫刑峻法也人

之有犯情事相當無有可疑如元惡大慝則定其

罪以五刑行之其間若有情法可疑未可遽入於

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流宥寬

之親如王族國戚貴如公卿將相勳者開拓疆宇

有功國家勞者謹守官職經涉艱難者是已觀音

木末孟革為官府之刑以治吏胥之不勤者朴者

槶楚二物為學校之刑以治道藝之不精者皆所

以待夫事之輕也人之有罪未必皆重情比於五

刑有不相當按之流宥亦以為重則以鞭朴治之

金鋼也卑之輕者固皆受鞭朴之刑其間老幼有

犯未可直以鞭朴刑之則使之納銅以贖辜又其

刑之極輕也昔者過誤如律謂過失傷人之類雖

出於人之作焉但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而誤

致之左傳曰昔者人為是已災者不幸為天所譴

因人連累德誤破人所証之類蓋不幸為天所譴

非人有所為以得之也左傳云災者天殃是已肆

縱也故舍也或過誤而無心犯法或不幸而被誣

累雖當流鞭朴贖之刑亦不復施而即縱舍之也

古書世宗 卷一 三十九 帝典

五刑鞭朴情雖可輕法雖可疑不許其宥不聽其

贖必以五刑鞭朴刑之或出於玩法再犯於五刑

鞭朴情雖可輕法雖可疑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

也必以五刑鞭朴刑之始之立法必論辜而為輕

重法之輕也終之刑必原情而為取合法之權

也經權並用則聖人之法無所失矣服謂服其辜

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三說大辟棄市宮下懸室制

刑皆就辱處不使風中其瘡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者五宅三居流雖有五而  
宅之但有三等之居重者居於四裔次在九州之  
外文次千里之外是也然用刑之際必當明以察  
之濶見隱微原情定罪使刑者或輕或重皆當其  
辜流者或遠或近各得其宜如是則刑一人而人  
皆服其刑之當流一人而人皆服其流之當矣為  
寇賊者皆知所畏為姦宄者亦知所避苟或昧於  
理混於所施不能盡明察之功則法為徒法必於  
當刑輕而反重當流遠而反近又何以當其辜而  
服乎人哉故戒之曰惟明克允不明不足以當人  
心不允不足以盡人情明者用刑之要允者明之  
效也欽者敬慎之謂惟情鞠犯恐有一刑之不當  
不欽則夫於怠惰而刑罰不中矣恤者哀矜之謂  
好民之生念極其仁不恤則夫於慘刻而必過於  
忘矣故聖人於典刑鞭朴之間必明慎憫恤以定  
其準流宥金贖肆赦之際必敬謹哀矜以原其情  
使皆當刑應法不至枉抑而濫刑是欽恤之心流  
虞書 帝典 四十一

行於典刑鞭朴賊刑之中流宥金贖肆赦之際矣  
欽恤兩盡則聖人之刑無不當矣聖人之法有盡  
聖人之心則無窮也刑之輕重雖有不同而欽恤  
之心則無不同也刑之取舍雖不一而欽恤之意  
則一也蓋棄之而後殺之司徒舉陶之士皆充所  
命之官至是舜禹讓而申命之使皆仍舊職以  
終其 **章首李氏曰**或言禹自司空猶百揆為  
任也 **以六卿兼三公非也**百揆即冢宰亦六  
卿耳豈三公哉禹猶百揆即命垂為共工承司空  
之乏矣 **宣廉任職**周禮天官冢宰之公署也地官  
大司徒之公署也春官大宗伯之公署也夏官大  
司馬之公署也秋官大司寇之公署也冬官大司  
空之公署也建國之制左廟右學前朝後帝中為  
王宮朝在王宮之南六卿視事之署在馬皆帥其  
屬以居之學者三公三旅之所居也大戴禮帝入  
四學就問於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保少保是也  
故周書有其名而周禮無其官坐而論道成公私  
化天子不敬臣也講道於學使若德日就月將而

無治事之者重其禮而輕其操所以無後世必相  
之禍 **傳言** 舜師執后蒲衣單卷務成輟而不命於  
二十五人之列此公孤之位待以不臣而不煩以  
六卿之職者也 **家父** 桓王曰尹氏太師東國之  
鈞則以冢宰兼三公自尹氏始春秋兩書宰周公  
鍾尹氏而為之非先王盛世之定制也 **漢光武** 以  
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尤謬今以 **蔡氏曰** 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  
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弱於物欲之蔽始有昧  
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避順者於是因尚之謀  
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數教而又寬裕以  
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  
然呈露而不能自己也 **仁山** 金氏曰孟子使契為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堯初  
命契之詞也舜則因其職而申命之耳 **仲達** 孔氏  
虞書 帝典 四十一

曰古之金銀銅鐵稱于為金別之四名耳 **釋器** 云  
黃金謂之鑄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  
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鬼  
氏為鑄鑄氏為重段氏為鑄柅氏為劍其所為者  
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  
與呂刑贖金皆是金之銅也古之贖辜者皆用銅  
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 **鄭玄**  
駁異義言贖死辜千錢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  
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辜金三斤為價  
相依附是古贖辜皆用銅也 **漢及後魏** 贖辜皆用  
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銷十匹今律乃  
復依古死辜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今  
贖輕於古也 **鞭打** 加於人身可云 **朴作教** 刑金非  
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朴俱是人  
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 **楊文懿** 公曰象  
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 **錯** 在封山 **洛川** 之下然與  
四阜之文相屬故人讀之不疑蒙詐其此節實帝

舜命官之語而非史臣記事之辭故移抄于女作  
士之下而繼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馬此兩節  
祭傳至精然蒙嘗疑變夷復非刑可制後讀國  
語職文仲有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策薄刑用鞭朴以威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於  
是又疑奔所以制變夷者蓋有所謂大刑而五刑  
三就即所謂五刑三次者恐非如祭傳之說也然  
書五刑之外別有鞭朴而國語併較朴為五刑之  
數又不能合豈文仲之所言大刑中刑已得其實  
而薄刑乃失其傳耶自暴以典刑至怙終賊刑所  
以立法者也自五刑有服至五宅三居所以用法  
者也法有輕焉有權焉象以典刑此經也經乃象  
人所共知惟一言而已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者  
皆權也權非聖人莫能盡故虛言之五服三就所  
以用經而五宅三居所以用權者也司法者必欽  
敬而表恤明察而允信則刑當而民服矣此所以  
刑期無利而不犯有司也較朴金贖四者蓋各為  
古書 卷一 四十三

一刑恐金非贖鞭朴之刑者且較朴隨時制宜而  
未必有定刑可贖也吾鄭黃余憲公潤王謂老幼  
廢疾有犯而不可刑者則使帝曰疇若予工僉曰  
疇之如今之律令耳今從之

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 共音 垂拜稽首讓于女

折誓柏譽 受音殊斯才羊切 帝曰俞往哉女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垂尹氏已姓雲陽白帝之  
後共工即司空之職垂初佐禹為司空之屬今  
禹既還百揆遂命垂補其闕矣氏斯名柏氏譽名  
包義柏皇之後諧和也使折誓佐垂而命垂與之  
協和共職所 經史圖名記受折國齊地一曰  
以然其薦也 澤後有受氏蔡傳折矣斯為  
二人又云能為二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  
而名蓋聽說耳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孟拜稽首讓于未

虎熊羆 帝由俞往哉女諧 山林下獸  
伯翳初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鳥獸逃匿虞  
山澤之官即周禮虞衡之職朱氏包義朱襄之後  
風姓虎其名熊亦氏姬姓黃帝之後熊亦名左帝  
氏所謂仲虎仲熊皆高辛氏之世胄子之後也  
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五禮 五今作三字畫傳曰  
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女  
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赦  
與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公音克諧無  
相奪倫神人以和 今本此下有變曰於子擊石拊  
古書 卷一 四十三

乃皋陶謀重 帝曰龍朕聖讒說珍待 聖音疾德祖  
出者空削之 帝曰龍朕聖讒說珍待 咸切珍徒典  
切行美 震驚朕師命女作內言 內音納 夙夜出內  
敬切 朕命內切惟允 禮官名夙早寅敬畏也直者  
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  
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斯可以行吉凶軍賞嘉  
之禮而不徒威儀器數之虛文矣夔歸氏姪姓字  
赤質堯時作大傅之樂者龍要氏晉長也天子之  
元子衆子諸侯大夫元士之達子皆教養於大學  
謂之胄子秉嚴密也凡入直者多過於祖厲故欲  
其溫寬者多失於縱弛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  
輔翼之也剛者不足於慈故欲其無虐簡者不足  
於敬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  
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  
樂如屬禮大月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  
子亦曰與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

子亦曰與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

滿動盡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被其氣  
質之備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  
言故曰詩言志有詩則必長其聲以歌之故曰歌  
永言既歌則發於喉齒舌牙唇者自成宮商角徵  
羽之聲故曰聲依永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  
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也於是采詩作樂  
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  
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益  
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  
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遠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  
又必以合四尺上一句凡之八音協於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之器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  
亂夫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  
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  
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聖疾殄絕也殄行者  
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  
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  
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

古書 帝典

四十四

夫教奏後送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  
進而功緒有所稽矣此雖不聽伯夷之讓秩宗然  
典樂納言二官皆與禮官相  
統攝故因其讓而弁命之也  
註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曹為長也  
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宗四  
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  
故略之命典樂之官使教胃子下句又言詩歌之  
事是令樂以歌詩誦舞之教教此遠長國子也周  
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  
中猶忠也和剛柔遠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又毋  
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  
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寢是樂之威久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作  
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音習之可以生長

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胃子之志使聞悟也作  
詩者言志不足以中意故長歌之教令歌咏其詩  
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周禮大師云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謂聲長續之周禮大師云文之以  
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  
呂林鐘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  
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  
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  
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黃帝使  
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鳴鳴  
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既以出音又以  
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  
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  
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  
聲使應於節奏也金鑄錘編鐘石天球特磬編磬

古書 帝典

四十五

編大瑟中瑟大琴中琴竹管蕭排簫篪笙土  
壎革雷鼓路鼓應鼓鼗搏拊木祝敔皆應八音十  
二律之器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  
也各自守分不侵其理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  
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  
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  
也仁山金氏曰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聽之然則納  
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無命與後世  
出納之詞則有之納言則非矣鶴洲楊氏曰蔡傳  
謂伯夷姜姓蓋四岳之子岳即許由封許侯夷封  
呂伯姓元凱云許四岳之後齊伯夷之後皆以國  
為氏其實皆祖神農為姜姓也典樂納言之視秩  
宗猶今太常寺通政司皆與禮部相統攝也胃子  
之教使作詩言志以驗其性情之善惡言有誠偽  
必使歌以驗其氣之和否五聲十二律八音皆所  
以驗其氣也微若氣細若聲不能掩於律音之和  
諸與否氣稟之初純駁可辨心術之隱邪正莫虞

成德者顯而庸之未協者容而教之怙終  
不變者威之屏之此典樂之所以為重也  
帝曰咨  
女二十有二人又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

三考絀陟幽明今作黜度績咸熙分北三苗北音

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一人九官九人十二牧  
以相天事也考其賢否雖別而未忍輕棄其否者  
否未核六年再考賢否雖別而未忍輕棄其否者  
蓋小人之有才者能矯飾欺人而君子之優於德  
者未可責辨於一時也必歷九年而三考之則小  
人之矯強者情狀畢露不能欺人於久君子得以  
盡展其才而功業底成所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  
也於是罷黜其小人之陰險者不使在官登用其  
君子之光明者遷於高位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  
功故曰度績咸熙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  
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

古書 帝典 四十六

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  
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  
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  
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謀不咨而命者也夫  
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  
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于工若上下  
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  
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虞  
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  
其所謀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  
咨而命之也若稷與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  
而已又按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  
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  
者如此九峯濂溪曰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  
禹貢呂刑詳夫蓋其負固不服作臣下叛舜攝位  
而謀逐之禹治冰也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  
即工高攝位之後帝命征而猶送命又禹班師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

之言過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虞氏曰三苗之虐前既窮於三危而三苗之民  
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類  
多終必為亂故遷徙之使分背各居不得聚在  
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  
兩盡其道矣蕭陽林氏曰羣后四朝之時數奏以  
言明其功罪服以庸固而賞罰之法而無絀陟  
諸侯述職未必皆通九載故但質其言而稽之功  
籍略行戒勸報功以作其怠而通上下之情耳此  
言絀陟幽明於三考之下以見聖人必三考而後  
絀陟也周官王乃時巡大明絀陟者是在四方考  
在外之諸侯而王朝六卿度官不在其中此三考  
日度績大明是在朝廷之上兼內外合大小而言故  
絀陟在於十二年之內未必果待諸侯存三考也  
此以絀陟幽明書於三考之下者是樂言絀陟之  
例非必在於幾年如今年有三考者則從今年而  
絀陟之明年有三考者則從明年以絀陟之彼大

明絀陟傳云猶舜之絀陟幽明是言賞罰之政有  
同於舜非謂考功之年必與舜同也五清劉子曰  
孔子言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馬謂禪  
授之正治道之隆萬世不復可及故曰巍巍且舜  
即位之初首命禹宅百揆百揆即師之辨而律  
位繼之夫禹即位之初亦薦皋陶于天此其心固  
未嘗有一毫利天下而豈一日樂安其位哉後世  
若唐憲宗亦稱英主而宰臣請建儲則曰若立東  
宮朕便為間人矣唯信方士柳必妄希長生服丹  
躁急須於闕望之手聖庸相去奚啻霄壤又子云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正南面者正其君道也  
所謂正心以正朝廷也蓋自命二十有二人之後  
不事農畝而唯敬德於上故百官莫不一出於正  
而天下自治矣苟非敬德為主則豈塌草息政而  
謂之無為徒擁虛位如土木偶人之類邪或曰四  
岳之詳由九疇之為稷禹皋陶益伯夷夔龍皆  
當時聖賢極天下之選者也何以有幽明之異而

古書 帝典 四十七

行絀陵之典乎蓋百揆所以統度官而四岳所以  
 統之諸侯必極天下之選夫若夫九官之屬與萬  
 國之諸侯豈能皆得聖賢而無一不肖則其間歟  
 故必行九載絀陵之典而後內外大小無一不肖  
 虞功成而治化遠矣然三載初考之際其有不肖  
 之人過惡彰而無功績者亦必即絀豈遠久而殃  
 民其曰九載亦惟過不及貢以政句接于有厚  
 木形而功可待者爾

**考**今本脫此九字  
**補**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  
 故源源而來不及政即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  
 為也庫象國在今湖廣道州蓋三苗分背之後以  
 其地封之亦象是時已化為善人而可封也前言  
 虞績咸熙分背三苗見揚于帝之實此以象事言  
 之見不格  
**貴州**靈博山有象廟陽明王子記  
 森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教斥於唐而猶  
 存於今毀於有莫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

之夫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而况於  
 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  
 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莽者豈以  
 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  
 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也且也象之不仁蓋其  
 始焉爾又焉知其終之不化於舜也書不云乎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替腰亦允若則已化而  
 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  
 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  
 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  
 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  
 周也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見焉斯可以見象  
 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  
 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鄉命於天子蓋周  
 官之制其始也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  
 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發  
 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

馬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仲華三十徵  
 也雖若暴之不在而猶可以化之也

**庸**三十在位五十載授禹乃崩  
 今作陳方乃死皆因象文壞闕而傳焉  
 諺也冥子本與鴻都石經同當從之  
 亦字以尊名之意見自舜格于文祖至此皆仲華  
 為帝時事與前書放勳祖落義同徵召庸功也舜  
 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充召之于服澤之陽歷試諸  
 衆有大功二十攝政二十八年服充卷三年年六  
 十一而即帝位此典本紀舜事而首云粵稽古帝  
 堯見天下之有所受末云授禹見天下之得所傳  
 帝三之庸數道統之傳皆著於是矣崩者上陞之  
 形天子死曰崩不曰殂落者以虞臣紀虞君之終  
 故正名而書之也舜壽百有一歲而崩于鳴條  
 倉吾山今山西蒲州界內若零陵之蒼梧則商均  
 女登二塚在馬俊世因山  
 名音同而不知所辨也  
 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司馬溫公曰虞舜在勳勳為天子豈有  
 復南巡遐渡瀟湘水莫泉何氏曰家語舜巡狩四  
 海五載一枯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陞方岳死  
 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陞方乃死孔安國以陞方  
 訓升遷既云升遷則乃死語為複轉愈氏謂竹書  
 記帝王沒曰陞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陞方岳  
 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  
 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  
 卒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  
 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  
 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  
 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  
 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  
 言而略後學之疑者也五清劉子曰按通鑑前編  
 舜即帝位元載為柔北開茂之歲在位三十三載  
 命禹帥師四十八載帝崩大禹既帥師則巡狩等  
 事皆得待之矣豈有百一歲之老人復出巡于南  
 荒九疑之地乎楊維新謂舜以三苗未平故難為

攝位而猶寬延至九歲而卒尤不通之論也蓋三  
 苗之難在三十歲即分背其民矣聖人視棄天  
 下猶故辰也何新於小矣逾老期而不釋邪瑞  
 嘗觀至山西清源縣伊人言遠攻自  
 鳴條是時秦南都莫湯自志攻之故經鳴條之地  
 亦清源遠境也何子元以爲河南之平立乃或於  
 不幸而未辨倉吾蒼梧昔同文異之故耳禮天子  
 崩諸侯薨卿大夫士卒庚人死又云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帝與昭明所作虞之正史也豈以庚人小  
 人之稱爲聖天子正終之書法哉知當曰崩而傳  
 寫之誤果矣思齊陳氏曰按二十八載帝乃祖落  
 蔡傳云虛試三載老不聽政三十八載以合在位  
 百單一年之數是通有三十一載此章傳云虛試  
 三年居攝二十八年爲通三十年則少一年又不  
 合在位百單一年之數以三十年爲是固不合在  
 位之年數以三十一爲是而蔡傳之先後又相  
 戾何也曰以理推之先在位七十年方欲其位及  
 得舜妻女事當在七十一年內令且設以七十一  
 年正月爲試舜論之虛試自七十一年正月算起  
 至七十二年正月始周一年又至七十三年正月  
 是周二年又至七十四年正月是周三年舜之元  
 年實跨光之四年又豈正在於正月乎光之二十  
 一年是以通數算之舜之三十年是以足數計之  
 蓋皆自七十一一年數起至於老不聽政居攝又數  
 自七十四年爲始自先言之則有三十一一年自舜  
 言之則爲三十年必如此說則二章之傳不相戾  
 而先舜之年亦有所考矣倉吾英地五清一齊二  
 先生辨已詳明阻滯至蒲津孫舜降梁與二妃  
 娥皇同英信孟子羅必不我欺羅必亦言鳴條在  
 冀湯居是今河南歸德州自河南入山西故攻鳴  
 條梁所都也鄭玄爲故都也韓昌黎訓方爲方岳  
 則當明言其地如秦秋書晉庚翼贊年于苞宋公  
 佐卒于曲棘之側而九疑亦非南岳乃今廣西南  
 麓之地也時所不及秦九峯洲陝爲舟運舟運即  
 死結重載木成文理信如揚舟卷所遺運照斜  
 易日落西以是知朝解本授爲乃崩真箕子所傳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五十一

古文而爾皋公於今本之謬誠有功於經學也  
 遺生教誨史虞帝元妃娥皇無出先舜卒次妃女  
 蓋生義均封于商舜崩女蓋任商均卒皆莫九疑  
 高封均子于虞至虞思佐少康中與均弟季登封  
 于緡其後爲緡所克舜庚子七人主胡負遂盧滿  
 街既潘統魯傳鄭息有何母棘餘地上虞陳陽餘  
 虞西虞亡鍾已使衡山長少皆其裔也夏之世有  
 箕伯直極伯戲中乘成湯實之于遠遊世守之後  
 爲齊所滅箕伯之後箕子事紂仍諫不入陽狂高  
 奴封敗因釋爲武王陳鴻範去之朝鮮以道義化  
 其民蔚爲君子之國後有箕氏鮮氏鮮于氏直伯  
 之後有直氏圭衛蒲傳則商滅之胡潘則周滅之  
 息負廬鄒則春秋時入于禮夫後各以國命氏有  
 虞氏薛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氏滕氏滕氏勝  
 徒氏薛氏胡公世不淫至虞開父爲周陶正武王紀  
 其子胡公滿以太姬錫之焉姓與庸俱之廷復之  
 于陳以備三恪二十有五世而楚滅之後有陳氏  
 遇氏陳氏陳氏末氏姜氏慶氏衛氏柳氏誠氏逢  
 氏歐氏騎氏杆氏伯氏五父氏駟氏思氏魏氏番氏  
 國門氏壘丘氏輕師氏司魏氏儀氏初齊桓公十  
 四年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後十世  
 和篡齊更田氏又六世而亡於漢有敬氏皮氏車  
 氏格氏陳氏汲氏桂氏釋氏辱氏薛氏法氏王氏  
 文氏荀氏光氏純子氏尉氏司馬氏其復氏則  
 有少西子穉子占子沮子與子獻子執子梧子坊  
 子芒子孺子尚子石子夏子宋子禽單子子仲顛  
 孫亡字五王安平漢武即墨於陵之氏霸先亡梁  
 以爲陳者五世而隋滅之齊宣王封母之弟於母  
 鄉焉胡母氏胡非氏戚氏慈母氏慈氏漢初徙諸  
 田關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虎留占直生元  
 后是有孝成四世得制漢求帝後得鳩昌占始陸  
 侯以奉其祀焉始高分帝之子于西戎秦厲公  
 世有秦氏受朝會滕舞生子十七爲十七種忍九  
 子研擊陳十三世燒當代雄池罕之間四世孫  
 瑛良益貢良年滿侵甚焉所敗虞漢岸漢虞生東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五十一



吳建吾後益因依發卷吾曾孫麻奴收怨卷復振  
 漢零大搜漢運神內附中元間冠西郡馬武有七  
 氏鍾氏遂錄附於此俾讀虞書者有以考一代之  
 類末云

大禹謨

孔氏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皋陶謨

益稷然皋謨益稷初非二篇益之言見高謨者為  
 多稷之事禹一舉之於皋謨而已俗儒錯亂其夫  
 折而為二又妄加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皋陶  
 夫二篇乃史官紀當時問對之語非追述吳代之  
 事要取於稽古之義哉朝鮮古文實得箕子之真  
 傳徐市本亦同皆幸免於斯籍之禍者傳曰禮失  
 而求諸野此先師所  
 以問官於郊子歟  
 虞書 卷一 五十二上

古書

明試其功太史記其問對之言孔子錄之以昭示  
 萬世君臣之大道也舊說多支離乃因錯簡而失  
 其語  
 禹稷二謨今本錯簡不可勝  
 辨先曾祖一以外國本正之

而曰古臣哉曰哉曰哉臣  
 哉余曰余后也  
 豈豈豈臣臣政了不利臣  
 德而曰余也  
 治罔林未繼  
 木于乘  
 三乘不

曰豈而德廢總了財了形  
 了豈了  
 二  
 然彼乙  
 甲  
 身  
 品  
 蘇  
 休

虞書 卷一 五十二下

身  
 品  
 蘇  
 休

古書

身  
 品  
 蘇  
 休

身  
 品  
 蘇  
 休

水溪林上... 止... 續...  
申...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古書... 卷一 五十三  
虞書... 大禹謨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古書... 卷一 五十四  
虞書... 大禹謨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 止... 止... 止...



也高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風化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惡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吝己者矣嘉善欣所也舜然為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奉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免也蓋為謀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難於此亦可見矣蓋曰都者美舜贊堯之善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之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美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春顧卷盡也即尤被四表之意堯之時萬國咸歸民皆迪吉莫不振動服化比屋可封流沙使民獨山大夏巨蒐不齒貢甸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義之心軒裳之志比隆伏羲九率蔡氏曰或言舜之所謂帝後世鮮及焉者堯也率臣之言帝者舜也如

風妙於無遠如水之就下莫之能禦非眾民之效也又本於政乃又乎民效德固本於政乃又政乃又尤善於君臣之克難也足政乃又者克難之效也眾民效德者政乃又之效也未有君臣不克難而政乃又未有政未及而民效德者惟國治之心斯有政治之效惟國治之心極其難所以致治之効極其易然則君臣不忠政事之不修不忠教化之不行但患吾克難之心有未至耳曰克者可見君臣之道未易盡也乃者難詞非已然之謂猶言必先如此乃能如此可見政事修治未易致也曰敏者不可見黎民不難化也政又未易致以見君臣不可不克難毋忽馬而為之民不難化以見君臣當盡克難毋易馬而為之民不難化以見君臣當深察於心故曰俞俞者深信之辭也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如此克難也君臣信能克難則必有以廣延眾論顯而百僚百工莫不敬奏嘉謨微而蹇蹇黎庶莫不敬陳嘉言豈有嘉言之或隱哉又有以忠致率賢大而才全德備之士莫不

克之為言能也克之外莫能及也觀克之克明俊  
德則稽於衆會已之意可知克之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則不虐無辜不廢困窮之意可見嘉言周旋  
伏野無遺賢則克時之政未有不以地萬邦咸宜  
於變時雍則克時之民無有不德也克有克難  
之實斯有克難之功禹之謨豈欺於舜哉帝舜不  
以克難之功驗為己所能致不以克難之帝曰臣  
工夫為己所能盡舜之克難亦可見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左音佐右音佑女翼女音汝下

同予欲宣力四方女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繪會作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服女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治去聲以出

古書世學 卷一 五十九  
虞書 大禹謨

納五言出切女聽予違女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欽四鄰度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

而聽之聽音陽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於鳥

帝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去聲萬世永賴時乃功夔曰曷擊

鳴球長難切搏拊琴瑟以詠持補郭切拊音府

琴渠今切瑟施只

切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鼓音

合止祝敵音竹笙鏞以間音庸鳥獸音

切韶九成音西鳳皇來儀益曰吁戒哉傲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音任賢勿

式音去邪勿疑音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音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惠迪吉

從逆凶惟景嚮音帝曰俞禹曰安文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惟動丕應音應志音應去聲以昭文上帝天

古書世學 卷一 六十  
虞書 大禹謨

其申命用休音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

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

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

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

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隸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

上承下裳之制則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

辰取其象臨山取其象龍取其象華蟲取其象

會繪也宗彝取其象藻取其象水草取其象火取其

明粉米取其象黼若斧形取其象斷散為兩已相背

取其辨辨紳袂也袂以為繡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

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

古書

大禹謨

六十一

在察也。息也。素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為君高。商為臣角。徵則亂。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夫宮亂則荒。其音驕。商亂則飢。其音怨。角亂則憂。其音悲。徵亂則哀。其音動。羽亂則危。其音厲。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慎即忽之謂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內。五言者。言也。協於仁義。禮智信之德者也。連庚也。退謂述朝後言者。言我之所行。有庚於道。女當而折。廷諍。邪正其先。不可使女朝。退之後。欽小民有怨。咨之言也。庚頑。說不忠不直。乃帝之所聖者。在時指忠直而言。庚射的也。射以觀德。頑。愚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說也。必矣。捷之以扑。教刑之用。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剛。如同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睦姻。有學者也。

古書

大禹謨

六十二

禁亂木。可宮室器用。土能生植。萬物枝能養育。萬民隨其性。其性以利用。曰修君。修其身。以率其下。是謂正德。制節謹度。典利除害。是謂利用。敬老慈幼。不飢不寒。是謂厚土。養之周。敬之順。而成化。曰和。九功合六典。三也。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相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誦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入。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休美也。董督也。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懷也。此禹因舜申命九官之職。歎美其言。而推言其本。益明禮作樂。以教以養。頑者。格休者。勸皆政之善者。而其大本不外乎君德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

講於有德者也下堂下之樂管以竹為之長九寸  
旁十二管以和笙八音而為之主者也蓋如鼓  
而小者稱持而播之則旁耳自擊鼓木腔既以事  
祝如添福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  
底禮之令左右學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一二十七  
錘則以甄操之鏡長一尺以竹為之始作學祝以  
合之及其將終則操鼓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  
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鑄大鐘也  
與至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即鑄也  
範銅為之以間者與歌詠相送奏也踏踏舞踏之  
免樂聲之和雅為歌詠亦相率而舞蓋習之久  
而馴也節舞者所執羽箭之屬節舞樂名詠之為  
言詠也言詠者之治也成者樂之一終九成以獻  
六府三事春秋傳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雖曰鳳  
鳴曰皇靈鳥也黃帝之世伶倫聽雅鳴六以造律  
雖不世出而來備如唐人吹竹作燕熙聲而能照  
皆至乃聲氣相感如此莫親齊高言及六府三事

古書世學 卷二 六十三  
大禹謨

因述詔樂之盛以為敷奏之對也虞度周勿也法  
度法則制度也逸聞暇注縱肆也樂即詔樂治平  
之世雖無憂虞之事而法度易於廢弛故成使勿  
大時雖聞暇勿從事於游觀詔樂雖盛勿持之而  
縱肆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式去邪不能果斷謂  
之鼓誥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  
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唯送也九  
州之外世一見曰玉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  
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  
中土之民服從可知益親舜禹之歸美而莫復稱  
詔樂之盛故驚懼歎息而進成深切如此高曰都  
者美益進戒之善也慎乃在位中益之意也愚順  
迪由也言益之進戒皆順於理由之則言反是則  
凶如形必有影響必嚮聞實有而甚速者也帝曰  
命者深然為益之言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  
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  
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  
止者安之云者順達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

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  
者惟樂則政者其事之發惟樂所以省其事之安  
至於左者則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紛之職內  
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惟無作則天下無  
不重命而用休美乎此又為國帝之然而重效其  
忘也夫樂之言非獻諛也非矜已也為益遠乃致  
得浩歎而切戒不違帝舜治益深然之統統樂業惟  
難惟慎所以聖益聖治益治豈非萬世君臣所當  
取法者乎自臣哉斯哉至中用命休益一時之言  
一史之筆故其倍和相承語味相貫明白易  
見而舊說多不然者未訂錯簡而強解之耳  
仲達孔氏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  
否以報君也五聲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  
與五聲相持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  
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  
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

古書世學 卷二 六十四  
大禹謨

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平治而修理也若其  
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急慢而急情也是用樂之聲  
音察天下治理及急急者知其治理則保以修  
之知其急急則改以終之此治理急急人君所願  
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情若樂音合度則言  
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  
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  
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  
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  
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  
之所願聞也政之理急言之善惡皆上所願聞  
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  
為我聽審之也禮射皆侯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  
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資以賢詢  
衆俾善之善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捷不足者使記  
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事刑殺之失古之射侯之  
士無以言之恭則司衷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  
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

古書世學 卷一 六十五

廉侯皆設其鶴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能七射方一丈四尺豹廣五十弓方一丈八尺又引鶴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鶴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鶴方六尺丈四之侯鶴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盡以未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鶴司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能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實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奠射祭卿射記云天子能侯白質諸侯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曰益言八者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九率蔡氏曰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

大禹謨

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義微絕其蔽或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夫其理而蒙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感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爾陽林氏曰衣之六章謂之繪者衣在上象陽也陽氣輕浮而上者為天故繪之也裳之六章謂之繡者裳在下象陰也陰氣沈重而下者為地故刺繡之也夫作繪繡必以青黃赤白黑之五采施之於繪帛以馬五色如山龍則以青黃之采繪之於粉米則以赤白之采繡之類然服不徒取其文以為觀美而已所以尊嚴等威辨貴賤也此則人君之所欲觀但不能以獨明必資大臣以明之謂之明者非徒以文彩著於儀采之間而已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諸侯伯

古書世學 卷一 六十六

子男與大夫卿大夫士各有其數各殊其等一素不可備差一制不容紊亂如天子十二章而公侯不得有焉如公服九章而侯伯不可同焉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作服所以必資於大臣也亦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八音得以依據如黃鐘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宮為羽之類是有律而後有聲也如琴之某絃為某聲笙之某竅為某聲之類苟無五聲則八音何以依宮按調而成節奏哉若龍之所與納言以防讒說蓋兼君民而言皆欲審乎理而後言之允與不允可知此曰工以納言雖察不說說益獨主臣民而言欲其合於五聲而後改與不改可見是納言雖皆為防讒說而設而察其言則有不同楊文懿公曰水火金木土較惟修祭傳以五行生克為說而鄭氏謂五行當指物而言不當指氣孔疏云府者積財之所六物者民之所資立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便文耳意亦謂六物皆民所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意而集傳乃謂五行相克而生較以取重較之義且四序順布百較周成豈必五行相克而後生較哉此說良是五清劉子曰舊說謂股肱耳目以下專責為一人非也為特以百官之長先象對耳如今百官考績皆上吏部吏部總上於朝廷耳身居王朝豈能下親庶民家喻戶曉而躬為教養之事邪又豈能分身處處適處四方而宣力邪扶宗之職大者五禮徵則五服典樂之司先之胃子次及聲律士師之刑莫重乎典至輕者朴乃舍其大而詳其細果皆一人之所能邪如責吏部不務考核百官使之得人而各盡其職乃欲使官而盡飲六部諸司所掌瑣碎之事行於一身又豈朝廷之體邪然則帝舜何以云然曰當時九官之長莫非聖賢所職之大無不盡善帝特加慎於節目之詳使九官岳牧各率其屬寅亮天工綱舉目張纖悉了無遺憾益大德教化小德所被此王道之所以大也亦豈君行臣職而事事為之哉子建女術亦責羣臣效其忠乃謂四門明四目達四顧好問而好察通言之實非

大禹謨



事責一人可辨者也梓溪舒氏曰蔡西山謂黃鐘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實八百一十分此候氣之管也候氣管孔大則氣散漫而應節不准故必止於九分若吹以作樂必空圍一寸五分而後可以協合四尺工上一句凡之音若孔大小則無聲矣西山益知其一而未知其二故晦翁云季通吹律未諧良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祖征禹乃會

牽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濟上咸聽朕命蠢茲有苗蠢初九切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

辭伐爾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今作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号平聲于父母負臯引慝祗載見暨賤夔夔齋

標暨賤亦允若至誠感神誠音矧茲有苗列蘇尹切禹

拜昌言曰兪班師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翔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誓有會誓始此記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兒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兒昏闇迷或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欺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必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辜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三旬三十日也贊也至也是時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

古書世學 卷一 大禹謨 六十七

古書世學 卷一 大禹謨 六十八

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廬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日非一日也仁覆閣下謂之吳天負辜猶侍事引慝猶引咎言舜唯歸咎於己以爲當受其辜不敢有怨於父母也祗敬戰事也稷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替賤也齊莊敬懷戰慄憂莊戰戰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替賤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反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誕大也文德天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降也蓋苗首藎黎於堯七十八載窺于三危國人立其子至舜三十三載滅丹朱之國而殺之明年禹受命征苗至是苗民縛藎黎之子以獻舜誅其君復康其民之從惡者於南荒雷其

順者以封象而更其國号曰龍城柳氏曰舜庫即帝典之分北三苗也即位窳苗君封象于真苗人數侵伐之象以告舜禹曰苗頑弗即恭帝其念哉故命禹征班師而苗格明年禹遂攝位廬山楊氏曰古之時文武一道故于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教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征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征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及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爲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爲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古之言可以謂之阻壞幾事而禹之事焉運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九峯蔡氏曰

舜之文德非自為班師而始教苗之來格非以舞  
干羽而後臣史臣以為班師而歸地其威武專尚  
德教于羈之舞靡容不迫有苗之至遠當其時故  
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教于載之下  
猶可以是以想其一時氣象也鶴洲楊氏曰古者  
大刑甲兵陳之原野次刑斧鉞刀鋸小刑鑽鑿鞭  
扑施於市朝故舜命皋陶以鑿夷備更念苗頑  
弗恭而帝言方施象刑可見當時兵刑尚未分也  
禹受綏師之命而皋陶為汝諧之佐其征苗也皋  
諧不行而益也定偕則運籌帷幄必任之其為  
岸禹謀必以窮兵亟戰為成故益以贊禹禹以班  
師而帝舜亦無所咎其必有成算矣李泰和羅長  
源金吉甫皆謂益為皋子也但前編於舜三十  
三載即書受命于神宗三十五載然後書征苗與  
經連序乃信郡氏經世 帝曰來禹浚水傲予作  
紀年之妄而誤從之耳

古書 卷一 大禹謨

六十九

成允成功惟女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惟女賢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

下莫與女爭功子楸乃德楸或作楸嘉乃丕績天之

曆數在女躬女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出初尚切朕言不再禹曰枚

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官占惟先殺志見命于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圍解帝曰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  
于帝祗台德先台寅不距朕行美敬 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祀舜禹禪授

之文也率水項淵無涯之水允信也禹奏言而能  
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  
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於私養  
此又禹之賢也由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  
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楸盛大之意楸乃德者禹  
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大功而  
我以為嘉美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  
故以終陟言之人心凡人之心危者不定之意孔  
子云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危之謂  
也道心義理之機率性而動乃人心之本然也微  
者少也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也

古書 卷一 大禹謨

七十

精則察於情之初發使喜怒哀樂必中其節應事  
接物之應曲當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一則存於  
情之未發成慎恐懼本體然所以立天下之大  
本也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容於衆言之無  
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  
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  
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既立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明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可愛者豈非君乎又是則畏之而已  
君以民府亦以民亡可畏者豈非民乎又是則忽  
之而已衆非君則何所畏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  
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言可欲凡可願  
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  
願欲者苟有一家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  
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  
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  
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  
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違豫而謹之於蒙養之間

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益已。爾其復也，有它說，益欲為受命而不復。辭也。故曰：聖人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為不容復辭。但請虛上，有功之臣，而從其言，莫自以實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蔽斷見同元大也。周禮天子之龜九尺，筮用竹五十莖，據以四十九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唐虞之法，占貞悔之象而已。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休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文命即文教，祇敬承者，繼述之意。帝謂堯距遠也。言禹當堯時，已成治水之功。我當繼堯加錫之志，述堯禪位之事。禹但當敬修其德，以為天下先，不違我命。則我上應天之曆，數下慰四海之心。前不負於所傳，後不失於所授。而有以全我之德行矣。神宗堯廟，若帝之初，則攝位進行之事，皆為禹為之。或疑禹亦薦益，何以遠。

古書世學 卷一 大禹謨 七十一

出南巡而崩于會稽。曰：禹本讓稷禹皋陶而伏生言禹宅百揆，舜命禹為司空。舜十年辛酉，舜命啓嗣司空，啓賢能，敬承繼禹之德。二十四年，稷卒，三十二年，禹卒，故紉師之命，堅讓皋陶。皋陶卒於禹之崩。益立，啓而就封于梁。梁在箕山之陰。啓見用於舜賢聞天下，已追三紀。禹雖無建儲之命，益承舜之知，啓立，啓以慰天下之望。孟子言禹益者，特推聖人，不私其子之心。誤以為禹為益者，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乃至論也。今禹既實在會稽，則益木嘗攝位前編考之最精。舜陵實在前澤，則九疑為商均。其地路史之辨，甚核。士生數千載後，不能博學詳說，欲偏主一書，以斷聖賢之事，其亦固哉。高變之類，歟。

孔氏曰：禹九年於外，手胼足胝，娶于塗山。四日而後，服卑宮室，儉于家也。道生書問夷使周良曰：五帝皆官天下，而孟子何以獨言唐虞禪良曰：伏羲遠

皇之子神農伊侯黃帝熊庚少昊雲陽虞顛項高陽虞書中禪九唐虞皆基位弘道而天下歸之。舜禹大禹，禹之子不階，入土而受禪，此唐虞所以獨稱也。又問舜以匹夫受禪，事出則見而止於再命，禹則辭讓甚苦何也。良曰：吾先王徐布傳古文尚書，帝告一篇，正述堯舜禪事，考言及辭讓之事。與大禹謨文體相似。孔安國序於尚書，非也。又問二謨止有禹益夔之言何也。良曰：吾國古文有九共九篇，首四岳次稷三禹四伯夷五夔六禹七龍八冀幽。舜啓堯究之，故九徐揚雍豫荆梁之技。又問帝告施章乃服，明上下何謂也。曰：舜慎微五典之事，又問九共予辨，上下何謂也。曰：舜慎微五見於何篇。曰：此禹數奏之言也。又問夔言兩見二謨，何以九共復有其篇。曰：此述堯章五樂之略，而獨詳於韶樂章之詞，聲容之度，皆在禹第。吾國今嚴不敢傳中國耳。

古書世學 卷一 皋陶謨 七十二

皋陶謨

而翁止呵曰，象而止命。是哉，是哉，了呵曰，殷乙，節哉。方益，德哉，百正，此哉，節。絜步，絜步，節。會曰，會哉，率止。德哉，卷了，會。節哉，讓。了哉，節哉，了商，節呵曰，方。了明，我殷乙，目我，慶。董。蕭。共，又呵曰，方益，我，姓。我，殷。







所以廉也斯言得之矣然帝之歌本為教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陳氏雜言曰皋陶贊歌益欲帝加戒慎者察之功於振勵充廣之中謂帝舜當率羣臣以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猶必履首乃成欽哉不可恃其有成也蓋當帝以股肱喜哉責其臣則恐其不知率作典事之道以元首起焉處其心則恐其不知慎乃成之道此皋陶將述其贊歌之意而先拜稽以致其禮禮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一語以勉其君此其忠愛之誠款切之至不自知其容免辭氣之異乎帝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皋陶之贊歌為教天命一語而發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五清劉子曰唐開元教舞馬皆能銜杯上壽綠山奏樂於疑碧也馬皆自舞又如武王之樂再成而滅商象歸馬故牛之事立成而分陝象周公驅位獸之事皆取其獸而馴習之鄭玄學故博且去古

皋陶謨

七十九

不遠必有據也若曰非由馴習乃祥瑞之皋陶曰倘然則常理所無孔子何為錄於書哉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勸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文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勅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今去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行美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治去聲今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言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威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敢逸欲有邦教與敬同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平聲無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今本五庸哉今本五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詩有臯五刑今本此四句錯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

皋陶謨

八十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底之同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朕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日今作皋陶言為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術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亦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為而家齊矣庶民勸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固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言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亮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无亦難能之哲智之

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賢巧好令善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苜者不足慮與天好言善色大蔽姦惡如共工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亦猶也亦行有九德者猶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兄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猶言其人之有德也哉行衆事也猶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果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治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六也後治也亮亦明也有家

古書 皋陶謨

八十一

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後明亮米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崇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翁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誰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無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有邦通天子諸侯而言必謙敬而無教勤勤而無逸清儉而無欲斯有邦之道也兢兢成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益禍患之幾藏於細

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深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慎發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吏官攝發厥職天工天之二也人君代天理物廣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次隆殺之品秩也較正特厚膏常也東降東之束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至一章五刑自典刑至贖刑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計有辜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寅畏恭誠謙盛大也言君臣同於寅畏恭誠而誠一無間則民奔物則慶賞刑威之六政事各得其正而成盛大之功矣明者顯其善威者畏其惡天之顯明非

古書 皋陶謨

八十二

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爾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在者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惠順業成也禹然皋陶之言以為行之可以有功舉陶會言言亦順於理似可行也禹乃拜受而深然之皋陶又謙言我不知果可成功與否惟思日贊助於帝冀 龜山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成治功而已耳 政言教我自我齊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共立言之義也五刑劉子曰巧言即靜言庸違令色即象恭罔天孔氏壬共工名郭璞學其得必有所據際傳釋孔為大包姦惡之人與驩兜三苗不倫益未見堯說而以意解之平今不無欲遠欲有邦鴻都三體石經皆作秋王嘉泰疏作傲劉元城何子元以傲義為優亦字畫相近傳寫之譌若如蔡傳釋教率強矣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以綱



言每網之中各有五日君仁而剛明臣恭而正直  
則有義父慈而教子孝而威則有親夫和而禮禮  
婦柔而守貞則有辨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則有序  
朋友直諫多聞忠告而善道之則有信此五情為  
五典之目也吉禮天子祭天地七廟不王不禘諸  
侯祭山川社稷五廟大夫祭三廟五祀官師一廟  
而卒哭七月而葬無廟凶禮天子崩七日而殯百  
日而葬同盟至七月而卒哭大夫卒三日而殯三  
月而葬同祭至五月而卒哭士再日而殯兩月而  
葬朋友至三月而卒哭人死彌日而殯彌月而  
葬同井至既虞反而卒哭軍禮天子六軍方伯將  
大國三軍卿將次國二軍大夫將小國一軍士將  
賔禮諸侯五年一朝于天子天子享之七介七牢  
天子使大夫報諸侯六年一聘諸侯食大夫五介  
五牢其相見也公贊以桓圭侯以信圭伯以躬圭  
子以穀璧男以蒲璧諸侯世子以纁公之孤以玄  
附庸以黃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嘉禮天子冠

古書 卷一 八十三

三加冕十二旒來十二章諸侯鷩冕九旒卿毳冕  
七旒大夫緇冕五旒士玄冕三旒天子迎后十兩  
諸侯之夫人百兩卿之內子十兩大夫五兩士妻  
一兩其貴賤之等差皆天理自然之序必由天子  
常用之此五庸為五禮之目也公侯九章以龍為  
首伯七章華蟲為首子男五章宗彝為首大夫以  
黼黻士亞而已皆天子所以命有德此五章為五  
服之目也肉刑之重者大辟其次宮又次劓又次  
剕輕則墨鼻皆應死而察其情之可矜可疑者遞  
減如此宥死為流流之速者止九百里次八百里  
次七百里次六百里次五百里贖刑重者止於百  
錢次八十錢次六十錢次四十錢次二十錢官刑  
重者鞭百次鞭九十又次八十又次七十又次六  
十教刑重者止五十其次四十又次三十又次  
二十又次十此五用為五刑之目也三季之後  
暴君代作動加肉刑而流贖漸廢秦又加支解車  
裂腰斬梟首剝皮抽腸摧筋鬻骨烹炙夷滅之慘  
漢文因縱禁上書而詔除肉刑然徒除秦法之慘

皋陶謨

而不能復辨皋之政如強盜得財非殺人者古法  
刑而已今則不分首從皆斬強盜非亂倫者古法  
官而已今則不分親疏皆絞崔寔云徒有輕刑之  
名而無其實此之謂也況自漢高以來無能推明  
五刑之目漫訓此經曰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  
而已遂使聖人仁民之政泯沒千載嗚呼惜哉  
曰來禹女亦昌言女音汝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  
思日孜孜音臯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都念切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度鮮食子決九川距四海濠畎會畎古切距川  
暨稷播奏度根食鮮食今本根遷有無化居蒸  
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女昌言禹曰吁母

古書 卷一 八十四

若丹朱教與微同惟慢遊是好去聲皋陶是作皋今作  
罔晝夜頌頌郭格切罔水行舟勿淫于家用殄厥世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音  
予弟子惟荒度土功度徒切搨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賞切各迪有功苗  
頑弗即上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  
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政政者勉力不  
陶既陳知女女音汝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  
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  
以務事功而已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  
禹言性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

皋陶謨

虞書 皋陶謨

因政攻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禹曰吁者本欲進舟未之戒因問於皋陶之言故歎息而終其說也堯處子未於舟則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皋者性之褻急虐者心之殘忍願不休息之狀問水行舟如乘蓋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丹朱既就封內虐其民外侵伐鄰國為有林氏所滅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疆成也五十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

虞書 皋陶謨

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救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廢放外而蕃夷皆歸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肖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雖行我之德教者是女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女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臯臯可以畏服乎人也  
[考] 程子曰夫聖莫聖至曰無若丹朱做好慢遊作暴虐且舜之不為慢遊教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益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東萊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下可忘也所思日政攻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可以謂之昌言哉九峯蔡氏曰或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

此意言之音槌為范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輶為不同尸于云行塗以楮行險以擗行山乘標行沙乘輶標與擗同力追切音標險所乘者擗與拘同即擗也當讀如齊也空音標險所乘者擗與拘同即擗也當讀如齊置泥上通行擗以繞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槌形如箕擗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矢槌執標槌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空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子合前說再考諸家為之云行塗以楮行險以擗行山乘標行沙乘輶塗泥也楮即輶也輶也擗也狀如長狀穿程前後着兩金而關軸馬其狀卑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輶即槌也如晉人登山履今人之脚蓋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纜下用缺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擗即標與用禮輶車圓制如今之登山輶以人拽繩為牽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輶車

古書 卷一 八十七

虞書 皋陶謨

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舟車與徒步之別細名之曰四載云思齊陳氏曰石經根食鮮食一齊先生釋之最精茲氏艱食之說牽滯不足憑也今本無若舟未做又云做產是作二做字重復不成文理石經無作毋做產作皋產最是松溪程氏曰高自述水土之平莫自述詔樂之盛蓋因考績而敷奏如後世仕者書考造罔意亦當時定制必道其實而不敢隱也然聖人豈肯矜其功邪 帝曰格女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有音又 耄期勸于勤 報切 女惟不忘細朕師禹曰朕德用克民不依臬陶邁種德德乃降勅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毋惟女諧禹曰俞哉帝充

天之下充今作至于海隅蒼生萬邦勦獻共惟帝充非臣共躬惟帝是舉數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貢切疇敢不讓疇今敢不敬應去聲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曰臬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去聲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楙哉楙今作臬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臬疑惟輕功疑惟重去聲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好去聲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古書 卷一 八十八

虞書 皋陶謨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九曰老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綱罕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女當勉力不怠而綱罕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緇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攝亦若是而已遠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臬陶勇性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臬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臬陶舍之而求亦惟在於臬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臬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臬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臬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是時稷禹皆先卒惟臬陶存故禹力讓之也帝曰母者不允其辭女諧與命益辭同必欲禹之緇師而固禹固讓使常詢治道於臬陶也禹曰俞哉者因帝重違其讓而以臬陶佐之故勉從受命而心實不欺當也充滿也

獨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  
勳猷者勳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教納者下陳  
而上納也明度者明其衆度也言普天之下皆帝  
之土率海之濱莫不有民之賢者皆帝之臣也帝  
苟能明明揚仄陋以時舉之教納以言而觀其蘊  
明度以功而考其成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  
誰敢不讓於善哉不精自一心以敬應於上之求  
乎今帝不此之務乃獨舉我一人而我才德固克  
治無實效將見遠近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帝  
見高辭良若遂呼臬陶而美其功焉于犯正政躬  
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  
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度  
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  
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  
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  
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  
凡此皆文之功也恩勉也勉之佐禹以納師之道  
也懲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

虞書 皋陶謨 八十九

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于孫然嗣親而世疎  
也延遠及也父行事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  
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無心偶犯情所必有  
然所犯事大如臣子謀殺君父亦無不誅故者有  
心為惡法所必刑然所犯事小如戲取人瓜果亦  
不深究辜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  
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  
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舉經常也謂法可  
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夫  
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  
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  
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  
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  
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  
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  
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  
漸強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  
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美

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  
而自謂已功也帝又申言以歎美之曰民不犯法  
而上不用刑者我之所欲也汝能知我所欲以治  
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從之乃汝之美也帝  
言此者所以堅臬陶佐禹之心而慰禹屢諫之誠  
也史臣叙此於臬陶之末其文體與禹諫之末相  
似蓋臬陶之德之學舜禹深知而功烈未顯於天  
下禹則治水之功四海之內八荒之表無不披其  
澤而仰其德者故舜終於禪禹而禹之心不但已  
也秋禹且征而有苗格明年己未之歲禹受精  
一執中之傳而攝位又十四年舜崩又明年丁未  
之歲禹即位遂薦臬陶於天國將禪禹一年而臬  
陶卒乃用益為相非使攝也百有一歲而不見南  
巡使啓益監國是其公天下之心實與堯舜一揆  
孟子皆歸之天與可謂灼見天

虞書 皋陶謨 九十

強受之也舊說惟汝可以諸此元后之位遂與堯  
益之訓不同殊不知禹實心讓臬陶即位而遂  
薦之於天使禹先崩則臬必為天子矣夫于稱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其斯之謂歟虞史帝典之後即  
繼之以二謨以四聖人之德同爾不幸皋先卒而  
禹不獲遂其讓德乃益于之所謂天也又謂俞哉  
為不然舜成之之言尤非禹之告舜明白堂之以  
感何為反以非於帝乎聖人之政仁義並施豈若  
蕭衍之姑息乎不知錯簡之誤接而牽連妄解之  
耳王會之索伯長熊與可以為因文諧之命勉強  
受之而心終不敢當也則與萬邦勳獻惟帝是舉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語脈相續勝穎遠矣矣  
泉何氏曰舊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有刑  
責其特赦者雖小亦刑林少穎呂伯恭明其不然  
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  
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枯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  
也亦將刑乎守舍不充憲之小竅以窺外此故也



文御云吾國夏書禹貢之後有  
命啓立益就梁公之封而命之  
實后相即位於夷吹夷采命而  
戈征伯靡之命虞思之命相土  
公劉為幽公也皆不致傳於中國  
禮於高實錯簡  
訂正二三禮錄廟先清教公正音  
之列其甘誓五  
子之歌德征則  
仍石經之舊云  
八年崩謚曰大帝子啓立后啓九  
年崩子大康立  
大康為羿所逐居陽夏二十九年  
崩弟仲康立仲  
康子三年崩子相立后相二十  
八年寒浞弑之相  
子少康中興六十二年崩子李  
擇立后擇十七年

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宥  
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持故則  
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  
之義刑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  
精識雖然以春觀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為  
得也夫過與故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與故之  
大及小者不可並議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恕者法  
勿論也聖人制法豈以至仁極義責備於小民哉  
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踐死小兒此過之大者  
也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  
之得從末減是有過無大舉不失之入而大也故  
燒官庫故殺小兒此故之大者也與火延官庫馬  
蹄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刑之必從重論是刑故無  
小舉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小者故之小者於此  
可以例推要之過之為舉不失之火故之為舉不  
失之火也若夫守米實而食小米守舍而窺小窺  
此法勿論事也而何故之問乎比而為故之問是  
聖人以仁義之道而責備於一世之小民雖秦商

執法不若是苛也嗚呼聖人制法過必加有舉不  
失之大所以恕無心之失此為聖人之仁故必  
以刑舉不失之小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此為聖人  
之義而林呂以過之大者與故之至小而不必論  
者比而為之明有過無大為大者不宥小者則  
宥刑故無小為大者則刑小者不刑則是過與故  
所犯情不同而舉一也聖人何以服天下哉書亦  
何用此二言焉哉春因讀律而有感焉是故不可  
辯不

此子提立后提二十六年崩子芒立后芒十八年  
崩子泄立后泄十六年崩子不降立后不降五十  
九年崩第崩立后崩二十一年崩子廩立后廩二  
十一年崩不降之子胤甲立胤甲三十一年崩子  
臯立后臯十一年崩子發立后發十九年崩子履  
癸立胤甲以來夏道衰諸侯不朝履癸無道  
天下子之曰桀商湯  
次之夏亡歷四百八十二年  
國為氏有泊氏弗氏邾氏鄒氏冥氏郟氏褒氏沈  
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彤氏弋氏綸氏有南  
以二臣擊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  
樂君事夏至幽王變壞後遂亡周而褒亦亡矣彤  
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叔敬叔任于齊米於  
鮑為鮑氏包氏成王討夏公又為夏氏夏后氏差  
氏禹氏桀字其子淳維其妻姜道於北野隨畜  
轉徙号壹育速周日盛曰檢仇秦有句奴單于頭  
受者後入于月頌蔚為疆暴破東胡走月支南并  
樓煩白旱河南樊趙始長城却胡李牧破滅樓



續山圖星于其山用口星  
于穴川蓋山止厚星于參  
山得之壽星于孝豎澤續  
山三星于故利余歲人于  
蘇麻續炎三星于二乙人  
于孝續續總后星于總  
中半星于參司東星于臣  
梓又東星于豎續東總魚  
烟星于穴狂不繼終三星  
古書 二 四

于穴續又水秋星之潤日  
蘇敵潤人于穴山圖續性  
東蘇蘇濟又東蘇水水續上  
三繼二繼星于穴水率人  
于星東匯奎蘇蓋五嶽東蘇  
不星人于穴地山續星東  
水蘇食又東星于繼繼九  
星星于東峯東姓不星于  
匯東蘇中星人于穴續性

三東蘇蘇性人于潤蓋蘇  
崇東星于由山不又東星  
于潤又東不危于續又不  
東人于穴續性香景柏東  
危于柳杉東人于穴續性  
杏繁風局山東危于道又  
東危于性又東繼續續人  
于潤續魚香厥臣東不危  
于潤續又東危于魚又東  
古書 二 五

不人于潤水車山續會口  
司又木不己棟魚股交續星于  
山月齒二業五險星于魚續  
不復續所小蘇姓也蘇上  
星月續蘇蘇蘇三續蘇田  
又中三蘇高蘇蘇星山山後  
總后入于潤性潤星性山  
九潤性續回自比續星性山  
山日及及上續三性隔山空

上餅上... 餅... 餅... 餅... 餅...  
 了月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古書 一 六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古書 二 七





百甲入流以二百甲入變一百  
甲入流以二百甲入變一百  
甲入流以二百甲入變一百  
甲入流以二百甲入變一百  
甲入流以二百甲入變一百

高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導岍及嵇岍

年切替音 奇今作岐 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大音秦 底柱枏城 止切 至于王屋大行恒山 行音

至于碣石 碣其 入于海西頃朱圍鳥鼠 傾溪盛切 今作傾圍

音 至于大華 下同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音 嶂

古書 二 十

冢嶂蒲和切 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大提害切 荆必列切

下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

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粟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

水泮音 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海播冢導濊以亮 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浪

即過三澁 時至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匯切 會切

為彭蠡音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徒何又東至于澧 禮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

于匯 滎音 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沅電 準切 東流為

沛 并里切 入于河溢為滎 滎音 東出于陶丘北東

至于滄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澧 敦客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漆音 七沮 入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 澗音 池然 又東會于

伊又東北入于河 今本導岍及岐至入于河三百

以冀州至西戎即叙六百八十二字錯在導岍及

岐之上以接奠高山大川之文其于本則高山大

川之下緊接導岍及岐乃為平水之次序

既平而後可以制四賦乃理執之當然也故雍州

會于渭汭之後即緊接九州攸同之句語明實

文執完整如百川奔流歸宿于海可見商周以前

真本 數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 奠定也

如此 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 若家之濟河

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夏水西河前之術術徐

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吳水是也方洪水

橫流不辨區域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執相其便

宜新木通運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

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為治水之要故伯益作

古書

二

十二

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其形如柱於城  
 赤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亦陽城南  
 境之山其狀如屋廣三十里跨豫州之境今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西大行亦澤州城南三十里崑崙  
 之正脈天下之脊也故山東山西之分域因是而  
 名焉恒山見帝典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  
 東北四十里宋平州之南疆城河口之地皆北條  
 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今陝西臨洮府城南八十  
 里朱圉亦陝西鞏昌府伏羗縣西南二百里今白  
 巖山鳥曰鶴鼠曰鼯同穴於山亦臨洮府渭原縣  
 二十里也太平即西岳熊耳今陝西西安府高陵  
 西五十里以形名外方今河南南陽府登封縣北  
 十里嵩高山桐柏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百八  
 十里陪尾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東北四十里橫  
 尾山皆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嶧冢梁州山今陝  
 西漢中府沔縣西百二十里漾水出焉荆山今湖  
 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內方亦湖廣漢陽  
 府漢川縣南六十里荆州府荊門州南百八十里

漢江之上立章山大別亦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  
 右翼際山皆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今四川  
 成都府茂州汶川縣西徽外羗地鴻蒙山江水出  
 焉街山即南岳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城北自岷山  
 至此下流四十里分爲九派一爲江二爲岷三爲  
 至北江四爲嘉五爲岷六爲源七爲康八爲提江九  
 爲江合彭蠡湖水東流入海舊說以爲即洞庭非  
 之數淺源亦九江府德安縣南博陽山皆南條江  
 漢南境之山也弱水散緩無力不能負芥合黎山  
 名流沙隨風流行皆雍州之外陝西羗之池山  
 水皆原於西北故高導山則先岷岷導水則先弱  
 水也弱水今雲南界外經交趾安南而入南海河  
 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濘若不  
 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上下視燦若列星故名  
 星宿海也奔奏五七里匯二巨澤各阿刺腦兒  
 迤邐東爲成川名亦實河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  
 又水南來名忽爾又水東西來名也里不合流入

古書

二

十三

赤實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東流岐裂八九服  
 至梁甘恩東北都名大聖山即崑崙也自崑崙南  
 行漸遠有水西南來名納哈喇諺言細黃河也  
 又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  
 西至崑崙北流沙東又北流至貴德州地名必赤  
 里乃至積石州積石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西南五  
 里龍門今西安府韓城縣東二十五里孟津今河  
 南府城北七十里洛水入之今河南府  
 鞏昌府東洛水入之今直隸大名府海縣東二  
 之故曰東洛洛水入之今直隸大名府海縣東二  
 里黎陽山又名胃壘山絲水出冀州之域今山西  
 路安府靈石山下流經七留縣北又東流入潞州  
 境合潞漳水大陵邢趙深三州之地九河一徒駭  
 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箭七潔八釣盤  
 九高津蔡傳合簡潔爲一而曰其一則河之經  
 非也逆迎也勃海之地充冀最下處九河傾會於  
 此言迎會九水之河由此而瀉於海也漢自漢中  
 府城南三里發源塔冢初出爲漢南合河東流爲

漢又東至胡廣漢陽府城北五里會于大江滄浪  
 之水亦湖廣漢陽府均州北四十里三澗句滄浪  
 漢雍涇皆今承天府之地北江白北陵入海大別  
 漢陽府東北漢江之右魯山又名翼際山彭蠡即  
 鄱陽湖今江西贛州府鄱陽縣西四十里垠山今  
 四川嘉定州境外長江發源於此經平羗縣界流  
 繞焉七山下沱江之別流於楚蜀者漢水出今湖  
 廣常德府武陵縣西至長沙西北入江東陵今岳  
 州府巴陵縣之中江白蕪湖入海流之源出王屋  
 山東過孟縣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波之  
 水又東出於陶丘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又東至  
 荷澤亦兗州府曹州界汶水之源發於山東泰安  
 州西南流至兗州府經寧陽平陰汶上縣界又西  
 北至濟南府界入海淮水出唐州桐柏東會泗沂  
 相敬泗出陪尾沂出兗州之沂山沂入泗泗入淮  
 自淮浦入海渭水出鳳翔府渭源縣南谷山鳥鼠  
 同穴之西北流過寶雞縣南又東過扶風岐山縣

古書

入西安府界澧水出西安府扶風郿縣終南山東
至咸陽入渭河發源平涼府界沂山經郿州
西北經同官縣至耀州南合沮水沮水西北來自
廷安府宜君縣至耀州富平縣合漆河至同州朝
邑縣東南入渭洛水發源西安商縣南六十里伊
水亦出熊耳山澧水亦出河南瀉池縣白石山東流經
流於洛澗水亦出河南瀉池縣白石山東流經
新安洛陽入於洛登水性趨下皆有必由之故道
為特因其自然之勢去其壅塞循其脈絡而利導
之蓋子謂行其勢補桑氏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
所無事是也 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
一千九百里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
海又出海外南至橫石山下有石門河水以
南流又南入蔥嶺山又西運蜀寶國地又西運月
氏國南又西運安息南與規羅設掃水同注雷音
海又西運四大塔北又西運陀衛國北又東運皮
山國北其一流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

二 十四

東注蒲昌又西北流注于河南河又東運于關北
又東北運行彌國北又東運且末國北北河又東
北流分焉二水枝流出于北河自疎勒運流南河
之北又東運漢軍國南北河之東南運溫宿國又
南運姑墨國南河又東注于湖澤又東入塞過敦煌
南張掖郡南又自東河曲運西海郡南又東運
允川而東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運西海郡南又東運
此水從東南來流注之又東北流入西卑郡界左
合二川南流又東運黃川城河水又東運石城南
河故城北又東北運黃川城河水又東運石城南
左合北谷水又東北運黃川城河水又東運石城南
城北又合烏頭川水又東運黃川城河水又東運石
漢水注之又東運臨津城北又東運石城南又東運
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又東運野亭
南又東運鳳林北又東運石城南又東運野亭
大河又東運赤岸北又東運石城南又東運野亭
金城九吾縣北又東運石城南又東運野亭

古書

又東過天水北界又北過武威威固縣東又東
北過天水北界又北過武威威固縣東又東
河東水北流運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又東北運
參田城西又北與參田泉水合又東北運參田山
西又東北運子嬰城北又東北運參田山
東北運胸卷縣故城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富平縣故城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農城東又北運無慮城東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與枝津又東北運無慮城東又東北運參田山
山西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又北運朔方臨戎縣西又東北運參田山

二 十五

東運固陽縣故城南又東運塞泉城南而東注又
南過雲中樓煩縣南又東運塞泉城南而東注又
南過沙陵縣西屈西流白渠水注之南入樓煩縣
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於二
額水注之有南太羅水注之又東南左合一水又南
過西河固陽縣東又東運塞泉城南而東注又
入焉又南陽水注之又南離石縣西會注水注之
又南陵水注之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
西中南陵水注之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
土軍縣西又南合契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水又南過上那高奴縣東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羊求水入焉又南高奴縣東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谷傍又南高奴縣東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石合暢谷水
又南運梁山原東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水又運黃馬城北又東運旋門城北東運成阜大  
 任山下南對玉門又東合汜水又東運板城北又  
 東運五龍塢北又東過榮陽縣漢渠出焉又東  
 北運卷之尾亭北又東運八激堤北又東運卷縣  
 北又東北運亦岸同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  
 德縣東沁水從之東主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  
 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東運愛縣故城北則有  
 濟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運遮害亭  
 南又右運澤臺城又東北運子晉廟南又東北  
 運涼城縣又東北運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為長壽  
 津故瀆東北運成城北又東北運繁陽縣故城東北  
 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運昌樂縣故城東北運  
 運平邑郭西又東北運元城縣故城西北而沙  
 丘壘至子大陸北指于几河河之故瀆自沙丘壘  
 南分北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運發于縣北城  
 西又屈運其北大河故瀆又東運貞丘縣故城南  
 又東運甘陵縣故城南又東運平原縣故城南而  
 北說七氏三瀆北運經幕縣故城東北而流迤平

渠水又西徐水注之又南運于夏石室又南過汾  
 陰縣西又運郟陽城東又南運陶城西又南通蒲  
 坂縣西南運雷首山西又南涼水注之又南王華  
 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陸船司空與渭水會又  
 東北王澗水注之又東運閭鄉產河東與金碭河  
 水合又東過河北縣南又東運閭鄉產河東與金碭  
 北城南東運芮城又會繁澗又東運湖縣故城北  
 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又東過陝縣北又  
 西運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運大陽  
 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河之  
 右則峭水注之河水又東十峭之水注焉又東過  
 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與  
 款水合又與吟水合又東合肅肅之水又東運平  
 陰縣北西會溱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溱水從北來  
 注之河水又東運河陽縣故城南又運諸平亭北  
 又東運洛陽縣北又東運平陰縣故城北又東淇水  
 入焉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從縣西  
 北流注之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

平原界又有棧渠右出至安德縣運絕也次別河  
 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  
 萬馬河東北運安德縣故城城西又東北運臨濟城  
 南始又屈運其城東故瀆廣四十丈又東北運重  
 立縣故城西又東北運西平昌縣故城北又運般  
 縣故城北東運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運防信縣  
 故城南東北入海也大河故瀆自別河東運日陵  
 之信鄉縣故城南也氏故瀆又東運日陵縣故城  
 北運重縣北又東北運歸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  
 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東北運靈縣東入歸縣  
 而北合也氏瀆也氏瀆原鳴犢之稱也又東運鄆  
 縣城北東北合天河故瀆謂之口十三州志曰鳴  
 犢河東北至修入也氏考漢則不至也又東北有  
 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郭子河出焉河  
 水東運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運濮陽縣北為濮  
 陽津又東北運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  
 運城縣北又東北運范縣之秦亭河又東北運秦  
 象津左會浮水故瀆故瀆泉絕大河故瀆泉運五

原高縣故城西又北運修縣故城東北北運安陵  
 縣西北出焉也大河運館陶縣東東北出左瀆又  
 北運經城東緣城西又運南宮縣西故注絲瀆右  
 瀆又東北運廣宗縣故城南不東北運界城亭北  
 又東北運長樂郡我獲縣故城東北運廣川  
 縣與水故瀆舍又東北運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運  
 棘津亭南張甲故瀆又東北運信城城南又東運青陽  
 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東北運陵鄉南又東北運  
 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運東陽縣故城南也氏  
 別河又東北運清河郡南又東北運清河故城西  
 之氏別河北瀆東運驛縣故城南東邑大河故  
 瀆又東北運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運絕也  
 北瀆又東北運信縣今無水又東為成河東北流  
 河故瀆又運平原縣故城北東北運清河郡南又  
 至安德縣界東會南河也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

鹿之野浮水故漢又東南延國邑又東逕街國縣  
故城南古對觀浮水故漢又東逕街國縣  
出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渠水出焉  
水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渠水出焉  
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又  
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又東北  
往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亭北逕碭  
城西又與鄧里渠水合入河又東北逕碭  
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碭西入河又東北  
在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流入於河河水又  
北流四澗津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水又東北  
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  
平縣右典黃溝同注川澤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  
是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渠水隱履鎮  
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方之東注渠水又東北  
東生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  
逕澤陸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  
逕在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北

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界東郭城北又東北逕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十乘縣二城間又東北逕馬營坑又東北逕楊墟  
縣東高河出焉高河又東北逕平原縣東又東北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故城南又東北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城南沙溝水注之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而  
屈而東注高唐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高唐縣故  
又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地水世又謂之  
薄溝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又東北逕  
城臨側河河水又東北逕平原縣故城北又東北  
溢世謂之甘棗溝故漢又東北逕長提逕溫河  
北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又東北逕  
縣北又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  
北逕般縣樂陵初郡故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  
逕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  
從西北又東北逕黎城縣北又東北逕甲下城南東南

歷常流注濟新世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  
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斯  
當時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詳  
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平陰者故其詳  
也東過洛泗至於大伾則又自其東而故此者  
言之也北過洛泗至於大伾則又自其東而故此者  
言之也北過洛泗至於大伾則又自其東而故此者  
也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濟  
州汾水合河之上為出龍門口此其間地險  
甚河穿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鑿鑿痕迹漢說皆以  
為高實鑿之以過河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  
者不上一處也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  
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  
在此以其關地為河流潼擊故曰潼關底柱屬陝  
西峽石隸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為三  
河水邑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  
如石門故又曰三門貫通及淮南子水經皆言高  
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無陰潼關則已改為

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  
自改東以復底柱為可記也洛水至洛州畢縣  
東北入河其曰洛也納者洛既北入于河之南洛  
水入河之南亦名渭河正其義也張揖以成臯山  
為大伾薛瑄社佑以河內黎陽山為大伾兩山皆  
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為當  
者蓋黎陽山在大河東欲趨北之地為故記之正  
與河時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之若成  
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  
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泗既已絕近東北距  
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焉獨何為而特於此致致  
言邪臣故於瓊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願  
或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證誤  
元已自覺又遂致引此大河為證鄭道元既已仍  
襲其說尋又覺此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  
七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入矣審究者  
經之叙河曰北通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為河河沒

過之其理甚明也今也河乃因漢河決溢而  
 道設使漢河真是高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  
 記此河位置者而漢河本非為河而未為河所  
 起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復之誤邪此其誤之所  
 非其故而不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北與中流  
 自南而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較  
 徒皆不離此域關並亦言河決率當於平原東郡  
 左右其地形下開高治河時本空此也以為水懷  
 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吳處猶不能離此據斯  
 二者而言雖未能得九河實地而謂充在九州最  
 下河決率常不離乎此者古今事情之實也彼其  
 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為九雖高亦不能禁  
 遏也且使高而欲初為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  
 容受而泛冒旁地也慮其泛冒則於上流所經有  
 地可以分段水害者早為之所備有救也合上流  
 不為壅其去海甚近乃始為之施救道之術於無

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而南其  
 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  
 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  
 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西瀆  
 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九峯蔡  
 氏曰漢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分關山水經出  
 張掖雞山南亞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  
 樊輝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  
 曰西瑯河曰麗水曰瀾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  
 水者即古之麗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  
 州西邊皆以麗水為界是麗水自雍之西北而直  
 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脈皆大故皆自西北而  
 來積石西傾岷山兩脊以麗水而入于南海地志  
 山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麗水而入于南海也日  
 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其地也程氏曰  
 樊輝以麗水為麗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  
 稱西瑯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  
 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

地此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者俱會焉雖其兩旁  
 尚有涯岸其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惟  
 其未為海也故未可名之以海雖其猶為河也而  
 它河不能與之比大故本其實而命之曰逆河逆  
 河者言逆受九河之河也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播  
 且逆皆於海濱窪地恣為分合非可用它處義例  
 商度故曰水之變也非為而實為此也蓋天下事  
 固有近似而可相發揮者後世流陽之泉州雍州  
 去海不遠其地境之水聚注其地清渟且易濡沾  
 便序沱隨所遇窪下溢流旁出鍾為叢深其克咏  
 注受不度可辨說者謂為九十九澗又月之以為  
 派河尾也夫水之鍾為澗其多至九十有九豈  
 有致功而脫音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澗深之多  
 固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為何水何名而細以  
 派河目之則亦九河合一而無為逆河之美也派  
 河之派雖多尚有枝條可指故立派以為之自逆  
 河受九道而一之不獲更有派別則以逆受命之  
 其逆雖殊理則一也雙漢王氏曰九導川皆決而

即系榆之地武帝初關漢其地有雙水謂  
桐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轉及道元皆謂  
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異似榆葉積漬  
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若昌不遠  
若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以為相  
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大任孔氏曰山再成曰以  
張揖以為在成事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環以  
為修武武德無北山成阜山不再成今通利軍  
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任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岳  
致趙北之地故高記之若成阜之山既非從東折  
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砥柱之類既非從東折  
汕既已大進東距津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  
首為是津水地志在信前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津  
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從陸磽至漢又改向頓丘東  
南流與高河逆大相背矣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  
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  
莽河非也古津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  
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通

古書世學卷二

三

津水之文當以信都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  
兗州逆河急以海水逆朝而得者九河既滄于海  
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  
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執之自然高特順而  
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于地  
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也蕃自隴西  
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十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  
尾曰悶磨黎山其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  
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河涉下稱合流  
色赤蓋遠也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  
國西南二說恐辭大為是河自積石三百里而後  
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  
也龍門而下固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  
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  
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任又記其自

東而北則曰北通津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  
則曰大陸曰九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致自天而下  
洽納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致自天而下  
岸高於平地故決壘流移水陸變遷而津水下墜  
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任下得積石因其  
方向辨其故迹則尤可考也經言壻家導漢岷山  
導江者漢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  
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相拍導渭自鳥  
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首河源  
多從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  
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原也沈水  
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說均相入謂  
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為實  
立言之法也仁山金氏曰此以下導水蓋緝叙水  
之源委折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  
渾界窮石山至甘肅張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

古書世學卷二

三

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  
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爾水溢則波流沙也  
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為  
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  
整潤及底而後止惟皮船可渡其間一渡各受  
水簾盡一矢用藤為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  
社故用藤橋之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  
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之書所謂  
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  
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  
下而山南之地即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中王元  
章云山東孫氏子少為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  
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  
而西又循弱水西南矣又嘗問西域實人識流沙  
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蒲陽林氏曰  
經文曰導曰至曰逾曰過皆記聖人經履之地也  
曰入曰播曰同曰匯曰別曰溢曰會冀州既載壺  
皆記水之所經行與其歸宿之處也冀州既載壺



口治梁及岐治平既修太原大音至于岳陽軍懷

底績軍懷至于衡漳衡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此二句錯在厥上惟句壞仍兩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厥貢島夷皮服今脫厥二字夾石碣石入

于河夾石今誤作夾石其于本既平定賦稅

同路安汾遼沁澤及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

順德廣平永平隆慶萬全大名元城南樂魏縣滑

縣之地也既者已事之辭經始治之曰戴梁呂梁

大地禹既事冀州之壹口遂鑿呂梁之山使水下

起今濟寧諸閘以商人直隸徐州南轉入於海所

謂呂梁洪是也蓋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

呂梁故高首從事於此用力最多劉子觀呂梁數

十里勝水出馬東北流注於汾修因絳之功而修

之也太原今山西第一府領州六縣二二曰陽

曲縣曰太原縣曰榆次縣曰太谷縣曰祁縣曰徐

溝縣曰清源縣曰交城縣曰文水縣曰壽陽縣曰

孟縣曰靜樂縣曰河曲縣曰平定州樂平縣曰忻

州定襄縣曰代州五臺縣繁峙縣崞縣曰奇嵐州

嵐縣曰興縣曰保德州曰石州寧鄉縣岳霍山山南

曰陽汾水出於太原經於霍山之南東入於河而

高於此導之也單懷今懷慶府河內縣平地五津

之東太行之西珠水出其石渠水出其左方洪水

東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力為難高皆平治無復阻  
阻之患故曰砥柱衝漳水名一曰清漳出梁平縣  
之治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一曰  
濁漳出路安府城西南二十里長子縣西發陽山  
東北流至襄垣黎城與清漳合恒水出真定府西  
陽縣北岳之北平街水亦出真定靈壽縣東北

里入薄沱河從者水順其道也作即耕秋東林之  
依水患既去和趙深三州廣行之地皆可耕治也  
白者土之色壞者土之柔而無鬼者也賦以出財  
山林川澤之利取之商賈一曰山林宜狐貉之毛  
物二曰山澤宜魚龍之鱗物三曰丘陵宜窟窟之  
羽物四曰墳行宜龜鼈之介物五曰原隰宜虎豹  
之羸物及山林之宜柞栗之阜宜鳥帝都天下利  
市之所聚百貨之所集故其取於商賈者厥賦上  
上為第一等錯雜也聖人雖有初末之意亦不使  
商賈失利故計其所入而酌量徵取或第二等或  
第三等不必盈其上之數也田以出粟兵車繡  
倍之需取之農民者也冀州地高水急特少然山  
多土瘠故田為中曰既第五等則稅亦第五等  
如私家所入每取可得粟五十斛則納於公者五  
斛而已所謂十一天下之中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仁也舊說乃謂賦出於田豈有曰僅第五等而稅  
乃第一等雖禁紂之政不如是之言也孔子曰藉  
田以力而收其速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野外之取農民所耕砥其遠通視其饒確而定為  
九等十而征一所謂藉也里音市并之地高賈所  
集量其有無計其贏結而隨時依昂亦不而征一  
所謂錯也此言見於國語則曰自曰賦自賦不相  
因也明矣孔鄭陋儒不學雖國語亦未經日不聞  
聖人之訓而孟浪妄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行吏  
得以藉口重困農民而始生靈無窮之害豈特註  
本草誤殺一二人而已哉厥貢者冀州天子所自  
治民無所貢唯納島夷所獻而已鳥夷北荒山樵  
之夷德當之屬皮服狐貉羔裘之裘為夷皆於獵  
射食其肉而衣其皮遂以為貢矣石今順天府遵  
化縣西南二五里兩山相夾故名為夷貢道自  
北而西故陸行由夾碣二考補景運龜氏曰冀州  
石乃渡河而入於冀都也考補景運龜氏曰冀州  
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九峯蔡氏曰冀州帝都  
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奇處  
以殺河執故曰既黃然尚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  
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

雍竟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為言平決九川  
 距四海濠飲澮汭川即其用工之木末先決九川  
 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濠殺其執讀  
 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既殺其執讀  
 尚貢之言求高功之序當於此詳之周官大司徒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  
 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夫樹  
 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  
 宜有二一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  
 之法辨剛用牛走緩用羊墳壤用糜湯澤用鹿壘  
 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  
 之土蓋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之  
 沛河惟兗州沛非九河既道聲雷夏既澤灘沮  
 會同灘於容切桑土既發切是降丘宅土厥土  
 吳墳厥艸惟絲厥木惟楸今作條厥賦惟上中錯

古書卷二 十六

今作厥田惟中下今本此句錯作十有三載乃  
 賦貞非厥田惟中下在厥賦之上作十有三載乃  
 同音音又今音漆厥貢黍稷今音七厥匪織文今音浮于  
 沛澤許合達于河沛出今兗州府汶上兗州  
 縣大邑沛清豐縣內黃縣東明縣山東兗州府鄆  
 縣滕縣城武縣曹州曹縣定陶縣金鄉縣濟寧州  
 嘉祥縣鉅野縣鄆城縣東平州及東昌府二州十  
 二縣之地是也道順其流也河源本一而高於兗  
 州平原就其年宜之處疏為九河以順其趨下之  
 性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百里澤者水之  
 鍾方洪水極滿而入于澤澤不能受亦泛濫奔潰  
 故河既而後雷夏為澤也濼水出曹州陰溝東至  
 萊山入於泗其下流為江出濮州之陽會音水之  
 合同者合而一也蓋由曹濮而同一于泗耳桑土  
 宜桑之土既蕞者可以蠶桑也蠶性忌濕故水退  
 而後可蠶地高曰丘堯地多在平下水害亦甚民

皆依丘陵而居至是乃得下居平地也墳者土畝  
 高起餘茂長也兗州商賈之賦第三等閭取第  
 四等其田則水惠初退地廣人稀故其稅為第  
 六等如私家每畝得粟可四十斛公取四斛耕作  
 十三年之久然後徵其稅可在三等四等之間同  
 者謂與高賦同等之完地宜祭宜桑故以祭絲為  
 貢匪篚也以竹為之織文帶帛之有文者承之以  
 僅所以貢之也舟行水曰浮漂水今東昌府高唐  
 州西二里帶都冀州三面距河故九峯蔡氏  
 充之貢賦渡三水以達於冀也九峯蔡氏  
 沮即駐水新安程氏曰濟汴受河在秦漢成桑榮  
 陽之間地既狹而執皆傾東故渠道無所散行於  
 是合流時多分派時火又產世水派較易故辨正  
 最難此非獨後世然也兩漢之末立汴名而汴  
 濟至明帝時已雜無別矣蓋末平十三年汴渠  
 成詔曰汴渠決敗東侵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深濶廣溢美測折岸充豫之民多被水患今改  
 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道陶丘之

古書卷二 十七

北漸乾增壞據此詔所報渠未修復則兗豫受害  
 及水循故道則陶丘土見詳其方域皆非汴流之  
 所得注也濟汴同皆同發於豫而益東則分行徐  
 兗一南二東不同道也此詔所指兗與陶丘乃唐  
 世曹鄆濮景之地正古兗境而無一或淡乎徐則  
 安得而言汴渠也臣載之載籍固知其語猶疑漢  
 比後世最為近古或者其時汴濟同為一名而後  
 世不得究見邪則必得漢世舊語為證乃可以審  
 知不謬蓋因王景傳乘書濟汴兩後復一役有濟  
 渠一語載張記奏牘中而後之然自信也景之傳  
 曰建武中陽武令張記言河決日久日使毀濟  
 渠所深數許縣修理宜不難先武已發卒起功  
 夫用樂使之言務且息足後遂中止末平中渠益  
 東侵完豫怨數顯宗以景嘗督王景使浚侯渠有  
 功乃詔與王景修渠築隄自榮陽以東至千泉海  
 口千餘里明年而渠成此王景傳所書之實也夫  
 此二役者皆在未平又皆王景之所董督而其功  
 役所加浚侯渠在先濟渠在後浚侯既已訖後水

不為惡而濟渠方且東侵禁病豫充以其水害所  
 被而辨其地因其功後使以驗其名則漢諸津  
 梁之語為詩而張泥所指齊梁為實也鄭道元之  
 書汴濟最詳而能別條理區於其間深探力  
 攷然後僅得權要蓋凡成集樂陽諸水大抵既至  
 陽武而後分派以爲東南兩流則汴濟明別之地  
 也其在陽武之高望大梁庶中牟而注乎圃田澤  
 謂汴其東穿封丘而逕定陶以終入于海者是也  
 後世清河而定陶者正古陶丘是古濟正逕也此  
 亦氏所載與張泥所奏按之汴濟而皆相應可信  
 者也若夫唐高宗之間以爲萊口斷絕不與下流  
 相接者臣意隨世亦渠既築以浚其流而受河  
 之水不復旁出故濟渠之在曹鄆間者愚疑會它  
 水或受河於其下方而故渠之在曹鄆間者因遂斷  
 下相續故高宗以流不承源為疑杜佑直云不齊  
 有濟蓋有以也五清劉子曰古者田以出采唯供  
 君大夫之祿而已無所謂賦也賦則取商賈之時

古書 卷二 十八

天子以爲郊廟祭祀諸侯聘問養高飲食宮室衣  
 服之需諸侯以爲視聽天子以爲軍實之用不取  
 之於田也至魯哀公二猶不足以田出賦重困農  
 民而春秋議之故外傳記夫子籍田賦里之言則  
 先王之制田賦其微明矣孔穎達謂賦出於田而  
 祭傳因之是以魯哀之虐政為神禹之成法也又  
 不知真字乃上中錯之誤而訓貞為正以薄為正  
 也夫既薄之為正則九州皆當從薄而充十三年  
 後亦不當加賦使同它州聖人何皆以不正行之  
 哉且曰同於它州則莫賦上上青賦中上徐賦上  
 中揚賦下上刑賦上下稼賦上中梁賦下中難賦  
 中下不同如此竟以何州為準乎蓋冀充皆賦高  
 於田故叙賦在田上不知錯簡誤字 海岱惟青州  
 而齊陸穿鑿是以迂滯而不通也 海岱惟青州  
 而齊陸略淄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  
 二下厥賦中上厥貢益締切 海物惟錯岱賦絲

泉船松怪石 今作泉 萊夷作牧厥匪繫絲 原西浮于  
 汶問達于汴 今非 濟非 南距岱今山東濟南府四  
 州二十六縣青州府一州十三縣登州府一州七  
 縣萊州府二州五縣遼東二州及兗州府平陰陽  
 穀東阿三縣之地是也岫夷見帝與略者經略為  
 之封略也濼源出嶧崖山東北達濼州北三都昌  
 入海濼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流連臨淄至  
 壽光縣入汴水濱濼也海濼之地廣漠而斤商青  
 州田第三等稅亦第三等如私家每畝得粟八十  
 斛公取八斛商賈所賦之財第四等故賦因於賦  
 上也鹽者煮海而成細葛布海中鱉蛤蠶繭之  
 類凡可食者謂之海錯畎谷也泉字麻怪石似玉  
 齊風克耳尚之以墳華瑋瑋蓋以為土服之飾者  
 五物皆產泰山之谷菜與萊州之夷水土既平皆  
 即此州以耕作牧養故服王化而歎其物也泰山  
 桑所出山前為繒吉勅其絲尤中琴瑟之絃唯東

古書 卷二 十九

其藪大野既瀦 音朱今 東原仄平厥土赤埴墳草  
 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  
 吹夏翟 音 嶧陽孤桐 嶧音 泗濱浮磬 注夷瓊珠暨  
 魚鱉 注 泗水至淮南至淮北至岱西至汴今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至汴今  
 州府治縣天長縣宿州豐縣縣淮安府清河縣安  
 東縣柘源縣沐陽縣海州贛榆縣邳州宿遷縣及  
 縣鉅野縣汶上縣沂州刻城縣費縣之地是也淮

出豫州之境至徐揚始大其泛溢為患九在於徐  
故禹決淮必于徐也沂水南至下邳西南入泗蒙  
山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魯之望也孔子登東山而  
小魚即此羽山今海州顏榆縣西五里祝其城南  
既蕪言水患徐而可種蕪也大野即今鉅野縣水  
蓄而後流者謂之豬蓋沛水自來氏縣分為二一  
東南派為一東北流入鉅野澤故曰既豬也東  
原今鄆州在濟水之東土誌曰植包叢生也徐田  
第二等稅亦第二等如私家每畝得粟九十斛而  
公取九斛商賈所賦之財則第五等故列賦於因  
之下也五色之上以封諸侯東青西白南赤北驪  
中豐羽毳羽山之谷夏翟雉其五色羽中旌旄  
山今鄆縣其桐陽則音清孤則體直乃中琴瑟泗  
水出陪尾上其源有西西南通彭城又東南過邱  
入淮浮磬石露生泗水之旁不能根土石則實泗而  
音清今靈縣縣所產是也蠟大埽其珠圓室以贊  
見豫寧佩組本產南海淮夷采之以貢魚鱉之  
屬以供祭祀玄纁揚徽赤以為衾衣玄纁玄冕  
玄纁

經白緯曰織以為禕服純白曰縞以為大祥之服  
皆縞也縞至大野而合沖與淮皆可以遠河而至  
於冀也冀水出平中又徒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  
州也冀水出平中又徒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  
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  
干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  
者以其濟東故也東平固在景帝亦謂之東  
酒東固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惟海惟揚  
州彭蠡既豬易為攸居陽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篠了切廠草惟天切廠木惟喬廠  
土惟涂泥涂今廠賦下上上錯上錯之上  
廠田惟  
下下  
廠賦之上  
廠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葛藟  
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廠匪織貝廠包橋櫛錫貢

宿切今沿于江海治夷于淮泗  
南至於海今南京應天府七縣揚州府三州七縣  
鎮江府三縣常州府四縣蘇州府一州七縣廬州  
府二州五縣安慶府六縣太平府三縣池州府六  
縣徽州府六縣和州一縣滁州二縣松江府二縣  
廣德州一縣及淮安州一縣鹽城縣浙江十一府  
一州七縣馬尾也八月自北來集鄱陽千萬成  
皆是也易馬尾也八月自北來集鄱陽千萬成  
三松江之江東江東江東江東江東江東江東  
古其區之藪也小竹實心曰篠大竹開節曰篔簹  
也水去而竹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涂泥淖土  
而取之水浸土薄故田為第九等私家每畝得粟  
十斛而公取一斛也三品金銀銅也白玉曰璠以  
飾冕佩瓊美石似玉以飾珪璣璣以飾笄以飾  
簡策符節管之用象也玉以飾璠璣璣以飾笄以飾  
曹鳥羽以為旌翟纁玄纁玄纁玄纁玄纁玄纁  
玄纁

以為宮室器城之需為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  
菹蕪之屬檉其五色不編織成花布謂之吉其包  
裹也小曰檉大曰檉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  
常也順流而下曰浴浴江入海自海而達淮泗因  
徐州之河而浴九峯蔡氏曰按蘇氏謂岷山之  
至於冀都也冀水出平中又徒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  
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  
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  
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  
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  
別之說稱之治水大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  
烹茶為口腹計亦不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多  
以惑人故併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  
不嘗曰禹貢書法費踴鑿者雖小心記無地勢者  
雖大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復治故  
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前及衡陽

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朝音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臺作又厥土惟涂泥厥賦惟上下今脫惟牙厥田

惟下中今本以句錯在厥賦上下之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柁幹枯柁柁出倫切礪斨斨礪音利斨音惟箇

籛籛音路籛音戶三邦厥貢厥名包廙菁茅廙音切

菁于菁音切厥匪玄纁璣紐九江內錫大龜內今浮于江

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山之域北距南

之陽今湖廣武昌府一州九縣漢陽府二州五縣德安

府一州五縣襄陽府三縣承天府二州五縣黃州

府一州七縣荊州府三州十二縣岳州府一州七

縣長沙府十三縣寶慶府一州十三縣衡州府一

州八縣常德府四縣永州府一州六縣辰州府一

州四縣靖州府二縣沅陽府一縣郴州五縣及保

靖州之地是也諸侯春見於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言江漢之趨歸於海如之沱在今荊州府當陽縣

南至枝江縣入大江潛亦荊州府潛江縣潛源而

下入大江雲夢二澤今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賦商之財第三等田視楊州差高為第八等私家

每畝可二十斛則公取二斛而已柁水似擣可為

弓幹柁木柁音松身可為棹擣可為舟車礪石

最難以磨刀刃攻亦礪穀而差細可磨玉磨小石

空錐可為矢鏃丹今之飛砂也首落空竹中天奇

柁木似箭赤枝似著翻而直亦中矢射三邦一

西陵二縣三番皆澤濱之國所產茵蔯蓀良而

名聞故以為貢歷也昔茅出辰州府麻陽縣東

百四十里苞茅山其茅三脊以供祭祀宿酒灌地

之用故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也纁絳色帶珠

類組以貢佩者大龜以封諸侯徑尺二寸所謂圓

之守龜唯有所封建則錫命此州而納之亦非常

也江沱漢潛本州之水浮舟馳流九峯蔡

豫之洛至襄南河而達於帝都也九百里跨江南

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台而言

之則為一則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

是而已委作又者委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

澤地孰有高年故水澤有先使人工有早晚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榮波既結宋夷

導荷澤荷紀被孟諸今作厥工惟壤下土墳壚胡

切厥賦錯上中厥田惟中上今本此句亦錯厥貢

棗象締紆紆音位厥匪織纁纁音錫貢磬錯浮于

洛逮于河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

南府一州十三縣南陽府三州十縣及湖廣鄖陽

府七縣襄陽之均州皆其地也波水出婁溪之山

北流注于穀今河南府宋寧縣北七十里波覆也

孟詩今開封府盧城縣西北河水衍溢其波

入於孟諸之澤故曰波壚也高者土色不一

者玄而顯也賦商之財雜出二等三等之田曰第

四等私家每畝可得粟六十斛公取六斛故當

於賦之下也纁細綿纁錯治磬之器非所用故

亦得錫命而後納之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運自

入河西至則浮于九峯蔡氏曰榮波二水名

洛而後入也九峯蔡氏曰榮波二水名

潛行絕河今在鄭州榮澤縣西五里

後退河之南榮之於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

門也鄭康成謂榮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

為榮澤鄭道元曰岳塞溢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

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風漢明帝使王景即榮

古書

三十二

古書

三十三

水故遠東建侯儀請之沒儀漢志謂榮陽縣者  
狼湯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儀漢北曰儀儀其資

一也波水出焉之山海經曰婁沐之山波水出其  
陰北流注于

為一水者心

下必先

可謂而千

亦無事於使治矣

曼水惟梁州

平桓夷氏績

中三錯廠貢

織皮

入于渭亂于河

十四縣反

五里蒙山

而祭之也

取三斛賦

以馬刀刃

出焉漢東

道由四水

於亂于河

言焉桓之

西河惟難

沮既從澧水攸同

至于鳥巢原

叙崑崙折支渠

上下廠賦中

織皮

徐市

之域西據

九十六縣

青涇水

縣同澧水

山亦西

因之地

三危山

攝位

每畝

等故

鈞帶

而貢

州而

街而

所以

豐狄視封版九州攸同四隴既宅隴於九山刊放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

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納二百里納鈺知實三百里納結

服結列切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度服百里采

音二百里任邦任今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摺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要者三

百里夷二百里擊施察切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東漸于海浙子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

古書世學卷二 三十六

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承冀州

于渭納之文而納結之也曰九州攸同者九州之

疆域有彼此而地執有遠近山澤陂澤有大小而

平成之功無彼此之間遠近之異大小之分也故

首揭九州彼同一句為網下文又盡言其所以同

之目也曰四隴既宅則四海之隴水涇之地同於

可宅豈特究之陸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哉四隴

不言元者以四海之涇言之海涇之地為水所漸

今可莫居則速于海者可矣矣曰九山川列於則九

州之山同可祭告不特梁之蔡萊於平雍則九

既旅也曰九川滌源則九州之川源同於既滌不

特九河既道滌沂其又也曰九宅既陂則九州之

澤同於障而無決潰豈特雷夏既澤大野既豬

賦之法立皆本於水土平也洪水泛濫則六府俱  
不得其修雖欲定貢賦其可得乎今九州攸同洪  
水已平則六府得其孔修矣此伯益以六府孔修  
者言於四海會同之下又以貢賦之法言於六府  
孔修之後事之相因各有條理也土者則之自生  
曰度土則非特穀土而山林川澤皆在其中度土  
有肥瘠高下之等各有所宜之名如充土雖下而  
宜桑澤州地高而利銀鐵之類是也交正者以度  
土肥瘠高下之等所宜之名物交相正焉如揚州  
三品之金等於荊州之金荆州之羽毛龜革則善  
於揚州之龜革羽毛故揚州以金為後之類是也  
為後前以羽毛龜革為先以金為後之類是也  
換者致其謹也因度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  
之人如充此宜漆絲則使之貢漆絲也龜地有珠  
珠璣則使之貢珠璣玳瑁之類是也致謹其財  
賦賦之入必先交正夫度土也未有度土未正而  
知其所宜之物而制其財賦也故先言度土交正  
而後言氏慎財賦也三壤者上中下之三品也九

古書世學卷二 三十七

州穀土亦有肥瘠高下之等又皆品節之以上中  
下之三品而為九等也如雍土黃壤為最貴則品  
節其田為上上揚三涂泥為安薄則品節其田為  
下下之類是也成賦者以九州之穀土成則為三  
品又必定其賦而為成法如青州之穀為中上徐  
州之賦為中中之類是也中邦者中國也秦虞土  
之賦或及於四夷如為夷之貢皮服淮夷之貢珠  
魚而四賦則正於中國而已如九州有賦而為夷  
萊夷淮夷但有貢篚之物而無賦也故未田賦之  
成法於中邦必先成則夫三壤者未有未則三壤  
而後言成賦中邦也曰交正白氏慎者可見聖人  
因地制賦其所有而不強其地之所無也曰成  
則曰成賦者何見聖人因地制民之產征庸之財  
各有等第而一一定之成法不可變也錫土姓者  
封建以報其功也錫土之制公侯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錫姓之制以立其百世不  
遷之宗如履封于節而賜姬姓尚封于商而賜子

性益封于渠而賜羸性左次云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狀之久而命之氏是也蓋堯舜主之皆封焉  
而及襄功臣皆水土既平之後所行大政故書并  
言之耳句服畿內之地也句田服事也五百里者  
三政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緇川木曰  
鍾車漢也年素去皮曰枯謂之頤者三百里內去  
王城為近非惟納細結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  
也獨於結言之者細前二者而言也乘穀之內百  
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細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  
年兼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藁皮納也外百里  
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殼而納  
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  
分句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句服之外四面又  
合五百里歲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禾朝是公卿  
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句服千里固不以計而凡  
公卿大夫元士之食邑亦取於侯服則十里之畿  
天子專之位拜子男小國也諸侯公侯伯六國也  
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有

所樂成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綏服紆安也  
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紆安也  
義內三百里櫛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  
外二百里書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優  
文險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  
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則自此  
以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為要服要如囊之有要也所以綏統四裔也  
舊說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度  
伯為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又於  
其中分三百里為夷二百里為蠻夷者為也取簡  
易之意繁者數也如樂奏亦之樂有章者則繁故  
於此為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荒服此為  
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辟人眾不多故謂之荒所  
以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免其中三百里謂之蠻  
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章者流徙於此如  
流其工于刑是也繫流皆政遠舉人之地專有  
輕重故地遠近云漸如漸民以仁之漸板如文

被四表之被此就言聲教之遠也聲如樹之風聲  
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焉迹所至不惟治水而  
已其聲律身度觀民設教本末備舉東漸于海則  
教化漸滄于海四被于流汝則教化貫于流汝  
至千北疆上於極南雖止於衡陽而南北地長  
聲教旁遠不可為限故南人為後世計雖立為五  
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以經理之錫如師錫之錫玄水色也為錫  
平水土故以玄圭為贄入觀而告成十帝焉  
仁山金氏曰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  
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  
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  
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  
道既從某澤既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  
以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  
禹貢一篇分叙九州以經之綱叙山川以緯之每

州之下奠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之宜定田  
謂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綱叙於後則列山  
川叙源委細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  
年之間其先後次第規模廣闊周密本末備  
三益可見而曰禹貢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  
而七可見而曰禹貢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  
山刊不盤益奏虞鮮食此禹之功之始也五子所  
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此禹貢分叙  
所以先於列定諸山細叙所以先於草山是也禹  
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浴畝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食鮮食比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澮澮者  
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定川澤耕厥二等田制細叙  
不但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其并取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之賦一同之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之賦也則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最為周密至於所謂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  
 終也分叙之浮于東水達於東水繡序之六濟孔  
 修度之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  
 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邪曰滔天  
 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東漢曰洪  
 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午  
 連歲有此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使而南沛  
 酒而淤而冀交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  
 變之大者也夫秋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  
 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  
 其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行爾山與土石且有消  
 長而况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  
 崖之間往往有螺蚌之殼及石子積亘石壁如帶  
 謂必昔之海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  
 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  
 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遠  
 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即今人尚

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道者朝菌不  
 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  
 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  
 河碭之比邪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句運貫通然其  
 條理亦各有條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  
 山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  
 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纏句連盤錯其南為崑崙山  
 崑崙山最大其東北為積石諸峯其東為西傾朱圉  
 鳥鼠諸峯其西北為崑崙山尤為綿亘紛錯河之  
 北弱水之所謂西崑崙也其南為崑崙山也惟江河  
 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  
 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疊皆河源也入向奴  
 嶽以五太行是為河之北之脊壑口雷首秦嶽析城  
 王屋皆其層峰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  
 入河涿易冠澤恒衡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  
 者首出秦嶽北為五關之險以主營平而為碭石

此北結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泄水  
 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而泄水  
 諸龍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大河源而北以  
 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  
 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五為終南山屹為秦華東北為  
 穀陝東南為熊耳外方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  
 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結也又自西傾朱  
 圓而南分是為暗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  
 華然諸隨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暗  
 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荊山內方此中  
 結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崑崙山江源夾  
 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嶠冢以西之崑崙為  
 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秦諸  
 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  
 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結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  
 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為衡山  
 貢野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  
 新安時天日昇潤此再盤之間其水泉為洞庭

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蓋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  
 北為震澤北南結也雖秦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  
 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洩故  
 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洩故  
 以句連為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  
 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  
 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  
 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  
 在其數周則外薄所至而經登之外外薄四海不  
 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故之經文  
 句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  
 一而數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舉兩面道計之是則甸  
 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  
 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  
 九千餘里南北二千五百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  
 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

不盡出高遠之外也蓋古者聖人制數用審其制  
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  
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遠之直積而為道  
路川澗裁然直方無有過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  
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近遠矣此  
古今里數多寡之不同一也周制之經曰數之法  
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  
折矩以爲句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高之所以治  
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  
之蓋積矩以爲方因而句股以別高下遠深遠近  
此高之所以理天下而句股成五服者也句股之  
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  
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  
弦五以正五射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  
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  
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  
里漢之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  
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寡之不同  
古書 卷二 四十二

二也至於高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片  
侯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寡之不同又不在  
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竟都冀州則自甸  
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皆所  
寡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故教四達則冀北之野  
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馬窮漢所以冀故爲九  
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竟都  
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  
三百七十五里正五射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  
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  
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  
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東自齊南自  
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緬爲千里爾五  
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新豐編  
四至大成約餘千里而大成之地自爲荒荒近先王  
之制實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糖王以大成地近責  
其從實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  
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

記貢之限制亦有在也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  
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而觀然如此止方  
聖人立爲限制以於中國必有通變之大其書  
者不可拘於一也一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七日本  
周禮曰吾國史記高既受禪九牧貢金遂錫九鼎  
皆兩耳高一尺方捷高四尺四足高四尺口徑七  
尺 錫九州山川總圖中錫南教土至又  
東 錫九州山川總圖中錫南教土至又  
面爲都城十井九界北東西三面錫河及渠岐  
太原岳陽軍博衡暹衛大陝夾石碣石爲夷皮  
服之形中錫冀州九河雷澤淮泗桑土草木黍稷  
南東二面錫兗州九河雷澤淮泗桑土草木黍稷  
織文滸漆之形北面錫青州海岱嵎夷濊淄  
錫渤海諸絲象鉛松楸石棗夷黎柘汶水之形中  
錫沂河惟兗州至達于沂百二十九第第四鼎外  
北西二面錫徐州海岱淮沂蒙羽大野東原夏翟  
孤桐浮碧珠魚之形南東二面錫揚州淮海彭蠡  
三江震澤易馬金木瑤琨篠簜蕩葛華羽毛橋桐烏  
古書 卷二 四十三

夷弁服之形中錫海岱及淮惟徐州至達于淮泗  
古六十四字第五鼎外南東錫兗州至達于淮漢九  
江沅潛雲夢杜栢檇欐鄂丹簡蔣拊牙玄纆瓠  
組大龜之形北面錫豫州荊河伊洛澶涇棠波  
惟荊州至達于河百五十五字第六鼎外南東錫  
梁州華陽葵水岷嶺沱漆滎渠蔡蒙西傾河渭恒夷  
鐵銀鑊熊羆羆羆之形北面錫雍州西河弱  
水涇渭洹漆涇之形南東錫梁州華陽葵水岷嶺  
三苗三危是也 渠接積石龍門西戎瑯琊  
玕掌 錫皮之形中錫華陽葵水岷嶺  
會于渭河百五十七字第七鼎外南東錫梁州  
水北面錫北冀山中錫九州攸同至錫土姓四  
十七字第八鼎外南東錫東冀山北北面錫西荒  
山水中錫五百里 服至吉厥成功百十六字此  
二鼎兩旁皆錫 荒之怪禽猛獸麋鹿兩之形  
則王孫滿所謂使民知神者也第九鼎外前  
鐘日月星辰使民知時歲五鏡虎豹羆犀象右鐘

維彝大粉米莊之形中鐘帝曰米高至半百官若  
春之初二百三十八字皆和牛古天也其說與朝  
針錫文卿合而加詳謹附於此俾讀書者知  
先曾祖考訂漢儒類例經文之謬為有據也

### 甘誓

夏同姓諸侯而冲遠云克舜受禪相承啓獨繼父  
故應不服而征之按孟子言禹崩三年之喪畢益  
避啓于箕山之陰朝覲微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  
吾君之子也詎敢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蓋啓自杜歲受帝舜之命嗣禹為司空作其即  
位年幾七十其能發德以繼承禹之道為天下之  
所歸心已踰三紀矣乃有同姓諸侯反不服而至  
與之教哉何哉呂氏春秋又謂后相征應而敗退  
而修德則甘誓不當在五千之數也  
前二說皆未可信姑從祭傳而已

古書世說 卷二

四十四

大猷于啓了也二啓王曰  
此乃嚴辨以繼昌命二相  
夙卓勤出甘命夕也  
不其命又不上于又所不  
其命御我甘命止也所不  
其命岸命爲于且不岸命  
其于陸處其命

###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  
告女音汝下有庀氏厥侮五道今作急棄三綱今  
非天用勦絕其命勦于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  
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御非其  
馬是正女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  
我欽哉無替朕命考其于本補之  
之人凡有事於六軍者皆預聞誓也應因在關西  
之本世本以爲己姓恃其險固而作亂成在啓立  
五六十年之後邵氏經世書謂啓元年即代應非也  
厥虐侮慢不行仁義禮智信之道者急棄其君道  
則無以爲臣綱父急棄其父道則無以爲子綱夫  
急棄其夫道則無以爲妻綱此皆應之大惡也天

古書世說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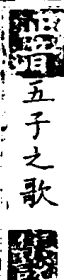
四十五

者理而已矣周猶當也應有大惡如此在天理當  
滅其國行天之罰即所謂奉天討也車在射不期  
中車在擊刺不利車中御馬者失其馳驅之節皆  
足以取敗祖廟功成奏凱而歸告于祖而賞之  
示不教專也傳辱也敵囚于社刑其  
平以辱之魯頌在泮獻誠其遺法也  
堯命舜補虞土以攝位舜亦以命禹禹受禪不復  
稱帝啓嗣立亦稱王而湯武因之諸夏之言帝之  
與王其號殊其所以爲聖一也應也九峯蔡氏曰  
史記啓立有庀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  
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應虞之耳左傳昭公元  
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應商有桀邛周有徐  
奄則有庀亦三苗徐奄之類也同禮卿大夫每卿  
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率其卿之政教  
禁令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  
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  
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車書之方伯方伯不能討  
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戡今啓既窺

車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危之特強結  
 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神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  
 曰六教蓋所以深著有危不臣之專而為天下後  
 世諸侯之戒也攻治之古音車戰之法甲士三人  
 一居左以王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至  
 馬之馳驅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  
 赤烏右以晉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古入壘折旗  
 是車左主射也攝未曰吾聞致師者古入壘折旗  
 執停而旋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備三  
 良所謂馳驅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  
 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  
 其職而不敢忽也仁山金氏曰甘右京地鄆縣有  
 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  
 東而有危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大執論之不為  
 小變矣揚文懿公四年本甘誓篇末予則擊汝汝  
 乃湯誓之辭誤重在此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  
 天之罰子則大費汝爾不從誓言予則擊汝汝言  
 固當然今此既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語  
 古書 卷二 四十六

意盡矣而又益之曰予則擊汝汝則上文所謂賞  
 與戮者其非予乎此實衍文人所易晚但先儒言  
 經之篤不致疑耳

又虎出阿



五子者太原之弟皆啓之子也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巧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五子者太原之弟皆啓之子也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利又獲也者了版板森岸四



身大道則無以保其德矣蓋民之怒致不在事  
近之明善教居人者當慎圖於未著之先也朽索  
可危懼之善如此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甜酒嗜音訓今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內作色荒以下亦未為戒之詞色荒惑廢  
皆無狀也峻宇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其三曰惟  
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之也其三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帥音率今有此冀方或失其行  
或今作今行叶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章全  
音梳今作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之謂克教律舜機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  
道乃至亂其法度獲其三綱則自取滅亡決矣

古書世說 卷二

五十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甬則有以荒隊厥緒隊除貴切覆  
宗絕祀此章前六句贊尚而後二句亦述尚  
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種之最  
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間之意和乎以  
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居臨  
天下典則法度之貽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  
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甬亦有之其為使世慮可  
謂詳且速矣又為戒詞曰如有能隆厥緒必獲其  
宗而絕其祀其嚴其五曰嗚呼曷歸于懷之悲萬  
姓離予離今將時依鬱陶予予心願厚有恠愆  
恒音尼切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悔音切

之訓焉何之也夫故都近無與使之望歎息無地  
之可歸也鬱陶哀思之意願厚愧見於色恒愆  
於於心悔者當夫康不愆其德之初五子不能殫  
諫以至於敗今雖悔之尚何追及之有乎記曰昔  
則稱召過則稱已則更作志禮仁山金氏曰此  
五子自咎如此忠厚之至也歌一章言大康  
之失也三章言大康之不保也四章痛故所為之  
淪空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憫以終之夫  
失國固大康也而國則拜也五子之歌皆自怨  
而無怨拜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事已其與也  
勅焉桀紂事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者  
于是以知作康之宜焉君而夏之使祀也然大康  
雖為拜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  
豈亦因立于之  
歌而自悔者歟

古書世說 卷二

五十一

亂征

亂國在今四川保寧府城北三百  
五十五里唐元赫朱舉武軍利州亂

亂征 亂國在今四川保寧府城北三百  
五十五里唐元赫朱舉武軍利州亂  
亂征 亂國在今四川保寧府城北三百  
五十五里唐元赫朱舉武軍利州亂  
亂征 亂國在今四川保寧府城北三百  
五十五里唐元赫朱舉武軍利州亂  
亂征 亂國在今四川保寧府城北三百  
五十五里唐元赫朱舉武軍利州亂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西**和之色在今山

東九十里和川廢縣之地初義氏和氏本二族克命四子分封於四方而留其二伯為王官食采於甸服之近地至大康時其齊孫首敘夏葬藉以入冀都故仲康征之明徵定保讓訓之辭徵如憲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網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語謹者恐懼修省天戒如日食星孛冬雷夏雹亢旱霖潦山崩地震之類者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之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奉法修職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居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也石也適人宜令之官木鐸金口亦古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現正也相規云言符教矯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性而不任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事猶有常刑而以於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者乎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四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

沈除士切俗作沉畔官離

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替委鼓畜夫馳音音庚人奄音音義和尸厥官罔聞

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以**位之官以職言次

所治之職雖火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日月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使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為遐棄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步所次之宿也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朔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

此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掩日而月為之食付康元歲運成之月乙巳朔日初出當見於房宿食而晝晦則無所見故曰辰布集于房乃天地大變居弱臣強之象昇沉彗孛夏中絕之也替樂官無目而審於音奏建鼓而擊之也禮日食則天子用幣於郊代鼓於社射四方以聲靈也雷大小臣司範圍者度人商史胥徒之在官者皆任救日之百役曰馳曰奏者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于上番夫庚人奔喪千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神農黃帝皆有典藉亦謂之類也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強望晦朔先時則事死不救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死義和甘為昇臣不使夏王得行正朔故日食不告於王朝其當伏後時之誅焉可道乎今予以爾衆士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五

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飲承天子威

命火災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

渠魁職思脇從罔治脇從罔治舊潔汚俗音音

咸與惟新音音行也崑崙山西于闐國美玉出

崑崙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

逸之德不探人之善惡而焚之其言有甚於猛火

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當

則國治之舊樂汚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誅惡有

善王者音音九率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之師也音音不討仲康之命惟庚得天子討事

之操復庚之征殺和得諸侯之殺其辭直其

義明非若五霸樓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殺遠



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  
亂黨助罪為惡者也後征隨其叛進而不言  
者蓋正名其事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原之誠有未  
足以制后罪者故止其曠職之事而實誅其不  
臣之嗚呼威克厥愛允濟去聲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心也

爾眾士懋戒哉

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益軍法不  
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未而後嗟歎以是深鑒之歎  
仲康命禹于昭明變于伯封嗣天官之職使二  
年拜武伯封非特與王室爭諸侯實以珍其母家  
也然拜奪為寒浞所殺足亦平為少康所誅而火  
康中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豈非神高仲康之遺德哉  
有八妾夫羲和有夏之誠臣而仲康則罔明果斷  
之主胤侯者忠亮有為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傳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六

昇而忠夏謂仲康者夏昇之所立而後后稷偽命  
以行詐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胤侯者黨義  
結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昇喪之故  
其居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縱之行也然  
而天下之事多由軒致辯之不早則將極其柄而  
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沈幾先物於踐位  
之初首及六師以命胤侯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  
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夏昇雖懷缺望仲  
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得其御天下之柄  
歸于夏昇不得有之也夫羲和當其又德嗜類囊  
素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學而圖不軌也久矣  
渠魁脇從夏之逆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  
益賊乃以為命征作語皆出后契或者又從而增  
肆焉延爾道成之制沈依之揚堅之討討逐地皆  
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己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  
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為  
昇所以名羲和之阜玉石俱焚為昇所以狀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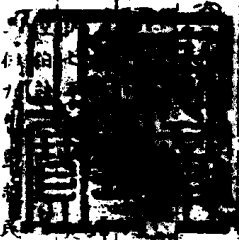
之惡以威克厥愛為任刑之事以賜汚深為文  
敗之辭其果然邪爾眾士罔力王室尚爾于飲承  
天子威命則度之忠忱見矣豈據誅受彼王命者  
一切之言哉政與之言尸可為法也其與玉石等  
語皆度之所以戒教吏士者也豈昇之所以教義  
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  
之謂邪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乎于止  
之昭于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自蔽其  
居始此胤侯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是  
仲康之能立而胤侯之註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  
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誅誅羅義者文致之語一切  
之言又得與將異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胤侯之  
事昭于之句以示識豈所以垂成天下後世俾亂  
臣賊子之知懼邪仁山金氏曰或問羲和之事不  
通大職耳何勤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  
朝則六師移之時官雖次素厥司不其於後三不  
曰沈沈于酒六師移之為爾爾為申明軍律數廟  
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昇者也意必

有聚眾拒命之軍焉故下文有曾從罔治之戒也  
曰使果畔夏即昇也易為泰辭伐事不名其為賊  
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九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  
一人不供其職即不正其居矣而况胤侯天紀為  
始胤侯曰後稷天紀之為始胤侯也曰自顛常以  
末羲和衣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猶上以二天  
下之視德久矣一旦有昇入閭王室天子保遷而  
不棄正胤於王嗣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  
保色拒命又其事之細者爾故胤侯之書始志其  
法以明其紀紀之事終嚴其威以破其費從之誅  
也兵法莫整於胤侯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也莫仁於胤侯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  
美勇於胤侯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七

古書世學卷二終



文鄉曰吾國商書四十一篇首  
 征葛而作汝鳩三汝方皆  
 湯者四湯誓五湯誥六仲器之  
 九疑至十匡虐滅夏之後伊尹  
 十一釐沃十二桐居七年之  
 輔外丙而作十三祖后外丙崩伊尹立仲壬而作  
 十四伊訓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底有一德十  
 九沃丁啓單訓沃丁而作二十伊陟上戊初立  
 伊陟而作二十一伊陟下大戊首  
 三歲又上至成訓大戊而作二十四成而作二十  
 六仲丁之誥二十七宣甲之誥二十八祖乙之誥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盤庚之誥三十二三十三  
 十四說命三十五高宗彤日祖己訓祖庚之辭三十七  
 而作三十六高宗彤日祖己訓祖庚之辭三十七  
 微子三十八箕子紀諫紂被囚之事三十九少師  
 之訓比干諫紂之言四十西伯數黎四  
 十一洪範以先君箕子所陳附其後  
 封商庚卒子昭明立夏高進其爵為商公昭明卒  
 子相土立相土卒于昌若立昌若卒于曹固立曹  
 固卒于冥立冥卒于振立振為有易所殺于微立  
 微易商益大是為上甲上甲卒于報丁月立報丁  
 卒于報丙年立報丙卒于主士弓立主士年于主  
 癸田立主癸卒于履立履卒于天乙代夏桀有天下  
 是為成湯成湯十有三祀崩于外丙立外丙二  
 祀崩弟仲壬立仲壬四祀崩太子履之子大甲  
 張立湯之嫡孫也大甲二十有七祀崩于沃丁  
 立沃丁二十有九祀崩弟太康立太康二十有  
 五祀崩弟小甲立小甲十有七祀崩弟太康已  
 立報己十有二祀崩弟太康同立太康七十有五

古書世學卷三

古書世學卷三

紀崩于仲丁是立仲丁十有三祀崩弟外壬立  
 外壬十有五祀崩弟河董甲立河董甲九祀崩  
 于祖乙也立祖乙十有九祀崩于祖辛高立祖辛  
 十有六祀崩弟沃甲開立沃甲二十有五祀崩祖  
 辛之世子祖丁舉立祖丁三十有二祀崩沃甲之  
 子南庚崩立南庚二十有五祀崩祖丁之子陽甲  
 古立陽甲七祀崩弟盤庚舉立盤庚二十有八祀  
 崩祖丁之子小辛立小辛二十有一祀崩弟小  
 乙守立小乙二十有八祀崩于武丁開立武丁五  
 十有九祀崩于祖庚奕舉立祖庚七祀崩弟祖甲  
 召立祖甲三十有三祀崩于康舉立康六祀  
 崩弟康丁舉立康丁二十有一祀崩于武乙飲立  
 武乙四祀崩于太丁舉立太丁三祀崩于帝乙  
 日孫立帝乙三十有七祀崩于帝辛受立帝辛  
 野武三十有二祀周武王伐之封在康成武王封  
 五十國叛自稱殷王周公誅之殷之餘民歸於  
 為武成成王乃封紂兄微子於宋公契始封居

上洛昭明遷於砥石相土遷於商立上甲微遷於  
 郭湯始都亳仲丁遷葛河董甲遷相祖乙遷耿及  
 邢蓋庚遷般武乙遷朝歌傳至紂  
 而滅書之存於中國者僅十七篇  
 曰商書于順而易曉周書於老于而難讀何也良曰  
 孔子年三十一如周問禮於老于而觀書於石室  
 竹簡浩繁載必兼輒聖人天縱之資一日種記歸  
 而歎書以授弟子其文多經聖筆潤色若盤庚周  
 文移字樣為臣者而不敢擅更其詞也因取典謨  
 夏商之書較之易之十翼詳其文先  
 如出一手則良之言亦有足徵者歟

**湯誓**  
 夏桀窮其宗族貳其勳舊輕其賢  
 良棄義隳德絕紳士于辛凌棘請度  
 左師曹綏離壞城才智謝庚危其位大夫隱其道  
 舉事庚于丞發令進于時崖山地裂及泉發從壘

之通於河謀者曰說天是發地藏天子失道彼必  
有數殺之者老成謀又殺之關龍走避諫曰人居  
謀恭教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因今  
君用對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復也免  
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益少慢乎不聽龍意立而不  
去禁殺龍意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格氏見王法  
後弗善也引師先歸師諸侯攻之愈自於肆圖  
人大崩諸侯當氏顧氏吾氏黨崇之惡恣行亂  
政時湯都遷將以其衰伐之而遷眾有疑其亂於  
居臣之義湯遂稱天命而稱王以誓其眾於亳都  
偽序以為誓 **考甫** 右者帝王受命必封先代之後  
于焉休非也 **考甫** 爵以上公待以賓禮而不臣謂  
之三恪天子無違則三恪告於諸侯而共伐之商  
自昭明也新上公相土為大司馬世執無權威震  
諸夏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故崇無道湯  
得以遠東伐之不待諸侯之大會與武王異矣詳  
見仁山 金氏辨

古書  
三

王曰各爾來我靡盬於  
我百小歲我於肉也又  
即皇矣命政也夕爾又  
亦我善當爾也止且  
亦不我與也夕我  
且皇矣命政也夕我  
且皇矣命政也夕我

王曰格爾衆庶聽朕言非台小子台音格  
敢行稱亂有夏多事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咸替予  
言今本脫此句而有汝曰二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字文理不通當從石經 四

**正音** 王曰格爾衆庶聽朕言非台小子台音格  
敢行稱亂有夏多事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咸替予

穡事而割正夏 音 子惟聞女衆言夏氏有辜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辜其如台夏王率  
遏眾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急弗協曰時日曷喪  
予及女猗且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予則奴教女 奴今作 罔有攸赦 格至  
稱舉也 穡刈種也 割害也 割正謂害於正道 虐我  
安於湯之德政 不知夏禁之重而憚於夫沒放怨  
湯不恤其衆使棄刈種而行不正之道以伐夏且  
曰夏縱有辜何預吾事哉 率循以爲常也 逸猶竭  
也 謂常與重便以竭民力 割夏邑謂常爲淫刑以  
害民也 尺秋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知於國

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止乎若此則吾  
率與之俱也蓋昔禁之虐而欲其止之甚也禁之  
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禁者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之有日也吾乃比年故民因以日有天之  
資實也食言言已出而後吞之也此言功成而道  
告爾以行封賞也故曰殺此言行師之祭禮情  
也輕重而以軍法從事小者因大者殺也夫湯欲  
道三格之禮以教天下之民義也權也遠求以我  
君為不正而難於從湯亦美也經也乃曰大賚而  
誘之以重利曰奴戮而膏之以嚴刑此湯之惡德  
所以異乎堯高而世道  
**考** 仁山金氏曰諱湯誓  
於是以異乎堯高而世道  
以為追書也疑堯衆之怒后不恤也疑大賚奴戮  
之為己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  
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二年者疑湯亦然  
有謂民無二王禁封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大誓  
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下王  
不係於禁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

古書 三 五

夫之借而禁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  
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  
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等事間不容髮一日之  
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  
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與則禁紂即獨夫  
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  
武既已與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全於衆則是  
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  
之義然則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稱聖人而文  
也曰自是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  
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滿如火將  
焚不可無聖人之極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  
不恤舍我猶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不恤我  
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  
衆舍我猶事而割正夏于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  
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  
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專其如台夏王率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衆知商色之常情而不知  
且聖人迫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  
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奴戮則以毫末久安喜  
色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  
以驅之也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代之義  
哉然此亦警師之令不得不云爾無執禁以齊衆  
不救也此軍律也而慮引專人不奴以病之皆未  
可與語聖人之意也揚文德公曰湯誓溫厚而正  
大嚴前而簡明真聖人之言也子則奴汝汝一  
語重在甘誓之末而孔傳釋之曰非但止爾身  
及汝子言此累也於此篇則曰權以脅之使勿犯  
猶未有定說也主唐孔穎達氏乃始以爲併殺其  
子以爲專殺之奴古人以專殺爲奴司馬公曰  
奴耳古者罰不及嗣奴戮之利非三代之所宜有  
蔡氏謂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而夾

古書 三 六

嗣者常刑也子則奴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  
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蓋虞夏都尚有剽珍滅  
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警師豈為過哉蒙按漢書  
王莽傳引此語掣作奴顏註謂戮之以為奴或說  
正典之合然兵法尚嚴未必無焚戮之刑蓋或奴  
或戮隨其事之輕重而施之耳若謂權以脅之使  
勿孔則聖王仁義之師豈用後世權詐之術儻有  
犯者殺之則不仁非所謂克寬克仁者矣不殺則  
不信非所謂彰信非民者矣是豈聖王之道德哉若  
謂殺及其子則古未嘗有是刑也古之用刑父子  
兄弟不相及非獨舜罰不及嗣也何嘗有併殺  
其子之法哉蓋虞夏所謂剽珍之無遺育者言凡不  
已不恭之徒盡殺之而無留其生者非殺及其子  
之謂也專人以世戮及妻子乃季世之暴君淫刑  
以逞者爾豈聖王之所為哉湯武皆以征伐得天  
下者武王之誓亦惟曰不迫有類殺曰其惟爾躬  
有戮而已夏之虐未聞變古之淫刑也邪馬曰湯  
吳周武而乃創未古所未有之淫刑也邪馬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須淫刑以驅民者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所以得天下也以不仁若殺人併及其子不仁甚矣何豎聖之居乃同於淫虐之主且使凡行師者皆將用此淫刑以毒天下猶視為三代聖賢之法而不悔也其流弊可勝言哉抑蔡傳亦徒以一言之重出兩字之相形不得已而為此辨耳豈知汎弊之甚哉然則書有一言片句之誤儒者必以為聖經而篤信之力何之不可明言其誤以示人者亦過矣

湯誓

商征北狄怨曰美為後我伊尹

商始用師代葛於是東征西夷怨

聞其賢三使人以幣聘之然後主湯以禁為無道

古書 卷三 七

乃薦伊尹于桀使說桀以堯舜之道期於改過桀終不聽湯解四面之網請堯聞而歸心焉者四十餘國桀之囚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湯歸修其于夏桀無道滋甚伊尹逐相湯伐桀湯為商公十有七祀稱王以冀昌為御以毫泉代夏庚申七十來必死六千人升自師建丑之月戊子之朝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士民開湯在野皆安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諸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以毫之居濟民之賦何必君更桀與其厚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之中野桀使請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從于曹魯士之徒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居彼之民也安之何湯不止桀湯曰此從者從君桀

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桀禁而獲毫伊尹告于三千諸侯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

仲器之訓之徒非也

王德百官百官生于合用器罪

咎咎王曰非爾咎咎又非

咎咎于一人責是是二而

咎咎于一人責是是二而

咎咎于一人責是是二而

古書 卷三 八

爾乙忠慮于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爾咎咎口百折爾咎咎口百折

命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証告萬方  
 歸德州漢陽之地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  
 聽予一人詰惟皇上帝降中于下民  
 中今作東劉子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與此同義則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三體石經古文作中為是 皇大也上帝者天之主宰理而已矣無過  
 不及之謂中若順也天降命於人而具其仁  
 義禮智之理人受天命而異此理於心與生俱生  
 所謂性也 敬道也率其理之自然而推行於五品

甘肅獻曰又皇十女一  
 命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証告萬方  
 古書世學 卷三 九

之人倫所謂道也 以陪中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  
 自然固有常性矣 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  
 之異必待居師之職而後能使之 九峰蔡氏  
 安於其道也 故曰克綏厥猷惟后 曰天生民  
 有欲以情言也 上帝降中于下民以性言也 仲尼  
 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源性以明人之苦聖賢之  
 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繫於天下者  
 如此之重也 真文忠公曰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  
 此自任可謂知居師之職矣 厥後東魯受中之言  
 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  
 學之原則 夏王滅齊作威以教虐于爾萬方百姓  
 自成湯始 夏王滅齊作威以教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懼音 弗忍荼毒 荼音 並告  
 無事于上下神不 音 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辜 音 其凶害如祭之苦如毒之整

不可港忍 禍究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極已天之  
 善者福之淫者禍之 祭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  
 辜 史言祭之世二日並出天雨五夏霜露冬雪  
 寺畫見狂天出天下地震裂屋墮泰山崩伊洛竭  
 以四年之旱饑饉相仍疫癘連作死者數萬億計  
 大舉壞而入 測禍象鳴于朝 肆台小子 特天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  
 皇有夏聿求元聖 律切典之 俾力 俾今 以與爾有  
 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辜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  
 草木兆民允植 植 音 肆者 肆之詞 猶言故  
 雖已祭天而未變夏禮之神后地祇也 率逐也元  
 聖謂伊尹 俾力致力也乎允皆信也 僭也貴文

之著也植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索而風  
服天命無所階蓋燦然若草木之數亦也氏信于  
其生俾予一人輯蓋爾邦家宜俗茲朕未知獲底  
于上下爽音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謹予

九  
滿雖以天下為己任而救民之急終非得  
天下之順道故其體如此所謂有德也

蔡氏曰輯和成事隕墜也天使我輯蓋爾邦家其  
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享於天地與  
否猶恐憂哀若將墜於深淵凡我造邦母從匪彛  
則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母

作無母即惱淫力切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  
朕弗敢蔽臯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辜在予一人予一人有辜無以爾萬

古書卷三 十一

方嗚呼尚克時忱除于乃亦有終母禁止解  
循法度慎慢也即惱淫縱於逸樂典常也各守典  
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簡閱也忱信也乃亦有  
終氣人九奉祭氏曰夏命已熟商命惟新志  
已而言與更始故曰造邦人育善不敢以不  
進己有辜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  
下付之我則民之有辜實為居之所為居之有善非  
所教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理之  
所在居道當然也少穎林氏曰所謂學在朕躬非  
必己身有可指之辜然後為辜也蓋天降中于民  
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居者必使天下之  
人皆不失其降中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  
所付若民有辜是為居者之不至所以自棄於  
愚不肯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辜乃居之辜也所  
以曰辜在朕躬也民有辜則君之居有辜乃其  
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四海而天下人之辜皆  
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辜然後為能盡居之

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獲底于上下亦  
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湯詰一書多統業  
之意新安陳氏曰敷惠言尚克相與於是蓋其忱  
誠則乃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所終也曰尚曰亦  
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怠之意實衆人已而言  
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  
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居師之道監夏之所  
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成諸侯以相與盡  
之格言居學之道真帝王

中 山

仲器之訓記器盧回切左氏作備荀子作薛史  
從其子本仲器者湯左相萊乘任性者未

聖高類巨綱之也抑湯  
其入聖域而未優者歟  
武王克殷有旅裝二王皆反之訓  
之訓於此歟

古書卷三 十二

德曰也香率多乙也日  
馨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夙中器了也香白鮮号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古書世系卷三 十三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榮參王...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古書世系卷三 十四

世以台為口實...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其無其也夙命其王又自



予者人不同矣三之天下已定靜言思之天理之  
明介然呈露則其可憫可悔者豈但德不若舜禹  
而已哉厥後約復無道幸洋洋於禁諸虎藪周而贊  
武王曰于湯有光豈非口實之明驗歟天子錄此  
書而存其序所以明君臣之美而為新氏曰  
高世大倫之防其慮遠矣嗚呼微哉必性之  
師以教生人口實之懸以懲後世董氏罪曰君臣  
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  
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  
所以長縶而不放肆者猶以古無是事而無是人  
無以藉口耳苟一為之則便有滑藩不軌之心而  
置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  
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怙愬而心不寧已久矣  
天人交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己利也及桀  
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之不吾保然後怒於逐君而  
代立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允之  
訓以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  
古書世學 卷三 十五

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陸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  
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仲器乃作訓曰器今作地訓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惟天生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塗涂枕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萬舊服茲率厥典奉  
若天命夏王有辜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弇式商受命用奕厥師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今本  
句錯在備于非專之簡賢附執寔繁有徒擊我邦  
下考鴻都石經正之簡賢附執寔繁有徒擊我邦  
于有夏若苗之有莠以九若粟之有秕必彼小大  
戰戰用不懼于非辜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音

德楸楸官辨今作功楸楸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餽餉今作化  
証自葛東征西戎怒戎今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哉商厥惟舊哉時是又治陸陷涂泥言其汗  
為智則足以有謀矣夫言其虐也勇則足以有  
表正音表止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典者常道尚所  
服行而天者常道之所自出湯惟繼述車備之而  
已矯與矯制之矯同証同誠苦式用真明師表也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樂知民心不從請誰証  
命用使昭明其衷度也簡略繁多肇始也湯之盛  
德開於夏都桀忌之桀臣趙果于辛左師曹謂龍  
古書世學 卷三 十六

之徒因加號稱召湯因於夏臺欲見剪除如耕者  
受降後秀者殿去雖批有心不相容之能天下  
如此運通之也且聚楸楸茂以無事見其得人心  
以得人心之本也葛國在今河南開封府寧陵縣  
北十五里伯壽羸姓餽餉也死而復生曰蘇蘇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遠之十年葛  
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祭盛也湯使亳來往為之耕耨弱饋食葛  
伯卑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毫釐黍命  
不校一童子以黍肉餉葛人將奪之童子曰而不  
能辨吾為若精又奪吾食亦不其千焉伯殺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  
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之為匹夫匹婦得餽也湯  
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敢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我民之望之若

其民如時而時天大懼言曰後我后其蘇天  
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之氣而為善之  
志不勇仲器轉勉湯修德行以益其德故先言  
天命之當應人心之當順以慰其心九章蔡氏  
心而作其氣母使慙悔而自沮也  
色下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  
非此十天德而無一舉人欲之私音不能之本原  
深微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濟其當惟繁多之意  
言人之於德於德者則德之以官人之於德於功者則  
德人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  
不吝而已之不吝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下各元  
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難人其孰能之湯之  
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  
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焉曰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手信於天  
下矣思費陳氏曰今本仲器之訓錯在湯詰之前  
非也使湯克夏之初即知勉則必道三松廢昏

立州之禮未大禹之使而立之矣何乃自立以朝  
隨侯是與泰穆遠愛亦之皆而三代者矣以其  
忠在其為改過不吝乎使在禮科先朝鮮使臣元  
世德則之世德曰吾國尚又成湯十七年十二月  
紂王元受受元後五年紂王又明年太子太子丁先  
今為已九十一歲恐身崩之後餘子不克負荷天  
下諸侯有說觀仲器而以得德藉口者魂研而移  
於言故仲器作書訓王曰得德其文然天下使知  
天有天命而有德而向有賢臣所以潛消其謀  
而豫安社稷器之志盛矣不然器宜獻說文通如  
陳賈者乎又今本論作語者天子所以考令天  
下之臣民如今語今之類示器惡得借之乾從而  
循之訓者正下所以告其君如今之實封進  
皇者日本召語亦作召公之訓與此正同 嗚呼  
今本二字錯在王句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

人莫已若者亡好則裕自用則小 今本此四十  
字錯在七  
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今本  
四字錯在邦乃其昌之 伯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下王懋昭大德之上 伯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攻昧取亂拯亡 今作侮非 推亡固存 吐回切非  
邦乃其昌 今本此二十四字錯在疾 慎厥終惟其  
始殖有禮履昏畢 履勞伏切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器整湯之詞已畢恐湯志得而驕故數息  
而呼王以進或為懋勉也隨時中節之謂義  
以行天下之達道所謂精之成慎恐懼之謂禮  
以制心則未發之時本體空宗無以偏倚而有以  
立天下之大本所謂一之千闕曰以下皆述古語

諸侯之賢德者信之輔之卿大夫之忠良者顯之  
遂之策助也弱音力不足則當合力以助之攻擊  
也林者棄賢用佞當擊其辜以擊之取滅也亂音  
為歎行當變其宗廟社稷而滅之極殺也無辜之  
國之於強暴而將亡則救之已亡者則推求其後  
守其保邦之道之中以下是也殖有禮德信諸顯  
遂履昏暴慮政林取亂此皆天理之當然能終始  
敬重奉而行之斯不負於勇智之 九峰蔡氏  
錫真師之命可以長保而勿失矣 曰陸師好  
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天是謂之自得師  
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也  
大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正之故不  
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微仲器言懷諸侯之  
意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  
聖亦必有師焉使世之不知古學特世道之降抑  
亦師道之不明也仲器之論懸流而源要其極而

此篇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築造天命而大  
 之命湯者不可辭吹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  
 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難合之機  
 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  
 乃有無窮之極以深慰湯而釋其憂仲器之忠愛  
 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憂恐未也以為口實者仲  
 器仲不取謂無七音區之分其可與如此哉

伊訓

伊氏尹名字阿衡子姓仲費之後

伊氏尹名字阿衡子姓仲費之後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先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十四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  
 伊尹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於菽  
 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然改曰無我處於菽之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焉

若使是君為先舜之君我豈若使是民為先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統於道者皆已  
 推而內之海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記之以代夏救民湯編于人大丁先辛立其度兄  
 外丙為王世子湯崩外丙嗣高上位二年外丙崩  
 弟伊尹嗣立四年伊尹崩伊尹傳伊尹名摯字  
 尹非也經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先  
 見于西邑夏又曰惟尹躬敷納于萬民而後  
 名禮也豈有對居而自稱其字者乎又謂外丙為  
 太子之弟亦非也古人尚質雖帝王亦稱名先舜  
 尚質者也夏自啓至桀皆然商人以十干為長幼  
 之次而以萬字丙固長於丁也特以庚子而先乾  
 封自外而入立故曰外丙再湯去百歲而崩是時  
 二千長者當八十以下次亦不下七十矣伊尹謂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此但拘後世立  
 孫之體臆度言之而考史未精者也果若而言則  
 湯年九十八始生外丙九十六生仲士者是理乎  
 且孟于叙外丙在仲士之上則丙固是而士不  
 定豈有弟先生而後生兄者乎蔡傳從史記是矣  
 通鑑前編無外丙仲士之紀而徑以人甲經湯之  
 年其謬尤甚  
 不可不辨

伊訓

伊氏尹名字阿衡子姓仲費之後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先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十四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  
 伊尹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於菽  
 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然改曰無我處於菽之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焉

若使是君為先舜之君我豈若使是民為先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統於道者皆已  
 推而內之海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記之以代夏救民湯編于人大丁先辛立其度兄  
 外丙為王世子湯崩外丙嗣高上位二年外丙崩  
 弟伊尹嗣立四年伊尹崩伊尹傳伊尹名摯字  
 尹非也經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先  
 見于西邑夏又曰惟尹躬敷納于萬民而後  
 名禮也豈有對居而自稱其字者乎又謂外丙為  
 太子之弟亦非也古人尚質雖帝王亦稱名先舜  
 尚質者也夏自啓至桀皆然商人以十干為長幼  
 之次而以萬字丙固長於丁也特以庚子而先乾  
 封自外而入立故曰外丙再湯去百歲而崩是時  
 二千長者當八十以下次亦不下七十矣伊尹謂

是廟上義是方神于周  
 參于二游離步於王厥後  
 久王所諫亞亞於民故也  
 五二之也則一之也神  
 不柔須探月也而之已望  
 于又思於也  
 其儀于又也白發又死  
 于也加也于也故也  
 發又也于也  
 故也  
 一于月也  
 甘井也  
 扉王也  
 蕭也

古書世學 卷三 十一

籀籀也  
 百然爾是德也  
 魯爾是德也  
 元祀十有二月  
 于先王奉嗣王祫見厥祖  
 在誕實有牧方明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者仲士崩之次年之十月有二月者  
 年以定五之月庚申朔改元  
 于孫皆以去月即位  
 東向之位二世昭明四世昌若六世實八世上甲  
 微十世報丙十二世士十四世外兩皆在昭南  
 南三世相土五世曹國七世報九世報丁十一世  
 主士十三世武王成湯十五世仲士皆在報北面  
 尸以臨厚臣統於等也見厥祖者伊尹攝行祭禮  
 既吉利成而大甲以祭服入太室見羣廟之主也  
 衣兩朝見太甲故在朝也  
 者嗣王初立諸侯廟見畢即集於太社設四方神  
 明之位司盟諸載書曰同雙王室或天子巡行至  
 於方報亦知之是謂殷同之盟伊尹初為湯師其  
 後乃兼冢宰所謂學馬而後臣之也  
 衆謀爾不吉伊尹攝天子事故百官緝已而聽之  
 烈祖湯廟子天甲既廟見出就明堂階階員展而  
 立以臨厚臣是謂即伊尹作書以訓  
 之蓋宣之於朝也故史官叙事如此  
 曰或曰孔氏言湯崩臨月大甲即位到十二月  
 湯崩之年史于七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

古書世學 卷三 十二

曰此孔氏教於序書之文也大甲誥仲士之徒服仲士之衣而孔氏曰湯崩箕子而告固已誦矣至於改三朝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致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維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而史記始皇三十一一年十二月更各臘曰嘉平天臘必建五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之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詔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亥刻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詔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謂改年始朝皆自十月朔夫秦紀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制之漢仍秦王亦書曰元年冬十月朔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使乎此者後政廢辟亦以十二月朔奉朝上歸於秦蓋綱告後政皆重事也故皆以

古書

三

三

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滿崩論月大甲即位黃曆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氏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不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其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何生祭者不難於殯何待於祭是豈大甲之為嗣王嗣仲士而王也大甲六丁之子仲士其宗父也嗣示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祭為之復者為之子也大甲既即位於仲士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士之殯則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備嗣商之先王而以立大甲告之不言大甲稱而告伊尹祭三年不祭也湯既已殯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而仲士之事也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大甲故不及外而仲士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靈贊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布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致宮

今作

乃教切宜造攻之所或三朕載自毫今載作或鴻體石經與孟子合書從之朕載自毫今載作或鴻從之

古書

十四

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宜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惟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今作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

**三綱五常**  
李穀之實也先

只備言前輩史稱漢諸注里沮東門廬南門攝西  
門北門側大夫佐司御門尹全恒為信皆在  
仁也先湯武為師友者也時若謂先民能順從  
王道以事湯也從諫弗弗故居上能明先民時若  
故為下能忠與人不求備則下皆感激而益盡其  
忠檢身若不及則從諫益勇而益明其德比人紀  
所以修而王業所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歸之由六  
十里而至千有萬邦也積累之勤益亦難矣伊尹  
前所言之矣天下之為此又言湯得 陳章無  
天下之難大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氏曰孔  
氏謂湯順古之賢人東萊謂湯盡事桀之忠皆非  
也伊尹方遘湯之君道以訓大甲何假及古賢人  
與事桀之說下文制官刑臣下不匡王時若克忠  
之及假有位制衆士皆上下交修之意豈比事自

古書

三五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

只備言前輩史稱漢諸注里沮東門廬南門攝西

門北門側大夫佐司御門尹全恒為信皆在

仁也先湯武為師友者也時若謂先民能順從

王道以事湯也從諫弗弗故居上能明先民時若

故為下能忠與人不求備則下皆感激而益盡其

忠檢身若不及則從諫益勇而益明其德比人紀

所以修而王業所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歸之由六

十里而至千有萬邦也積累之勤益亦難矣伊尹

前所言之矣天下之為此又言湯得 陳章無

天下之難大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氏曰孔

氏謂湯順古之賢人東萊謂湯盡事桀之忠皆非

也伊尹方遘湯之君道以訓大甲何假及古賢人

與事桀之說下文制官刑臣下不匡王時若克忠

之及假有位制衆士皆上下交修之意豈比事自

古書

三五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

只備言前輩史稱漢諸注里沮東門廬南門攝西

門北門側大夫佐司御門尹全恒為信皆在

仁也先湯武為師友者也時若謂先民能順從

王道以事湯也從諫弗弗故居上能明先民時若

故為下能忠與人不求備則下皆感激而益盡其

忠檢身若不及則從諫益勇而益明其德比人紀

所以修而王業所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歸之由六

十里而至千有萬邦也積累之勤益亦難矣伊尹

前所言之矣天下之為此又言湯得 陳章無

天下之難大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氏曰孔

氏謂湯順古之賢人東萊謂湯盡事桀之忠皆非

也伊尹方遘湯之君道以訓大甲何假及古賢人

與事桀之說下文制官刑臣下不匡王時若克忠

之及假有位制衆士皆上下交修之意豈比事自

古書

三五

謂誅善言謂其訓洋大乳善也言其誅訓大明不  
 可忽也不當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  
 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或以小善而不為萬  
 邦之慶積於小多以小惡而為大厥宗之隆不在  
 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細結上文  
 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中成之也新安陳氏曰此  
 篇尹訓大曰於即位之初始於以興亡寓勸戒  
 以懲德與崇以弗率亡初意明矣雖言為以聖武  
 與而欲大甲以受教之良心期厥德動之也雖言  
 而以難難與而防大甲以欲縱之私心故其德成  
 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動之保其所  
 以與你不善之降殃不德之隆宗成之臨於所以  
 亡而提綱繫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故致其身  
 則解祖德而與不祗數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  
 則言之末至如大甲三篇之痛切耳

大甲

古書世說 卷三 二十七

正音

大甲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問或附史臣之詩以責篇意  
 其曰作書曰中吉者亦訓體也  
 甲成有一德皆是告戒大甲不可皆各伊訓故隨  
 事立稱也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  
 先後二篇作於自  
 桐宮歸亳之後

王不申于經魯而  
 止盡日款王  
 命召湯二  
 甘國不夫  
 △大甲以故

王不申于經魯而架襟歷王  
 止盡日款王  
 命召湯二  
 甘國不夫  
 △大甲以故

古書世說 卷三 二十八

王不申于經魯而架襟歷王  
 止盡日款王  
 命召湯二  
 甘國不夫  
 △大甲以故

惟嗣王不克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是以承上下神祇身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林音天監厥德監全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左祖果切右千肆嗣王丕

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見賢切自君有終君

作周非當從相亦惟終相去聲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恭厥祖

無衷威而不守禮急情會修要起直變伊

此類重變於酒也歌舞游田之事凡伊訓三風十

之厥成以高高宮名或以為尹別号皆考父未博

而賤度言之耳顧常自在之諶審也明命者天以

顯然之實理賦於人人得之以為性而具於心所

謂明德之左右輔嗣之也辟居宅安師東丕大也

先見五就宋之夏都安邑在今山西馬河南是都

之西故曰西邑夏居之有於有大高后啓仲康火

康后啓相之有終者皋陶伯益孟涂昭明相土

虞伯翳虞思仲曲王罔終者大康相罔終者

維左師罔龍皆為罔所罔之意心謂伊

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松其君或女色或碩量或崇飲或淫聲或曰縱或

非幸或土木或征伐或貨財或奇玩或伴瑞或妖

術或神仙或浮圖或齊燕或樂舞千枝萬巧聞是

生莫之觀而經史未嘗修丹天變為偶然而夕是

祖宗為草創而恥蓬塗為術謀而下戒忠諫

已意而無所察君如鬼神之不測相如風火之

莫其位致執之危則至驚其國若極首陳恒李孫

意如趙高王莽司馬師召李林甫元或盧杞仇士

後王執若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之徒

政不幸其倚任之事以為得志忠邪之辯正

在於此有天下者可不深察而痛懲之哉

庸罔念開伊尹乃言曰先王味堯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切慎乃

儉德惟懷求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俾亦萬世有辭

乃者祖為專不相念慮若未聞其刑之詞也

諫故書曰乃言見其事之鄭重也味真欲明未明

則用人行政之本立而無不當矣旁求即教求彥

美士啓迪開導越遠也命先王之命運領數比以

其象比以戒大甲之者也虞虞人機勢才括欠括

視欠括使合於準然後發之無不中矣蓋必主敬

以求至善之所在所以立本省察於先王之道循

而行之所以致用此以戒太甲之繼也惇懋悅有

以垂譽於王末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戒

予弗押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諸母



俾世迷母今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訓王三而王不之改乃集在朝之羣后百

官而論之曰王之所為若此非吾道之所宜若習

熟說久遠如生質之困有小則為太康大則為桀

矣而願謂左右不願理之人如項童之類羣居不

善者必誅無赦依違不諫者皆誅墨刑勿使後侍

神道於三也桐宮湯墓所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其

訓伊尹世先乃使者德俊者之人從王于桐而訓

以先王之遺其命之之詞如此母若止訓世終身

也言當訓王運乎之速勿使終於惡德又曰允德

也允信之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

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思齊陳氏曰伊尹

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

伊之遠大甲以兵邪以言邪以兵則驚暴之身君

聖人必不為也以言則三諫而不聽矣何祖桐之

易邪世儒曰吾國史記商雖尚質而王宮亦願深

遠陵墓之宮茅茨土階如苦瘡之狀為定憂之制

古書 三十一

伊尹集羣后百官於朝舉官刑以誅頑童之布順  
者乃使羣后百官以祖桐為請王於是有所警悟之  
商故然命駕以就耆德俊者之訓得通問而和  
小民之艱難逸奢華之地習勤苦之事是以克終  
允德故曰禮事君者三諫不聽則去之伊尹何以  
不去世儒曰伊尹任天下之重而受湯之託義不  
可去侃又曰孟子言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大甲  
何以不為世儒曰孟子所言謂請走之叔父若度  
先有賢德者天子命為上卿以監其國諸侯不敢  
臣諸侯有大過三諫不聽則其其事聞於天子天  
子命大司寇鞠之罪狀明實則廢其君或肆諸市  
朝或流之四裔別逐逐之賢者以代之此其廢  
置之權皆由天子豈卿可擅易其君哉天子無上  
非三格不可以廢置宋人以三仁霍光例之強其  
所不知而足以傷紀矣况湯之于孫承聞別有賢  
者而大甲倚任於伊亦善意也惟忠訓之未至忘  
可輕為哉恨因思孟子稱伊在歐取之中辭受取  
于一个不肖其道義之素行天下知之則定信之

成湯師之大甲任之攝天子事而不疑祖于桐宮

而下微後辟而得歸善終而肅祀非聖人之神化

何以臻此後世受道者如李治之於遂良趙匡之

於汝愚皆大甲之事人顧二臣之素行果視伊尹

可無歎否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寡也物窮則變變則通伊尹乃出格之聖人故子思

子中謂叔道統歷舉堯舜文武周公而不及湯伊

蓋以出格之權非中庸之道尋常不為學也世俗

動以伊尹為稱權先衣為昌邑疾其權重為身謀

乃輕君與孫林父李孫意如陳恒等可況妻執后

女毒太子于謀危杜稷自取米英非孝宣之過也

豈可使衰鷲並棲而重猶同器哉孔子曰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夫大甲固知勉強而行之後沛然天理之流

行絕無人欲之蒂芥蓋度幾平關於聖域矣此則

後世人主所

當取法也

古書 三十二

右山 此二字鴻都石經堂經典八分  
字七承傳之以存古意後致此  
巽二 祀十又一一〇 和 庶 歸  
乙 罔 既 坐 牀 屏 王 德 于 命 也  
盡 曰 夔 非 后 罔 宮 怨 曰 乙  
切 后 非 中 罔 乙 屏 三 口 皇  
夔 案 燭 吹 元 燭 夔 屏 王 皇 夔  
歸 德 馨 曰 夔 夔 燭 燭 止 休 王  
耕 半 蠶 曰 曰 曰 小 燭 不 曰  
于 德 自 生 不 頤 設 德 岸 德

德以百德歸于歸也  
不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歸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了德師了歸且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同以辟四方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見大尚護伊訓言奉嗣王祗見厥祖不言冕服  
者以卷服入太室是畢廟之主也今則除卷坎年

之正明以吉服起歸於朝王天下之位而通故事  
亦必循見而後臨朝略而不言益春秋常事不書  
之意也子匡之以此正道如教民稼穡教以人倫  
以生著慶而時雍也辟四方言為天下之主猶蓋  
休美也  
君非民則誰與為吉言民固不可無  
也  
君而吉之不可失也夫大甲政過上初伊尹首於  
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大甲不義有節性成一  
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而果商陰誘其  
衷故剛王能於其德也向也湯結焚塗塗塗其自是  
有求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宜洲穆氏曰蓋子  
言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  
而有天下者德也若舜禹而又有天下者必若桀  
伊尼不有天下德也若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德也若  
紂者之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德也若伊尹周公  
紂入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伊尹相湯以王  
紂履湯之典刑伊尹於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  
怨曰艾於桐處仁是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惟厥終  
宗不亦宜乎庚事繁矣宜也師保謂伊尹  
仲達孔氏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  
五行志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孽則牙孽矣是則吳  
物生謂之祥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  
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宗不亦宜乎庚事繁矣宜也師保謂伊尹  
仲達孔氏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  
五行志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孽則牙孽矣是則吳  
物生謂之祥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

惟厥終  
宗不亦宜乎庚事繁矣宜也師保謂伊尹  
仲達孔氏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  
五行志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孽則牙孽矣是則吳  
物生謂之祥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







朱熹曰：上無道，則民無君。上無德，則民無主。上無信，則民無歸。上無義，則民無事。上無禮，則民無節。上無智，則民無謀。上無勇，則民無戰。上無威，則民無畏。上無恩，則民無愛。上無德，則民無服。上無信，則民無歸。上無義，則民無事。上無禮，則民無節。上無智，則民無謀。上無勇，則民無戰。上無威，則民無畏。上無恩，則民無愛。上無德，則民無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當。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

保，監于萬方。咎迪有命，魯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望湯試有一德，克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夏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曰：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

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

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有以亡矣。於是有引

衆之所以失天命者，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

純一之德，不離不忠之義。即常德之神主，百神之

主。自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

之正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正，實之正，而為夏正。

之正，夏正又復言天佑民歸，皆由一德之故。其意

切，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

古書世學 卷三

四十一

借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

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

主，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極，求厥烝民之生。

而難則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兼在人者，惟天之

降災祥，在德也。大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

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

是乃所以日新也。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

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

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

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繫

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音難，於任用慎音慎。

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不可相濟。

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無常者不可執一。

之謂師法也。德者善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

其本原也。會者，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

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偏于一，則無以克萬

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音能一之謂也。時而求之

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也。聖學始於

倫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人只惟其心

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

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下，可

廢以快人作無區夫區婦不獲自盡臣主同與成

廢功今作非區區夫區婦不獲自盡臣主同與成

廟考廟之父母今王之祖也三世曰皇考廟主考

之父母今王之曾祖也四世曰顯考廟主考之父

母今王之高祖也此四廟與始封之君又祖廟

祭禮夏商秋春冬祭無不祭焉顯考之父母今王

高考乃止左祖之父母今王七世祖去廟為壇壇

之父母今王八世祖去壇為壇壇有階則祭無

階乃止禫之父母今王九世祖以上去禫為鬼羅

禫亦不及矣若有功德者不論世之遠近皆存其

廟與太祖及四親廟皆時祭之百世而不遷也商

自太甲言之太丁其考廟考其王考廟主於其皇

考廟主其顯考廟外丙仲子維其統廟在太丁

之左與太祖去王皆時祭之報丙為右報丁為

左報然十五世之祖昭明為夏又官志於仲康十

四世之祖相土為夏大禹為後少康中興十一世

之祖冥勤其宮而水死九世祖上甲微能帥商八

世七世雖當祀而能帥上甲微商人報之於禘故

字為叔丁報丙湯時已定此七祖為百世不遷之

宗故曰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詩度及郊大夫之有

未也者言報廟之存報而知德之厚薄所以勉大

甲謹於修身也觀諸侯卿大夫長民之賢否而知

政之得失所以戒大甲者於用人也七家祭氏曰

呂氏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

無者我之問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故為善善人

而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言可全之身自天

而使人區夫區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

備而臣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商終致其警

戒之意而言外之者則人推廣其所謂一言如此

盡道體之絕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

精神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設始萬善者

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理萬事之幹語

其理則無二語其理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

古書世學卷三

四十三

所道也或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善處備前乎此  
最竟齊商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撥之臣主  
謂居始上文履言尹躬勉湯故此後以臣  
主歸之蓋必若臣相須而後治功可成也  
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極之貴乎精理之萬殊  
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為精以推  
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精于克一一以其  
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商軒張子謂精一數語外惟  
此最為精深源味之伊尹之言即自惟精惟一克  
履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遊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  
後揚奔商授受之徵旨以告大甲其欲使是  
居為堯舜之君之心至老不變也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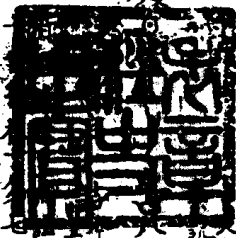
古書世學卷三

古書世學

卷三

四十四

商書本一卷道生因附正



本問之語二字  
子本與在傳同  
謂之西毫是也  
商王單字湯

為字自上甲以來其名浸而稱字或配以諱大  
甲武丁之類是也或配以行仲壬小甲之類是也  
或因事而稱外丙外壬之類是也或因孫得位而  
稱祖乙祖辛之類是也或因所都之地而稱沃甲  
維已河東甲陽甲盤庚之類是也自祖乙都耿河  
決而祀陽甲立盤庚相讓遷于西毫未果而湯甲  
崩盤庚欲成其志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皆動浮  
言以惑小民而沮之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  
害

害作諸三篇上篇未遷先告臣及其民中篇將  
遷之祭維告臣民而督其運道者下篇既遷之後  
復維其臣民而慰之也於是行湯之政而商道復  
興焉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先祖通本府者就正於  
編文御揚鏡川述之於私欽今據地澤塞沃  
二本而采先儒傳註以為集說云  
統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又若殖貨開闢細民則若  
滿折離者今遷毫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  
尚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揚文然公曰  
上篇盤庚敷于民至無敢伏小人之愆箴箴在底  
之故盤庚先告其臣而後告其民此一節乃告臣  
之首言也故持于盤庚既遷于致至卜筮曰其如  
台之下焉自此以下皆告臣之言也古我先王至  
我曷震動萬民以遷舊在下篇共怒協比說言于  
一人之下詳此乃一篇之綱領而乃錯在下篇故  
朱子有不說事頭之疑今移於無敢伏小人之愆  
箴之下則事頭顯矣汝克敷乃心至越其國有泰

較舊在乃亦有扶之下今詳此皆責世臣不恤民  
志而傲上從康之意故移以屬萬民震動以遷但  
乃不長或壽于速週之上疑若有闕文焉古我先  
王亦惟懼任咎人至作乃遠著在無傲從康之下  
今詳此皆責世臣不恤先業而作非取事之意故  
移以屬萬有泰稷遷任有言至不動同非德舊在  
非子有母之下文不知言于百姓至矧子矧乃  
短長之命舊在越其國有泰稷之下今詳此兩節  
皆言君不敬非罰世臣而世臣自取刑罰之意故  
移前節舊作乃遠而即以彼第次之王命稷志至  
于庭至無傲從康舊在無敢伏小人之愆箴之下  
今詳此上文專告臣而此以下則併告民者故移  
于矧子矧乃短長之命之下自此以後若網在綱  
至乃亦有扶舊在作乃遠之下今詳網在綱所以  
喻無微震服所以喻從康也故又移之文焉弗  
告朕而奮動以浮言至非子有母舊在矧乃短長  
之命之下今詳上既責世臣之駘駘起信德舊此  
乃責衆人之奮動浮言即所謂傲上從康者也故

又移之古我先王至崇降弗詳舊在中篇文罔能  
迪之下與上文意重語復讀之可歌今詳上文告  
臣既言其祖父此告民亦必言其祖父也故又移  
之以上凡三節皆移于無傲從康之下而第節相  
次焉子告女于難至罰及爾身弗可悔舊在不可  
動用非罰之下今不自敢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命于天三句舊在遷乃心之下今詳遷乃心與  
命于天三句義相屬故移次之而以今于女一至  
遷乃心三句又移其下焉今于試將以女遷安  
厥邦舊在亦惟以女不從厥志之下今詳女不從  
朕心之故因與不從女志語意連屬而為前二言  
所間隔故移于矧呼今于告女言試以女遷安  
厥邦之下此言試以女安定厥邦下言試以女遷  
永建乃求登圖計安定則家可以遷也餘皆仍舊  
文耳下篇先王有服至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舊  
本之有言不至底綏四方凡兩節舊在下篇曰其  
知台之下今詳兩節之下如求命于新邑底綏四



方此言不應在未遷之前而當在既遷之後者故  
 移上篇前一節次于共怒協此說言予一人之下  
 新邑者次之移上篇後一節又次之餘皆皆蓋  
 朝解日本存奉火未焚之書惜中國字得摩註既  
 何時居所好南渡諸儒亂之餘御志開環文款  
 不足  
 微七

暨承藉于叙中不德九五  
 率爾棄德王日亦王  
 率既鼎周于既棄我中棄  
 妻登不維怨臣已既卜亦  
 日甘淺百暨承藉于中亦

古書 四 三

了十五五雀解以也金片  
 日古亦於王駒加于也臣  
 繼于凶岸歸于也德燕婦  
 于然與夕亦中岸絲非第  
 凶圖元風擊棄嘯然圖  
 止元思也也飛藉所也也  
 從卷繼于中聖于愛好不  
 了最中會度又繼繼了不  
 中肅航于繼繼賜開香中

不德也德不日  
 又為德古亦於王亦  
 梁全能九亦設王致罪止  
 故不區歸婦王岸而解  
 又於思中岸而亦夕  
 德歸解處也引釘了巨  
 非也否亦德是也禽德  
 不替也一也也德也  
 失德也止了德德于元

古書 四 四

日九是系解說非系解  
 率古亦於王駒了且了以  
 德之德舊也最也岸非  
 交德爾爾也亦埃爾解  
 也中與于於王爾且也  
 亦與也止也也也也  
 最與岸非德度不辭吉寧  
 于否城是也也也了  
 德與交也也也于歸月了

所統在子甲了并甘富后  
 慈月高之志故德也誠如  
 漢于蕭會甘棠又修日  
 也第了致廣生命古我親  
 后時簡了且了民民其止  
 我對中民又甘島十了  
 我親后轉了且了及了且  
 了及了動拜民不敵了列  
 始也又德政台公昇了尚

古書 四 五

香了且了及不了罪我商  
 后日也五其于勝和油商  
 后五了靈臨張權也罪民  
 于對也也止九者度勝余  
 神成九解州權又以奇商  
 于歸也也進了必班也一  
 九止也醉乘又繼從南皇  
 於餘也申德重餘師與止  
 匪也民棄鳩止不匪是也

一九五法凱工命棄容重  
 于胡解商發盡小民止從  
 蕭王日各民霖也罪民苦  
 民誠也了也霖泉所蕭也  
 十相九流不亦於也開  
 如凶少垂了亦九州民也  
 亞罪解不也先已陰會也  
 崇于棄也也止莫于縫不  
 西众從甘誠野拔感影也

古書 四 六

爾棄香止張師我民九  
 日爾棄甘也野罪香夕重  
 于得也各霖爾事也了止  
 角了日凱己爾月亞野也

**盤庚** 還于殷民不遠有君棄爾威音出  
 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音去無盡劉

盡子 忍切 不能 奪 匡 以 生 卜 稽 曰 其 知 台 音 此 高 盤 庚 所 以 作 詩 之 故 下 文 乃 志 其 詩 詞 也 殷 而 意 違 往 也 韻 字 詳 載 憂 天 怨 誓 也 我 王 指 祖 乙 盤 庚 盤 同 餘 也 劉 統 稽 考 也 世 臣 巨 室 不 言 從 盤 庚 性 是 于 殷 乃 倡 率 其 衆 号 訴 怨 誓 以 為 祖 乙 遷 狄 氏

有定居久矣今當故令歸墟勿使皆見殺傷可也  
盤庚乃不能以正道教是以逐民也生雖前論卜  
以為可遷其知勞民以害我何哉此皆世臣巨室  
卑求競失胥動浮言之語昔說以為盤庚之言益  
不辯錯簡而牽強詳之  
是以迂滯而不明也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  
常舊服正法度曰古我先王將多干前切遠于山

用降于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女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速通情農自安不慄作勞慄音敷不厭  
曰亟越其罔有黍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哲人共

古書世說 四 七

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女聒聒起信險庸予弗知乃所訟非予

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乃逸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蓋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與音預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寇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惠于民乃奉其恫女憐身何

及相時儉民相去猶昏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

予制乃短長之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

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乱政同位

臭乃具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予告女子難若射之

有志女毋翕侮成人石經如此今作毋弱孤有幼

作無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

有速通用畢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賦性女衆

古書世說 四 八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教者考核之意

在位指世臣巨室厥事也先王謂湯萬始居上洛

羽明遷故石相上遷商止上甲微遷新湯欲多於

前人之功始遷于亳其地東成皋南轅轅而隆各

故曰遷于山也降下凶德水災嘉績美功也地高

水下無河地之意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下凶德

遂成美功於亳都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極止也

狀為河水北據沈瀾壅阻民用謂折難者無有定

止將陷於凶德而美之故爾反謂我何故震動萬

民以遷于商之世臣巨室遺言以善遷者欲以善

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女為不去

女私心施實德于民與女昏嫺僚支平勞而有功

古言 四 九

播告之修則承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  
自大飲之宜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德故民周  
大變今爾在內則代小人之比氣在外則不扣言  
言于百姓遂說多言也起信於民皆皆險險厚淺  
之說我下聽女所言果何謂也荒廢也逸過失也  
言非我輕易遂從自荒廢此德惟女下宜而德意  
不長懼於我我視女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  
制命而或女過失也遂任古之賢人當則言器  
舊則敬故先王亦惟求入於世臣巨室耳骨相也  
致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考考于  
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考  
造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女乎世簡簡考不敵爾  
善益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  
三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爾  
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  
女乎言好也先惠首惠也奉承爾爾相視德存策  
言規戒之言發於爾口流傳之言也言世臣巨  
室為首惠於民乃相承以痛切之言如蓋刺之說

以惑民而沮遷然視使小民聞歲成之言猶相顧  
錯愕恐其姦狀敗露流傳於人也況我為天子制  
女生殺之命乃不長乎勞即世選爾考之考女共  
作我畜民者女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戰害也緩懷  
來之意謂女有我害在女之心我先王固已知之  
懷來女祖女父女祖父亦斷棄女不救女死也  
亂治也且名教而兼育之謂言告我治政之臣斯  
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且玉音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考成湯正乃崇  
降弗祥而不救也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  
非易事而又當持臣民傲上從康不肖遷徙然我  
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肯不容但己者亦合也  
成人成德之人難於世故而黃王遷都乃世臣巨  
室合黨侮之而不從之考也弱欺之也孤幼之童  
也長慮遠謀也言女當長慮深思以定其考勉  
出女力以聽我遷毫之謀也用皇猶言為惡用德  
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也伐元

古言 四 十

之善而導之者也道生按鏡川私抄自古我先后  
至有伏罰共二十八句錯置非子有各之後凡爾  
衆之前蓋參以己意而使語味間斷訓詁不協不  
若先曾祖止休箕子傳本乃秦火未焚之古書也  
商俗尚鬼故盤庚告其臣舉先王及乃祖乃父以  
要之其詞痛切與春秋時盟誓詛祝之語相類如  
晉鄭盟于京城北而曰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有神率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社明神  
祀之俾失其民隊命亡大陪其國家是亦不救乃  
死崇降不祥之意耳夫盤庚以天子之尊為利民  
之舉而世臣抗拒至煩費詞若此其視王命衆志  
虞廷氣象何如哉吁亦可以觀世變矣王命衆志  
至于庭毋或教伏小民之依箴 毋今作無民今作  
上王曰 王下今有若字患從堂 格女眾予告女句  
訓女猷句 猷乃心無傲從康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彰善性視女為惡為善如何爾行之善惟女果用  
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一節自古我先王將考于前功至有伏罰皆告臣  
之詞蓋考核其失言之故皆由在位故特首告之  
詳 九峰蔡氏曰歌地渴而望雨而有法鏡之  
耳 訓故小民等於湯折難若而巨室則縮于  
貨貨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  
背動浮言小民疑於利害亦相與怨問有能審  
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  
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  
度而已王安石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  
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抑  
利故盤庚以其具玉為戒此及其俗之惡而禁之  
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尚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善故盤庚特  
稱先王與臣民之祖父崇降事考為告此因其俗

茶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女曷弗告朕而胥動  
以浮言恐沈于衆沈除士切若火之燎于原燎音了

不可嚮迺其猶可撲滅撲音切則惟爾衆自作焉靖

非于有咎凡爾衆其惟致咎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鼓乃口鼓音古切罰及爾身弗可悔

**訓**衆兼臣民而言伏蒙蔽也遷都以避水患小

民之所甚欲固首以從王之命規戒其在位

者而世臣巨室專主勿違過絕蒙蔽不使小民之

情得以上達故先戒以毋伏彼蔽而後詰其民也

訓文獻者教之以趨利避害之謀也此下皆諸民

之詞康安也毋使徽上之命從己之安也素九也

網舉則目張前下從上小從大申無欺之戒勸於

田取則有秋成之望諭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違

古書

四

十一

乃家之利申從康之戒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

沈陷之於事惡不可嚮迺其猶可撲滅者言其純

始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也咎過也則惟爾

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使辯論申言徽上

之善政告者使各相告戒也鼓塞也自今以往各

敬其事整齊在位塞絕浮言之口毋使貳民不然

則罰及爾身下可違侮矣此又兼臣民而戒之蓋

浮言起於在位而民之無知者相與傳播以動衆

故并誥

之如此

方上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世與大甲說命大誓並同後不皆擇

又衆可結多爾十王相鑿

庚子年... 命...

志后...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古書

四

十一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豈民之謂也乎... 胎... 息... 了... 不... 疾... 古書... 四... 十三

多... 周

盤... 惟... 河... 以... 民... 遷... 乃... 詔... 氏... 之... 帝... 率... 誕... 告... 曰... 明... 聽... 朕... 言... 無... 荒... 夫... 朕... 命... 嗚... 呼... 右... 我... 前... 后... 罔... 不... 惟... 民... 之... 承... 保... 后... 胥... 高... 今... 作... 鮮... 以... 不... 浮... 於... 天... 時... 鮮... 上... 殷... 降... 大... 虐... 先... 王... 不... 懷... 厥... 攸... 作... 句... 視... 民... 利... 用... 遷... 句... 方... 句... 弗... 念... 我... 古... 后... 之... 聞... 承... 女... 俾... 女... 性... 喜... 康... 共... 非... 女... 有... 各...

比于罰予若... 女不憂朕心... 動予一人... 載... 焉... 今... 用... 恆... 心... 古書... 四... 十四

今... 以... 剝... 生... 在... 其... 惟... 天... 德... 之... 室... 三... 敬... 罰... 今... 字... 石... 經... 無... 之... 恐... 人... 倚... 乃... 身... 迂... 乃... 心... 今... 予... 命... 女... 一... 無... 起... 穢... 以... 自... 臭... 乃... 有... 不... 吉... 不... 迪... 顛... 越... 不... 恭... 暫... 遇... 姦... 究... 我... 乃... 剝... 於... 滅... 之... 無... 遺... 育... 無... 伴... 易... 種... 于... 茲... 新... 邑... 性... 哉... 生... 生... 今... 予... 將... 試... 以... 女... 遷... 永... 建... 乃... 家... 在... 河... 南... 汝... 涉... 河... 誕... 大... 宜... 誠... 也... 咸... 造... 皆... 至... 也... 勿... 繫... 戒... 其... 母... 得... 棄... 也... 荒... 蕪... 承... 歌... 浮... 之... 言... 將... 也... 台... 既... 無... 不... 惟... 民... 之... 敬... 故... 氏... 亦... 保... 后... 相... 與... 贊... 成... 高... 大... 之... 功... 雖... 有... 天... 時... 之... 災... 鮮... 不... 以... 人... 力... 勝... 之... 也... 殺... 荐... 也... 大... 言... 亦... 山... 德... 之... 意... 皆... 指... 水... 災... 災... 作... 謂... 已... 所... 為... 知... 宮... 室... 室... 之... 類... 言... 先... 王... 尊... 過... 水... 災... 不... 敢... 安... 居... 凡... 已... 所... 居... 之... 宮... 室... 所... 樂... 之... 室... 固... 皆... 棄... 之... 而... 不... 顧... 唯... 視... 民... 利... 當... 遷... 而... 三... 今... 爾... 氏... 何... 不... 念... 我... 以... 所... 聞... 先... 王... 之... 事... 凡... 我... 所... 以... 敬... 女... 使... 女... 者... 惟... 喜... 與... 女... 同... 女... 爾... 非... 為... 女... 有... 事... 比... 于... 罰... 而... 謫... 遷... 女... 也... 故... 我... 所... 以... 予... 訪... 招... 集... 於... 女... 欲... 懷... 來...









古

不坡無氏曰民不悅而為之先王夫

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悅勞而不

然民怨誅先命而盤庚終不怨引皆曰

言更厚告論以口古代斧鉞忠厚之至

以下亡而後與也後之君子廣民以自

然商藉口予不可以不論松後程氏曰

外士河望甲祖乙祖平沃甲南望陽甲

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僅如東周之世正

置其居亦如周之尹氏魯之季孫晉之

在陳衛之孫齊百六十八年矣盤庚一

之志因河患而疑遷蓋欲以遠避黨而

也其事則至難矣萬一舉措失當空屯

乾成之辱而況中與乎盤庚詰諭再三

動以爲德棄蓋其平日唯信相明才

當念無傳學說詳之功不免失於任

治亂所由蓋于對視豈求拉本

公

明如爾然中上二篇雜以盟詛文

先盤庚廟諱之勇對民之仁足以

治亂所由蓋于對視豈求拉本

於此也聖學淵源端有自哉

記說也或之辭下篇記高宗傳說

命之之辭細謂之說命與大甲三

梓有典讀之乞象云

王周氣味二祀

白

古書世學 卷四 二十一

武王克商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紂之惡 命不克



大甲沃丁大成盤庚小乙高宗成湯既配作相  
 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既得賢其僚  
 焉同心正氣使循先王之道歸成湯之德以安天  
 下之民蓋由管而人聖也時是唯思有祭則相亦  
 惟然之意不從極前而後謀則謀之決不可不  
 也言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心責思言於臣若果  
 也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高宗祭於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言祝之問亦發  
 爾其念慮所予精神所給非偶然而得者也按史  
 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不言  
 言之也未接語而運命相亦無此理苟知云學其  
 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孟子云  
 人之不足與道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高宗政相說處之以神保之職而人命之  
 朝夕納諍以輔台德可謂知所矣矣新受胡氏曰  
 相業莫大於輔君使高宗命相未及也事而責之  
 以納諍輔德爲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

精見道明又素學於世盤而有得於其言如此仁  
 山金氏曰高宗天賞明哲然自以謙虛未定恐未  
 合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  
 此其始物爲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虔敬者不言而  
 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爲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  
 所以心無異念絕于誠敬故夢帝登於其躬此所  
 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君子之  
 下之本而相持其助後世人主忍不知此既得賢  
 相自謂過於任人則志以事任委之而自意於逸  
 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有心不於事理不徹一  
 且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桓公任管仲一則仲又  
 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崇奏事不肯謂任之事  
 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定不以事心爲意  
 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賢說焉  
 賢相未及朝政其多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諍反  
 覆帝論奉奉於沃心之說此高宗之所以中興焉高  
 宗之知所本也五清劉子曰高宗本生知之資焉  
 太子時居於民間又學於世蓋其知有傳說之賢

聖容皇能想像而說之哉不然則安一學安一匹夫  
 可憑乎茲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怠於政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聖容皇能想像而說之哉不然則安一學安一匹夫  
 可憑乎茲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怠於政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右一  
 聖容皇能想像而說之哉不然則安一學安一匹夫  
 可憑乎茲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怠於政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在君君則  
臣天之標表也君雖為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在君  
在天天又君之法也之始明者天理之公也終是  
非兼善惡同舍實罰一惟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  
焉此人所所以惡天之顯明也言語所以文身也  
起死之憂二責所以為己當慮其忠於人也衣裘  
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官者戒其有所輕予予文  
所以計有專必嚴於在官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責  
所以加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治定而後  
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  
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官以命德故  
曰賢惟賢能所以治也私能惡德所以亂也惡  
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庸亦不可及矣善者理之  
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處事當乎是而後可動動  
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無善而動不以時措非  
古書 卷四 二十九

中也自有其善則已不知性而德窮矣自餘其能  
則人不助而功廢矣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  
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強則強則二也義理安於自  
然則一矣一故政事辭而不報也舉事之善因貴  
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又矣然  
下決難難則不敬懼不欲顧顧則擾亂皆非所以  
交鬼神之道也而俗尚也欲高宗以禮為明而革  
其俗也中開範章而納人之侮母恥冠而遂已  
之誠焉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王惟  
我此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夫  
宣氏曰前儒說說命一篇軍言無統必有諸簡意  
諸語此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或茲四語乃結  
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  
其誓為一章章比三節以惡天顯明為要自慮善  
以動至事神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所為  
要夫惡天顯明王莫之公也慮善惟時中之學  
也二者其要皆言而產果哉事 王曰旨哉說乃  
以鳥耳傳說之言真有旨哉

言惟服尸不言之言予聞則于行說拜稽首皆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味其言也服尸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極行  
德女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高宗方味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  
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成汚之成德說於  
是而猶有所不  
九峰蔡氏曰上篇言后克聖  
吉則有其事矣  
臣不命其承所以履其從諫  
之量而將言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  
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五清劉子曰金吉  
甫謂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  
其輕於用兵之其後鬼方稱災之師王成終然  
日說所不得已而考來猶識其德說蓋先見之矣  
古書 卷四 三十

又謂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依所以為重非蓋  
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無  
非也蓋易言擊伯震與王季奉命行師不事殺戮  
持之三年鬼方自德而來降伊川誤謂高宗之德  
大孔子之意矣安國傳序謂高宗之訓高宗形日  
皆祖己為武丁而作吉甫辨其非於祖庚三祀書  
祀高宗有難維之莫是也乃於此復仍仲默之語  
而謂高宗有難祀之症何邪商俗尚鬼至其中世  
心甚說慮其家為巫祝邪說克塞致勸高宗修明  
禮祭人正人心而變妖俗爾高之陳謨至以舟朱  
為喻豈亦示有微虛則淫之事乎學如向則幽怪  
執人孝弟罔平日養其良知良能而擴充之矣且  
豈必有不孝不弟之形著而後教之于訓詁為儒  
無傳學詳說之功上據日前說說辨附會益肆  
字鑿法為後學之  
大惑不可以不辯  
右中  
其末有高宗之言遂附於說命之中歟



我龍行爾之言也

起胸擊之上益誠悔酸所以作雷而雷之味則起

惟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說曰王身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末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末允慎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用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先聖王之訓戰修身治天下之道典護之福是也

古訓深微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

安者非說所聞善言無此理也起志者虛心抑志

無怨則志於賢也而便辨之世得志於貨利而

擊飲之臣得志相逐雖欲招復人而用之其可得

平故聖賢之責難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

古德之終賢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此欽承之言心

語特為欽承而於也歟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舜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侔阿衡專美有商惟后

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末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曰  
州仲阿衡專美有商王是商宗以成湯自期傳說  
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如此要時高宗為高令  
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金奇

高宗彤日

彤者祭畢而實尸之愛  
之明日曰維祖庚三祀免密從吉大拾于玄王之  
前薄武丁為高宗而頌以殷武之詩其明日有維  
武丁之德固當不遷而祖庚則太早計矣舊說以  
彤為祭名武丁於小

而而維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  
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亦高宗之  
古書世宗 卷四 三十五

華為祖康作也高宗在位世多相甘盤傳說而無  
日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皆其居多繫其所言之  
也如曰伊尹之訓曰伊尹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  
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木反多  
辨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商字稱音而此曰高  
宗彤日則似果若也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  
然三王之祭其於維也夏曰後祚商曰彤周天子  
謂庚曰維以祭之明日大夫曰實尸以祭之日蓋  
維祭之餘也維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華以士行  
以商字稱之又曰盛祀無蓋于銀然則詳味其辭  
又安知非祖庚之所維於高宗之廟而有維維也  
異乎則比書祖已  
以訓祖庚明矣

高宗彤日 維又 維且己  
王成德 高宗彤日 維又 維且己

王王曰維祖庚三祀免密從吉大拾于玄王之  
義維祭又訓又而訓非夙  
不維皇夙維維命止維維  
了甘休自維步王象維  
夙非夙夙夙夙夙夙

高宗彤日越有維維 惟格祖己曰惟先格王  
正庚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美降年有

古書世宗 卷四 三十六

末有不求非天大民 又上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  
不昧事天既乎命正厥德乃曰其如白 伯嗚呼王  
司敬民罔非天德與祀無豐于祀

樹夫丁又華為高宗而再祀福廟其明日實尸既  
形於玄王之廟門矣又維於福廟之門商文王之  
不曰高宗維日而曰彤者正以見其既拾而彤之  
祀高宗也越夫肅之年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為其人入或都急飛鳴於宗廟之祭器如無人  
之地乃亡國之地與祭維生朝同為大異也祖己  
正應之使受高宗命為祖庚師者格正之即所謂  
格其非心而有感通之意與主也義者理之當然  
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使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  
義如何爾降年有求有不求者義則求不義則不  
求非天大折其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不  
若德者不明於德不德事者不以己為有辜而賤

人之戒乎命言以故事為符傳而故善也言其  
 不願德不願事天既以故事為符傳而故善也言其  
 其恐懼休者以正德民乃曰華祥其如我何則天  
 必誅絕之矣司主德嗣天德循言天之子也聖賢  
 再於弄璋而用盛樂也近親謂福也高白成修我  
 夏其言毫末詰諸侯一則曰天命殛之也喪上帝  
 二則曰將天罰明厥不敢執盤庚至于致其告臣  
 民一則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文不教乃死二則曰  
 先王至降與女事疾皆以神道設教而其民化之  
 遂成尚鬼之俗高宗之初亦以帝命命臣而後有  
 之諫故傳說其謹懼以安民俗今祖庚後有  
 紀之舉祖已恐其民益相放效而家為五祀使九  
 物之亂故極言天有定理唯主於義而福清德以  
 感悟三心王明比理則知謹懼而不惑於邪又恐  
 不納其言故曰不若德不聽事天既乎命正厥德  
 訓不迫切而意獨至焉數者心學之要能敬則能  
 窮理能窮理則能正民之事此化俗之本也夫乃  
 言祖宗莫非天子不宜有所軒輊而獨重於禘則  
 所以正其事也詳於格心而簡於正事者孟子曰  
 故不足遠人不足謂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  
 君而國定其極已之謂乎或疑祖已何不諫於紀  
 禘之初而訓於既而後也乃說于武丁嘗為  
 不違之樂亦公論所尚祖庚之紀禘亦幸誠所發  
 但以禮繩之則為賢者之過耳正猶魯子空窺而  
 七日不食子思亦以非先王之禮也夫祖庚一  
 祭之過非有如大甲之敬收皮鯉鯢者而祖己  
 訓之如此後世亦如傳說召臣法簡而浮屠之  
 害萬世莫除蔡京薦林靈素而女直之禍不待旋  
 踵也居之惡事可勝詳也哉舊說謂高宗之紀必  
 有祈禱請福之事祖己不敢斥王而借民為言皆  
 味經之淺考史之疎而偽序之為耳豈有聖之明  
 知高宗而下同泰皇漢武之妾大人和祖乙而其  
 僅如公孫弘司馬相如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  
 如不冒書言者邪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  
 之賓客皆無焉祭傳以為之祭誥與傳文然公曰  
 祭氏謂高宗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

記之類蘇氏又謂其不修人事敬於祭祀其  
 而德亦未必然陳氏又謂祖己之言實正三而無世  
 又厚誼賢臣以助攻賢主之信如蔡氏之說則使  
 春秋惡是也謂乃同于穆大信怪之君如蘇氏之  
 說則使三代之賢王乃不如後世之君主如陳氏  
 之說則使正言直諫之臣乃類是哉慎言之士莫  
 害理而傷教十

敬

敬之節也人欲在公二十八年冬祭而公殺作  
 是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而紂之庶兄也紂為無  
 道微子至其時七諫於紂紂不納其言而紂者天  
 錄其問舍也語甚說以為語體非也語者天之所

以格告天下宜在下社語之者微子云謀去乾  
 必不敢宜言於朝孔子之來得其實而錄之以著  
 三仁之心非高也仁山金氏曰觀微子之所言  
 不遠而己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心也而紂用之  
 說何微子故景右顧而求為後之也此也必不無  
 矣而傳又有武王之高微子而紂非紂微子之使  
 之說也亦傳也說也夫武王伐紂非紂微子之使  
 微子而紂未聽則面縛紂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  
 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在氏之說則微子面  
 縛紂降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贊與其時周家三  
 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代商無復物與矣立明之節  
 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  
 甚乎故于王子謂面縛紂必武庚也後世失其  
 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殺之而己矣必  
 不果加兵其類也既而入商則紂已為庚庚殺  
 武庚為紂類家父死子繼則周家乃其責故面縛

衛詩之於詩也... 殺之祀亦不絕... 王孫箕子之因封比干之墓... 而不及微子以微子之德... 卒於此戰始末微子以代... 不可解而前日并周之... 子比干以死諫偶比干... 偏不見親而因之為... 為城旦毒論為鬼... 死以道未及傳也... 道則其日楊維之美... 列矣且其于豈知... 之我此皆二千餘... 不辨楊文體公曰... 也世武傳其抱祭... 降周王魯齊皆辦... 未古是光自勉於...

古書 四 二十九

日帝以取對也... 為三何為街... 人語傳焉微子... 宜封之特以其... 知武庚能封商... 唐諱而商祀絕... 蓋如是也... 祖考年抱祭器... 王手其其若此... 會之全言商考...

殷商之山二口... 殷且... 殷... 殷... 殷...

原... 一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古書 四 四十

降...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殷...

桀胤者越之君也

桀胤者越之君也

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切用亂敵厥德于下

相為教雖今殷其淪

狂也初吾家老懸于荒

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以皆殷遂容越至于

今日曰父師少師我其

古書

四十一

若之何其音

也因在今山而太

于厥即音先給

父也希或音不

望其能治正天下

陳列於上而于

人非無上下

小民無所畏懼

津涯敵之空亡

其語辭言封

皆進連于荒

我以顯陳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沈此亦可

古書

四十二

意同方與者

君子有三畏

有長者

老者此會

故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而此先會

存商祀之制也。其于魯以微子表且登觀命之  
立之帝已不從卒立討必忌也。是我前日所  
遠以害于子若不去則禍必不我商矣。其祀  
隨陞而無折托矣。其于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  
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命微子於商之義  
其于既命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他此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宜。是以自道其志於先王  
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從。願行應也。按以  
無所害者。得非比于安於義之當死而無侵言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於  
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  
而所謂自靖。仁山金氏曰。王子有可去之義  
者。此也。蓋不可使射有殺見之惡。而元  
子在外。萬一有惟係宋社之射。若我則無從可去  
之義。故曰。我不願行。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  
則其于比于周以死諫。比于見殺。其于偶不殺而  
曰。年記者。是謂其于有言而比于獨無言者。去就

古書世學 卷四 四十三

之義雖明而天節之意易見也。殊不知其子豈有  
去意而比于之無舍者亦以其于意固不復有異  
辭。爾新安陳氏曰。箕子自言我國為臣僕。其後終  
不臣周。不夏斯言矣。微子本有故去之意。故其于  
於此深贊其去之之詞。前後文之相照應。且曰。我  
以不去為義之所安也。及之吾心。而果安則微子  
先王而無憾對越先王  
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

西伯

西伯周武王也。其有  
今山西路安府東北百十里。劉城縣。仁山金  
高史。殷祖伊告紂之辭亦訓體也。大曰商  
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紂今  
涿州之黎城。自湯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厚則  
黎音。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數約武王也。自  
史。是以文王伐曹為數約。紂之以祖伊之告於

傳注皆以為文王與武王。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是為王德。而傳稱又王車較之。殷國  
以事討則數約之。使文王望遷。稱兵而受。得難於  
然則文王固嘗伐。即代宗。代宗。須臾而受。得難於  
代約。蓋謂度。約。牙。大。然後。任。轉。欽。然。後。親。自。文  
王。獻。浴。百。之。地。約。約。牙。大。然後。任。轉。欽。然。後。親。自。文  
度。之。失。道。音。文。王。得。專。許。之。苦。索。皆。室。須。率。西。諸  
大。也。自。關。西。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諸。侯  
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無。不。所  
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京  
畿。句。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  
不。伐。紂。耳。至。如。數。約。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  
觀。與。王。履。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後。世。之。議  
而。於。紂。未。殺。如。兵。是。則。曹。孟。德。之。術。也。馬。在。其。為  
至。德。乎。昔。者。紂。殺。九。侯。而。醜。鄂。侯。文。王。聞。之。竊。數  
逐。執。而。囚。之。而。見。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言。如  
是。其。志。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運。近。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商。薛。季。龍。諸。儒

古書世學 卷四 四十四

皆以為數約武王也。昔者商紂為約之寇。則約紂  
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於子商。則斯約之師。以約紂  
耳。而終美之。惟所以有五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  
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空。則。是。時。紂。已。陷。危。亡  
無日矣。故吳氏以為數約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  
其辭氣觀之。吾可知也。其非文王也。則矣。然則文  
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數約列於商書  
以商視周。蓋西伯年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伯受。主於  
非也。西伯則周之為西伯。蓋非特文王為  
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年武王之東伐商  
也。贊商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  
於洹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為之。曰  
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皆自來  
矣。楊文懿公曰。西伯數約。孔傳以爲文王。而世儒  
從之。然史記載武王伐紂。商使膠鬲觀之。膠鬲問  
王曰。西伯為而。未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約在畿內。去紂都僅三百餘里。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收宜官稱兵於畿內故胡王舉已成  
 公陳水南諸儒皆以西伯為武王而兵車虛曰黎  
 器內之國之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漢不  
 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則為西伯其事殷商之王  
 也其代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  
 則為君臣一日命終乃行天罰此事問下容聖全  
 無就區王畿祖伊恐而帝吉則震懼甚矣宜其數  
 命之從班師而去後執臣位而紂始下以鳥意也  
 竊疑殷紂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當時紂豈肯有小  
 國周師先戡黎而逐東勝以進紂都也可謂明目  
 盡矣郭氏亦曰祖伊之言急迫之甚必在周師既  
 渡河之後若文三時必無紂之即登及紂于爾邦  
 之語請次不當在紂于之前  
 也其言尤為切當故從之

凶曰紂利且氣西籜罪  
 于王曰夙夜匪懈以終我命

古書卷四 四十五

命各九元車 紂曰吉我  
 紂王不吝我後乃王至  
 紂車皆出皆夙夜不  
 蕭命不夙夜不夙夜不  
 夕我夙夜夙夜夙夜  
 不夙夜夙夜夙夜夙夜  
 紂王曰夙夜夙夜不  
 命十夙且夙夙夙夙  
 紂王曰夙夙夙夙

夙夜夙夜夙夜夙夜  
 紂王曰夙夙夙夙

詎我殺命格人元寇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相去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育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與今我民罔弗欲喪 去聲  
 不降威大命不至 今作 今王其如台 始王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又曰嗚呼乃事多參在上  
 參七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嗚呼乃功不無教于  
 甫切

古書卷四 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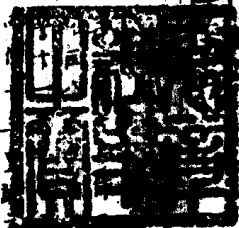
爾邦 王紂也祖伊將言天詎殷命故特呼天  
 紂人元寇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以絕我殷命  
 格人元寇皆無敢知其吉者言凶禍之必至也  
 非元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  
 絕於天耳康安虞度也與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  
 天棄殷不肯康食饑饉降臻也不虞天性民天常  
 心也不迪率與淫戲常法也民苦紂虐無不欲殺  
 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之命者何不至乎  
 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名長我也及鄭氏  
 以為罔對之詞若宋儒以為是而私語於人則高  
 文無由記其言矣祖伊言民欲紂亡之是故紂以  
 天棄自解多參在上謂積惡多德德亦開於天  
 功事修焉也言天人共業業即福也持紂于日所  
 為之事其能先辱於爾邦乎楊文曰紂三十一  
 紀年五十四而為處度所執紂武王滅紂僅決月  
 耳初祖伊直諫紂怒特殺之故祖伊面對以此言  
 紂廷焚以繼炭棄其灰於壘中大誓所謂焚多忠

良是已今其死不見於書者孔子為賢者諱不惡  
 著之也埋或然然則比干之諫亦不經見者可  
 類推九峯蔡氏曰下文無及於物之事史氏  
 矣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伊祖已使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時也愚讀是篇  
 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數約不利於殷故  
 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數約不利於殷之語而未  
 嘗有一言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  
 數約也義之所當代之使紂違善改過則周將終  
 矣又知殷之亡心無與於周故因數約告紂又履  
 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  
 之心於  
 是可見

古書世學卷四終

四十七

古書世學卷五



本徐容曰吾國周書八十二篇  
 以訓大王遷岐而作次是誓王  
 度訓四命訓五常訓六文訓七  
 王訓或周人之辭九誓誓十既  
 誓十一文王受命記于誓而作十四程  
 典六州諸侯成請伐紂文王諭以事殷而作十五  
 誓二十殺公之命二十一紀公之命二十二陳公  
 之命二十三唐公之命二十四尚父之命二十五  
 武成二十六洪範二十七康誥二十八分命分  
 命封諸侯之辭二十九旅賁三十棗命三十一肅  
 慎之命皆來朝受命而作三十二魯命封伯禽而  
 作三十三魯命武王不讓命周公輔成王而作三

十四居喪三年五夫誥三十六微子之命三十七  
 酒誥三十八五刑三十九將誥也遷奉君而作四  
 十洛宅四十一成王政洛邑成諸侯和命周公成  
 勳大誥治而作四十二召公之訓四十三多方四  
 十四多士四十五唐誥封唐亦而命之四十六蔡  
 仲之命四十七歸禾唐亦獻嘉禾而作四十八嘉  
 禾周公訓成王而作四十九周公五十無逸五十  
 一君陳五十二堯典成王受命于羊而祭告之  
 辭五十三顧命五十四單命五十五唐牙五十六  
 周命五十七祭公之訓訓穆王者五十八商訓今  
 作呂刑五十九恭王之命諸侯來朝而作六十商  
 伯之訓前良夫錄厲王而作六十一共伯之訓共  
 伯和與召穆公三宣王而作六十二利維六十三  
 徐征六十四召穆公之命六十五中庚之命六十六  
 六韓侯之命六十七吉甫之命皆宣王中興而作  
 六十八文侯之命六十九武公之命皆宣王中興而作  
 公爵而命之辭七十桓公之命惠王命齊侯小  
 白為方伯而作七十一管仲之命夷吾入聘惠王









克子非朕文考有辜惟子小子無良

以武成諸侯之言則於此弗可失之下說此篇

結語於下篇之末志依徐宗所傳徐市本錄之

十有三年者屠維單閼之歲高封三十三祀也

春者建寅之月丁巳也大會者武王既執紂

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皆請乘時伐紂出於天下

之初為西伯四十三年封之十四祀冬十一月五

王不肖而從諸侯之尊稱文王為周王九年而崩

武王嗣其位皆出於天下之所共尊與湯之自王

以誓毫泉者又吳矣觀政于商者謂滅紂以誓紂

也紂為天所震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幸伐

至武王亦未忍遂伐紂舉之以俟其改也紂非惟

不知悔改而惡滋甚焉則天命不可復運民欲不

可復運諸侯之自集者不可後歎所謂時不可失

也運運二十一年之久從容和緩猶有雍容性運

之風其說湯之見輝夏臺僅論二載一舉故然遠

以天命絕於一日自誅者又不同矣結語承命我

文考受命文考而言蓋誓諸侯之辭故先稱小子

而懼之意三見善則稱親通則稱己之孝四見天

命民欲所迫不得已而應之成敗一聽於天而無

計功謀利戰必勝攻必取之心詩云上帝臨女無

武王心無武無虞上帝臨女此之謂也故孔子稱

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夫豈穢史而儒之所能窺

哉詳詳九章蔡氏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

武成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孔

子國言庚寅寅成高文王父命政元之年凡九年

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

事歐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宣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宣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王并其君號稱十一年及其歲商而得天下

其書大於聽訟遠矣而不改元由是言之則文

王受命改元武王曾文王之元年者皆安也歐陽

氏之辯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

十一年之誤也子國又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

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高四時之

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

繫之以春改運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敗

月數於大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

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

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五

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祈會於皇求年將受厥明蓋言春

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年將受厥明蓋言春

受上帝之賜賜大年春將熱則建辰之月夏正年

春者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

也然則前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不審

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文非窺

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反也御事治事者度士衆士

也告以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密也沈酒滴於酒

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辜刑及親

族也世子弟也官法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

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津障曰波停水曰池

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既已

如此而射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喪路而居廢上帝

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

於凶惡淫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披瀝神祇之攝捨

性者也德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注我有天命

而無有德成其侮慢之意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

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

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辜之當討無辜之當

故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度皇

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  
 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是義宜也古者志之詞武  
 王舉以明德商之必克也百篇曰德封雖有德焉  
 臣而有德焉心泉敷離離助之至力且不同况  
 不德封是長惡也其事宜不與封約乎如律故  
 故者與同也成改也故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  
 之言縱則不謀則卑與封約此言于天子是天  
 之威早交敬懼不敢自盈受命于天王之制曰天  
 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法造乎禘受命文考即造  
 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  
 以依封之舉天命之文王武王特崇文王之命  
 以卒其功而巳天裕情於民民有所歌天必從  
 之今民歌止封如以則天意可知爾庚與稱我  
 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  
 失也無事備言無過也無及稱言無善也商周之  
 不致久矣武王備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差者聖

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右山 先清敬公正音自大誓至泰誓遺稿殘闕並以先曾祖轉音補之

皇天上帝于麓于泂和爾后  
 乃不畢崇王乃獫狁狁  
 且爾步由上又衆而班然  
 皇靈若吉久絲籛皇皇不  
 且出久絲不籛介皇皇不  
 且夕爾王多尔公靈降於  
 我利若爾就皇久空酬若

皇臣一止上拜爾止香爾  
 懼恣威靈結爾風其德率  
 香風甘乙而而中麟麟  
 麟卜靈于林權威爾皇  
 乃又皇臣十九同同德  
 夕然維維爾其太爾  
 爾皇威爾非爾其  
 德一止上爾一止爾

爻

惟戊午 戊音 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

乃狗師而誓 狗音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  
 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勅老昵比事人 昵音  
 味淫亂肆虐 臣下化之勿家作維 今作脅權  
 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天其以予又朕朕  
 朕卜靈于林祥 朕音 我商必克受有德也我人  
 心離德于有治臣十人 治音 今同心同德今朕

必往助哉夫子固或無畏寧執非故嗚呼乃一德

一心立定厥功惟先永世以爲錯簡甚多皆武成

本錄武午者已外歲寅月二十六日次止也

之國有衆者上萬其君必萬其將士也惟日

不足者言終日而之而猶馬不足也將言射力行

也勅製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老遜于荒是也老

成之臣所嘗觀近者射放棄之早惡之人所當斥

逐者射廢比之射射志肆也臣下亦化射惡各

立節黨相為仇讎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

無事之人吁天告寃極之德顯聞于上冀重也

言我之夢陽我之下重有休祥之應知我商之必

勝也我商射有戎秋之行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

理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臣十人

古書無卷五 十二

太公望召公奭周公旦畢公高榮公朝秦頤闞大

散望生南宮括膠鬲言射雖有夷人之多不如用

治臣之少而盡忠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易勉

以馬非我所致也此考補清谷袁氏曰膠鬲當射

亦時而懼之意考補時以魚鹽為事文王舉

之使言射益津之會射使膠鬲視師遂留下武

王乃渡河故大誓中篇列膠鬲於治臣之末孔子

曰有數人焉九人而已以周召等皆周之味膠鬲

自設來耳何休本殷誤作婦益因石經論語成歸

而妻意補之又安註以爲文母其才老也曰子無臣

母之理是也乃更以爲是妻亦非也婦人之善不

出閭閻也妻雖善於治力無預於軍旅之事武王

收射方以婦人是聽焉射對八百篇成自譽其

妻而不取是謂以變代突河以服人心乎韓昌

勅據衛氏古文定焉膠鬲可以解萬世之惑矣

右中

哉蘇曰王了大繆介采叨

勤柔封王白繆少繆由上

何熾夙又繆德蘇繆繆

夕曷王多神神又崇亦島

亞嶺盲繆于夙繆于夙

夙陞不辰命甘不合愈繆

夙回鮐屬諫補并其夙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夙夙止封止夙煉空行已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

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神侮

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郊社不修宗

廟不饗今作享崇信姦回賊虐諫諍棄典刑囚奴

正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病音上帝弗順祝降時咨去聲爾其攷攷奉于一人

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離獨夫

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離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于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離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古書世錄 卷五 十四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此篇今本中

黃錯亦志依徐市 厥明者成王之明日也六月

武王剛文王即周上位故用天子六軍之制詩云

周王于邁六師又之紀文王伐密事也則周之有

六軍舊矣書特紀其實耳天有至顯之理其類

甚明至顯之理即與常之理也詩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常道義仲倫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則

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矣神祭天社祭地森回

飛廉惠來骨仲崇矣約侯屈商雷開諫請比干梅

伯祖伊正士箕子婦人妲己也祝斷洪大連踏登

成辭 五季朝氏曰討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

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延作

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其救向  
為奇物充切宮室苑臺多取野獸豢鳥中陵  
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於木  
池可以運船樽缶可以望十里使男女裸相其  
間以百二十日為一夜謂之長夜之飲車行酒  
行火以繩繫人頭引就酒池醉而溺死時醉而  
其日夜甲子間左右皆不知問其子箕子曰一國  
亦以醉不知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此  
罰輕該薄威不止也初為戲斗而然之使人樂飲  
作炮烙之刑膏相柱下加之炭令人行焉輒墮其  
中妲己觀其完轉大笑而樂之九黎黎氏曰病  
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  
所及者遠也回邪也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  
度之巧射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  
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夫射於森那則  
信之師保則攷逐之身棄先王之法罔顧忠正之  
士輕廢奉祀之禮專事淫變之行悖亂天常故天

古書世錄 卷五 十五

我一人而敢行天罰乎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

去但一獨夫耳蓋子曰成敗之人謂之一夫武王

也今獨夫受大威威以威害于爾百姓是乃爾

之世離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

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射為衆惡之去在新當

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爾世離之世離

也殺故為果致果為殺爾衆士其度幾蹈于果殺

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

不迪果殺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

示衆度也仁山金氏曰按漢初伏生之書無大學

惟孔解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於官其時

有張霸偽書大學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  
大流玉星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文漢王馬  
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  
近世吳氏疑疑大學三篇辭通而依不及偽書其  
書近出也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向

應天順人而事孰不同湯當別業之初武王承已盛  
之業湯聖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  
侯從周之餘為保之戰性色之泉而孟津之會  
今諸侯之師事孰不同蔡簡復其王若射于不  
同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大學三篇  
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  
大意以天意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  
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法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  
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諸君知  
此當有  
見矣

右下

真文忠公曰武王來古人之言以明天  
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宜以虛我而  
逐勝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  
不察蓋大易曰三篇三教封之惡發針萬民之乞  
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  
商矣嗚呼豈非為世之永繼哉松讀程氏曰日本

古書世學 卷五 十六

大學三篇皆簡嚴整肅典皆皆徵相承東而先  
明正大以超乎湯誓之上漢儒所傳錯以武成之  
文以詩虞贊周之辭為武王自奉之語以致疏離  
狂妄浮薄之士欺謂武王非聖人其理甚矣禮失  
而求諸野語不信夫思齊陳氏曰乃女世雖益封  
事人以效於為父有父兄之繼當不與共蕪天也

校勘

校勘

校商郊之地今河南衛輝府城南  
漢面社朝歌之南即古牧野是歲  
二月三日八百諸侯之師次其地明日武  
王在師而設誓之亦三合五中之意也

哉甲歲也  
會校林了勤王  
又叙四姓

古書世學 卷五 十七

上止九王曰  
周德衰  
爾未也  
勤古久  
王多  
蘇祀亞  
庚美不  
皇繼  
皮是  
慮于  
夕也  
日止  
了止  
于二  
止也

廣漢魏漢魏漢魏于魯兗  
亞伯宜繼之服由上剛戔  
木幾爾匠亞鳳台于爾也  
又伯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朝之  
王左杖黃鉞音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知實切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

人擊音牙稱爾文比爾干比皮立爾予其誓

古書世序 卷五 十八

**甲**子二月四日也左車左鉞大斧以黃金飾之  
虎之者周公也右車右旄旌旄白則遠者皆見

二字述遠也鎬京距牧野九百里故舉公以其行  
後之述而慰勞之也文邦冢君八百諸侯之法河

者御事治事之官周自文王已備六師則六師之  
官皆異以獨呼三師者司徒主民治後虞之政令

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警戒司空主土治壘障以營  
軍若太宰宗伯司賓則留以守鎬京下空國以出

也亞者卿之次四命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旅者  
師之屬元士中士下士之從於軍者也師以兵

守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中大夫為千人之帥  
百夫長士馬百人帥也庸庸先之後後庸今

湖廣漢陽府竹山縣蜀山氏之後後庸今四川  
成都府成都華陽二縣羌姜姓神農之後後庸今  
四川嘉定州南十八里平羌縣華羌之後後庸今  
定州臨印縣洞溪山嶽印微子之微微子出亡而微  
微仲以夷歸武王政成王二十八年微子辛而微

仲刺焉宋公盧平盧氏之後後庸今四川瀘州彭  
東陶之後後庸殷王時為桂下史報王時之流沙  
不知所終孔子所稱老彭又曰老聃是也今成都  
府城北九十里彭縣漢魏姓伯齊今瀘州府  
枝江巴東二縣之地皆漢河之後後庸而宋故  
於百夫長之下可先射夫人心薄海力外無不  
羊角而從周者矣稱衆也戈兵之一岐者長六尺  
故人可執以舉之比齊千者也所以軒教故陳列  
牙者有鉤長二丈故立之於地杖鉞東流所以清  
上之容稱戈比于五牙所以爾下之容軍容此  
然後發令則人無 古人有言曰二字衍入 曰札  
難無晨 札類 札難之畏惟家之索 昔各 今商王受  
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會 昏棄厥遺王

父母第不迪乃惟四方之多事遺逃是崇是長

古書世序 卷五 十九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奉虐于萬姓

萬作 是非以姦究于商也 札難 札難者謂則金易又履  
會報也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  
祭記而不報昆弟先王之亂也紂以昏亂棄其所  
乃惟四方多事遺亡之人尊宗而信使之以馬大  
大卿士使奉虐于萬民無究于周之益紂也 今于  
於妣已之變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發性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易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易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于商郊弗逆克奔以役西王易哉夫子爾所弗

于商郊弗逆克奔以役西王易哉夫子爾所弗



助其于爾躬有戮



惡過助也步建超也齊

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生作進之法所以

成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以下四五分不過六七

而齊此告之以伐擊刺之法所以成其輕也

蓋自前帝制經奇以來則敵皆先鋒能二戰

即前二戰已交三戰即止以養其力齊以申其

氣不喪心不怯而可以決勝止於七者八乃中軍

武王所在也桓桓成武兒貌類虎一名能勇欲將

士如四戰之猛而奮擊三商却也連奔齊則商

人逃潰之路勿迎擊以勞面土之師此勉其武勇

而戒其妄殺也切言夫子勛哉再言勛哉夫子及

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夫乃以刑辱其違

犯誓令者先儒謂湯武仁義之師仁山金氏曰

師實兼植文之節制於此可見

歸市者耕耨者去黃者軍食盡者必將與聞之

故言射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高也昔第

古書世學 五五 二十

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

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

地唯恐射之不得達聞而至改也至於收誓始嚴

軍法而有致師之意則祖伊焚死紂惡類甚而紂

武成

自絕於天皆可為萬世之鑒或疑與誓奉之

兵諒何異曰武王居三路之國自公劉以來夏商

所不臣又剛文王之位為天下之共主以天子討

獨夫有操縱之權也誓奉是臣不惡得此於聖人

而左氏謂之忠哉莊衛魏氏曰弗道克存使商兵



清歌而射孤擊之則將致死於紂訓弄高降謬矣

武成 此篇今本錯簡脫文請字 史 紀武王克商本末因篇中有大告武成之句取二 字目之故事文體與帝典篇相相似故卷之終以

馬亦典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王居於此

后乃口望王人嚴嚴王  
一風公風一六念了反風  
政志歸奎豐熾四壯作干  
風武商錚錚并益止壽  
業五摘止壽六商于二  
天風振兵四師二四哉斯  
即王卒查看王于查了區  
武後會後於於山止  
技歸于於於止於於一

古書 五 三

引以歸劫羈塵我爾  
百五多命于嵐·於祀于  
嵐甘我回乃德靈羈本羈  
且國疆二回黃才崇即  
罪武成卷斤群步錫白  
歸步靈風望風物民成  
九獸物止靈會歸即止  
后止及民成靈風由及  
犀我風又直樹引宜也風

歸此良命多事歸于  
以唯六目技結榮原到最  
善止距到自止心到易  
向那炎炎作目括宜獸口  
耕柔靈就已已  
回勅在率是會崇風美命  
于風是多是會崇風美命  
風命多不也於  
益鳴者靈保歸靈不  
十彼良王歸靈會王也  
于由上靈歸又嵐歸多  
口歸武靈歸歸于止靈百  
披后也靈歸肉叔後靈  
靈歸本民是甘於民靈  
靈歸以歸嵐王風沐歸  
靈歸解于內是嵐歸於

古書 五 三

引以歸劫羈塵我爾  
百五多命于嵐·於祀于  
嵐甘我回乃德靈羈本羈  
且國疆二回黃才崇即  
罪武成卷斤群步錫白  
歸步靈風望風物民成  
九獸物止靈會歸即止  
后止及民成靈風由及  
犀我風又直樹引宜也風



年冬十子辰旁死霸音伯切今有七字音晚下用越其日於己王朝

步自周朝之干征伐商辰商之宰音告于皇天

后土所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黎民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施切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過亂略惟爾有神尚克相予相去以濟

兆民濟去無作神蓋格之歲九月封因箕子

殺比干比干武王伐封故以十一月與師十有

一月者建子之月身死霸者初二日也翼日明日

其輕而速也于性也底陳也告皇天后上帝大誓

類于上帝宜于家上名山華岳大川黃河也首道

謂先君后般公劉高閼亞閼太王王季文王也皆

除至祭皆之稱無道對有道而言蓋也封為商

祀聖人主如魚聚淵如穀聚穀以珍物害兵即

略言用仁人足以過絕封臣昏亂之謀也蓋武王

雖聽八百諸侯之請而衆兵聚封之卒然其意止

欲除君則之惡如伊尹誅太甲之頑而己故大

誓曰此等入禍相賊殺皆曰多辜適此舉虐

萬姓而此告天地止以過絕亂也為辭使封生降

然不能如太甲之復辟豈不得有中路之封或南

其所以必春正月戊午師渡孟津發亥啟于商

誅而不赦鄭康成切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罔有敢于我師前徒倒戈倒音攻于

後以北血流漫干漢臣表切乙丑誅庚度丙寅

王入商今本脫此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肆箕子因封比干墓武商容閼散鹿

臺之財於鉅橋之粟大齊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春正月者十三年之寅月也不書年者已見於

大誓故前不月而此月乃史氏敘事之法至文

從可知故於亥亦不言二月也侯天休命者武

王至商而兩將戰乃請八百諸侯皆以爲天命

者倒者顯封人反矣而以鋒刃向封也漢書溫也

十補也戰法子等在前大戰決之刀劍又次之干

商民平日苦封之虐至是雖被殺而前鋒而實無

謂志封宛將與其大夫卿士姦回有辜之人方在

中軍商民皆不向前攻周而反攻中軍庚受困衆

心而後封欲以自結於武王武王乃惡其欲君而

誅之也賈太傅曰封之死也封之官衛相與糾封

之軀索之玉門之外氏之觀者皆就跪之端其腹

度其腎殘其肺履其肝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

書王入商者至封死所而哭之書商王者以天

子禮葬之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四流口社石河

內封墓乃封墓也一戎衣者文王伐武成伐密須

侯者伐那伐崇故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而武

王則於丙寅十一月以伐商告天地閼十二月數

勅諸侯遂從渡河二月而克不待再駕故言一著

戎衣而天下大定也此干墓亦在衛輝府城比十

里武王命閼夫加上培植立石表曰殺太師比干

墓人以銅鑊殉葬而銘之曰在孫石泉後因前道

萬世之靈益為是寶今尚有墓本傳於世武王前

橫木有新散則長跪而德之商容商賢人聞發居

里門也鹿臺封所築亦淇縣南陽社鉅橋亦淇縣

只里社 九率蔡氏曰武王師兵商郊雖空不  
今尚存 通以待封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  
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蓋予也武王除殘去暴  
顯忠遠長報窮期之澤及天下之人皆心悅  
而誠服之也仁山金氏曰扶尚書大傳之記賜寇  
子古史皇王大起茅書云封開武王亦亦禁兵七  
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攻師以六  
車馳封師封師雖累皆無力戰之心武王遂入  
封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之封兵皆崩  
封武王武王若天下之未定居太公而問曰入  
殺素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  
及其胥餘威劉底故廉使有餘烈何如王曰不可  
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事者殺無辜者活何  
如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  
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觀何如王曰善哉  
乎若天下之已定也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封宮及  
期百大荷軍旗以先驅亦振鐸奉陳常車用公且

古音

五

廿八

地大哉乎公把小誠以夫王歡宜生恭願則大皆  
執級以衛王王持大白旗鹿諸侯諸侯車并王揮  
諸侯請庚車從王入商周商皆待於郊王使率  
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商亦與民觀  
周師之入見乎公至天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視其為人歲乎將百意也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  
公至天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  
而鷹趾當故將衰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故君子臨事果於進退見周公至天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視其為人竹竹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月之相國也故聖人臨事知之見武王至天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封子孫父而轉爵  
辭出降三命管亦解其縛焚其櫬使復其所王遂  
入至封死所臨之乃殯乾妲己及費仲雷閏屈商  
惡來莘等示諸市商民無老幼皆提石之或射其  
口乃皆斬首示之于國門備有切其舌割其心而  
笑之者王立于社大車之左羣臣畢從之亦耶奉

明水庚未封布益召公贊米師尚父率性繫于上  
中其于社朝于湯朝尹決冀說曰商末孫受逃先  
戈湯之明海城神祇不祀守葉高邑百姓其命  
明命于天歸于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天命受命  
明命王再拜稽首乃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  
畢公樹赤出百姓之囚命周公旦建殷之遺老而  
問殺之古故與民之所欲致遺老對曰欲復殷  
之政於是復盤庚之政命南宮仲恩設鹿臺之財  
祭鉅橋之粟歸油宮之女命南宮伯達使僕遷九  
鼎三王命南宮比干之墓命宗祀從賓饗禮之  
千夏乃班民於是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  
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下者表其閭况  
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籍乎王  
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散乎新安陳氏  
曰為姓說服實編結及商政以下散句大率平  
天下一事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  
釋箕子至發粟齊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  
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

古音

五

廿九

也升卷揚六日  
慎問日本使臣元信度度何人信曰封之先鋒大  
將也此封未嘗自焚之一證而漢書五流漢南之  
意亦因明矣松溪程氏曰漢書作五流漢南意助  
註云南也乃軍中必用之物孔穎達以為高許曰之  
許則軍中非春寒之地安用許高自孟子集注  
漢為浮謂商之前後又攻其後自相殺殺恭傳謂  
史臣指其軍而言之夫設義碑於江海無不沈者  
人血最難易凝結而不能浮物萬人之血不皆百  
兆百鬼之血覆之曠野皆滲入土石之罅豈能  
為河津而欲許之浮乎此皆不辨致察之義設也  
集註又釋若爾察角為頭角之類陸則百姓之見  
武王者乎羊野鹿野鹿野鹿野鹿野鹿野鹿野鹿  
是人不辨致察之義設也恭傳則因錯入大誓以  
為商人若封之虐危懼如此亦以為商其野角其  
一可通者人學精於六書又精於兵法乃謂于典  
午近古文殘闕漢錄于書加木再為而加 於  
遂讀為許三為而訓為許曰之行耳漢詩上聲

滿池非周人殺商人亦非商人自相攻殺乃周史  
記封之終年封在中軍以于自衛矣後之則漂  
于者封一人之血而已雖孟子亦夫其傳而誤  
以為殺人之多至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況其  
它乎史臣不忍直書故繼曰誅侯支則知其賦之  
在矣曰蔡商王則知封之死於侯度矣王如春秋  
齊公于越亦孫得臣如蔡于卒公即位公子遂如  
子亦而宣公得臣齊侯皆矣聞其故所謂微而顯  
也角乃特角之角崩乃大崩曰敗績之崩其曰若  
者非實戰也封之大夫卿士聚于中軍見前徒倒  
戈以為戰敗而懼其實周師不與戰也安國為序  
書戰于牧野矣朱子誤讀若崩厥角皆首作一  
句而以崩角為首之狀不知崩角出武成皆首  
蓋于自言蔡氏因在大誓以為商民危懼實為平  
執非故文不相蒙皆由不知兵法杜撰強解殊可  
笑也一齊先生取以說經足以破千古之妄且明  
武王無戡君之事無殘民之暴其父子可謂有大  
古書世學 五 三十

少於聖人有大功於萬世名教非特厥四月哉生  
學詳說以造至約之地者宜易以哉  
明哉音 王表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于革  
山之陽放牛于柵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霸庚  
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矣  
衛駿奔走 祖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 今本爾作魂榮 哉始也始生明建已月初  
作崇並依石經 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今成  
西鳳翔府鄜縣東五里豐宮在馬柵林亦度西華  
州華陰縣潼關也既生霸望後也受命受列爵分  
土之命也周廟者追尊后後為皇王定為百世不  
遷之太廟而皇考廟古為太王考廟公季為  
王季考廟文王為百世不遷之太宗四世祖諸暨  
為顯考廟五世祖組緝為古祀六世祖雲部為左

樞七世祖北京為壇八世祖矣率為禪命當而告  
之朱子謂武王克商而立七廟是也夫馬曰殷以  
箭人之趨夫疾速而從容中度者豆木豆蓬竹豆  
皆祭器柴望祭天社祭地皆燔特望方望祀天下  
之山川無所不通皆以告武功 孔子曰武王  
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也 克說夫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前封帝堯之後於祀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祀封商之  
於宋封王于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  
而後其位庶民施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柵林之野而弗復服  
車甲解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則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得師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康秦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解甲左躬親首右  
射鞠震而賞革之射息也揮見播勇而虎賁之士  
說細也射于明堂而民知所以孝朝親然後諸侯  
知所以臣籍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  
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蒲  
古書世學 五 三十

而饋執爵而酌是而饗于所以教諸侯之節也朱  
子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熱氣能死則明生書所  
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其德昭昭如人載車  
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如於魂魄載祀也明之  
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  
人望在下故見其盈虧不同筆談云月形如彈丸  
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  
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一遠三謂  
之法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兩  
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  
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  
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影日  
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  
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  
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  
在日後光盡故伏夫仁山金氏曰燕邦家各暨百  
工受命于周虞帝之裔虞舜父帝為周陶正玉柄  
其利器月也封其子滿于陳典堯後唐公備三恪

復封夏台氏之後東妻公於祀封于武庫於後  
周其禮樂作賓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  
神靈之後封之於燕封尚父於齊都魯丘其塢元  
之壇封周公於魯都曲阜以是為大矣之壇封召公  
于葵茂亦高子畢高留相周封亦鮮于管亦吏于  
蔡亦處于霍以監殷是為三監封康亦於商歌子  
衛封亦振鐸於曹亦武於師亦武于師封康亦  
于豐號仲號亦為文王師士勳在王宮裁于豐  
仲號於西號實故夏墟亦封於東號部制初泰伯  
仲雍奔荆楚東至海上得十餘家是為國自号句  
吳泰伯楚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  
周章仲雍曾孫也世皆吳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  
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封少昊之裔益典於苗封  
安期之裔於干封四岳姜姓大赤于許封仲器  
弟雍滑之後於薛况弟之居十有五入同姓者四  
十餘人班宗 諸侯拜手稽首曰 昔者起彼同今  
鼻作分冠 諸侯拜手稽首曰 本朝此七字 鳴

古音世 卷五 三十三

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猶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詩史有夏  
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皇浮于桀剝奪元良 蔡 放黜師保新朝洪  
之脛斯之兩切朝之割賢人之心 九切割剝孕婦  
刺音括剝汀亦 焚炙忠良 炙之百切以上十八  
切草余印切 字今本皆謂在大誓三  
篇培克萬方 培音誅求無狀切 惟且已足 垣  
是切或作垣 惟雷開惡表是厲 厲火鳥切 皇天子  
焯莫味切 今本謂已有天命謂教 三十一字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舉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我優考文王 今本後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

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我武惟揚使于之  
疆百姓懍懍切 若崩厥角取彼凶殘按厥士女

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惟臣附  
于大邑周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亦錯於大誓以為

武王自稱 諸侯者從克商之八百國至是皆  
之辭允謬 如錫命助祭禮畢受安乃進賀武  
王而稱之也為物資天地之理以為性資天地之  
氣以成形故曰天地萬物父母宜誠也言萬物之  
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  
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

古音世 卷五 三十三

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者出庶物故能為大君  
於天下而天下之疾瘼咸得其生鯨鯨孤獨得  
其養舉高民之衆無一向不得其所為則元后者  
又所以為民之父也也惠愛也言天惠愛斯民者  
當奉承天意亦行惠愛以稱作父母之儀昔桀不  
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浮過則  
落祭去也古者去國為祭元良微子數諫封討  
殺之遂出亡也師保箕子始為家者箕子數曰  
彼為孽者必不盛以上蓋將作原正之辭五所象  
著心不驚菽藿之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歸衣  
九重為室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  
之物與焉宮室之新自此而始故吾畏其辛也箕  
子諫下聽因之入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  
也乃披髮紮纒而為奴新所也紮紮也紮紮也  
人朝寒浹水謂其足耐寒使左右所取其性無如  
已笑而視之賢人比于強諫紮紮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遂刺比干而視其心孕婦皇甫益以為

此于其討到其獲其胎之為男女也良祖伊也  
 因陳而生其見西伯其勤格克謂其天下以  
 克克臺之時歸格之粟也已有八女討代蘇而  
 度之即格之惟格是德也雷開河後進說言  
 討助之金玉而封之也來飛康之子能手製虎也  
 父子俱以力遠即代格之舉也萬姓怨克商邑  
 昔乎命見高宗彤日封時兩日並出望也雨肉  
 而血雨灰雨石六月雨雪大旱四十年河竭大風三  
 年天下山鳴地震大水三年雀上鷄戩羊在牧謂  
 已有天命見西伯戲勅及人誓上謂於不足行見  
 大誓上下謂祭無益即大誓上居居弗事上帝神  
 示道厥先宗廟弗祀大誓下郊社不修宗廟下官  
 益封自以為無益而不祭也謂祭無傷即大誓上  
 敢行秦虐辜人以族大誓下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益封自以為無傷而為之也一百諸侯請歲以未  
 德聞封思其狀以勸武王作四誓而克商後復  
 述之以見神人共廢為天下之大公也其曰厥庶  
 不遠猶召穆公之詩云庶登不遠在夏后之世以

迎武王所以明其有天地之德謹呼頌理皆曰上  
 天降休譽振輝野故曰天休震動祭事致討曰伐  
 張大也湯以夏臺之憾僅脫二年逮帝堯泉以致  
 祭而非出於諸侯之所請樂既南奔又致其宗廟  
 社稷而絕神高之祀封豕食肉文王殺伯也考文  
 王無纖芥之德而事殷益恭雖六州推尊勉受王  
 子而不有舉兵西向紂之末年天下皆叛而武王  
 猶率之以歸職貢于商三仁放曹諸侯愈迫不得  
 已而應之既告天地以伐高為名猶戮為以誓之  
 又會孟津以聲之又次河朔以俟之至於牧野猶  
 未思一天相如也謀謀四誓唯誓紂之亟聞而自  
 新也使紂生降必封一國不使失所而免於禁  
 錮夫不幸度度封紂武王即誅度入哭紂而莫以  
 王禮未及下車而首封武王以請湯祀又以管亦  
 嘗謀伐紂以為存紂者必子而使輔武王馬是則  
 湯武兼事雖皆應天順人而湯之強萬行禮不允  
 為來世之口實武之從容中禮實合乎中庸之大  
 道故曰于湯有光謂其心跡光明正大公乎天下

而吳乎莽統之私憾者也夫以八百諸侯及諸  
 羣茅微盧彭濮首長所將蓋不啻德萬之眾也而  
 同心戮力如此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於此可見安國或於商遷乃別與談諸侯  
 用之語移入大誓為武王自矜之詞人作洪範偽  
 序直書武王殺紂而後大其詞以為河朔  
 中誓志在殺死伯紂首生則可知是皆武王在  
 率誣罔聖人乃小篇之不肯者豈不亦為也之  
 子王拜曰今本拜 嗚呼拜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惟我皇王 今本開我 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大王 今本音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惟我大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恭天威命肆予東征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予

小子夙夜祗懼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本闕此十五字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念奉祭爾其尊擊佑予一人欽崇天命惟萬世

無疆之休今本脫爾其武王承諸矣天地萬

言天之視聽不遠唯在民之目擊耳聞而民心從

遠亦在其耳目所得之君道何如而已其意純以

自學亦以學諸侯也皇王后稷見詩門宮則知武

王尊稱之與大王王季同在丁未祀廟之時也公

劉后稷二十世孫成湯進為王古公亶父

以仁德為民所歸使世子履奉命代鬼方佐武子

成中興之王連王季即歷也大丁時伐桀成帝乙

時伐商後之戎始呼之戎受命為西伯此承諸侯

古書卷五 三十一

頌美文王而推本其所自也大都長其力而不欲

肆小邪懷其德而得自立九年者大王即周公位

四十一一年上章活灘之歲紂之十有四祀也六州

之君尊為周王至游地攝提格之歲而前紂都朝

歌在篇之西故曰東征華夏渡河諸侯蠻貊歸

美聲微蓋彭濮之人從其君至牧野者率俾相率

會兵而使武王伐紂也武王承列聖之業受天

人歸之任唯恐負於神人之望再言風文能懼乃

末者將安所歸乎無所歸必渙然而離矣文王於

是不得已而受之是為受命之始而改元以統之

故詩曰文王受命大受命者非天有言以命之也

人歸之則天命之可知矣歸之者衆而不改元以

統之則無以定其朝貢之期而使天下聽順而來

者何以率之以服事乎哉又伐密之詩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王在靈沼

皆文王不稱王而詩稱之則是在靈囿王在靈沼

四之詞曰王用言于茲山益六二之詞曰王用言

于帝若若文王不稱王而易稱之則是作易者為

妄說以誣文王也夫作詩者周公也繫易者亦周

公也謂國人為妄說以誣文王猶且不可而況周

師者天子之軍也文王用之以伐密言帝者天子

之郊也文王受之以事敬國者天子嘗有為數之

所也文王作靈臺於七十里之園中凡此數者皆

天子之事也文王尚不憚而為之獨畏其名而不

稱室理也哉夫稱王改元皆文王不得已之事也

諫於詩者於易載於書者皆繫繫可考也或謂諸

公皆以為妄說而不之信則易與詩書皆虛也皆

孔子之所州贊而定為萬世法者也亦不足信乎

未子亦言未可謂公全是為遷全不足然則大

儒之論固非諸侯拜手稽首曰皇天既付中國民

實見於斯矣

越厥疆土于先王今王惟曰先王既勅用明德懷

為夾句虞邦音作音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

式典集厥邦不言惟曰若稽田既勅敷苗音惟其

陳涉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坦墉垣音完惟其

洽暨茨洽音作塗若作梓材既勤櫟斷櫟音惟其

音既茨音慈若作梓材既勤櫟斷切斷

切惟其涂丹履切 肆王惟德用和懷先後逮夫

周懷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本此致錯 越人也先王

王以下至大王也言天以中國之民付周使之作

民父母故得勝大疆土由百里而有四海也明德

者平天下之本所以光于四方者也懷即懷諸侯

之懷夾輔也兄弟即大華言友邦也作起也方來

方方而來也既盡也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

德足以感動之先王懷來諸侯為己夾輔友邦高

上親若兄弟皆與起其夾輔之心各以其方而求

其夾輔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强而然也后武王

武法也言武王能取法先王而遵其常典亦惟明

德之用則度邦大集而益永言夫特治也教當廣

去革棘也強畔也吹通水渠也塗塗泥飾也茨蓋

也擇良材可為器者履采邑之名教當以喻除惡

也

短牆以喻立國標新以喻制變先王之所已為也

用即明德和悅之也先後擊矣之也連氏

謂德和之也非棟之使不怨引之於先助之於

已皆止詞也成止於此而將建其視頌之言也

謂益于夏商上文初引其端而此則畢中之也益

正當以是為監而敬明其德以至萬年于孫皆保

天今矣因武王萬年無 松溪程氏曰大祭二

下之詞非命康亦之語段之誠是也然猶未知錯

其君臣應對之詞語疏貫通後先相照無一字無

加敬戒之文真百與誤氣象恭嘗時詩受受命之

人太公用石在也夫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為列

茲惟五分土惟三與滅國繼絕世舉遺民建學養

老明禮樂籍井牧謹權量審濬度修廢官 今本脫

下二十八字志从徐客 博信明義柔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列彜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三

十里城國如湯滅夏而封東樓公子祀紂城九度

鄂庚思侯蘇子皆求其後而封之世紂殺比干

梅伯祖伊絕其世祿皆求其子而復之民商客

舊無亦張滿符之類是學家有塾黨有序道有序

帛食肉之政有三老五更之等有執轡執祝祝

祝牲之禮禮五禮樂黃帝成池先大章舜前招禹

大夏湯大禮文王大象武王大武皆以教人於學

者井田城中居民每家以井為界而每井授以

野外百畝之田井九百畝其取中取八十畝之入

貢于公而八家各私其百畝之入以養生送死非

盡為井字之謂也故井田之官大司徒重稼穡小

司徒立田制遂人治溝洫軍人辨糞壤籍人與水

利鄧良里宰總其耕舍人司稼別其種教師土均

等其地權稱錘量斗斛謹使均平以率射時之聚

飲培先法刑法度制度審之以率射時之酌虛溼

修廢官射時信用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

掌邦禁冬官掌邦土而天下之政無不舉矣厚

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廟之俗有

無不勤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

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

拱手而天下自治矣蓋武王以聖人居之於上而

古書世宗 卷五 三十八

古書世宗 卷五 三十九

事相類蓋武即武王之謚或乃或問道生曰  
 治化之成不特武功而已也 史記云武王  
 伐商封兵敗反走鹿臺之上蒙衣珠玉自燔死武  
 王車踏炭入三射其口然後下車以輕鞞擊之以  
 蓋欽新紂頭懸之大白之旗故孔子叙書曰武王  
 後受立武侯而孔穎達以大誓有取彼凶殘之句  
 是時已志於故死而猶斬之况其生者序之書故  
 正春秋誅意之法爾集說皆不之取而屢有偽序  
 之序何也曰戰國之時諸侯悖逆皆有城周之心  
 射利小儒逢迎時君之意倡言武王殺紂至呂政  
 威東周惠公周以不祀李斯盡燒書詩正史留此  
 邪說使人謂武王有殺君之辜身無存決時無古  
 今雖八百年而討其後裔猶義舉也腐遷之學先  
 黃老而後六經又好奇任俠心術不端觀其用比  
 石頭專權害政譁殺蕭望之殺有惟蓋之文僅如  
 狗口出象牙耳故王允以史記為誘書識之遷者  
 也且紂既自燔則全軀必為灰燼設有遺骨不過  
 王從珂之一解耳愚將有口可射有頭可斬乎楊

不肖之尤者乎或者曰子長周紀采汲冢遺書充  
 數篇而為子韓非則尚淮南子周之豈皆非歟曰  
 荀况李斯之師而韓非則尚門也非之都說至謂  
 文王殺李歷而况其也子淮南則尚皆生遷後而  
 之之者也汲冢之書大率中為益辨發亦出遷後  
 安知是特無好事者偽作此篇以借遷說王逸注  
 辭雖天問拘魂諸怪之說引山海經淮南子為證  
 而後語辨謂二言實因離騷而作正此類也或者  
 又曰先儒謂湯之數桀也亦武之數紂也倍湯之  
 華也簡武之誓也項湯猶有德武逐居之不疑  
 故東坡志林謂武王非聖人俞文豹以為甚於桀  
 皇明王 亦於武王有德焉何如曰商周之國統  
 吳商之土國也以兵國之立國也以農商自招明  
 相土為夏司馬世執兵權威行海外有易大彭中  
 顧昆吾皆當時霸國商能并之廣地數千里孟子  
 言湯七十里特以馬之始封於先者言耳桀之無  
 道夏民居之未必如毒瘡四海為天下通逃主者  
 觀湯華止云率到夏已可見夏豈肆釋執不兩立

君有知草廬所云非者我夷來則夷奉必殺首者  
 觀仲器秀稅之喻可見其自王以資產良非諸矣  
 之共等也常顧昆吾助桀盛故潛警堯非諸  
 度之見迫也連破四國兵威可知高有萬世永頌  
 之功致其廟而絕其後推古固存之勤可徵矣周  
 自治稷以務農立國履商至不密八世詞為農官  
 初無兵力故不密稷丁戎狄十三世而得公劉始  
 復于商又十三世而存于履鬻古公僅及太姜相  
 于岐山之下商人懷其仁奉國從之始立于周焉  
 世子歷伐鬼方佐武丁中興之王遠奉太丁命伐  
 焚京之戎奉命乙命伐余無之戎初受命為牧師  
 又奉命伐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再進為侯伯然歐  
 捷之後歸國務農太誓世執天子之兵權也詩云  
 至于太三實始商說文翳羽生也其字以前以  
 羽謂夾翳以進與甘棠勿剪勿伐文義皆異使剪  
 以刀也鄭玄不識六書訓翳為斷謬甚矣故某說  
 也大王作易于羨里於坤之象老明臣道以效深

意焉既受欽哉而為西伯密須共元下五於紂請  
命代之而歸首于商紂威格日謂西伯者虎汝汝  
焉乃克崇而郭豐四十有一年諸侯周王呈之瑞  
藉伐紂以集大統文王弗忍諸侯懼其無所棄命  
始受王命以慰天下之心易書有一泰莠稅之嫌  
或望聖云天生有爭乎而不已必絕祿斷商直者  
以聽命其賢而明者許服必泉故聚而為羣羣之  
分爭必大乃求聖人以定之而盡服焉此天子所  
以尊羣后所以是而伏義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  
辛陶唐之興皆由是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見內文明而外柔順之意又曰王月言于西山順  
幸也見柔以時升之道也文王崩諸侯又尊武王  
為天子而嗣周王位十三年矣其以服事設備文  
王也久之八百諸侯終不見釋天命不可又違天  
意不可久忍不得已而應之夫不得已而應之昔  
湯武皆然也然莠稅之云已惠之不得已也八百  
之集天下之惠不得已也故元時日之泉既親難  
而攻之恐羣顧昆吾夏桀協以備我懼其闕而潛

古書世學 卷五

四十二

誓於都則其詞簡非見迫於諸侯而以意君聖毫  
泉則其詞裕自王而非嗣位又不出諸侯之同專  
猶以諸侯代天子也桀已禁錮諸侯畏其兵力而  
未會居臣之分非素定也桀之卒割夏邑天下未  
必人人知道故至湯誥而始宣之入不盡立明之  
禮以存聖人之後則思順守之道矣安得而不恭  
哉文武之王正典三皇五帝盡服天下者無異矣  
已丁巳戊午已未告誓之類唯欲紂之臣聞而連  
改則不悉一言而止也紂周後心比干既剖祖伊  
又焚華夏虞心執不容已武王至是情哀若夫豈  
若居毫都者進退猶有餘裕哉當是時紂聞而改  
過召箕子微子而復其位立比干梅伯祖伊之後  
而世其諱纒百姓之困歸順宮之女散鹿臺之時  
紂鉅橋之采薪妲己費仲雷開飛廉惡來革之首  
以謝諸侯武王必喻諸侯是師修言自去王乎而  
紂西伯之識于諸都夫大甲復辟而伊尹告歸宣  
王有志而共伯效官武王之聖而曾是帝如哉牧  
野既集紂得生降必且封以百里之地以終其身

免為甸奴之祖矣夫之淫而可升象之狀而可碎  
是故黃帝封禪周于路高湯封岱成于絳神宗封  
擊于中路皆為天下所歸而處其故君如此武王  
之聖而不是之圖哉觀夫與神初告天地及河朔  
牧野之誓止欲除君側之惡而已不幸羣夷欲自  
結於周而執紂武王遠誅度以中大義而羣以  
王禮又何思生而錮之乎求微子而不得微子不  
可越况而立之也武庚以世嫡出降而諸侯終不  
以不臣之禮因管亦嘗諫伐紂顧曰存殷者子也  
使監之其心公天下而不為後慮如此又何忍駭  
其宗廟社稷而屏諸四夷乎諸侯受命而進賀進  
數紂惡而曰于湯有光故有見也武王會之無一  
言復及紂則知四誓之所宜者皆諸侯之意而非  
一人之言也連於華夏非除已患從容中禮毫髮  
無過自反而縮理直氣壯何謂居之不疑也哉周  
之王也天下尊之紂之亡也華夏棄之則以天子  
征一夫非諸侯伐天子也再世為王二十一年其

古書世學 卷五

四十三

今久定則以君令臣非諸侯對諸侯也亦何必足  
恭以求容哉是故恐泄事機其謀也密使之聞之  
其詞也切內有慙德不得不恭理宜分定不假於  
遜其事執之異如此董子曰滴之取天下也以義  
周之來天下也以仁義如秋霜烈日使人怖畏仁  
如大和元氣莫知為之者六百年之兵威千年之  
農業難易有間矣朱子曰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皆文王所作武王  
特終其事耳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文王猶得以三  
命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而紂惡不悛天  
命已絕則故野之事文王豈得而辭哉以此見天  
武之心則故野之事文王豈得而辭哉以此見天  
有存名教之說視聖人心迹為兩端非也殊不知  
聖人所行即為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執如彼則  
非所以為聖人矣金仁山曰紂為天所怒者命文  
王伐之文王夫忍卒伐再命武王武王又未忍遽  
伐觀政于高以俟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湯  
武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執不同武王之心光明正

大豈必效後世回護之語哉方遜志曰武王與紂  
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亦亂之尤甚狀野之兵非  
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  
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詳且不  
忍書也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死  
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五  
津反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待紂之俾  
紂之死也禍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夫豈  
復有餘怨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之所記皆戰國薄  
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  
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  
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未山陽公終其  
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  
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深居厚處上者道臨其  
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吾故辯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崔文敏曰庚戌  
秋紂武王之所甚憐也史佚為周太史作武成之

古書世學 卷五

四十四

書諱紂之死而特書誅庚度度商王以彰武王之  
大義而白其心於萬世亦屬辭比事之法微而顯  
矣之五子者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也蘇軾詞章大  
技狂妄浮薄之人無窮理之學殘人觀場唯遷是  
述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崔珩說君陳文  
子討之尸其棺于市過者曰是崔子也後君之賊  
不殘其尸人猶識之紂非賊亦乙者武王願殘其  
死君如此乃亂臣賊子暴虐不仁之甚者何但非  
聖人而已乎王廉舉業豎儒人出遷賊之下箕子  
媯姓討母媯耳廉乃謂武王當立箕子為殷王以  
歸湯嗣商葬白丁尤不足齒矣或者又曰觀物內  
篇云下放一等則入于殺矣論語集註云太王有  
前商之志泰伯不從而逃是為三德語錄云武王  
此湯較粗使紂殺文王則武王可以斬紂何如曰  
堯夫乃陳搏之徒因得交於伯淳稍知儒學其於  
經史未必致精秦穆春秋狄之而以為修大道者  
霄之皇者也謂老子得易之體而孟子僅得其用  
以重耳為文侯仇皆謬誤可笑爾商之說恭肅齊

蒙引輯之最當史記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夫  
人太姜生季歷則歷乃世嫡而二兄皆庶長耳故  
晉古公存時庶受武丁之命為周世子而會太任  
之父孽伯震成危方夫古公堯歷以泰伯有五德  
而欲讓之泰伯以王命父命世嫡之禮不可違而  
去之歷又讓雍而雍亦去詩云因心則友則友其  
化此之謂也孔子以斷髮大身之地而泰伯居之  
有天下惜其去此而德澤不及天下民無得而稱  
之耳若夫文王有聖瑞托言采藥不返者皆漢儒  
之謬談也梅翁早歲食貧驚書糊口因襲舊說夫  
微志更欲其晚年有日莊莊人之事不可勝讀之  
梅至其門人故吳瑞傳燈難方言但語妄焉語錄  
未必盡得其師之意也使紂無毒痛四海之惡見  
絕於天雖誤殺一文王亦臣無難居之理楚熊居  
亂倫聽終不滅於紂伍員報讐發塚鞭尸君子以  
為非人道也豈謂聖人而冒為之哉或者又曰孟  
子對齊宣亦不謂武王無殺紂之事也何也曰先

古書世學 卷五

四十五

清敬公為宋侍講考訂孟子古文著講義以上本  
曰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伐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閻誅一夫討矣  
未聞代君也誅責也論語於子與何誅曲禮盜路  
為有誅室皆殺之哉三伐字同義誠以古有三恪  
之禮天子無道以天下伐之武王正合此禮早奉  
紂者皆湯之獨華老農為未公耳趙岐說儒禮改  
二伐為紂以附會腐遷而貽禍萬世之綱常孔子  
撰春秋漢書較漢長湯之較本去聲字而吹讀如  
撰變之撰是撰聖人於樂門之類也吹事可勝誅  
哉或者又曰先儒謂孔子於樂門之言而撰文王  
為至德又謂武王盡善亦不滿武王甚矣何如曰  
聖賢立言性性微顯開幽以破蒙俗之妄而決萬  
世之疑如微生高之直陳仲子之廉是已武王與  
舜迹異而心同故每以並稱實尊之也亂本治字  
何休不識古文而誤寫之耳三分有二而以服事  
殷文武所同也故以周言歡人才之難而唯周與

唐虞為盛正以君德之同耳若武王不預則直指  
 文王而不編言周矣狂執死黨腐遷必欲文致武  
 王借折一章為二吳枚字書學究又附狂執而謂  
 三分上當有子曰二字集註取之是亦糊口之急  
 而不暇揀也樂之作必審之聲而元聲之合由於  
 氣化日月有盈虛離合之行五星有特音伏連之  
 度氣和則元聲全氣散則元聲闕元聲者宮也商  
 角徵羽以次而應故十二律皆黃鐘以萬世極  
 本黃鐘為宮則五律六呂皆以正聲應所謂六偶  
 承奇之道也大事以前清廟有餘而文明未盛黃  
 鐘尚用清聲身皆已會純易之世日月合祥循行  
 黃道歲星啓明長庚營或鎮星集于天市紫如貫  
 珠氣與律應而冬至曆元子半辰飛不先不後故  
 黃鐘得用正宮是為元聲之合也至夏太康元氣  
 漸散故仲康元平有日食晝晦之異經云辰弗集  
 于房是五星不相連而日月不能合矣樂之世兩  
 日出星晝見其變充善故伊尹作大護以夷則為  
 宮夾鍾半律為徵無射為商中呂半律為羽黃鐘

鼓退後備伏八鼓皆右顛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  
 為再舞九鼓皆左顛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  
 辭十鼓合手踳十一鼓獻頌拱之正立十二鼓蹈  
 向外開手踳十三鼓蹈向東開手立十四鼓合手  
 退後正踳十五鼓退後躬身受終聽三鼓止性立  
 西表告成祝賓之籥應之于午水火之府也故一  
 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籥乃奏機聽舉樂則踳  
 一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二鼓皆向前相揖三  
 鼓皆左顛左揮四鼓皆俯身拱手當腹為初謙五  
 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六鼓皆左側身右垂  
 手為三謙七鼓合手踳正立八鼓兩兩相向交籥  
 正踳九鼓復位獻頌拱之十鼓稍前開手立十一  
 鼓退後躬身十二鼓伏與仰視十三鼓舉左手收  
 開手正踳十四鼓舉右手收開手正踳十五鼓躬  
 身受終聽三鼓止自西徂東表告成入呂之籥應  
 之且未土較之俯也故二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  
 示籥乃奏商聽舉樂則踳一鼓稍前舞踏二鼓復  
 位正立三鼓高呈手四鼓收手踳五鼓左旋羽左  
 仆右轉籥首是起右六鼓立羽右旋足踏右七鼓  
 左旋如執圭平衡八鼓舞踏相向立九鼓復位俯  
 伏十鼓舉左手收左揮十一鼓舉右手收右揮十  
 二鼓伏與仰視十三鼓舞踏相向立十四鼓復位  
 交籥正踳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自東徂北  
 而致羸物及丘陵之示籥導舞而左靈鼓專舞  
 而右舞人序立各於南表要其節奏而合舞之始  
 聽三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合手退後二鼓相  
 顧踳三鼓舉籥作一鼓稍前舞踏二鼓復位躬  
 身正立三鼓面東正立四鼓兩兩相向交籥正踳象  
 五鼓舉右手收右揮六鼓兩兩相向交籥正踳象  
 知仁交際而萬化出七鼓復位躬身正立八鼓舞  
 踏相向立九鼓復位俯伏與身獻羽十鼓舉右手  
 收右揮十一鼓舉左手收左揮十二鼓復位交籥  
 正踳象禮義交際而萬化入十三鼓舞踏相向正  
 立十四鼓伏與仰視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  
 舞人從南向西告成正德之事也籥乃奏角之羽

始聽三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令手退後三鼓相顧三鼓畢開擊作一鼓稍前舞踏二鼓復位正揖三鼓鼓羽拱之正立四鼓右羽左旋躬身俯視右子如揖地左手五鼓左羽右旋躬身俯視左地右六鼓兩相向躡七鼓復位鼓羽拱之正立八鼓左旋俯躬右旋九鼓右旋躬身起立十鼓伏與仰視十一鼓右旋足起左旋躬足躍左端左而左旋十二鼓左旋足起右旋躬足躍右端右而右旋十三鼓舞踏相向立十四鼓復位奏羽令箭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舞人從西表循中三鼓退後收手躡四鼓正向前躬身中立獻羽五鼓三鼓退後收手躡四鼓正向前躬身中立獻羽五鼓左羽交奮左旋少東列西面獻羽六鼓右羽交奮右旋少西列東面獻羽七鼓地羽執箭旋舞八鼓羽分二列俯躬與立九鼓東西面獻羽東左西右十鼓轉向外高獻羽十一鼓收手正揖十二鼓

鼓正立鼓羽拱之十三鼓左右旋反如執圭平衡退後俯伏十四鼓復位正躡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舞人從東表側向立北表至告成畢生之也故孔子論禮謂為邦之聞又曰樂則韶舞是知韶以舞言善所獨也武並元聲美所同也其與夏時殷路周冕皆酌酌禮樂以定萬世不易之大法其或繼司者修此六府三事之樂以化天下是矣不必自為標榜作一代之樂而不可用於無窮也今曰舜生知而禪授武學知而征伐則堯亦生知而亦禪授湯亦學知而首倡征伐曷不以幸夏與韶並稱蓋善漢與大武皆評未盡我梅翁初不與樂特因季通律呂新書而潤色之以為鍾律通解不過依樣畫葫蘆而次頭易句以分和樂之名論語集註為遷就所感而苟且錄之非聖人之本旨也且果怕受祭之奔而不朝商者六百年孔子義之錄果怕之命箕子父師微子兄也使武王果斬封頭而二子傳洪範之道受宋公之封其不仁甚矣曷為先化于兩稱之孔父嘉孔子七世祖也見

後於華曾全父奔魯宋元公楚華亥華定于楚孔子始如宋而傳商頌益督馬南宮萬所殺慶世且久而于孫在宋不可與同國也成湯孔子二十二世祖也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而錄德德者祀之言存焉世綱帶之大防而不致私也中錄微子祖伊之言見文武無利商之心而仁賢無咎周之意也終錄誅侯度蔡商王及諸侯于湯有光之語微子之命見武王盡三恪之禮而聖人之祀存而不廢也張良為韓報讎秦項城而辟鼓陶潛躬耕事劉裕寧乞食而死使武王果斬紂頭乃孔子不共戴天之讎耳惜曰特王難於賊議則置之勿論可矣何必有革命建孝之褒而春秋以尊周為主中庸入有憲章文武之說豈聖人之孝義曾巢伯張陶之弗如哉唯武王實無此事而所處又極中禮故亞錄其書以為處喪之法而明君臣大義於萬世也遷軾文豹諸豎非惟不知武王之事且不知孔子之心矣或者入曰孟子敘道統先堯舜湯伊而始及大王每稱伊尹與孔子並義又何如曰孟子書

有內外篇內篇孟子自作外篇門人所記趙岐合而為一又亂易其序禮次其大而附以邪說先清敬公講義訂之矣如叙道統前言舜禹湯文武周公而不及堯尹末言文王之後見而知之者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武王周召孔子之後見而知之者當稱顏曾子思而無所見蓋在外篇門人各記所聞文有遺脫而義可互推也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班乎則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其於清任和蓋明為一偏之聖而終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論由之之弊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可者未盡之詞也其優劣亦盡明矣對齊君引一夫討而不及桀一怒以安天下稱文武而不及湯其微意亦可見矣我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而諸侯致意魚肉其民孟子將身任平治之業故每以伊尹為言而其道則宗孔子而已使得如湯者而相與滅絕絕之禮其於大甲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奉身而遠所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其素志亦可志夫孔子之於湯武伊周非有所軒輊也然於革乘一贊湯武而已於書錄伊周大甲咸有一德取其言為人君之監而已至其平日問奮弟子及親孫子思中庸所記無一字及湯尹唯子夏奮樊遲一及湯舉伊尹竟曰弟子引予小子復一段皆非夫子自言也蓋聖賢立教中道而立躬者從之出格之者驟而語之若若素蓬鏘以千里朱子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謂深得其旨矣據者聖人之大用豈平常可輕用哉以平常之道款之則先其本分者而已管仲之視伊尹其德學其人品奚啻賦決之於美玉燭火之於大易孔子至稱之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二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蓋是時周雖未亡政體已去如痲痺之人僅存喘息存存欲并周而得王管仲率器朋等力鼓勸以專周國唯霸所以然者大禹禹稷皆封於堯實同列而非君臣也子

古書世說 五

五十

孫備三格而不臣故樂紆無道湯武得以伐之諫黃帝封建以來制此體以警天子者如是齊桓太公封於武王則周之臣也故其子孫當修齊桓之職而不可有伐興之圖管仲知此義矣自時厥後河伯有納王之請先且居有朝王之謁晉悼有京北之盟十八國有召陵之會闔廬有相舉之師齊威有入朝之舉魯連有不肯帝秦之議司馬錯有拒張儀之謀皆管仲發之耳不然則君臣之倫輕而忠備於上者衰矣如土梗疾如冠繼襲殺奪之禍日接於世而不知其非矣自天子諱伊尹子管仲之後董公以之說漢張良以之報韓信以之討莽光武以之中興孔明以之佐蜀太真以之備敦王謝以之沮溫秋仁傑張柬之郭子儀李晟以之復唐李綱宗澤岳飛曲端以之望宋或以管無自比或以桓文相推而王竭記信周奇王嘉劉快李固陳蕃范滂王允孔融北地王湛諸葛孔明經庾斌王儁吉嗣圭賓劉琨郭璞戴淵周顛卞蘭桓彝介象劉劭鮑照劉毅諸葛亮徐庶諸葛瑾王

顏見遠王僧辯楊玄感尉遲迥王威高君雅賈三魏思溫韓王元嘉破邪王冲越王貞江都王緒張廣演符璘既秀實張徹鄭收陸康王師範裴約張憲夏魯奇地洪宋令詢沈斌孫晟韓通李筠李重進李若水張淑夜王果劉峙靈安國梅執禮具革陳東歐陽澈岳雲張憲洪皓王倫彭義斌完顏彝強仲曾友蘭劉鏡陳隆之許彪孫李璿李慶芝張順張黃邊居諠趙卯發密佑王安節米立李節洪福姜才苗再成趙典輝熊飛陳文龍筆信趙時賞張德興張珏張烈良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李麟李齊余闕徐輝祖俞通淵耿矩文張純鐵鉉齊秦陳迪庚泰黃觀卓敬毛泰盧迥慕昭黃魁郭仕陳復初胡子昭陳植徐奎盧洪鍊安茅大芳曹是胡閻盧原質戴倫廖昇方孝孺王辰王赤英陳師中黃欽葵泰陳繼之韓亦郭公瑾魏冕曾鳳詔董香高翔王度甘霖葉希賢張昂王良理本立林嘉猷姚喜陳孝回王進葉惠仲秋微巨敬劉

古書世說 五

五十

等者誠周以德來志彭聚孫奉馬宣未溫廖瓚顏璋鄒恕鄭華劉政陳思賢王首高魏周璿謝冕高不危黃彥清牛景先盧振劉球鍾同涂植楊源鄒采霍恩改身孫璉許達馬思祖黃宏劉齊王元正馬錄曾鏡楊繼盛沈鍊楊永平郭希顏之徒伏節元義廉軀職族而怡然不顧誠以君臣之倫素明故也集註乃以伐楚為管仲之功夫八國之臣能聲楚借王猾夏之事降班班列就盟夷狄之臣齊守小信滅黃不救楚執益張敗徐滅舒成毅圍宋立叔帶出天王徵晉文繼無天下皆楚夫實召陵誤之何足以為功哉此又不熟春秋急於糊口而塞白言之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楊龜山曰聖賢作處典事求可功求成者天地懸隔故夫子許仲以其有高世之功孟子子車之以其無聖賢之學非伊尹不可以遷大甲非孟子未可以黜夷吾易曰適其變使民不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言各有當也區區力辨武王之難以惟明孔孟之旨亦將以為綱常計耳



或者難曰子之辯信乎傳矣夫為文御元世儒徐容  
周良皆夷伏也于是之取而頗有異於先儒無乃  
好新喜異而得事於今之君子乎曰羣言淆亂折  
諸聖聖莫大乎孔子道莫正乎中庸合乎此者雖  
色伏弗思棄也異乎此者雖先儒弗敢徇也發憤  
忘食遺其死生誦詩讀書必論其世求無負於孔  
氏之徒而已若夫今之君子則竊宋元殘喙以工  
舉業而微利祿雖屈經旨侮聖言以附語錄乎說  
而不恤其惑世者知哉事  
戒惡足為予之重輕也哉

洪範

洪一作鴻此篇二孔本亦皆錯亂不知

經傳之分王會之全吉甫雖有改本尚  
未盡復於古今一變洪大也範法也初夏大帝  
以鴻徐二本正之受虞帝之傳叙帝王治天  
下之大法以詔萬世箕子作傳以奮武王之問而  
周史記之乃訓體也筆黨劉歆謂則於洛書而作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二  
坎矣之書王章 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  
川辨之詳矣 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  
昔堯理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  
疇章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  
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  
自漢儒孔安國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  
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逐則其  
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  
背其數九高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  
九疇帝王之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  
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所以作  
易而洪範九疇則高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洛書  
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  
與奇之義乎二以爻文而在左者指為五事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廣微烏在其為陰與偶  
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  
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  
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足矣矣必累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  
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  
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  
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廣微者推天而徵  
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  
一至於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  
綸極而至於天人理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  
法者也其義宜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  
者中合義數徒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  
不竭乎漢儒徒見易傳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三

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九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  
圖之數而五行持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  
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於自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  
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  
不能足而待它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一  
既跡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為少度微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  
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  
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度微之恒陽恒兩六極之  
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哉  
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  
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三字為洛書之  
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

列於前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  
 理與其次序亦已顯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  
 五字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  
 是六十五字而又復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  
 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其子  
 之陳九疇首以鉉陸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  
 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  
 舜倫之所為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王民  
 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  
 舜倫所為也舜倫之叙九疇之叙者蓋洪  
 范九疇原出於天鉉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  
 不以昇之而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帝以錫之耳先  
 言帝不昇而後言帝錫禹則可見所謂昇所謂  
 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  
 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  
 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器曰天乃錫王勇智  
 皆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  
 皆天所賦于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四

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箭招來而風儀春  
 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矣必以  
 鉉功之不成發之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  
 之綱尚叙之簡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  
 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  
 公而受丹書也帝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  
 之疇以畫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  
 事乎即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  
 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  
 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大聖人但言圖書出於  
 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  
 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高神龜負文而出故  
 亦怪妄也矣人神授對手筆彖象者冠謀之王歟  
 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  
 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  
 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  
 釋言清氣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

夫有非注者幾則收氏嘗言河圖洛書用出於伏  
 羲之世而河圖種于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  
 八卦者是也知孔安國則說班固鄭康成之後以  
 為河圖種義洛書種高者皆非也松漢程氏曰按  
 屬中有云是昇是到于其  
 訓則此書當為訓體無疑

王了魯甘解步學六德是  
 命一凡水田解解且解不  
 命甘解命解似和學六德了  
 甘解甘解十百解五三三言  
 昭甘又從而了顯學不果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五

參不說乃之說命解似和學  
 似和余了顯學不了手承  
 參不說乃之說命解似和學一  
 甘又從於一甘解學又  
 參二甘解學八政參二甘  
 解學又紀參又甘速學崇  
 參二甘解學二德參七  
 甘解學不矣參八甘解學  
 參解參九甘解學又解參

岸二亟又於一廿三十一日  
 三二日木二日庚又廿上  
 三日瀆一三日三三木日  
 一庚日丹筆上果攪番  
 瀆一也感三二也苦一  
 也酸丹筆也辛攪番也  
 又幸一白兔一白兔二日  
 罪二日旌又日魯魯日其  
 魯日丹罪日明旌日魯魯

古書  
 五  
 辛六

日商器也篇丹也亦明也  
 壽也也唐虞也鼎八政一  
 日命一白前二日祀二日  
 新山又日新徒二日新始  
 于日翕八日栗食日故前  
 日之祀日噉新工日故新  
 徒日德新始日春翕日刑  
 祭日德故了華又了愛發  
 了各故了祭德了山春了

厘刑了嘉律了又正又紀  
 一日哉一日田二日田二  
 日品序又日巖流王受  
 哉固朴是田不保是日哉  
 田日故獲尔百爾岸成  
 岸明風及岸率食岸采蕭  
 田日哉故絲尔百爾岸不  
 成及岸香不明風及岸殺  
 食岸不岸慶及是也又妙

古書  
 五  
 辛七

局品又妙關田日止災鼎  
 又豈又鼠田止丹品鼎乙  
 局關豈粟粟粟甘又粟乘  
 盧崙瓶牙申商明夕止又  
 然又絲皮角甘於牙於甘  
 昌斗蘇慶氏乘入至拜入  
 乘入於德是是止粟乘又  
 止妙算王止德乘又止在  
 算王止德乘乘乘算王





舜敷治位在舜時亦在舜也禹乃嗣典舜即位  
而時亦與禹是所謂洪範九疇誠治天下之大法  
而無取于洛書也古文鳳鳳二字相近鳳屬上中  
遂謂禹與舜傳以洪範及後于帝其訓皆釋為天帝  
夫天無心何有於震怒天無言何有於嚮訓在謙  
之王歌若之致妄儒者所不道也而以之釋經豈  
非惑世誣民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需音句一作辨

鮮日本作強典 此洪範之綱大禹所敷而箕  
漢魏石經同 子述之以為經也水火木金  
土五行之氣行乎天地之間以生成萬物故為九  
疇之首五事以修身而敬為入德之要八政以治

治而農務為急協合也者於五紀而天人合矣建  
五也皇君也極極準也人君立德以為民物之標  
準也又治也以三德治民之失中者稽考也念者  
也詳先傳下 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在天惟五行在人  
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  
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  
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  
徵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  
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  
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  
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自勉也  
五福曰嚮所以勤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  
言用無違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  
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  
之以庶徵勤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

治天下之法 五行 今本五上有一字 一曰水二  
有和於此哉 考漢石經刪之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若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洪範之  
之以為傳也水火飲食所須而水尤為所方治故  
首水而火次之木金者與作所須而薪乃附火以  
為飲食故木次於火而金又次之土則萬物莫不  
資焉故土次五以見終始乎物之功也水性潤而  
又下火性炎而上土性有可據而曲者有不可  
據而但可任其直者金性與人鑄鑄以變革其形  
質爰於也種曰稼以生言飲曰播以成言土無不  
生其為民用之重者於是稼穡而已作為也水初  
潤本淡下積於斤則味鹹大初炎夫苦炎久而  
焦則味苦本實生炎無不酸者雖熟而美壞必歸

酸金辛於火而味辛甘味生於百穀 仲連孔  
此五材之切於人故九疇以焉也 氏曰水  
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鹹由鹹味乃鹹說文云自  
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自為貢云海濱  
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  
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  
發見指其體別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  
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火性炎上炎物則焦焦是若  
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  
之味也燠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其味多酸  
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  
令春云其味酸其臭醞是也金之在大則有腥氣  
非苦非酸其味連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  
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  
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  
是也後川王氏曰高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  
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  
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澮灌

古書世說 卷五 六十三

說水政也。昆蟲未變，不以火田。鑽燧火，火政也。片田，理土政也。鼓鑄治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立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度政，可乘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天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不遂，雖有度政，安得噴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之義如此而已。自夫聖人之政，乘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配五姓者，又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其或于五行與夫政，雖者始有以五行論經緯，而以經緯自相乘，附者其連氣之極，浸下而至于以緯附經，以經乘緯，皆隨風披靡，而為膠定之說，不附于理。嗟乎！後之論五行者，蓋以物著乎土，于是以成化也。金木者，造化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然者也。失得與之相配，地關天開，物即生之金木之質，必積久而後結，吾恐其生之必後，於人物矣。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為者，其性其種，已各具於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於水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於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火之味，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行之說，亦何言之有？曰：有遠近乃成，寒暑者，寒暑平分，乃成四時，於五氣之布，何與？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所歸，配於四季，其理安在？甚焉，何也？土之在天地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於季月，何季月之晦尚存，而五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於何所，其來也，孰為命令之聖人。

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水之說，何如？曰：此辭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大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為火，日者是也。再化而為水，雨露是也。今日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辰林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又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者？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又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辨於何所？其說皆不合。又知以朱子曰：五行之序，未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何如？曰：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入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入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天重濁以地，二物在五行，最為輕清，金木火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土也。前二說出辭書假合之論，後說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查滓便結成地，查滓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所生，五行本然先後之序，知古書之序，五十六十五。

此後之學者，乃不於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五事。今本五土，種各具於元氣，不偏五行而已也。五事，有二字，亦考漢石經，則之一曰：見。今從石經。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見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切。

恭作肅，肅從作，大明作哲。切。聰作謀，睿作聖。切。一兒舉一身而言，恭敬從順，明無不見，聰無不聞，睿通微也。肅者，嚴整又者，條理者也。謀度之當也。聖則無不通矣。此五事之則，大禹敬用一言盡之。而箕子演之，尤備所以明萬世人君修身之道也。仲達孔氏曰：見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見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

通於微密也此一事即美敬周之事免能悉則心  
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無不  
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  
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天主  
作法皆攝入主為說克細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  
聽之心慮之入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以五事為  
天下之本也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  
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  
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五清則子曰孔子  
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明  
之所以智願之所以謀從之所以人恭之所以有  
也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以為大人而  
已矣乃客之所以聖也千聖百王之道豈越是哉  
八政今本八上有三字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古書世學 卷五 六六

仲達孔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教民使勤農粟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貨用  
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  
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民以禮義也六  
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  
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  
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  
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  
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  
三也是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  
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  
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  
之法則禮義相陵司空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  
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  
民不安若故師為八也以用於民急而為次也  
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奉官為名者三官  
所主官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虛故舉官名  
以見義仁山金氏曰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

之所貴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  
祀所以還死所謂養生祭死無疆王道之始也司  
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  
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遠人師  
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  
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

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著節乃裕敬乃格時乃

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今本闕此五

本補 國無游民而不查農時所以生食也朝

之 盛服洋洋如在所以敬祀也歲投不遇三日工之

時也先之六德次之六行教之德也五刑有屬五

服三就刑之慎也敬敬盡禮承置是將無慢賓也

大人以將三令五印無素師也著富慶也裕執足

也嘉美也食得所生則民康而具富貨有其節則

貌而不乏使民以時則樂於農事所謂祝也事民

以德則相親而善所謂化也用刑必慎則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所謂仁也待賓以禮則人之受我示

我周行獲其美夫師出以律則伏義 五祀 今本五

執言除奉禁亂而無敵於天下矣 上有四

字日本朝鮮所傳皆無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之典漢石經同後故此 曰星辰五曰曆數王省惟歲

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宣庶民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古書世學 卷五 六七



之從星則以風雨

今本此十八句錯

在庚微之下學甚

朔也日經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

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

師尹不言者謂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嘗視歲

功之運以編攬羣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

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度尹又嘗視一日

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廢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

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供出民俗平康易

其序則又是君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

歸於上政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既

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

指經星度天之象則如星之東而星之所尚有不

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

言於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兩日月之行冬

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

宿於則兩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

古書世說卷五 六十八

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為紀日

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

時之經紀也一日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

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日月從朔至晦六月三十日

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日月從夜半以

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

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命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

迭見月令十二月皆記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

仲連氏曰五

起者五事為天

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

七星中旦津牛中五夏昏翼中旦婁女中仲夏昏

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羅中旦參中

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披遠

見之星叙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庚問士

文伯曰多諸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

會是謂辰會者日行是月行疾供循天度而右行

二十九日通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

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

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

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

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

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

日月之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積曆計氣

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也天以積氣無形

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歲三百六

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宿必宿度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月與日會每

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

日為日行天象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

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

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

古書世說卷五 六十九

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

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九章蔡氏曰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

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

也九行者黃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

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東至極北至于東井則

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

春秋分從赤道立春秋分從白道立冬至從黃

道立夏從赤道立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

多雨所謂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度

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

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與農者欲

衣飢者欲食饑寒者欲衣獨者之欲得其所以王政之

所先而卿士師尹道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

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

之異好則其從民者非所以拘民矣言月而不  
 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  
 為可見耳 皇極皇建其有極無虐罔獨而畏高  
 明堯舜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行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此文惟皇作極  
 無有作好去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去故遵王之路  
 無偏無頗今本作波乃李隆基種遵王之義無偏  
 無黨王道湯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仄作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教言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近去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生無已帝曰堯老而無子曰獨天之至  
 在位之尊顯者也當建賢遠不肖而無所畏忌即  
 仲器是中之意也能有才智者為有誤者蓋建  
 昌盛也有能者為高明之賢者當表章之使益勉  
 進其德行則在位皆賢而國家昌盛矣此人君立  
 標準之道也淫則邪黨人指有位者比德私相比  
 附也言君能用賢才而恤罔獨則庶民與有位者  
 皆無邪黨以此周為惡惟視君為標準而化於善  
 矣作好謂私其所愛而謬賞惡人作惡謂僻於所  
 怒而濫罰善人偏不平類非僻也義理之宜也黨  
 不公也濫賞濫罰之免平平濫治之意及不與  
 無常之謂會聚歸向也此人反覆詭欺以深明標  
 準之道其本尤在謹致裕恩而持以誠一中正之  
 德即大聖誠意正心之學也如吳則天下之人  
 皆相聚而歸向其君視為標準而無外矣曰更端

之詞數陳也皇極教言即無重罔獨以下至歸其  
 有極之大典也帝指堯舜而言我所謂皇極之  
 言乃帝王之常訓先以授舜舜以授禹者也先者  
 道德之光華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老母老其思  
 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  
 之意天子之於庶民性也而已斯民以教言於  
 是訓而是行之則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是謂遠  
 天子之先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龜而炎之也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於民始知天子  
 之所以恩育乎哉君長子哉者其德大矣言民而  
 不言人舉小以見大也此仲達孔氏曰為人  
 類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  
 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  
 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河黨王家所行之道湯湯  
 然開闢矣無何黨無偏私王家所立之道平平然  
 辨治矣所行無天道無偏私王家之道正直矣未  
 子曰自孔 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

今獨嘗以禮之文義語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  
 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  
 常在物之中大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  
 極為在中之準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  
 北辰之為天極春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  
 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  
 類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弁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誤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以無間  
 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  
 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  
 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內  
 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以而西也自南而望  
 者不過以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  
 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皇極之標  
 準故必順五行散五事以修其身厚而立乎天下  
 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  
 之至中使夫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  
 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

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  
尚也。是則所謂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者  
之以下筮。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擊表  
領宜有一毛之不顧哉。以洪範之時所以雖本於  
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主也。箕子之所  
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其辭之必深矣。  
雖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  
為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  
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  
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  
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  
知其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  
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厘之差。亦非  
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  
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  
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隨於漢元帝之優  
若唐太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莫辨而  
禍敗隨之。尚何欲福錫天之可望哉。九峯蔡氏曰

古書 五 七十二

偏頗於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仄。正私之見  
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  
鴻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  
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  
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求也。歸者求而至也。此章  
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  
詠以暢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其  
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則悅然而  
悟。愆然而得。志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  
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其功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  
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  
其不明於天。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平康正直。履帝之則。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  
沈除高朋柔克。今本此下以福極傳綴。九峯  
蔡氏

曰克治及順變和也。正直柔柔三德也。正者無非  
也。應非友者。應極而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  
也。沈潛者。沈深潛遠不及中首也。高明者。高明  
夷通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先稟之過者。高亮明  
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應非友則  
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  
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一用  
而柔剛之用四也。聖人撫世。剛用時則宜三德  
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欽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所以納天下民俗。微處程氏曰。三德一經而  
於皇極者。蓋如四。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  
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  
之自治也。草廬吳氏曰。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  
官所謂刑平。周用中典也。應非友者治之以剛克。  
如周官所謂刑亂。周用重典也。變友者治之以柔  
克。如周官所謂刑。周用輕典也。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古書 五 七十三

曰雨曰霽曰蒙。今公切曰。國音亦。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切。立時人作卜筮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文則有大疑。女音汝。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文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孺子孫其逢。  
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  
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  
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用。靜吉。用作凶。

商周以前皆先筮而後卜其筮以行五十策為一策而用其四十九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側乃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指之側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指之側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數必有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立手者歸之於第四等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二第三指之間而切之是謂一變三變而成一爻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爻而成外卦六爻既成則筮人畫所得之卦子以爻以作龜春灼後左夏灼前右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觀其食墨而決以五兆兩者點如兩下其象水其日壬癸其行北方者澤池塔塞其象土其日戊己其行中央者曲直相連其象木其日甲乙其行東方者剝交如其象金其日庚辛其行西方者卜之所以決也卿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不用

取用龜則惟以筮所得之卦六爻皆靜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皆變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取守靜之義海取變動之義本之以貞而決之以悔二者筮之所以占也衍推或過時是也現有定體卦有定占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至為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或而已必立如是善衍或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善蓋泉則公也女謂君皆從則筮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鬼神同體三從三逆者皆吉然或君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左龜筮之上者亦以人謀為主內謀冠昏祭之事外謂巡狩征伐之事言龜筮逆而不言筮從龜逆者卜以決筮卜凶則無所用筮與並違者同夫筮人謀解料可否而已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可決耳龜兆一成所應文速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必更筮與筮子演傳所以先卜後筮而史蘇亦有筮短龜長之說也



西玄馬氏曰天子有元龜諸侯有守龜卿大夫以下無龜天子大夫也故作卜筮詳於筮而不及卜未元龜祭季通父子遂謂易無卜法金吉亦亦云天子以未身以易出卦而龜書終廢皆強所不知之言也蓋筮子以前卜占五地筮占貞悔文王作易以決卜據著以代作厚公作樂以決筮易道於是大備焉 庚徵曰兩曰暘曰煥 日寒曰風 今本風下有日 五者未備各以其叙 庚妙著 庶今 在羊著 執頑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切無無武切 兩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兩若曰潛恒暘若曰豫恒 煥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故曰庚徵 故曰庚徵

精煥也備無謂少故應節候著無豐茂也五者備應而不失節候則庚所且皆豐茂也物可知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如兩多則潛晴多則早常煥則無寒常寒則不暖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也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又皆謀聖五事之德也冥子以五事庚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皆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未備各以其數也見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叙故致時兩之順言以而及則乎今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兩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煥順之聽而謀則則廣歡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於思察作聖則妙為物而無違時風順之咎徵皆惡德之證驗也人君行不敬而在嚴恒兩應之政不治而無謀慮而動之急燥恒寒應之性不通曉而思以昏闇恒風應之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謹其念而敬其事哉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好學

同五曰考終命六極今作一日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惟辟作福辟切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飲時五福教去用敷錫厥庶民

于女極錫女祿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

念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將人斯

其惟皇之極不協于極不離于咎離今皇則受之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章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臣

古書 五 七十六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顛則今作則民用僭

德德人生以百歲為期故百二十為上壽富者

德者致福之本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凶者死

於兵刑虛瀆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夭死二十以

下未娶者為長孀十六以上未冠者為中孀八歲

以上為下孀壽之反也身多疾病而心多憂者康

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惡者刑猛自辱弱者泰

弱自棄好德之反也福強雖係乎天而人君教天

為善以望五福是謂作福葉氏為惡懲以六極是

謂作威王食珍羞之饋下所以奉上乃人主萬象

之福也亦必能致威福之禍而勤善懲惡斯可以

言之矣徵集也極即所謂皇極人君集福於上非

厚其身而三用教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

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天亦皆視君為標準相與

保守不敢大墜所謂錫保也故有錫者守有執者

此德之可好而當錫福者也念錫必錫福而勿忘

如為守惟帝念功念德在茲也見於外而前安和

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君子當錫以五福而是

人者乃惟視君為標準莫不惕于極未合於善也

不離于咎未陷於惡也受容也中才之人進之則

可以為善棄之則流而為惡君當容受而教善之

使趨福而免惡也正人處官之長當錫教善也庚

官有祿可以仰事俯育然後可責其為善庶幾不

繼衣食不給不能和好其室家則是人將陷於幸

矣夫若於其不好善之人當懲以六極而反錫之

福則為君用咎惡之人也然則人君雖專威福之

柄可不慎其所施以體天道福理之正則何以尚

何以威乎夫言臣而禮威福之權傳王舍之奉則

大夫必致其家諸侯必危其國夫願不平祥不公

傳輸武造也有仁者固類辟而不安其分小民亦

僭威而踰越其常必轉而為大強夫所以

明錫威之用一歸於君而不可下移也

山道體前編錄洪範福極傳三九五福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

攸好德民無有淫僻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庶

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

古書 五 七十七

中人之資當容而敷之度官之正當祿以養之使  
趨福而免極末言不好德者禮成福王舍而極  
得之者皆不可錫福而當極之也詳於福而略  
極者所以養人君仁厚之德而勿替其刻薄情  
之心所謂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也語  
以貫通義理明備乃復箕子之舊云

### 康吉元

康吉元

康吉元

康吉元

古書 五 七十八  
兄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情之實而其它語亦  
多小序之書今詳本篇康吉元曰按書序以康  
吉元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吉元曰按書序以康  
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語故曰  
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  
以弟稱之也且篇中言之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  
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康兄為稱武王之為  
非義寡元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它人猶  
之可也武王康亦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  
王為寡之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亦在武王時尚  
幼故不得封然康亦武王同母弟文王之子亦康  
封及在亦康之後必無是理也人按汲冢周書克  
封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亦鄭奉明水  
衛康亦封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幸姓史記亦言  
衛康亦封布茲與反書大同小異康亦在武王時  
非幼亦明矣特序言不知康語篇言四十八字  
為七語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

孔子所作也  
益明書先  
王也曰蓋成王時甘美小  
壯也了不戰者會王也  
德者部不最使爾資會  
爵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故古國考于一而休了  
命會王會商解解多命  
經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古書 五 七十九

王也曰蓋成王時甘美小  
壯也了不戰者會王也  
德者部不最使爾資會  
爵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故古國考于一而休了  
命會王會商解解多命  
經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古書 五 七十九

王也曰蓋成王時甘美小  
壯也了不戰者會王也  
德者部不最使爾資會  
爵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故古國考于一而休了  
命會王會商解解多命  
經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古書 五 七十九







肅虎圖我耕壽比會明了  
以命為了耕肅肅前民王  
曰德我壯是曰世自備易  
替哈機旌談罪虎了已般  
交合

**續**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祇祇文威感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句我西土惟

時怙冒怙胡坎切 冒弟報切聞于上帝帝休乃大命文王今本

古書 五 八十四

乃上有天 殪戎殷殪音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

時叙乃寡兄勛勛音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女音

**同**王武王若順史臣謂武王以順理之遠命

而告之也弟小子對孟侯而言謀詞也對庶亦名

文王嫡后太姬所出第六子丕大也明德務崇之

慎罰務去之此一篇之綱領庸用祇敬而土謂岐

豐休吳陸滅文殷謂紂為我狄之行也誕亦大也

寡寡德寡兄猶言寡人亦謙詞也東土指衛水紂

與內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今河南

衛輝府之地時武王九萃萃六曰不致極

錫京故衛為東土也九萃萃六曰不致極

-12 112 38 398" data-label="Text">

下款庶亦謹罰也奕惟民以下款其以德行罰也

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是不虛無告之意  
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  
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  
敬賢討暴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  
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交邦輯以修治至暨西土  
之人估之如心昌王天明德昭亦聞于上帝帝

用休美乃大命天明德昭亦聞于上帝帝

民各其理莫不時叙女寡德之凡亦勉力不怠

故爾小子封得以此稱文王昔武王不敬以為己之

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昔武王不敬以為己之

功也東齊陳氏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

能也祇祇導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

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

康亦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凡之

勉勵故汝得有此王地度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

敢慢易也新安陳氏曰諸編泥周公命康亦之說

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凡言其德不羣也宜事

理名稱之實手推是武王自言校稱文王詳而自

謂善略只以一勛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蓋

論武王如此簡略且勛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曰嗚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祇遺乃文考遺于

聞不德言衣去往敦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

丕遠惟高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廉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明德也道述衣服也往之國也宅處也知

主也訓所以訓民也由行也弘者廓而大也天

即所謂天命之性也武王欲康未之明德故親息

-5 575 35 865" data-label="Text">

而明德之要在乎治殷民而已然治民之本唯在明德

庚武丁所以明德治民之道又遠思殷之賢臣若  
伊尹伊陟萊朱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參巫環  
心之道康亦以之處心而主其訓教於民不特是  
也又當別求遠古以來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  
堯舜夏禹之道體之身心錯諸政事以安康保其  
衡民則能壽其天命之性心廣體胖成己成物而  
不廢王命矣大學中庸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  
明善而後誠身實本於此乃聖賢相傳萬古不易  
之正學也近世乃有邪說必先行而後知益本於  
禪學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之說欺天逆理惑世誣  
民與聖賢經九章蔡氏曰曰保人曰曰知訓曰  
訓大相反也 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歿  
康亦祗遵文考又欲教求商先哲王又至遠推商  
考成人又別開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借諸古  
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私者靡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  
出也康亦傳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慎積力久衆  
理成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使靡而有餘

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下發在王  
之命也東萊呂氏曰康亦應求聖賢問學至於私  
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不能廢王命才可免過  
而己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奔  
與會問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奔與周  
公方能不廢君命甫陽林氏曰衛國討之故都朕  
之頑民被周之化淺染紂之惡深治之宜易事大  
視者欲食寒者欲衣反側動搖至難安也驕淫矜  
誇至難治也今爾必當取法於古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則以治之也近而先王若文考文王有  
徽柔懿恭之德而懷保小民今爾康亦當敬其事  
維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以治民也紹聞者文王  
前有所聞而致其知也天德言者文王前有所行  
今爾當學其所行而力於行也紹聞衣德言即欲  
述之實也然祇遵文考近述諸今未可以為足  
又當遠稽諸古而博學於文也今爾往衛國當教  
康求于殷先哲王之德則德無不明矣德無不明  
則可以用保又手衛國之民殷先哲王若成湯之

或說明命而繼統四方欲治衛民可不法成湯之  
明德乎然亦未可以為足又當大遠思夫商之考  
老成人之德以安其心則義理昭著而德明矣德  
無私教之累則知所以訓民商考成人豈有過於  
伊尹者乎若伊尹之成有一德而以先覺堯後堯  
今爾欲之則夫民可不思夫商之老成人乎然教  
求商先哲王之德以言其德而後可也法古先  
哲王之德則可以治衛國之民也古先哲王莫先  
於堯也堯之明德而協和萬邦舜之德而用德而  
四方風動今爾雖一諸侯衛雖一國亦當問由乎  
此古先哲王之明德以明其德而治民也升求考  
對商哲王而言也以商先哲王之德而治商故都之  
民非是別求也古先哲王蓋異伐也故曰別求問  
者知其理也由者行其事也武王告康亦始以文  
考康亦文王之子故首以文王言之次以殷高哲  
王之終以古先哲王者蓋明德之至豈有過於古先  
哲王如先哲者乎故以先哲王之康亦果能近

古書世學 卷五  
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則仁  
義理昭著而德根於心而心無私欲之累此心之天  
始於廓而不狹小也天者理之所從出即人之心  
也弘于天猶云廣大其心也明德至於弘于天而  
德克裕於一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下發在  
天之命矣天子之命諸侯不過欲其明德盡職以  
為其民也康亦能博學至於德裕身則德無不明  
職無不盡而民無不治矣是能用王之命而不放  
王命也此言明德欲其不廢王命下言慎罰又恐  
其大欲王命不廢王命明德之至也大欲王命非  
慎罰之道也故武王期其德之成則曰大欲王命  
下章成其罰之慎則曰大欲王命大抵此章祇道  
乃文考至用康保民是欲其博學以明德而為治  
民之本也弘于天至不廢在王命是期其造道以  
成德而盡事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康乃身惇上道  
居之道也 切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民難保人非

往畫乃心身康好遠豫今作無乃其人民我隨

曰怒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句女惟

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親民視西斤切和也鼓之舞之之謂作親民

者自新之民音祭封惡今服周化者九奉蔡

也此言明德之終故以新民結之氏曰親

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救之也天命

不常雖善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

而小民至為難保女姓之國所以治之者非它推

言恐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

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性盡乃心無

康好遠豫者也新女陳氏曰此欲康赤法文王之

明德而極於親民也大學傳引康赤曰克明德即

截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上三字引作親民即此

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語

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親民者言

克明德作親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語而大學祖

述之謂康語非大學之宗祖可乎高陽氏曰已

者承上之詞已而不能已之意女惟小子封言其

年雖小也乃服惟弘王和保殷民言其任也明德

之終乃服益即上章近述諸今遠待諸古也惘瘳

乃身敬哉性盡乃心之事非是虛泛言疾職之事

也明德者體之謂明德為本是明德之始也親民

者身之行親民為末是明德之終也日紹聞曰本

德言曰宅心曰閑由曰德裕乃身曰敬曰忱曰性

主乃心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謂皆明德

之功是明德之始也此言作親民蓋治

國之謂為明德之推是言明德之終也王曰封以

康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

恒越日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敢勞去聲肆徂厥敢勞肆往姦宄

殺人句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戎敗人有今本脫

三字另立梓材之名皆安此以下慎罰也大

國之安當以除市本為正家巨室孔氏以為

卿大夫及都家是也若順恒常越及也師師以官

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東大夫也厲虐也敢勞

其寬刑辟之用也女必順理而常訓及羣臣曰我

有彼此相師之道大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

我惟日無虐人殺人耳爾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

赤也亦其君能敢勞乎民則羣臣遂性致其敢勞

夫歷人者如今干證辜人所經歷也戕人者傷人

肢體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往日為姦宄者殺人

者正之以法而其干證連累者則皆宥之而成與

惟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為事凡前日之戕

敗人非首惡當辜而干證連累者亦皆詳察而亦

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上之資莫

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

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深望王氏曰周封建

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此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推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

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馬衡之封有七族馬唐

之封自九宗五正為皆所以保人心維國統不特  
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  
戎揚爾德對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蓋  
于王所成賦言勅王恭明祀教明刑用能承天祚  
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未  
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  
自封是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忍焉然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  
子之訓國子之習者命之道訓諸侯若魯孝公是  
也使悼惠者教之文教音導之果敢者諄之鎮靖  
者終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倍美王曰嗚  
呼封教明乃罰人有小辜非青乃惟終自作不與

武爾有瘕辜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辜非終乃惟  
青從適爾既道極瘕辜時乃不可殺

古書

即王與下典謂傷賊棄命之事雖無人命大辜而  
下可下殺即奔典之賊刑也非終如盜官私錢而  
自首青足如人命于連而殺誣執極道瘕辜已懲  
鳴其冤枉者下可殺即奔典之肆赦也此申上文  
之意

**青** 謂陽林氏曰武王告康云以刑去  
之也

**瘕**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典欵哉之謂也

**終**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陶曰惟明之謂也明本於敬敬生乎明敬明者慎  
罰之本也

**青**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在於臣敬明乃罰猶云敬明文所用之罰也獨言  
罰者刑罰對言之則刑重而罰輕獨言罰則刑在  
其中亦舉輕以見重也

**青**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小辜非青至乃不可殺是言辜小而情重不可下  
殺即終終賊刑刑故無小之謂也乃有大辜非終  
至時乃不可殺是言辜大而情輕不可加刑即有  
過無大青災肆赦之謂也皆論法之權法外意也  
蓋入之情入於法之經司人之所為明至於人之  
情入乎法之變充人之所難盡故武王告康亦以

敬明乃罰而首以用法之權若以惟終自作不與  
武爾有瘕辜小而殺之則人有幸免而刑罰有不  
中矣若不原其青從適爾之情以為情大而殺之  
則刑及無辜而刑罰有不平矣豈慎罰之道哉心  
也原情而定辜不可論辜以刑則刑無下謹天  
一則曰不可不殺一則曰不可殺蓋深亦以明罰  
之道也

**青**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權下是用法之輕皆更端之辭故皆以嗚呼發之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軟懋和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佻交于惟民其康又非女  
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非女封刑人殺人

李

新氏也刑者天之所以討有辜非女封得刑  
之殺之也故曰女無或以已意而刑殺之則戾耳  
也刑殺刑之大者則刑之

**青**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小者則小大以申戒之也

**瘕** 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奔命辜  
心保善也故民皆棄咎若佻交于者以保之  
六以用法之輕也天討有辜五刑五用而輕重致  
不可有一毫之得差象以典刑而流宥五刑類  
作官刑而作教刑金作贖刑是天討下易之定  
理非刑罰之有叙乎女能大明其罰使輕重不夫  
其宜取者皆得其當則有以是根民心而後民之  
反側動搖者自相戒而勉為和順之風矣是大  
明者慎罰之要服人心之本其較懋和者大則眼  
之效歟歟歟得其心試於好善而惡惡又下外乎  
上人之心也人之有疾寒暑燥濕火非其節制治  
療之方惟恐不盡心無或為矣為諸疾者惡民之  
忘真若己之有疾而治去之則誠於惡惡矣上之  
之心誠於惡惡則人皆曰惡者人之所同惡吾何

為而怙侈滅義莫不違善違事守其分而  
為惡也人之係交于榮号飲食小失其時則撫摩  
之術惟恐不至必無不誠矣為諸侯者好民之善  
真若交子而係愛之則誠於好善夫上人之誠  
於好善則人皆曰善者人之所同好吾何為以善  
陵德莫不合同曰化皆得其安治而樂於為善也  
曰畢棄答曰廉人是民心誠於去惡係善而無勉  
強也曰其教德和曰其畢棄答曰其廉人皆期之  
之辭非已然之效也謂之若者是設警之辭以見  
其心之誠也必期之以效者欲其知所慕以警罰  
也然必先曰棄答後曰廉人蓋民知遠事而後得  
安治亦其序也刑無五刑而言殺則專言大辟也  
刑之小者大抵此章是無舉小人以申戒之  
曰封外事女陳時臬已結司師茲殷罰有倫今本  
六字錯在受因服念之下凡民自得辜寇懷姦允殺  
上無或刺刑人之下九十二

越人于貨慾不畏死慈祭傳作習罔弗慾徒對切  
二十字錯在惟乃知之下今從孟于罔弗慾今本此  
又有王曰封三字衍文下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  
服廢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廢于乃疾廢  
于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于  
哀大不反于弟惟弗茲力切不于哉政人得辜天  
惟與我民壽大泯亂浪音曰元惡大慝今本此四  
惟不孝字錯在矧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捕  
敦造武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

句已句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殷外事衛國有  
朝而言故謂衛國為外臬門相也有準限之義故  
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衛乃殷之故墟殷先哲王  
之法則其民之所安也今女既之國但當陳列是  
法使有司師此法法之有倫者用之以治其自作  
不與者可也越鎮越謂傷人而奪其貨也慈強慈  
惡也自得辜非為人誘陷以得辜也天顯猶率經  
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帝茲至此也耳常也  
言凡民自犯辜為寇賊姦宄或殺人或傷人皆強  
奪其財貨而無所畏憚者人無下憎惡之況於子  
弟不念辜卑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  
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其自作不與之辜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治得其辜則天之典威  
民委必大泯滅而紊亂夫蓋元元惡大慝甚於  
懷姦宄者汝當速由文王所制之法刑之無赦而  
懲戒之不可緩也且民之不循常教者固可大真  
九十三

之法夫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典庶官之長及以  
臣之有符節者乃法布條教連道于譽弗念其若  
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  
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  
率以誅戮之可也蓋之皆殷罰之有倫者及其率  
世禮教不明政刑紊亂文王始修明之廉亦所當  
率由九九率蔡氏曰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  
也文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  
小臣皆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  
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  
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  
威族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  
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  
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三山林氏曰外者對  
王朝而言王朝為內外字當責正人小臣言下文  
又曰外正於此五文是義也廢于猶棄于也古者  
諸侯遠于繼世為諸侯衆子不得繼世馬諸侯此  
日訓人蓋亦任之而以訓人為職也下文蔡宗人

即此也。正人備正官也。侯而內而卿大夫士也。小臣曰諸君者。符節所以示信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符命者。持節以信。蓋小臣是侯國將命之使者。厥右是在上者。也。松溪程氏曰。別播毀造。民大譽謂民有欺倫傷化之。事不依正律論刑。而自以私意辯論行姑息。以惠以要。姦民之虛譽也。國初有華亭民毀殺其父而母訟之。縣令受賾出之。反繫其母于獄。殺其聖相。徵行廉得其事。乃并縣令交。王曰。封女。女

陳時臯事。罰殺殷彝。用其義刑。殺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殺要囚。今本。服念上行。又曰。要囚四。上皆。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逆事。殺斷也。義宜也。旬十日。時三月。要囚。申。辭之。要者也。次者。次舍之。次。遜順也。申。古書。九十四。

言數陳是法。與事罰。固當斷以殺之。常法。其然。意。其尼。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而。後用之。之。又慮其遠。謂宜刑。宜殺。而不復致。當故。款其。服。問。至于。旬時。之久。求其。生。而不得。時。後可以據其。辭。之。要。而。斷。決。之。既。又。慮。其。趨。時。而。拘。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女。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事。而。於。喜。之。心。乘。之。又。謂。使。女。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女。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益。於。喜。之。心。生。乃。急。情。之。心。起。折。斷。少。額。林。氏。謂。事。至。者。死。者。不。可。復。生。決。因。註。三。履。奏。項。刑。之。問。折。殺。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廉。誥。要。囚。之。意。折。安。陳。氏。曰。歐。陽。公。說。刑。折。去。載。其。父。宗。公。任。獄。官。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或。與。死。者。可以。俱。無。或。矣。不。必。此。意。雖。盡。道。而。惟。曰。未。遂。心。嘗。不自。是。刑。虛。明。正。之。體。下。失。而。者。慎。於。恤。之。常。存。刑。罰。之。不。中。者。詳。矣。即。呂。刑。所謂。雖。休。也。言。于。折。刑。知。得。其。情。象。終。而。勿。喜。

王曰封莫惟民迪吉康哉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佻今作求非剗今民罔迪不達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亦惟君惟長知實不能厥家人越厥小

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今本王下三十九字錯在予一人以俸之下亦惟古惟是以下二十九字錯在茲義率殺之下其明惟思仇匹也夫民當習導之以吉康哉亦持其先嚴先哲三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匹休於商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君長謂諸侯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敢以非德用治是諸侯且不能用王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康厥君也哉武王乎孟侯而言罔以警康亦亦以警諸侯古書。九十五。

為其所以考甫陽林氏曰德者化民之本刑者為誥懲歟考輔治之具苟徒齊之以刑而下導之以德則民雖不敢為惡而亦未至於善也故武王又欲廉亦以德用罰也躬行仁義之德以導之而民有不從者然後刑之是以德行罰也武王言哉明思夫民當導以吉康之吉者善也夫民之生同泮澤泉之理但為元稟所拘物欲所蔽陷溺其心而本然之善有時而昏為人主者當躬仁義禮智之德孝弟忠信之行以終善心善性以至於善也夫民固當導之以吉康然欲導之可不先殷先哲王之德乎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觀夫成湯布昭聖武而北民允懷高宗不敢荒寧而嘉靖殷邦則殷先哲王之迪吉康言可知矣故我亦思夫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其治其民不徒法其德以安夫民又欲與之為等也上文告康未明德曰敬求厥先哲王用保又民謹罰曰罰殺殷彝此自嚴畏又曰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商之先王自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民不

慨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民即念致先王知  
父母矣是殷先哲王之德是教民之素養而服從  
者也故武王屢言之武王又謂夫民迪之下從而  
後齊之以刑先今民無事之以古康而不能者有  
下於行仁義有以事之而欲刑罰治之乎苟不可  
德以道之而徒恃法律之詳明是徒法而已徒法  
不能以自行亦不能正人之下正是為無正刑罰  
矣益刑罰固貴於能謹而尤貴以德行之此釋武  
王之自嚴畏其實欲康示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  
知所嚴畏而以德用罰也

古書  
心迫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辜  
無在大亦無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政在厥所已夕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  
之下

心朕德惟乃知今本此二十字錯女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音亦今本此三十一字  
司乎治也武王自言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  
女以德之說亦罰之行之特益欲以德行罰而非  
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弊屢  
而猶未同乎治民之不舒未同天行不事民而事  
重民者故奏明惟天其將罰我我不敢怨矣惟  
其事不在大與多一衷不盡且為有事况曰其已  
上罰聞于天而欲違天之罰豈可乎美惟天其罰  
我我與矣惟民迪吉康同矣惟益當特方言此武  
王責己以兩康字也己者語詞之不能已也言目  
前之人我知未有若爾良心之善而我心我德亦  
惟汝能知之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  
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教則有所不怠忌則有

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律矣  
民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  
懲成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  
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松溪程氏曰予惟  
不可不監如老奔之好生尚先哲王之政罰有倫  
文王之明德慎罰皆所謂古義而武王見此不自  
易者也今以告康示于德之行益敬則律已嚴而  
感率者宜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得然欲典而不  
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去文王之政典  
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廉既以為朕慈則欲忌  
裕民哉其有不擇乎觀未古有若汝封之心朕心  
朕德惟乃知詞氣之間聖人友愛之情猶然可見  
陳大猷謂此處疑有錯簡孔叅諸儒似出臆見強  
說今觀徐市古本文從字順語氣貫王曰嗚呼對  
道指乎漢唐宋元諸儒未及見也

朕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今作不女朕  
珍德足以為民之思惟斷以是誠大去古人之  
歌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  
道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致瑕疪而素純矣  
真文忠公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  
之盛而民不致絕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  
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  
純言用德矣三山陳氏曰嚴如一言以嚴之之敬  
惟斷以至則能不感於非謀非彘夫心之不安  
則必喜異而常德之則無內省之字誠不  
下遠則貪目前之利志定之日思此皆去於不  
誠也東萊陳氏曰為治有不為之定論通行之常  
道明德慎罰是也合是則為非謀非彘王恐康未

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威如封德  
齊之惑太宗者故威以勿用而惟斷以臣誠也不  
則敬德大法官人之敬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  
作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德修而欲其沒沒故  
以敬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敬其安汝心安則  
恐其德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頭汝德頹則又恐  
其德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德頹則又恐  
其德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德頹則又恐  
先俗而與民相安矣陳氏推言曰非謀非矣即作  
怨之事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 王曰嗚呼肆汝小  
敵俗乃以民室皆敬德之事 王曰嗚呼肆汝小

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毋我殄高 母今作無高  
明乃報命乃聽用康又民 命天命高德備  
百尊亦開之言

天命不可常恃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六官茲念  
毋使我所與之君土珍絕而不能官之明女慶國  
之服命等其所開九我於言明德慎罰稽古敬典  
之說不致卑忽而力行之則能安治衛國之民矣  
古書 五 九十八

仁山奎氏曰古者封建諸侯其世官不替  
則於高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  
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則法正不  
欲以一人為一國病也私土于民以一人之私而  
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 王曰 今本王不  
賢聖人在上益不爾也 王曰 首若守行 往哉封惟  
曰若圭辭 今本脫此五字志 勿替敬典聽朕告女

乃以殺民世官 若圭辭重之也勿廢其所敬  
之常法聽我此語而服行之

乃能以殺民而世 九峯蔡氏曰世官對上文  
高衛國之侯封矣 於高而言李氏十仲曰康  
誥一篇始終以敬故敬典為言是知敬典之道乃  
終身治民之本亦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  
此新安陳氏曰商民下享下文化之不在於敬  
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  
典者篇特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  
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希念弟聽則珍

言不善而失之也敬典德告則世官善則得之也  
武王封康亦奉天復於之玉明德慎罰之家法  
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官國之難必昔  
警戒之康亦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對之高國辛  
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甫陽林氏曰武  
王致性純固之辭益以殷民告康亦未大殷民誠  
則之恩深被周之化淺驕溢於誇至難化也又謂  
功極未易安也今爾康亦即性衛國勿替其所敬  
之常法聽我命女之言而明德慎罰以治之以德  
用罰不用刑而用德以安之可也民心安而侯職  
亦安是乃能以殺民世官其國也於言猶云下得  
為衛國侯而絕其諫位也世官猶云世世為衛侯  
而言其諫位也一則言於言以戒之一則言世官  
以勉之是對言之也五清劉子曰梅翁當言世官  
康語文體較粗多不可掩蓋未見外國古文不知  
漢儒所謂傳爾編多錯誤見其聲牙而以為難辨也  
其間甚多格言新民以明德為本而明德以政知  
為先其所以致知者曰定心曰保民允知行並達  
古書世 五 九十九

之功非徒記問而私其學術於己正說命教學  
半之旨也曰敬明日敬忌曰敬典則大學所謂聖  
學始終之要亦近世偽學邪說乃曰今之以敬而  
蓋難益樂於世而惡拘檢人之常情也詢其常情  
所以開然相相父或世証民一至於此不可以無辯  
實學久度相父或世証民一至於此不可以無辯

旅葵 旅西方或國之名大商四

旅葵切 旅西方或國之名大商四  
年武王壽止五十四梅翁益家文王世子武王九  
十二而崩它未博考也然壽以聖人而益有敬戒  
無虞之戒焉且以舟車為時亦時亦將至夫忠  
臣進戒之誠下以君之至愚老以而有問也嗚呼  
直諫者為誹謗正論者為妖  
言安得不速品氏之亡哉





世異物之貢非貽子孫可繼之道也其防數世所  
之意深矣使世如漢武為充焉若夫之故主於窮  
六異域奉師百萬置郵千里路絕載道而公孫弘  
為相略無諫止豈非武王召公之舉人乎然武王  
是時太公以師而為太師周公以介弟而為太傅  
召公以庶亦而為太保至成王之世太公託國于  
齊周公代為太師召公仍為太保司馬遷謂召公  
月一同姓而不知其為王季之子胡五舉疑武王  
時召公未為太保而謂旅裝為訓成王之書蔡仲  
默金吉甫皆謂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不知  
其種類實用如此之數皆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考之木博而漫言之耳

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  
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赤之國  
時庸展親斤切令人不易物易以計切惟德繫物繫

計切今作其在  
傳與石經同  
一篇之綱領古之明王克謹其德不以朝作而  
輟始勤而終怠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用舍下  
違乎天戒慎恐懼之心無時而或忘操存首察之  
功無日而或失如堯之克明峻德如齊之惟時惟  
蕪為惠旨酒而行善言思日孜孜而克勤克儉易  
之顛覆明命而昧真玉頹不運聲色不殖貨利無  
非所以慎德也四夷之遠言語不通習俗雖異  
尚不可以刑政齊之不可以執力驅之其得於天  
心具於心之理者則無不同故聖人慎德於此而  
遠人自服於彼莫不梯山航海而來實為謂之賓  
者古者天子以賓禮待諸侯諸侯朝於天子大國  
曰大賓小國曰小賓四夷之來王亦謂之賓也賓  
日成者以見無一方之不來賓也可服之物如島  
夷之皮卉萊夷之縷絲淮夷之魚鳥夷之楛棗西戎  
之織皮可食之物如淮夷之魚鳥夷之楛棗西戎  
器用之物如淮夷之珠璣桓夷之瓊鐵銀鑲碧若

西戎之珠璣玕瑁空於日月而非妖異味奇  
器以滿君心之物也明王於是以其服食器用之  
物分賜異姓之諸侯以昭示威德之所致使之不  
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之夫之類分賜同姓諸侯  
以寶玉所以展布寵之思使之盡相輯睦如介  
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大如是則諸侯不敢輕易  
視其所賜之物而皆以東萊呂氏曰聖人公  
德視其物矣繫釋語詞天下為心天下之物  
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  
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乎豈自觀  
及肆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  
仁山金氏曰服食器用無異物之真也德之致即  
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之夫空  
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  
有絳須之鼓鞀關之甲故分伯赤非無方物也而  
以寶玉為重所以示寵寵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  
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五文見義各舉所重  
而言耳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

古書世學 卷五 三  
皆德之若焚之為物上下皆非不可以為德視之  
夫德固以私私其物所以示錫子之恩于異姓以  
德視物則金玉輕於鴻毛以德感不仰侮侮君  
子問以盡其心仰侮小人問以盡其力不後耳目  
百度惟貞玩人卷德去聲玩物喪志志以道寧  
言以道接仰玩喪德無忽君子小人以道言  
之所之此詳慎德之功以訓王也德之盛者勤容  
司徒以中乎禮而無仰侮之夫一有不戒則玩  
忠之意仰侮小人是非以養使臣也故小民必難  
目之好則百為之問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

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室其志。心苟玩物則後以耳目之欲而亦以夫吾心之所守。故謂之志也。志以道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辯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仲達孔氏。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曰以虛受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志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志其勞。在上。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大甲曰。接下思恭。不可仰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仰侮。民也。東萊呂氏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之功。夫志以道。蓋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蓋孟子所謂致知。言內外交養。如此。九峯蔡氏曰。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室。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者。皆聖賢相授心法也。東萊有言。曰。志以道。蓋即舜受禹以人心惟危。

四

道心性微。性精。性一。氣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禹高以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者。也。不取無益。言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此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高。許六。珍禽奇獸。不畜。于園。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政。靡。玩。持。昔。日。無。益。之。事。不。作。而。唯。振。綱。肅。紀。修。政。立。事。有。益。於。民。者。為。之。則。日。新。月。盛。而。治。功。無。不。成。亦。扶。搖。巧。希。有。難。致。之。物。不。好。而。唯。布。帛。菽。粟。陶。冶。金。木。有。用。於。民。者。重。之。則。制。節。謹。度。而。民。生。無。不。遂。大。以。司。夜。非。家。畜。不。可。以。防。盜。為。以。駕。車。非。土。產。不。可。以。馳。驅。故。不。高。珍。禽。異。獸。取。之。於。遠。方。則。難。致。飼。之。非。其。嗜。則。易。蕩。而。徒。化。禽。荒。之。成。政。不。育。不。寶。遠。物。則。遠。人。慕。德。而。咸。賓。所。寶。惟。賢。則。通。人。向。化。而。康。定。此。皆。古。昔。日。遊。觀。為。明。王。所。以。慎。德。而。詳。言。以。申。之。也。

子

國

孔

氏

無異乎。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禮義為益。是則為貴。所以化治生民。仲連孔氏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有。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三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為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作為受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禮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是有益。下崇重。為言。經成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唐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淠。是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詩序云。任賢使能。則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小人安。夫楚語云。王孫圉諫於晉。定猶在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夫

二

五

當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行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為。是謂寶。寶也。山。顧林氏曰。漢文却千里馬。九武以駕。故。三代後。能行百公之言。二君是也。虞寶。舜。故。視官之奇。為路。人。舜。寶。四寶。故。視。照。乘。之。珠。為。土。直。仁。山。金。氏。曰。海。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益。言。此。非。惟。格。人。之。玩。坊。人。之。寶。又。且。遠。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己。不。貪。然。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寶。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入。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大。保。格。心。之。言。嗚。呼。風。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美。敬。可。謂。周。密。矣。嗚。呼。風。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美。敬。終。累。大。德。聲。為。山。九。仞。切。巧。虧。一。篑。位。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或。猶。言。萬。一。也。於。者。願。惜。之。意。

晉盛王之德也。行也。益召公自擇此篇所制之理。能信而行之。則夫足而通安。遠格于孫。永保玉乘。而不。仲達孔氏曰。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經。曰。勿。向。成也。未。成。一。管。皆。不。為。山。故。曰。功。一。管。是以。聖。人。乾。乾。日。黃。道。終。如。始。南。軒。張。氏。曰。既。明。白。利。害。陳。於。前。則。又。與。敵。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之。綱。領。也。惟。勤。則。百。善。皆。見。勤。者。下。善。之。本。原。也。東。萊。呂。氏。曰。夙。夜。罔。或。不。勤。一。句。與。明。王。謹。德。相。為。表。裏。罔。或。不。可。時。暫。不。勤。正。是。謹。德。工。夫。所。謂。自。強。不。息。源。泉。混。混。不。含。晝。夜。耳。目。玩。好。何。障。可。入。終。是。終。持。之。終。當。於。一。頓。一。笑。一。勤。一。作。之。時。子。細。體。察。益。小。疾。勿。得。放。過。功。虧。一。篔。非。謂。止。心。無。窮。也。

古書世系表六  
 周書本一卷通生同附續  
 考補簡卷重大修分為三卷之  
 召公名奭而字奭周召公名  
 旦而字亦旦也武王在位十存  
 而崩成王嗣位方年十三周公  
 而周公去周公欲其同心輔王以安  
 周室作此書留之召公周公亦而稱之曰居奭  
 有儀禮饋食之祝辭曰伯某父亦而稱之背字以  
 等名之意此本私書如子產告韓宣子論重幣之  
 類太矣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特錄周書猶商  
 書之有微子年書說以高諸體非也諸者王者所  
 而可名為大誥周官之類是已豈  
 曰按此篇  
 之作史記周本紀云周召公奭召公奭召公奭  
 公以周公曾孫王奭召公奭召公奭召公奭  
 先常人之情以屬或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誦之伯或辨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  
 之意欲周公告先而歸為述之然詳本篇旨意迥  
 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禮位退走疾邑周公交  
 覆告諭以留之爾難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仁山金氏曰復詳按君與之書于三子謂當在成  
 王初平舍考書中言意幸已可見且其弟鮮尤有  
 明證書之稱武王為宣宗宣王者惟大誥召奭為  
 然大誥既初年之書稱宣王宣武宣考而居奭獨  
 稱宣宗其後諸篇止稱武王是居奭與大誥均為  
 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美著於傳說而此  
 書獨稱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  
 天下而大甲初年放出伊尹居伊尹臣位成湯  
 其甘盤請賢皆以世德舊臣細聽嗣三之初政遂  
 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小子同未敢





會王匡于不忌不周周列  
子曰不率天爵武官也  
于夕曰味明爵風氏十  
後久于五故公曰何也  
曹也也非也非也非也  
風疆也非也非也非也  
德不也非也非也非也  
才也也德發片也

古書  
周公若曰君聖弟天降喪于殷  
殷既

隆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瘵基永享二休  
若天悲悅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  
鳴呼二字乃天下不可信上  
之語簡也悉以石經為定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  
宣于上帝命弗末遠念天威越我民周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天命不易切  
天難謀  
乃其墜命弗  
克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  
詩句鳴呼  
前而有又曰二字  
天不可信我道惟靈宗德延  
空今作字  
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曰且守亦且文王猶后  
子伯禽為魯侯而命周公當相王室食采於內故  
曰周公曰文王不猶言不率樂也亦不祥者休  
之反已猶既也特是尤怨違背過絕使隆施付也  
沖子指成王盛宗武王廟號周公以武王崩成王  
幼嘗問於召公曰不幸而天降喪亡之禍于殷  
於休美而天果輔我之說乎抑將終出於不祥而  
與殷無異乎召公既會之曰是在我二人而已我  
亦不敢妄天命以自安而不敢遠念天之威於我  
民無怨尤違背之特也元命良心去就無常實惟  
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志前日之言惛然求去使在  
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多違絕依  
隆文武之光顯歎遠避在家而行之不知乎且天  
命之不易而去雷難信若其所以墜失天命者  
能有正也九折問導於成王者惟以前人光大

古書  
之德使益隆而己歎息重言天固不可信也然  
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  
所定之命也召公可不勉當以共輔成王  
乎其曰小子且者對亦父而自稱之詞  
孔曰曰三篇云言天不可信以明己之憂蓋畏  
謹天命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  
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于文王所受之命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幸求天  
者莫觀於文王也東萊呂氏曰殷之喪亂自後世  
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  
益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魯亂又不幸而任  
此責豈其新樂我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  
而不自強謂底基永享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  
天之必福已也謂其終出於不祥者懼而不自強  
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  
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歎息引召公前

古書  
之德使益隆而己歎息重言天固不可信也然  
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  
所定之命也召公可不勉當以共輔成王  
乎其曰小子且者對亦父而自稱之詞  
孔曰曰三篇云言天不可信以明己之憂蓋畏  
謹天命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  
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于文王所受之命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幸求天  
者莫觀於文王也東萊呂氏曰殷之喪亂自後世  
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  
益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魯亂又不幸而任  
此責豈其新樂我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  
而不自強謂底基永享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  
天之必福已也謂其終出於不祥者懼而不自強  
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  
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歎息引召公前

日之言而實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君  
公之意不敢自情而安于上帝之命益相與悉心  
而奉天焉焉遠志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諸言天  
要天我下教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弗永遠念以下  
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  
不無怨尤遠矣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而  
不扶持之乎九峯琴氏曰按此篇周公召公而  
作此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悲惻危懼  
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而不當如何也  
五清劉子曰逸周書云武王十九年崩于納克商  
之第七歲也明年丙戌為成王元年六月葬於畢  
定謚曰武王廟號宣宗初武王即位定謚之五至  
是加廟號太宗與宣宗並為百世不遷之廟周公  
作君與殆是時歟召公既雷而周公作七月以訓  
成王禮曰大功誦可也謂卷九月可讀善杜預長  
曆成王元年閏三月詔武王崩及九月矣是知君  
與宣宗既虞之後大謚稱宣王太祥之前也或  
疑社稷先奉而形高宗祖己以馬非禮武王商葬  
古書 六 八

而廟号已定禮歟曰文武創業之居不待親畫而  
廟号不遷公議素定特祿於后稷而稱宗耳武丁  
繼世之主雖有中興之功非自諸侯而王音效祖  
庭之遠尊焉祀祀辨乎此可以知禮義之中矣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 大音泰 則有若保衡在大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成王時則有若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推  
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司 屏音 矧威奔定惟茲德稱 平 用又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嗚呼  
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承  
念則有國命厥治明我親造 治去聲今作龍非  
**大戊名罔** 雖已儲之弟六庚庚之子湯五世  
孫在位七十五年廟號中宗伊陟伊尹子臣  
某朱子亞氏成名祖乙名毛河童甲節之子大戊  
之孫在位十九年亞賢亞成子也係見商書陳舊  
陟井配天謂大神之祭佑助純篤也實與虛及國  
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百姓百官  
之有族姓音王人三到之下七也茲指伊尹伊陟  
臣扈亞成亞賢甘盤稱舉也事謂征伐會同皆令  
之事平公正格感通殷副紂也周公言伊尹之佐  
成湯大甲伊陟臣扈亞成之佐大戊亞賢之佐祖  
乙甘盤之佐武丁皆以世臣舊德成創業守成之  
功故殷禮大神舉於春秋玄王配上帝于明堂而  
古書 六 九

成湯至武丁五王皆配玄王而大事所以賢賢也  
且其有罔六百平天之春佑純篤白其信任仁賢  
而商象富實內之百官皆姓以至下士之微無非  
執德之人明致其憂國之誠外之小臣與藩屏處  
甸之圖朝皆奔走服役由此六臣唯德是舉以相  
其君之治功故其君凡有征伐會同之事皆令天  
下天下無不敬信之如著龜之神也又歎息而言  
天之所壽多虛年所者以殷有公正之德感通於  
天故保其治也既而嗣王如紂不信仁賢天即降  
滅亡之威矣天命之不可恃也如此今召公勉為  
國家永久之念則大亦有永圖之命于周而其治  
效亦將然然若於此新造之國矣此以高時  
臣之功勉召 **東萊呂氏** 曰伊尹佐湯以聖輔  
公而雷之也 **聖** 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  
之佐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充厥天心自其攝履  
言之謂之天自其主率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  
稱帝各意所指非有重經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  
之分而深淺現矣然大甲之保衛即前日之伊尹



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大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大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大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斂也成有一德之篇欲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大甲之責也命而曰純言其奉命之甚篤也奉命之甚篤則以高家言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命也是蓋六臣深知本所在而祈天求命也六臣格其君心固不棄德於上顯然以至公相惟天下在內則遠於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遠於藩屏之侯甸思意淡洽於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德也君固秉德矣况凡奔走左列者惟此之故作德是播以用入其君君德成就彰明此凡有所為於四方安得不如下堂之神民周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論以治之也五清劉子曰格皇天者創業之功大與天等天則統體之名也格上帝者守成之德克歡天心即主宰之謂也太成繼太庚小甲雖已之氣而成中興之功故謂伊尹格于上帝次於伊尹者也任威之職主於治內蓋伊尹之

佐非為首拒故曰又王來而已至賢其盤不指言者承至威而言祖乙在位不又其盤嘗武丁免塞即遊于荒野功烈未治於天下皆止於治內者也傳說德登如伊尹功烈如伊尹也格于上帝而不及者蓋始進高宗成其德者盤也以商書言之高宗之初命說已大過人皆盤之功耳此篇所稱皆盤臣也其於初政者也召公之德方諸伊尹而無忝較之伊尹在甘而有餘今而求去則殷民反側之未安冲子秉德之無助天不可信恐如殷弱之滅威則召公寧不深愧於商之六臣乎此周公之意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用申勸宣宗之德今作割宗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今作王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亦號古有若閑天開胡見切有若飲宜生敬上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造古活切無能

十一

往來今本此句上有茲迪彙教文王德降于國

人別切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賢走冒闕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單丁重切

冒何申重勅也號示名教王李庚子文王弟闕

散宜秦皆代天主顯皆名南宮迪亦王季庚子為

虞召公兄也義無也往來猶詩言疏附先後奔奏

樂梅之意武王即宣宗前舉廟号此後舉誦蓋初

姜故詳之劉勳除單直也言在昔上帝何為而重

勉武王使之學知利行以成聖德而榮大命於其

身哉良由文王能修禮於諸侯而綏和於萬民耳

古書世學 六 十一

然文王所以能修和者以有此五人為之輔也彼

五人者不能往來奔走宣導彙教則文王豈能自

使德化下達於國人乎此五人者亦知天命之為

信周室多主東德之士如商六臣之世百姓王人

之類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以是理啓迪文王使

文王之德充輝發見昭著於上履冒於下而聞於

上帝故文王先受殷命為兩伯得專征伐而三分

有其二八州諸侯遂尊之為周王矣及武王嗣位

統承先王禋天散宜秦顯南宮迪尚存而居位

食祿武王賴此四人故能大奉天威盡除其敵而

集大統美蓋四人者亦能宣昭武王之德大冒天

下使率土之濱凡秉德之士無不盡舉於王朝以

公平公崇公尚存功業未竟故不論及所謂蓋棺  
事乃定也伯恭仲默言商等說皆出臆見蓋未  
詳味經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旨故耳

休亦大惟艱苦君乃猷裕我可不以後人速

又有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二字初文前人數乃心乃悉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錯問曰女明助禍王在曹丁世秉茲大命秉切

民極亦得法字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恆今在子

小子旦若游大川子往誓女今本此下有其濟冲子

同未在位濟去聲冲子非毋我誕責今作誕無罔

助去聲不及考造奇德不降我則嗚鳥不聞

古書 六 十二

刻曰其有能格今本在子小子旦以下四

徐審本七字在公曰嗚呼君之上忠

正之成王以後前人謂武王命武王之

今偶耕者之耦豈相信來車極探準也浮水

鳴鳥鳳皇也周公又歎息言召公今當視六臣所

以佐商五人所以佐文武之弟而思我先王受命

固無窮之矣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

大者不可不與保守之故告君以裕後之謀不

可使速惑而夫道也且武王大漸之時布其腹心

志其誠意願命召公曰汝其精白一心以致其明

努力不怠以致其勉同輔王室如耕者之有耦誠

心相信以載天命如車之有馭以立民之標準念

文考之德以玉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召公

其可忍然負之而求去乎小子旦承文武之業

懼不克濟若浮江海茫無涯畔豈能獨濟哉予注

昔與汝同文願命以濟王室今成王雖已即位如

冲未歸政與未立同不可獨以天任責成於我  
而缺跡以退不共勉以輔之也若然則不及就未  
等老成之人而德化不下於民高河之風不得復  
聞其鳴況能如伊尹之格皇天也格上帝半  
益和氣致祥神氣致異獸皇覽德禪而下者文王  
都豐鳴于岐山武王遷錫鳴于春河皆受命之祥  
也若德不降則氣不和而風不公塵陳文武

至天命亦將去矣故周公云然

服朕之靈優敷息告召公其監于茲勉其視此

而自強也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

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矣迹夫后稷公劉以後積

累締造益亦艱難之大者也思甚休豈可不喜因

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可不懼固當有以保之夫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懼擊擗其鎮定幸甘燥

濕欲其頤刺策錯恭結欲其解舒開汗渴欲其

若納自非曠度決量與夫患夫乾沒者夫嘗無翻

然捨去之意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

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收

而聽後人公曰嗚呼君為棗時二人子惟曰襄我

之迷惑也

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予二

人弗堪今作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喪去聲否肆念

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告朕告女允保其女克敬

德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月出初罔

不率俾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明我後民在司諫

後人于不寺今本作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其女文

成予不允若茲語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堪其女克

古書 六 十三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正時嗚呼萬葉時二  
人我武先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忠王  
冒海隅出日固不幸俾錯焉如克萬前烈之  
亂尤甚從徐密校本焉乘成溢益堪勝  
否亂允從若汝茲今告謂告坤也係即明哲保身  
之係成共也海隅出日指東方編京西而殺其東  
也今日謂功成之日明即明揚及顯之明在在  
朝至時盛大之時也數息而呼君言篤厚前人之  
業者皆以為在吾二人故予惟曰成此萬輔之功  
者吾二人果不可辭其任召公之意亦與我合而  
應之曰果在吾二人但以天休益至功業日盛福  
祿日增非二人之所能勝懼盛滿而欲告去耳然  
我則以殷之喪亡大亂為監而念天威之可畏不  
敢聽從召公今日之告去也若我告汝之言則當  
從其休身之道惟在益勉敬德與我共成文王功  
業于不急大獲斯民使東方之國無不從化則我  
是時共成其美矣於是薦揚天下賢才之人帝滿  
朝廷有以自代當此盛大之時避位而去乃所謂  
古書 六 十四

明哲保身之道也豈可於此殷方喪亂之後而遽  
言去乎是時武庚在殷周公踐憂東方之亂故其  
言如 **甘泉漢氏曰**觀此則召公非無輔王之  
此 **甘泉漢氏曰**觀此則召公非無輔王之  
身之意特畏天威而不敢其後周公明農而召公  
而相迫乎康王之世將及百歲而後之國以致成  
周之盛刑措不用如唐虞時二公乃不負武王之  
顧命而格于皇天比隆伊尹歷年之永復過於商  
皆此篇之功歟安國偽序乃曰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召公不說蓋因腐遷史記謂周公攝政當國踐  
作召公疑之而作君與也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誣謗聖人之事不亦甚哉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多言 **今作予惟用閑于天越民嗚呼**今本此句上  
字亦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廢初惟廢終祗若**  
衍文 **益句往教用治平** **惠順也**民德民情也性之  
益句往教用治平 **官治就職也**言我所以不

順召公告婦之集請而必致焉之者亦惟畏天命  
而閔人窮耳又歎息而呼之者亦在周踐履諄諄  
練之久而深知民情之向順亦罔不始於其初矣  
當思有其終然後可也苟知民德於其始而不能  
保之於其終則民心離而天命亦無終不可謂今  
日固周上運矣若其教順吾語往就大厥之職小  
心翼翼夙夜兢兢敬以用治焉其可忽哉蓋民心  
者係天命之本敬者治民之要故以此終之  
**松漢程氏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  
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  
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  
今又惟我二人而已若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堪  
哉蓋召公告婦之志請之不一故曰予不允惟若  
茲告又曰予不惠若茲多告也若汝也其指召公  
明矣二孔本告作語宋儒因謂此書為語體而茲  
鴻都說三體石經及外國本 **較之知二孔傳寫之謬也**  
古書 六 十五

中書

**大詰** **初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  
致止大周公諫曰若諸侯何就克商封殷公武  
庚王領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于沫為  
邶侯蔡示度為蔡侯霍示處為鄘侯與衛侯康示  
分封於都而監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殷公  
力行善從者十有七國矣益尊為天子而孺子復  
為西伯周公不可管亦乃尊武庚為殷王而奉蔡  
示霍亦及飛廉以殷奄淮夷徐戎十七國之衆伐  
周成王命周公帥師征殷而廷臣及諸侯有難之  
者故作此 **武誥** **武誥** **武誥** **武誥** **武誥**  
之北今汲縣在朝歌之南今新鄉縣並隸河南  
衛輝府與許昌府高黃冀州之域封畿內之地蔡亦  
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則豫州之域也飛廉惡來  
幸之父蘇姓字處父武王伐紂之時飛廉先以討

命使北方得不死至是伍武庚伐衛見諫於周公  
 孟子言踐奄滅國者五十驅飛燕於海隅而戮之  
 是也難知字世格淺見不能權於大義疑武庚為  
 善周不當再伐管亦為兄周公亦不宜討之耳

王也曰武大克爾即於  
 爾欲幸亞年厥降於  
 食而少德蒸是繼以  
 靡繼重內歷以亞聯  
 氏蕭於曰甘又難名  
 命乙也也小燕也豈  
 也也德不然而也豈  
 古書 六 十六

久也多命也而也  
 不我聞于厥降命  
 繼繼大爾也  
 曰又大難于  
 耕繼也  
 甘和厥降  
 也而厥曰  
 知多我  
 夫也

繼之也  
 也爾之氣  
 我爾之  
 不我  
 於也  
 圖也  
 氣也  
 古書 六 十七

卜也  
 繼也  
 繼也  
 耕也  
 也小  
 不繼  
 替也  
 繼也  
 也多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命今作王成王也是時

飲發語詞越及也弗弟猶言不幸對苦洪大也中

人成王自謙之詞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

已承上之詞猶曰雖然也數廣布意文飾閉者有

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不幸而天害周家使武王之

壽不長僅克殺七年而崩思我以如冲之上上賢

歷數下撫尤服不能以明智之德導民於安康而

沈其能格知天命乎蓋因不欲東征者以民不靜

為靜而將以天命之境之故先為自謙之言以發其

端也雖然予之憂懼若履深淵之薄水不敢不求

所以濟之之道也故於文武所受之命將布昭聖

武以述其事修飾文治以繼其志于以不忘前人

安天下之大功易高討得事于天不當有後是以

武庚不靜天將降威以滅之予豈敢東義呂

違事不出而有違於天之威命乎東義呂

責謂修明典章法度資歸前人之業增光潤也之

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提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

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非善繼矣必資飾其業大

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真文忠

公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專降之黜罰非我所敢

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承降威不敢先文

王事設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新

安陳氏曰若涉淵矣畏之深也注求放濟濟之

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

急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

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資于受命是不能繼

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

能奉行天討而閉天之降威也甘泉漢代曰孔氏

正義謂王若曰為周公假成王之言非也成王是

時年已十五而周公自東山迎歸豈有王不知

而敢用其者乎民獻十夫若尚父召畢等又自家

之哉蓋謂此詰本成王之意而周公特為代言之

文可也謂王全不知而周公矯詔則大謬夫漢儒

踵膺遷之妄皆言周公踐作稱王遂致王莽操作

大詰以破覆我之兵漢統中絕解經之誤其禍至

此可無此可無宣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辨哉出允殷小腆切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切

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切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惟翼切民獻有十

天子翼以于敷宣武圖功殺音我有大事休朕卜

并吉命切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

哉予造天後遠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

恤印音義爾邦若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

比于恤味切不可不成乃宣考圖功今本肆予冲

不違下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庚士御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庚邦于伐朕通播臣爾庚

邦君越庚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者其不可征考今王曷不

違卜今作害自肆予告我以下七十一字錯在朕上并吉之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宣王興我小邦周宣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相去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基此稱宣王者前篇

王今兼顧說而從省文猶漢太祖高皇帝史止書

高祖也紹如紹介之紹天明謂天之明命即命曰

古書 六 二

古書 六 二

者太卜所陳龜北之詞也西土即周邦蠢動朕厚  
叙緒疵孽也翼日武庚舉兵報至之明日也獻賢  
人十夫太公周公召公榮公膠鬲治臣十人  
尚存其六鬻熊康赤仲桓南宮毛共十人也翼贊  
助也于往教撫盜武者靈宗武王亦史者文大事  
戎事休美造為遺雷投授印我義也且氏庚官  
之長安安勞也兵能左右之曰以通播臣飛廉  
等皆適誅今助武庚者反奮相助也言靈宗武王  
遺我以元龜謂可以昭介天之明命以定吉凶也  
當時龜北所命之詞即曰周邦將有大難民不安  
靜余果然有四國之動矣武庚據其富厚之國敢  
於大起其亂亡之緒以為天將降威於周求三亦  
內教之變易民心危懼之時復稱殷王而以燕鄙視  
周欲其遂就臣位也其報至之次日賢人如太公  
等皆贊助於我以往撫東方而繼嗣武王所圖之  
功我固以我事卜其休咎而得吉兆焉然我沖人  
亦深思遠慮其事之難而數曰信乎四國兵動害  
及窮民深可哀也蓋我為天子凡有所為皆聽天

古書 六 廿三

之後使今天以其至大至難之事遺授於我一身  
予沖人不暇自憂矣尚謂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  
之臣宜其安慰我曰不勞過憂不可不戒盜宗所  
圖之功而相與戮力致討也故我告汝諸人以卜  
伐得吉而欲用汝庚邦之兵以討飛廉等耳詎意  
汝諸人乃皆會以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之不  
靜在於王宮邦君之室有三亦之勞難以加誅故  
庚邦之人下至初子至上至父老皆相贊助以不可  
征之說王何不違卜而從眾乎雖然在我小子則  
不敢廢上帝之命也昔天嘉美靈王之德使由百  
里庚國而奄有天下亦惟以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故能安受天命也且天之相祐下民趨占雖凶亦  
惟以卜決之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重卜况  
今我事之大而可以違卜乎既又數言天之明命  
可畏如此天意豈欲爾我益成極大之  
基業耳是以不敢畏難而勉力往征也  
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真無介紹以傳  
共意惟卜之以窺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

以即而受命為東萊呂氏曰都如于產曰鄭鄙邑  
也之鄙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沈朕之卜并  
吉十天子翼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  
未敢證之以為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  
公之卜乃在十天子翼之後先觀於人後觀於天  
天之明示戒畏非以困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  
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  
以弼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此周公自強處即  
所以畏天命夏氏曰前用寶龜乃卜於武王既崩  
之後此云朕卜乃卜於特征四國之初先儒合以  
為一誤也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  
孔註四國作天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甫  
湯林氏曰紹繼也聘義云紹而傳命介相繼而傳  
賓主之命天有明道卜龜所以傳天之命而示人  
之吉凶也松溪程氏曰曰子復者管亦知文武無  
利天下之心欲成其美以申諫言之志而武庚因  
以為倡十七國之辭即所謂流言也自靈王遺我  
大寶龜至弱我不至基反復辯論極其委曲始之

古書 六 廿三

以謀終之以斷庚邦曰報大王亦曰永思艱虞邦  
曰民不靜王亦曰民不康未嘗是已而非人也持  
畏天之命不得已而應兵耳然其於天命亦不敢  
違曰格知也微諸民獻與卜吉而意其將辭我不  
至基乎蓋予惟卜子不敢替上帝命承王曷不違  
卜而言不違卜與朕卜并吉相交故以靈王相民  
用卜破之小子者翼與民獻子翼相友不成盜考  
圖功與于救盜武圖功相應天降威與天降割相  
應天明是與格知天命天降威命紹天明相應詞  
雖縱橫錯綜而條理井然乃文字之妙以弱假強  
而能左右之曰以成王以天子命諸侯而曰予惟  
以爾庶邦允其謀德三亦造譽而無所斥為親者  
諱曰國有疵曰王宮邦君室皆自反之意伐者武  
庚而曰殷適播臣雖飛廉亦不顯指其名猶漢王  
論諸侯計有籍而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古人辭命溫厚大率如此且武庚雖不知天命  
而能撫其餘民猶致富厚若下向奄君之請伐周  
國街亦足以念爾國存若醜誅之恐傷後世忠臣

孝子之心聖人為名教慮遠矣宋儒乃謂當正名  
武庚管蔡之事以舉動天下是必大厲聲色極其  
惡習然後以為快也吁彼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  
速省爾井爾知盜王若勤哉天闕訟必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盜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苟敢不于前盜人圖功  
彼終天亦惟用勤於我民若有疾予苟敢不于前

盜人攸受休畢嗚呼王曰非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考作室既厥法厥之厥子乃弗甯堂甯今

矧甯構干候厥父苗側其厥子乃弗甯播補過矧

官獲副郭厥考喜力切其甯曰我有後弗棄基  
肆予苟敢不越邛救盜王天命若厥考哀哀

乃有文伐厥子其勸弗救二孔本作若兄考乃有

公以漢魏石經正之徐春曰吾國本亦與石經同  
則漢唐寫本因古文模糊易以指書轉相傳誤而  
改文理不闕闕塞也盜人武王之舊臣上文  
通如此尹氏奕士御事成王即位未久多

在位者也誘導考厥定也堂萊基構營繕也四  
一歲曰苗猶下種稷刈稼豐傷痛也此切責羣臣  
之避事者言爾皆武王之舊人皆能速知前古之  
事豈不知逆而武王創業如是之勤考我當此之  
時天意使我遭過否塞勞心費力者乃我成功之  
所在我不敢不極終武王所圖之事也故我論  
諸侯比其同藩而導其順從者以天輔我成功之  
意其可信之辭驗諸侯民而皆以為然矣我於武

王舊臣平時豈不與之共圖功業今天才督我以  
勞苦之際庶民才在疾苦我豈敢不與舊臣相率  
救之以完武王所受休美之命乎又數而言我於  
將推出師之日固亦永思其艱矣然以作室喻之  
父既既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肖為之築基沉甯營  
繇以成屋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以開一歲之畝  
其子不肖為之播種沉甯熟而刈稻如是則父  
必有痛傷於心矣其甯願舉其子曰我有後嗣不  
棄我之基業乎故我不敢不身任其責以撫存武  
王之天命也又如父死而其子方在束成之中鄰  
交之人乘其恣而攻伐之為家衆者乃可以觀望  
相勸而不之救乎按軍法觀望避事者斬此語之  
於羣臣謙德以下之委曲以辨之果斷以率之至  
是始以不救之一語責之未嘗論及軍法聖人仁  
厚寬弘之記九峯蔡氏曰武王定天下立綱陳  
度何如哉記作室之厥法如治田之既苗

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肖  
堂不肖播說望其甯稱甯而延綿國祚於無窮

半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自謂其有後嗣而不  
棄我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  
武王之大命乎松吳程氏曰孔子謂兄考為兄  
弟父子之家仲連謂民養為民皆養其勸伐之心  
蘇子瞻謂養為薪養陳君舉謂兄考喻我王周公  
真景元謂養如養冠之養皆不知指書得寫筆有  
差誤句有顛倒而牽強穿鑿無益經義石刻蔡邕  
八分鄒厚古文不然也生曰父死曰考今日若

考作室又曰厥父苗乃五文見意厥考靈兼死生  
厥考靈則專言死者耳蔡傳以考我民為民獻  
十夫與民若有疾不相照應一齊先生云微諸侯  
民而天意可知以度民使四國之兵方有疾苦耳  
然後明暢安帖王曰嗚呼肆哉爾厥邦君越爾御  
足以發明經旨

事奕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時罔敢易法易如字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下同



人誕鄰胥伐于癡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亦念  
曰天惟懲殷去聲若昏天春庭貴切予曷敢不終

朕暇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下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三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變易則難易如詩言無貳爾心法法天矣非也夫  
數人謂作文難之人鄰應前乃有友伐癡室應前  
言想治身更曰於賢哲之人惟此其微小夫蹈知  
上帝無殷之命及天輔則之意此時不收或易其  
心而佐武王法天之靈曜以伐討矣況今天將勤  
於予我使懿親畢離而三木首難導武庚以成王  
室詩庚以下蓋亦不知天命初非變易使周也

古書 六 廿六

也天不諒德殷武王肅將天威如履大壘田既  
美除穢莠矣我豈敢不務播穫以竟藝畝之事乎  
且武王誓臣皆樹閭閻之勳而為天之所美矣吾  
豈敢惟卜之恃而不從爾勿任之諫乎曰致率諸  
爾舊臣於武王時所成廓大疆土之功而不替也  
況中之并吉則天命人情是之謂大同矣故今以  
爾大衆東正四國天命必無差忒其功必成乃大  
卜所陳龜兆之辭如此此又先之以謙而終之以  
斷九峯蔡氏曰按此篇語多主卜言如曰  
也曰王若蓋曰道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  
卜曰王若不違卜曰益王惟卜用曰刑亦惟卜用  
曰予曷其極卜曰刑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  
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  
卜故周公以討殷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下可  
違者反復詰諭之也然其上原天命下宅得人往  
惟宜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  
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  
慷慨切至不能自已而又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

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  
明容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真文忠公  
曰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  
終其事一也天降休于武王凡今所有之土疆皆  
前人之所履畫我其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  
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庚其在此予曷敢不力

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  
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其若  
茲雖不違卜而亦不專恃於卜也仁山金氏曰按

武王伐殷而立武庚使管未蔡未霍未監殷管未  
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

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則誠過而疎則誠  
疎矣而聖人正其誥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於此略方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  
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  
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  
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正其身而已固不必誅

古書 六 廿七

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  
誅其父而立其子安和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  
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友是不得以存之  
也於是分殷之設都使管未蔡未霍未為之監以  
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亦親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  
也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大誥一書朱子  
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親  
於武王而伐之非不知殷之當誅也特以事  
執之數大故欲遠卜自守爾是以一篇不及其  
惟釋其親大之疑與其遠卜之說自肆乎沖人以  
下釋其親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遠卜也爾惟  
若人以下釋其親大也予曷極卜以下  
釋其遠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

殷之命 高紂三十二祀微子出亡其  
明乎武王伐高微子以眾會



修厥猷舊有令聞王去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嘉

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

以晉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此下

人世世曰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軼音亦今鳴

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九峯蔡氏曰元子長

有德者則尊宗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

尊宗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

物文物也終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簡一王之

法也實以容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於止左氏謂

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膺焉有容拜焉者也齊肅

也齊則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

也誕夫之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

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

衆德也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

崇德之意敬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敬

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萬尊也我善汝德曰厚而

不忘也款譽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

治也宋定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服命上公

服命也宋三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處

有僧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

弘大律範輔式法軼猷東坡蘇氏曰當武

古書 六 三十

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

謾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而淫奔

國而納之進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國非利其

監誰奢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

於是濯征龜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

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以微子之賢商君之

子而商人父神之類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

為故毫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

子以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亦

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

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

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功廢天

下豈不大可憐哉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

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焉子孫害

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孰其與國或休永世

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齊謂端正直方聖

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謂淵謂淵深精粹傳記

多論湯高最商先罰皆不知治體者也仲器稱湯

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之業正在於寬尚

嚴先罰其不考於經者歟除其邪虐謂除桀之邪

虐也雙湖王氏曰大誓放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

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

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

古書 六 三十一

酉 崑

酒 徐睿曰武庚之亂康亦獨心乎王至佐

語今二孔傳本頗有錯 康未與管蔡霍亂殷

商衍文志休睿所校 三未從亂康未賦柏

舟之詩曰我心匪盞不可以如誰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慰逢彼之怒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

憂矣如匪弁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揚三木不從

共諫專武庚為殷王而都周復為諸侯也管未起

從伐周過衛遂以蔡霍圍之二年不下王師出矣

攻破四圍京師安成王勞康亦益衛以邶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克取於有閭之土以拱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人會王之東蒐分以大路少昂將

伐相土之東都人會王之東蒐分以大路少昂將

終蔡氏所請加錫也然邶人染紉之惡皆繼於酒

管未倡亂之初亦以羣飲聚衆周公欲革其俗故

請於成王作詔以禁戒其民而命康亦宣播其國

古書 六 三十二

蔡氏謂其事主於沫邦而書則付之康亦雖

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自為詔之一體是也

水子曰意者武庚與商之頑民日以酒啗管蔡未

醉而言周公汝弟耳顧執大權以臨天下三亦然

之北流言所由起也故周公作酒誥丁寧如此

漢程氏曰成王加錫康亦見祝鮀對惠之言蓋

酒誥作於是時今左傳誤作命以康誥殆杜

預惑於安國舊序擅改此字以附會之歟

王屯甘明大命于惟知壽  
且會王康或十由上歸  
莫秋慶我慶於疆少止街  
會既壽也壽方祀夙降壽

壽 夙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且 會 王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莫 秋 慶 我 慶 於 疆 少 止 街

會 既 壽 也 壽 方 祀 夙 降 壽

古書 六 三十二

壽 夙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且 會 王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莫 秋 慶 我 慶 於 疆 少 止 街

會 既 壽 也 壽 方 祀 夙 降 壽

古書 六 三十二

壽 夙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且 會 王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莫 秋 慶 我 慶 於 疆 少 止 街

會 既 壽 也 壽 方 祀 夙 降 壽

古書 六 三十二

壽 夙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且 會 王 康 或 十 由 上 歸

莫 秋 慶 我 慶 於 疆 少 止 街  
會 既 壽 也 壽 方 祀 夙 降 壽

火... 王... 昔... 十...  
古書... 六... 三十四

十... 王... 十... 十...  
古書... 六... 三十四

十... 王... 十... 十...  
古書... 六... 三十五

十... 王... 十... 十...  
古書... 六... 三十五

西歸唐言非曰鳳酉氏易從  
 夫德始乙繼于虛也自非  
 又及假止袖出臣是且了  
 烟于酉易會非止胡是經  
 止又斯明會了不岸爵  
 謂是繼一久亞亞亞了  
 豈哉周于報然半也民也  
 莫能然然莫易也了也  
 烟于酉

古書 六 三十六

**王** 若曰明大命于沫邦沫莫內切我顯祖文  
 王乃乃肇國在西土厥誥懿度邦庚士越  
 少正御事少去聲朝夕曰祀茲酒道切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德去聲亦  
 罔非酒惟行美切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北三十里少正官之副貳北述文王誥民而  
 戒酒之辭言文王為西伯時作誥以勞厥邦庚士  
 及其陪貳治事之臣朝夕戒之曰惟大祭祀乃可  
 用酒不然則民之德也仲達孔氏曰世本  
 之德非皆酒為之禍矣云儀狄造酒人云  
 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  
 天之所使也九峯蔡氏曰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

降威者禍亂之威是亦天爾其子言 宣王誥教小  
 受酒亦曰元嘉降災正此意也  
 子蓋今本有正有事毋蕩酒母今越侯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句瘵心臧  
 作文非

爾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守者毋禁止詞彙常也  
 土物五穀之類臧善也此述武王誥民戒酒之辭  
 言武王以幼小之童血氣未定尤易惑德故教有  
 官守職事者禁使勿常飲酒惟於祭祀慶高之時  
 行燕時之禮得以醉之亦必以德自持不至於醉  
 然非特命官教之又使凡民之為父祖者常訓導  
 其子孫愛惜五穀勿使糜費縱酒則心向於善為  
 子孫者亦當勉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而忽之益幼子於小德大德仲達孔氏  
 必一視之乃可以積小而成大矣曰不但身

古書 六 三十七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  
 民等當教導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  
 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東  
 美忌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  
 必不暇縱酒聽責則不聊則誨諄諄聽聽聽聽矣當  
 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  
 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  
 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欲其合而為一不可分  
 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文忠公  
 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  
 物是愛故其心臧益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  
 自奉其欲廣則其心益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勉  
 聽祖考之常訓則其心益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勉  
 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  
 為小為謹酒非小德則 沫土嗣爾股肱純其執黍  
 稷酒非小過亦明矣 稷牽車牛遠服賈音用

孝養厥父母養去聲厥父母慶自洗腆洗蘇典切致

用酒庶士有正越度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醇飽王惟曰爾克永觀者

而井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本此下有王我西土匪祖匪今作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武教文武今不腆于酒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爾繼統一服事慶喜洗潔

之禮惟猶與也介如介福之介逸樂也祖遠也

此周公宣成王之命以詰末土先呼其民而諭之

古書六三十八

曰繼此以往爾民皆當勤其四體一心種藝以趨  
事父兄農功既畢始率車牛載其穀粟以助珍異  
行賈而歸孝養父母父母喜悅乃致豐潔酒食之  
饌以當父母而後已得以飲其較餘矣又呼其臣  
而告之曰汝當常聽王教惟行養老禮與侍焚於  
君可以飲酒蓋古者養老之禮執觴執爵酌酒奉  
君有清蒸酒模炮擣珍漬為蒸糝肝管八珍之屬  
若葵其臣軍夫為主羞膳勝爵執膳得几羞於君  
者皆士也至惟曰者大言汝能常自反觀內者凡  
所思為必考於中正之德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  
以是交於神明而受釐介福可以獎樂飲酒矣如  
此則信為王家正事之臣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  
大德永保祿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既又納  
其臣民而諭之曰我西土之事不在遠也上而邦  
君中之御事下而民之小子皆能遵用文武之教  
不豐於飲酒故能輔我周邦得代放而受天命也  
爾末土之人可  
不知所監哉  
九峯蔡氏曰上文父母慶則  
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

饋祀則可飲酒本致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

不崇之禁也聖人之教不遠而民從者此也考養

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入果能盡

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松

漢程氏曰純其藝黍稷益因井校田之禁禁其種

林以絕釀酒之源所謂以德化民心悅誠服而令

無不行也後世惟酒以資民利而不當心於黍稷

之教亦安能行其政今而免其怨咨桑弘羊王安

石之流王曰今本曰下有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是已王曰封字衍文

王迪畏夫顯小民經德東哲自成湯至于帝乙咸

成王畏相本或錯在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

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士衛邦伯

士今越在內服百寮度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古書六三十九

里君罔敢酒于酒酒看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皮碧之見於政事也  
經常也帝乙名曰孫太丁泰之子紂之父湯十五  
世孫也夏啓以來天子皆稱王紂驕侈自稱帝幸  
追尊父為帝乙爾成王者或其王業畏相者敬其  
輔相宗聚也侯者公侯伯之國甸者畿內之國士  
者子男之國衛者魯武衛之國邦伯諸侯之長百  
寮百官度尹稟官之正亞其佐官也服則府史胥  
徒之類宗工官之尊者百姓百官之有族姓者里  
君卿大夫之致仕而居田里者尹人正其民祗辟  
臣民曰殷先哲王其施行於政爭者畏天之顯命  
畏小民之難保常其德而不變持其明而不惑自  
湯至帝乙二十九君雖優劣不同而皆能不失常  
成之業敬其輔相之賢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  
忠輔翼而有貢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敢


相聚而縱飲乎不惟御事也外之公侯伯畿甸子男武衛之國暨其牧伯之長內之百寮庶正佐貳服事之卑宗工之尊以至有族姓者致仕者皆不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且不敢其所趨者惟敬上以助成王德使之光顯下以正其民人使之敬奉君之教令而已勤勞如此豈特有所畏而不敢哉益沫土殷之舊邦故舉其舊 **按**此文忠公曰忠王及其舊俗之美以諭之 **按**此章乃一篇商根本況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一於敬矣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蕪散亂如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意學者宜深味之東萊呂氏曰我聞昔日商王之與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雖僻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其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功也德乃本然之德修之有常然後無失德皆亦本然之明不保持則為物所昏故德必有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是凡在位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君臣之間皆於恭敬用功雖自暇自逸且有所不敢矧曰其敬崇酒朝廷君臣既如此故在外服者有虞甸士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飲上下內外舉在為泰中心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為泰矣三山陳氏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群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兢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鯀暴武王之夙夜祗懼此畏也商先王奉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敢飲所以不暇者果何爭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致其法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一全章言商先

王之前後君臣內臣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我聞故不暇酒酒而與飲康未法其所以與也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按**之實切今語作祗易 **按**惟厥縱淫決于非彝 **按**法以用變恐威儀卷去聲 **按**民罔不鹽傷心喜切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 **按**黑熱不克畏死享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 **按**音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度羣自酒醴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周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按**此下有王曰嗚呼今本脫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封三字衍文 **按**此二字 **按**四十一

有言曰人毋于水監 **按**母今作無當于民監今惟殷陸厥命我其可不 **按**大監撫于時 **按**後嗣王謂商之身被獨沐怙易懷變安鹽痛迷厥疾暴狠怒惟憂監照也此又舉殷之所以亡諭其臣民曰射躬窺嗜酒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惟怙終於作怨之事無所改益縱淫泆傷敗彝倫安肆焚樂夫其威儀民皆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射方且荒怠厚自樂飲未嘗休息至於怨怒雖殺身而不顧乘醉殺人暴虐商邑無辜之民罔垂威而不愛也益封未嘗祭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民究若之聲及奉觴腥穢之乞聞於上故天降喪亡之禍於射而無眷愛之意者惟射自縱其惡而已天豈虐哉惟殷之小人飛廉惡未革雷開雷仲之徒助射為惡與之偕亡也至是諭告沫邦之意委曲詳盡無餘茲未及歎曰予豈樂為多言古語有三人不視諸水之清明但能照見外克而已



當視民情之得失則與亡之故可惟也今殺既亡  
則所謂小大邦表周非酒性辜者信矣我其可不  
大為監戒以撫東山李氏曰逸書云帝之初  
步此民也哉欲立答太史諫乃立封紂要  
九侯女為后后貞靜不喜淫紂作蜜室於沙丘諸  
酒于池慈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一飲數月  
不出后曰長夜之飲后不從封乘醉殺后及太子  
亥并醜九侯脯鄂侯酒誥言淫泆非彝榮威儀  
厥心疾狠辜在商邑此之謂也東坡蘇氏曰紂喪  
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  
酒不火休息其心為酒所使愈疾強恨不復畏死  
不醉而怒曰莫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上  
度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惡至於  
殺其身而不畏惟多事適逃莽於商邑上下沈酒  
及商之滅此等與紂俱死天降卷於殷無所愛慈  
者皆以其逸爾非天之虐商人乃商人自速辜耳  
王曰未父今本脫子惟曰女劬毖殷獻臣侯甸任  
古書此四字六四十二

衛任今作男劬大史友大音泰內史友越獻臣百宗  
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父音甫下  
司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皮音切矧女剛制于酒厥或  
告曰羣飲女勿佚音遂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訪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有斯明今作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爾乃事銅古切時同于殺今本此下有玉曰嗚呼  
未父今闕其典聽朕今脫其勿俾乃司民酒  
于酒俾今作辭  
  
此乃或王命康未之辭故稱  
于酒憑依石經未父而論之劫用力也夫史

掌六典八法八刑之官內史掌八柄之法友者禮  
之為友事者事之為師時也折父與官司馬主  
封圻薄迫逐違違命也農父教官司徒若順也宗  
父事官司空主廊地居民定辟制其統界以定法  
也父者長老之稱謂三卿之長也刑以剛德力  
制之也羣飲散民羣聚於飲以陰謀不軌者此懲  
晉示之事而言也伏縱失也其者未定之詞有者  
不忘之意斯指詰辭而言明即明揚之明言者事  
其疎懈也矧惟免也乃者難詞事從事典主也  
司民民牧之官也言康未當用力以勞殺之賢臣  
與鄰國之矣甸任衛皆謹於酒況大史內史與汝  
烏反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又況  
爾之所事以服休美坐而論道之師與朕未起而  
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又況爾之所事以服休  
卿之長以薄違保民定法為戒者可不謹於酒乎  
又況康未能以剛德力制於酒國有以立國人傲  
法之本矣蓋獎譽之而因使加勉也若夫殷民羣  
飲以謀不軌者有人告發其謀汝勿縱失必盡擒  
古書此四字六四十二

捕婦于京師我詳審其情果為不軌然後殺也又  
如殺之諸臣百官染紂餘惡而猶酒于酒不可遽  
殺而且殺之其能不忘詰殺之辭而幸其習者我  
或不遵教辭而長惡不悛者我則不復於極不寬  
其辜乃余司從從事同於羣飲之料而殺之所謂  
沽終賊刑也未又數言亦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聽我勞民之詰辭行法自述勿使為民牧者溺于  
酒則其下不音遂海漢王曰殷獻臣謂賢臣嘗  
可獲禁矣音遂仕商而里者者侯甸任衛謂曰  
不請疾殺亦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服休者以事  
為職或康未劫於于酒先當劾所實所友事有  
之人亦與相之類也九峯蔡氏曰國君有所友事  
所事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子思曰君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先言所友者制殺人酒酒以攻為急  
也東坡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  
斬者皆其法以待命不必死也法必立死法者使  
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亦當時之法有羣飲





政人志擇夫... 影... 于... 夕... 吉... 于... 于... 皇...

口... 而... 蕭... 夕... 久... 公... 野...

手稽首... 告嗣天子... 周公若曰...

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陳氏大猷曰... 公言立政之道... 準人綴衣... 戒于王曰...

大臣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俊也... 臣周公皆帥之以朝... 也知恆者... 戒之美而知愛其... 以見其餘... 惟有夏乃有室... 德之行... 宅乃事宅... 則乃宅人...

惟乃弟作往任句是惟暴德句罔後

強顯求何信也九德見舉陶讓定謂者其官而即  
也訓即告教義安也往謂先王周後謂絕祀古  
人能行立政之道者惟夏高啓仲秦六康者若其  
所以王室強大者以能求賢俊以為事天之實而  
其求賢之道又有求益後侯伯康諸大臣行其所  
知而非徒知誠心深信而非首信於寬柔柔柔  
恭治教授教盡溫簡康則塞疆義之行以爲知人  
之法乃敢告教其君拜手稽首以尊其爲君之名  
宅乃事者常任之得其人宅乃牧者常伯之得其  
人之實矣皆獻謀於君前而相告教使君以有是  
九德乃能用賢以居其官所謂取人以身也三宅  
得人則空於民而保其治矣至禁有惡德弗行性  
者先王任用三宅之道乃惟暴德之人是用則不  
空其民而反爲虐虐此禁所以寒亡而絕祀也

告書 六 五十一

東坡蘇氏曰一篇之中所謂定後者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三其條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才老其代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訓下而後謂之教也東萊呂氏曰非人  
才果異於往日也禁之惡德弗作往且先王之任  
用而已往惟後德是任效先子有室大統禁惟暴  
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新  
安陳氏曰公既數知極者鮮虛舉古之知極者以  
告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極此者以次言之也無統  
維人入中之後乃天生之以道國求者九德之行  
即奉陶讓亦行有九德自夏秉主禮義之德之見  
於躬行者也後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  
有德舉陶亦曰九德或事俊又在官未嘗岐俊與  
德而二之仁山金氏曰九德本皋陶所陳而有夏  
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者三宅亦夏諸大臣之  
綱名商周亦世守之官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  
掌法其職事則攝故也既言有夏用人之盛又言  
夏禁用人之失所以深明其鑒戒耳陳氏雅言曰

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用賢之道不以國家之盛治  
爲已足惟以賢俊之富顯爲未至其事天之道至  
矣有夏之臣信能者此九德之行故不徒至教以  
尊其爲君之名而且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其事  
也以上地字與下地知地知地作對說呂氏謂周公  
之成或王自縲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  
然則以國士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  
法也未親述之職使人君不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州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督惟蓋  
列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

六 五十一

廢政帝致罰之乃伴我有夏伴補或尙受命奄旬  
萬姓於於亦越者繼前之詞漢并釐治秋先  
蓋也言湯自七十之諸侯升爲天子蓋天正賢  
俊以爲國家之用乃明命之意湯能不以惟其大  
規釐以治其餘理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  
才可以儲三宅之用者曰論也即指當也其用三  
有宅者實難各當其職其論三有宅者實難各當  
其才湯又深思遠慮以定典禮命討之不協和遠而  
宅俊之人奉而行之故近而商邑無不協和遠而  
四方無不取法見聖人之德焉嗚呼者事接於見  
聞而言之易感故歎息也討德之辭所與共國者  
惟淫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荷諸醜行之  
卿士天乃致效其罰使我周有此諸夏而取法商  
湯革夏之事以受天命盡則爲姓而并牧其地什  
伍其民也仁山金氏曰強暴之臣足以行威虐於  
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

民也

於內故以聖言其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切切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知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趨面小

尹左右攜僕百司度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

大史大音尹伯度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丞三毫阪尹阪音文王惟克宅厥心今作厥

石經正之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

王周攸兼于度言度獄度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度獄度慎文王罔教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古書 六 五十二

教功教音不敢替厥義德率性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不丕基長伯謂凡在聖臨民者任人即常

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乘內司服

之類所謂襄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末已小都卿之末地其伯皆畿內都邑之長也

統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對襄之

稱若外府外百司之屬所謂未臣百司也大史文

官之長掌所執簡記本詳悉者凡伯有司之長度

衆常有恒德者吉善也可徒掌教司馬掌兵司空

掌王皆天子命卿監諸侯之國者亞旅則其屬也

之類所謂襄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

知其可用故以上以敬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

帝任準人牧夫作三宅之事於上內而業衛保御

百司度司外而都鄙執人百司大史尹伯皆得宰

之國典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

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善布列內外莫不

得其人易又編雅文王而言恐成王聞其目而不

知其細微而不知其本也言文王先能蓋其

宅心之學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

德者蓋人君惠其識見之獨嗜好之故故不能知

人而人才亦惠其有才而無德以持之惟文王能

宅其心故能識夫俊有德之人斯任人之本也若

号令獄訟法禁之大者文王亦納其綱而大臣不

敢專若其來度瑣碎之日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

是古文王不以身兼之然或号令雖小而教化所

關文王下無所忽惟度獄度慎則文王不復教預

知其 又有司之法守乃任人之體也義德者

古書 六 五十三

有推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或

德之人必言武王所以教安之功者率稱文王之

功不敢替其所用善德之人率稱文王之謀不或

徒以宰夫為長官伯官人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  
內監九嬪世婦女御女史以宮正為長內人內養  
外養官人獸人獸人獸人以膳夫為長酒人樂人  
以酒正為長弁師典婦典絲典象掌皮縫人染人  
染人以司服為長食醫疾醫藥醫醫以醫師為  
長染人司織以司師為長教官之屬樂師木香小  
斧大師小師皆與同器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舞師喬師製屨氏典庸司于以司樂為長牛人充  
人羊人以牧人為長禮官之屬養人養人司尊司  
凡道人醢人醢人醢人醢人以家宗人為長政官  
之屬射人虎賁旅賁以司士為長馬質趣馬巫馬  
廢人圉師圉人以校人為長司甲司戈司弓矢繕  
人養人以司兵為長禁官之屬司刑司刺掌囚掌  
戮以士師為長土官之屬草人稻人場人以司稼  
為長山虞林虞川虞澤虞述人非人羽人羽人掌  
鳥字虞掌茶字虞以虞術為長廬人梓人巧人輪  
人舟人王人以匠人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  
古書 卷六 五十四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  
治相我受民和民治去声今作亂相去声和民廢  
獄度慎時則勿有間之問去聲自一語一言我則未

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也我指王而言若安  
相助也未終推恩也問謂後查其官守一句曰話  
一字曰言參美士也言成王以幼冲之平而為天

子自今有立政立事之責美當於準人牧夫深察  
其心之所安以明義舉吉檢之辨然後顧其賢俊  
而大用之使得其才以為治輔翼其民而協  
和其眾若獄訟法禁瑣碎之目則委諸有司而不  
可查其官守若号令之施一句一字必思我德容  
德之美士以治其民勞於求言逸於任賢斯乃任  
人之要也九率蔡氏曰蔡其所安知人之要也  
要也

任而勿有以聞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蓋  
民乃受之於天命受之於文武而非成王之所有  
也周公曰以今本脫此三字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  
言切成吉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  
于厥獄度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救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出  
繹矣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儉心不訓  
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勩音利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其勿誤于厥獄惟有利之牧夫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復稱周公

之人迪惟有夏至以又我受民皆公帥羣臣咸成  
于王之詞自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至其惟克  
用常則公獨申羣臣之意以丁寧戒王也微美

即休茲之意欲王德羣臣之言而重賞之也文子  
文孫亦指或至克定者命官各當其才克由繹之

者漸次履試以盡其才也儉人姦佞小人違君之  
惡不肖以德廢或戒其若必致喪亡豈能顯於世哉  
勩勉也惟用善士則能相勉於國家之治矣詰治  
也謂四時講武以閱軍實勿弛其備也陟巡歷方  
康於海隅而奄人淮夷之從亂者亦分背于四裔  
彼王修武備以防其變敷文德以服其心也觀見  
武功各以其盛者言之









殷公匡袖猶甘後野野野  
 樂王歸原會武多民變歸  
 二補公龜巢其儀卒秋解  
 了命殺焚乙巨曾一乙王  
 曰剛禮葬葬葬葬葬葬葬  
 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憮原了命且多命民撫了  
 岑彰考武王也燦其歸也  
 卒本所王也的幾解解民

夔歸二口享序止嵐其類  
 曰甘香苗中貞獻其休  
 遷王又戊癸也日乙加  
 撫御董簡崇久戊彰畝  
 不世嵐系類考辨以王其  
 了也也且禮也而最酒鼎  
 禮于會王武王也簡粗龜  
 又業香賸獻季象了了德  
 殺了竹考王飾殺了燦其

獸卒甘刃解解于象德王  
 曰公愈也德乙公匡原猶  
 亦無解解是與也甘肅其公  
 易替其二口甘交合王命  
 嵐公移止冊策罪十又一  
 曰中庚王繼香名也亦罪重  
 于嵐甘是嵐公歸原會武  
 多命是子季

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大音泰下並同越先相並去聲  
 若來三月惟丙干肫音匪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  
 洛朝音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  
 乃以度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威若翼日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親邑營親西斤切俗作新今本此九十三字錯  
 為召誥之序非也二月為成王八年建郊之月既望為十六日庚子乙未則二十一日也豐有文王之廟鎮京國有文世室是歲孟春成王禘祭禮不可潰故至豐以營洛  
 吉文王因行展墓之禮遂雷豐而命周召二公以  
 行之大保即召公相視也越若來者言成王未豐  
 之次月為三月也月出曰朏明始生之稱戊申則  
 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灼龜以占宅都之地得卜謂

得吉北經營者規畫其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左  
廟後學前朝後市度殷者殷之頑民有不盡戮則  
遠于洛而就役之不使遠及農民也達倫也三月  
十二日周公至洛乃編觀召公所營新邑之位而  
達使復命於王  
**禮記** 仁山金氏曰按淮南子武王  
躬下文是也  
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  
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賦者邇也使我有暴亂之  
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史記曰武王微九牧之君  
登臨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  
旦即王所曰苟為不寐三日告女維天不棄殷自  
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豷鴻滿野天不宮  
鼓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大保何暇寐日夜勞來定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瀆居  
易毋固其有夏之若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鄗顧  
有河粵磨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  
卜甲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古書 六 卒四

又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皆營宅之事始也  
又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  
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然則百物阜  
安乃建王國焉則其處方千里而封樹之周公拜  
召公之所經營周公之所遠觀其以是歟周公拜  
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今本于作子謀甚乃劉王  
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  
勅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予齊百工俘從王  
于周從去予惟曰度有事示功載乃女其悉自

教工女音汝孺子母朋母今作孺子其朋其往其  
若火始燄燄其若今作無若與上相厥彼灼叙弗  
其絕厥若葬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親邑西  
斤初今作平嚮即有倭明作有功悖大成裕女永  
新下並同平嚮即有倭明作有功悖大成裕女永  
有辭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來示予卜休恒吉我  
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  
誨言 **禮記** 禮問人於它邦再拜而送之沉於君手  
也後復王相宅之命也明辟指成王猶今言聖天  
子也胤繼保太保言成王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  
古書 六 六十五

基命定命于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度我為  
王始作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洛  
師猶言京師河朔勅水河北勅水交流之內也澗  
水出澗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洛陽入于洛  
澗水出洛陽縣穀城山東流入于洛水在王  
城之南源出陝西洛南縣峽山東流經盧氏永  
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于河王城之北則嵩高  
北即穀城鞏縣諸山鎮之風氣之所聚也食者卜  
龜史以地卜者卜之正食其墨也伴所遣之使圖  
者洛之地圖卜者卜之北辭凡二公所營所占皆  
錄之以復王命也百工百官也二公既已定位得  
卜則請成王親臨于洛以行郊社朝會之禮而役  
運殷民以興工為言我整齊百官請王至洛成王  
謂之曰度費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  
自教詔之使權歸於上也功載者紀功之載籍也  
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官皆效於公此載工之  
道也孺子左右近習少不諳事之人即立政度習  
之類朋比也若於度習不諳事者而有所私比則

自此以往若火談初起必至延熨而不可撲滅矣  
若順彙常辭猶聲也言王順其常道常如我攝政  
之時惟用先王官勿用私人于新邑使博官知  
上意向各就其便明白奮揚而赴功愷厚博大以  
裕裕則王長有聲譽于萬世矣此周公復王之言  
辭也王并手諸首者成王對使者致敬以會周公  
之禮蓋公為大師三公之首不敢待以侯臣猶奔  
之於魯陶亦保傅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來相宅作周區休者言宅洛以配會天命於無窮  
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事也易言小貞大貞十萬  
曰德誨言謂教工毋朋明作愷裕之訓也  
此成王會周公之書辭而史佚并記之也  
蔡氏曰漢儒謂成王初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  
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  
王立未嘗一日不君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  
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攝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  
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凡有造基之而後成

古書卷六 六 李六

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  
仁山金氏曰卜黎水卜澗東澗西舊云卜王城卜  
澗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  
成申之訓至洛卜定則王城為已卜厥既得卜則  
經營則卜之為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  
于親邑營矣遷都至重資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  
澗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人  
不爾為也召公成申之所卜王城也周公已卯  
之所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  
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  
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  
巽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言矣周  
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  
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與國者召公攻位之圖卜  
者周公食洛之北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  
不敢專連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  
公達之東萊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  
也周公之來相宅乃發天之休命非出於已私也

曰敬天之休是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命之  
當然而不敬不然而曰不敬不敬蓋明見天命之  
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  
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為周配  
會上天之休也休者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  
於周公不敬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當之  
年敬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  
周公則亦父議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  
其能承天之休可以開矣而作洛周公非同好為  
之喪天命也喪天命故不敢不為也松溪程氏曰  
王孫滿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即此篇惟洛食  
之也辭然召公不自違使獻卜而託周公以達者  
是時周公為大師召公為大保編理大綱成始成  
終皆周公主之故下文惟周公與王相告會之言  
而祗受二自亦夏五月王至于洛今本無此周公  
唯以高周公也

古書卷六 六 六十七

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為弼王  
曰今本王下有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諾字衍文  
小子揚文武烈奉會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愷宗  
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抗于四方旁作穆穆達衡不逮文武勤教子冲  
子夙夜蒞祀公曰已女惟冲子句惟終句女其敬  
識百辟言亦識其有不盲盲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盲惟不役志于盲凡民惟曰不盲惟事其奕侮  
乃惟孺子頌句朕不暇句聽朕教女于黎民彝女

乃是不獲莫切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甫周  
不若于不敢廢乃命女往教我茲予其明農哉彼  
祐我民無遠用戾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夏五月者建五之月**王至于洛者成王自豐征  
春成之歸鎬也至于廟至是以周公遣使奉書  
請王南來洛也周公曰者面告成王之旨肇始稱  
舉殷盛秩序也無文祀典所不載者言定都之初  
王嘗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  
有不載可以義起也功宗三伐有功德之尊顯者  
集其死者以勸生者所以勉其左右王室益固久  
大之業也明者顯明之休者保祐之和者使不爭  
恒者使可久君師者定其衆也信宗者厚其尊大  
之禮旁無方所也作興起也穆穆和敬之意運續  
衡平遠夫發護也成王面會周公言公明係我於  
幼冲之年舉大明德使足以對揚文武之烈奉

會大夫之命常和四方之民而定此洛師加厚功  
宗之大禮以舉序大祀皆以義起蓋公德之明光  
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典和敬  
以運續治平於無窮凡以不墜先文武對勞天下  
之志故教我謹於祭祀如此稱公曰而不言周者  
記一時之言以省文也己者往日惟終思其終也  
周公因成王冲子之謙而會之言王往日則誠切  
冲我不得已而攝政今王既長而親政則當深思  
徐終之道豈可仍以冲子自護邪誠思其終則不  
止謹於祭祀而已尤當知御下治民之道為百辟  
諸侯言朝觀儀禮物樂也諸侯爭王有誠有偽惟  
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高者亦識其不識  
於言者言不在幣而在於禮弊有餘而禮不足亦  
所謂不言也諸侯惟不用志於言則國人效之亦  
皆謂上不必言矣舉國無言上之誠則政事安得  
不至於差矣階梅梁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  
以敬存心繼之於早察之於後乎孺子即上文毋  
朋之孺子頑者斥逐之意獲勉未長不獲不永猶

古書 六十八

言豈不勉豈不長也正父康官之長其稱父者猶  
康語之坊父農父明農耕官選休于田野矣至也  
言成王至洛凡不諳事之度習孺子皆已序進而  
無所朋比是罷體我汲汲為國之心而聽我所言  
輔民當性之道是豈不勉自勉以思保終之道者  
哉是以能為厚次序於度官之長也若吾攝政之  
時無敢怠者王命者王若自是益勉於敬則我得  
以退休田野而萬民康裕無遠弗至矣於是王言  
周公之功所以輔我者極其厚矣當常如是  
未可以言去也此蓋略示周公之意而未敢盡言  
必得洛邑功成燕祭入大室祿以

**先王之命**作冊而後能置公也  
初肇燕祭禮大饗羣祭雖祀典不載者成秩序而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招假上下  
告成事也兩賜時若大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  
始未真中土祈鳴味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  
之德視周公所以祀于新邑焉言若謂於事情者  
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校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故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抱懼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投其放而合其離  
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空周公以為首  
務也松溪程氏曰周公作立政時成王已長而寵  
政矣豈可復稱孺子是知此篇三稱孺子皆少不  
諳事度習之人明矣成王於獻卜之時聞周公言  
即畫序紀比筆致至洛而周公贊且祝之因有明  
農之請誠以王足嗣文武之烈而周公得優游自  
老釋社稷之重負矣舊說乃謂王不能勉非長久  
之道豈有君臣相見而遠惡言詛之周公必不忠  
也自安國錯亂而劉歆附會以越三日丁巳用牲  
成并塞豎儒貽禍可勝數哉 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莫日戊午乃社于親邑牛一羊一豕  
一今本此二十六 王至洛致齋三日丁巳五  
洛邑郊外丙己之地合祭南天赤帝及天下之后  
王故用二牛非冬至圓丘分祭皇天上帝之郊郊

古書 六十九

以導之用剛日如外事明堂以親之故用柔日如  
 內事也社者洛邑畿內之后土所謂王社故祭以  
 土日皆告以定洛之事必成王至洛而躬為祭主  
 非周召二公所敷代也牛一者祭社以太牢羊二  
 豕一以祭功宗韓子所謂賢人沒可越七日甲子  
 祭於社是也蓋自周公以義起之矣  
 周公乃朝用書昭命度殷侯司徒伯伯十八字  
 此三字  
 王啓監去厥治為民治  
 聲今作亂非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勞至于屬  
 婦屬未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句監罔攸辟今本此五十  
 字錯為梓材  
 厥既命度殷侯不亦錯於召語秋九月邑宅

成今本脫此六字卷  
 以徐而傳本正之  
 謂以王命語徒作之人  
 而記其工役如最王時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而士  
 彌羊用書以令役於諸侯是也周公曰以下乃古  
 王之詞啓監者請王開明其心監視前古也厥治  
 為民者言定洛之事所以治民非為己私也無胥  
 戕虐者頑民從亂之徒免死而用為工役皆故撫  
 恤不使戕虐也古者與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預  
 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故曰至于敬勞徒役之中  
 必有臣妾以供春饗亦加優恤故曰至于屬婦合  
 由以容者並使之得容養其身也引引掖養生養  
 祐安全也言王當責效邦君御事引掖其民於生  
 養安全之地自古三者如是王當視此為法而不  
 必以刑法殿之也不作言趨事赴功之舉周公之  
 於度殷死者厚其喪崇生者識其誠備恤其徒役  
 於定洛大工雖與於盛憂而遠成於季秋所謂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詩云煙始勿由  
 庚民子來周公真得文王之家法歟

曰周公教念于後曰予長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十七百二  
 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以爲天  
 下鏤副邠甸方六百里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  
 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農居鄙得以度士居國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  
 市巨賈州里俾無交焉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  
 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種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  
 黃土中央黃土五土曰辨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城成周土彌羊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  
 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適量事期計使庸慮財用  
 書般禮以令役於諸侯九峯蔡氏曰殷之頑民若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  
 書命而不作役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說以  
 使民可知也仁山金氏曰古者與役動衆孤寡之  
 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

老疾句踐反者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  
 臣妾如女子入于春荼之類蓋供饗之役於此  
 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勞冬十月今本脫丁卯今  
 寔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此三字  
 王在親邑親今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伏祝冊伏今  
 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大室裸裸音灌王若曰公子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治去聲今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休文武受民治為四輔公無困哉今本錯此於  
 下俾來茲殷乃命宣子今作以拒堂二占拒音巨

惟告周公其後  
 王若曰公子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治去聲今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休文武受民治為四輔公無困哉今本錯此於  
 下俾來茲殷乃命宣子今作以拒堂二占拒音巨

下俾來茲殷乃命宣子今作以拒堂二占拒音巨

切首王曰今本闕明禋拜手稽首休富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既予來相宅既予今作揣王大愷

典殷獻民其非治為四方親辟斤切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為前人成烈會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

王刑王今作乃單文祖德單丁予不敢宿則禮于

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遺自疾萬年馱于乃德馱

切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于懷

古書 六 七十二

德于今亦王曰公定予牲已公功肅將祇歡我惟

無敘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旨王命周公後

作冊佚告今作冬十月者建亥之月內事用

祭也鑄京七廟并二世室而九洛邑唯建太廟及

為昭室都講盤王季為穆周尚亦故用肆其實大

廟亦用太牢常事不書二世室以特祭故特著之

扶史扶伯邑考之子周之大宗世為太史祝冊告

廟之辭其後是為雷復是也王賓陳祀家上

公之國作賓王家者格至也諸侯以王殺牲禮祭

祖廟故成至焉獨言王賓者舉尊以既其餘也太

室稷廟之室稷者句稷也酒灌室以既其神也

世之主在焉故因稷而以命周公後告也王若曰

者史佚為后稷尸建成王之意以命周公也迎治

君子錫京而命公雷後以治洛益洛邑天下之中

四方方且尚治而公所制六典之禮尚未定則

人心亦豈能入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

導而將大之雷治于洛使我多士與康康與百工

有所監視以大係文武所受於天之民則我治

四方如君之有鄰輔其勿以治洛為勞因也伴者

先王之使以先王之命謹致盛禮故曰伴來也

藍子謂安周公之心即下文公定之意其曰子者

自先王稱之也王曰者或王自言明禮者謂以神

明之禮高廟公也蓋成王因周公而明禮者謂以神

雷之而不敬導故因燕祭而告先王欲富公而不

敬率易故以先王之命錫二爵又拜手稽首以致

之其尊公也至矣弘亦大也恭先儒以為貴難之

恭殷獻民商賈臣伊尹泰來伊陟臣應巫咸巫賢

甘盤傅說祖己箕子比干祖伊與祀功宗子洛邑

之社者周公拜手稽首謝王之言而許王雷洛言

王命我來洛所以承保文武之業而大我事君之

恭也我既相定之後王乃大愷典禮祀功宗而及

古書 六 七十二

殷之賢臣所以明作治道而為四方新民之主將

以恭德為天下福則自是定中國治萬邦成疾休

美而有守成之功矣多子衆卿大夫忠信為周乎

相信也考成也列儀刑謂六典之禮單畫也此用



無忘其所以康人之事公但勿替其儀刑百辟者  
則四方其止也言公之功矣佚告者史佚以王命  
書之于冊以告周公如後世教諭之類蓋前古視  
冊者乃告廟之辭如祭文之子有德之稱大夫皆  
不謂神也神遠孔氏曰多子之子有德之稱大夫皆  
同稱子東坡蘇氏曰以羹黍為酒各以鬱堂  
所以祿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禘王禘堂二自經蓋  
周公曰明禘曰休言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古者有犬賓客以言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乾人飢而不食也故言有禮焉豈非殺之至者則  
其禮如祭也歟周公則不敢言故以獻文武而祝  
成王也五清劉子曰天子之祭必以孟月祭宗廟  
必以孟日則今本既冬十月錯戊辰者非而後國  
本是也清廟者明堂之別名以周頌考之乃周公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而非祭之地五月丁  
巳之郊正在此廟天不可瀆也豈可非祀上帝而  
入其廟蒸其祖者周公聖人不為非禮之禮蔡氏  
謂太室為清廟中央之室非也瓚者以玉為之形

古書世宗 六 七十四

如方盤中高有而主者鎮圭天子所常執降神之  
祭圭不可攙跪而納圭于瓚之階滿瓚聖之酒于  
階外之盤中而三春之茅縮之詩云瑟彼玉瓚  
流在中是也朱蔡謂瓚于地非矣按周禮六官之  
首必序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則六典成于周公  
番洛之時故周官當序于多方多士之後功宋之  
祀已舉於五月安得云未定乎是仁山之說得之  
而蔡傳又非矣立政之作成王已長而窺政不可  
復稱孺子矣定建觀之事皆周召行之而有何孺  
子之瓚則今本作孺子未相宅為大謬而後國本  
作既子是大廟之堂止坐后稷一尸史佚以宗  
子為之太室之中高圓既燁燁年既燁燁為首  
昭對雲都之首穆諸藍為次昭對組紺之次穆大  
王為三昭對王季之三穆其王皆侍列后穆之左  
右并后穆一主而七史佚以太祖之尸故以三昭  
錫周公所謂致先王之命也先王者太祖及二昭  
以二自止獻世室者蓋二自乃太室七祖之命已

不敢當而告于文武若以太室之命言文武而已  
特飲其饌而己蓋成王之禮周公之禮文武  
或謂成王天資不及太甲不亦慎乎若祝冊佚  
自是史官之職非為尸之日如今翰林十有二月  
代言之臣本皆撰祭文教諭之類耳  
今本闕此四 戊辰 今本錯在王上王歸自洛師告  
字有音又 至于周廟 今本闕此十字並以徐 古者天子  
不過三十里故成王以十月丁卯祭宗廟命周公  
當後即離洛邑十二月戊辰始至錫京廬六司之  
久告至者行飲至之禮春 松漢程氏曰胡康  
秋書公至自齊亦此義也 庚春秋傳云為人  
子者出必告及必面事死如事生故成王如洛必  
先之豈以告文王其歸也必飲至于廟史臣皆謹  
書之孔安國古文在十有二月如敬後語則知有  
脫簡明矣蔡傳謂蒸祭在十二月戊辰之日別序

古書世宗 六 七十五

月在月前幸搜附會語 惟周公說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 又武受命者文王始受天命武王創宅  
庚殷而保周邦七年者周公以成王八年昭陽大  
荒落之歲當洛十有四年屠維大淵獻之歲致政  
歸于豐凡七載也又三年而 仁山金氏曰各  
莫成王葬之于畢謚曰文 諸召諸相為始  
終然惟洛語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  
卜往獲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會之辭有  
成王在洛雷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為王  
雷洛而相勉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  
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兼多有缺文錯簡以  
必伏生口授之譌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  
伏生之書為完 亦或於此失之

古書世宗 六 七十五

召公之訓今本作召誥非也序亦有誥

成王王洛諸侯親王召公因帥之以

進我與我契立政無逸皆訓體也

曰洛宅而名洛誥者以篇終有佚告之文而誥佚

為遠告為誥召公之訓而名召誥者以有誥告度

殷之文伏主口傳于國聲益冲遠仲默承誥誥誥

因襲附會而不知辨也抑此二篇果天子告誥天

文乎

下之

召公之訓  
成王王洛諸侯親王召公因帥之以  
進我與我契立政無逸皆訓體也  
曰洛宅而名洛誥者以篇終有佚告之文而誥佚  
為遠告為誥召公之訓而名召誥者以有誥告度  
殷之文伏主口傳于國聲益冲遠仲默承誥誥誥  
因襲附會而不知辨也抑此二篇果天子告誥天  
文乎  
下之

古書

七十六

召公之訓  
成王王洛諸侯親王召公因帥之以  
進我與我契立政無逸皆訓體也  
曰洛宅而名洛誥者以篇終有佚告之文而誥佚  
為遠告為誥召公之訓而名召誥者以有誥告度  
殷之文伏主口傳于國聲益冲遠仲默承誥誥誥  
因襲附會而不知辨也抑此二篇果天子告誥天  
文乎  
下之

古書

七十七



辯之當矣然為洛誥之序金吉甫又疑為梓材以  
也其書今嚴不敢傳中國今考和合見  
士與取幣入錫之事相因姑附於此  
洛宅之越若來三月也哉生癸十六日乃乙卯周  
公至洛之第五日也未也可工百官攝氏連民也  
士與事通謂工役五月成王至洛之月或勤者以  
來會之君見士之民皆有勤勞而慰勞之也洪亦  
大也也誥治之書其果有成王  
政之篇數情乎今不可考見矣大保乃以度邦家  
君出大音奉  
下並同取弊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稽首

於王若公誥告度殷粵自乃御事今本粵作越  
侯家君出者成王至洛以丁巳郊戊午社助祭諸  
侯朝王于清廟禮畢出就大社而殷周也弊諸侯  
見王三等之常見度帝典入錫周公者召公將進  
戒不敢違違因周公以納諸侯之弊所以重其事

金氏以為事從其長是也拜手稽首與各定周公  
連使之禮同皆致敬於王也故即於見之於諸侯  
朝天子之禮也若順也誥即大誥治之誥粵始自  
從也御事指王不敢斥王故以近王侍御之臣言  
猶後世稱陛下亦以夫陛侍衛之臣言也言諸侯  
所以於見于王順錫周公將因之以進戒者以大  
誥度殷之本始自王身下文詳見五清劉子曰  
言敬德即周公女往敬哉之意  
傳述之宋儒謂王在錫諸侯見周公于洛召公率  
之以進弊疑周召之事皆詳其日而王去來不見  
詳於臣而略於君無是理非也觀王在新邑祭  
及公定于往之言則王之在洛邑久矣郊社禮行  
諸侯助祭受釐陳戒周召二公固率之以而告王  
也不然上帝之郊非人臣所可代旅見之禮非人  
臣所當受且王尚在錫諸侯何為而至於洛  
或已其於成王政之書而召訓之序亦應  
朝于清廟之文今既脫簡正當虛心闕疑  
豈可以私意妄猜而輕毀有據之成說乎嗚呼皇

古書世學 六 十一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恒嗚呼曷其奈何弟敷

呂公面訓成王之辭特藉周公為紹介且元長也  
元子天子西銘言大君者父母宗子亦此意也元  
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  
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國有無窮之福實亦無  
窮之憂然則可不加勉於敬乎此一篇之大旨曷  
何也既曰曷其又曰奈何復其詞以深致意云爾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克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討後民飛廉惡來專費仲雷開昆侖等智賢者三  
仁之徒藏隱廢也瘝病民之小人在位也保與  
福同抱即禮所謂負劍攜持率手以行也徂往疾  
急也言殷受天命虛六百年而天不輕絕之者以  
殺自戕湯至于帝乙多聖賢之王其生足以正位  
位則亦受天命矣其在朝則亦共天祿矣然而  
天終絕之者以紂廢棄賢智之人使之隱伏唯用  
暴德檢以害虐萬姓困於虐政夫婦離負其  
初乳之子抱其未生能行者擄其幼學者棄號而  
逃避之然哀號則以為排誘逃避則以為叛已皆  
捕獲而加誅戮民之無地可容者非特一方而已  
故天亦哀民而改其眷命用歸於德者夫上天  
之命祖宗之澤皆不可持如此王其可不急以  
修其德乎  
漢上朱氏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  
德乎  
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散散之故魂散而氣不能升  
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

古書世學 六 十一

與天為一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違猶如此言  
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違特大王王季文武  
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殷德度可  
疑因天命而遷續祖德爾敢德而言疾最有力蓋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繫著精神汲汲用工則庶  
毅日強而能敬者德則安肆日偷而不敬  
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我德一篇綱領在數字  
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五清劉子曰文王在位五  
十年不忍伐紂武王即位十三年然後伐之知天  
之不經絕殷也殷有天下六百年而紂亦嗣位三  
十三年矣天豈遽絕之哉蓋避之為遠者從容不  
迫之意紂乃夷君弗事上帝而害虐天之交于是  
自絕於天也遺廢先宗廟弗祀而昏棄遺王父母  
第不迪是自絕於先王也天哀下民春命德德充  
王在上豈能終庇之哉智哉康在用人之謀也但  
已出執用刑之修也呂政胡亥之世誹謗也且  
旅雖無文武之德天亦假手劉季以誅無道秦  
信乎其哀于四方甚矣然秦法實本於紂紂之所

放者桀桀因三苗之法苗法始作於蚩尤其源如  
此至季斯而附會益酷召公灼知天命後王後民  
兼舉君臣而言豈非萬世之永鑒哉古文簡要其  
實委曲詳盡舊說未能推尋語脈發明經旨反謂  
難解 相古先民有夏相去聲 天迪從子係面稽天  
若今時既隊厥命 隊音墜 今相有殷天迪格係面

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

古人也從子者家天下自夏始所謂天與子則與  
子也天既生啓之賢而謳歌朝覲者歸之又生仲  
康少康諸君而夏統廷於四百年之久所謂從子  
係也面卿也即對越在天之意稽考者順隊失也  
浴即訓曰其有能格之格言天命高格以定與子  
之法而其後嗣賢王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於天理若可憑藉亦至桀而失矣天又感格殷湯  
之德受命華夏又生太甲次丁大戊盤庚武丁祖

甲帝乙諸君保其天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於天理而後統廷於六百年之久所謂格係也若  
可憑藉亦至紂而失矣以是知天命誠不可恃以  
為安也上文兩言天改厥命避終殷命此復推言  
夏殷所以得天命與其所以失所以深明不  
可不敬之意蓋而稽天若非敬德不敬也  
朱子曰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視有夏庶代廢與存  
亡之迹不過數德順天則天保祐之使王不敬故  
墜其命也五清劉子曰從順也民思高德而歸  
天亦順民心而保之聞焉世傳子之端自啓始故  
於夏言從子係於殷言格保蒙上文耳而稽天若  
與謀而用玉訓之面一義蓋謀而者獻謀以對揚  
于王而稽者考德以對越上帝唐本立改惟義氏  
惟誤作無孔蔡諸儒因曲為異說皆非也集說卿  
聲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能稽古人之德能  
今作於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維小元  
或非

子哉其至能誠于小民

子哉其至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敬後用賴長子  
民出子矧 矧者謂老成之人誠誠心和治其  
險也不可易視之意如神之主多忌老成之臣而  
忌棄其言故言王以知年嗣位不可棄老成之  
人蓋老成者多識前言往行能考古人之德以知  
治亂之原又能察於天理以謀國而明乎廢興之  
本皆當慎視而不可忽也又數息而言王雖年幼  
然實天之元子而受君臨萬邦之命矣王其大能  
以誠心感民而成今日協和之美疾敬其德不敢  
怠謹後事顧念畏懼不敢易視其民而常若身在  
危地之地斯乃面 矧今休美猶欲王汲汲於畏  
稽天若之道德 矧今休美猶欲王汲汲於畏  
民出者蓋民之出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  
恃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子禍  
所伏矣此其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  
山川鶴洲楊氏曰承上文而勉王敬德之事矧念

畏懼皆敬德工夫敬老敬民皆其所也古語云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若以民存亦以民亡可不敬乎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

已其自時配皇天登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威命治民今休治平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比皮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王來者成王自歸至洛已受諸侯之朝矣紹維也土中洛邑為華夏之中也旦

曰至今休皆述周公所言前曰旅王若公欲因

周王以見王故尊之此則周召二公已至王前而

諸侯咸在右前且名禮之正也配皇天即紹上帝

洛宅云基命定命是也祀即丁巳之郊戊午之

社及切宗之祀也此觀附介副氣通達於善也所

謂居處之地也言王之來洛可以絕天立極故定

古書世學 卷六 八十四

此洛邑之中而周公亦言作此洛邑則在是

對越上天而立民極亦可於此行却社明堂功宗

之禮以盡孝敬於鬼神又自是以定中圖治而

成上天之眷命以治民即今日而履休美周公

所期其重如此王其可思所以稱之哉蓋所謂成

命治民者必先服其臣而後民可治也殷而事之

臣不免塗討餘恩周御事之臣則素習文武之教

今皆雜處於洛邑矣當使彼臣宛附周臣周臣輔

翼殷臣使之細觀而化以節制其陷溺之惡而復

其本無之性則殷人皆日進於善而華其善樂之

未足為成王時已在洛之證周王遷殷後民于洛

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

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

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

令無事於殷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

事在即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故人特化討之其

意是以不義之習逆與性成而志逆侮上之人有

以節之使之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殷

耶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設為其所不

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新安陳氏曰

作洛之事召公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

于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

祭祀成治功擬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述其

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

其端也陳氏復言曰是時召公成王已有遷辟

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也仁山金氏曰化殷

尤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敬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庶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隊音我

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庶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繼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周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知今我初服定親邑親而斤切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斯天永命斯今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法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

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皆不致知其故所可知者惟不致其德即朱其命

命當繼其德而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殷之

教化之始乎歎惠而言王之初服如子之初主當

慎其所習蓋命之吉凶歷年之長短皆不可知惟

王初服而疾致其德則自貽哲命而後其吉慶長

有歷年矣故定此新邑教德不可少獲惟教德之

用乃所以求於上天以長有歷年之道也淫技弄

常也故於常法之外與致於殺戮皆教德之反必

戒乎此斯可以有功矣元者善之大刑儀刑也越

大也君天下之大位當有大善之德使民有所儀

刑于天下則王之德益大顯矣上君下臣其斯也

古書世掌 六 八十六

君臣相親常以憂勤惕厲為心期以夏之四百歲

殷之六百祀兼而有之故欲王以教德治小民所

以為勤天永命之本也至此言教德仁山金

者六詞之重語之護而意益深切矣

王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休美之功不可

踵其所以已也王之初服當慎其習如子初生必

慎其所教習於上則習於下則愚教則哲而吉

而永年否則愚而凶而短祚天無一物之不體已

知我初服宅洛惟急修教德乃所以新天永命也

刑君臣一心勤恤所謂以民受天永命益民為

即天命也此為旅

之松漢程氏曰遺

在吳珍戮則但必

所以早隆其命也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拜手稽首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古書世掌 六 八十七

亦受王之威命承宣王之明德頌王終始成天之

命而大顯於天下臣等何勤勞之有哉惟恭奉三

帛之幣以供事王之常職而已願王聽

從召公之訓信乎其能新天永命也

曰前之拜手稽首乃召公將師諸侯以進戒而致

教周公即所以教王也後之拜手稽首則諸侯親

王行旅見之常禮也古者諸侯朝王必於堂出

在廟諸公西面諸侯東面曰朝朝必王在明堂出

政之所諸公以下北面而拜曰覲諸侯百君子交

受威命明德應王位在德元末有成命應慶有成

命王亦顯應越王顯非敢勤應成勤能新天永命

應周新天永命召公大休親也故其言詳而切諸







邑洛今本親邑洛作宗 周公曰王若曰嗚呼今本

二 字飲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虞尹民我惟大降爾

命爾罔不知今本此下有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也 丁巳即洛宅王至于洛用牲于郊之錯簡

城三未流言于國者首告武庚以國與後故成

王親征而威之至是罷兵歸鎬以周公之請而

洛也周公曰王若曰者傳成王之命以肆故也

國者武庚之殷管亦鮮之邾未度之蔡霍未處之

鄭也多方者遠周書云凡所征然盈族十有七國

是也殷侯尹民者從殷作亂之諸侯其遺臣嘗為

治民之官者也如大赦之赦降未滅也言爾四

國多方之民與其遺臣之從亂者畢皆應死今因

邦天大赦而志減從輕典全爾軀命爾空無不知

之益武庚北奔管亦自縊蔡囚霍降奄召還于蒲

古書 卷六 九十一

拓其餘臣民皆從居洛邑此介 仁山金氏曰

御爭以化之所謂大降如七 四國者三監

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徐或新服之國

與九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頽望兩端或與於亂者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獸天下之心爾五清

劉子曰郊必剛日而成王在洛郊以丁巳者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為內事故用未日也然

宗祀即大神神必季秋而此在五月者王既至洛

夷來世傳疑其說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

詰命終屬發新例若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為世之防也按武王崩太公周召受遺

輔成王成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徵兵魯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詰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沉踐奄之舉成王親征而多方

多士作於踐奄之後手踐稱王之說出於荀況

司馬遷而劉歆附會以成莽篡孔安國戴聖乃述

之以釋經豎儒淺陋誠不足道伯恭著論益所以

辨聖人之心迷而有功名教但史官記事據事直

書初無別嫌之意而多方之明年尚有多士亦非

周公詰命之終篇耳思齊陳氏曰多方作於丁巳

邦天肆赦之日召公之訓作於戊午大社設同禮

畢之時則多方次序當在洛宅之後召訓之前意

者記言之史以觀相附附附仁山謂別有編年之史

必循其歲時月日之序而記之是也倭國孟子滅

國者十七與遠周書同今中國所得作五十不應

如是之多蓋古文七作七五作又據書勝翻多以

古書 卷六 九十三

誤認七作五又倒寫耳周公既無踐林之事史臣

不必有別嫌之筆果有此意當於大詰發之呂蔡

諸儒似夫之舉取以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

不肖惑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地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大降

罰崇亂者夏因甲子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叨也

惟之 利切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與純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言 今作享 惟夏之泰多士大

不克明保言于民乃者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辜乎平替亦克用勸開釋

無辜亦克用勸至于爾商後王今本作今至弗克

以爾多方言天之命今本此下有嗚呼二字乃下

王若曰之上金氏斷句格至遠據厥憂勸勉

於此皆曲為之說並非甲始靈言承順洪大舒寬切貪橫暴飲崇刑

誅大義空簡據要擒商後王謂紂也此述夏所

以止而證之言昔上帝嘗降格災美以警桀矣而

樂大肆逞豫無憂民之言則無愛民之心可知矣

不敵一日勉挫由乎帝降之天理則無日不為遠

豫可知矣此皆爾等所習聞也然桀豈不敵國天

之命惟不知格民乃得天之本不能聞衣食之原

以為小民之依反大肆刑罰以積怨戾內則始於

末喜之變不能以善順撫其眾外則不進恭德之

人以大舒民困惟貪暴之人日見尊寵以戕割夏

邑天於是時求可以為民共主者乃大降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之誅桀而滅夏焉天之所以不與桀

以天命者以夏有多方空民之賢士皆見廢黜而

不得長官祿位其所尊寵其多士皆不能保民使

之安言衣食乃惟貪臺播虐於民同惡相濟凡百

所為不能聞其所依之原也成湯代夏為多方所

擇以作共主湯惟謀於卜民之依民皆相勸以為

儀刑于湯三十世至於帝乙皆能明德慎罰以為民

勸而其所以慎罰當則誅當者則者皆足以為勸

民也及紂而亡豈非夏先王之道而速同於桀哉

詳於樂而略於紂使頑民監古東萊呂氏曰

以自怡乃聖人忠厚之道也商先哲王世

古書世世 六 九十四

傳家法積累維持如天命一旦至于後王乃以爾

全德之多方不克其言天命而止之是誠可聞也

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方之

大封曾不得庸其餘蓋其止息為尼微操舍之幾

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懲紂之而已哉九

章恭內曰桀之多事切體日飲政暴民窮所以速

其亡也此雖指桀之臣然殷庚尹王若曰嗚呼

民皆速事紂者寧不揚然內愧乎若曰上辨已詳前詰音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

若曰上辨已詳前詰音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

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隸于言天降時

恣去聲有邦間之問去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

厥政不隸主君國切天惟降時恣天惟求爾多

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具殷命尹爾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

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今本乃惟爾辟以下十七字

夏之武肩武用武某武羊武間武陳武主武潔武絜武進武也武周武王武謂武文

上非武武武堪武勝武典武主武式武殺武尹武正武也武爾武辟武指武武武庚

私意以絕夏武或桀之謀政不能萃聚民心以言

有天下天降止厲之徵而湯得乘其間陳以取之

紂後遠而又逸所圖之政不能潔清以進於善所

謂德也武命言而無以應之惟我文武善

多方之其聖德堪受天命以作神天之主乃天

順衆心之命從民心擇得之主而付以殷之天

下以五教武爾多方美武庚乃復誘爾多方逞其

心交傲天武以與復為辭即大詰殷小腆說收

古書世世 六 九十五

紀其叙曰子復友  
鄰我周邦之事也

如之何而致之也文武既  
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志也若或起之其

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  
者也非詳詳然而致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

命未定蒼求民生之時能者則得之鼓有邊汝者  
乃無一能當天之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

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邪明指天命而誓服四海  
森惟之心者莫切於是鶴洲楊氏曰主之為潔與

詩天保吉主惟百孟子主曰五十載義同並古員  
切王曰嗚呼今本闕此四字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言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田爾田

非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古書 卷六 九十六

愛爾乃不宅天命爾乃爾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強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夫如懷德之夾介如此介之介又治宅居田  
耕然廣脩輕播康正猶曰當然也戰即戰勝之

強戰口強之強康安寧靜也言我善好多言既  
大於而金爾四國之軀命矣當思省過之思而務

遷善之實何不信聽我言而寬裕其心何不來轉  
介助從又以美言文武所愛之命我不諱爾宮而

猶得君之不殺爾田而猶得耕之何不順我  
而廣其生理手爾輩乃好亂而辱為不靜是非爾

自愛之道不能安於天命而輕棄之自為下法及  
謂當然而欲以取信於人也當是時我固修文官

之辭美爾不即降而後戰既戰而爾皆大敗我身  
再至三皆爾之命也爾猶變化而有思亂之  
謀故我今還爾于洛以示強罰皆汝自取之耳

石潭汪氏曰恭傳謂戰為戰懼幸強不通強馬  
即多亡篇所謂善朕來自天子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務爾避者謂我惟時其教告  
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得囚之然不  
也至再至三乃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

思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務爾避者謂我惟時其  
故強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

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  
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字乃後篇多爾克教大惟與於爾爾不克教天不  
士之錯簡也

音不有爾土音又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毋敢忘  
今本爾克以下二十八字錯在多士尚宜幹止之

下爾不克教天之天誤作爾毋敢忘錯在多士朕  
不敢有後之下而毋作無敢作

武卷以徐市所傳古本訂之

宣之意不啻不但也言爾能殺順天命我則真之  
田宅以於爾爾使爾高其安樂不然而反亂不已

豈但撤其宅其田將誅殺爾身矣即虞書之恬  
然賊刑也毋敢忘亦盤庚罰及乃身弗可悔之意

蓋此與上二節皆勤之用休而又董之用威雖肆  
赦而非始息之政矣是月甲子周公度殷與土

功而度殷至作距此丁己之語僅

八日而已聖人微頃之化如此

字所以形容周公之德德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  
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頌之先猶惻然益於爾

冊也且篇此偏告四方者何也故也屢致於爾  
廣今雖平於警餘邪道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

古書 卷六 九十七







之所東為民心之所東為即天威之所畏也反  
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之果  
不外乎天也 **九峯** 蔡氏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同  
秉彝善言象為者委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整** 華羅  
子曰記植子云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  
死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古之所不  
吊者三畏厥溺傷謂哭吊謂慰男子死相知者哭  
之哭則哭而不知其文則慰其子而不哭父子皆  
已憐人惟其母之哭其父而未識其子則哭而  
慰之而已又詩歸兮衛侯春秋齊侯皆曰于野井  
傳言死曰吊生曰唁謂非有恻而諸侯夫國大夫  
大位與凡無妄之災禍皆慰之與弔孤之禮同若  
死於兵刑巖牆水火及身弑國亡皆可傷之最甚  
者何忍以慰言之大語弔天降劍子我家多士  
弟弟是天大降靈于殷謂武王不壽而崩殷紂不  
延而滅皆不幸之大者不忍以慰言也王者祀天

之号有五文三郊于皇天上帝統體之名也五春  
所穀于皇天上帝東方仁閣之名也夏大雩行明  
天上帝南方文名之名也季秋禘昊天上帝于明  
堂西方高靈之名也仲冬禘昊天上帝于恒嶽北  
方深遠之名也此稱昊天大降靈于穀小雅昊天  
疾威皆言天本仁覆閣下而尚射凶厲以無道自  
取亂止如仁君而諫不忠之臣茲父而棄不孝之  
子耳朱子孟子註得之恭傳以為秋天主肅殺言  
背逆師說其考於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違**  
**聖經委曲之旨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違**  
**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章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乃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 **越後嗣王** 今本後上 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  
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君茲大喪  
惟天不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方 **去聲** 罔非有  
**辭于罰** **天意** 常欲引導人君使言安言尊榮  
之福樂乃不能為善以自適于逸天復降格災異  
以示懲罰於禁樂不敬罔天命乃大肆淫泆而有  
矯誣之辭天遂不復念聞而廢其大命乃命成湯  
率夏湯因明揚後民布告天下至於帝乙皆能明  
德以修身恤祀以敬神天固大立其國而保其治  
諸王不敢失德對越上帝以配天而民被其澤至  
於今日及紂嗣位大不明於天道又不德先王之  
訓而勤於國家乃惟大肆淫泆內則亂倫而不顧

天顯外則虐民而罔知敬畏此天所以不保罔而  
使之身弑國亡良由紂之不明其德耳凡小大邦  
如文王伐大武成侯侯者伐邪崇武王伐紂  
非由私意此申上文將 **東** 美呂氏曰上帝引  
天明威致王罰之意也 **東** 美呂氏曰上帝引  
也人心得其安則盡盡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  
於安耳帝實引之禁實避之帝猶未遠絕也乃降  
格災異以示懲罰於禁樂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  
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  
仲豈所謂帝用不滅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  
夏祚終矣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  
紂不德念先王罔顧天顯民被三畏皆止無所不  
至矣九峯蔡氏曰伊尹補湯守求俊彥子孫  
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域成湯  
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高為言者蓋夏之  
凶即殷之止湯之興即紂王之也商民觀是亦



可以自反矣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下建則商後王  
不明德而天下不與矣凡四方不邦國喪亡其致  
罰皆有可言者况商事貫盈而周事解以伐之者  
乎新安陳氏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  
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  
奉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違惟  
爾王家我遣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  
邑乃惟爾辟此本脫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本此十二字錯在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昔朕來自奄本此句上有王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

遜此皮味切今本此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本  
此句上有王曰此句上有王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  
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本此句下有無我怨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章夏命今爾其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寮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於爾非予辜今作  
惟天命周王亦謂文武不貳違不貳其德而  
洪天圖謀長久實教之大戾猶言大禍昔前年也  
比即召訓比介之比武宗即周御事親賢並用而  
尚親則舉武宗而已遜者從容不迫之意德惠廣  
安監靜也天如天王之天曰天邑爾尊之也前言

天之眷紂此言天之命周而武庚再喪也言文武  
有大善之德承天之命告于皇天后土曰將有大  
止于爾惟文武不貳其德而達於道當時商之  
族亦此歸服于周矣豈謂四國之士大為不法後  
助武庚以作亂乎非我震動爾士以還蓋禍亂之  
萌皆自爾始乃惟武庚妄有大志欲圖天命曾不  
深思遠慮以保宗祀我亦念天之於放降此大禍  
紂既見於於武庚又奔此狄由於多士習於  
邪惡爾前年我自踐奄而末大育四國應死之人  
降從輕典全其軀命始彰天討使爾離遠舊染之  
地窺比我周御事以化之其從容委曲之意亦多  
端矣故自朝歌遷爾于洛濟河而西非我一人不  
能奉行德惠使爾不得安靜乃天命不可違不敢  
緩視之耳且爾知其先傳有冊與夏高聖人有功  
萬世而湯不克伐桀以革其命今爾但曰湯於夏  
之遺臣皆用於王庭列於百官而爾未蓋然也蓋  
予惟視爾德之何如耳予豈敢貪天位而未竭於  
爾己之人哉且予亦於憐於爾初無加辜於爾之

意特以天命當然而已下  
九奉祭曰言承  
承上帝以過亂略是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  
事不貳違之謂上帝既命於周服惟爾王家我  
違之謂言割股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  
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  
消頹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違日用飲食  
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股之事而已哉  
三監倡亂予其日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  
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即其善聞以開  
論之殷之先世有冊書典藉載殷章夏命之事正  
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  
論頌民頑後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  
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  
百僚之間今爾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  
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  
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

天之命分 須臾滅德而欲求用得乎仁山金氏曰  
禍亂之萌 自爾尚邑予亦念天之就維邦以隆大  
度于殷者 時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其如生  
非其地而為其者 鮮矣是所必有洛邑之遷也  
之典冊不多見 意者華夏之初 湯于夏士皆通簡  
在王庭而 有服於百僚 故殷民以是言周也夫以  
夏士之質 且知天固所宜用 而豈若殷民之反獲  
好亂乎 故律之曰 予惟聽用德爾 德則用之 而莫  
聞周周然 即其言則 其德周者 在身之賞 誠非必  
在商之存 止也使周而富貴之 吾知殷民無遠根  
矣而周家不備也 夫富貴其人 求其服已 是利而  
得商非公也 以此示民 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  
者乎 於於勸矣 謂商天邑 以昔三之都也 聖人於  
名言之際 猶若此 其忠厚 慈祥 可思矣 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 尚而西之 洛者是 所以大愛乎 爾也 蓋  
命德討辜 顧天意何如 爾夫周之化 尚也 而未嘗  
不言天人 而至於知天 則女義命 而樂循理 爾民  
知此 不以頑福 夫石潭汪氏曰 或言商華夏而用

夏臣此夏所以無效周章角而不用高及此設新  
以不服於此可見湯武之憂考是天不無然商之  
取天下以兵而其政尚嚴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  
載自相上至湯十一世 其以兵威行乎天下 幾四  
百年 湯誓曰 爾尚輔予一人 予其大賚 女爾不從  
誓言 予則孳戮女 爾有攸教 則凡夏臣 厥渠而歸  
湯者 皆在大賚之列 所謂有服在百僚者 未必皆  
聽用德也 其有不服者 悉孳戮之 雖欲叛已 珍  
之無道 育而罔有攸教 無復頑大降爾命之典矣  
周之得天下也 以農而其政尚寬 射死於牧野之  
倒戈 武王止誅 妲己 悉求 革雷 閔費 仲屈 高以 謝  
天下 武庚 奔狄 管亦 自縊 周公 止戮 飛廉 一人 餘  
皆見 死故 於奄 君遷之 而已 淮夷 却之 而已 蔡霍  
因之 降之 而已 其徒 須民 于洛 則以 朝歌 之地 自  
武乙 以來 習為 淫醜 暴德 之俗 欲使 遷徙 而此 事  
周宗 從容 委曲 以化 於善 即康 誥作 新民 之意 亦  
欲其 強服 而為 應後 之圖 也 金氏 云 商民 志希 其  
身之 富貴 而不在 國之 存止 可謂 得其 情矣 然多

方多士屢以華夏為言 則所謂來世以為口實者  
於是蓋驗吁中庸之敘道 統歷舉堯舜文武周公  
而不及湯尹聖人 王若曰 今本五下 予惟告爾多  
微意亦有在歟 王若曰 今本五下 予惟告爾多  
士 今本闕予惟二字 告爾 殷多士 予惟告爾多  
士 五字 錯在今予惟不爾殺之上 今爾奔走臣我  
監 平聲 惟五祀 今本五上 越惟有脊伯小大多正  
爾不克泉尼 結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蕃于凶  
德 善音 數 今作忘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田爾田力田之田 天惟與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寮 今本今爾奔走以下百有九字  
監即三監五祀成王之二年四國作亂至遷洛之  
明年且五載也 齊伯小大謂教官之屬大齊小齊  
多正謂治官之屬黨正縣正皆周治洛所置之官  
也 泉的也 四并為邑城中三十二家之地也 見數  
於人曰 穆穆和敬 克閱爾也 介即比介之介 承  
上文有服在百僚而言 爾多士奔走從我 三監以  
作亂于今五年矣 其亂既平 凡爾多士 輔其分族  
將其醜類 以遷于洛邑者 凡比閔立甸之官 皆已  
用爾為之 惟大齊小齊之教 黨正縣正之長 則置  
王官以介助於爾 爾當視焉 準的自身而家而在  
官邑 皆當以和順為主 至於官邑之事 明整是謂  
爾之克勤 其職然爾不可為頑民 出悍所欺 誰而  
從之 亦但以和敬在職 而爾之善者 謀以  
自助 則善習日勝 而惡習日消 矣 爾乃自時洛邑  
尚末力耕 其田安土 樂天則天意將與於爾 而戎  
有恩 其大助 齊乎爾矣 啓拔於王庭之上 崇爾職

事服未於大寮之謂言將大用之焉卿大夫不止備員百官而已所以冠之也

曰多士之怨周曰夏迪簡在三處有服在百寮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高予惟率肆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寮為勸何也爵位上之上命非下之可干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

也示以好惡而勤之庶為之具也此周公知高士之聞闕王曰嗚呼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聰

多方之上志依徐市本移此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

古書

依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王爾乃尚盥幹

止今本上有王曰昔爾殷多士七字行今爾惟時

定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

與從爾還

克勤忱我命

言凡民惟曰不昌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

爾以多方探天之威

離逝爾土

明也念操也須待也暇寬也子孫高王子孫謂

武庚也盥安幹事止居悅信放逐頽僻也以即三

以小民之以探取也離逝爾土謂屏諸夷引古

之人雖有通明之實而苟能存心亦進於通明之

德此所以使周之晉伯多正比介于殷土也天

亦未思遠絕商王子孫寬而待之至於五年之久

亦武庚乃以心腹之屬妄意紀其已絕之緒而欲

詐斯民之天主豈能存心而聽順天命哉多士從

之而不知筆則於狂而已矣然我不忍殺爾惟

時申其語命益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

賓禮亦設爾等早服王化趨臣於我不憚委曲之

多端耳且爾今猶有王曰可以安其居止若有事

若無事各得其所矣則自時厥後居此三十二家

之邑子孫相承安處於此有營為有壽考皆於茲

洛爾之子孫或有忘家為卿大夫者皆自爾還始

也爾多士如不能勸多方之民以信服王命是爾

有不肖言上之心而民亦皆謂上不必言矣是爾

放肆邪僻大違王命而誘引多方之民自取天之

威罰我則施流竄之刑而屏諸四夷雖欲定爾定

田爾田尚

可得乎

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度裁美聖而罔念果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

之意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

亦知所擇矣詳說皆書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

厥之歲數至此篇是也第所引齊高王曰嗚呼多  
丹朱太甲之說有補於學者故錄之

士我不惟多誥我惟被告爾命時予乃或言爾儀  
君又曰嗚呼時惟爾初不克教予和則無我怨今

王曰下闕嗚呼多士四字又曰下闕嗚呼二字我  
不惟至無我怨二十五字錯在多字難越爾土之

下時予或言一句在多士而錯於王曰  
又曰之下意以徐市所傳古本為定

指上文動之旨再曰嗚呼者重複數息以感動  
之初者更始之意教即念之功德和爾惟和哉

之和言我豈樂是多言哉惟教宣勉之意故予  
不克時或有言皆以爾言止為念耳又曰公齊

與爾更始爾若不教而有不言之心不和而致  
叛之亂則我必施先靈之罰是爾自取天罰不可

怨尤於  
我矣  
九卷祭文之問其為善禁其為惡問  
宋忠厚之意於此尤可想見石潭注

氏曰多方作於成王時魯之後頑民初還叛亂之  
謀未能全免故其詞直而嚴蓋蓋之以威而消其

叛亂之謀也多方作於成王時魯之後頑民初還  
臣有迪聞服祭之望而勉之故其詞詳而婉蓋動

之以禮而教以和敬之道也故多方之末以誅  
威之勇士則言難進而已其時不同所施之人亦

異若夫聖人仁厚之德則東萊齊仁山發明始  
盡非棟坡董詞章博士之所及也但孔錯錯簡文

理不通以致祭傳發明容有未盡耳日本  
周良曰自大誓至多方皆文侯之文也

古書世學子卷六

古書世學六卷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以今文古

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採朝鮮倭國

二本以合於古文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

世學古書稷為正音慶為續音熙為集說道生為

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

使臣媯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二人皆讀書能

文詞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

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

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

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偽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

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  
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橐飶紀后稷種植  
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  
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按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  
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歎固請訂  
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  
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



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傳云又曰  
梁姚方輿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  
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  
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  
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  
姚方輿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偽增曰若稽古帝  
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  
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  
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  
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  
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  
所釋書經先曾祖通秦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  
得以藏於家顧炎武日知錄曰按宋歐陽永叔日  
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  
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真有其事哉日  
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  
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  
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而帝

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  
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  
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  
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  
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  
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  
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  
臣之名則其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  
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  
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  
孝經傳皇侃論語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言  
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註疏本同不過字  
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  
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